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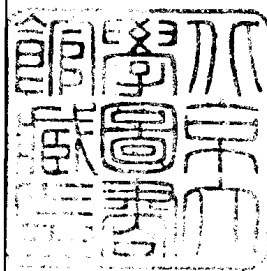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壹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壹册目錄

餘年間話四卷〔清〕葉良儀撰

一

娜如山房說尤二卷〔清〕王灝撰

九七

高奇往事十卷〔明〕何鏜輯

二四三

海涵書鈔七卷〔清〕李大誥輯

四二九

續同書二十四卷〔清〕福申輯

五三三

〔清〕葉良儀撰

餘年閒話四卷

清康熙四十五年葉士行三當軒刻本

齊安旅人著

周易翼義印出

餘年閒話

紙無破損
字不差譌
三當軒藏板

序

人生只忙迫一場。便休孰知閒中氣象之瀟灑。味之佳者。惟年當垂暮。利名之關已透。競勝之
 意少。衰舉業詞言之。技漸拙。庶可閒坐而不可
 自閒者。居多。衰邁如余。心愛閒而身不得閒。身
 亦閒而心未放閒。每自悔恨。近讀葉子餘年閒
 話。嘆羨之下。不禁愧悔。之。轉爾矣。葉子年六十
 一。即知為年之餘。余叨長二十春秋。尚不憬然
 於年之已。餘愧悔者。一葉子能以應舉文字及
 詩古文詞一切告罷。余雖不應舉。每為人作嫁
 裳。詩古文詞猶應酬。有也。愧悔者。二葉子豈不
 出限門外事。不聞余力。難容食。未能對絕世務。

愧悔者三葉子學問淹博後言不研疑言不析
 余亦間有纂述而議論未允嘗見後未起卓言
 以問世愧悔者四愧悔深嘆美愈切子朱子曰
 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
 得恁地葉子之六十一歲即子朱子之六十一
 歲也子朱子曰只商量學子時文此是一厄過
 此一厄又去理會酬應之詩篇古文亦是一厄
 湏是打得破方得葉子之一切告罷即子朱子
 之打得破也子朱子曰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
 書間中却覺有進步香又曰心不耐閒此是大
 病既子朱子意不特欲閒于境直是欲閒於心
 葉子其庶幾乎子朱子曰格物是大學最初用

功而所以窮至事物之理屬訓葉子所語凡天
 地古今之所具經子史釋之所載是非理欲之
 哉成敗得失之故一一據其心裁衡以特談之
 不獨闕世教之不從人情事變上體驗得來子
 朱子窮至物理之學誠無忝焉一歲中已得若
 千條將來歲之增也言涯則語之富也亦無既
 洵足輔世長民垂為不朽之書嘆美烏玄已耶
 此帙郵至時適讀子朱子集急輟卷披閱一過
 篝燈殆竟故因以朱子相勉并道余所愧悔有
 如此蓋不啻西窓夜雨共君一夕矣庶幾西戌
 冬日平江息園學者蔡方炳九霞氏序



自序

餘年者何從來曆日後紀年以六十歲為斷過此則所生之年不存焉余生前乙酉今年六十有一矣故自餘也話者何余幼治制舉藝日作應試文字及長習為詩賦古文詞應酬贈答無寧畧今早衰善病血枯心短一切告罷惟舌尚存譚可不倦故曰話也話而曰閒者何余自足蹇蹩躄不能一出戶限門外之事皆未聽聞惟是二三老友或蒙過存一堂于姓有所贊問知則必言疑無弗折雖風發泉湧議論橫生然不及 朝政不言閨闈不評時賢不語神怪故曰閒也一年之內自春入夏疾作杜門深秋稍愈時時見客兒子士行從傍竊聽退而錄之及歲杪已成四卷而欲請余為序余睨而笑曰有是哉老人嘖叨錄之何益汝將以是問世耶吾恐大人先生屏棄弗視或者田夫野老披暑風而曝冬日挾一編以當兔園冊乎容有之乎如以為芻蕘之言聖人亦必擇焉則

自序

自序

一

自序

自序

二

非余所敢知矣

康熙乙酉冬十二月庚戌休寧葉良儀題于所居之三當軒中



餘年閒話目錄

卷一

計七十條

卷二

計六十條

卷三

計六十條

卷四

計四十九條

計四十九條

餘年閒話

目錄

餘年閒話卷一

齊安旅人葉良儀字周著

汪任悅未訂

海陽同學程功又鴻評

同里

汪任尹思訂

世人多喜羅念庵警世詩沈蓮池七筆勾以為曠達

之言不知若盡如蓮池勾却不五十年世界人種絕

矣。至念庵詩除却有人問我修行路等句為儒者所

不道。他如一家飽煖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冤。知事

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無藥可延卿相壽。有

錢難買子孫賢。黃金不是千年業。紅日能銷兩鬢霜。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猶如螂捕蟬。各聯皆閱歷世

故。保惜身命之言。讀者誠能尋繹其旨。未必非熱鬪

場中一服清涼散。不可以其混于墨而棄之也。

前明大統曆。一依元郭守敬算法。每一氣大約合十

五日。二時零五刻。今時憲曆則不然。夏至前後六氣

常不止此數。冬至前後六氣常不滿此數。不知是何

算法。然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必三百六十五日零

餘年閒話

卷一

三時卒莫能易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不及天一度。故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必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日所躔之度與今歲同。此氣贏五日零三時也。月之行比日遲。一晝夜止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至二十九日半。週行二十九度一分四之一。則趕上日所行之度。而與日會。為合朔。此朔虛之數也。皆不足六日。古人云。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蓋舉成數而言。

年開話

卷一

二

古人之文疎枝大葉。不屑拘拘。如書經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易繫辭傳云。五歲再閏。皆舉成數而言。其實五歲不能再閏也。按曆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為一月。每歲餘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七分。合五歲共餘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五分。三歲一閏。除却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若五歲再閏。尚少四千三百八十三分。故必到十九歲。總共七閏。

然後無餘分耳。此亦不可不知。

人情好諛。賢者不免。憶吾亡友孫雷溪嘗曰。人諛我者。雖明知其假。心亦甚喜。此真實心之言。如丙吉。漢之賢相也。因陳萬年間。疾獨留昏夜方歸。遂與子定國。杜延年同薦。况他人乎。惟唐太宗常憇一樹下。言樹之佳。宇文士及遂譽之不止。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知為誰。以今觀之。殆汝是也。卓哉。英明之主。勝于丙吉遠矣。

年開話

卷一

三

老成之人。其慮周詳。最善謀事。而未免畏事。少壯之人。其氣英銳。最喜任事。而多至僨事故。一事之來。必先與老成謀之。然後令少壯任之。雖有不濟者。寡矣。但謀定之後。少壯者務一一依之而行。不可嫌其持重。因而中變。致生他釁。而老成之士。非讀書明理。熟識時務者。亦不足與謀也。
司馬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以才智言。非關名位也。故山林隱遯之士。其籌時經濟。有高出于廟。

堂鉅公之上者。如漢末張處虛帶索見張溫。陳祖道平樂座執常侍之策。使司徒從之。無召董卓之亂矣。病在。不火。隋末徐鴻客致書李密。有執取獨夫號令天下之說。病在。不火。使唐初諸公見及此。無不附禪唐之失矣。余每見士大夫嘗恃其名位。稍有建樹。便沾沾自喜。以為一世才智皆出其下。是真不知深山窮谷中尚有人笑倒也。

同邑杞孺查先生。語言妙天下。最不喜宋儒鑑斷。常

語余曰。宋代諸儒。每不肯設身處地。審時度勢。惟好自憑臆見。輕議前人。如自古名賢端士。除孔子不敢置駁外。餘無有不遭其吹索者。一時同人聞此言。皆大笑。以為然。然余觀論語。請討陳恒。章朱子集註。圖外所引胡氏曰。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伊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由此言觀之。是亦有不滿孔子之詞矣。獨不思孔子是時。乃一年老致仕之夫。夫耳。無位無權。有何師旅卒徒之可發乎。其被圍于

陳蔡也。必待楚師之迎。其相會于夾谷也。先請具左。右司馬至。三都之墮。且有師旅之可令矣。而孟氏不肯墮。則亦無如之何。夫聖人亦人也。豈如釋氏所稱。哪吒八臂。能從雲中伸手。執縛陳恒而誅之耶。若自犯不由君命。擅行征討之罪。更無論矣。如胡氏此等苛求之論。宜查先生之厭之也。英雄氣概。自與眾人不同。如劉先主為平原相。不過如今之令丞耳。而孔融遣太史慈獨向之請救。先主

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陳元龍置身百尺樓上。目中無人。乃曰。英姿傑出。有帝王之畧。吾敬劉玄德。是先主之英雄。人知之久矣。惟英雄識英雄。豈曹孟德獨不知之。即先主亦必識孟德之知之。故于兵敗歸曹之日。恐其疑已。特閉門種蕪。菁菜欲以自掩。此詐也。非真也。及聞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之言。不覺大驚失箸。蓋以其既知已為英雄。則兩賢相配。必見圖耳。此則真也。非詐也。後之讀者。反以種菜為真。

失箸為詐誤矣。

塚中枯骨何足介意。此因先王四世五公之語。言所稱者。已是枯骨。與斷輪對齊桓公云。其人骨已朽矣。之語。同非以此罵袁術也。若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乃譏之耳。觀其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云云。可見全在本人之才智。至于先世簪纓。雖盛其死已久。更何足恃乎。余每見宦家子弟。不自樹立。而好稱門第。以自矜其不為孔文舉之所笑者。幾希。

卷一

七

七

天道深微。人所難測。無論私習有禁。即任人學而精之。亦無益也。余按蜀書載杜瓊。精于乾象。初不視天文。無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又攷北史載魏高允。精于天文。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之所答。亦與瓊同。且曰。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卓哉。二公之見。可謂善言天矣。彼董仲舒。以大儒下獄。而况

京房張裕之徒乎。

向子平曰。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余思子平殆未讀左傳者也。左傳載晉范文子。因鄆陵之勝楚。魯叔孫舍。因意如之逐君。皆使宗祝祈死。夫以卿大夫之貴。坐享華臚。而恐身罹禍患。不願有生。則生果有不如死之時矣。且不特此也。西漢終子雲早卒。人皆惜之。楊子雲老而不死。遂有投閣之事。使其僅如終之年。何至為莽大夫貽譏萬世。

卷一

七

七

耶生不如死于斯益信。世稱戰國四君好客。春申牽入者也。其人與客俱不足道。至三君之人品相懸。客亦大異。孟嘗之品為最。下故其客如鷄鳴狗盜。且置不論。即馮驩之市義。管竊亦止為孟嘗計。不為齊國計也。平原庸祿之資。雖好客而不能知人。向非毛遂自薦。則隨行入楚之十人。亦何能定合從之計哉。信陵人品既迥出尋常。而又知人善納。故其客如侯嬴朱亥。能佐之救趙于

前毛公薛公能勸之歸魏于後固皆有功宗社有關名教矣而毛薛之前侯生之後又有諫公子勿驕若自功之一客則更儼然賢人君子之流也但惜其姓名不傳耳嗚呼惟其姓名不可得傳所以高于戰國之客也歟

春秋戰國之士好俠輕生不肯欠人一死如晉鄙頗兵境上奉命勿進本無死罪也自竊符之計成而朱亥之椎擊矣故侯嬴之自刎非送公子也償晉鄙耳

荆軻游于酒人和歌燕市亦無法也自轉薦之言

入而秦廷之劍及矣故田光之自刎非明不洩也償荆軻耳至于程嬰杵臼共議保孤與死之難易而杵臼願任其易則嬰功成之日可無死也乃猶必以死報之豈不更出侯田兩人之上哉余謂楚平當日欲殺伍奢父子因名員尚兄弟二人亦議歸死報仇難易而尚願從父死猶之杵臼也使員覆楚鞭尸之後如嬰自刎以下報其死何至他日齒夫差之劍耶惜

其未見及此也

同一進德修業也無所為而為之是天理則為君子有所為而為之是人欲則為小人此乃先儒勘入心坎中盡頭語有志聖賢之學者不可不刻刻嘗自提醒然以此律人則為君子者鮮矣試問近代天下之學人有一無所為者乎余謂人固不能無所為但當問其為名耶為利耶若為利即是貪圖富貴之鄙夫其為小人固無可疑若為名則思有所建樹傳于後

世猶不失為有志之士尚可附于君子之林也

余常入鄉塾見所讀宋真宗勸學文如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等語明明以富貴誘人其見識淺鄙固無足怪若韓昌黎一代大儒名高山斗而其詩亦有曰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夫以學而徒博公相潭府之姑尚安望有真人品真事業乎元許衡先生七歲就塾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科

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驚以是知子弟天性原未常不佳大多因此等詩引誘壞却也

堪輿之術世傳以為起于郭璞青囊經而不知非也

余觀篤公劉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書經載成

王欲營洛邑使召公相宅周公卜澗水東澠水西又

吳越春秋越絕書所載建築城門方向時日甚詳則

知三代之前久有其術矣然或以為此陽基也余又

歎晉羊祜人相其祖墓有天子氣祜懼而鑿之相墓

者曰雖不出天子猶當出折臂三公後祜墮車折臂

果如其言此則陰地也事在郭璞前則知其術流傳

甚遠或至景純而更精耳

堪輿之說以為不足信耶則陶侃之牛眠李勣之雀

哀吉凶不爽以為盡足信耶則吳越沿習蠻俗至今

尚有水火葬者不聞其子孫之斬絕也余攷朱文公

在饒州日嘗為人葬一吉地後官南康偶經其處登

山復視問居民其家發否居民言此地係朱公所打

法當大吉無奈其家累世不善今尚未發也文公乃

嘆曰此地不發則無地理此地若發則無天理以此

言觀之入之欲卜吉壞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亦有地已得氣而卒至禍敗者如唐黃巢祖墓掘之

得一掃中有黃腰獸及一劍其獸見人觸劍而死巢

由此覆沒明李自成祖墓巡撫喬年汪公密檄縣令

掘之開棺見一龍鱗甲已徧體但缺雙睛奮起向日

隨退入棺令遂斬之自成亦由此敗亡夫以塚中骸

骨變而為獸為龍可謂得氣之甚矣使其不反叛凶

暴荼毒生靈則發祥昌熾未可量也乃恣行殺戮致

十天譴不惟喪身滅族併墓亦不能保縱暫得氣有

何益哉

拆字占斷乃六壬數中之一精其術者向推宋謝石

其隨口奇中不能殫述但以奸相肆毒之際太阿倒

持而于高宗春字之問對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可

謂不避凶焰能執藝事以諫者矣雖因此櫻檜之怒

遣成喪。軀然傳于後世。死有餘榮。明逆奄魏忠賢。殺
教正人。窺竊神器。有鄭仰田者。亦精于拆字。奄聞召
罵。指囚字以占。左右失色。仰田隨應曰。國中一人也。
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
公預知奄之死。于白縊。術固不下于謝石。而骨
去石遠甚。

來高人志士愛之者不同。然皆有所寄
之于蓮。陶彭澤之于菊。一則取其處汗

色香澹

所南二處

井田

請必不可行。夫井田之不可
行。以古之田屬官。今之田屬民也。奪彼與此。勢固不
能。然西北土曠。人稀。獨不可招流亡之衆。計口授地。
令之開墾。界爲世業。以稍紓東南之漕輓乎。封建之

不可行。恐蹈漢七國。晉八王之故轍耳。然金興定中
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議者謂宋人以虛各
奉。有山東。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

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
方張之敵。使元十餘
封建之力

安知非僕耶。此是
見其胸襟之不同矣。至于

風傾服如虬鬚客。一見氣沮。遠避扶餘。李密歸唐。初
見高祖。猶自蹇傲。及見太宗。遂嘆爲英王。使無籠罩

一世之氣。樂亦安能屈折當時之智勇。若是耶。從來草竊起事。亦必乘朝廷之隙。有所藉口。而後可。以煽動從亂之心。如唐黃巢。巢之入長安也。使尚讓曉諭市人曰。黃皇為生靈舉事。不似李家不惜汝輩。宋方臘之反睦州也。先激怒諸惡少。以賦役繁重。花石糜費。及歲賂百萬。皆東南膏血。使之憤憤。然後部署起兵。以誅朱勔為名。明李自成之擾亂中原也。先使間諜布謠言于州郡曰。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城門迎。

卷一

四

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故所向皆降。無與敵者。夫使朝廷于平時。能輕徭薄賦。安靜不擾。一遇凶荒。即捐租賑粟。無令失所。雖有桀黠奸徒。亦何能乘隙而倡亂哉。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即草竊起事。亦然。方臘之告惡。少日。東南之民。苦剝削久矣。花石之擾。尤所不堪。諸君若能仗義而起。旬日之間。萬眾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

鼓下也。朝廷得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調集。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皆日善。遂募兵十五萬。破六州五十二縣。當臘殘睦歙二州時。監司尚不以實聞。惟知鎮江府毛友節次馳奏。宰相方主應奉事。而本路使者皆朱勔客。反怒其張皇。即罷友為宮觀。以真奕代之。朝廷內外。官僚舉動。皆為螳賊所預料。豈不可笑。春秋列國。卿大夫皆以世官。故賢人君子。往往沉屈。

卷一

十五

下僚如簡兮之碩人。執箠秉翟。而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已為可惜。况當時樂工若師曠。論衛人之出。君師慧譏。宋朝之無人。其正言微諷。深中君相之病。列國卿士。罕有其匹矣。又禮經所載。晉人之覘宋者。因子罕哭。陽門介夫而民悅。遂告其君。以宋不可伐。後世偵探之士。縱能得敵情虛實。而有深達治體之識。見如是乎。觀此數端。大才小用。千載而下。猶令人為之三歎。

世治則天不死。善人世亂則天不死。凶人古嘗有是言。亦實有是事。丙吉病甚。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其子孫。非其死病也。此善人不死也。人有言。宰嚭死者。孔子曰。天之生嚭。以亡吳也。吳不亡。豈將無死。此凶人不死也。由此推之。使天而祚蜀。漢則武侯不死于渭水矣。使天而祚北宋。則宗澤不死于汴梁矣。故天之欲亡人國也。必先使其忠臣義士正人君子。死亡殆盡。而多留庸軟。諛諛貪邪。忌刻之徒。

年開話

卷一

去

以傾覆之觀。西漢北宋前明之末造。非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乎。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此雖古諺。實乃至言。余聞之故老云。前明例于冬至。夾囚上江各郡。應決者齊解赴巡按衙門。收太平府獄中。先一夕設酒饌給之一囚。涕泣語獄卒曰。我恨甚。卒曰。汝冤耶。曰。非也。卒曰。如此則自作自受。復何所恨。曰。恨吾母耳。卒曰。生身之母。豈可恨耶。曰。吾五歲時。見吾母買花釵。吾暗偷貨。

郎担上。到壹包。吾母大喜。稱為伶俐。吾因此屢偷市上物。歸母必喜悅。既而稍長。遂為竊盜。既而駁劫。遂為大盜。今之引首就戮者。皆吾母所致也。吾是以恨。嗚呼。嬰孩之際。心志未定。耳目未染。一言先入。終身不忘。使乘此時。教之以正。何至貽後日之咎哉。此孟母三遷。所以推千古之善教也。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指賢而才者言之。耳。若強桀悍。勃陰泥。巧狡之將。使非君相善御。則養。

年開話

卷一

七

癡。秦虎馴。至于跋扈。飛揚為國大害矣。顏真卿策僕固懷恩曰。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眾其辭曲。必不來矣。懷恩將士皆郭子儀部曲。陛下何不以子儀往代。必相率而歸。上從之。子儀到河中。懷恩北走。餘眾悉歸劉闢之叛也。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致生事。杜黃裳固勸不赦。專委高崇文討之。崇文素憚劉。黃裳使人謂曰。闢之不克。將瀕實汝代。崇文遂力戰擒闢。由此觀之。廟堂大臣。有如真卿。黃裳之善御。則邊陲。

之問。可收。窮指之效。豈可不視將之能否。而樂執不御之說。以求勝哉。

人之有才。患無知己。若果遇知者。雖不愛而忌。亦所甘心。然秦養其身。非真愛也。誠毀其文。非真忌也。武

則天讀徐敬業詩。已檄問左右曰。誰所作。或對曰。駱賓王。則天嘆曰。人有此才。而不見用。宰相之過也。此

真愛者也。李文饒素惡白樂天。帝欲用為翰林。文饒力沮。而轉薦白敏中。然常屏香山詩。不見。日見便當

愛之。此真忌者也。夫天生才。何代蔑有。悠悠泛視。誰能知之。非惟求真愛人不可得。即求真忌人亦不可得也。噫。

神仙富貴二者。皆人所羨慕。然富貴之極。至帝王止矣。而秦皇漢武。猶欲為神仙。至竭天下之物力。招致

方士異人。入海訪求。築臺候望。經年累歲。冀一遇而終不可得。是富貴之不如神仙。雖三尺童子亦知其

必然也。唐小說載李林甫少時。一道人見而奇之。携

卷一

文

入名山中。嬉遊累日。問之曰。汝欲在此洞府作神仙乎。欲在人間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乎。林甫應曰。願作宰相。道人愕然。嘆息遂送之歸。夫宰相之富貴。又不及帝王遠甚。况神仙乎。而林甫乃棄彼取此。吾不知其是何肺腸矣。

世間可憎之物。莫過于鼠。凡服飾器玩。古今名畫。最貴重者。一遭其溺澆齒嚙。頓令減價。故人人見之。咸欲立殺。然亦有足錄者。常聞有人晨起着靴。已穿其

左方。欲提取其右。忽見牆穴中一鼠走出。拱立不去。其人怒甚。環顧身傍。更無他械。遂執手中靴。擊之。靴中一蛇墮地而走。向非鼠之拱立。若悞伸足入靴。定遭毒噬矣。鼠能救護主人。其功亦不可沒也。經云。憎而知其善。其此之謂乎。

從來言者。以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余謂儒生之學。有二種。其一亦與帝王同。何也。帝王之學。不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已矣。儒生幼而誦習。原欲得時行

道。統。治。統。一。齊。在。是。

道。統。治。統。一。齊。在。是。

道。統。治。統。一。齊。在。是。

道致君澤民則君德之成就國運之隆替人才之盛衰政事之得失其所以然之故詳載於經史及朱子綱目真西山大學衍義二書者皆當一一講究此與帝王同者也至于於博洽善文辭寫風雲月露之形騁堅白異同之辨亦號為儒生然以備顧問詠太平可八可八縱極工麗無關治本此其所學則大與帝王不同者也

人生五倫聚首之最久者無如兄弟蓋自孩提以至老死其長幼先後之相去多不過十餘年少不過數年耳而閭牆構訟在在有之此其故有三曰家產相競也妯娌不和也匪朋挑釁也使為兄弟者誠知錢財之為外物妻妾之為外姓黨比之為外人念同胞手足原屬一體無分彼此無生怨念無聽唆問弟順其兄此雖薄俗亦不可已容其弟則天倫樂事永保無虞洵休風之最上者矣此雖薄俗亦不可已次則家產早分妯娌各室匪朋勿交既無可爭之具又無啟爭之人怡怡之道亦庶幾其不失乎

父嚴母慈之分屬不知起于何時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是母未嘗不可嚴也傳之稱文王曰為人父止于慈是父未嘗不可慈也夫以文王為慈豈姑息容縱之謂哉者自尊以慈屬母又以姑息容縱為慈而不肖敗類接踵于世矣故余謂父或可不嚴而母則斷不可不嚴蓋自赤子至成童除晝就鄉塾外餘無一刻不依母之膝下其性情舉動纖悉難逃父雖嚴容有不及知者先儒有言曰母而不嚴家之蠹也真可危賣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媢帷薄之儀其弊種種更不止于有敗子而已嗚呼可不戒哉

明初用人之法三途並重曰薦舉曰科目曰吏員從龍文學之彥薦辟居多而馮堅以典史任僉都固無論矣傳至宣德大學士楊士奇起于徵辟蘇州知府况鍾起于吏員猶不失並重遺意嘉隆以後進士日多門生座主同榜同鄉攀援朋比打成一片卽科目

中亦分界限。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惟進士橫行莫之敢問。是不惟三途並重。而一途中且偏重矣。崇禎末年。因陳啟新之奏。復行薦辟。乃當勅議用。猶僅予以丞簿。就公車徵來者。多紛紛求去。勢成積重。遂至莫挽。豈可歸咎于立法之前人哉。

明代相業首推三楊。惟士奇起于微辟。而榮與溥皆進士也。宣德中。上出松竹梅各一幅。命三人分題。榮溥題就。後署曰。賜進士出身。臣某士奇。睨而笑之。其

所分梅也。遂題曰。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可有誦羹手段。無榮溥見而慙服。

余思士奇之議。雖因其一時自稱。故以相報。亦必二公平日同官內閣。胸中隱然嘗有一進士自異之意。可知夫法甫三傳。遂分軒輊。又何怪末流積重之弊。如陳啟新之所云耶。

輪迴報應之說。在釋氏亦自為下乘。然昔人遇事不平。無可奈何。常有託之以舒憤者。如宋太宗寒金匱

之盟。致弟姪不得其死。此人所共怒也。乃野史所載。靖康之變。宋公卿大臣。至金將營中。見幹離不之貌。儼如太祖遺像。殺戮太宗子孫。殆盡。豈非光美德昭之報耶。又云。宋徽宗夜夢吳越王錢鏐來索土地。曰。

我子孫來朝汝家。何得羈留納土。遂生高宗。後高宗都杭。且壽亦高。與吳越王相類。至孝宗以後。為太祖子孫矣。而獨松之破。人見元將伯顏之貌。又與周世宗無二。伯顏語柳岳曰。汝朝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

小兒。尚何多言。巧合如此。雖其語多附會。然亦足快人意。賈讓治河三策。曰。疏。曰。濬。曰。塞。議者以歲漕東南百

萬之粟。皆資于河。故疏河使北入海之上策。斷不可行。其下二者。緩則用濬。急則用塞。不能缺一也。蓋河水泥多。最易停滯。惟于每歲二漲之暇。多募夫役。挑濬使深。以預為容受之地。至水漲有急。萬不得已。始用柳椿堵塞之法。並行不廢。庶保無虞。明嘉隆前如

徐有貞白昂劉大夏之遺績遠而難稽若萬曆中委源潘季馴尚書所築兩堤如嘗山夾峙其濬塞之成規具在沿及明末未之有改也倘徒塞而不濬則沙泥日積河身日高一且風狂水驟漫堤決口淮泗下流之民莫必其命矣傳曰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信斯言也可不懼哉

賈讓上策之不行者以漕資于河也余攷元初混一漕東南以供燕京運河溢溢轉輸靡費用朱清張瑄

議建海運歲至三伯餘萬石主其議者伯顏其意以為燕去東南轉漕之地四五百里萬一中途有梗非海道不足以備緩急故于立國之初即為漕海之計至正之季徵海運于江浙張士誠輸粟方谷珍具舟歲輸十一萬石以為嘗後浙運不至陳友定自闕輸數十萬京師民始再活由此觀之伯顏之謀國豈不遠哉譬之富人之造宅也旁啟門焉中堂有客則希核可自旁入海運亦猶是也况當海不揚波之日番

船商由江浙而達山左關東者帆檣相望若復海運而兼招徠流亡以開墾西北之曠土又何上策之終不可行耶

朋友為五倫之一固不可不交而尤不可不擇擇者何擇其為君子則交之為小人則遠之而已矣然君子小人不難辨乎曰是不難有道焉其色可觀也其言可聽也觀其色齊莊溫栗者君子也便娟側媚者小人也舉動光明者君子也起止閃忽者小人也聽

其言典嘗有序者君子也荒誕無稽者小人也苦口逆心者君子也甘詞悅耳者小人也既辨其為君子因而親近之效法之咨訪之聽信之則不期其益而自無不益矣古人有言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亦與之化矣交而能擇其殆庶幾乎秦始皇併吞六國郡縣四海不惟威靈赫濯震懼一時以其諱改遂收正月之音為征以其建亥民間皆于十月朔日祀祖相沿二千餘年至今猶未之改苟

非強暴過人。何以使後世。寧遵若是。抑次之。則莫如漢如俗見狀。貌出眾。勇力。趨羣。及患難不避者。必曰好漢。婦女稱丈夫。必曰漢子。望西北。遺陞之外。稱中華。男婦皆曰漢人。此則漢武帝窮兵黠武。連年出塞。餘威有以致之也。晉宋偏弱。固無是道。若唐太宗兩征高麗。兵敗而罷。乃今東洋諸國。猶稱華人。為唐人。則又不知其何故矣。

從來自恃聰察之人。每以能窺人隱。微先期迎合。為

得計。不知所遇。係庸流則所耳。若與奸雄相處。其取禍必矣。故既能善窺。又在能善藏。如齊田恒欲篡國。一日隰斯彌至其家。恒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而隰家之樹蔽其南。恒亦不明言也。斯彌歸。使人伐之。斧僅數創。遽止之。其家人曰。何變之速也。斯彌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用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夫因其欲伐樹。而思及其欲篡國。是進一步想法也。恐其知我之。知其欲篡

國。遂併侖為我之。不知其欲伐樹。是退一步做法也。五○千○言○之○精○與○

孟子曰。斯二者。天也。原兼有道無道而言。故朱子釋之曰。天者。理勢之當然也。與上論天。即理也。之誣不。同世人。但知理之為天。不知勢之亦為天。于是遇豪強有力之家。或受其挫辱。或被其佔侵。止恃理之在。我不顧勢之在人。憤思一擊。爭鬪與訟。以至傾家喪命。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傍觀不平。亦為之嘆。無天道。

抑知此。即孟子所云。逆天者亡也。於天何尤哉。然則當柰何。曰。勢既不敵。姑容忍焉。吾惟自修其德。以待彼勢之衰。然後權其怨之輕重大小。而以直報之。此則順天者存之善策也。

大臣膺閫外之寄。成敗所關甚重。緊要在於知人。其次莫如聽言。若無是二者。雖有應變小智。不足稱也。如宋張魏公與岳忠武議軍事。張欲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鄴瓊副之。而命呂祉以督府叅謀領其軍。岳

曰德瓊素不相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心張不聽未幾德瓊果不相下列狀交訴呂祖果不習軍旅漏泄密奏以致鄺瓊叛降執殺呂祖向使聽忠武之言亦何至有此失哉後人不究此事本末徒稱張方宴僚佐值瓊叛報至滿座失色公宴然徐曰此有說第恐敵人覺耳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金人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遷賴以安

餘年閉語 卷一 三九

以爲應變之智噫不責其大而徒取其小誤矣舟楫以濟不通聖人利天下之具也然利在而害隨之如沉覆溺沒時時不免聖人豈以利天下者害萬世哉蓋已爲後人籌之熟矣觀易六十四卦首于需發利涉大川之義言貴于能待也彖傳之釋中孚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言貴於中空也夫使涉川者駕輕便之舟而候風恬浪靜以行何至有沉溺之慮耶今世人嗜利躁進裝載嘗至十分張帆不顧風勢

以致浪湧舟沉風大桅折棄財喪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皆由不中空不能待之所致也自貽伊感于聖人何尤

滲云物能自貴物能自賤此二語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所以能自貴賤者少則貴而多則賤耳宋熙寧中趙清獻公知越州值兩浙大旱米價踴貴饑死者相望時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公獨揭榜通衢令民有米者增價以糶于是米商輻輳米價頓減公蓋知

餘年閉語 卷一 三九

多則自賤故不禁其貴而但求其多乃救饑之善策也若禁增價則商賈風聞裝足不前矣所存之米既盡民惟有餓而死耳雖積金至斗有何益哉明應天巡撫周忱初至蘓松佐大饑穀貴忱聞知江西楚浙大稔令人橐金至其地故抑其價不與糶而給言吳中米價高甚于是三省大賈減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廩貸民取其半直米價驟減各賈初猶觀望既而來者益衆只得賤糶而去忱見價

平乃復官糴以實倉廩此本清獻之策而以權術濟之者也然余以為周法偶一用之則可耳若屢用之則商賈既不得利誰肯受欺固不若趙公之令其多而自賤者之可履行不使人怨而弗來也

余平日訓子姪嘗勉以勤儉慎三者夫慎之有益固不待言至勤儉之益余未與悉數也近閱鶴林玉露云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是可以免饑寒也勤則晝而力作夜而甘寢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是

卷一

三

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是可以致壽考也儉亦有四益蓋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享原有定分若節省淡泊自能延長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于人無求于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其言切實有理因備述之以爲子姪告

焉

士大夫居官遇有首告之事必先審其虛實不可使逞刁風即使事果實矣又當權其輕重不可使綱常倒置如宋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送府懲責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尹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傲尹書判私用刑孝壽追其主至備陳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一時都下傳以

卷一

三

爲快此真能整肅綱常者不徒警息刁風已也或有云若首告叛逆使情事果真亦不能復顧綱常余曰不然昔之人亦有處之極當者矣如元至正中廣東王成等作亂東莞人何真請于行省舉義兵擒以獻成築紫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錢十萬成奴縛之以出因求賞真如數予奴錢使人具湯鑊駕于轉輪車上成懼謂將烹已真乃縛奴于上促烹之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境有奴縛王者視此

人服其賞罰得當咸歸心焉。若漢光武之封蒼頭子
 密為不義侯。則不復顧綱常之例。置豈可以為訓耶。
 朱子云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
 一事。止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盡到十
 分處。此說極是。常見派樹哀談。載明初年選二教官。
 太祖召見。問平日家若何。為一云。力田。太祖云。稻稈
 與麥稈幾節。對云。麥稈四節。稻稈三節。問何故。對云。
 麥秋生夏熟。歷四時。稻春生秋熟。止三時。故其節不
 同。如此。一云。行醫。太祖云。蜜有苦者。產于何處。對云。
 產于四川雅州。問何故。對云。雅州產黃連。蜂採其花
 心釀蜜。故味苦耳。太祖大喜。稱其留心事物。遂擢用
 之。向使二人各治一業。其格到十分處。亦何以應。明
 主之問哉。余曾以稻麥稈節之不同。問老農。皆瞠目
 不能對。此即易傳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耳。無足
 怪也。
 真西山先生常喜誦劉歆之詩二句云。退一步行安

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余謂士君子生于李世。隱于
 山林。如司馬德操之流。以此為全身避禍之策。則可
 耳。若既仕于朝廷。有官守之事。則遇難不避。臣之節
 也。退一步行。可乎。有糾彈之責。則知無不言。臣之職
 也。道三箇好。可乎。經云。大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
 當也。故士君子宜隨時隨地。審理而處。不可止圖已
 之安樂。博人之喜。歡而槩奉。此詩為金科玉律也。
 先儒有言曰。君子聞人之善。則信之。小人聞人之善
 則疑之。余謂聞人善而生疑。猶未為真小人也。若真
 小人。則實見人之善。而且非笑之矣。故貪濁成風。反
 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
 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
 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
 笑。謙默者。屈子云。蟬翼為重。千鈞為輕。賈子云。莫邪
 為鈍。鉛刀為銛。雖黃顛倒。至于如此。欲為善者。非特
 立獨行不見。是而無聞不可。

富強之術。儒者往往諱言之。不知不必諱也。夫子于
冉有既庶何加之問。曰富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
可以卽戎矣。是何常不言富強。而聽國之貧弱耶。但
不欲人學管商之詐力耳。余觀五代時張全義爲河
南尹。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觀之。名田至勞。以酒食有
黍麥善收者。親至其家。賜以茶縵衣物。由是民競耕
桑。遂成富庶。宋神世衡置青澗城。逼近邊境。守備單
弱。世衡乃教吏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輒與之。旣而
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有過
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由是人人善射。強甲延州。似
此勸誘之術。諒亦聖賢所深許也。士大夫倘任荒僻
之郡邑。可不倣倣以爲裕民固圉之良圖哉。
元末董搏霄以文臣將兵。復我徽州路。後官浙省。因
海寧一境。不通舟楫。建議陸運。其法每人行十步。三
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此以弓步
積算也。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

傳年問語

卷一

語

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
里。空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
可供二萬人。余謂董公此法。蓋以軍自運。照師行三
十例耳。若不得已。而用民運。則以二十五里爲一站。
每站用四百人。每人肩米五斗。此送彼接。朝往暮回。
一日亦可運百石。且民力不困。而軍食足。又可省二
千人。似更簡捷。
宋歐陽文忠公有言曰。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
事哉。此說極是。天下未有不盡人事。而可徒諉之天
命者。蓋事之有成。必有敗。猶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
有存。必有亡也。雖知其然。然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圖存而救
亡者。無不爲。至于不可奈何而後已。方謂之安命。若
人事一毫未盡。而遽聽之天命。則農夫不耕耨。而妄
思收穫。商賈不貿易。而妄思倍息。有是理耶。
口之嗜味。固人所同。然古昔先王。亦有限制。如孟子

傳年問語

卷一

語

所陳王道魚鱉不藉人力以養者則少壯皆得食若雞豚狗彘之畜藉人力以養者非七十不得食又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之類後世公卿貴宦其奢靡不待言卽士庶富饒之家延賓設席牛羊雞豚無所不有山珍海錯無所不羅數品之後飽而停箸客散殘炙棄之溝渠無論踰越限制而暴殄天物不已甚乎余見說海中所載宋時汴京厨娘治羊頭肉一椀用羊首十枚慈心一碟用生葱十筋至一宴之設厨娘索賞錢至數十貫士大夫奢靡成風至于如此宜乎不旋踵而有靖康之禍也

烹調之法但取精潔足矣如內則所載八珍亦不過剖羊與豚實棗于腹炮而去敲調以醯醢及薄切牛肉絕理湛酒之類未嘗有奇異烹調之法也後世恣意口腹非法屠宰甚至以鐵籠置鴛鴨于內盛醬料其傍外用熾炭逼熱使其渴而食醬輾轉哀鳴以死

氣未絕而肉已熟受此慘毒有不忍見聞者夫戕物之軀命以養人之口體苟非福德足以受享已為過分不安况可使物死于苦楚若是乎故釋氏報應之說倘果有之余則日地獄之設正為是人矣

劉表問龐德公曰先生不肯仕何以為子孫計德公曰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耳此語非徒言無所遺乃以諷表也蓋表寵後妻而愛幼子欲以荊州遺之致長子懼禍求出避居武昌父子兄弟間已岌岌乎危矣及曹操南下表死肉尚未冷遂舉荊襄以降其所遺者果安在哉卽使當日曹操不來而琦琮角立勢必兵爭骨肉相殘亦譚尚之續耳故德公因其來訪以此相報真景升頂門一針惜其昏而不悟也

或問遺之以安當如何余曰莫若教子孫讀書明理蓋明理則識時勢能謙慎知勤儉山足而有所遺則可永守若無所遺亦可自立矣或又問倘有財產可

遺而子孫不肖則奈何。余曰：財產至富有天下止矣。乃堯舜知朱均之不肖，遂舉而授之舜禹。厥後虞賓在位，虞思受封，亦無非遺之以安也。若富厚而遇子孫不肖，則散財好義，周恤三黨之親，廣行濟人之事，積陰德以爲後世長久計，亦庶幾得堯舜遺安之意者歟。

天經或問有云：以冬至日起算，積三百六十五日爲一年，但紀年而無月，則閏可以不置，而免奇零歲差之紛紛矣。余謂此說今西洋諸國現行之，然使閏可不置，則上古聖人豈好爲此多事哉？不知置閏之法，雖天地不能違也。試觀閏月之年，梧桐之葉十三，蓮藕之節亦十三，而淮海鹽場必有閏魚來焉。閏在上半年，則來自上鹽場；閏在下半年，則來自下鹽場。將來之前三日，陰霧濛濛，居民預備鋤斧畚梯，見海外有四大桅杆悠颺而至，則閏魚來矣。魚頭或牛或馬，如本年之肖，其四大桅杆者，乃兩大蝦釘其目押之。

使上桅杆卽蝦鬚也。魚來後，則漸開霽，居民掇梯魚身，先用鋤撥去砂石，然後以刀斧剗其肉，熬油爲燃燈之用。競取三四日，不下數千萬担。天又忽晦冥，則蝦復來，押之回矣。聞萬曆中，曾有一年多留數日，始得斷一肋骨，其大如梁，明末猶存海神廟中。夫置閏之徵應如此，則天經或問之言安可從耶？

聲韻對偶之學，童而習之，則長大吟詩作賦，及掇四六表文，皆易爲力。余六歲出塾，見塾師于薄暮散館時，必口占一語，令諸生屬對。七歲者二字，八九歲者三字，十歲以上者五字，合式有賞，若平仄舛訛，罰其另對，不能則扶之。今五十年來，此法不講久矣。偶閱孤樹哀談云：明初有同胞兄弟爲國學生，共夢人告曰：七竅比于心，覺而相語，莫解其故。及端陽節，諸生皆請假，出看競渡，而此二人獨不往。太祖微行，見而怪之，適几上有藕一盤，太祖出對曰：一灣西子臂，二人同聲應曰：七竅比于心。太祖大喜云：忠臣也。卽擢

為臺諫。又永樂時一士子夢人告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寤而記之，以為必鄉會試題也。後得雋，皆非此語。及官少卿，遇賜御宴，成祖忽云：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卿等試思對之。其人出班奏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成祖連年北征，聞而大悅，超遷為禮部侍郎。夫對句之工，妙神且先告之如此，然則塾師之舊規，可不急復以訓童子耶？

對句工妙人所共傳者如蘇文忠公以四詩風雅頌

對三光日月星折服遼使尚已他如五行金木水火土對以四位公侯伯子男亦可頡頏又蒼耳子對白頭翁二人土上坐對一月日邊明半夜二更半對中秋八月中皆衝口而出極其自然余又見小說中載一事明末嘉興有扶乩者忽判云：燕人張翼德到眾皆叩拜云：既是張將軍今有一對不能答煩將軍對之。乩判問何對眾云：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箇塔。乩遂寂然不動眾坐候踰時乩忽自躍因扶判云：北京

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眾叩問踰時不動之故。乩判云：我豈倣小學生作對者耶？適向天下各處尋呂岩對來耳。觀此對之工妙似非人思慮所及也。

從來陰陽否泰之運人皆曰此造物為之也。以余觀之似造物亦有不得而自王者如彭城大風滹沱水

合以為天之默相漢高光武是矣若魏爾朱兆跋扈

不臣稱兵犯闕敬宗以大河深廣料兆未能猝濟不

期是日河水不沒馬腹暴風揚塵漲天兆騎直叩宮

門侍衛方覺魏王竟死兆手又元人侵宋屯軍錢唐

江灘上宋人方幸潮來可以盡沒北軍不期杭湖三

日不至元人無恙遂滅宋夫使造物果能自主則兆

與元亦胡為而陰助之哉可見運數當然雖天不得

而易也

人生為衣食計終日營營混跡羣塵所不能免若有

志之士遭際困窮宜讀書授徒以供蠶粥不則自食

其力如龐德公之躬耕嚴君平之賣卜呂徽之之捕

魚沈麟士之織簾擇一爲之可也。乃有衣食頗足。可以無求。猶復奔走要津。依憑勢宦。招權納賄。無所不爲。以至天怒人怨。終罹法網。是誠何心哉。吾揣其意。不過欲口饜梁肉。身披狐貉耳。不知菜羹與梁肉。同一飽也。緇袍與狐貉。同一暖也。然一則不殆不辱。一則喪名喪身。孰吉孰凶。何去何從。稍有知識。寧不早辨之耶。

或謂余曰。彼其之子。非爲衣食華腆計也。蓋欲鄰里

鄉黨之人。望而畏之耳。余以爲欲人望而畏之。孰若使人望而敬之。爲愈乎。如列禦寇居于鄭圃。庚桑楚居于畏壘。梁伯鸞寓于臯廡。管幼安寓于遼東。一時之人。莫不薰德聞風。奉爲楷模。仰爲山斗。試較之使人側目而視。春聲而畏者。其相去何啻霄壤耶。今不顧己之身名。而徒欲與人之震懼。雖其心亦暫快也。然其計實太左矣。
少年斯地不羈之士。豈能免于過矣。但肯翻然立改。

亦是真正英雄。如晉周處少孤。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處一日謂父老曰。今歲豐稔。何不樂耶。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耳。處遂入山射虎。投水斬蛟。乃造見二陸。具以情告。云欲勵志改行。而年已蹉跎。士龍勉之力學。後官御史中丞。以節義著。夫使子隱枯過弗悛。終身一市井無賴之徒耳。因其聞言能改。卒爲名臣。後人不惟不追咎其失。而

且盛傳其美矣。英年負才而偶有錯悞者。其可不思所變計哉。
老氏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夫以柔弱與剛強鬪。勢必不敵。惟不與之角。而以智困之。使其悍暴之氣無所施。則不勝憤悱而自斃。此取勝之道也。不觀宋時种氏子弟之取虎乎。种氏世將家。其子弟多會集。講武于庄上。一夕庄戶告以近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間。轉展取快。移時乃去。或請以一矢斃之。一子弟笑曰。

我不煩此。當以膠鬲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眾責其
 誇。曰請醵錢五千具飲。如不然。我當獨出此錢。眾許
 之。遂置膠鬲斗餘。盡塗場間。麥稈上繫羊為餌。而共
 伺其旁。至月穿林。虎果至。攫羊食之。意若飽適。即顧
 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程叢身。牢不可脫。性烈
 難堪。伏地大吼。躍起丈餘。已而屹立不動。久之。前視
 已死矣。人之剛強。而為柔弱所困者。何以異于是哉。
 占夢卜卦。乃小術耳。然亦必善悟合理。則所言無有
 不驗者。如馬亮知江陵府。任滿當代夢。舌上生毛。僧
 占曰。舌上生毛。朔不得當。再任果然。顧珠為補闕。有
 罪繫獄。當伏法。忽夢見其母下體。蓋以為不祥。有善
 解者。賀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也。重見生路。何
 吉如之。果得免。明成化甲午。江西鄉試。泰和尹公直
 在京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三爻五爻動。而皆兄
 弟占者。以書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公曰。不然。三為白
 虎。五為青龍。龍虎榜動。有中之兆。以兄問弟。弟當動。

餘年閑話 卷一 四五

而來矣。不數日喜報果至。又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
 母當頭剋子。孫凶象。而子孫又不上卦。父泣而歸。遇
 友解曰。父母當頭剋子。孫使子孫上卦。則受剋矣。譬
 如父持大杖欲擊子。不相值。則已耳。即君必無恙。未
 幾果愈。此數者。皆以理斷。出于尋常占法之外者也。

餘年閑話 卷一 終 四五

欽黃子明刊
 三當軒藏板

餘年閒話卷二

齊安旅人葉良儀字周著

龍山同學朱廷綱振亭評

姪 葉枝英俊芬
葉枝芳又芬 校

士君子遇事。必宜始終打算。務令周詳妥當。不可疎畧于目前。至貽禍患于日後。况大臣秉國其所關係。更重且大乎。如宋李宸妃實生仁宗。劉太后取為己子。人無敢言者。及太后臨朝時。宸妃病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宜從厚。太后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念劉氏。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宜從厚。后悟。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太后許之。後太后崩。左右有為仁宗言。陛下乃宸妃所生。且死于非命者。仁宗號慟累日。祭告易梓宮。親啟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仁宗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

劉氏加厚。即此觀之。可見慮事之貴周到矣。蒙正稱夷簡為宰相才。良不誣也。文。精。此。幸。實。冠。古。今。

宋哲宗初立。年幼。宣仁太后垂簾聽政。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蘓頌奏。宣仁後。必再稟。哲宗若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宣仁崩。哲宗親政。追貶元祐舊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不可輕議。此老夫事君盡禮。不以其年幼而輕忽之。亦義所當然者。何當日元老如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諸君子。竟未慮及此。耶。史稱頌器局闊遠。以禮法自持。于此已見一斑矣。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于一醉。本無分別也。知此而推。則富貴貧賤。可以一視矣。余以為金貂紫綬。不如箬笠青蓑。朱鞍雕鞍。不如芒鞋藤杖。上尊太牢。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不如松窓竹屋。何則。彼有患

而此無患耳。達人君子必有首肯斯言者。

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劫張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四人誠能不愛金帛。令辨士持太子書。卑詞固請。宜來。來以爲容。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后從其計。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然。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載。公逃避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

餘年閑話

卷二

三

等義不受辱。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等卒護太子。及出。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遂不易此。真留侯妙算。所謂難。以口舌爭者也。蓋高帝之欲易太子者。以呂后驚懼。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不得不如此耳。初。非溺愛戚姬也。故一聞天下莫不欲爲太子。死之言。遂有羽翼已成之語。帝此時之慮。已釋矣。尚何易耶。王弼州猶疑此。乃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

皓。則非惟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帝之日不幾太。眊乎。

從來廢立之釁。一開非惟臣死于諫。而啟亂致亡。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英明之主。一經點破。遂爾中止。如漢高帝因四皓之從遊。而悲歌涕泣以罷。蓋不以兒女子之愛。易天下大計也。後此若魏武帝愛陳思王。植欲廢丕。一日屏左右。問賈詡。詡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

餘年閑話

卷二

四

景升父子耳。操大笑。遂不易。又明成祖因漢王高煦謀奪嫡。嘗不喜仁宗。欲易之。一日出虎顧衆。彪圖命題解縉。應制曰。虎爲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祖見詩有感。卽命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儲位遂定。此皆英明之主。故一言卽悟也。使遇昏庸之君。雖善諷諫。何益乎。左氏傳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宋李雅告呂僧珍曰。千萬置宅百萬買鄰。則士之閒居野處者。得一同道。

同志之鄰相與往還亦樂事也。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清徑，野水細通池。歸路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是所謂朱山人者，亦非嘗流矣。余同憲同會之友，不下二十人，年來零落殆盡。

餘年問語

卷二

五

惟程君柯亭與余同庚而居，又咫尺柯亭善画，不減倪黃性情，復曠達真素心侶也。兩人幸存時時相過，豈非寂寥中之一快耶？安人孺人乃命婦之階，士庶之家。婦死題銘旌，無可稱呼，不得不借用安人孺人，故上加待贈二字。若男子死者，已仕則有階可稱，如大夫及將軍之類，或未授階，則有官可稱，如某府太守、某縣縣尹之類。未仕而有前程，如舉人則稱鄉進士，貢生則稱歲進士，監

生則稱太學秀才，則稱文學庶民，無前程則稱處士，皆不必用待贈二字也。近見士人故者，銘旌多曰待贈，不知監生秀才乃本人已有之前程，何所待耶？至于庶民故者，以處士爲無前程而不欲用，更爲可笑。余觀綱目所書，如漢嚴光周黨徐穉，晉陶潛，宋陳搏，魏野，林逋，邵雍諸先生，方稱之爲處士，是豈嘗流所敢望哉？俗人眼光如豆，止以待贈爲顯赫而不知道德爲尊崇也。噫。

餘年問語

卷二

六

今人居父喪，狀稱孤子，居母喪，狀稱哀子，其分屬不知起自何年。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以孤屬父，猶爲可解。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則父亦未嘗不可兼大。哀也。何得專屬之母耶？因相沿分屬，遂有父母俱故而繼母尚在者，遂于狀中另書八字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或有將哀字寫小，偏于右邊者，杜撰不經，甚爲可笑。或告余曰：此三十年前，維揚一富家子，係國學，因繼母在堂，止稱孤子，其前母之兄弟執哀狀呈

首指為忘母不孝當事持其短長欲申號之所費不
費又一家因此兼稱孤哀而繼母之兄弟又咬繼母
告官指為滅母厚賄而免後遂相戒故如此耳嗟乎
居官理民不以典禮正風俗而反因黠貨壞典禮殊
可嘆也

又近來哀狀孤哀子止用泣血稽顙不加拜字亦非
禮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顯也稽顙而后拜
願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蓋言先盡哀而

餘年附話

卷二

七

后拜竇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非竟廢拜也若謂晉
獻公之喪重耳對秦使亦稽顙而不拜不知此時重
耳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為人後故穆公曰夫稽顙
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乃禮之變耳今人非
不居喪次非未為人後何得襲用之乎又有于孫之
上如齊期于會玄之上加齊衰五月三月等字皆屬
可笑夫孫之齊衰期年及會玄之五月三月載于禮
律人所共知猶之子必斬衰三年也若孫與會玄上

加齊期等字則孤哀子上亦當加斬衰三年四字矣
有是理耶如云承重孫及父死祖存遇祖母死之杖
期孫皆嘗另稱此亦無碍不知孫之承重與杖期者
其服制異于諸孫故宜另稱至于服制一定不易者
又何待于另稱乎達禮之士幸因余言而改正之

士大夫居官無論在朝在外皆當以氣節自持不可
交結近習阿諛上官以圖保一時之祿位蓋仕宦升
沉自有定數若恃與援不惟無益且恐有害也魏文

餘年附話

卷二

八

帝時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掌機密見寵任每大專
朝臣會議嘗令之決擇是非而後行由是公卿皆爭
結納惟辛毗獨不與交人有勸之者毗曰不過使我
不作三公耳宋楊萬里在任所惟弊篋一擔每晨起
則撤帳捲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弊篋于廳
事之前嘗若逆旅人將行者故能不媚權貴一無所
畏夫以辛楊二公之嚴氣介節當時既無屈折後世
傳為美談居官如此亦足榮矣彼倚冰山而希躒進

者。一。朝。敗。露。身。名。俱。喪。其。利。害。之。相。去。何。啻。霄。壤。哉。
竹。之。為。物。風。人。以。比。君。子。而。後。世。學。士。大。夫。愛。之。者。
甚。多。如。王。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少。陵。詩。云。平。生。
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
種。竹。蕪。東。坡。云。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蓋。其。貫。四。
時。傲。霜。雪。挺。特。堅。貞。之。操。與。松。柏。等。而。松。柏。之。干。霄。
入。雲。自。拱。把。以。至。合。抱。不。知。歷。幾。百。年。若。竹。不。過。生。
長。于。旬。日。之。間。便。已。拂。雲。蔽。日。此。真。草。木。中。之。最。靈。

餘年閑語

卷二

九

異者也。且又易于移種。一年之後。遂可成林。環繞山。
居。瀟。洒。不。俗。宜。乎。諸。君。子。之。愛。之。耳。種。竹。訣。云。栽。竹。
無。時。逢。雨。便。宜。多。留。宿。土。記。取。南。枝。附。錄。之。以。為。愛。
植。者。助。焉。
三代以後。人主。余嘗謂漢文為優。而余友汪黠庵首。
推光武。著論千餘言。盛稱其美。余觀論中。辨廢立事。
謂光武先娶陰麗華。至更始二年。北徇薊時。真定王。
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光武遣劉植說降之。因納。

楊。甥。郭。氏。為。夫。人。藉。其。兵。力。以。擊。邯。鄲。及。立。后。之。日。
又。因。郭。已。有。子。遂。立。之。若。依。先。後。之。序。原。當。立。陰。是。
后。乃。陰。氏。故。物。非。奪。郭。而。予。之。也。云。云。不。知。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况。夫。婦。人。倫。之。始。豈。可。因。藉。
兵。力。而。紊。元。配。乎。余。又。按。立。郭。為。后。在。建。武。二。年。六。
月。時。王。楊。謀。反。已。先。于。是。年。正。月。伏。誅。亦。非。畏。楊。而。
立。郭。明。矣。若。謂。郭。已。有。子。則。此。時。陰。氏。之。年。尚。富。安。
知。其。必。終。不。生。耶。使。依。序。而。竟。先。立。陰。為。后。不。至。多。

餘年閑語

卷二

一

後。此。一。番。廢。置。則。白。璧。無。瑕。豈。非。三。代。以。後。第。二。令。
主。哉。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惜。光。武。之。未。及。知。也。
小。人。欲。害。君。子。無。所。不。至。至。挾。搥。詩。文。以。文。致。其。罪。
則。君。子。直。可。付。之。坦。然。彼。勸。君。子。以。詩。文。為。戒。者。謂。
之。愛。君。子。則。可。謂。之。知。君。子。則。未。也。宋。蕪。文。忠。公。于。
元。豐。二。年。自。徐。徙。湖。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作。詩。託。
諷。如。莫。道。問。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又。東。海。若。
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之。類。中。丞。定。禱。更。符。

曹。擲。其。語。以。為。侮。慢。逮。赴。臺。獄。欲。置。之。死。曹。太。后。聞。之。謂。神。宗。曰。賦。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措。至。于。詩。其。過。微。矣。帝。亦。憐。其。才。遂。得。貶。黃。州。團。練。副。使。後。在。赤。壁。作。中。秋。賞。月。詞。有。云。我。欲。乘。風。歸。去。但。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傳。至。都。下。神。宗。讀。之。歎。曰。蘇。軾。終。是。愛。君。由。是。觀。之。則。前。之。託。諷。帝。亦。漸。悟。其。忠。矣。定。曹。之。挾。搆。徒。枉。為。小。人。耳。文。與。可。寄。東。坡。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郭。功。甫。亦。寄。云。餘。年。閑。話。卷。二。十一。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可。謂。愛。之。深。慮。之。至。矣。而。文。忠。終。不。改。至。遠。窺。儋。州。渡。海。詩。尚。有。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之。句。豈。非。千。古。第。一。達。人。哉。記。曰。人。不。學。不。知。道。故。人。而。不。學。如。終。身。幽。閉。暗。室。與。瞽。人。同。是。矣。然。亦。有。學。而。昏。謬。甚。于。不。學。者。若。相。如。之。竊。妻。楊。雄。之。附。莽。班。固。之。黨。竇。憲。蔡。邕。之。哭。董。卓。以。及。楊。修。禰。衡。陸。機。潘。岳。張。華。范。曄。謝。靈。運。夏。侯。

玄。之。流。皆。以。才。高。識。寡。禍。患。當。前。而。不。之。知。又。最。下。如。宋。之。問。閻。朝。隱。崔。從。輩。羶。蠅。蛾。火。不。死。不。休。有。為。市。人。之。所。不。肯。為。者。彼。豈。非。胸。羅。古。今。筆。搖。錦。繡。者。哉。胡。其。無。益。身。心。毛。髮。也。蓋。徒。讀。書。而。不。聞。道。耳。道。者。人。心。之。矩。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豈。易。易。耶。自。有。六。經。以。來。後。之。欲。學。聖。人。者。舍。讀。書。固。無。由。而。入。然。科。舉。之。法。未。行。士。而。讀。書。上。則。取。之。以。撫。世。酬。事。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猶。為。有。用。之。具。也。近。世。屈。首。藥。鉛。腐。心。帖。括。藉。詞。章。以。獵。科。名。竟。不。知。義。理。為。何。物。是。讀。書。與。學。道。判。而。為。二。矣。昔。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宣。見。夫。子。之。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及。于。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

之門乎。世之讀書學道者。誠將聖賢之言行體驗于身心。亦如宣之悅而求能焉。則其于道也。庶幾矣。君子之人。必皆公正無私。然性情則有寬厚嚴峻二者之不同。唐狄梁公與婁公同在政府。婁公性恭慎。梁公嘗輕之。一日武后問梁公曰。師德知人否。對曰。臣與同事。未見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不謂之知人乎。梁公退而歎曰。婁公盛德。吾為其所包容久矣。宋紹聖初。范忠宣與蔣文定同官侍。

蘇轍周語

卷二

古

耳。若陰謀篡國。阿附逢迎之輩。其罪更浮于本人。豈可置而不誅乎。如漢成帝時。王氏專權。大司農谷永前後上四十餘疏。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黨王氏。張禹為成帝師。時值災異迭見。吏民上書。皆言王氏專政所致。帝以問禹。禹見已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反指所上書為亂道。誤人。帝因此不疑。哀帝崩。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未幾。湯漢為新矣。歐陽公作五代史。悲其時。人臣之無義。特為著唐六臣傳。稱受禪之日。朱溫袞冕南面坐。金祥殿。臣張文蔚。蔣循。奉册。楊涉。張策。奉傳國璽。薛貽矩。趙光逢。奉金寶。以次進。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廉耻道喪。而唐亡矣。嗚呼。王莽朱溫。不過一駭。愚狡黠之庸流。猶盜耳。使漢廷人人如王章。則無毒酒之進矣。使唐室人人如韓偓。則無椒殿之劫矣。惟永禹六臣等。相與羽翼而諂戴之。不斷送漢唐之天下。不止就謂其罪尚可。得而道哉。

蘇轍周語

卷三

古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而逆旅主人疑其竊皮冠漁父不愛楚執珪之爵而子胥以為利其寶劍於裴公五月披裘負薪而吳季札教其取遺金人生世上知己之難遇如此管子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豫讓曰士為知己者死夫一知己耳至次之于生酬之以死誠知其難而重感之也余生平知己首推汪子印周乃修文促名忽已十年踽踽涼涼有懷莫訴回思故友真不禁有吾無以為質之悲矣

餘年問語

卷二

五

士大夫任國家之重當震撼之來貴以氣量為先蓋事變在前人情惶駭所仗以鎮壓底定者惟視吾當局之一人若我神氣先亂眾將何恃而不恐譬之中流遇風舟中之人所恃舟師舟師方意氣安閒眾心自定彼一驚亂一舟之人五色無主矣如東晉時秦師百萬歷境晉國內外戒嚴謝安當國命將禦敵方且與張玄圍碁賭墅此真意氣整暇神明不亂者而世猶謂其矯情鎮物嗚呼此何等時而人能矯哉桓

温入朝新亭之迎王坦之至倒執手板王亦人望也奈何不一矯情神故余謂東山一出果不負蒼生之望雖江左名相王謝並稱即茂弘猶不能及何况咄咄書空之殷深源乎

易象傳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言君子當否運之時而道亨者以不入小人之羣為其所染耳宋陸游字務觀有詩名恃酒類放因自號放翁常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名劍南集晚年為韓侂胄作南園記除

餘年問語

卷二

六

從官人多議之然南園記惟勉以法乃祖忠獻公之事業絕無諛辭非若班固為竇憲勒燕然袁宏為桓溫艸九錫也而猶不免人言然則君子之于小人其可輕假借之耶
秦始皇登泰山遇暴風雨避五松下因封五松為大夫李誠之咏松云半依巖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南陳時有奇石後主愛之封三品王荆公題詩云草沒苔侵棄道

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乃無知之物耳因被秦陳二朝之封寵其清姿勁質遂不免後人之譏彈而况士大夫之出處乎然則陸放翁之受累于平原也其猶秦陳之松石也夫

宋代之兵多由于召募其人皆悍桀之徒不諳耒耜勢不得以民養兵論者因軍餉浩繁艱于措置遂謂古者兵取諸農之法甚善如唐府兵尚不失其遺

意其說是矣然余觀蘓秦之說齊王曰臨淄七萬戶戶三人可得兵二十一萬又趙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能勝甲者皆籍爲兵是盡驅一國而荷干戈也民其堪命乎宋韓琦之言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之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頗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

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周濂溪先生爲宋儒之首王安石少年時常懷刺候之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遂不復往余思先生霽月光風之度豈拒人已甚者得無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視太高欲做圯上老人之于留侯以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而玉成之耶史載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又侯師聖學于伊川未悟因往

見濂溪留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使荆公獲從之遊以消釋其偏執則他日得若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排君子而信小人矣夫留侯能受黃石之教誨而遂以興劉安石未沫濂溪之陶鎔而竟以亡宋此其中有天意焉非獨一人之幸不幸也

宋楊萬里公子某初仕爲零陵主簿到任叅太守趙公謚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再請主簿見客退趙具冠

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不得已始庭趨。一揖。上階稟敘。一一還其禮數畢。趙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與言。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意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朱文公云。子弟初出仕。官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有益。亦此意。余謂不但仕官為然也。吾鄉人家子弟。除讀書外。無田可耕。必須往外貿易。其初亦要遇舟車艱難。又不撰錢。方有益。若一出門便獲利息。必以為錢財容易到手。勢將奢侈妄用。不送却家當不止矣。

餘全附話 卷二 十九

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格天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公浚。胡公銓。李公光。諸君子也。區處既定。只待來早奏行之。回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此二事。人皆以為天祐忠良是矣。然以岳少保之精忠貫日。豈遂張胡。乃檜賊手書片紙。遂死獄中。何天之獨不見祐耶。千載而下。猶令人為之於咽。

先儒諱言鬼神。蓋以垂世立教當如是。恐啟天下後世之誚賣也。余謂以此待賢智則可。若下愚凶惡之人。喪盡良心。不顧名義。惟告以鬼神難欺。或庶幾與其恐懼而少戢耳。中生之得請于帝也。呂雉之遇蒼狗。撒掖也。司馬懿之王凌。賈逵為祟也。桓温之海西殷。涓現形也。當此之時。雖強如賁育。猛如狼虎。未有不震懾而悔罪者。前此之敢于逞兇肆毒。則無鬼神之說。悞之也。使其知有鬼神。必不若是之甚矣。故以無鬼神垂世立教。亦非盡善無弊之道也。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嘗言無鬼。

餘全附話 卷二 二十

神又何至啟人詬賈哉

漢高密侯鄧禹以中興元功名冠雲臺。有子十三人。皆令各習一藝。夫以鄧之貴盛。猶為後人深計遠慮。如此。况他人乎。故余謂人家子弟。或讀書。或為商賈。皆宜兼習一技。如學書。畫。鐫。圖。章。及醫。卜。星。相。之類。即不能此數者。亦當學裁縫。蓋士商而富貴。有技無損。萬一士而不遇。商而折閱。身精一藝。尚可藉以糊口。而不至于饑寒也。且余昔遊蘄黃間。其故老為余

餘年閒話

卷二

主

言明季張獻忠屠戮二城時。雖婦孺亦不免。惟裁縫。鐵匠。則拘留賊營。令造衣甲。是亂世猶能免死。不僅平時可以資生矣。
漢潁川陳寔。以碩德重望。為太丘長。子紀為卿。孫羣為三公。雖位漸尊。而德漸不逮。當時有公慚卿。卿慚長之語。蓋漢俗猶近古。民知重德行。不重爵位也。後世則不然矣。然余觀五代史。載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人。號為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備食蕭

縣劉崇家。溫迎以歸。舉觴為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

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母。深哉此言。猶有漢時之遺風焉。豈其于朱五經之學。亦與有聞耶。但惜以賢父母生此篡竊之賊。其相去竟天懸地隔耳。
豈特亦于先人已耶

餘年閒話

卷二

主

燕文忠公諸古人論。皆以雄辨勝人。而伊尹鼂錯二篇。所言事理。更至當不易。如鼂錯論云。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于天。下又云。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于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此等處。皆折得錯倒。使之心服。伊尹論云。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

甚當。觀孟子稱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是其耕莘樂道時。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放君復君。不惟天下不駭。卽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也。後世之人喜功生事。發難而不能收。以至身敗名裂。如錯類者比比。至于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恣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不死不休。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信之。

餘年閑語

卷二

三

相傳嶺表一山。中有人面蛇。伺人經過。呼之。若回頭。誤應。則是夜來噬其人。其地逆旅。皆畜蜈蚣。遇投宿者。必問行山上。深箬間。曾聞人呼否。若已聞。已應。則告其故。因授一匣。云內一大蜈蚣。可置枕畔。夜深蛇來。則匣內暴跳。而響。急啟匣。放之。自能咋殺蛇。保無患矣。如其言。明日蛇果死。屋上令人手指。患蛇頭瘡者。用麻油煎蜈蚣七條。以油調白芷雄黃末塗之。則愈。蓋取相制之意耳。夫蛇與蜈蚣。大小固不敵矣。而

蜘蛛又小且弱于蜈蚣也。蜘蛛布網空中。見蜈蚣過。必搖腹灑溺以殺之。不移時。蜈蚣節節已爛斷。如醬然後從而食焉。故人被蜈蚣咬傷者。急尋大蜘蛛一箇。置之傷處。則蜘蛛吸蜈蚣毒。腹脹如鼓。徐用清水一碗。將蜘蛛投其中。使吐所吸之毒。俟吐盡。放之。去以其救人。亦不傷其命也。此亦取相制之意云。

餘年閑語

卷二

三

奪民靡然。斲喪其廉耻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爲仇。善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富矣。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益壘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哀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當時居鄉大老。留心于人心風俗。如此其所言。字字切實。深中時弊。近觀吾邑。似比華亭更甚。安得如存齋先生者。與當事

言之以造。福於桑梓哉。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昏庸之至。果不知人。亦無足怪。乃有大不然者。如宋蔡攸為學士。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孟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是徽宗亦知光之賢矣。秦檜死。高宗謂楊存忠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也。是高宗久知檜之惡矣。夫既知光之賢。而追奪無虛日。既知檜之惡。而信任終其身。何哉。

會全財計

卷二

三

齊桓公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所以亡也。其兩君之謂歟。如兩君者。何。可。勝。數。代言之典。唐宋分為內外。出自翰林者曰內制。出自中書者曰外制。選明始總于一。皆草自翰林。付中書舍人磨寫而已。五品以上曰誥。六品以下曰勅。本人日授。父母及妻。生日封。死日贈。父母俱已死。則母止。贈夫人。安人之類。父母若並存。則母亦止。封夫人。安人之類。惟父已故而母獨存。則母封夫人。安人之上。

加一太字。以別于妻也。今人母壽作序者。若父已故。稱儲封太安人宜矣。亦有父母雙壽。而于母稱太安人者。是祝母而詛父也。又題銘旌。常用待贈太安人字。是不知贈無太字也。又有稱太君者。是不知郡太君。縣太君。乃宋元命婦之階。非今制也。種種失禮。余會屢向人言之。雖仕宦之家。亦不肯從。豈其于先達文集。中內制及當代。綸音竟未深考。捧誦耶。

會年開諸

卷二

三

草珍松怪石。靡不羅致。嘗作記戒子孫。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若權勢見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其惓惓于一莊如此。夫人生如寄。盛滿難居。贊皇招權比黨。好奇貪得。朱崖之行。身且不保。又何有于平泉。善乎范文正公之戒子孫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為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噫。文正之見去。同。日。而。語。贊皇霄壤矣。

唐王維弱冠有文名。解音律。善琵琶。因造鬱輪袍。曲雜岐王伶人中。以干太平公主。公主為傳教考官。遂作解頭一舉。及第。高錡知貢舉。戒門下不得受書。裴思謙自持仇士良一緘。趨至堦下。曰。軍容有狀。薦舉裴思謙秀才。錯謂曰。狀元已有人。思謙曰。向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不得已從之。嗟乎。貢舉鉅典也。貴王軍容得握其柄。願指考官如役奴隸。其一時之氣焰。固不待言。但孟子曰。古之人未

館全開話 卷二 三

患不欲仕也。又惡不出其道。王維思謙。既有文才。豈患終無知己。亦何至雜伶人躬吏役。屈身貴王軍容之門。以為進身之階哉。

唐薛元起謂所親曰。吾雖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未以進士擢第。未娶五姓女。未得修國史。宋趙季仁嘗謂人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遊盡世間好山水。夫三恨。固可鄙矣。若三願。亦未為知本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

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聖賢之所恨。所願為何如哉。明初夏時正嘗言曰。吾生平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是則庶幾聖賢之徒也歟。

館全開話 卷二 三

元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儈僱一僕。儈選一能應對。嫻禮節者。進許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騷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許曰。諺云。馬騎上等。牛用中等。人使下等。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良。善人下等則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為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蘓子瞻學士來謁。開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告。公曰。一好僕。被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以許言觀之。是欲學司馬公也。噫。余見富貴家之僕矣。大抵喜強悍者。必招禍于門。庭愛頹俊者。多貽譏于帷箔。孰有如宋元二文正公之欲老實者乎。即

此一事亦足以見其正矣。

明劉若愚酌中志所載靈露飲乃秘方相傳自漢武帝得之西王母者其法用銀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甌如桶高尺餘圍徑稱是甌底安竹篾篾中央置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上白秔米或糯米小米老米俱可旋添入甌候熟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恐米漲入瓶也上蓋一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口離二三分許卯上

餘年閒話

卷二

三

添冷水周圍固濟嚴密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水熱即更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露可滿取出溫服味如沆瀣醍醐蓋延年益壽之靈膏也但器忌銅鐵錫火忌煤云余觀此方乃取米之精液耳然非富貴之家不能製也存之以為養生者告焉

雁宿於江湖沙渚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內令雁奴圍其外而警察南人採捕者候天色陰暗或無月時以瓦罐藏燭數人屏氣躡足及其所則略舉燭便藏之

雁奴驚叫大者亦驚項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雁奴又驚如是數次大者啄雁奴秉燭者徐逼之更舉燭則雁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挺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夫忠臣事君思患預防慙慙入告猶雁奴之驚叫也乃安危利災之主厭其賣陳或加罷斥或加貶竄猶雁奴之受啄也及禍患臨身眾皆結舌事勢顛危莫之能救于是回思曩者之忠言已無及矣杜少陵詩云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信然哉

餘年閒話

卷二

三

信然哉

揚州之盛自古相傳如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以及迷樓瓊花觀之屬其氣象可知唐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由此觀之揚州之為樂土無疑矣然余攷諸史傳南北兵爭之際其地必遭屠戮何耶或曰府治有劔浦水使然余曰非也廣陵自隋煬駐輦後修

汰成風兼以南北孔道冠蓋往來如織又富商巨室
鱗比而居終年炊玉饌金徵歌選舞無虛日受享至
矣暴殄甚矣天道好還能免慘殺之報哉

司馬子長謂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
之于子則臣不能得之于君不待言矣故漢高欲易
太子張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不必使帝之去戚夫
人也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使帝之去慎
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之分自有不敢與者即使

能去二夫人又豈國家之利乎明萬曆末年挺擊一
事朝議洶洶皆疑鄭妃所為欲窮究之若果如此則
鄭妃必不能留神宗必不能堪太子亦必不能安矣
謀國者躊躇無策有一士進計陰使人至獄中微割
張差之舌及質密言語模糊遂定為風癩竟不株連
朝廷父子兄弟賴以保全此士之計即漢田叔燒梁
獄詞之意也而紛紛者猶以未根究為遺恨是何心
哉

餘年閒話

卷二

三

易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故言之不可不慎
人皆知之矣然至于譏笑戲謔或有謂為無妨者而
不知亦不可不慎也如宋萬歸宋殤公戲之曰始吾
愛子今子魯困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獄殤公晉

孝武帝馳于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
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臥
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
而其主俱以一言取殺身之禍戲言可輕發乎若明

嚴嵩當國王弇州與其子嚴世蕃會宴因世蕃言傷
風不能飲饌王引琵琶記曲戲之云爹居相位何言
傷風世蕃大怒遂嗾嵩置王父司馬公于辟以一言
而上戕父命如此發言者益可以鑒矣
宋王沂公會狀元及第還青州郡守聞其歸命父老
張樂迎于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驢由他門入遽謁守
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甚
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

餘年閒話

卷二

三

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來上謁耳。太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夫富貴歸故鄉。人莫不誇爲畫錦之榮。而沂公獨視若固有。大行不加難。其生平不在溫飽之素志。使然。然亦名位尊崇。福澤悠遠之先徵也。彼長卿負弩。小器易盈。無論爲識者所鄙。而茂陵臥病。竟以此終。徒誇一時有何益哉。

天子之蒙繪宗。製藻火粉米黼黻六章。尚書蔡傳謂宗彙爲虎。雖人皆疑爲虎屬。而從未有見之者。近有人宦于滇黔。得見于深山中。其狀絕類獼猴。白質黑文。構巢高樹之巔。所生子孫。以次巢於下枝。老者居巢罕。出惟幼者。衆出覓果物。傳致其上。必老者既食。衆乃敢食。此孝順之獸。故繪以爲物。身章采耳。蓋藻取其潔。火取其明。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粉米取其養。宗彙取其孝也。古聖人一蒙之繪。亦不苟如此。

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其陰事。鄭遂得

館年聞語

卷二

三

四

館年聞語

卷二

五

罪。明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擅權用事。公慮其異已。時振新作居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作一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以爲有才。凡公所上便宜事。悉從中贊之。夫鄭之地。衣周之絨。事相類也。乃一以見疑。一以見厚。何哉。蓋振內豎喜諛而識淺。檜老奸懼伺而慮深耳。然文襄爲一代名臣。亦復遺絨奄宦。或者猶稱其善于用權。余則以爲詭遇而獲御者。羞爲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本末。寧使吾有不用之言。不可使吾有匪人之比也。

宋司馬溫公居洛日。先壙在鳴條山。壙畔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止寺中。有父老五六人。上謁云。欲獻薄禮。用瓦盆盛粟飯。瓦鐵盃羹。公享之。既畢。復啟曰。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卽取紙筆。書孝經。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良久。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村夫笑

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會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
以介意卽此一事固見温公之坦易可親亦見村夫
之鄙陋不可忽也

凡人肯立志向學不嫌于晚如唐高適年五十始學
詩為杜少陵所推許宋菴老泉年二十七始讀書乃
文妙古今為八大家之一故人特患心不專力不猛
耳不忠年之遲暮也至于學聖賢之學尤不可以年
自諉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德化孔子行年七十而從

餘年開話

卷二

美

心衛武公行年九十而作抑戒老人為學越有妙處
蓋人到老來私欲漸漸消磨天理漸漸純熟譬之食
甘蔗越到老處越有味耳

漢卓茂初辟丞相府史事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
曰子亡馬幾何時曰月餘矣茂此馬已數年心知其
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
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還劉寬嘗駕車
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寬車牛認之寬無所言下

車步歸有項認者得牛送還叩頭慚謝寬曰幸勞見
歸何慚謝也此二事極相類人皆嘆二公之長厚余
謂不獨二公卽送還者亦長厚也若後世之人冒認
而去縱得亡者亦不復送還矣

從來勦賊機宜莫先于識形勢形勢一失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如唐安祿山犯東京睿留不去李泌郭子
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肅宗不從由是遂失
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

餘年開話

卷二

美

守柳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
當國者不省巢復出為惡遂致滔天明季流氓羅汝
才等詐就撫屯於房竹不肯解散脅從張猷忠亦就
撫屯穀城與為聲援賊東旻奏數省大寇環聚二三
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若以楚省現在
兵馬再令秦兵出與安馳赴夾擊乃蕩平之機督師
熊文燦沮其議未幾猷忠復叛沙才九營並起應之
遂不能制至于亡國夫此數公真所謂識形勢者也

而皆不見信用坐失機宜不亦深可慨哉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媵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
傑嘗雪後休暇往候之適表弟獵歸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啟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欲某願悉力
媵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王也仁傑慚而去明
姚廣孝初為僧其姊常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
悲心及預靖難官少師還鄉往見姊拒不納乃易僧
服復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強之出立中堂廣孝即連

餘事閑語

卷二

五

下拜姊曰我安用許多拜耶何曾見做和尚不了的
是甚好人言畢還戶再不復見噫一姨一姊猶知大
義奈之何姚宋諸賢覲顏女王楊解諸公偷生食言
其見反出婦女下哉

天生藥物皆以治病或瀉或補惟在善醫者擇其宜
而用之不可執也如深武帝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
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不從幾至危篤後
元帝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

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愈善哉僧垣真識瀉補之
宜者也後世庸醫偏執已見或宗李東垣或祖張子
和宜瀉而補宜補而瀉以誤用傷人者十醫而九矣
古語云有病不藥常得中醫誠有激乎其言之耶

世傳柳庄相法一書乃袁珙所著袁號柳庄浙江寧
波人明初相文皇姚廣孝皆預知于塵埃中所謂辨
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主于長安酒家者亦可稱神
鑑矣然袁有愛女二人其妻囑之擇婿袁閱人數年

餘事閑語

卷二

五

始得之後一婿為盜死於獄一婿覆舟死於水何哉
豈為要好多心轉惑遂日昏而擇之不精耶抑二女
相應剋夫遂一定而不可救耶抑兩婿之相本善或
後所行不善遂改變而遭橫死耶是皆不可知也

荀子有非相篇謂卓然大儒之見然裴公以還帶而
致宰相宋公以渡蟻而收狀元術者之言毫髮不爽
則亦不可謂非相也余閱輟耕錄載杭州有挾姑布
子之術曰鬼眼者設肆省前言皆奇中一巨商詣之

方坐卽指曰公大富人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戒途舟次揚子江見一婦號于江濱以失其夫本錢五十緡欲投水死商聞之嘆曰我今厄于命設鑄金可代亦所不惜彼乃自天其生哀哉亟贈錢百緡婦感謝而去商抵家閉戶待盡踰期無恙復之杭經贈錢處偶阻風登岸適遇所救婦且拜且告曰自蒙大恩數日後又產一子兩命再生皆公賜也及至杭再過鬼眼所驚顧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

餘年閑話 卷二 笑

形色而笑曰公陰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重酬之卽此而觀與相裴宋二公者何異然則與人辨非相孰若勸人勤修德之爲愈哉士大夫德望隆重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人誰肯服明南直史良佐爲西城御史而家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乃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責治東城御史詰之對曰民等都被倪尚書誤了日何誤曰尚書亦南京人其掌兵部時出入里中

衆或走避輒使人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頰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不意逢彼怒也東城御史笑而釋之噫倪公古風真不可及彼好逞威者聞此言亦宜慚而自戢矣

唐德宗時潘炎爲學士蒙上異眷朝紳爭候其門有京尹因事請謁久伺不得見乃遺閹者三百緡潘夫人劉氏丞相晏之女也知之嘆曰豈有人臣之門京

餘年閑話 卷二 早

尹願一見至遺奴三百緡耶危可立待矣遂力勸潘避位嗟夫因鬼見帝自昔病之後世素封巨室驕傲成風不昔貧賤之交登門投刺豪奴悍僕尚壅遏而不與通又何論京師大貴人哉此嚴分宜張江陵輩之所以覆轍相尋而無潘夫人之先見以早救之也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以智給愚世人心之往往有之而天之心殊不然也元大德間荆南境內有九人山行值雨避于路傍舊土洞中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

嗔怒視。目光射人。九人內一人素惡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必不去。因給愚者先出。我等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眾竟併力排愚者于外。虎卽啣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崩。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以一人與八人較。強弱衆寡。智愚之不敵明矣。况當呼吸死生之際。而共陷之。此一人者。其能免乎。乃虎啣者。生洞壓者。死。天心默。救竟在頃刻之間。人心設險。有何益哉。

餘全則言

卷二

三

古人爲學。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考理于書。則人易爲學。學亦易爲成。故蕭何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一旦于戈既定。文物悉張。無非按圖之效也。自劉氏向欲創意。總括羣書。分爲七畧。止收書。不收圖。藝文之日。遞相因襲。凡天祿。蘭臺。三館。四庫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無復傳焉。世既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此學之所以難成也。大張華。晉人也。問以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不

餘全則言

卷一

三

知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耳。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不知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耳。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爛熟。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嘆服之流。皆不知其學所自。逮鄭夾漈。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而知圖譜之學。其裨益者宏矣。後世博洽不及古人。而學之難于成也。豈非向歆之咎耶。凡人富貴。常使可復賤。則無入而不自得。如宋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善。薩。難。做。竟。年。未。四。十。而。卒。此。貴。而。不。可。復。賤。者。也。蘇東坡謫居昌化。常負大瓢。行歌于田園。有老婦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公因呼之爲春夢婆。此貴而可使復賤者也。惟不可復賤。故寒冷與歎。抑鬱天其天年。惟可使復賤。故優游行歌。終得生還。

方士知其不可終言勿也

餘年閒話卷二終

餘年閒話

卷二

三當軒藏板

餘年閒話卷三

齊安旅人葉良儀序周著

宛川同學程守基承手評

同邑

項士林石文

項元讀經六

訂

盛則必衰。滿則必溢。此一定之數也。天地尚含消息。日月尚有盈虧。而况于人乎。故范蠡五湖。子房辟穀。真明哲保身。卓然有道之君子矣。彼貪戀事權。流連富貴。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者。其為愚人固不足論。若張茂先博物洽聞。妙達天人之際。賈后凶虐。身立其朝。禍幾岌岌。中台星坼。事若觀火。子建與閻。績咸勸避位。而華尚戀戀不捨。竟覆其宗。崔浩博雅不減司空。運籌素比子房。事拓跋暴主。智計悉效權位。已崇不思。為抽身保族之舉。而刻石國書。禍不旋踵。此在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浩竟昏然罔覺。即此而觀。二人昧于消息盈虛之幾。甚矣。尚安取淹洽為哉。今人作事。必先向術家擇日。如每月初四。初七。十六。十九。謂之四不祥。忌上官赴任之類是也。然有不足

信者。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宋武帝平司馬休之。加領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史請易期。帝不許。夫人休咎係于有生。得喪本之前定。若曰。日吉則吉。日凶則凶。是里巷選擇之人。反得以操上天禍福之柄。此理之必不然矣。宋邵康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康節善易者也。不

能全周語

卷三

二

擇日亦不拘日。其可以為法矣乎。

士君子一生。無論立身行事。即著書立說。俱着不得一毫私意。若稍有所偏。終難免後人之議。如司馬溫公為宋代大儒。其生平所行。無一不光明正大。為人所敬仰矣。因其先世出自晉太傅安平王司馬孚之後。以晉受魏禪。故作資治通鑑。遂尊魏為正統。紫陽楊煥然大不平之。欲修漢書駁正其事。常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髻。欲起溫公問書法。

武侯入寇。寇誰家。後見朱文公綱目。其書乃寢。順德劉道濟。尤不平其說。修書名三為。亦見綱目。而罷。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沒。難將一人之私意。拗萬世之公論也。

宋杜祁公為相時。食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耳。名位爵祿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乏。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仍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耶。黃庭堅云。余請

能全周語

卷三

三

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益障。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噫。由杜公之言。士當富貴之時。誠思位非吾有。則自不至于驕溢矣。由黃公之言。士當窮困之時。誠思貧乃士嘗。則自不至于怨尤矣。不加不損其去聖賢也。何遠哉。

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徽欽北歸。勢必軋已也。按朝

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韋后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既歸朝。所見大異。不敢復言。不久后失明。募醫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知吾之隱。欲留謝之。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詢其報德。謾曰。太后不相。

前年閉語 卷三 四

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不得。觀此可知高宗之意矣。明文徵明先生詞云。豈不念中原。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真誅心之論哉。
廉美德也。然廉而刻。則亦非君子之所爲。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都昌。故所舉茂才王密爲令。懷金十觔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日暮夜無

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唐李商隱爲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夫二公同一却金也。揚之畏四知。人皆識其義矣。至李之非畏人知。何耶。豈其時苞苴盛行。世風日下。而有所不必諱耶。茲且勿論。但古語有云。廉不近名。貞不毀俗。如二公之却止全一已之守。固可尚也。後世乃又有發人之饋。以博已之名者。此則近于刻薄矣。烏足以稱君子哉。

前年閉語 卷三 五

余幼見宋元通鑑所載文少保拘燕日。有倘蒙寬假。以黃冠歸故鄉。他日備顧問可也之語。竊疑文山先生鐵石心肝人。何忽委蛇至此。及長得讀鄭所南先生心史。而後知其果不爾也。史云。元主數遣宋叛臣留夢炎等。堅逼公降。欲以相位相待。公唾夢炎等去之。會有中山府齊姓者。告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起兵。元主取公至問之。公慨然曰。是我之謀也。及請宋全太后德祐嗣君至。則實無其事。公見嗣君

已易服且拜且慟曰臣望陛下甚深陛下亦如是耶。元主始甚怒然猶望公降再三說論公數元主五罪罵晉甚峻元主問公欲何如曰要死耳元主仍欲釋公爲僧或爲道士及織之歸鄉公皆不從且痛罵不止諸近臣咸勸殺公遂遇害斬時頸間微湧白膏剖腹而觀但黃水尚心而視色純赤元主取其心肺與近臣共食之其死之顛末如此是何等激烈而肯纖毫委蛇耶大抵兩朝革命之際史臣必多諱詞或將

館年問語

卷三

六

初無所睹至二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中須臾啣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二勇士具以此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筒玉簪冠帽及人之髮骨甚多皆往年所謂得仙道士也夫黃冠無知自貽伊感固不足怪獨奈何貴紳富室希慕長生或餌金丹或馳房術卒之毒發髓枯背疽膚裂以死者比比而是是日夕服御之物無非黑虎矣豈不大可哀乎

館年問語

卷三

七

吳大司成。皆揭榜于堂。存曰。一遵文公家禮。設奠不用鼓樂。人始驚相傳告。漸有自悔其非者。嗚呼。如二公之守禮。不移流俗。豈非斯世狂瀾之砥柱耶。禮經云。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又云。復者朝服。君以袞。夫人以屈狄。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之類。皆升自東榮。中屋復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今人于死者之三日。夜。以其人平日衣冠。有職者則補服。預設于所死之牀。第至四日。將五鼓之時。孝子捧至柩前安奉。然後易服設奠。此亦倣古人遺意。但不升屋而號耳。近竟有用禮生着公服。導引鼓樂舉奠。且絳帛紅燭。純從吉祭者。無論褻瀆名器。悖謬實甚。而衣冠之設。原冀其魂之依也。若樂中喇叭鎖哪等器。皆金所鑄成。乃軍中之用。有殺伐之聲。鬼神聞之。必震驚遠避。欲望其式。憑得乎。為孝子者。盍思之。

會年問語

卷三

九

周濂溪先生云。自李唐以來。世人皆愛牡丹。余觀鶴林玉露言。唐武后時。洛陽人始得牡丹于山中。是前此人間未常有也。然謝康樂集中。已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豈羅景綸未之考耶。雖然。人之愛惡。亦何常之有。舒元與牡丹賦有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栴。藥如金屑。粧飾天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天桃歛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木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孰懷憤嫉。譽之可謂至矣。至王文康詩則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實。又空枝。此摘其短者也。夫舒之譽。固屬太過。若王以無實摘之。則花之無實者。豈獨牡丹哉。彼亦不任愛也。惟濂溪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以是定評。花王有知。亦無所容。其置喙矣。温州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或告之曰。汝壽莫能踰

會年問語

卷三

九

三句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少年自以不久于世遂不娶妻不事生業惟以輕財仗義為志一日俟舟渡傍見一孀徘徊悲感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何為輕生如此答曰我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一雙今日送還竟于中途失去寧死耳焉敢歸少年日我適拾得遂還之既而此婢嫁業梳剃者所居僅去渡所咫尺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孀也因告餘年閑話

卷三

獨得完及秩滿去任俸餘千緡置之郡庫他盜過郡帑藏為竭而終不敢犯卿使君錢此必有以厭服其心者不賢而能若是乎區區自嘲蓋以掩其瓌璋邁羣之器不忍為亡國之相孽神器以歸賊耳南唐韓熙載知宋必併唐嘗以聲色自晦語僧德明云吾之為此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嘗虎視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噫二人之心同也然鄭之品更高卓矣彼史氏烏足以知之

卷三

千古然亦王侯之家固能如是若士庶賸待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累其能免于一生之憂愁哉

宋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眾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殺說拜謝退而約客至

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既而中

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常奉旨而後

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旨也奏入上忽顧小黃

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

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

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

暢間聞之愾然而散夫以用事之人請旨延賓又蒙

上賜眾臣畢集固無足怪若張說附奏之使再至而

良祐諫議之命遽下孝宗此舉足以勵正直之節折

寵倖之氣塊趨附之心所謂行一事而三善備焉不

亦美乎

元白湛淵續演雅詩皆言漠外鳥獸草木異物如云

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

者漠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

卽蘓華陀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如云嬰啼聞木枝

雞乳見茅茹如何如百年身反爾無根據者漠北以羊

角種地下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嬰啼木枝見

山海經如云兩駝侍雪立終日饑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置其上而寢處于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此足以廣人聞見故及之

祿命之說相傳起于唐李虛中非也長平坑卒未聞

皆犯三刑南陽貴人豈必盡逢六合在貞觀初已闕

其說如此則不始于李明矣然虛中止以人生年月

日所值于支推人死生禍福初不用時至宋而後乃

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大約以子平為定體以五

星為變用譬之風鑑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見可識

者子平之局也至于氣色流年變動不一則五星之

餘年閒話 卷三

餘年閒話 卷三

用也。但子平生尅衰旺。乃一定之數。人皆童而習之。若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妙。是豈俗師村瞽之所能測哉。故雖擅名一時者。亦未見其言之盡驗也。

人有同年月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如明太祖已定天下。募與已同八字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爲生。曰惟養蜂。十三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三布政爲籠。蜂乎。遂厚賜遣還。又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普同年月日時生。

雜錄

卷三

西

趙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也。余邑城西有汪查二姓。對衡而居。同年月日時。各生一子。後查入太學。多子而富。汪入郡庠。無子而貧。假使兩人同推祿命。吾不識術者將何以分別應之耶。

昔人辨別天下水味。品其次第。高下余嘗疑之。以爲未必確然如是。及見唐小說載李季卿刺湖州日。過維揚。遇陸鴻漸。李曰。陸君善茶。聞天下。而揚子江南。

雜錄

卷三

五

零水又第一。今二妙相遇。豈可曠乎。因命軍士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之。日。江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沂者。既傾至半。又以杓揚之。日。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日。某自南零齋至。呀。舟蓋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真神鑒也。又李德裕爲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屬其還時于金山下。取南零水一壺來。其人返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下。方憶李語。乃汲一瓶歸。獻李。飲後訝日。江表水味。有異于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者。其人謝過不敢隱。二君水鑒不爽如此。則品第高下。在辨別者必有灼見。余亦何庸致疑哉。漢武誅戮大臣。石慶以醉謹獨免。東京黨錮被禍。黃郭以恬寂自全。晉之藩鎮。迭相屠夷。劉弘長者。不及于難。魏之太武。戕殺株蔓。高允純德。卒保令終。明之高祖。猜忌濫誅。徐達小心。勳爵不替。彼爽恪之剛躁也。何鄧之輕浮也。禰孔之傲睨也。潘陸之乾沒也。二謝之狂肆也。崔沈之險競也。胡藍之驕溢也。如蚊之

嗜血不撲不休如蛾之赴火不燎不止夫豈盡天數哉

信天翁鳥名滇中有之其鳥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蘭廷瑞詩云荷錢若帶綠江空咬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蓋借鳥以諷人之衣食自有定分不必妄求也沈蓮池有警世詩云蚕出桑抽葉蜂饑樹給花有人斯有祿貧者不須嗟亦與蘭詩同意而詞更明白矣余

傳年閒話 卷三

則謂有人斯有祿固也然使蚕不能吐絲人誰肯採桑以飼之樹蔬開花而蜂不勤採又何從得蜜乎故貧者或能代人經營或能自種田畝如蚕如蜂斯有祿耳若游手好閒不事生業而坐冀祿之有也其不至于餓死者幾希

五色有正有間皆本于五行生尅之理相生為正色相尅為間色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也間色者綠紅碧紫駟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

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正色也甲巳合而為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也戊

癸合而為駟黃則駟黃者黃黑之雜以土尅水也此五行間色也人多習而不察因幼孫奇元問紅紫間色不正解遂詳言之

傳年閒話 卷三

宋張無垢為郎曹日陳唯室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大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可以故舊廢乎時人以為識體明長洲王某與許右丞少同筆研及許入政府王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俱以字稱或謂王曰許公隆貴何稱其字王曰故舊之義豈以窮達異哉然許亦不以為嫌人嘉王之

不。屈。服。許。之。有。量。雖。然。交。有。深。淺。禮。貴。適。宜。交。淺。而。以。處。右。丞。者。處。之。則。傲。而。招。尤。矣。交。深。而。以。處。子。部。者。處。之。則。疎。而。忘。義。矣。大。抵。有。官。守。則。當。盡。上。交。之。禮。君。鄉。黨。則。宜。敦。敬。故。之。情。審。其。時。視。其。人。度。其。地。斯。人。已。兩。無。失。也。夫。

宋。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以。安。石。與。秦。檜。並。論。可。謂。允。當。明。周。德。恭。曰。王。安。石。為。古。今。第。一。

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更。為。確。切。楊。用。修。曰。王。安。石。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鬪。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不。便。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常。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是。其。本。相。畢。露。矣。此。論。尤。為。痛。快。但。按。朱。子。所。輯。宋。名。臣。

餘年問語 卷三 六

言。行。錄。竟。採。入。王。安。石。而。與。司。馬。溫。公。並。列。是。則。不。知。其。何。所。取。矣。

唐。司。空。圖。咏。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何。渠。破。胆。頰。注。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見。分。鎮。詔。拊。膺。嘆。曰。我。不。得。天。下。矣。蓋。當。艱。危。之。際。以。親。藩。分。布。外。鎮。自。能。夾。輔。王。室。統。繫。人。心。司。空。圖。詩。蓋。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後。李。德。裕。亦。言。昔。明。皇。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

室。不。令。出。閣。向。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觀。此。則。知。房。瑄。所。奏。洵。救。時。之。良。策。矣。且。不。特。唐。也。明。代。平。高。煦。之。亂。趙。王。因。獻。護。衛。自。解。及。宸。濬。以。復。護。衛。而。叛。後。遂。盡。革。永。不。復。置。諸。王。在。國。竟。同。寓。公。沿。至。末。年。流。寇。猖。獗。屠。戮。宗。藩。如。摧。枯。朽。古。今。一。轍。可。勝。歎。哉。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忝。就。耶。元。杭。州。

餘年問語 卷三 七

副總管羅世榮。天性仁慈。有匠人程限。稽違案具。吏請引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且置勿問。後或再犯。重加懲治可也。余觀此二事。可謂體貼人情之至矣。明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語言行事。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溫公之學問。固不待言。吾不識羅公。何所師承。而亦能至此也。

夜漏每更五點。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

餘年閉語

卷三

二十

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鷄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因令宮掖及天下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並初更亦去前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相仍未改。止日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而不知其前後各去二點之故也。余觀村塾課童子。定寅時訣歌。亦云。二八五更四點歇。則五更之止于三點者。非古明矣。此眼。前幸亦。空人。明。故。古語云。醫者意也。言以意取効。無一定之方也。如梁

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餌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耆防風煎湯。置床下熏之。而能言。少年食鱸不快。眼前常見小鏡。趙鄂誑以會食。使啜芥醋而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為中半夏毒。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其虎口。使縮手而產。下皇子瘵。癡錢乙以土勝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

餘年閉語

卷三

三十

之立。下此皆以意悟者也。醫得其意。始稱國手。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脈理。而後可以意行之。否則妄揣輕試。適足以殺人而已。可不慎哉。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廝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効。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

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于病哉。唐許胤宗善醫。人勸其著書傳世。答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能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人不善視脉。以情揣病。多其物以幸有功。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力弗能專。此難愈之故也。噫。二子之言。其于醫之精妙。樊端皆抉出以示人矣。故余謂病者能。不犯郭王所對。而後可以責醫。醫者能不踰胤宗所譏。而後可以療病。不然。則不如不藥之為得耳。元秦君昭維揚人。少年游京師。其執友鄧餞之。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令拜秦。因曰。此吾為某主事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舟至臨清。天漸暄。夜多垂蚬。因納之帳中同寢。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越三

餘年閉話

卷三

三

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託之意矣。夫柳下惠坐懷不亂。魯男子且不敢學。千古以為僅事。今秦于此女相從。數千里飲食寢興朝夕。與其更非造次一宿之比。而乃能如是。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世傳漢蘓武以帛書繫鴈足。不知武實未嘗有是事。蓋漢使者嘗惠詭言以給匈奴耳。及元中統間。有宣慰副使郝經克國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十六年。不放還。時有以鴈獻經者。經畜之。鴈見經。輒鼓翼引吭。似有所訴。經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昇雁至前。手書一詩于尺帛。擊鴈足而縱之。其詩曰。零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臬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共五十九字。此書當在至元十一年。是時南北隔絕。但知紀元為中統也。虞人獲之以獻。元主惻然曰。四十騎

餘年閉話

卷三

三

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乎。遂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此則因蘇武之說。而實有其事矣。五。誠。真。忠。誠。所。感。禽。鳥。亦。為。之。傳。達。耶。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又曰。婚禮不賀。人之序也。今吾邑東南鄉。嫁女之夕。婿家送燭數十。舫于女家。自廳堂廊舍。以及廚竈曲房。無不燃燭。猶存古人不息燭之義。然止一夜而已。至于娶婦之家。賀客填門。固

餘年閒話

卷三

三

不必言。而三日之內。凡迎親合卺。宴客拜舅姑。皆用鼓樂。習俗相沿。仕宦之族。更感其于古人。思嗣親之義。不惟弗念。且莫有知之者矣。惟奴僕婚嫁。則禁其用鼓樂。違者即行責治。故余姪萊荷常云。仕宦之家。則必不肯循禮。奴僕之家。則必責其合禮。此雖戲語。實堪發笑也。

先君曾與余言。明季吾鄉富室。嫁女粧奩之盛。固不必言。外或贈婿典庫一區。腴田百畝者。比比而是。今

五十年來。以余所聞。贈典與田。亦有一二。而奩儀千金上下者。則猶往往見之也。余常嘆吾鄉富家。每不惜千金嫁女。而必不肯以數百金教子。殊為可怪。此亦勿論矣。獨是婿家貪圖富室。與之結姻。奩儀既厚。縛節必多。饋問往來。盡成耗散。金珠羅綺。僅一寓目。不可動也。且女挾貲而來。態必驕貴。或慢翁姑。或凌伉儷。懶惰饕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縱有千金。亦必坐食剝削。以至于無矣。竟何益哉。

餘年閒話

卷三

三

晉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緊援焉。他日董祁怒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繁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吳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為娶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醴泉無源。芝草無根。憶觀叔向之言。則凡求婚勢家者。可以戒矣。觀虞翻之言。則欲為子擇婦者。可以法矣。

明劉司馬大夏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往隣家磨麵。公先達乃起褊視余家。中所有詣寢室。見牀上惟蒲蓆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出先君回。余具以白。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縝密。故觀人于其所忽。若此。噫。世之人有官御史而蒲蓆布被者乎。其妻有自往隣家磨麵者乎。苟不至。憑藉權力。漁獵小民。為肥家飽妻子之計。斯亦難矣。故明中丞余行之。先生曰。今之視昔。士大夫行誼日薄。一日受用日厚。一日聲價日損。一日勢焰日增。一日誠然哉。誠然哉。今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中一人似雞而肉翅者。推之。此說出于王克論衡。可見漢時已相傳若是。其為物類無疑矣。但其擊人。實有不可曉者。以為有心耶。則樹木墻塔牛羊之類。常被震壞。彼有何罪。以為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擊死者。皆克惡淫盜之輩。未

鐘律問語

卷三

三

聞有正人君子。死于霹靂者。惟晉王導幾罹其禍。而卒亦賴郭璞以禳免。非妄擊也。蓋其起伏不常。墻垣樹畜。或有偶值之者。至于擊人。則非大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克惡淫盜。不盡遭擊何也。曰。此其所以為天也。蘇子瞻不云乎。使天日轟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亦褻矣。日月木火土金水謂之七政。亦曰七曜。今術家推祿命者。增入月孛紫炁羅喉計都四餘星。為十一曜。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然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惟宋蠡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之起亦久矣。或曰。計生于天尾。羅生于天首。孛生于月。炁生于閏。蓋日月行道如兩環。兩環相交。一處曰天首。一處曰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之行遲速有常度。遲之處即孛也。炁生于閏。二十八十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今術家以四餘為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而強為之說耶。

鐘律問語

卷三

三

伏臘之名。人皆知之。而其義則未必盡知也。伏者何也。凡四時之相禪。皆相生。惟夏禪于秋。以火尅金。金畏火。故謂之伏。按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漢制至伏。閉盡日。故東方朔謂伏日當早歸。是猶避蠱之意。後不復然。但曆家尚存其名耳。臘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是也。史記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臘。蓋秦本西戎。不知置臘。至是始倣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臘。但以十二月為臘。月初八日為臘八而已。不知冬至後三戌為臘也。又按風俗通云。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果如其說。則可為伏獵侍郎解嘲矣。

餘年兩語

卷三

三

世人皆百歲人。皆六十而娶。皆八十生子。而後可符其數。豈有此理耶。且稷與契同封。契至成湯四百二十餘年。已十有四世。自湯有天下。又歷六百餘年。傳二十八君。而後及紂。若稷至文王。年不止加倍。而世未半之。何稷之子孫皆長年。而契之子孫皆短命乎。此又可証也。余觀國語云。自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畜。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則流離播遷之餘。其世次必有失序者。司馬遷亦不深考。竟為載于國史。夫以帝王之世。牒猶難稽查如此。而謂士大夫近日之家譜。可盡信哉。

餘年兩語

卷三

三

世傳獅子出于西域。人往往圖其形。而從未有見其生者。余按輟耕錄云。元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于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材短小。絕似人家所畜金毛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鷄鴨野味之類。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

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燔洗者此其所以異于諸獸也蘓東坡詩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蓋獅不易于吼一吼則百獸爲之辟易矣

晉胡質爲荊州刺史其子威往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于何得絹質曰是吾俸餘姑以與汝耳宋孔凱爲司徒左長史其弟道存代凱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道存慮凱困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凱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卽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卽勒使載還噫近世仕者其父兄惟教子弟以貪其子弟惟望父兄以富一入官署志希滿載惟恐所賜之不多也矧肯問其何從得乎一聞來饋謂爲當然猶恐所餉之尚少也矧肯勒使卽載還乎更有甚者從宦則暗納苞苴居鄉則恣意漁獵以隳仕者之聲名而敗其官職者比比矣可慨也夫

儂年閒話

卷三

三

儂年閒話

卷三

三

林昉田間書載訂友人遊山檄云人有殘織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寶售之必千金至於目與真景會則畧不加喜無乃貴僞而賤真耶求樂之真今日正在我輩春雪旣霽春風亦和或坐釣于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懽樂幾何看杖盃盤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又陶宗儀倣司馬溫公真率會約語云百歲光陰天地乃萬物逆旅四時行樂風月爲吾輩主人幸居同泗水之濱况地接九山之勝儘可傍花隨柳席幾游目騁懷節序駿駿莫負芒屨竹杖盃盤草草何慚野蕨山肴雖云一餉之清懽亦是百年之嘉話敢煩同志互作遨頭慨元祐之耆英衣冠遠矣集永和之少長觴咏依然訂約旣勤踐言弗替二文整散不同而皆甚清新憶余十數年前與汪印周思黯昆仲及諸同人亦倣此會先後共三舉分韻賦詩堪稱雅集今惟查杞孺先生程柯亭胡篋又並余四人在耳追思昔遊曷勝黃公酒

墟之感

大戴禮載尚父陳丹書之言曰。發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註不解丹書為何物。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註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按魏律緣坐沒配為工樂雜戶者。皆川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按此則古之丹書。猶今之律例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與義。以為失敬。義則入怠。欲而不免也。

餘年閑語

卷三

三

於刑耳。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可見先王以道治天下。而不徒恃乎法。非若後世。鄭書晉鼎之類也。元許文正公衡。家于新鄭。以金太和九年生。固非宋人也。避難岨嶮。往來河洛。藉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公其誰。及顯於元。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非是無往焉。麟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其居于朝。未嘗

三年淹。是公之出處。洵可稱素位而得正者矣。至伐

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而公獨云。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觀此言。則公之不欲伐宋。明甚。而或者猶罪公不力。勸世祖以止南伐之師。嗚呼。此何等舉動。責行止于一夫之緩頰。耶。亦寬甚矣。

餘年閑語

卷三

三

漢因秦火之焚。常遣使求天下遺書矣。而外國之有書。則未思及也。按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叙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孛。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註等書。明萬曆甲午。戶部郎葉公春及疏云。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訖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秦火後。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秦始皇二十六年。遣徐福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仙。徐福多載珍寶圖史。至海島得平原大澤。止王不歸。今倭其種也。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

書之詔故宋臣歐陽修倭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

遺書百篇今尚存乞乘小西飛封炊之便及纂修正

史之時檄至彼國搜尋三代以前古書云云家公此

疏實非迂濶惜乎當國不從僅託諸空言耳

漢得天下韓信之功為多乃遭呂雉凶殘宛夷三族

余每讀史至此輒為之不平近見張玄羽支離漫語

云廣南有韋土官者自言乃淮陰侯後當鍾室難作

淮陰侯家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

餘筆閑話

卷三

三

不得已為吕后所劫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

仰天嘆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

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

佗必能保此兒遂作書遣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侯

兒公善視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濱賜姓韋用韓

之半也今其族世豪于海濱間有節侯所遺書尉佗

所賜詔勒之韋帶繫七可証夫吕氏當惠帝末已鏗

血胤而淮陰之後至今存是一大快事也但惜其客

之姓名不傳耳

唐世詩文以元白韓柳並稱然微之所為視白遠不

逮而昌黎所守亦非子厚可及其並稱者不過以詩

文耳雖然元白韓柳其始未常不同也按元稹為監

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畧

不少貶由是獲罪使種自此確然不變始終一節亦

何愧于樂天哉柰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以進遂得

入相而來武儒衙揮蠅之誚平生志節於是掃地矣

餘筆閑話

卷三

三

子厚文章卓偉精密一時輩行共相推仰是亦與退

之同也乃因此附叔文得為監察御史卒之勢敗遭

貶死于柳州偶失足遂為終身之累向使人仕之

後寧靜無躁不黨小人則泰山北斗豈獨歸於文公

耶即此而觀可見士君子獲聲譽于初年者尤當慎

操持于中道也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理測

也或曰胎毒所致故有謂成胎以後不宜再幸者或

曰初生之時當採取其口中血者或曰懷胎十月勿食濃厚煎燂滋味者至於燒臍煉砂兔血稀痘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其胎學生稠稀迥別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一村之內無復兒聲者當是之時醫藥祿命盡不足憑矣但痘之初發吉凶亦可辨識大率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則

金華閣語

卷三

三六

凶亦有變吉者如其不然適足以速其斃耳至于所用之藥始終以解毒和中為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健中排膿如是而已其他奇方劫藥勿信庸醫而輕試也

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母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往弔焉後黨禍起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宋元祐中宦官張茂則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其

素不識畫亦不喜茶此二事正相反先賢常兩是之余則謂太丘居鄉伊川在朝二人所處之地不同當時不妨各行其是若止就事而論太丘之往柳下惠之可也伊川之不往魯男子之不可也學魯男子不得不告其為介學柳下惠不得則流而為隨是故後之君子寧為伊川之不往無為太丘之往則善矣刺史太守皆漢代官名其職之尊卑不同觀後漢郡國志可見矣漢制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

金華閣語

卷三

三五

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并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一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一十有二太守亦一百一十有二人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者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者太守之職也卽此觀之

太守如今之知府刺史乃今之巡撫矣豈可混呼爲一耶。余見近來官知府之家門多懸刺史第扁額。似隣於借故偶及之。或曰隋罷郡以州統縣無復刺舉之任。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耳。則與今之知府及直隸知州無異矣。此則。縣。刺史。扁額亦。無妨。冬至後九九人皆知之。而不知夏至後亦然也。夏至後諺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水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塔前鳴促織。冬至後諺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箴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擔頭擔。八九七十二猶犬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然此諺亦起於近代。宋以前未之聞也。其以九數不知何故。或曰此諺乃吳人所作。其言

餘年閉語

卷三

三

道里遠近亦必以九對而不言十是亦一証矣。漢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云云。然所謂決獄之事世亦罕聞。惟東晉咸和中賀喬妻于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其一曰甲無子拾道傍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皆丙所成育甲因酒後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告于縣官仲舒斷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夫拾兒路傍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予奪不亦明乎于言若此存之以資博聞且爲斷獄者之一助云。明季仕宦諺云時運通選山東。通又通選廣東。命運

餘年閉語

卷三

三

低選山西。不要忙有平陽。此皆論地之肥。疏為飽。囊
橐計耳。余見近日居官者。若仕小邑。馭疲民。處瘠地。
輒鬱不樂。不知政不必爾也。小邑易才。疲民
易於見德。瘠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皆可以為遷。擢
之本。即如山陝一二近邊苦寒之區。誠不可耐。然從
未有居官凍餓以死者。誠能勸課農桑。招撫流移。雖
不毛之地。課更易。最不然。江浙繁華富庶。未常乏地。
而奸胥大駟。舞智于下。巨室豪家。掣肘於上。大吏之

餘年問語

卷三

四十一

苛索無已。小民之怨。嗟日聞。敗官挂議者。十每八九。
安在其為善地哉。
人當危疑之際。即使必欲避嫌。示人以公。亦不可自
處於曖昧之地。蓋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也。如晉
王敦殺周顛。一專論者。以王導實陰主之。目為戎首。
老奸此因。其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二語遂
誅其心耳。然余以為顛實有以自取之也。蓋救人而
不使人知。欲以避嫌。示公志。非不善。但密為申救。不

樹私恩。尼矣。何至呼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自
得之。色。且有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之罵。哉。在
導揣其外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
肯救。已反以陷。已必矣。當此之時。雖使善人。長者。心
中。亦有所不能堪也。及顛死。見表。方知向者。馳。見
拒之際。乃拳。申救之時。良友已負。悔何及耶。以是
知人不可自處于曖昧之地。稍有間隙。性命隨之處。
危疑者。蓋以伯仁為鑒乎。

餘年問語

卷三

四十二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
固不乏巧工也。漢之胡寬。丁緩。唐之毛順。俱載史冊。
宋之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為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
常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疑
之。不百年。正平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
之故也。其善審勢如此。明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
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常為內殿。易一棟。
審視良久。于外另作一棟。至期斷舊。易新。分毫不爽。

亦不聞斧鑿聲。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千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袋。撥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是亦近日之公輸也。以藝事致九列。豈偶然哉。

宋張忠定公詠天資極敏。凡經史詩文。一過目輒終身不忘。其知益州日。甚喜東坡兄弟。一日問老泉曰。次公即在家作何事。答曰。方再讀漢書。公愕然曰。漢書尚須再讀耶。老泉退笑謂人曰。公不知世間尚有

餘年因語

卷三

聖

三四讀者矣。蓋張以已之資律東坡也。然余攷東坡實不止再讀漢書而已。常有人問于東坡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常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其言如此。元虞邵庵常舉是語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漢昭烈之帝胃。諸葛公之忠義。從未有置異論於其

餘年因語

卷三

聖

間者。乃俞文豹吹劍錄。獨載其兄文龍之說。謂孔明忠於立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立德之立為不當也。又有立德服屬疏遠。世數難致。非人望之所歸等語。余常讀而怪之。及見揚升庵丹鉛錄。深闢其謬。引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罔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王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未常見習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云。殊為大快。至於服屬疎遠等語。更覺妄誕可笑。夫先王之出自中山。與光武之出自長沙。同為高帝子孫。有何異乎。而其在當時也。曹操稱之為英雄。陳元龍敬其有帝王之畧。孔文舉遣使獨向之請救。猶謂非人望之所歸耶。文豹兄弟。非但未見習鑿齒之論。并未見陳壽三國志矣。余因升庵尚未盡闢故更及之。

天生五材。以供民用。而制作必始于聖人。觀易繫辭

傳所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創網罟耨衣裳舟楫
杵臼弧矢之類以利天下及後世聖人易宮室棺槨
書契等萬世賴之固不待言矣。卽如蚩尤五兵李斯
篆書與夫鯨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
河也。苟便於世。至今莫有能舍者。經曰。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其古帝聖人之謂乎。古人有
言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其蚩尤諸
人之謂乎。

餘年閑語

卷三

四

世傳四司六局。今人皆不能舉其目。蓋宋時都臨安
日官府貴宦家置之。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
齊。其人祇應慣熟。主人家甚省力。今南省蕪杭尚有
衣食於是者。常時人戶遇喜慶禮席。以錢債之皆可
致。四司者。帳設司。庖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
菓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其
目如此。但今或省或兼攝。不必全耳。又俗所謂三姑
六婆者。人亦不能舉其目。詩禮之家。常禁之不許人

門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
虔婆藥婆穩婆也。穩婆所以收生。臨產時不得不暫
用之。或問師婆虔婆二者是何種人。余曰。師婆乃女
巫之類。虔婆想是俗所稱齋婆耳。此等遠之宜與避
蛇蝎同。若任其往來。慣熟不至于誘姦藏盜者鮮矣。
有眼前常用之字。而人多誤寫者。今因耳目所及。聊
舉數端。以資採擇。如木工搥卵字。伊川語錄云。柄鑿
者。搥卵也。搥卵圓則圓。搥卵方則方。楊用修云。搥卵
當作箕。牡。箕字出考工記。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門牡
者。義取牝牡。蓋柄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
空其竅。以受柄。有牝之象也。○婦人頭髮有時爲膏
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按考工記。弓人注云。臚
亦黏也。音職。○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
鞋。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三代以皮。秦以蒲。晉用黃
草。其來甚古。鞞。悉合切。在颯字韻下。今誤呼爲鞞音。
○刁斗以銅爲之。軍中晝炊。飲食。夜持以擊者。今俗

餘年閑語

卷三

五

呼銅銚。○鈎多也。音遘。今人謂多曰鈎。少曰不鈎。是也。見廣雅。○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爲鞆工。音蠻。胃鼓也。○踈瀝出酒曰竿字。或作醪。雖集韻有之。亦俗字也。○南方謂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詩云。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拗花人。○庾死獄中。史記注不。明庾義說文云。束縛梓柩爲史。史。庾二字古通用。○他如門櫬之櫬字音拴。硎砂之硎字音梳。出回鶻國婦人假髻曰髻之髻字音替之類。尚多不能悉指而詳載也。

餘年閒話

卷三

餘年閒話卷三終

蘇黃子明刊
三當軒藏板

餘年閒話卷四

齊安旅人葉良儀孚周著

洪方同學注

游惟震評

同邑

陳石麟孔抱

訂

士大夫出身而仕。不幸遺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失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如漢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爲賊所擄。賊出母示苞。苞號泣謂母曰。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思毀忠節。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

餘年閒話

卷四

人曰。食祿避難非忠也。殺母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死。晉周虓爲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爲符堅將所獲。虓不得已亦降。堅以爲尙書郎。虓曰。受晉厚恩。今因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仕乎。堅乃止。虓雖在秦。抗節不捷焉。二人所遇同。而其處之不同如此。余以爲苞爲國守郡。不以城降。而以身往。如徐庶之從曹操可也。乃守理之節。不能保全其母。雖死奚益乎。若虓既

能全其母而節又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賢所深許者故士大夫脫有不幸遭此逆境當為周旋之善處無為趙苞之秦觀也

凡遇親族壽誕喜慶必餽物以賀之此雖屬儀文然藉以將嫻睦之意亦人情所不可廢但所餽之物須使之得用方妙余鄉宗族聚居姻戚密邇每見富貴之家一有喜事則豚蹄餽首之類接踵而至塞滿庭厨在隆冬尚可醃留若當盛夏頃刻臭壞徒費餽者

餘年閒話

卷四

二

之金錢而受者宜委之溝壑真可嘆也夫戕物之軀命以飽人之口腹使無功而享已為過分况空殺生靈以供拋棄乎律以暴殄天物之罪則餽者受者均不可辭矣余思可餽之物甚多何必拘於口腹重則杯緞古玩輕則扇聯土產夏則葛紵紗羅涼鞋藤枕燕中徽墨湖筆篔簹冬則烏薪紅燭荻蓆氈鞋貂帽羊裘爐香椅褥以及名人字畫舊板經書無不可送不獨令人適用且可以免棄擲暴殄之愆豈不美耶

不則竟用朱提自酌情之厚薄以定銀之多寡或受或璧亦聽彼之自裁則于禮不廢于情可久是亦交際之一道耳

三代以後取民無制權量之屬每代遞增左傳疏云魏齊斗秤于古二而為一周隋斗秤于古三而為一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是自隋文帝開皇一變之後今之大于古者量為最權次之度又次之也余按

餘年閒話

卷四

三

宋沈括筆談云余受詔考鍾律及鑄渾儀求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王林云漢二斗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勺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二勺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五勺合二說觀之是宋之權量又大于唐矣且林乃南宋寧宗嘉定間人而元史載世祖取江南日命輸租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是元之斗斛

又大于宋矣。若以較于秦漢，斗不止于五而當一，秤幾于四而當一。蓋漢之一斗，僅當今之一升八合九勺。漢之一兩，僅當今之二錢八分弱也。

自古帝王之于權量，其于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是也。故關石和鈞，大禹以之興夏，謹權量審法度，武王以之造周。誠以數者不一，則民巧詐日生而智者得

餘年閑話

卷四

四

以欺愚耳。余觀今之尺度，各省長短相距猶有限。至于斗斛，勿論南北不同，即一省數郡，有以一斗五升為一斗者，有以二斗為一斗者矣。又權衡之輕重，更甚。所謂平秤以十六兩為一斤，即稍重亦無幾也。而市上所川大秤，有以十八兩二十兩為一斤者，有以二十四兩二十八兩為一斤者，至四十八兩五十兩為一斤而極矣。揆其增加之故，一則因牙儉欺，一則因不知盤算，可以中飽。一則因商販喜彼此相關參差。

可以飾價耳。按隋書趙嬰為冀州刺史，為銅斗鐵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聞，令頒之天下，以為常法。明洪武初，命三日一次較勘斛斗秤尺，是猶能做古帝王之意而行之者歟。

史記廉頗傳稱一飯斗米肉十斤，使者曰：廉將軍老矣，尚善飯。蓋人食常日五升六升，以之相較為稍多耳。然其時一斗不及今之二升，今以七十八之年而能食此者，比比不足奇也。晉宣帝紀問諸葛公食

餘年閑話

卷四

五

可幾何？使者對曰：三四升。蓋漢四升僅如今之七合。故司馬懿遂有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之語。若今之三升，則兼四人之食矣。豈為少乎？余按宋張齊賢善飯，侯吏置一大桶于屏後，伺公食時，如數投之，桶溢而食未已。此則不可以常理論者。若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蒸糊五十事，亦云多矣。至明布政使余公一籠，吾郡婺源人，每餐飯斗米，猪首水腐各十斤，猶云僅得半飽，是乃五倍于廉將軍焉。

豈非古今第一食量哉

宋葉石林巖下放言云。以斛為石。不知起于何時。自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非量名也。然史記載淳于髡云。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是戰國時已移權之名于量矣。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王勉夫謂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沈括筆談亦言其妄。不知非妄也。按禮記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壺大一石。瓦甒五斗。以此計之。一爵為

餘年閑話

卷四

六

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則定國所謂數石者。不過數百爵耳。能飲此者。不乏其人。何必疑以為妄哉。古稱善飲者。如漢盧楹。蔡邕。晉張華。周顛。宋冠準。石曼卿。劉潛。杜默。諸人。雖未言其所飲幾何。然量恐亦不下定國也。明代士大夫。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比比而是。至以飲稱豪。自負無對。則曾學士。蔡馮司成。行。胡總制。宗憲。最著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爵。遂訖三百爵。興未盡。復于中擇善飲者五

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浙中。迎鄉榜亦然。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銅人已溢出。而曾猶未醉。相傳宣德中。外國一使至。善飲。詔選一量。大者陪之。衆推一副總兵往。曾自奏願同行。是日。上御晚朝。候報。三人相對。輪飲。自朝至暮。使已沉醉昏迷。總兵亦不能成步。曾獨入朝復命。舉動如常。上大喜。曰。鄉不獨文學為狀元。即酒量亦是狀元也。以此觀之。誰謂于公之量。後

餘年閑話

卷四

七

代遂無其匹耶。孟子云。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註鈞三十斤。計百鈞重三千斤。當今之七百七十斤。亦已重矣。然既言舉百鈞。又言舉烏獲之任。則烏獲所舉。必不僅百鈞可知。是其力在千斤之外無疑也。按人有千斤之力者。始能于馬上運三十斤之器。如漢之關張。唐之秦叔寶。尉遲恭。五代之王彥章。世傳其所用兵器。皆不止三十斤。則以

視烏獲。當亦不相上下矣。他若許褚馬超薛仁貴之流。同時頡頏。尚不乏人。以余所聞。明季劉大將軍綏善。用大刀重四十斤。吾邑黃狀元虞善。用雙鞭。右手者重十六斤。左手者重十四斤。此其勇力。又何減于古人哉。

自古以勇力聞者。孟賁夏育而外。如拔山扛鼎。項王自是千古第一英雄。後此若牟侃于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者。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宋令文撮確。嘴書

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柱。起皆可稱震世神力矣。又

吾郡績溪縣西北五里大嶽村汪節。唐德宗時。長安東渭橋有石獅子重數千斤。節指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不信。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外地。衆數十人不能動。因以賂請節復提置故處。後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常對御俯身負一石礮。礮上置二丈方木。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寵惜。累有賞賜。此則亘古所無。雖重瞳

之力不能過也。至於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是言過其實。不然亦羅刹夜叉。非人類而後可。世豈有手指更銳於石工之椎鑿者哉。

人之仕進。皆天命所定。不能違也。彼懷恩怨而引援。沮抑者。徒自擾耳。唐元和中。監察御史段文昌與崔樞同制入臺。先是御史崔元亮為察院之長。以二監察後進。不由科名。接待踈畧。段與崔潑銜之。不數年

穆宗命二公入相同。在中書時。元亮罷密州刺史。謁

宰相。二相相顧。指元亮名曰。此人尙有心求官耶。中書侍郎蕭俛問故。二相以事告。蕭曰。若如此。且令此漢。隕三五年。未幾奏歙州刺史。缺其日。印在段相宅。便除元亮歙州刺史。明日段入朝。都忘前事。大怒責主事。陽述云。威權在君。更何須宰相。必是此賊納賄除官。若非人吏取錢。元亮何由得此。述惶怖謝云。文書都未到本房。昨日是相公手內擬名進黃。及檢勘

方省迷忘。植欲改擬復奏。段曰：安知不是天與特假吾手耳。遂放勅下。卽此觀之。天命既定。人固無如之何。然文昌之不改擬。亦可謂能順天者矣。

孟子所云。不以天下儉其親。乃答充虛本。若以羨然之問。專指棺槨言也。故一則曰：非旨爲觀美也。而後盡於人心。再則曰：無使土親膚于人心。獨無倣乎。今人錯認此語于附身之具。及未必誠信。常以中人之產。妄做富貴之家。設奠迎賓。動輒數十。近竟有多至

餘年開話 卷四 十一

百餘者。名曰觀祭筵宴。旣畢。復致胙肉。此其所費。旣已不貲矣。而且鋪設戲玩。羅列珍羞。奠章書軸。必用松綾。甚有畫人物于邊欄。雜絳綠于素幅者。止圖飾庸流之目。博鄉黨之稱。至於非禮越分。皆所不顧也。獨不思禮云：喪不慮居乎。夫子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乎。卽孟子此章亦云：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乎。吾願仁人孝子。盡哀痛之忱。慎棺衾之類。勿致有悔。亦云可矣。若夫一切浮文靡費。宜皆報罷。旣

可以循禮。又不至登家諒其親。九原之下。亦必目瞑而心安也。夫

禮云：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親朋送奠之所自起也。奠必有文。所以述死者生平之行。與生者疇昔之情耳。三十年前。余見送奠者。止書文於紙軸。懸之喪次。以備觀覽而已。後因一二貴宦。自京邸聞訃。開吊。携都門顯者綾軸歸。於是競相倣倣。比比皆然。至有寒素戚友。苦于無貲。反不獲以炙鷄絮酒。伸其忱

餘年開話 卷四 十一

者是亦一恨事也。余邑宿儒汪泰茹先生居喪。一遵古禮。其設奠不用樂。不受軸。凡親友之文。必書二紙。一焚靈前。一粘喪次。使人人得以各盡其情。今余與余友吳鈍庵約。亦法其意。製一頁葉格式。用純綿白紙刷之。誰爲先死者。于凡親友奠文。書一紙焚靈外。更擇善書者。用蠅頭小楷。磨於格上。裝潢成帙。傳之後人。此則不惟使親友可以叙舊情。且使子孫因之。致世誼矣。

貧賤不如富貴。固世俗之見也。富貴不如貧賤。亦矯情之語耳。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由此觀之。聖賢豈不欲富貴哉。但不欲非道義之富貴耳。自世人止貪富貴。不顧道義。于是朝韮替纓。暮膏斧鑕。有歎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不可得者矣。有悲華亭鶴。嗔不復聞者矣。有求為丹徒布

餘年閒話

卷四

十一

衣不可得者矣。一蹈危機。噬臍無及。而彼貧賤之士。方且宴然籬落之下。麥飯藜羹。骨肉相保。以是相較。真同天際。真人不但不如而已。此矯語之所自起也。若平心而論。衣食弗充。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貧賤亦何樂之有哉。人之所以欲富貴者。為此身受享故耳。若身之不存。富貴安附。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余觀梁書。竟有大可怪者。如范雲初為梁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

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速愈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翼。日有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噫。是誠何心哉。身既死矣。欲富貴何為。耶。然以輔人篡位為聞道。此其良心久已喪盡。亦不足怪矣。明末下汝。變尚書論斬。有其歎樞部之不可為者。

餘年閒話

卷四

三

一朝士笑曰。使一日殺一兵部大堂。則不可為。若一月殺一兵部大堂。亦願為之矣。觀於此言。則如雲之設心者。代蓋不乏也。姓氏書以姓配郡。望如博陵之崔。滎陽之鄭。瑯琊之王。隴西之李。之類。甚為無謂。蓋虛高放望。其說起于江南。侯景欲求婚王謝而不允。遂大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隸。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以不得入郡姓。至碎戟請死。爭于帝。

前乃取入之。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亦不足為憑也。其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墜于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皆名言哉。及唐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自宋以來。漸所不論。沿至今日。士大夫之家。間有不能舉其先世者。則又大可

餘年閒話

卷四

古

怪矣。古者拜禮。非必首至地。而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大祝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以兩手相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屈一膝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也。或云

持節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常專以首至地為拜耶。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豈僕之謂哉。今人以頓首為常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不知稽首。非凶禮也。尊長之施。卑幼。則云再拜。至肅拜。則惟藩王用之。其他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之者矣。又書啓中常用九頓。此申包胥乞師于秦故事。似乎不佳。然相沿已久。若百頓萬拜。則諂媚太甚。乃笑柄也。豈可倣哉。

餘年閒話

卷四

主

裴晉公云。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者。則天也。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三公之語。意正同。然余以為古人之所謂讀書種子者。欲其子弟明義理也。欲其子弟資學問也。若今人之心。惟知欲其子弟取富貴。如子叔疑之所為耳。豈真能教之讀書哉。不知人家

子弟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其賢不肖之相去原不在於窮達也近見人有徹夜勤讀至于嘔血者俾稱爲佳子弟余獨勸以夜讀書不可過于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病生也夫如皇甫士安之耽玩典墳忘寢與食自以爲朝聞道夕死可矣猶覺非宜况徒欲讀書取科第而竟以身殉之不亦愚之甚乎

千古稱知己者必曰管鮑然人因管仲自述其微時

之事皆以爲鮑叔之知仲耳至于仲之知叔之深則人未常及也夫仲之相齊乃鮑叔所薦及既相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每質之鮑叔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是叔不惟薦仲又能左右之如此其爲知己固不待言矣迨仲寢疾桓公詢以政柄所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仲言如此不幾于負叔乎不知此

餘年閉語

卷四

其

正所以護叔之短而保叔之令名其知叔更深于叔之知仲也若後之君子感其薦舉感其謫護當彌留之際人至見問不過深贊其賢力舉自代而已此而謂之不負恩則可耳若以爲真知己不幾誣乎

晉嵇紹之父康爲司馬昭所殺及武帝代魏山濤薦紹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時傳誦以爲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實甚也蓋紹之于晉

餘年閉語

卷四

志

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之前既往之後爲無父之人久矣雖有蕩陰之血何足以湔其罪乎况其始仕之日又豈能逆知三十餘年後必有乘輿敗績之事可以樹忠名爲晚蓋也嗚呼後之君子當改革之際致命遂志忠節爛然而其子孫不旋踵竟有應試入仕者皆濤之邪說啓之也夫惟讀書學道以守先世之業而不策名委贄以承前人之志斯爲名臣之賢嗣也歟

易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人罕識其義按鮑景翔云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如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衷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証地六成之者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此說頗是又五行相生惟金生水最難解或曰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雲自石生雨從星降故星動播而占風雨石礎潤而占雨水是謂金生水也

餘年閉語 卷四 六

此語余尙不敢以爲確至于周興嗣千字文云金生麗水蓋指雲南麗江也然今樂平德興婺源諸溪中亦嘗產之則水反生金矣南史載宋孝武帝大興土木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往觀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頌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徐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夫祖宗之留示當時用物者所以訓儉也乃其子孫侈心旣萌不惟弗遵而且

致誚矣亦奈之何哉雖然不足怪也余見吾鄉富家常有祖父勤苦經營服食儉朴以致素封傳之子孫奢靡浪費盡改其舊老成親友或有述其先世艱辛儉約以託諷者若人不以爲德反怒揭其前人之寒微而銜之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之謂也嗚呼庶民且然况萬乘之君乎

餘年閉語 卷四 七

獸中之象自三代之前已有之晉唐以來教之無及駕乘與明代并令于門立伏不獨取以壯觀亦以其性馴警不類他獸也象以先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左右駕未出時縱遊苑草間鐘鳴鞭響則肅然翼侍俟百官入畢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伏則象奴牽詣他象所面求代行而後他象始允不然不肯代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二象以鼻絞其

泥踏地杖畢始起謝恩。一如人意。若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六月賜浴。而交于金水河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崇禎末。闖賊破京城。經象房橋。群象哀鳴。淚下如雨。是不惟靈異。而且忠義矣。體其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質。以為炙肥脆甘美。其皮熬膏用治金瘡。最易收口。蓋其體遇刀箭所傷。一取出即合如舊。全無傷痕故耳。

正五九月不上官之說。不知起自何時。按北齊書高

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云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于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知此忌。其來已久矣。然觀前漢書。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是前漢之俗。未常忌五月也。考張敞在山陽。監護廢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遭有凶橫。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年正月到官。則拘忌之說。起于

卷四 主

兩漢之後明矣。但相沿雖久。莫曉其義。據清波雜誌。謂佛法以此三月為齋。素月不宜宰殺。豈以此故耶。明代京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外官無不避之者。然京官之差。跌常少。外任之禍。敗偏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報應之說。雖未必盡然。七議論有足快人意者。明張和仲曰。秦滅六國。趙獨可憐。長平之役。戰而斬者四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即于此時生一男子。

曰。趙高先後殺始皇之三子。兩滅其宗社。生一女子。曰。耶。耶。姬。陰以呂易嬴。而莫之覺。全盛一統之業。忽然瓦解。此兩人者。蓋從內亂之趙國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楚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肉。尚未冷。而王翦六十萬人。風雨驟至。五湖七澤。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即于此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季。項籍。奮臂大呼。四方響應。神都天闕。三月飛煙。七百年之基。拱手

卷四 主

付焉。此四人者。蓋從外取之。楚國之憤氣所化也。余
寒夜讀此。不禁拍案稱快。爲之浮數大白。
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
而四者之中。耻尤爲要。凡人之不廉悖禮犯義。其原
皆生於無耻也。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已有耻。孟子曰。
人不可以無耻。又曰。耻之于人大矣。若士大夫而無
耻。是謂國耻。余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漢武雖表章
太經。而大義未明。新莽居攝。頌德獻符。徧天下。光武
有鑒于此。遂尊崇節義。敦勵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
明行修之人。故風俗爲之一變。及其末造。國事日非。
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猶依仁蹈義。舍命不渝焉。豈
非崇獎廉耻之効耶。自晉而唐。教淪俗。故朱梁之篡。
六臣勸進。耻心盡喪于斯極矣。宋藝祖首褒韓通。次
表衛融。以示意嚮。于是士大夫知以名節爲高。廉耻
相尚。故靖康之變。志士勤王。崖山覆舟。忠臣効死。善
乎羅仲素之言曰。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耻。士人

餘年閉語

卷四

五

有廉耻。則天下有風俗。誠篤論也。如其不然。教之未
立。無耻成風。若前明中葉。公卿贈詩文於鶴坡。宦族
締婚姻於守禮。任人非議。恬不知愧。沿至季世。閣老
爲內寺門生。朝紳多奄人假子。四維潰決。神州陸沉。
欲求國之不亡。豈可得哉。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趨避。世上如今半是
君。可謂婉切。劉伯溫咏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
臺累土成人言。慕容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
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末之比乎。漢書云。吏皆
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二詩之
意。蓋祖此。又元時廉訪官分巡州縣。例用巡尉司弓
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一聲鑼。一聲鼓。起解殺
人強盜。亦用尉司金鼓。則一聲鑼。一聲鼓。其後廉訪
多貪。有士人作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
鼓一聲鑼。鑼鼓等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是則
訕侮太甚。近于虐矣。雖然。孟子不云乎。今之諸侯取

餘年閉語

卷四

五

之於民也猶禦也。近又有當官慕不取之名而居鄉多罔利之實者。或請託而索謝。或借貸而不還。或聯姻富室而重索其盈兩。充類至義之盡。與禦人奚異耶。無怪乎士人之以俚詩相諷也。嗚呼。為士大夫者。其可不以清節自勵哉。

唐范元琰家有竹園。每見人盜笋。苦於踰溝。元琰因伐樹為橋。以便盜者。盜感且愧。遂息意不盜。晉桑虞家園瓜既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其入。以園籬多棘。

刺使人暗為開道。及盜負瓜出。見路通坦。知虞所除。乃送瓜還。叩頭請罪。虞固與之。噫。若二公者。可謂善化盜矣。然二盜之知愧。亦不易得也。使其怙終弗悛。迷而不反。彼為橋開道。適足以資之耳。烏乎愧。

易傳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言呐。不出諸口。豈若齋夫喋。則取人不在于言。固已然。言者心之聲也。未有胸無學問。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英才。濟。而獨宰予。子貢。居言語之科。

言亦何容易耶。余觀三代以來。若子產之對晉人。范

睢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登壇之對。皆於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言既有文。發必破的。亦可稱震世之才矣。自漢而後。孔明定三分於茅廬。姚崇要十事於馬首。富鄭公之成和議。明楊善之迎英宗。莫不由于立談。終奏奇績。則言之關繫。豈淺鮮哉。古者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周制取士。

或以言揚。唐代選人。言居書判之先。亦誠見夫言之不可以已也歟。

人心不足。羨事難兼。愚人弗悟。達者哂焉。如夏侯嘉正喜丹術。又欲為知制誥。常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之志足矣。二願竟不克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藥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如此。蓋造化之美。不容兩全。既欲為官。又欲為仙。此必無之事也。小說載四人相聚言志。一願富。

有十萬一願騎鶴成仙一願生居揚州其一瞠目不
言三人怪問之曰汝獨無所願耶其人笑答曰吾願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蓋兼三人之願以相戲
也此雖諧談實足醒世

諸葛武侯三代之管也出師二表三代之文也杜少
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蕪東坡云大哉言乎與伊訓
說命相表裏如二公之詩與評誠爲千古定論矣至
于伐魏用兵陳壽以私怨妄議謂將畧非其所長不

餘年閑話

卷四

天

知武侯當日其破曹操服周瑜擒孟獲諸事昭然耳
目者固不待言最後遇司馬懿出奇制勝變化如神
乃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深入與戰而懿統
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兵交卽
敗堅壁不出姑以待弊爲名甘受巾幗之辱其爲計
者不過日夕望其速死而已無他術也然孔明始試
其兵或以饑退晚年維耕涓濱爲久駐之基木牛流
馬日運而至則其弊豈可待乎使遲之一二年懿必

不能不戰也必不能不敗則討賊興漢武侯優爲之
矣孰謂天下奇才而乃不嫻將畧哉惟宋儒胡寅有
言曰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庶幾近之是亦千古之
定論也夫

九宮八卦爲陽宅大門一定之式凡相宅必先定門
戶在何卦上然後可辨吉凶蓋門爲宅之氣口故相
宅以門爲主也九宮卽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之謂八卦卽文王後天

餘年閑話

卷四

宅

卦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
西南乾居西北之謂耳至于九宮七色之說出于易
緯乾鑿度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余按唐
會要云天篷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
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
中主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
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其色也曆
中列于下方者蓋宮中御屏每月按中宮之色隨月

更換也。然相沿而莫知其義。余按鄭玄註乾鑿度。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又按周禮註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則御屏。按中宮之色者。殆以象上帝北辰之意乎。但換色之次序。難記。余爲之歌曰。中宮之色從何起。坎一白兮。繼離紫。艮白兌赤及乾白。中央黃色是原址。巽綠震碧。以次輪。坤黑既中坎復始。又各色歷轉諸宮歌曰。

皇極經世一

卷四

天

中央黃色退居乾。由兌及艮離坎連。坤震巽宮以次。畢其他各色。同此旋記。此二歌。則可以隨手圖出矣。黃曆正月下。有某日時刻。日躔娵訾之次。宜用甲丙庚壬時。二月下有某日時刻。日躔降婁之次。宜用艮巽坤乾時。其餘各月皆然。此則四大吉時也。百凡用之最吉。如娵訾在亥。降婁在戌。正月雨水後。太陽始過亥。方作正月論。其雨水前。仍作十二月也。二月春分後。太陽始過戌。方作二月論。其春分前。仍作正月

也。正月中氣後。用甲丙庚壬時者。甲則取寅卯二時。各半用之。丙取巳午。庚取申酉。壬取亥子是也。二月中氣後。用艮巽坤乾時者。艮則取丑寅二時。各半用之。巽取辰巳。坤取未申。乾取戌亥是也。三月倣此推之。此曆家所謂天盤二十四時也。余曾以問之。擇日者。皆茫然不知其義。因詳述之。

古今里道遠近之數。亦不相同。按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又古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以每步五尺計之。古之一步。僅當今之四尺一寸六分強。是步既大於古。數又增于古。故古之百里。止今之六十二里耳。如穀梁傳云。鞏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人謂自郟及我九百里。今自荊州至光州。僅七百里。邾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蘄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千里而見王。今自鄒縣至臨淄。至開封。皆不過五六百里。是其証也。余因思古者

皇極經世一

卷四

天

師行日三十。僅如今之一十八里。蓋步七為營。養威蓄銳。不使敵人乘隙得用。以逸待勞之計。可謂慎重之至。至戰國時。想已不能守其舊。故兵恣遂。有百里而趨利者。厥上將之戒。然攷三國志。魏遣司馬懿征公孫淵。時自洛陽至遼東。不過三千餘里。而懿計以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此猶是古人師行日三十里之遺意也。惟夏侯淵為將。常赴急疾。出敵不意。軍中為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其

後先王北征。淵竟援首趨利。而厥之言驗矣。行師者可不戒哉。

世俗譏富家不肖子弟有三變。謂初變蝗虫。先賣田園也。再變白蟻。次賣屋宇也。三變老虎。終賣奴婢也。此雖詭談。實為確切。余則以為不肖者有三變。凡人家子弟。自少至長。皆有三變。惟在父兄能預防之耳。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蓋中人之性。居多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豈有生而必不肖者耶。敬

子弟當孩提時。不過禁其頑耍。猶易防也。一有同窓。則有近疎近墨之分矣。及到娶親。則岳家舉動。更易於薰染。岳家謹慎勤儉。則相倣而為謹慎勤儉。若驕奢放蕩。亦隨而為驕奢放蕩矣。至于成人。貿易者有同伴。進學者有同案。日近日親。不知不覺。又自為其所化。此際年紀長大。父兄即欲教之。亦不能強其從矣。然則于其將三變之候。預為之慎。擇其所習。使無陷於彼。不肖子弟之三變。可不亟亟哉。

史載漢唐米價貴賤。有大相懸絕者。按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云云。恐是一時事。但米價先後不同耳。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米

爲錢五百緡也。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半三錢之價同。漢宣帝紀。穀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雖漢唐之量大小不同。然賤至於石五錢。與貴至於石七八百緡者。相懸不啻萬倍矣。余郡處萬山中。人多田少。米粟皆資于他省。六十年間。如順治戊子。米石錢八千。然僅兩月。則減價之半。至極賤時。石錢八百。此亦不常有之事。其餘大率石米錢千三四百上下也。蓋

錢年附言

卷四

三

因轉輸而來。船運繼以陸擔。每石之費已需三四百錢耳。

古語云。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蠹國之事非一。而好戰者必亡。夫好色之必死。固不待言。至好戰之必亡。秦漢以來。書于史冊者。亦不可殫述。卽如春秋時。燕國介于蠻貊。不與諸侯會盟。至于戰國。猶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常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蘓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

六世而亡。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後因巫臣入吳。教之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非其明教大驗耶。嗚呼。不獨國之好戰爲然也。家之好訟亦如之。余常見吾邑一村。其初居則耕讀。出則商賈。族黨雍睦。比戶可封。俗甚美也。後生一二匪類。不能爲士。不屑爲農。恃其桀黠之才。充當書吏。締結訟師。于是生隙挑釁。唆其族人互相告訐。從中爲之把持。行賂以漁利而自肥。至使向之家給人足者。皆傾

錢年附言

卷四

三

貲蕩產而後已。此與蘓秦入燕。巫臣教吳。何以異哉。古人避諱最嚴。臨文稱呼多所更易。相沿至今。習以爲常。然有必當改正者。如秦始皇諱政。今猶謂正月爲征月。吳王女諱二十。今猶以二十爲念。漢文帝諱恒。今猶以恒山爲常山。安帝諱慶。今猶以慶湖爲鏡湖。晉簡文后諱春。今猶以富春爲富陽。唐世祖諱虎。今猶以虎林爲武林。世代已更。而名諱不復甚。無謂也。又其甚者。以漢武帝諱而令削徹名通。以漢明帝

諱而令君平子陵皆失故姓。郡名灘名俱從嚴。以司馬昭諱。而令王嬌易名明妃。以石敬瑭諱。而令唐毅為陶毅。以宋孝宗諱。而令慎德秀為真德秀。此又害理之尤者。朱子注經書。避宋諱。如慎德慎獨。皆改從謹。後生不知熟讀。口滑至誤。以正文為謹者有矣。明代偏名。嫌名俱不諱。至末造。始易由為繇。易檢為簡。其餘厚載。翊常等字。皆未之避也。禮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今經史中。因從遠朝之諱。尚仍其舊。殊誤後

餘年閑語 卷四

人當茲右文之代。侍從儒臣。有能昌言。入告。悉行。政正亦一大快事耳。
世間第一害事者。無如好酒。以治身則敗德喪儀。以待人則起爭生釁。以為學則廢時失事。以治家則招盜啟姦。以臨民則損威失重。以為政則顛倒錯亂。而且腐腸燦精。傾囊蕩產。身家不保。多由此起。寃酒之害。蓋無一而可者。惟有苦寒孤客。藉以消憂。久別良朋。借以叙舊。或可偶一用之耳。今人但見古人亦有

好酒而名傳于後者。不知陶潛阮籍李白杜甫之輩。蓋遭世亂家破。愁不聊生。而其才名為世所重。恐有不測之禍。不得已以此自汙。韓退之所謂有託而逃焉者。是也。今讀陶阮李杜諸公詩文卷帙。精思妙語。豈終日醜陶之人所能辦哉。劉玄明言為官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余謂不獨為官。即為士農商賈者。亦當以此為第一策也。醉鄉君子。盍思之。從來相傳之事。必有所因。非身當其任者。固無由而

餘年閑語 卷四

知。非深思其故者。亦不可輕辨。如前明內閣所掌。綵繪簿。其失已久。後人竟不識為何物。張和仲引王公震澤長語曰。舊開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綵繪簿。楊文貞以子稷下詔獄。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遂使館閣政柄。移于大璫。余入內閣。見藏粟朝詔。語底本皆在。非所謂綵繪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云云。又引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

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云。因謂王公身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政柄在人。主信用。豈係此一簿。且宦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何取此茫昧不根之說。其反覆辨論。若以爲初無是簿者。余竊疑之。後晤余友孫君鳴九。孫曾以進士官中書。詢其職掌。乃是簿也。云每日輪兩中書司是簿。將所收本章數目。註于其上。候旨意批出。則註之。或留中未發。則空之。候發出補註。亦有數月經年始發者。仍查前所收之時日。填註。務與數日相符。而後已。大約如府縣承發科之詞狀。掛號簿也。余因思是簿。備載本章旨意。不可增減。掌於內閣。以杜假傳。此真政柄所在。豈詔誥底本之謂耶。大瑞得此。使外廷無可稽查。而後可以任意行私。此卽孟子所云。諸侯去籍之計也。嘉靖中之詰問。安知非出于秉筆太監。欲以掩言官口乎。和仲未當其任。而輕置辨。幾使陸公有妄言之咎。故詳論之。

傳年附話

卷四

三

死生有命。固聖賢之言。然必如比干之忠。顏淵之天。伯牛之疾。而後可謂之命。若子路之結纓而死。不知食孔悝之祿。爲非義。猶未爲順受其正。而死他人乎。故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耳。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外也。余觀世之人。貪色健鬪。冒險求利。如蒼蠅之嗜汁。如飛蛾之撲燈。惟恐其不死。而欲速自斃者。及不得終其天年。乃往七委之于命。嗚呼。是豈知命者耶。古人云。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受。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此真達者之言。余見吾鄉藏書之家矣。其子孫不知誦讀。而以之易薪米。猶不足怪。乃竟有資既聰敏。身列庠序。而以卷帙抵博籌。或千餘本。而僅售七八緡。致使祖宗珍惜之萬卷。遂無一存。

傳年附話

卷四

三

者良可慨也。昔杜進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驚及借人爲不孝。陳亞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借雲根。他時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慮深矣。然不肖蕩產如風掃籬，卽萬語諄也。安能禁其不鬻哉？但得鬻于賞鑒之家，代我珍藏，亦足慰耳。惟趙文敏書尾跋云：聚書觀書，亦非易事。觀書者淨几焚香，澄心靜慮，勿捲腦，勿折角，勿以夾刺，勿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隨

餘年隨語

卷四

完

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至哉斯言，可謂無我之盛心。良書之知己，勝於陳杜二公遠矣。

秦淮海云：余少時讀書，一見輒能成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期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強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懲，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每閱一事，必尋繹數過，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

雖有勤苦之功，而常廢於善念。由秦此言觀之，乃一反也。余以爲仍有一反好事之家，浮慕藏書之聲名，欲爲架上之觀美，廣收遠括，務博貪多，錦軸牙籤，裝潢衍耀，徒飽蠹蟬之腹，從無繕閱之期。是則有書而不讀，寒素之士，或夙耽夫墳素，或善別夫縹緗，然囊乏一錢，家徒四壁，遇奇編之出售，無現錢以成交。如夢入乎酉山，似神遊于鄴架，是則欲讀而無書，豈非又一反乎？余幼習時文，不知古籍，及長稍思蒐討，亦以家貧難於自置，問向戚友借觀，匆匆檢閱，急于送還，資復下劣，不能省憶，所言二反身實兼之。虛度一生，竟成寡陋。天耶人耶，祇自傷耳。

餘年隨語

卷四

完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相傳乃魚子所化。當大水之歲，魚遺子于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既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至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子遺。然間有畱一二項，獨不食者，界畔截然，竟若有神司之。此更

不可曉也。按唐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蓋此虫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為群。可以網取。且赴火如歸。若入夜積薪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頃刻立盡。江南人于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以防此等種類。而北地不然。或因此故。即史傳所載。尚有螟螣蠹蝻等名。雖云食心食苗不同。總之皆蝗類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

餘年閑語

卷四

早

黑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難信。然可以為貪酷者之警矣。前明土木之變。英宗被執。舉朝恟懼。皆欲南遷。其時其勢與晉之懷愍。宋之徽欽。相去不遠矣。于忠肅公謙。獨主堅守之議。太后命邸王監國。公慷慨泣奏曰。敵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軍實武庫兵盡矣。司馬宜急分道募兵。及畱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等分守之。凡兵

皆出營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守倉。宜守。或不能守。以與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糧。聽其自運。仍以贏米為之運費。諸廠草宜亦聽軍自取。不盡則焚之。毋以飽敵馬。又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材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為大帥。而身總其機。宜進止。若不效。則乞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云云。上皆嘉納之。噫。如公此奏。較之淮陰登壇之對。葛出廬之

餘年閑語

卷四

四

言亦何以異哉。頃之敵騎薄都城。公伏餐敗之時。大同參將許貴。以款敵之說進。公抗言其退怯。當誅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敵不能挾重相恟。始欲歸英宗矣。此於前明宗社。實有再造功。而後人以王守仁平寧藩。相方殊為不倫。夫也。先方張之敵。當寢濠烏。合之衆所能比乎。至又以公不諫易太子為疑。不知景帝之信公。謂其能捍禦耳。非有布衣心腹之素也。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矣。夫人主以私意欲易太

子雖留侯不能得之于漢高而况子姪之局更不同
欲責公能強之於景帝耶

曹操設疑塚七十二于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譏之
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
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
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
九成以為此詩之斧鉞也。余則謂二公之見識皆被
曹操瞞過矣。夫操生當漢末。親見董卓發漢諸陵。且
自置發丘中。即將摸金校尉數十員。天下塚墓無問
新舊。盡遭發掘。豈不知七十二塚之無難盡發哉。而
其所以必如此者。蓋自知一生所為仇之者眾。莫不
欲伺其藏屍之所而鞭撻之。故特設此多塚。嚴為護
衛。使人揣此累七者之必有一真。如俞符輩之所見
耳。及易世之後。仇人縱有盡掘七十二者。而其真屍
他藏。固無恙也。此正曹操之用智。死不肯休處。若謂
其棺定在疑塚中。豈不令孟德九原笑倒耶。

餘年閒話

卷四

聖

宋慶曆中。華州張吳二士人。負氣雋黨。有縱橫材。因
累舉不中第。落魄不得志。常遊塞上。觀山川。有經畧
西鄙意。欲謁韓范二帥。耻於自薦。乃刻詩石上。使人
搜之。市而笈其後。二帥召見之。躊躇未用。問已走入
西夏。二人自念不力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
於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
來飲此樓。邈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迹其所憇。執之。
夏酋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

餘年閒話

卷四

聖

乃理會名耶。時曩霄未更名。且用宋所賜國姓也。于
是竦然異之。尊寵用事。謀抗朝廷。連兵者十餘年。二
帥多為其所困。卽此觀之。可見科目不足以盡得天
下奇士。且以知人善任如忠獻文正。尚覲面失之。况
他人乎。
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造命。此一時規誨之言。而其
實不然也。唐太宗與王顯有布衣之舊。常笈其老不
作。爾及卽位。命以官。而顯遽卒。魏徵當國時。夜聞二

吏爭言祿命一云由天一云由此翁魏密遺言由此翁者往吏部注選一官而其人不知因偶病轉倩由天者往遂得官李吉甫素惡吳武陵見知貢舉官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有中使宣勅至主司恐是舊知榜尚在懷即取出注武陵姓名中使退呈李曰此人至矣何以及第然名已上榜無可柰何矣宋神宗時術者言王安禮當相上聞之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他日縱當用亦且遲之至來

食年問言

卷四

品

品

制是浚已昧于知人不能用賢矣至於擅殺曲端尤為可恨按端為威武大將軍妻室冠邠州日端屢戰皆捷撤離曷乘高望之懼而號泣其為敵所畏如此端紀律極嚴浚常按視端軍端執槌以軍禮見傍無一人浚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浚命點其一則於庭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于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鮮明浚雖面獎而心實忌之又因吳玠王庶之譖罷其兵柄及富平之戰仍偽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號以懼敵妻室日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擁軍驟至浚軍大潰心愧其言欲復用端玠懼與庶復力諍之浚入其說于是逮端下獄至九竅流血而死時年僅四十二陝西軍士皆流涕恨恨多叛去者即此觀之浚不惟無休休之度其與媚嫉之人何以異哉故南渡之不能恢復余謂浚實有罪焉

食年問言

卷四

品

品

人之宦情大多濃而不澹。故不惟急流勇退者難。卽
 因人之規諷。悟而遂休者。亦不易得。宋陳恭公判毫
 州。壽日從子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
 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卽日
 納節。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爲伴。值生辰。崔獨獻
 詩云。衣錦榮名雖烜赫。挂冠高節莫因循。公嘆咏久
 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達哉二公。可謂能行人
 之所難矣。明正德中。朝議欲起三原王公恕者。汝南
 餘年閒話

刻餘年閒話述
 家大人性喜書。家居除見客外。端坐明牕。手不釋卷。
 所著詩文。已有三十餘卷。簡崖雜著十卷。雜編十卷。
 說易二卷。所纂輯有學庸知困。編五卷。周易翼義五
 卷。增定文章軌範三卷。山外閒抄五卷。課兒唐詩四
 卷。今此閒話四卷。則舊秋及冬對客所談。行侍聞而
 退錄者也。編成適父執程柯亭先生見而評之。廣爲
 贊揚。遂承同里諸公各捐刻賞。訂付刊。數月告竣。
 家大人語。行曰。鄙之言謬。叨諸公。許余。媿實甚。
 但余二十年來。精力盡用於周易翼義一書。自以爲
 頗有裨於藝制。舉者恨家貧不克梓。汝他日可以
 拮据開雕。就正當世。則無負余之苦心矣。行頓首受
 教。因述于是。編末簡一。以志列公之明德。一以冀將
 來之伙助云爾。
 康熙丙戌十月之望。男士行百拜恭記。

〔清〕王灝撰

娜如山房說尤二卷

清康熙刻本

關中王筠子手編

說苑

松廡詩屋藏板

經史子集後書以說苑者自說苑始遂
 有說郭說類說儲說鈴皆集眾說為之
 且有名語名譚而為語林譚薈譚藪者
 矣朕其書未免博而少約亦若四部之端
 一也余我 拓老類萃諸說而名尤則類
 其說而類其尤矣予展其書可以味道可
 以見性可以紀事可以據感可以適志可以
 消閒簡而要已具四部之綱領於其中

如文山房說苑序

但恐讀之易盡何患其博而不約哉此
 書成於家園梓於潛州以見著述之一斑
 其尤不寧惟是君之治潛也守法如山
 居心若水然且文筆瀾翻詩思泉湧士民
 歌頌之尤則有琴言政餘之下怡情筆硯
 則有文偶詩抄皆摘其尤而梓之君之詩
 文政事著於潛州豈不更勝於說之尤耶

癸巳至日繡水著書

余既寡學恒媿夜行且性根鈍笨既有所見聞逾昔輒弗能記康熙己丑年暮春還自京師匿影荒村露雨匝月覲足未出日舟旋於硯匣筆床間遂搜曩之所存今之所得并參已見彙輯成卷以說尤名亦去繁就簡之意也若夫增訂潤色更有異于來哲烟雨耕人王灝蓮勺氏自識于邃園之鳩柴

三

三

娜如山房說尤卷

娜如山房說尤卷上

毀譽

田國呼氏禮儀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肆志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無益言

迂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也

辯殺舜

娜如山房說尤卷二

剡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為天子而尚欲殺之乎即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為也此特聞父里姬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

喋喋

多語話謂之喋喋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傾蓋而

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也

棄繻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繻之志終軍字子雲

掃門

凡欲求事先施工力謂之掃門漢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人相導勃每日平明即往參之門掃淨街路參引而問之擢為舍人

脂轄

問人遠行謂之何日脂轄詩曰巾車脂轄行在何日

二毛

髮半白謂之二毛潘安仁年三十二髻已二毛

巾名

寶華酒譜白按籬巾也

殺青

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尋常

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羽檄

魏武奏事有急以鷄羽插木檄說文曰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

義和

山海經海外有女名義和浴日於甘泉

三尺

三尺者法律書于三尺竹簡

明廷

漢人稱縣令曰明廷見范曄書

祭井竈

今世祭井竈門戶者非以其神為能享之也特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

桃花源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人謂即是桃花觀不知公益寓言也

說史法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賈擬才記史法

黃元夫句

葦村風下鷗千點麥壠天垂月一梳

安分

一切之事皆要有分若是無分而欲極力强求徒然而已王虛中譬如筵席安排十分已飲過數巡忽有親朋訪及雖欲挽之同坐奈酒闌歌罷不可得而相陪此乃謂之無分大凡功名富貴貧賤休戚皆是五行帶來無非分定安可嘆息怨恨於斯耶晦翁隨緣

柳如山房說元卷五

二

柳如山房說元卷一

二

安分宜佩一生

索米詩

一名公任縣尉有秀才投書索米戲為詩答之五貫
五百九十俸。虛錢請作足錢用。妻兒尚未厭糟糠。僮
僕豈免遭饑凍。贖典贖解不曾休。喫酒喫肉何曾夢。
為報江南癡秀才。更來謁索覓甚饒。

鑒畫

有觀畫而以手摸之。以色不印指者為佳。此等于耳
鑒

啖胞衣

桂州婦人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煎成召

柳如山房藥卷上

至親者合宴置酒而啖若不與者必致怒爭

虎耳鋸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暴十餘
年後為射者所殺其兩耳如鋸焉。

象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
為害唯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
象乃象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故輒傷人

貉睡

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擊竹驚之乃起既行復睡性
嗜紙狀如兔毛質滑膩可愛

偃蓋松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裁時當去松中
大根唯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避諱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
為婿亦可怪

夕陽

山之東曰朝陽山之西曰夕陽後人便用夕陽為斜
日誤矣

用古字

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於是書訊刺字皆

柳如山房藥卷上

用古文僚友不之識指為恠人

文要

凡文章依傍他人古人譏為屋下作屋終為人之臣
僕昌黎云唯陳言之務去此為文要嗚呼吾亦悟之
晚矣雖然倘天假吾年猶冀老而成云 宋景文

焚舊作

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叟喜曰公之
文進矣僕之為詩亦然 宋景文

言要

予最愛李令伯表曰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
短此言之要 宋景文

審樹

樹果得實。樹棘得刺。樹德得和。樹威得怨。嗚呼有國家者審所樹而已。

得陶體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模倣一人捨已徇人未必貴也。樂城

論賦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妙

詩文多

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佛如山房說卷上

六

儲監察詩

唐儲光羲詩高處侶陶元亮平處侶王摩詰

學文

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

讀書法

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冬筍

大唐新語曰漁具總曰冬筍元結傳自釋語曰能帶筍筍全獨而保生能學聲辭保宗而全家聲筍者平聲與生相協藉子美松江說魚詩鳴榔獨觸蛟龍睡翠網昔聞魚鱉腥我實宦遊無兒者擬來隨雨帶筍

筍

蘭若

蘭若白樂天詩作惹字押

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

治吐血方

孫詒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下飲一服立止

龍精石

丁謂有小山高才數寸蒼翠嵌空盛夏常設盆水置

小山其中一日張宴有客掬水洒之須臾雲霧自竅

佛如山房說卷上

七

中出有光如電細視之蜿蜒小龍如線掛雲霧中已

而散繹蜿蜒亦莫知所之眾客驚異謂曰此龍精石

也龍交海上遺精于石

戰國策語

孿子之似唯其母知之利害之似唯智者知之

前輩詩

東坡云予記前輩有詩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予終

身守之

坡仙語林

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救草書患無

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以付之大笑也

座右書

沈寓山壯歲嘗于座右書曰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

處困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修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省事聊遠悔吝安坐一室數息凝神隱忍無為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娜如山房藥卷

耐靜

予嘗客寓樓居樓下市聲喧譁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日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寫山

鼻息

鼻息之出入晝夜無間勞于眼耳口齒多矣

戒戲謔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

初官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

塗石

以煮酒脚塗靈壁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引事

老蘇嘗謂學士作文引証事實猶訟事之引證見

聽松聲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吾玉澗道旁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聲琅然萬壑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達旦意亦喜之山居苦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遠想葉玉澗

劍筍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

娜如山房藥卷

筍竹斤竹哺鷄竹斑竹紫竹木竹數千種畧備而筍

筍最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多不出頗念之四月初一日雨踰旬忽裂地迸出如拔頭取供庖而園丁斫之甚請留以候再出問其故曰筍唯切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為蟲所傷乃悟杜老瓜須辰日種竹要上番成之意遂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徑造不問主人雖為脫畧然有還時則娛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不唯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即使無恙亦何所補此竹吾所已有但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二子遠矣

浮空潭

有山處常患無水雖有水而涸集不時亦不足貴此山左右兩大澗又自大塢歷圓證寺少折而東經先大夫塋前去復折而西最盛左自桃花塢歷趙氏墓之西玲瓏山背又經朱氏墓南復折而西雖不及右澗之盛然冬夏亦未嘗竭二水皆會于石橋之下合流西出即張文規所名浮空潭也壬寅癸卯之久春不雨連數月溪流減七尺城中井泉多渴而二泉獨如故朱氏小樓正在石橋下疊石束澗流跨橋其上與石橋相直殊可喜五月十一日既雨踰旬始霽與客往過之衆流參會自石橋奔衝而下雷奔電激坐語幾不相聞客有嘗至廬山三峽橋者以為絕侶但

如山房覽卷上

十

月夜紀遊

癸卯七月十二日夜天氣稍涼月色如霜雪余寓居溪堂當茗雪兩溪之會適自山中還葛魯卿亟相過因同泛舟掠白蘋亭度甘棠橋至魚樂亭少留步而叩門呼莫彥平尚未寢天無片雲夜氣澄徹星斗爛然俯仰上下微風時至毛髮森動莫居三面臨水為城中居地之勝夾徑老柳參天百餘尺環以蓮蕩人行擗影荷氣中時聞跳魚潑刺水上復拉彥平刺舟

逆水而上月正午徐行抵南郭門而還魯卿得客餉華亭白酒色如桐乳持以飲我旋呼兵以小舟吹笛相尾道傍居人聞笛聲亦有起而相應者酒盡抵岸已四鼓矣因謂魯卿不知袁宏牛渚李太白采石亦復過此乎古今勝事但以流傳為美誦詠不暇安知古人亦人耳其所登覽不在天上而不能自營之而况其他然今夕之景海內非無而有湖之地此樂非吾三人亦不能領畧也

真樂

澄懷錄云竹籬茅舍燕處其間蘭菊藝之臨水蒔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卮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往來窮谷大川看激湍鑿澄潭步危橋坐茂林探幽壑升高峯顧無樂而死于乎

如山房覽卷上

十一

俗慮消

吳從先與友箋云應酬之暇人事屏絕門無投刺庭有落花擊清磬數聲焚好香一片靜坐一餉俗慮潛消

吟雪

林太華與友箋云夜半從枕上忽聞岩谷折竹聲亟起寒簾見六花飛灑萬頃堆瓊璀璨洞心乃朗吟唐

人地疑明月山似白雲之句輒驚喜欲狂因令小鬟燒松煨酒連舉數白捉管呵凍綴成二十四韻

會心處

屠赤水答友箋云樓前花木漸成林終日對坐每當會心處欣然獨笑客來畧去禮數盤礴清陰有偶及市朝事急以白麈尾揮去以故身在城郭不減桃花源

清福

四壁蕭然寸絲不挂氣體曠怡心骨冷寂名為清福人須于榮艷時立定脚跟不作榮艷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娜如山房說元卷

十三

去俗

尋樂編云去俗事易去俗念難蓋俗即是欲也

欲理關

古云欲淡則理明理明欲愈淡余謂欲淡則理明誠然至于理明則欲淡亦有不可執為定論者所謂識得破未必忍得過故大學誠意一章最為緊要工夫先儒以此為人鬼分界之關

安適

屠赤水曰蓬戶掩兮井徑荒青苔滿兮履綦絕園裡邵平之瓜門栽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手辛夷開未手甕灌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

坐北窗披涼風焚好香烹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即竹林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在高梧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咲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在且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樂趣

吳均與顧章書云僕去月謝病還覓薛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咲水響猿啼英英相襍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于斯已辦余謂寫出山居種種樂趣真是清賞處勝酣歌看富饒二字更知實在受用非故作嬌辭同於貧兒暴富

娜如山房說元卷

十三

得趣

蔡毅中寄項彦父箋云結廬浮弋山傍日坐抱朴子種杏處峰巒奇峭松檜晝暝猿猱清嘯與寒泉響答耳目收易心神飛揚倦則掩關藥物蔬粥自愛頗得戲幻造物之趣回視畏途風雨萬態孰得孰失矣

烟水幽人

張一中云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揚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五溪月偏宜洵為烟水

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松風吹

沈石田與友人箋云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篇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于田父談話止于烟霞生涯止于時藝朝市升沉之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

樂事

座右編云茅屋三間木榻一枕燒清香啜苦茗讀數行書懶倦便高卧梧之下或科頭行吟日嘗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書代益友以著述代功業此亦樂事

味文康詩

身嘗靜退緣知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詩也人有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陶羽之像置于湯器之間曰宜茶足利也因曰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治中風

荆芥穗為末以酒調下二三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一服服之立定真再生散也

識相

昔人謂官至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

舊句

古瓦磨為硯閒砧坐當床

參寥句

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

天棘

柳別名天棘見王元之詩

古句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華山松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五鬚五粒可通用

進花

西京進花自李迪相國始

觀山水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杜陵

岸花飛送客梁燕語留人

戒色詩

王梵志生于西城林木之上因名有戒色詩本是屎
尿袋強將胭脂粉搽凡人無識見喚作一團花相牽入
地獄此最是冤家

具理

東坡自儻耳北歸臨行批別黎秀才子雲詩後曰新
釀甚佳來一具理臨行寫此詩以折菜錢宣和中邦
基在京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
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侄文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
瓶罌

煮水方

余同年李南金曰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為煮水之

娜如山房說卷上

十六

節然近世瀹茶解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規則當
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乃為詩辨之砌蟲唧唧
萬蟬催忽有千車相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
色綠甕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
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
水而遽瀹之豈不過于老而苦哉唯移瓶去火少待
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
未講也因亦補一詩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
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婿女稱

峒蠻呼婿為柘察呼女為以納即漢語郡主郡馬之

稱也

縛足

取山中威靈仙草用其根汁煎成濯女足其縛也甚
易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

爾雅

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認孕婦

婦人受孕也最易識今夕受胎明晨婦眉間即有一
縷紅絲隱隱而現大家婦人每早須參見室老室老
者一室之老成人也即知有孕移置別房總不許男
子再近他日所產之兒決不出痘陳定九

娜如山房說卷上

十七

論書

善書不擇筆妙在心手不在物也

自智

余與貴人語偶當其心明日使人來求異書不知士
有自智者謂出于卷冊之間良可悲也陳後山

韓幹馬

韓幹畫走馬絹壞損其足李公麟謂雖失其足走自
若也

三無

無膽兔無脾豚無筋

畫虎

宣城包弼每畫虎埽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居
取明一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是真虎也復
飲斗酒取筆一揮洒而去不待成也

介卿

王介甫初字介卿見南豐集

胸墨

俚俗謂不能文者為胸中無墨蓋亦有據唐王勃屬
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
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為腹稿

雷公墨

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公墨襍常墨書之為利

如山房說卷上

十一

善記

讀書唯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二百
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
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
歲未嘗得二百字况一日乎予少時有貪多之癖至
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為得法云

宋陳善

佳句

院落深沉杏花雨

荆公最賞

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為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為顛
子為此二人之精于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紛乃

凝于神

陳善

罵坐

讀寶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
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鶴磻

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磻

余奕詩

天台山有余奕題詩甚佳

范曄文

廖明畧謂范曄之文秀整溫繹

嬾翁賦

如山房說卷上

十一

白玉蟾嬾翁賦云翁居齋中惟嬾所適雨送添硯之
水竹供掃榻之風雲展遮山之簾草鋪坐石之褥畫
則傳山飛碧蛇夜則銀缸泛紅粟飲酒吞風月吟詩
皎水雲斫竹斬春風移花鋤曉月此則翁之懶中不
能懶也客問懶翁曰東風開柳眼黃鸝罵桃花齋中
自有春不喜出郊飲翁于此時懶于踏青乎幽軒風
雨過明月一池蓮筆下生薰風此心不受暑翁于此
時懶于入林乎落葉隨孤雁呼霜要辦寒殊光滿乾
坤萬象自蕭灑翁于此時懶于登高乎水浸梅花影
猿呼一樹霜芋火煨地爐盡烹自煮雪翁于此時懶
于探梅乎翁曰然塵埃刺眼名利焚心豈能一思懶

然似翁如此懶也。壁上之琴。幾日蒙塵。意間之硯。幾日無水。懶之故也。倚風而關門。留月而待榻。懶之甚也。翁有廬。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給饘粥。有子。可以嗣衣鉢。不與俗交。不與人語。翁之身。前生一老禪也。古云。文章之美。如精金粹玉。自有定價。不容人變。惜乃昂然。以陸宣公主試。韓昌黎應試。出不遷怒。不貳過。題竟被黜。落後宣公復典試。昌黎仍錄。舊作不易一字。宣公大加嘆賞。擢置第一。何前後自為顛倒耶。然則吾輩為文。亦惟在自信。那能必其投合不爽也。澹以安之可矣。

山谷帖

娜如山房說卷上

壬

陸放翁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云。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陳子他日幅巾筇杖。渡清江。倘伴漁潭野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携琴。招鶴石上。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灑。謂閱此文不減煩暑。時飲冰蔗一椀。覺臍腑忽涼。噫。今之負奇貨者。恨不能搬演長安道上。向貴人金絡馬前。邀顧盼矣。可堪語此味乎。

題門句

誠齋記云。孝綽屏門不出。為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卧謝公卿。令嫺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

蘭芽復生。余謂閉門二句。只說得澹情有末二句。乃見澹中樂趣無盡。

鄰居樂

唐于鵠鄰居詩。巷僻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韭亦同渠。傳辰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似樵漁。此形容鄰居之樂也。而一種澹逸趣味。已溢于言外。

十樂

齊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弈棋。用者之山。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娜如山房說卷上

壬

智永千文

趙子昂家智永千文。為湯君載借。摹易去一百六十五字。

絳帖評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正曲引。有功于古今。

閱古堂

韓侂胄閱古堂圖書。皆出于向若水鑒定。

黃可玉

南康黃可玉。嗜古剛潔人也。

沈立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霜鶴堂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凡十有二人

山陰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南唐

南唐雖僭為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愛山

劉夢得常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易也

幼安墓

鄉如山房卷上

辛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子固風流

趙子固清放不羈好飲酒醉則以酒濡髮歌古樂府自執紅牙以節曲其風流如此

趙松雪

鮮于伯機目趙子昂神情簡遠為神仙中人

描雲水

趙文敏云唐人之畫實描雲水蓋刻畫中有飛動之意後人所難能也

藏書

田師孟家有歐陽率更書漢史節

竹簡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倚書床

曹公作欹案卧視書周美成謂之倚書床

子建印

陳思王讀書堂在冀州有人于其側得小玉印文曰

曹植私印

五經藏

徐明叔家書樓榜曰五經藏

咸平錢

魏文靖云咸平錢十文重一兩

鄉如山房卷上

上諸葛墓

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首戴白楮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鑒書畫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上徽宗次之章宗最下

論字學

范文穆云漢家作隸雖不為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于後世真行之書精采意度可以想見先民

畦徑

登

李仲賓學士言交吐茶如綠苔味辛烈名之曰登評松雪書

胡汲中謂趙松雪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世無此書

畫兔

余平生見黃筌畫雪兔凡四本蓋蜀孟承卯生每誕辰筌即畫祝

童馬名

王之有童名青狼梅聖俞有馬名錢櫃

薛濤字

獨妓薛濤字度弘

柳如山房說卷二

三四

寵妃

唐玄宗寵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可攷唐紀

凌霄花

凌霄花中露水能損人目又能墮胎不可以植

公主

韓淮陰侯字公主見秦漢印史

寫油紙

以肥皂少許入硯中磨墨在桐油紙上臨摹筆則不

滑

戒語

何古林曰寡慾而後知多慾改過而後知有過

地然常加灑掃乃覺塵埃有未盡處不然則踐踏不自知也

肥遺

肥遺華山蛇名見則天下大旱

寫書

北齊即基為鄭州長史性清儉唯令人寫書潘子儀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雋句

陸魯望詩藜竹當封蕭灑侯

鷄犬

羅含之鷄能言西周之犬能語

柳如山房說卷上

三五

刺桐

刺桐花狀比圖畫者不同其木為材三四月時布葉繁密後有赤花開生葉間三五房不得如畫者紅芳

滿樹

雨雪

雪者雨之凝也因高而寒極故雨凝而為雪也其雨雪相襍者雲有高低之異也低者為雨高者為雪

墨菊

終南山五老洞碑記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書

字

澆花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為樵牧所傷文賣簪沽酒以澆花樹人問之曰為二子洗瘡止痛

不上省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未起

鶴啣

種紙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陸羽誤懷素傳疎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洒人問之曰

吾種紙耳

朝川庄 王摩詰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朝口朝水周于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鑿酒白經案繩床而已

老訣 白樂天池上篇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

如如山房藥卷上

三

龜居坎不知海寬野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幾杯或吟幾篇妻孥熙熙鷄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安命詞

霜天曉角詞云功名大小天已安排了何用百般機巧榮休喜辱休惱開先謝早此理人知少萬事筭來

由命聽自然真個好榮枯得失天已安排畢何用苦勞心力得一日過一日泰來否極詭譎終何益凡事付之一笑前程暗勝於漆

四雷銘

王叅政伯大四雷銘云雷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

雷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雷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雷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為雷耕道人

遣興詞 辛幼安遣興詞云醉裏且貪歡咲要愁時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浪著曾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

如如山房藥卷上

三七

六如題畫詩 唐子畏題畫詩云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衲髮星

星空山寂寞人聲絕狼虎中間讀道經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綠樹陰濃夏日遲。野橋村館漫平池。鄰翁携榼乘清
早來決輸贏。昨日棋紆弁謂此詩妙在含蓄無限而
直一種雅靜光景可一一托胸中丘壑而出也。吾嘗欲
繪此圖而未能。

靜觀

案前栽石菖蒲。取其有深山窮谷光景閒中靜觀。令
人超然塵世外。此亦物之最清者。

又

人生何處無佳境。青山綠水長松密竹。野草閒花。都
足助我逸興。發我性靈。在人自靜會之耳。

玩茶

蔡君謩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

讀書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
之所願。是以孜孜探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
也。

睡句

坡老性好睡。常宿臨安淨土寺。有平生睡不足急掃
清風字句。

貞石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

出議論

蘓黃門曰。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
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

海花

李贊皇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

芸草

芸草能辟蠹。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

造紙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
造紙。

嗜酒

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飲墨

滕達道。蘓浩然。呂行甫。暇日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
復啜飲之。

硯錄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行于世。

載名

楊子誤法言。蜀人齋十萬錢。願載一名子。雲不許。以
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入。

誅妻

柳下李死妻自誅門人不能損一字

竹硯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為硯

祭坡公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蕪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

濡墨

蘇軾嘗酒每大醉狂呼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

燒枝

娜如山房卷上

手

芍藥牡丹蜀葵萱草之類臨揮瓶時燒枝則盡開

豹伏

李洛公資暇集云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露慮汚其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草書

東坡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意使百年之後與同志者有以發之也

書壁

前輩訪人不過皆不書壁書壁自東坡始遇訪客坐久候人未至則掃墨行

寫竹

淨因禪師雪其壁倩文與可寫竹一枝云以代老漢

說法

不窺園

董仲舒讀書不窺園者三年法真趙里皆歷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

潔癖

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一條之盥手以銀方斛汲水于手已而兩手相拍乾不用巾拭客去則洗其坐榻

永興字

有人收得虞永興與圓機一紙剪開字字賣礬卿二

娜如山房卷上

手

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二字得芋

千頭

新齋

宋孫覲曰新齋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若譚世事當罰巨觥

文章氣焰

壯年為文章當以氣焰為上悲哀憔悴之音甚不得

法

工課

歐大太祝云大人嘗云太師致仕在家每日須看文字又喜學書字并草書于經史間各有工課

物外句

千家詩只因鄉市小兒編讀人遂勿看其實詩句儘好如周子詩云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又朱子詩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自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會有源頭活水來書卷之樂充然在物趣之外一讀使人神氣冲和屢讀使人尋味不厭

天趣悠然

邵堯夫暮春詩云林下居常睡起遲那看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寫得最閒最逸一種天趣悠然不盡

補如山房詩卷一

聽黃鸝聲

高隱外書云戴顓每于春時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

深味句

袁石浦云幽溪鹿過苔還靜深樹雲來鳥不知是不遷不貳之旨此語有深味

清亭

晉塵云書屋前列曲檻栽花鑿方池浸月引活水養魚山窗下焚名香讀易設淨几鼓琴捲疎簾看鶴

又清亭

滄海日赤城霞峨眉雪巫峽雲洞庭月彭蠡烟瀟湘

兩廣陵濤廬山瀑布合宇宙奇觀繪吾齋壁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右軍帖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山窗會心處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濛濛間想也覺得鳥獸禽魚自來觀人使着處

作官須事事要知只如耕犁之具亦要知制作蓋臨政利民俱有使着處

作官

作官不在文章全在器業

補如山房詩卷一

養心

歐公云每日雖無別文字可作亦須尋討題目作一二篇養心

抄記

凡看史書須作方畧抄記

經史

經書養人根本史書開人才思

烏龍

沈汾續仙傳云韋善俊携一犬號烏龍化為龍乘之飛升而去香山冬郎嘗用此事

蓮社

遠法師在廬山初修淨土之社凡百有二十三人謝康樂為鑿東西二池種白蓮求入淨社因號白蓮社

八蜡者先嗇也農也郵表也啜也猶也虎也坊也庸也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櫛珍也潰也熬也糝也肝膾也

東坡詩字

東坡平生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頽楊

如山房說卷一

三

唐人話

無以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唐人話也

歐公文

荆公謂歐公之文如决積水于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本紀

司馬遷五帝本紀學春秋

四忌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四信

飢信租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難記

中書令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語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即暗中摸索亦可識

名字

賀秘書告歸乞上命子名明皇名之曰孚後疑上諱為瓜子

蠲紙

温州作蠲紙堅白類高麗東南第一由奉皆出其下然所產少至和以來方入貢具此紙者免其賦故名

如山房說卷上

五

棧紙

高麗歲貢蠻紙書卷多用為觀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南番出香皮紙色白紋如魚子又苦紙以木苔為之名側理紙又扶桑國出芟皮紙今中國唯有桑皮紙

蜀中藤紙越中竹紙江南楮皮紙若染搗而成蜀牋

重厚不佳唯吳棧差勝

墨驗

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

楊內翰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

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笛枕

余尚書靖山行之桂州聞林中有笛聲清越出大栢中遂斲成枕每至月盈之夕必發

應聲蟲

淮西士人楊勳腹中有應聲蟲後遇神道士言宜讀本草諸蟲名所不應者當取服之至雷九而蟲無聲其蟲久不治能延及妻子

夜招僧話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

柳如山房彙卷上

三

日返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昔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妻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闕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題月夜招鄰僧閒話

山居記

羅景倫云予家深山之中每當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

泉漱齒濯足晚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

飯欣然一飽弄筆窻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

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

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遊遊園翁溪友問桑麻

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

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

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看雲

尋樂編云靜觀雲飛閒中一樂倏有倏無千轉萬變

此中儘可參會造化之妙

天趣

柳如山房彙卷上

三

流水常在目鶯聲常在耳此靜中天趣也

十二月佳候

六硯齋記中分別四時佳候頗的當可與靜者言之

自有泐受彼衝馬頭駒隙者未必知也 正月多

風雨為佳候萌芽未作浸灌無傷俗間往還藉以勅

斷余謂此亦為苦吟應言之耳其實上元佳節燈月交輝一年好與德何可令風雨掃餘 二月三停雨七停

雨七停晴為佳候稍雨則芳意漸滋多晴則和氣漸

達 三月忽雨忽晴為佳候雨不破塊津莖潤葉日

不燥膚解肌催咲謂之養花一年第一好處不可錯

過 四月不雨不晴為佳候輕雲蔽日轉益陰森濃

綠疎紅點綴逾妙 五月積雨後晴久晴後雨為佳

候取其喧涼相濟體適意和 六月或快雨或微雨
為佳候七月亦同 八月晴雨相間為佳候夜有月
更佳 九月晴暖即佳 十月晴暖亦即佳 十一
月晴暖佳小作凍雨竹樹浙瀝有聲亦佳 十二
月有日可曝有雪可眺俱佳灑按君實論次甚當但
必趣此佳候讀書論文或詩或酒良朋三五賞奇析
疑方不虛度不然未為知所消受也

訓學語

慈湖訓後學曰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該前輩甚
於瞽身不遠聲利甚于穿骨不脫俗氣甚于痴
而已

如山房叢書上

美

洪平齋上衛王書多指時相之短每上書尾多落而
已時相怒十年不調有禿符云未得之乎一字加只
因而已十年間

理言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為安身讀書以饑餓為
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為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為久要
理到之言

廷却墨

唐末墨工李起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
本姓奚後主賜姓李氏始名庭却其後改之故世有
奚庭珪墨又有李廷圭却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偽也

墨亦不精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為染翰今人
間所有皆餘物耳有其族偶誤一丸于池中疑為水
所壞因不復取既逾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令
善水者取之併得其墨光色不變世益寶之

惡艾

燕惡雀欲爭巢者啣艾入之自避

鳩鳥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廁忽有異禽飛集廁前石
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
乃啣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鳩鳥也蓋唯食
毒蛇乃能成其毒

如山房叢書上

美

百勞一名梟一名鷓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禁
蛇以其食母不孝後人標賊首以示眾者謂之梟首

東坡誌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
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
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卜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窮筮
放蕩于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
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

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

隨鍾

劉伯倫常以鍾自隨曰死即埋我。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橫曰午。漢書霍光傳使者旁午猶言交橫也。

彪嘯

廷尉沈曾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彪嘯所以知。

胎髮筆

娜如以房說卷

南朝有姥善作筆以胎髮作者尤佳。

羅浮夢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憇僕車于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人淡妝素服出入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取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憇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不勝惆悵。

司書名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白字

善醫者取本草白字藥多驗黑者漢人益之也。

偏嗜

宋南康公嗜瘡痂比於鮫魚唐劍南節度使鮮于叔明嗜臭蟲每採得三五升浮于熱水洩其氣以酥及五味熬卷餅食之云天下佳味權長孺嗜人瓜甲見之輒流涎。

荷蕉居

種荷萬柄陰蕉半畝日夕起居其間能令魂夢馨香。

娜如以房說卷

肌膚翠綠每六月思逃暑不得輒兀坐作此觀。

賞花烹茗

紫桃軒記云賞名花不宜夏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互牽不得全領其妙也。余謂曲之于花不宜相竝良然若茗之于香正以相資而益領其清趣何妨一時竝用也。松巖行人

知音

跌坐宜霜根老樹偃仰于漏月疎林寢室曲傍若阿書案平張松下塔除點點芳草軒檻處處名花谷鳥一籠池魚半沼閒則詩牌敲吟悶則酒籌徐酌清則短琴橫膝曰高山流水自有知音。

香祖庵

陳眉公云古人以蘭為香祖余欲結茅四面襟蒔蘭蕙區曰香祖菴有柱聯云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

玩莓苔

金華吳孺子每雨後即策杖石邊樹下尋莓苔豈繹者玩之竟曰天地間森秀華蒨之氣除李太白酒邊橫眼卓文君鏡裏舒眉即此物矣

熊膽

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色通明如米粒用草節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真

如如山房說尤卷上

聖

藏果

諸果以防風水浸之經月不壞

象膽

象膽在足隨四時轉肉段不相屬其味各不同俗傳象肉干味

竹鷄

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畫跡

攜李天聖寺有唐宣宗畫跡御題羅漢本

紫崖

潘昉字庭堅號紫崖有鶴曰紫卿

茶

茶樹初採為茶老則為茗

物神

弓神名曲張箭神名續張刀神名脫光劍神名飛揚

驢鳴

王榮好驢鳴張南渠戴叔鸞母亦好驢鳴

施衣

取自衣剝者衣至寒之人植福最急之務

祖龍墓

秦一世墓周迴七百步下周三泉刻玉石為松栢以

明月珠為日月在麗山東麓

如如山房說尤卷上

聖

婦人鬚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

莫難

古今注莫難珠色出東海鄴中記扇之奇巧者亦名

山谷詩

林季野觀魯直詩紬繹再四云詩未必篇篇皆佳但

格制高耳

可惜

兩晉儘有人物非六朝隋唐可及但出非其時如冬

月桃李花不適于用為可惜

衲被

唐李商隱凡作文必聚書于左右檢視終日人謂之
獼猴魚宋揚大年為文用故事使子侄檢討出處用
片紙錄之文成而後撥拾人謂之衲被

洗手花

鷄冠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
先今來山中此花滿庭有高及丈餘者每遙念先人
丘墓涕泣泫然乃知杜少陵感時花濺淚非虛語也

夢家

蔣維東字孟陽零陵人旅中書懷云未有一夜夢不
歸千里家

雲藍紙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余在九江造雲藍紙輒送

姬名

白香山有姬善舞名春草

臍酒

真臘有石墪墪中一銅卧佛臍中常有水流味如中
國酒易醉人

施薪

焦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從村頭一家起周而復
始

烏成墳

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

助羣烏夜集啣塊成墳

元氏講經

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道德經虔弟元明隔紗幃聽
之

詩用僻事

唐末有喬子曠者能詩喜用僻事時人謂之狐穴詩
人

短身

李子昂長七寸

鶴書

鶴頭書古者用之以招隱士

開心竅

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
一人以刀開其心竅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

洞精典籍

隱之清介

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篷為屏風坐無氈席

書江海賦

貞元中許商舟行湖中青衣迎入一府女郎請書江
海賦碧玉硯銀水玻璃為匣

騷人消受

娜如山房說卷上

四

娜如山房說卷上

四

紫桃軒記云韓昌黎以一年好處在草色有無間則
初春時也蘓東坡又以為在橙黃橘綠時唐人則以
為在新笋晚花時大抵各有會心不容互廢耳余則
以為四時蚤暮悉有好處在人不在境如春永日飽
後緩步青莎白石間熟寐初醒茶鐺適沸作松雨灑
窻聲四月積陰乍開濃綠欲到人眉目邊夏月午後
薄醉臨沼弄水吸荷花香舫暮倚高閣看霜樹青黃
紅紫掩映堆塚冬日欲雪忽冰珠迸落竹樹中琤瑤
清響皆不可謂非騷人消受處也

挿瓶花法

挿梅瓶中置硫一錢以熱湯挿之芙蓉牡丹芍藥蜀

如如山房藥卷上

聖

葵萱草俱用大滾湯挿之緊塞瓶口則不焦能開挿
蓮以泥塞摘斷孔內先入瓶底後方加水養之挿梅
子將剪斷處敲碎加鹽些少于瓶加水養之

羲皇境

陶元亮曰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
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五月中
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

于厚語

上高山入深林窮迥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
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
同趣

摩詰札

與裴迪云夜登華子岡剎水淪連與月上下寒山遠
火明滅林外深卷寒犬吠聲如豹却墟夜春復與陳
鐘相閒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步
仄徑臨清流也

書黃庭

王逸少二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
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

東冶亭

東冶亭在汝南灣乃士大夫送行之地

憐狙

如如山房藥卷上

聖

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狙觸網見主兩泪稽顙屈指其
腹主憫之戒虞人保守是夕生二狙

香溪

吳故宮有香水溪乃西施浴處人呼為脂粉塘

代七箸

飛燕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

聖鉄

真臘王身嵌聖鉄縱使利刃斫之不能為害

婉羅

太真夫人王母小女也諱婉羅

村裏來

王湛然善畫村裏來蝴蝶別名

退思巖

宗道為執政營一小室畫山水朝退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亦不許入

羊麪

范忠宣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餽既不知身之在遠

登山訣

温公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

危

琴理

娜如山房說卷上

范文正嘗問琴理于崔遵度崔曰清麗而婉和潤而遠琴書是也

靜業

宋景文言為文是靜中一業

變動

荆公不耐靜坐非卧即行

隱惡

韓魏公為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惜墨

李營丘惜墨如金

消搖

古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故後人以散步為消搖

垂綸

謝系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娛日

鯉

鯉一名禰龍

東觀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未見書

婢妾魚

娜如山房說卷上

江海有婢妾魚游必三一前二後

禹字

渡江河者辰砂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此神仙真符

蕭夫子

蕭穎士文章學術俱冠詞林負盛名而湮沈不遇嘗有新羅使至曰吾土士庶願請蕭夫子為國師雖未行其聲名遠播如此

印文

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三司印文尤麤猶且歲易此足見事之繁簡也

二背

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二背

種花

張約齋種花法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盛種不得

藏蟹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笊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

玫

玫黑色玉也

鄰如山房藥卷上

手

伏臘

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冬至後祀百神曰臘

才

東坡教葛延之曰作文如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才而已

讀書

樂城云讀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

誠齋語

烏啼花落欣然有會于心遣小奴挈瘦樽沽白酒嚼一梨花磁盞急取詩卷快讀一過以嚙之蕭然不知

在塵埃間也

快活句

前輩有一書聯云作未完問花尋生意讀將卷聽鳥話天機又有一聯云悟境豁來邀月共文情開處笑花遲此皆能讀無字書而得其真趣者也存覽起人多少悟頭增人多少快活

遊記

秦少游紀遊龍井云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未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杖策竝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

鄰如山房藥卷上

圭

塢得別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寺謁辨才于潮音堂

評四時山

醒言云昔人謂春山淡宕如咲夏山蒼翠如滴秋山明淨如粧冬山慘淡如睡可謂窮四時之變矣予請再摹之曰春山如雲遊仙子夏山如靚粧美人秋山如丹碧畫工冬山如入定老僧

烏鳴書

和菟有烏鳴書一卷

耐辱

司空表聖自號為耐辱居士

界尺

太祖以柏為界尺謂之隔筆簡

毫錐

元白應制用細筆名毫錐

鉄牛

陶穀小名鉄牛

虬鬚

周文皇虬鬚上可掛一弓

顏真卿

如出處卷上

垂

仙傳拾遺有道士謂顏真卿奇骨可度世不宜沉溺

宦海

奚姓

稽康之父姓奚

書年

右軍三十三書更庭三十七書蘭亭

進茶

紹興進茶自范文虎始

健活

羅大經曰作詩要健字撐柱要活字幹旋

僧傑

隋僧敬脫善作方丈大字號曰僧傑

韻書

楊誠齋云無事可看韻書

蚊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

治陰痒

蛇床子吳茱萸苦參能治陰痒

别名

鷓鴣一名花豸一名内史 蚨蝶一名春驗

天女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

如出處卷上

垂

能預知吉凶故名燕為天女

四神名

筆神曰昌化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

筆架筆筒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表鐘

皆世無其比

石墨新筆

車胤貧時以敗薪為筆取五龍山下烏石作墨至今

田家無墨有取之者

猫精

用蠶豈四十九粒陰陽水浸端午日午時呪之埋室

西地下令猫踞其上七日化為猫精

性異

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人物異性有如此者

悅夫人

唐莊宗嘗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殿外以悅劉夫人

通陰符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獸之制在氣經年不能解忽夢烏衣人教之遂通其義

避嵐氣

如山房說卷上

毒

山居嵐氣重每日帶皮姜細嚼熱酒下之

芝名

靈芝一名壽潛

綠螭

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一小兒曰可用兩刃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極効言畢化為綠螭走入壁孔中

黃昏散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

畫石

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時采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後

因風雨飛去

吐綬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

寫蘭梅

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

反潮笛

崔文子能吹反潮之笛吹已積潮橫下險于廣陵之

大桃

如山房說卷上

毒

吐谷吐渾有桃大如一石甕

瓶隱

申屠有涯放曠雲泉常携一瓶時躍身入瓶中號瓶

隱

石帆

武陵武陽縣有石帆山若懸百幅

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今通曰山陵

匡廬

匡姓名谷商周之際遜世隱居廬于廬山因號匡廬

竹林

山陽縣成都北二十里有魏中散大夫稽康園址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名稽公竹林

石柳

彭城北六里臨泗水有宋桓魋石柳皆有青石隱起如龜龍之形

海棠樓

成都海棠樓唐李太白所建以會遼佐裴坦曾為序

牛山

嵩高山東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百姓飢饉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銀灣

銀灣許渾詩謂銀河

水品

王安石水記太湖上羅浮次之天竺又次之餘為下紙墨評

蕭子良與王僧虔書佐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耕耘

陸魯望曰耕欲深如象之履耘欲就如鳥之啄他說近于神性

呂知隱

呂知隱於洞庭山穿一松造草舍而居寶正中徵起

鶴縵紗巾行于山中以求于深

丙舍帖

墓田帖右軍臨鍾繇書南唐墨寶堂石也今在荔枝家已損

孝奴忠奴

有士夫年高納二寵托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請問其解友曰孝當竭力忠則盡命

箇中滋味

此身幸在樊籠外西園花事日新佐以醇酒坐卧萬卷中作蠹魚大堪娛日灑謂以花酒佐書史乃真得花酒意趣者也近人視花是花酒是酒書史又是書

史只是未能領受箇中真滋味耳宋元美語

靜趣

徐文長友人書云昨把袂酣游飛觴痛飲漁歌斷處碧芷浮天帆影搖空綠蕪漲岸風吹鶴袂人訝水仙歸來猶有一段花香樹色留我衣褶

自醉

陳眉公與友書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入達几簾皆碧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白榆句

屠赤水與龍君善箋云青山在戶流水環門異鳥朝鳴嘉魚上下足下黃絲白恰與二三同心蹋軟沙藉

細草采決明於阮谷掇胡麻於上流令晉漁人見之心以為桃花千樹下有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

香山妙語

冷泉亭記云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夏之夜吾愛其泉淅淅風泠泠可以蠲煩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于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于枕上

座右編語

讀書霞漪閣上目之清享有六溪雲初起山雨欲來鴉影帶帆漁燈照岸江飛匹練村結千茅遠境不可

柳如山巖記卷一

庚

象描適意常如披畫

梅溪記

家梅溪十朋卧龍行記云載酒來遊時凍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茶蘼羅絡松上如積雪幽蘭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巖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葢護持畱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淪茗賦詩而歸

眉公句

予近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每當草策月冷鐵笛霜清覺張志和陸天隨去人未遠

三舟

陶峴彭澤之後也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一舟載酒餽

羅刹石

梁時同泰寺院前有醜石可高丈餘形如羅刹試抱嬰兒看之無不掩袖而啼小兒夜哭每以此恐遂止

紙簫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珮近關中有紙造者

蓮露

徐陵浴佛以蓮葉露

蝸牛

柳如山巖記卷一

庚

蝸牛不獨能伏蝸亦能制蜈蚣蝸牛見蜈蚣便能禁其動徐登其背其足盡落

驗屍法

太常博士李處厚除梁縣嘗有毆人死者往驗傷以糟或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吏求見曰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織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痕自見江淮間官司常用此法

雙書

錨向別錄云雙校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雙書

鄉里

沈休文謂妻為鄉里見山陰柳家詩

行香

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然香薰手或以炷香散行謂之行香唐宋因之至今不變

黑色

凡視五色皆損目唯黑色於目無損李氏在江南之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王丞相介父亦以皂羅糊屏幃所以養目

錦城

錦城因錦江之水濯錦而名人又謂蜀王衍命民間遍栽芙蓉花得名尤新

如如山房說卷一

喜潔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人名字必潔人也遂以女議親

戲對

劉貢父觴客子瞻有事欲先起劉曰幸早裏且從容子瞻曰奈這事須當歸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子華句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麋

方干

方干瘦而唇缺性好侮人時號補唇先生

六忌

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誇中表在高位四誇作官五慶享後進飲食六沒用處

餅詩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狸骨帖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骨帖

平南書畫

如如山房說卷上

王平南廡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觀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

三貴

吾之所貴者三焉身貴安而輕氣貴和而清心貴靈

而明

禁花

本香出于禁中一名禁花

游龍

紅蓼即詩所謂游龍也道家呼為鶴膝花因其莖之

形似

坡公志林

東坡嘗語子過曰秦少游張文潛為當世第一無能
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無默識而口不能傳
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踈通秀朗當推文潛
三人皆辱與予同升而并黜有自雷州來者述至少
游所惠詩書累幅近居蠻方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
可記之勿忘吾言

瓶史

插花當如畫苑布置不可太繁亦不可太踈置瓶忌
兩對忌一列夫花之意態正以參差不倫有天然之
妙如手瞻之文隨意斷續青蓮之詩不拘對偶若夫
枝葉相當紅白相配此省曹堦下樹墓門華表也

柳如山夢說卷上

李

晉公句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客到
則尋常茶具本色清言本色最妙加以清字更得趣日暮乃歸不知馬
啼為何物

畫英會

范蜀公居許下堂名長嘯前有茶蔭架高廣可容數
十人春花盛時讌客其下約曰有飛花墮酒中嚼一
大白或咲語誼諱之際微風一過滿座無遺時號畫
英會

花舫

張侗初粘壁有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窗

下香氣襲簾幙間扁其檻曰花舫于是掩關晏處其
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為度其一日則報謝賓
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
亦太古小年也又嘗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
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清閒快活亦人生一小安樂法
也

遊山語

壺中贅錄云過名山如讀異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
言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止

種竹法

有友人告灝以種竹奇方冬月擇竹之肥濃力厚者

柳如山夢說卷上

李

斬其竿近根留一尺鑽通其節灌硫黃二錢于內仍
以泥封口掘起倒種于土內每種一竿次年便得產
八竿若種三四竿次年便得產三十餘竿只一二年
竹成林矣

竹香

白樂天稱竹有四德本固性直心空節貞獨不著香
然杜詩云雨洗涓涓淨風吹細細香李賀新筍詩云
斫取清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則竹原有香也
靜嗅之自得

華清宮蓮泉

驪山之華清宮殿廢已久今所存唯綠垣而已天寶

所植松柏徧滿崖谷望之鬱然朝元閣在北山嶺之上基址最為嶄絕次界即長生殿故基東南湯泉凡一十八所第一是御塘周圍數丈悉砌以白石瑩徹如玉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四面石坐階級而下中有雙白石蓮泉眼自甕口中湧出噴注白蓮之上御湯四面脚即如子湯湯面稍狹湯側有紅石盆四所作菡萏于白石之面餘湯迤邐相屬下鑿石作黠竇走水東南數十步復立石湧出灌注石隙中

初三初四
有一川官在都乞差一留三四年題一詩在熾樓之壁曰朝看貝葉牢籠佛夜禮星辰取奉天呼召歸來

柳如山房說卷上

李

聞好語初三初四亦欣然二僕名也此詩傳播京下竟得缺而出

解紛

西蜀有兄弟訟財者畢構侍郎為廉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所訟自止

魚鑰

鑰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勅書樓

縣衙門樓曰勅書樓淳化二年詔令各建以藏勅書刑名應所受詔書咸著于籍受代批書印紙曆子違者論罪

牧之詩

子瞻愛杜牧之華清宮詩自言凡為人寫了三四十本矣

諱正

王右軍先諱正故法帖中謂正月為一月或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

一條冰

陳彭年在翰林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鬚白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嫌其少準覺之遽服

柳如山房說卷上

李

地黃兼餌蘆服以反之未幾鬚髮俱白

讀書法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于韋布嘗為人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徃復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卷光性最端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何涉蜀人

治赤眼方

病眼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之置于露中曉取則肉化為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法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櫟去核薄切作
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爛自昏至五更為度
用蜜拌勻當睡中喚起用匙挑服甚効

又法

越中學錄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柔桑條
一束每條寸折用水五碗煎至一碗遇盛暑中渴飲
之一月而止

卧仙

華岳張超谷巖石下有偃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
以酒洒口中時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

梁山志卷上

李

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未仙者所
說山靈護之不欲人褻慢耶

市井

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市井

梁灝表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表云白首
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
監秘書年九十餘

肺石

唐闕前有肺石長八九尺形如人肺肺主聲所以鳴
宛如今之搥登聞鼓也

種松法

松以深山石谷中年老經霜雪多壓殺蒼勁古秀者
為佳移時須鑿其石土連根栽之方易活不變形
蒼顏叟

法潛隱剡山或問勝友為誰乃指松曰此蒼顏叟也

支離叟

鮮于伯機得怪松一枝移置齋前呼為支離叟

百和香

東坡嘗拾栢子和蒼朮棗實龍眼殼同燒名曰百和

香

接牡丹

梁山志卷上

李

張茂卿嘗于椿樹上接牡丹飄飄雲表

柳浪

王維輞川別墅編植楊柳水際漪漪綠紋名曰柳浪

香雪

詩人多稱梅為香雪不知柳絮亦稱香雪唐有商七
七者善異術畫婦人能歌曰愁見陽春曲令人離腸
結郎去未歸來柳自飛香雪太白詩亦有風吹柳花
滿店香之句

嫁李

種桃宜密種李宜稀昔人於元旦五更以火把四面
照之當年即生謂之嫁李

接梅

棟樹接梅優成黑梅妙品也此見農圃書中

種梅

梅有五種綠萼照水玉蝶單瓣紅梅若欲移種須去其枝稍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者

梅花粧

壽陽宮主臥含章殿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宮人效之作梅花粧

暗香

陳郡莊氏女好鼓琴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

洗粧

洛陽梨花開時人多携酒樹下曰為梨花洗粧

種葡萄

葡萄二月間取籐枝挿肥地蔓長作架承之結子時剪去繁葉使受雨露則子易肥大

香圓

香圓有大小二種小者清香襲人皮粗而形大者乃朱欒非香圓

種木瓜

木瓜殊社前後移栽較春栽更盛

毛桃

胡桃原名毛桃漢張騫植之秦中漸及東土

櫻桃

櫻桃二月間種陽中者還種陽處陰中者還種陰處結實之時宜張繪網遮之以驚鳥雀夏貯葦箔復之以蔽風雨王維詩云纔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

啣殘

荔枝

荔枝

荔枝嶺南蜀中俱產閩中為第一大樹下子可百斛人未採百蟲不敢近一經染指烏鳥蝙蝠俱來傷殘熟時必趁日中併手採之一日色變二日味變三日色味俱變

龍眼

龍眼

龍眼

龍眼每枝二三十顆作穗如葡萄荔枝纔過龍眼即熟故謂之荔枝奴

檳榔

檳榔嶺南人日常取其實噉之當果食以祛瘴癘漢喻益期棧云子既非常木亦特異葉叢樹端房結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桐而厚節似竹而繁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伏虵其伸如植繩調直亭亭千百如一鶴林玉露云其功有四醒能使醉醉能使醒

檳榔

檳榔

香將熟時以木釘釘之或納鹽于皮內其實自落

檳榔

檳榔嶺南人日常取其實噉之當果食以祛瘴癘漢喻益期棧云子既非常木亦特異葉叢樹端房結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皮似桐而厚節似竹而繁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伏虵其伸如植繩調直亭亭千百如一鶴林玉露云其功有四醒能使醉醉能使醒

百如一鶴林玉露云其功有四醒能使醉醉能使醒

飢能使飽飽能使飢

菱

菱一名菱武林記云四角曰菱二角曰菱其花白色
晝開夜收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唐東嶼詩曰交游
萍荇在菰蒲懷玉藏珍似隱儒葉底只因頭角露此
生不得老江湖

芡

芡俗名鷄頭爾雅云芡花向日菱花背日秋間熟時
收子包浸水中二三月撒淺水內待葉浮水面移于
深水以麻荳餅屑拌勻河泥種之梅聖俞詩云蝟毛
蒼蒼磔不死銅盆蠹蝨釘頭生吳鷄戰敗終憤碎海
蚌扶出珍珠明

網魚法

漁家以糊絲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
人之見錦繡也有人能誠心默倒誦揭諦呪一七遍
可使終日不獲

黃疾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
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遍身如蠟
諸藥弗治

寫書

張參為國子監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謂讀書不

如寫書

昭應縣

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為昭應縣
民截鞭鐙

姚元崇牧荊州三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
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皆截留之以表瞻戀
顏甲

進士楊光遠多謁權貴累遭撻辱畧無改悔時人鄙
之皆曰顏厚如十重鉄甲

楚蓮

都中名妓楚蓮香出處之間蜂蝶相隨
十六長湯

華清宮中除供奉兩湯外而別更有長湯十六所以
沐嬪妃

丹墀

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鷄舌香

侍中向存年老口臭上賜鷄舌香含之

牛特骨

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頂上有特骨大如斗日行三百

里

田何

田何年老家貧茅居蒿床守道不仕

釀酒速

羊稚舒冬日釀酒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速成而味好

許詢許玄

高陽許詢字玄度丹陽許玄字遠遊并清高不仕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遊會稽臨海山誓不歸家乃與婦書令改適後入深山莫知所止或以為昇仙

泣筆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握丹筆相向垂泣

信人

卓恕上虞人也與人相約雖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常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日復來恕答曰某日當復親觀至是日恪停食候恕到時賓客會者皆以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須臾恕至一

驗天

陰氣太甚作雨日久不為星變則為地震或大風作而為地震地寒盛則烈風盛則震

善飯

廉頗畢老日啜肉百斤

玉精

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莠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

東方朔

東方朔乃太白星精

灑酒

水行峽路最險以灑酒堆為則

禽獸酒

虎以狗為酒鷄以蜈蚣為酒鳩以桑椹為酒猫以薄荷為酒蛇以茱萸為酒

瘳硯

表柔贈庾冀瘳硯

治妬

倉鵬為饒可以療妬

借書

陶弘景借人書隨談治定

妻工書

邳氏右軍之妻甚工書

穀城

穀城神農嘗穀于此因名

錢塘

鄒如山考索卷上

三

鄒如山考索卷上

三

錢塘在餘杭初為潮水所損州人華信自以私錢作塘捍海因名之曰錢塘

瑞香

瑞香有紫白二種紫者香勝廬山有僧晝睡石上聞花香尋得之故又名睡香芒種時剪取嫩條破開放大麥一粒用亂髮纏之挿入土中勿令見日以燭猪湯澆之或云左手折下隨即扞揀勿換右手無不活者又云澆以小便可殺蚯蚓大凡香花忌糞瑞香尤甚只用浣衣汁澆為妙但香氣繁烈能損羣花世謂之花賊宜令獨處張桐郭詩云曾向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怕枝頭蝶驚覺南窗半夢人

玉蘭

玉蘭以辛夷並植焮後接之澆以糞水花開最馥辛夷即木筆也

種蘭法

蘭花有數種一曰建蘭翠勁可愛若葉生斑點用魚腥水灑之二曰杭蘭種黃土用羊鹿糞澆之三曰興蘭又名九節蘭花有餘香不足蕙蘭亦然四曰風蘭不用沙土取竹藍貯之懸于有露處或盛以敝簪用頭髮襯之五曰箭蘭其葉如箭似蘭無香亦曰眞珠蘭其花色紫蓓蕾如珠又名魚子蘭宜濕喜陰二月取出五日一澆別有一種名賽蘭又名伊蘭樹如菜

荊花如金粟好事者易名金粟蘭然非蘭種亦猶蠟梅之於梅花也培蘭有四戒春不出宜避夏不日避炎日秋不乾宜常冬不濕宜藏地中不種法海雨後取山土入火

煨過搥碎俟九月終挑起舊本刪去老根分種盆內糝泥壅之長滿復分三歲為度蘭性畏寒暑尤忌塵埃葉上有塵當即洗去又忌春雪著點即枯須以竹藍罩盆計日轉曬風雪既却日色復勻迨至花發周圍如一澆用雨水河水或皮屑魚腥水須四畔勻灌葉黃但以清茶澆之斷斷不可用者井水也山谷云培以沙土則茂沃以茗汁則芳或云盆須水壺可隔蟻蟻分宜毀盆不傷花根又云隄防濕處多生蟲根不猶嫌着糞濃

濯枝

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韋曲

韋曲在皇子陂之西

太白山

太白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鳴鼓角若鳴則遭疾風暴雨

白鹿原

周平王東遷有白鹿遊于此原以是得名蓋秦運之象

八水

涇渭瀍灃潑澗濃瀉為關中八水

中南

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

南岸

龍首山背枕渭之南岸尾達樊川首高尾下在長安

城南

九疑山

九疑山在營道縣與北山相似人多疑之故名

鄴酒

衡陽縣東有鄴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色土人

鄴如山麥藥卷上

取以造酒

石床

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綠竹扶踈常隨風

委拂

虎齒山

虎齒山形如虎齒民間六月祭之不然便有虎害

竹青

青田縣有草葉可染碧色名為竹青或即北地淡竹

竹中高士

樂城張薦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

恒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時目為竹中高士

獨木橋

獨木之橋曰樅亦曰杓

鬼市

海邊時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早即之多得

異物

雄稱

交趾君曰雄王臣曰雄侯田曰雄田

竹鼠

竹鼠如小貓大食竹根出封溪縣

番禺

番禺二山名廣州昔有五仙騎五羊而至遂名五羊

瘴母

嶺表或見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

人中之即病土人謂之瘴母

華景洞

桂海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

胡盧笙

胡盧笙兩江峒中樂

治鷄鵲

鷄鵲出炎方稍北中冷則發瘴瘵戰如人患寒熱以

柑子飼之則愈不然必傷

白鸚鵡

白鸚鵡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粘粉在指掌如蚊蝶翅

秦吉了

秦吉了如鸚鵡紺黑色丹珠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聲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又名情急了

翻毛鷄

翻毛鷄翎皆翻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散逸二廣皆有

娜如山長卷卷

長鳴鷄

長鳴鷄高大過長鷄鳴聲甚長終日啼號不絕生邕州

翡翠

翡翠出海南邕賀二州亦有腊而賣之者

象

象出交趾山谷唯雄者則兩牙佛書云四牙六牙今不能生

嬾婦

嬾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禾田夫以機軸織維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有之

石鼠

石鼠嗜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効如神謂之石鼠肚極貴

麗春

麗春者麗春別種也宜中炆夜或重九日裸形種之兩手交換撒子復以竹帚掃勻則花重臺而千葉須先糞地肥鬆後以墨汁泮撒以泥蓋之可免蟻食苗出後始澆清糞長則以竹篠扶之若土瘦種遲變為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取供清味 麗春一名虞美人似罌粟而莖有毛叢生一本數十花此花不可移移則成單葉

娜如山長卷卷

剪炆紗

剪炆紗一名漢宮炆八九月開花深紅色亦如刀剪之狀喜陰忌糞肥土種清水澆

葵花

葵花生有三種蜀葵似木槿而大八月下種十月移栽明年四月開花若挿瓶中以紙塞口則不憔悴葵與蜀葵別種葉如龍爪花蜜色朝開午收暮結子如芥子難產催生之聖藥一種向日葵花大如碗其心必向日而移故名

鷄冠

鷄冠清明撒子撒高則高撒低則低用扇撒之則如

團扇散髮撒之則成瓔珞

雁來紅

雁來紅俗呼老少年春分下種出後長寸許移栽其葉初生即紅至秋而榮艷又一種葉綠秋深紅黃相間名雁來黃十樣錦周子羽題雁來紅詩云朔雁南來塞草煇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說者以為絕唱

紫白萼

白萼一名玉簪花未開時其形如簪潔白如玉清香襲人含蕊之際納粉少許女子清晨傳面最妍又一種名紫萼先一月開花不香

嬌如山房說卷一

全

蛟蝶花

蛟蝶花即射干其花六出色黃上有紅點中抽一心外黃鬚三莖繞之葉類萱而扁以花似蝴蝶故名種法八月下子二月移栽高阜處唐荆川詩云蜀地羅裁就漆園夢始通何言金翅色翻在碧林中未辨逍遙影爭矜點綴工採春蜂趁侶啄葢鳥啣蟲易濕緣多粉難飛詎少風美人笑來撲誤便損芳叢

石竹花

石竹洛陽二種相類開亦同時千瓣者名石竹單葉者名洛陽八月下子土肥根潤則變色極多

紫茉莉

紫茉莉一名狀元紅春間下子花紫葉繁早開午收三日後結子近有五色茉莉亦此種之變色

曼倩花

曼倩花一名諸葛菜秋間撒子似菜花而色紫相傳孔明行軍令士卒隨地栽之人馬俱食

萬壽菊

萬壽菊春間下子宜土肥別有番菊又名波斯菊氣味甚惡畏烈日

瓠

瓠一二枚去皮蒂截作二寸方片爛蒸以食之甚勝餐藍田玉

嬌如山房說卷一

全

山猪

山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三二百為羣以害禾稼峒民苦之又名豪猪

砵碌

砵碌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為諸玩物

蟬蛻

蟬蛻形似龜龜背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錯無足而有四鬣擢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鱗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齋戒日其說尤紆

石蟹

石蟹生海南形真是蟹云是海味所化理不可解又

有石蝦石燕之類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黑翅好飛荔枝樹上

上元紅

上元紅絕似紅木瓜花不結實以燈宵前後開故名

白鶴花

白鶴花其形色極似立春開

柗那花

柗那花葉瘦長畧似楊柳夏開淡紅花一朶數十莖至秋月尤有

水西花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亦夏開

象蹄花

象蹄花如拖子而葉小從夏初開至秋深

茉莉花

茉莉花以浙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絕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又六月六日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木竹子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批把肉甘美秋冬間實

冬桃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春夏熟

火炭

火炭子如烏李

羅望子

羅望子殼長數寸如肥皂又如刀豆色正丹內有三實甘美非常煨食最佳

人面子

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口耳鼻目皆具肉甘酸宜蜜煎

牛蕉

牛蕉去皮取肉爛軟如青柿極甘冷鷄蕉子小如牛蕉四季實芽蕉子小如鷄蕉尤香嫩甘美初秋結

茄

茄亦有宿根者其本不凋

雁塔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寺本隋無漏寺貞觀二十一年高宗在春宮為文德皇后立為慈恩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起塔初唯五層磚表土心效西域窳堵坡即袁宏漢記所謂浮圖祠也長安中推倒天后及王公施錢重加營建至十層其云雁塔者天竺記達觀國有伽藍佛伽藍穿石山作塔五層最下一層作雁形謂之雁塔蓋此意也

牛頭寺

勳蔭坡下即牛頭寺為牛頭山第一祖遍照禪師之

南山藥譜卷

南山藥譜卷

居也貞元十一年建內有徐士龍所撰碑太平興國中改寺曰福昌元豐癸亥長老道文自南方來居于寺之地堂其南軒為延客之所

皇子坡

龍堂在牛頭寺之西有龍泉塔地甚平行中多植杏名杏花坪又清明渠自朱坡東南分流穿杜樊川九曲池循坡而西經牛頭寺下穿韓符庄西過章曲至渠北村西北流入京城皇子坡秦墓皇子於陂起塚地原上因以名坡隋文帝改永安坡

山磬

山磬由杭州西山凌冬不凋正月開白花細而繁香

鄰如山卷

全

甚烈黃山谷水仙賦云山磬似弟梅似兄

報詩捷

錢勰知開封蘇軾乘其据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報軾曰電掃訟庭響答詩筒近所未見

詩評

教陶孫古今詩評云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煇水芙蓉倚風自咲韋蘓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香蕊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瓦走坂駿馬注波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事言言皆著實元微之如龜年

說天寶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鷄犬遺響白雲韓退之如囊沙背

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疇

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煇獨眺露景鼓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蕪東坡如屈注天黃倒

鄧艾鎚兵入蜀險絕為工黃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

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

鄰如山卷

全

獨嘯深林孤芳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格言

沈寓山格言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須畏速死

坡仙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余終身守之凡人

性急最害事非但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

憂必損神不能怒怒必傷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

也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已者

香鼠

香鼠至小僅如指擘大穴于柱中行地中疾如激箭

徐延壽

徐延壽字存永閩人徐勣與公之子也家菴峰藏書與曹能始謝在杭遭亂後并田園盡失之將移家湖南道廣陵與余定交有過燕子磯作云馮夷吹浪齒山根雲樹千重暗白門故壘尚開雙燕語空江曾見六龍奔楊根暮雪行人路杜宇春風古帝魂扣柵中流頻喚酒客情難遣是黃昏錢虞山

滕王閣句

依然極浦生烟水終古寒潮送夕陽美門

湖口縣句

湖光盡日依樓堞山色終朝滿縣城美門

娜如山房卷上

家用晦句

細雨新晴白草菲含桃欲染杏初肥奚童爭撲柳花落嬌鳥時啣榆筴飛水淨欲浮蝌斗字苔深爭迸籜龍衣闌珊春色歸何處簾外輕寒蠟屐稀

養生訣

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獨自宿此養生之妙法

四要

居山四要樹無位次石無行列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幽人筆

司空圖隱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人間之曰幽人筆正當如是

琴架

白太傳用胡松節支架琴汗漫錄

陸魯望句
松齋一夜懷貞白霜外空聞五粒風

遊茅山記

夜深宿方丈左聞窗外聲澎湃湖滂飄忽颺激如秋江怒濤又如大將之師萬馬奔騰千里馳驟予意是日熱必大雨虞其妨遊攬衣起徐耳之蓋松風之山空人寂境乃如是宜陶貞白之愛聽也

隱逸傳

關康之少而篤學姿狀豐偉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

娜如山房卷上

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披黃布袍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咨嗟而退

僧正之伐松句

豈知此去棟梁材無復清陰復綠苔只恐山深明月夜懼他千里鶴歸來

儉德帖

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子曰年來衰病多因飲食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自丁巳正具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蕪不得更設肉丁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釘不得用大碟只用小菜碟大小一般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則寬胃養氣一

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却病之方見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 英祖謂李賢曰朕視朝退則朝 太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時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再任新繁在官未嘗食肉其子自微來省居一月烹二鷄胡怒曰吾居官二十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太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寒具

桓元喜食寒具即今饊子又名環餅客有食罷未罷手而執畫帙者有油漬可微

如山房齋卷上

泥水

長安志云灃水今名泥水一作坑水自南山流至皇子陂由瓜州村附神禾塹上穿申店而原愈高西望香積寺塔原下有樊川御宿之水交流西合于灃北入于渭

孔雀

孔雀不足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鳩雌雄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

筆毛

番禺多以青羊毫為筆詔州擇雞毛為筆亦圓如錐方如鑿可抄細字溪源有鴨毛筆以山鷄雀雉毛間

之五色可愛筆有豐狐之毫虎僕之毛呂豹而小駒鈴鼠毛鼠鬚麝毛馬毛鹿毛狸毛羊鬚胎髮皆可為之然終未若兔毫圓健

睡草

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為鹽菹食之睡易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不使人睡別名却睡草

四海洲名

祖洲瀛洲生洲長洲俱在東海炎洲流洲在南海玄洲元洲在北海聚窟洲在西海鳳麟洲亦在東海

函谷關

如山房齋卷上

漢函谷關在唐河南府新安縣之東一里蓋漢世楊僕移秦函谷關而立之于此也此秦舊址則移東二百七十八里揚僕者宜陽縣人漢武時數立大功以其家居宜陽其地即在函關之外矣僕耻其家不在關內乞移秦關而東之使關反在外武帝允焉僕自以其家僮築立關隘是為漢世函關自此關移在新安縣而秦關之在靈寶者廢矣縣東有南北塞垣皆僕所築郭緣生云至今謂之新關

潼關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而太華山之北也太華在縣南八里通典曰本名衝關言河自龍門向南而流

衝激華山之東故以為名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名關哥舒翰軍敗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散卒即關西之潼水也元和志謂因潼水名關者是也曹大家賦云涉黃巷以濟潼則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于其地立關耳

嶠陵

二嶠山又名嶽釜山秦嬴昔秦將襲鄭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嶠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於避風雨也必死是元和志云自東嶠至西嶠三十五里東嶠長阪數里峻阜絕澗車不得方軌西嶠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嶠皆在

娜如山房彙卷上

全

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劍南家訓

風俗日壞可憂者非一事吾幸老且死矣若使未遽死亦決不復出仕惟願念子孫不能無老態吾家本農也服農策之上也杜門終窮不求仕進策之中也安于小官不慕榮達策之下也於此三者則無策也汝輩今日聞吾此言心不當以為是他日乃思之耳暇日時與兄弟一觀以自警不必為人道也

其二

子孫才分有限無如之何然不可不使讀書貧則教訓童穉以給衣食但書種不絕足矣能布衣草履以

事農圃足跡不至城市大是佳事關中村落有魏鄭公莊諸孫皆為農張浮休過之留句云兒曹不識字耕鑿魏公莊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可無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為市井小人事戒之

敬持筆墨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硯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

惜書

書冊須要愛切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為可法抄書

娜如山房彙卷上

全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草草抄文字須深細看原本不可差誤

戒子弟語

凡為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收拾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錄諸名及時送還愈壁几案文卷邊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為子弟忠書几書硯自點其面此不雅潔切宜深戒

處鄉戒

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襟處之地吾輩或有經
繇須當嚴重其辭類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
必聽或遇狂醉之人宜急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居于鄉曲輿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食者
多我若揭然異衆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
慎積

凡人敢于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不知
今日無寬餘他日何為而有譬如百里路分為兩日
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待明日併行雖勞
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
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此

鄰如山房卷上

空

狼煙

夜燒狼糞黑犬皮之類可以呼集穴鼠畢至

忌僧道

僧道不可入宅院猶鼠雀之不可入倉廩也鼠雀入
倉廩未有不食穀粟者僧道入宅院未有不為亂行
者此事之必然不可隱者也楚諺云此輩只堪林下
見不宜引到繡簾前

戒素口

寧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青精

按本草南燭木今黑飯草即青精也采枝葉搗汁浸

米蒸飯曝乾堅而碧也久服益顏又青石飯世未知
石為何按本草青石脂三斤青梁米十斤水浸越三
搗為丸如李大日服三九可不飢山居供客用前法
法辟穀用後法每讀唐詩以李杜之才天不使之壯
年以行其志而有瑤草青精之思惜哉

黃精

黃精春深採根九蒸九晒搗如飴細切作果食又採
苗可為菜一名仙人餘糧其補益可知余官潛州最
多浸酒亦妙

松花

春暮掃松花和蜜模作餅狀不唯香味清亦有益駝

鄰如山房卷上

空

峰熊掌何能比擬

字訓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
岸善崩善亦多也

丘真人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
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
統戊辰正月十九日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
子當為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
依道者修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
寧請為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

太祖平蕪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邠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一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園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有闕且

鄒山名錄卷五

帝

夫刺舟劍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久棲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懸澗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

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亦惟宜知悉五月初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机近奉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机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

鄒山名錄卷五

帝

見蓋聞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封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頓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机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机虛得其名顏色樵額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勅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

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久違勳
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謂朕天啟所以身
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砂磧書章來上喜
慰何心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
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單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
背實力率之故然久逸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
揚威德畧駐車從重念雲軒既發於蓬萊鶴馭可遊
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
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瞻几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
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
一月至邪迷思于城壬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

如山房集卷

案

在所時上在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
聘皆不應今遠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
二帳於御帳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
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畧答
以節慾保躬天道好生惡殺治向無為清淨之理上
諭命左史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
掌管天下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旨居太極宮
丁亥五月特改太極為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
八十至元巳巳正月旨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
春演道主趙真人巳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
雲慶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

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
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鉄拄杖於窻戶墻壁
上頗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
矣完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
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
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
真知道哉

南池毒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為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
之旁可居舊為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
其地每春夏之交聒聒聒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

如山房集卷

案

天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
瓦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毒毋再喧自是至今寂
然

鴈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
維詩蘆筍穿荷葉菱花罨鴈兒又新

鼎作牛鳴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
書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以烈帝廟以卜休
咎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為意
家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

之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蕪黃將由義興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理之彞亦在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後遭發掘獨此彞獲存

越民考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名人士多與之遊至正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瘵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端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

鄉如山房卷一

卷一

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考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字為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飲醲酣咏叫嘯以為娛樂雖戶外上官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

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為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任哥任情禍吏為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瓊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為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闔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城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决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

鄉如山房卷一

卷一

中門左右以鐵槌搗殺之初甚秘守閣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卧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右扶翼環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聞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為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為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湖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哉

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胆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將者既已斬之公幸無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為君持服為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梧桐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為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三姑六婆

娜如山房說卷上

二百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卻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纏足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詠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

口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偓香奩集有咏屐子詩云六寸慮圓光綴綴唐尺短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後生宮嬪曾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餘以寶物細帶縵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曾娘以帛繞

娜如山房說卷上

二百

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錫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曾娘作也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為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來方為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為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不為者為耻也

溺水不躍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汗之三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冠取衣投水死冠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冠還三

王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押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靈爽不味如此

鎖陽

韃靼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久之發起如筭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充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重臺

柳如山房雜錄卷上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王食時為公平且為卿雞鳴為士夜平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矚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寫像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後方

叫嚙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為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恠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狎娼遭毒

柳如山房雜錄卷上

姑蕪鄭君輔放浪不羈為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為後人戒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賢母辭拾遺鈔

薛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

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况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為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毋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為賞失主斬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特至聽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柳如山卷卷

四

夜航船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烟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不快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煖屋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釀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鬼室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則度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都復居是屋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答與餅餌則堅却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而女不得辭為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為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

柳如山卷卷

五

事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荀鶴松窻雜記云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為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飲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年兩歲有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為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為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視其障惟添一孩子

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牙郎

今人謂駢儈者為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為牙耳

枯井有毒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刺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貓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下取貓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久不出父繼入視之亦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

鄉如山房說卷上

夏

鄉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卧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久年乾涸陰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鷄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誠是也

事物異名

暇日讀書過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 割刺之政也 史記帝記三

父馬 杜馬也 史記平準書

毳布 西胡毳布

香物 梵書曰焚得香 物婦女歸也

藏魚 藏魚也

清室 獄也 史記 袁盎傳

貌糖 獅子乳糖也 後漢顯宗記

令草 宜男花也 傳云賦

毛席 種也 後漢 西域傳注

竹練 竹布也 使翼與燕 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 筍也 說文

練香 和香也 李賀詩 練香薰宋鶴

南威 機機也 木 平廣記

石密 櫻桃也 同上

木容 藜子也 同上

雜馥 合香也 通 典四十三

脂炬 燭也 杜 陽雜編

竹胎 筍也 說文

調香 和香也 華嚴經曰 粥香長者善調香

毛布 得也 詩 七月箋

獵碣 石鼓曰獵碣 蘇勗藏記

王窰 酒器也 續器

鄉如山房說卷上

夏

挾日 從甲至甲凡十二 日也 周禮天官 石橋也 酉

挾辰 辰十二辰自子至 亥也 左傳成九年

丹若 陽雜俎

抗人遭難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為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賈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為羣行乞於市雖姿色

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承天閣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儂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主誠未歸順時偽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

娜如山房覽卷一

夏

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阿瘡瘡

准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如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差諱其事抵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游運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梗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泛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猪妖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拘花

南方或謂折花曰拘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拘花人又古樂府拘折楊柳枝

娜如山房覽卷一

夏

連枝秀

京師教坊官妓連枝秀姓孫氏蓋以色事人者年四十餘因投禮逸士風高老為師而主教者褒以空湛靜慧散人之號挾二女童放浪江海間偶至松江愛其風物秀麗將結數椽為棲息所郡人陸宅之居嘗往訪焉秀頗不以禮貌因其請作募緣疏遂為謾之疏曰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閒人赤緊地無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似打開老病死

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滿雌雄劍
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帶生結做鹿
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
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可里草履麻衣匾
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消磨火性半世連枝
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
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道遙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
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
都勾試問他濁酒狂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冤陣當
時落陷人負我我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開
心即道道即心無非妙用牢着眼看烏飛兔走急回

如山房說卷三

單

頭怕鶴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
談玄論道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
有分玉樓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帶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
柳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腹宣揚老子經文發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撩牙
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波鶴驚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道尋蕭史歌館
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臙脂見全真本
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
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

尋常鈎子曾經老人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時昔
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
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撒等閒秋月
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
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鈔等
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
得道者多助看珠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
玉磬金鐘晨昏報德疏文一出遠邇傳誦以資笑談
秀不可留速宵遁然文雖新奇固近於狎視厚德君
子有聞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豈偶然哉
奉母避難

如山房說卷三

單

赤州人表氏兄弟二人同居養母至正壬辰紅巾壓
境兄弟負母逃避至中途兄念妻子不置辭母歸惟
弟與母借居田舍後城陷其一房盡遭殺戮獨弟之
妻子獲免乘間奔避適夫婦父子相會時傳爲孝行
所感
著衣喫飯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
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
此語
文章政事
呂先生
翁浙西憲司事時有自首不合令女

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從王法不容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宜不應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案議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遠甚而廉潔不污家甚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生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袍買米於人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飧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後果及第

浙江潮候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因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三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亦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竝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

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欽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拽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魄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日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

浙江一名錢唐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船到此多值風濤所因而傾覆遂呼云此事見吳越時僧贊寧傳載中其晝夜二潮甚信上人以詩括之曰午未未未申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三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漢東宣伯聚先生亦嘗作浙江潮候圖說云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為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龕山其北曰赭山竝峙於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潭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

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欽束逼礙沙潭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拽則奮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為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湧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於朔望虛於兩弦息於朏魄消於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水之所生日為陽宗水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於餘日大梁析木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於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於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為郡枕帶江海遠引甌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湊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為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於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於傾墊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

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汝母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有
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
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為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
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母蹈夫
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此說博
極群書辭理超詣而古今之論潮汐者蓋莫能過之
矣因併錄之

乞求

世之曰乞求蓋謂正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
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
夫人宮詞種得海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玉

鄭如山房卷上

書

木乃伊

回回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眾田者絕
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
石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
啟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
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壽號石塘特力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
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
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

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
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
謳吟猶是鐘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賢烈

戴石屏先生復善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
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
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
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
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想忘
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
矣

鄭如山房卷上

聖

僧有口才

大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癩
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
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答曰佛法譬猶燈籠籠
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
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抗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
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鶴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須溪先生命題蕪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蕪武節李陵詩又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楊妃病齒圖云華

鄒如山卷之三

其

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人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溫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楔帖考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字脚挑帶橫是字一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畧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關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

鄒如山卷之三

其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譽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澄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本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娜如山房彙卷一

福濟季氏本

東廬本

絳本舊帖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本本前十卷

又本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引絳帖次之引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藝帖好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娜如山房彙卷一

吳竹房先生

吳子行先生行大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疎曠放高不事小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事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畧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壽枕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妻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

固弗知因邏梓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
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
生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縑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
山因留詩一章詩有西泠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
靈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
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
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
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
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
生弗漬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
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

柳如山房集卷上

專

官奴

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
生號也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
善書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
拜珪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會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

傳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
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
翁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
李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
以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蘓氏開談錄馮道與趙
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
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
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蕃異雜紀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
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嫂

柳如山房集卷上

專

陳柳湖襟詩

簾外新蘆自短長。窺人約畧月痕涼。夜深讀罷茶經
後。瓶上花枝照竹床。山中樵子不知路。世上俗人
誰識名。何當老我松雲閣。燒木蒸梨過此生。支枕
勝于眠草牘。著書真似釀花蜂。一生辛苦頭成白。名
姓終歸蠹腹中。傍山結得白茆茨。修竹桃花出短
籬。忽有客來通姓氏。却從書卷久相知。屋上春山
屋下雪。青苔為繞石為屏。客來問我何生計。一卷相
傳看鶴經。

訪隱詩

庚寅閏秋訪陳健夫先生于西峯艸堂出圖展玩即

以黃樵谷韻題後 地偏鷄犬不相容 半野孤亭翠

靄重若許結隣同 此住何須歸夢駝峯 獨闌蓬

蒿隱郭西 秋蟲斷續砌間啼 拖南一帶空濛處 露出

浮屠夕照低 日揜柴扉野外家 筆床茶竈淡生涯

莫言老嬾全無事 新種黃葵紫菊花 每介

橋南別墅句 吳半町

客懷何所遣 每踏石橋南 知有名園在 無由覓路探

出牆花吐艷 當戶水接藍 曾怪蓬山隔 徘徊幾住驂

今晨忽狂喜 有客此移居 掃徑先除蔓 開軒只擁書

石綠秋雨瘦 林帶晚烟疎 乍到渾疑夢 翻愁畫不如

樓子三間 厥河流百折 長短簾延野 色虛牖納溪光

如如山房覽卷上

臺

佛寺傳齋鼓 漁家隱芟梁 郊壇遙騁望 萬木簇紅墻

更上平臺眺 西山列畫屏 數層雲影白 一抹黛痕青

日落人橫笛 天空鳥墮翎 披襟胸次爽 醉欲摘秋星

茶竈從容置 香爐取次陳 巢傾松翠羽 池淺飼金鱗

低樹常防帽 飛花故近人 得閒高卧足 吾意倦風塵

門外看新漲 磯頭理釣絲 僧來留鬪茗 客散未收基

種竹雨深後 彈琴月上時 酒酣呼放艇 濯足弄漣漪

露濕蓮房嫩 輕鷗起白沙 翠搖書帶草 紅賸馬櫻花

劍氣憐秋水 詩情愛落霞 夕嵐浮近岫 屋角噪昏鴉

同里隣元洽 他鄉聚更懼 但無塵土染 便覺水雲寬

龍鳥能呼客 池蛙不屬官 勿嫌來往數 風雨過蕪端

問訊橋南宅 秋風好共探 花陰連曲巷 霽色在澄潭

沙靜鷗為侶 門閒鶴可驂 倘非俱仙骨 此境復誰堪

不識有城市 真成靜者居 霜枝香細掇 雲幔影斜舒

掃石留蒼蘚 移琴檢素書 怪來詩夢冷 山翠入窻虛

野鳥啼偏寂 槎邊隱石梁 烟巒含古色 雲木散秋光

小閣圍花密 斜廊壓水長 忽聞歌吹發 行處繞衣香

散帙辭人事 高齋聚客星 閒凭東郭几 隱坐北山靈

丘壑真成癖 盤盂且勒銘 西山繞爽氣 遙挹一痕青

隨步協幽賞 高槐接比鄰 山杯聊醉我 竹榻幾留賓

奇字從人問 狂歌任俗噴 相看玄淡意 動支見天真

避地情方愜 閒栖事可知 繁花雙蠟展 深竹一枰碁

如如山房覽卷上

臺

鄰棗霜前剝 園蔬雨後遺 捲簾對孤石 朝夕自相宜

曲徑依雲磴 苔痕故故斜 晴螺開列嶂 秋綺散餘霞

吹笛尋荒塢 談經識舊家 不妨間卜築 來傍杜陵花

頗有滄洲趣 放懷一地寬 文羞同狗監 名耻累猪肝

臺迥臨葱蒨 堂虛對淼漫 儵然足高寄 心境許同看

題讀書秋樹根圖 為張鴻臚書登

風聲霜氣凌秋樹 下有幽人理章句 掉頭吟詠不知

疲 正是長安落葉處 我今放廢滯他鄉 君亦卑棲守

寒暑 其病正坐盡信書 吾道非與寧不寤 相看髣髴

各蒼蒼 餘年莫被文章誤 終南山中足大藥 茯苓如

掌石流乳 木柄長鏡亦易携 何不相將歸山去 劉西谷

贈太白山人句

日觀東峰幽客出。竹巾藤帶亦逢迎。暗修黃籙無人見。深種胡麻共犬行。洞裏仙家常獨往。壺中靈藥自為名。春泉四面遶郊屋。日日唯聞杵臼聲。

題岐王山壁

樹深藤老竹回還。石壁重重積翠斑。俗客看來猶解愛。忙人到此亦須閒。况當霽景涼風後。如在千巖萬壑間。黃綺更歸何處去。洛陽城內有商山。

南溪詩

新田遶屋半春耕。藜杖閒門引客行。山翠自成微雨色。溪花不隱亂泉聲。漁家遣道堪留興。公府懸知欲厭名。入夜更宜明月滿。雙童喚出解吹笙。

娜如山房說卷上

書

山居詩

露滴紅蘭玉繞畦。閒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甞細烟紅樹老。半巖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源洞。春至桃花亦滿谿。嵐嫩風輕似碧紗。雲樓金像滿烟霞。葛苞玉粉生香籠。菌簇銀丁出靜槎。舉世只知嗟逝水。無人微解悟空花。可憐擾擾塵埃裏。雙髻如絲事侶麻。

郊居有懷

稻田鳧雁滿晴沙。釣渚歸來一徑斜。門帶果林黏邑吏。井分蔬圃屬鄰家。阜原寂歷垂禾穗。桑竹參差映

荳花。自咲謾懷經濟策。不將心事許烟霞。

寄王隱居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峰收野蜜。尋麝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床。

隱居詩

靜裏絕塵喧。清溪遶遶門。水聲鳴石澗。蘿影對林軒。地靜留眠鹿。庭虛下飲猿。春花正夾岸。何必問桃源。

感遇詩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吹笙吟松風。汎瑟鏡海月。西山玉童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關。洛浦有宓妃。飄飄雪爭飛。輕雲拂素月。了可見清輝。

娜如山房說卷上

書

解佩欲西去。含情詎相遠。香塵動羅襪。綠水不沾衣。陳王徒作賦。神女豈同歸。好色傷大雅。多為世所譏。

李青道

贈沈莪村序

吳莘町

國朝用人之制不一。其途自鄉舉進士而外。有額俊教習之例。其由內廷教習六年而得邑令。則自今上始。蓋本虞廷教胥子之法。而變通以優禮之。亦異數也。吾友吳興沈子莪。村負才能。文章於康熙甲申年。以諸生應其選。獲取第二。遂預教習。禁中今年庚寅。期滿呈奏。忽傳有旨。名對莪村。驚喜得未曾有。上命背誦中庸一部。又摘中庸與義印合無極太極。

以指示之且備問家世念及宗人之獻詩者後

論以立品居官之道反覆周詳如家人父子義村不敢忘
聖訓恭紀一詩以自惕嗚呼此異數中之尤異者矣已而

得邑江西之玉山瀕行屬余一言以為別余何言請
本虞書教胄子之法以臨民可乎舜之命夔典樂也
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之四者臨民之
道盡矣由一邑而施之郡國天下可用之不窮且哉

村風工詩以依永和之聲教通於政治極幽明而感
上下自此兆之將來三載考績有不庶績咸熙者耶
按玉山未立縣時號沙礫鎮唐天寶間山寇竊發里
人徐叔倫偕眾保障後人為之立廟迨證聖三年始

如如山房說卷上

呈

置縣縣南有君子亭以宋趙文若父子得名然則玉
山代有賢者其俗之淳可知以義村之才出而理之
裕如也至於風流令行比戶絃歌其視士民一如其
教胄子美哉其有古良吏風乎又聞宋黃衮令是邑
有政績既去民築亭繪像以祀朱文公書榜徐文卿
作記極一時之盛義村他年政成去任其甘棠之咏
當有更盛于黃公者亦既無負

聖訓而推之於郡國天下大被其化焉行且重膺
君對安知不追念其敷教之勞載激異數為成均之師表
作內廷之典聖平余姑跂足以埃之

坡公句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絮
帽。樹頭初日挂銅鉤。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
水清。西嶼人家應最樂。煮葵燒筍餉春耕。身世悠
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材畏見搜林斧。疲馬
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
間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新茶道中

官舍題壁云琵琶洲樹綠含烟。羊角峯青几案邊。一
夜桃花春雨漲。漁舟直到縣門前。
邵子湘

入峽

千峰兩岸插天青。一綫滄江曲曲縈。枕簟怪來烟染

如如山房說卷上

呈

翠荆關畫裏放舟行

邵髯句

庚午五日全青村楊太令泛琵琶湖十日九日黃梅
雨半晴未晴端午天餘干令君雅好事酒鎗茶具上
湖船。人散湖空鷓鴣閒。斷雲薄露有無間。移船更
向梅巖下。回看雲林一幅山。背郭人家早上燈。青
衫小吏立沙汀。底事回棹已曛黑。使君貪看晚峯青。

題學詩圖卷

學詩圖橫卷絹本高八寸長可三尺許桐陰雀一林
蘂篁蘚石綠天無罅空翠欲流桐下大石案一陳卷
帙古研一人坐石榻斜倚案上左手舒一指右睇而

微笑者漫堂先生也旁坐一人魁梧微髭須執卷請益者先生仲君山言也卷當是少陵或東坡詩不可知帽類古席帽淺藍寬衫束帶微露鞋儵然晉人風味偶思東坡斜川相對時不無此好景惜當時無好事者圖之寂寂六七百年遂獨讓宋家父子寫者禹慎齋之鼎補圖者王石谷輩皆好手康熙丁丑花朝後一日

與宋牧仲

齊安大江俯几席間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散公餘蕭然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脚詩筒遊屐皆成勝覽屈指自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

此風流矣

與陳柯亭

習嬾成癖必欲使僕求田問舍碌碌如蠅蛄轉丸糞壤非惟不願買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同嚼蠟每見勢要人一旦蹉跌顛沛流離求如我輩藿食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矧過之耶僕意再浪遊兩三年埃餽粥粗給便當營一室一舫出則縱游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詠比之風潭雨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為暢適第家累侶難驟遣然願

如山房彙卷一

星

舊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待兒子成人便以付之也

潛山官舍紀

長夏閒居頗遂嬾性東軒新種芭蕉驟高五六尺許兼新篁搖影桐陰覆窗現池書帙間澄碧可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羨頂茶絕佳僕逃暑之計遂矣惜乳麓滯里門未共也

題秋鷺圖

昨夜新霜冷釣磯綠荷消瘦碧蘆肥一江秋色無人問盡屬丰標兩雪衣石湖

得失有時

如山房彙卷一

星

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有朋友於試罷之後聞望不著遂欲捨書學劍無所不至龍舒王先生舉贈一絕曰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淳化帖始末

太宗留意字書嘗搜求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秘閣世傳閣帖是也後禁被火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丞相劉深知潭州令僧希白摹刻於廨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丞相曾布命劉壽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為新法帖十卷又斯下

矣

後可復

桓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後可復者則事寡敗矣

飢

飢同饑省文音旃厚粥也穀梁傳許悼公死許世子止哭泣歎飢粥益不容粒

穀梁

穀梁子名赤魯人亦子夏弟子一名微字元始秦孝

公時人

如山房說卷一

事

飢

飢去聲屬余揀切飽也詩小雅價爾豆飲酒之飢

善婦良僕

秦陳軫曰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鄰里者善婦也

十二公

隱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定公哀公此春秋十二公

虺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虺類也且雙雙自淫

知幾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神明

周主七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

治術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

如山房說卷一

事

知不齊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子色無害于治若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

慎樹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于魯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吠曰

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長策

東坡在黃作書與人曰軾亦甚樂此安士志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任而已此策甚長

溫公我箴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已以聽人之教我恭已以取人之敬我自簡以杜人之議我自安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受天之譴我勤儉以補人之侵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奮發以破人之量我遜言以免人之詈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

如如山房說卷上

臺

人之擾我從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勵操以去人之汗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洞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切須勿始於我凡事無但知私於我聖賢每存心於我天下之事盡其在我

右丞詩序

吾兄大開蔭中明徹物外以定力勝敵以惠用解嚴深居僧方傍俯人里高原陸地下映芙蓉之池竹林果園中秀菩提之樹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

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氣血顧盼合情性無筆墨之迹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象無馳聘之容若黃帝之道熙熙然若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情也視有餘瀋乃復作此非晉非唐不米不董未知識者何以相之毛會建識

補益種子方

不治遺精屢驗此方非易得者可珍重也人當常服非但為種子而已

沙苑蒺藜

八兩搗為末取精者四兩入藥其種者四兩熬膏

山茱萸肉

四兩酒蒸新元胎乾去蒂

粉蓮鬚

四兩金酒浸晒乾去殼

覆盆子

酒浸晒乾去蒂四兩龍骨五色者二兩又有加

如如山房說卷上

臺

入兔絲子三兩酒蒸搗爛為度金櫻子膏三兩續斷三兩炒出搗爛為度右為末將前蒺藜末四兩入水蒸至極濃用絹帛濾出查其汁存貯其查照前熬濾一二次以蒺藜味淡為度又煉蜜如法全前汁和藥末為丸桐子大每服三錢空心淡鹽湯下預忌房事一月方好此方余伯氏山史先生所秘者余特為刻布

草堂懷古句

周顥宅作阿蘭若妻約身歸窳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為尋陳迹到烟蘿

招隱句

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夕玩明月開朝飲碧泉

樵人歌壠上。谷鳥戲簷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
許宣平 獨坐空庭一事無。秋風春雨自團蒲。而今始
解閒非偶。到得能閒誠丈夫。羅念弁

婺州人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李德裕稱之曰隱而
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

答裴松之書 王績

博士陳龕至尊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
承令相招講禮聞之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
徒與下走相知不殊也下走意疏體放抑有絲焉兼
棄俗遺名為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

娜如山房說卷上

書

携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渺矣忘歸談虛語玄
忽焉終夜或遊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
間以狂生見符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
惟應句盡帷天席地友月朋風新年則柏棄為尊仲
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
空對長松一樹狂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為
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屐修束精神揖讓
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座近談糟粕遠棄醇醪必不
能矣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上陽子語

唯淫慾為諸業之首修行之士先當屏絕世以絕慾

為甚難者皆愚癡之見初學之士試於無人之境獨
行獨卧日則以丹經常玩夜則以清淨存心眼前既
無亂境一切妄念悉除稍有魔障愈堅其心如此半
年一載待其精氣內固自不思慾若慾念未除是精
尚不全更當固之丹經云精全者不思慾真名言
偶筆

潛令如破船泛大海渺無岸畔唯把定舵隨風所之
耳寄劉晴川書云此間事刁人詐大不易治其復札
日事繁而御之以簡人詐而待之以誠則相安矣余
敬守之而有效焉 舒翁
尤展成句

娜如山房說卷上

書

錢穀兵刑交旁午文案馬梁任縱橫

吳風

上諭云吳人每日五餐得母以口腹廢事乎撫臣宋
榮奏曰此習俗使然

佳句

翠生拳石草香散膽瓶花宸翰每書之

開先寺壁句 家文成公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俸
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
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欄路吹人回君不見富
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

淨名與我亦何有

感述詩紆介

官隱層巒裏不用買山資
恒拘章綬日翻趁烟霞時
誅茆于西園退食每休茲
政簡稀公事松濤引我思
琴尊絕外擾草露帶餘滋
好友都返矣手書猶可追
謂題詩劉孔德靜納傳靈藥
飛仙授異芝白酒勸客酣
瓊丹貯玉爨有身羈錦水
無字到京師悟幻于蕉鹿
孳才在夢龜北宸紆事績
南土媿恩私山嵐養許久
顏髮尚未哀持介屏苞苴
守圭不磷緇感舊重家訓
書紳允事斯依張曲江麗山清遙宮遊集韻

薛荔

如如山房說卷上

蔓

薛荔狀如烏菲而生于石上
亦綠木生葉厚實而圓
多蔓其實上銳而下平外
青而中黧經霜則黧紅而
甘烏鳥所啄兒童亦食之
又名木饅頭嶺外尤多又
名木蓮李時珍曰四時不
凋厚葉堅強大于絡石不
花而實實大如杯微侶蓮
蓬而稍長正如無花果之
生者六七月實內空而紅
八月後則滿腹細子大如
稗子一子一鬚其味微瀟
其壳虛輕

絡石

一名石鮫一名石龍藤
一名懸石一名耐冬一名雲
花一名石血葉侶細橘葉
莖節處生根須包羅石上
花白子黑七八月采與薛
荔相侶

青山記羅遠長

山之麓曰朱村蓋考亭之祖居也
自此倚石嘯歌松風上下遙望
木葉著霜如渥丹始見恠以為紅
久之知為烏柏樹也

貝多樹

嵩寺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
內典所謂貝多樹下思惟經是也
漢世有道士從外國來將子種于
西山脚下有四株極高大與眾木
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漢語翻為
貝葉

格覽好事近

瀟酒薦冰盤滿座暗驚香集
久後一般風味問幾人

如如山房說卷上

蔓

知得畫堂飲散已歸來清潤
轉更惜留取酒醒時侯助茗
甌春色山谷

買妾

衛人有夫妻禱而祝曰使我無
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
益是子將以買妾

勿自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
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
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
罷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
寧信度勿自信也

堂號別名紆庵

余擬歸休之日誅茆三楹于鷄鳴
埭下北眺後湖南

望天闕榜以雙青庄自號曰青苔居士與漁樵往還以樂餘年

妙句

杖頭書數卷荷入翠微烟不待管絃終搖鞭背花去皆唐人名句余嘗詠之紆余

禁苞苴

陳蝶庵先生楚黃人初任臨潼值編審屆期嚴飭胥役不得科派滋弊而無知之糧書投一手摺送規例銀二百金公即判其摺云出票禁科難原為殘黎計平生凜四知此物奚宜至

鑑山洞聯

娜如山房說卷一

真

巖深經煉藥穴古舊藏書居巖穴之中心存濟世君子哉君子哉處隋唐之代學不至穀仁人也仁人也陳白石山人蝶庵題

李雪木句

名栢字雪木秦中郿縣人有柳葉集行世自題所居曰所所南所益慕鄭所南之風也終身不仕躬耕太乙山中為關中高士也其寄懷句云四海身藏一酒瓢糟丘未老髮飄蕭所南醉後偏多夢夢裏山川是宋朝可窺見其隱與一斑矣

衙聯

先大夫觀察川東衙齋一聯可以想見孤介高貞矣

其聯云白日青天把做來事徹底思量庶幾仰不愧而俯不怍明窓靜几將讀過書從頭檢點果否幼則學而壯則行灑記

懷鄉詩

楊南東先生在山東憶家園句云十年載酒探梅地千里想思旅夢中猶憶松梢垂石几也曾月下坐香風橫窓知在何枝發落砌應留數辨紅容裏更逢寒食後愁看烟雨二陵東

韓非子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辨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外埋之費之以鷄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盤谷序昌黎送李愿歸

娜如山房卷一

真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各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者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

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
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
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
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
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
食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舉于前孰若無毀于其
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
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過于時者之所為
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于形勢之途足
將進而趨趨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形辟
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為人賢不

鄭如山奏覽卷上

五

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
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
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而有容繚而曲
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
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詳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
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
以徜徉

與裴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
涉玄灞清月映廟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昏
復與疎鍾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
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時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
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
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
之務相勸然是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蘗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呂叔簡刑戒五不打
幼不打 病不打 衣食不斷不打 人
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 官莫輕打 生員莫輕打 上司差
人莫輕打 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 人忿勿就打 人醉勿就打 人隨
行遠路勿就打 人跑來喘急勿就打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 我醉且緩打 我病且緩打 我是
不真且緩打 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憐不打
莫又打 已撥莫又打 已夾莫又打 要枷莫又打

嚴寒暑憐不打 節令憐不打 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與卑幼訟不打 百姓該打與衙役爭者
不打 工役舖行為修理私牙或自用物不打

三禁打

禁重杖打 禁從下打 禁佐貳非刑打

三不加 老不加 幼不加 病不加 囚不加 盛暑不加

嚴寒不加 孤客莫火 食君不給必火

娜如山房說尤卷上終

娜如山房說尤卷上

此証跡跡互見惟載元太祖微時長

去真人而後及真人者表你操

其者去而後者頗不易得又中

其者去而後者頗不易得又中

壬子九月間一子 取箱

娜如山房說尤卷下

元修菜

坡詩元修菜嘗細搜畦壟間 未得所是及誰也團亦

罕能道一日鄭文千自蜀過梅首叩答之曰蠶豆葉
蜀人謂之巢菜苗甲嫩時采來淘淨用真麻油熟炒
可茹

梅酒

剥白梅肉少許浸雪水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去蜜

漬之可下酒較之猷雪煎茶風味更韻揚誠齋有句
夔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畧無烟火

娜如山房說尤卷下

氣聖教獨上杜陵壇

燒栗

夜鑪書倦每欲煨栗心慮然燒之患一日見鄺逢辰

曰只用一栗蘸油一栗蘸水冥鐵銚內以四十七栗

密覆其上用炭火圍之候雷鳴為度偶一日同飲試
之果然

梅花脯

山栗橄欖薄切同食名梅花脯

種竹法

岳州風土記文心雕龍皆以五月廿三日為竹生日
齊民要術則以八月八日為醉日亦為迷日俱有可

疑比得之老圃丁曰種竹無時認取南枝又曰莫教
樹知先鉏地令鬆且濶沃以渠泥及馬糞急移竹多
帶宿土本者種之勿踏以足若換葉姑聽之勿輒拔
去又有土秘法迎陽氣則取季冬順土氣則取雨時
連數根種更易生筍舍此謂有他法難矣哉

鄉思

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語劉實曰吾鄉思轉
深矣

評山

郭熙記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
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雋語

趙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坡公札

答李端叔曰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襟處往
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所識

志林

雪霽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
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
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

坡仙劄

與蔡景敏曰胸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軾嘗携家

一游時家有胡琴婢出久作濩索涼州凜然有金車
錢馬之聲

坡仙詩

家妹見訪骨月相聚甚愜老懷童兒亦為之喜其歸
也不能不作惡坡詩云我始來宛丘牽衣舞兒童僂
知有此恨留我過西風西風亦已過恨別終無窮人
情一也來時之喜即有別時之戚親歷此境尤見坡
詩之工

作病想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能反羨貧賤
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中想一切妄念

自然掃去

入學忌

入學最忌孔子倉頡死葬日

鬪茶

蘓才翁與蔡君謩鬪茶蔡用惠山泉蘓茶小劣用竹
瀝煎遂勝

醉後作字

子瞻曰吾醉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拂拂從十指
上出

借書畫

陶弘景借人書便為裝訂米襄陽借來書畫親為臨

摩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真後并以真贋同送歸之令其自識

老好書

徐廣年過八旬猶歲讀五經一遍

評梅花畫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見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借書

秦少游云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人世相通又鄉間士子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攷訂

二知

知古者莫如洪景廬知今者莫如陳君舉趙和作

勤書

倪文節曰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唯勤于書

雲母粉

尉遲敬德晚年餌雲母粉為方外遊

松烟墨

元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烟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不可泯者用之

蕨生

猿啼之地蕨乃多有每一聲遽生萬莖

聽水聲

元亮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嘆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洗筆

白太傅每一詩輒洗其筆

凌書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務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

名山數

管子言天下名山凡五千二百七十架

遊山志

過名山如讀鬼書倦則數行健則千里不論途程以洞心快目而方止

長嘯

嘯有十五章深岩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古木鳶之類唯峨眉陳道士善作霹靂聲

藏墨

洪覺範云温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為問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收此物何為也

品茶

陸魯望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日升舟

設篷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江湖人造其門罕見

書種

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為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自有造物司之

豪邁

李青蓮上裴長史書云曩東遊維揚不逾一年而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夢潔

王思遠立身潔簡有客詣已者覘其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有濁者即令二童

那知山裏老

交帚滌拂其椅

病鶴句

長脰瘦軀病鶴句坡老加一閣字便妙

治道

少陵句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亭子名

東坡赴定武過市師館于城外一園子余時年十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曰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否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讀書刻苦有如此

陳駁

平野

謝玄暉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猶言平野

雋句

此別又千里少年能幾時

河豚句

聖俞河豚句云炮煎苟失所入喉為鏝鉚其毒可知然歲僅傷一人肝卵夏毒

亭映

日在午日亭在未日映仲宣句山岡有餘映

讀書數

牧之贈何宜詩云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

那知山裏老

書以紙計范雲就表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表俊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為

計

譏主司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苑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必揆子詩譏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

妙句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句之工

作詩法

詩須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
新詩家大病

禪本草

慧日禪師有禪本草一卷袁公安又為補之

獨酌

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悠然復醉覺

孔文舉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未得其趣反滋多

事矣

評山谷詩文

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不

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

娜如山房詩卷下

飛英寺

東坡遊吳興飛英寺詩微雨止還作小窻幽夏妍盆

山不見日艸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墨竹句

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

嘗作墨竹句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墻

此語極工

厚朴湯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

日盱守堂卒每以厚朴湯飲之朝士有久無差遺厭

于常朝者戲句曰立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

湯亦早朝寶錄溫公

雋句

杜曲花香濃似酒灞陵春色老于人

評杜句

裕陵常謂杜子美動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甫一部

詩皆不迨此

東野句

孟東野苦思深遠可愛不可學最可愛者長安無緩

步一篇

應闈者句

呂公歸老于洛常遊龍門還闈者執筆歷請官稱公

娜如山房詩卷下

題詩云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

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妙句

空山人靜水流花開坡老羅漢贊中妙語

掃凡馬

文字警絕謂之掃凡馬取少陵一掃萬古凡馬空之

義

衛

近呼鹽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鹽故云

臨川句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守拙法

裴說曰讀書貪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讀此味矣

書品

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鳥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也王獻之書絕眾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止杳拖不可耐何顏備書如貧家菓果無妨可愛少乏珍羞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妙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范懷約真書有力而行草無功王彬之書放縱快

辨如山房書卷

十一

利筆道流便施有吾書如新亭僧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意便態生郊暗書得意甚熟而取妙特難踈散風氣不無雅素衣襟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皆不如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關歷代寶之永以為訓

衛夫人

晉中書李克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師之

寒食帖

魯公寒食帖綾紙書在錢總處世多石刻

虞書

虞世南書經在虞僧寺

顏帖

顏魯公行字可法真便入俗品

摹真書

石刻不可學即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也故必須真蹟觀之乃得趣

書大字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論書

辨如山房書卷

十一

智永硯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

學書

一日不書便覺手澁想古人未嘗片時肯廢筆墨

當學字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墻信手之愆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為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之心以至金帛竹石傳于後世豈止不泯又為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視志

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宮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後窳此硯得之今舍人王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之余始得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物也因具述其所以然遂寶惜之後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梅都官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宜深藏之

有餘樂

蘓子美嘗言明窻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于學字為于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益也

戒浪寫

學書勿浪寫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雙日學字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惜紙

學書廢紙猶勝飲酒廢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

如如山卷卷卷

勿好勝

以晉人喜蓄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于人然衰年志思不壯于前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靜樂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有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于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學書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藜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筆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視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永叔

無李論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松石出自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蘓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

如如山房卷下

古

鬼神之狀按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諫議大夫孫宥為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貴家所藏皆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能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為無李論元章

巨然畫

巨然師重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時多作鬚頭老年平淡趣高

劉道士畫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僞在位劉畫則道士在位以此為別

評畫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餘富艷皆俗 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為之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繞之亦佳

摹畫

印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真

篆筆畫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其盤筆筆相似其女并能之

論畫

關仝鹿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荆浩善為雲

如如山房卷下

畫

中山頂四面峻厚 董源峰頂不工絕澗仄徑幽壑荒迴率多真意 曹不興畫如意輪紙本一軸藏于米氏 王洽潑墨成山水烟雲慘淡脫去筆墨畦町余少時見一幅甚有意度今日思之始知為洽畫再不可見也 盧鴻一畫傳世不多余見數人摩其草堂圖筆意位置清氣襲人真蹟可知其妙 范長壽

醉道圖筆法緊圓可愛用色亦潤 唐無名人畫至多要皆望而知其為唐人別有一種氣象非宋人所可比 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關仝嘗師之浩自號

洪谷子作山水訣為范寬輩之祖 道士牛一幾用筆作寒野鵲雉佳甚 劉涇字巨濟與元章同為書

畫友作枯木有奇思 畢少董能畫山水不在宋希
真之下余嘗見故表異以語後人 馬和之作人物
甚佳行筆飄搖時人目為小吳生使能脫去俗習留
意高人亦未易到也 揚補之墨梅甚清絕水山亦
奇自號逃禪老人 古人畫稿名曰粉本前輩多畜
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却有自然之妙 畫梅竹蘭
俱謂之寫何哉蓋花之至清者學者當以意寫之不
在形似間耳 收畫若山水花竹窠石等作佳軸文
房館挂若故實人物必須橫卷為妙

茗賦
鮑昭妹令暉著香茗賦

茶坡
淮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臨遂縣東有茶溪

播酒
皮詩云明朝有酒充君信播酒三瓶寄夜航播酒江
外酒名亦見沈休文集

天酒
道書謂露為天酒見曼倩神異經

柳酒
訶陵國人以柳花柳子為酒飲之亦醉

酒淫
真臘國人不飲酒比之淫唯于妻飲于房中避尊長

貝
墨融汁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中以供一日之用用
不盡則棄去來早再磨故池必大而深其真草篆隸
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
獨吳傳明深得古人筆法其它不然也稍希稀

力命帖
鍾元常力命帖與潭州本住宅無足取

麻姑記
顏碑麻姑壇記石柱誌舊本于祿寺妙喜寺記西林
題名皆絕品

營丘畫
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鬱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
陰用墨頗濃而破散分曉疑坐觀之烟雲忽生不知
身在千巖萬壑中

評畫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
遠寒林秀孤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水精硯
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為鳳字樣發墨如飲石

漆硯
晉儀注太子納妃有漆硯

娜如山房覽卷下

去

娜如山房覽卷下

七

論硯

石色為墨漬汚即以麩炭磨洗復如初矣苦寒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

硯句

僧貫休硯句低心蒙潤久入匣更身安

取字法

取字法硯砂瓦粉白龍骨木賊蜜陀僧白石脂桑柴灰各等分人言少許為末先濕字後溲藥末以熨斗熨之乾隨落

拆封

以天麻子油調新筆尖潤其封皮可以即開無損

娜如山房藥卷下

十八

鬚筆

人鬚作筆亦健

蠶書

秦少游閒居婦善蠶從婦論蠶因作蠶書

幽人筆

司空圖隱中條山芟松枝為筆人問之曰幽人筆正

當如是

莢花紙窻

揚炎在中書後閣糊窻用莢花紙塗以水油取其明

亮

壽犬

以胡麻麩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兔又可多活三十年

粉脂痕

徐州張尚書妓女多涉獵人有借其書者往往粉脂痕并印于青編見粧樓記

寫竹影

宗測樂閒靜好松竹嘗見月篩竹影上窻以筆墨描之

念阿房賦

揚州蘓隱夜卧聞被下有念阿房宮賦聲繁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唯如豆大者十餘虱耳

娜如山房藥卷下

十九

名言

學道不是迂圖治生亦非俗事

格言

好聞過不若好改過

居官三本

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遠聲色勤之本去讒私明之本務此三本當官游刃矣

記書學

余不善書自委無字性然亦豈可盡委之性此近于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懶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摩倣拙態故在乃

知秉燭不逮晝游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無多信名言也

賞香澤

墨以陳為貴余所蓄二笏形製古雅當是佳品獨余
不善書未經磨試然余唯不善書故墨能久存昔東
坡謂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墨汁而小啜
之余無啜墨之量唯手摩香澤足一賞也

治鳥傷

凡鳥之翅足折傷喂以芝麻仍嚼敷患處即愈

賊別號

江西一令嘗訊盜盜忽對曰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謂

如如山房集卷下

二十

問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別號耳則知今日賊亦
有別號可鄙可鄙

感懷句

近世後輩作宦者少有弛張人或許可輒自矜炫孟
浪曰我興某利貧已有濟我革某弊奸已有憚不唯
呈達于當道而且榜示于所屬此好名近利之心多
見其不知量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句
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以此老尚爾
云然而後生初仕可以安道耶若此者不唯為識者
所笑而反為奸人所給

東谷聯

湯東谷聯暫拄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又長身唯食粟
老眼漸生花可以想見豪俠

許松

彛倫堂前古松是元許衡手植

曉解語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余余應之曰天方助
桀胡可與爭夫自吠堯急而繫之在我多費博浪之
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叫跳有識
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試丙夜
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我之
得勝亦已多矣此雖一時曉解之語可以消世人多
少不平之氣

如如山房集卷下

三

駝醫

為今之難難于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
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為然今非其時矣國家
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控腦出髓
為有司者前迫于督促後懼于黜罰心計曰與其得
罪于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于無若我何
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箠楚
繼之矣箠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
稱貸不完有賣新絲羅新谷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
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

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緞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卧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令繩網之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活嗚呼今之為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易于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為駝醫可得耶

如山房說卷下

三

雋句

酒嘗新熟後花賞半開時

蠶六德

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繭必尚黃素智也蠶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

封母

母雖以子貴然嫡母在則不敢并封生母未封則子婦亦不敢封

分內事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子守身之潔皆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我於庶士也絕無桑間之約則人將賤之矣士大夫之能文章猶處子之能女紅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紅恒自矜曰我之織紵組紃諸姑御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柏粒

余官潛州柏樹冬初葉落結子放蠟每顆作十字裂數顆一叢望之若梅花初綻枝柯詰曲多在野水亂石間遠近成林真可作畫非山居人不能領畧曾有句云行過小橋村墅外竟將柏粒當棋花蓮勺

宜兩

如山房說卷下

三

兩於行路時頗厭獨在園亭靜坐高眠聽其與竹樹颼颼相應大有佳趣又讀書苦俗客至得大雨杜門無剥啄亦甚適

雁膳

雕胡即菱草中生菌如瓜形可食故謂之苽霜彫時采因名曰彫管子謂之雁膳

接紙

凡內府接紙縫如一線日久不脫用楮汁白芨白麵末為糊

守忍

荆公曰莫大之禍起于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

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又詩云愚濁生嗔怒皆因
理未通休添心上烟只作耳邊風長短家家有炎涼
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

唐句

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坡公曰此唐人得意句

至語

德業觀前面人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名
位觀後面人祇見我不如我而消踴躍之念倪中

傘雲

莫月昴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莫曰吾
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嘘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鄰山房藁卷下

香

留情

娼家暗以月水煮魚或以月布埋戶限下則少年郎
自迷留不肯去見博物志

茶滌齒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唯飯後濃茶滌齒而已

茄鼓

今人多呼隸卒為茄鼓因臨江多虎狼卒百姓畏之
目為茄鼓以其部黨衆而心力齊也

禽獸靈

虎畫地以下食狼倒立以下所向鶴禹步以解雞
鵠水啄木畫符此皆禽獸之靈者

活板

布衣畢昇為活板法用膠泥刻字火燒令堅作錢板
二密布字印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更互用之瞬息可
得百本

柘湖句

罷翰林三柘湖自紀詩海上黃金十二樓紫烟繚繞
碧雲浮可憐不是飛仙骨咫尺三山隔弱流

見道語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豈有飢寒
憂若以謹去雖富田園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
廣田宅為不肖子孫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見

鄰山房藁卷下

畫

道語士夫當書座右

異童嗜

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陽忽長如巨人狀而毛
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領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身
為交媾狀遺精地下又吳江婦人病狂走入郡城遍
覓死尸食之持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曰絕美好
肴饌不及也日食尸不可計數二事皆紀載所未有
錄之以廣異聞

聽雨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憊甚惡聞蚊聲不寢久
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聽外淙淙於時望雨不雷

調譏竹床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搥背聽之覺倦態
盡藉檢點胸中畧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
出矣為復展轉問老妻喚聲蓋督婢僕收黃梅水
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笑披衣而起盥櫛
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作數行記之

宦趣

時尚未開印衙齋絕無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閒適
偶同而為民間喜雨幸麥秋意有餘歡因檢篋中舊
稿推牕洗研作小楷錄舊草而續及此條年踰五十
娛生之具都絕唯政事多暇一弄筆硯便為佳境耳
第三子士駢年十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

如如山房說老卷

三

善報

豫章米賤丁亥大荒費至七錢新建縣一民鄉居窘
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賃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
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子共一飽食而
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曰遠
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人
主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恠之遂流涕而告以實
里長大駭亟傾其飯而埋之曰何遽至此吾家尚有
五斗穀隨我去負歸可延數日或別尋生理萬勿自
殞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內有五
十金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

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家還之里長曰
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憐以救汝者其人固不肯
持之去乃平分之兩家俱裕矣

戒宦子弟

父兄勞于宦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
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春德業庶幾永無差
此張東海之作宦門子弟宜書諸紳

傷寒方

今江西人患傷寒多以豆豉煮湯飲之汗出即愈

小滿芒種

如如山房說老卷

三

士人樂明遠曰小滿四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
未熟芒種五月節言麥有芒刺至是方當熟而可刈

竹香

新篁解箨雨後復經日炙于右午清風吹來靜香襲
人不知其所自至杜詩云雨細娟娟靜風吹細細香
可見古人妙于領受

種穀方

穀種于場中擇一色好者用細繩縛定懸之厨梁上
令烟熏之臨種方取下候時散之一無不勻齊之患
二無莠苗三無空白條此老農經驗者最為可守
治吞金法

穉子戲以線鑄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半斤即于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啖下

卜丁香蝦蟆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蝦蟆置地上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物毒

兔生從口中出蛙亦然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駁名橘栗羊為甚凡物之久皆不可食

丈隱田

蕪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

如如山房鑿卷

字

楊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

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法稍寢

螿

有蟲名螿好于絲髮上自經而死故螿旁從益一名益蓋物性固有如此者

魚媧

鮎魚與衆魚合如媧鮎魚魚之生母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

引光奴

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鑿之緩批麻枝作小片染硫黃于梢遇火即然名引光奴

村學句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曰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嘗訓誨間都鄙平丈我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訛念郁郁乎文哉故云

五行驗

蠶不飲蟬不食雞無肺故飲而不溺無金不能生水也兔無脾故狡而不信脾屬土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

辨食

草食者多力而愚肉食者勇敢而悍水食者耐寒而淨土食者無心而惠氣食者神明而壽穀食者智慧

如如山房鑿卷

字

而天

佳風味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蚤熱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于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為具湯沐復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豆于香幾于虎丘同余時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取新水烹嘗之覺沉瀝入咽兩腋風生念此境界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猶甚于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毀晨起復烹遺之追憶夜來風味書一通以贈先生

截墓碑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磨龍碑陰鋸紋朗朗而見其畝開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為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曰相公取之宜短薄以用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為截鋸耳黃默然不擇取墓碑

淞江錢尚書治第時多駭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來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碑絕類并誌可以為戒

娜如山房藥卷

手

滹沱河

滹沱河發源繁峙由代州寧縣忻口折而東歷定襄五臺東下在太行之西引以灌田為山西之利過太行至真定河間則為害矣不唯不可灌亦浮沙難以揖地勢高下土脉疎密使然非水之性也

衙聯

胡可泉知蘓州揭大門一聯算命者相面者打抽豐者各請免見撐廳者鋪堂者撞太歲者俱聽訪拿又欲求民隱願聞已過蘊藉可愛

勸讀書

提學來十字街頭無秀才提學去滿城羣彥皆沉飲

青樓花映東坡巾紅燈夜照西廂記此桑澤山諷示

門生子弟口號提學出巡積學待問者固多其恃聰

明遊懶者見蒸熟賣三五日內翻閱經書應考者亦

復不少果如此敏悟又何書不可讀而不為博雅君子耶

基隱語

我亦不敢先彼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于不

死不生此基隱語今有騎兩頭馬躡兩家船謂之下

活基亦須慎其交遊

瘧詞

瘧詞冷將來一似冰棱上坐熱將來一似蒸籠內卧

顛將來顛的牙關錯疼將來疼的天靈破兀的不害

殺人也麼哥似這等寒來暑往人難過

註書自信

胡三省註通鑑曰人苦不自覺前人註之失吾知之

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可為註書自信者戒

雙陸

雙陸盤中內外彼此各有六梁故名雙陸最近古號

為雅戲始于西竺流于曹魏盛于陳魏齊隋唐間宋

太宗播之聲色紀于奎文雙六有光焉

驚燕

書上二紙條名曰驚燕紙條古不粘任其飄動驚燕

驚燕

驚燕

驚燕

遠飛不致逼棲有汚畫圖

詩生得

宋王觀復以詩送黃山谷黃曰詩生硬不諧律呂自是讀書未精博耳觀帽服

即事句

宋相李昉玉堂即事云一院有花春畫永四方無事簡書稀再三誦詠想見先民風度

製筆

筆之才四圓健尖齊皆易唯妙難妙不能喻唯自得之耳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要者為輔參之以棘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

娜如山房說光卷

三

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員中規矩終日書而不敗方

為筆妙

不足處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嘗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亦體消長之理然也

水月樓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唯以供要津之過杭

者

霧消冰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過大霧頃刻可解走冰橋者

當知

秋風詩

靖江郭令以扇贈秋風客詩馬沙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半草萊寄語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

宮人句

宮人詩元禎張學士傳誦云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螻蟻也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宮牆

判牛

馮元孝為令民有訐牛鬪一牛觸死者馮判云兩家牛鬪一死一生死者同剃生者同耕

講筵不跪

娜如山房說光卷

三

學士蕪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三用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畫看用墨三者不失能事畢矣

潮

海早晚兩次潮唯廣東一潮

鹽破凍

研水慮凍者入鹽少許可免楊遠菴得此方于西塞

拜書門

今人訪友偶無名帖及乏紙墨輒取土墜或石灰書其家壁板某人來拜此率易拙俗事耳子行一居錄

云蔣洎字景裴居葛嶺寶勝寺士大夫多訪之每一入城他往既歸白土書門者又滿矣前此已有之

哲那環 僧衣肩下大環未知其名後見鄭元祐遂昌雜錄云

搖車 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一名搖

籃 春焮 西廂人稱為春焮言詞曲有春焮而無冬夏

賓白 北曲中有全賓有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

娜如山房說卷下

香

白填詞者不可不詳 果竹名

竹胎說文筍也竹譜竹曰青士古今注以蓮為水芝

本草以梨為快果廣記以棗為水蜜以石榴為丹若

又曰塗林 行人官

明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官極多而資格亦不貴後

則不然矣如民有輸粟千石者必降璽書至其家使

行人旌為義民此蓋鄭重獎掖不然行人固易差璽

書豈易降其家乎今于報功旌善俱草草矣人焉肯

自奮

磨鏡帖

潘默成磨鏡帖甚佳帖云僕自喻昏鏡喻書為磨鏡藥當時用此藥指磨塵垢使通明瑩徹而後已倘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為奸者曾不若愚夫愚婦也

松明

戴石屏句麥麩充朝食松明夜當燈此是山西本色語深山老松心有油者如蠟山西人以此代燭名松明且不畏風

呈盜詩

娜如山房說卷下

香

吳中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午夜燈閃閃欲滅忽見盜在屋搜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勞駕虛歸願贈小詩乃高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曹盜失笑而去

漂母祠句

予自京師還揚州過淮陰漂母祠見壁間古詩一絕賢哉一飯恩千載猶廟食如何漢諸陵寂寞生荆棘吁可以志感矣

驗火屍

吳人張舉為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拒而不承令乃取積

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
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娜如山

雅宜山舊名娜如山蓋虞道園所命名然未如娜如
之名近古元鎮嘗摹之巨幅為當世所珍

九思句

雲林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後催科全集雲林逃去
潛舟于蘆葦叢中執龍涎香竟踪跡得之故柯九思
句云夜雨推蓬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
也

洗柱礎

娜如山房卷下

美

雲林嘗入城訪周南老必先使人通名南老禮遇特
厚凡燕室柱礎之間必先洗滌然後延坐

贖打擬

古裝裱卷軸引首後以綾粘楮者曰贖有樓臺錦贖
毳絡贖蠲紙贖檉蒲錦贖唐人謂之玉池其引首有
二色者曰雙引首標外加竹界曰打擬

治蠱方

范石湖集中有治蠱方活人甚多用升麻鬱金合服
之不吐則下

周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馬音周與軸通佛書以一條為一

則又曰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
借為卷也

三字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爍云三老董公
八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止

五大夫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樹而不知始皇上泰
山封祀風雨暴至休于松下遂封其樹為五大夫此
秦官名第九爵也此可證千古之謬

鳩杖

老人杖頭多刻鳩形蓋取不啞之意鳩至老不啞

娜如山房卷下

美

恙

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次早相見問勞必
曰無恙又曰恙憂也又獐食人獸

殿試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六曹

州縣亦設六曹自宋徽宗

龍鍾

龍鍾竹名比年老者如其枝葉搖曳不自榮持

兒嬰

男曰兒女曰嬰

搢紳

搢紳謂插笏于紳紳大帶也搢插也今作縉縉帛赤色非

驗閏

久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倣此若餘十三日則不閏

記甲子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計三千九百六十二年六十七甲子

字數

字數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

柳如山處

一百九十四字見羣碎錄

乾沒

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陸沉義同

雋

雋肥肉也人多誤書雋永

短身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二尺二寸

逖字

祖士穉祖逖字作士雅者誤

笛加孔

笛本四孔方房加一孔子後為商聲本黃帝後伶倫

作

簡板

鉛槧槧板長三尺謂以鉛刻于槧而書之木可修削故簡板方稱請教削

桐花

桐花飼猪肥大三倍

鼓角

鼓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角十二聲為一疊

噴墨

班孟嘯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戒性急

柳如山處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已者哉

二知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于人其分有限第人情艷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評松雪字

趙子昂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為師右軍之下一人而已

評畫

趙大年畫平遠絕侶右丞秀潤天成直宋之士大夫
畫此一派又轉為雲林雲林工綴不皴而荒率蒼古
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面小景一以此二人為宗使入
玩之不窮司空表聖所謂味外味也

畫貴生動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
最多皆如印刻不足學也唯以雲山為墨戲此語雖
似過正然山水中為着意生雲不用描染當以墨漬
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為生動

畫在助勢

山之輪郭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為大山此

如山房集卷下

卑

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
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為主元人論米高二家畫
正先得吾意

畫樹在曲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面
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無直樹乎曰
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
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曲萬曲無復直筆
矣

辨畫絹

唐人五代絹素麤厚宋絹輕細一望而可別唐宋也

辨真贋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做
而粉墨皆浮于縷素之上神氣亦索然真贋又何難

辨

評畫

一幅中有不緊不要處特有深致

不落款

元以前不落款或隱之石隙恐書不精有傷畫局

雲林宜宗

迂瓚字法道逸或詩尾用跋或跋後系詩隨意成致

宜宗

如山房集卷下

卑

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
在似與不似之間不容思議

神會

了事漢意到筆隨漬墨掃紙便是拈花擊竹

論倪畫

漢中題倪迂畫云初以董北苑為宗後迂自題師子
林圖云此畫得荆關遺意非王蒙輩所能夢見俱不
免有前人在至晚年隨意抹掃如獅子獨行脫落伴
侶一日燈下作竹樹傲然自得曉起展視全不似竹
笑而自題曰全不似處正不容易到耳

枯崖竹

圓悟闍人字枯崖能詩善作竹石真惠善寫花果草

丹丘畫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丘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鑒書博士博學文喜寫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

戒說謊

人生說謊須如功臣家免死牌一生不浪用去方好

七寶硯鑑

內庫中有七寶硯鑑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于鑑上硯冰自消不勞助火玄宗常用之

如山房鑿卷

聖

鏡醫

葉法善有一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必痊

龍皮扇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于座前使新水洒之則颯颯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作者

佳杖

隱士郭休字退夫在太白山結茆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則有聲每夜出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

危涉險未嘗失足杖之力也

焚紙

蕭穎士少焚拔紙百番皆繡花紋文思益進

貝牋

貝葉牋種自迦毗移于華壤盡一葉書可周大藏居士得之時有佛雲護其上

聽煮茶聲

山堂夜坐汲泉煮茗至水火相戰如聽松濤

童烏

子雲言吾家童烏九歲解吾玄文

荻筆

如山房鑿卷

聖

陶弘景四歲以荻為筆畫灰中學字

默識

賈逵五歲其姊每携聽熟讀書輒默識後日能言便誦之如流

夙慧

王粲十四讀道傍碑背誦不遺一字應奉兒時所經歷莫不暗記

阮丘

阮丘長耳有七寸口中無一齒

無影

玄俗日中無影

至孝

表君正數歲父疾日夜端侍人勸暫休曰尊患未瘥眠亦不安

破甕見穎

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羣兒驚走公取石破其甕而出

兒志

獨孤及兒時讀孝經父曰兒志何答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

掃市

宋來子常洒掃及一市

如山房

四

煮石

白石生日煮白石為飯或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問因號為隱遊仙人

墨花

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莢花

介象

介象入東岳廟受禁制之術能令一市人皆坐不起有客種黍山中患猴採食之乞辟猴法象告汝見猴但語之吾已告介君介君教汝莫食明日客果以象言語猴猴果連臂投林而去不敢過父

李含光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遂終身不復書闔無杏花

閩地最饒花卉獨杏花絕產亦大異也

許墅

許市今名許墅秦皇廢闔閭墓逐白虎來此初名虎膠後避吳越諱通易近闔有竹青塘八十里至湯山大石山房

百穀語

王穉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蘓其為人特多病喜交名流故亦知詩然其病以詩益甚自記

佛牙

如山房

四

天界寺有佛牙濶寸長倍寸之五得之天台山中

燕子磯

燕子磯北類大江與弘濟寺相望磯之得名非王謝美談實以其形如燕子耳景亦孤絕僅僅一卷

盡佛道

昔人言足跡縱徧天下然未涉蜀道如僧家讀佛經未嘗閱華嚴何能盡佛道

滇南十妙

滇南最為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挾扇衣葛一也嚴冬雖雪滿山頭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二也地氣高爽無微濕三也花木高大有十丈餘其茶花

如椀大樹合抱四也鷄足蒼松數十萬株雲氣如錦
五也日月與星辰比別處倍大而明六也望後至二
十日月猶圓滿七也冬日不短八也溫泉處處皆有
九也岩洞深杳奇絕十也獨離家大遠家書萬金如
異域然然生其土者必不捨此樂地而他慕矣

漳南

漳于八閩為極南得氣最暖其人生不識霜雪之狀
隆冬不御裘絮桃李以臘月華大寒之後桂香襲人
特為可愛

居家七病

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精飲食曰土木曰爭訟

如如山房藥卷

四

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
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
但在遲速耳

言適

鼃采湖中余置舟一以淡勝槳置舟一以濃勝呼
僮命棹輒鼓吹行酒夜則余唯携筆床茶竈令童子
吹短笛而已興致不同亦各言其適也

享清福

余以秋冬治詩史春夏治文義且食露葵晝遊近山
彈琴於據梧擊壺于前盪押于爽鏡馳于我肩烹茗
竹壚晤言一空常恐俗物來敗人意清受之福不盡

享之為快

娛老方

不能卜居名山即于岡阜迴複處林木幽翳中闢地
五畝築室數楹編槿為籬結苑為亭以一畝蔭竹樹
一畝栽花果二畝種瓜菜四壁清曠空諸所有畜山
僮灌園雜草以竹方牀着亭下掩書視以伴孤寂携
琴奕以遲良友凌晨策杖抵暮言旋此亦可以娛老
促織句

杜子美促織微細哀音動人之作初謂偶然及入豫
章都城秋涼作客四壁寒蛩而一燈熒熒憶懸絳夜
話白雲舍冷不勝淒然乃知此老體物之妙造境愈

如如山房藥卷下

四

淡造語彌精

古帖五益

哀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
也分別六書宗派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
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搜其逸行遺籍交遊
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搨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
妙五益也

種樹法

種樹之法莫妙于東坡曰大者不能活小者者夫又
不能待唯擇中材而多帶土礎者為佳

留篆額

裝潢舊碑石刻法帖篆額斷不可去不然却似賢人不著冠耳

硯墨方

硯宜頻易新水去塵墨宜頻易故囊去濕

抄書

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壁殘珪

咬菜根

朱紫陽答陳同甫書奉告老兄早暮相攜撥留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閒書

柔翰

古人以書畫為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為上

如山房齋卷下

二不若

着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迷古人佳言行

論僧

僧要真不在高

讀史方

讀史耐訛字正如登山耐仄徑踏雪耐危橋開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方得力

宜自書

漢高手勅子云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夫帝王且然况士大夫子弟乎今數行字輒付侍史書之豈非惰習

品茶

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若五六人便近

施茶

卧隱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梦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住山為煩

會享福

揅戶焚香清福只具如無福者定生妄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居山四法

樹無行次石無位置屋無宏肆心無機事

如山房齋卷下

桐帽棕鞋

桐帽本蜀人作以桐木作而漆之棕鞋亦出蜀中近杭州叢林亦有之吳閭却不能製

三種書

韻書字學肅旨山居清暇不可不習

田家月令

田家月令宜粘貼於堂左右間使修理墻屋不失向攝養起居不失節炮製物料不失常種蒔花木不失

候

讀書方

讀書當如闢草遇一樣采一樣多一樣闢一樣

慕田居

今春長居慕田舊時草堂移入山中數舍四面松竹
前通古道可步尋諸寺後有崇岡飯食一登南對牛
峰石嶺西望大江令人鬆酒自如韻藻

鄭善夫札

答倪宗正曰自抵家削迹荒村與野老無別天下將
太平吾輩耕岩釣海何適不樂秋末天台諸友欲往
少谷遂為羅浮之行非漫說也

湖山卷記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石田往遊其間尤勝處
輒有小詩紀之然不若石田紀之于畫之更佳也吳寬

勤此三事

李襲譽性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
俸祿散給宗親餘貲買紙筆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
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
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蠶之可以克衣所寫得書讀
之可以成名汝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于人

藍田記

王摩詰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
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
日在京師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惟茶鐺酒臼經
案繩床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功課

自怡

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之所不
至往往獨憇于此解衣盤礴箕踞胡床之上含毫賦
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意

晚窓

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覺得
又是別况

養生法

軟蒸飯爛煮肉少飲酒獨自宿此養生之妙法

治牙疼

臨睡用石膏花椒或青鹽為末擦齒用好茶漱之即

齒數通一日飲食之毒不留齒間及老無牙疾

殺機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

憂國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不當有憂國之語

存忠厚

責備賢者畢竟有失自己忠厚

收攝故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之

故

淨心種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先下一不淨種子矣不虛生

人生一日或行一善事見一善行聞一善言此日方不虛生

靜坐訣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爾對不差

鼻孔穿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自己何曾作得主馬牛為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

如如山房說卷下

至

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少至老其不為牛馬者幾何

至論

凡奴僕得罪于我者可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

只說自己是者其人必粗心浮氣而少學問 喜時之言防失信怒時之言防失體 人不可自恕尤不可令人恕 小人切不可與秘言

清言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涼風輸我北牕一枕 淨几明窓好香茗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豆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強閒人說鬼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遠徑閒行忽見蘭芽出上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佳話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沉蕉雨催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逕

達主母笑先生之渾如外客 少文五岳與聊托于卧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亦復不能讀書由來只慶種樹 籬邊杖屨送僧花須罨于巾角石上

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杏花踈雨柳葉好風高興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印月倦鳥倏爾言旋

舊筆

如如山房說卷下

至

使舊用筆如用老病僕即筋力不赴而精神大貼

無友

人無友如天無日如身無目矣

友林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

友論

多有密友便無密友

忌譽

友者過譽之害較仇家過訾之害猶大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家訾我我或因而加謹

交宜正

平時交好一旦臨小利害遂為仇敵由其交之未出于正也交既正則利可分害可共矣

詩有別裁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為眾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傳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於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妖興八音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晤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與篇中取題意興不局

柳如山房卷之

五

豈非栢梁之餘林初為別館武昌之刺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別裁

佳句

李文饒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在半年程碧山住欲留人住百匝千迴繞郡城怨而不迫有戀闕之意

鶴名椒名

別見名軒郎別見名扁鵲銘

樊川句

牧之題樊明府一聯堦前石隱碁成局窗外山寒酒滿盃又題李隱居一聯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杯古人于適意處使用不嫌其重也

無名氏句

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古冢臥妖風不知青史綠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知屬唐人作惜失姓名

蘭相如墓詩

新豐之東二十里有蘭相如偽塚鄒賈聲以詩辨之載臨潼邑乘古木歸鴉夕照收獨尋荒塚向山陬當年身壁同歸趙宵占秦疆土一坏

學香山義山

楊廷秀學李義山更覺細碎陸務觀學白香山更覺直率概之唐調皆有所未聞

春草帖

柳如山房卷之

五

張旭春草帖春草青青萬里餘邊城落日動寒墟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中一雁書集所未入

越僧以詩乞畫

越僧某以詩索石田寫畫寄將一幅刻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見其詩帶畫意遂欣然命筆

論作詩

凡作詩者繩墨必宗前人意辭妥當獨創若全依樣畫葫蘆便如村兒描字帖惡足言詩也嗚呼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濟詩之源淵不讀二十四史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盡窮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

此千古談詩者所未及也今作詩者於前數書宵不
接目但曰吾觀選詩而已其與村學究教癡兒讀千
家詩者何異

茶脚句

沈茶脚隱居許市其詩研攻澄潔有出塵之格如山
居云鶴病晚山碧僧來落葉黃又隔花水亂響中酒
人高眠又花好不出戶雨來還舉觴又醉醒芳草遠
病起落花多又隱几亂山晚閉門流水來惜乎天不
假年人無知者

焠千旗

務觀句焠千旗下春忙李元膺鷓鴣天句寂寞焠
千兩繡旗因命畫工寫寒食士女圖焠千架上作兩
繡旗本此

如如山房詩卷

卷

學謙語

王襄敏公謂其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步可取為法
嗟乎吾輩讀聖賢書乃慢不趨步前轍驕抗自恣亦
大可哀矣有志學道者吾望其深俗情以深古懷則
溫溫恭人流韻在閭閻間矣

程記

丙子計借以除夕抵廣陵次日大風於是捨舟與蒼
頭奴各覓一騎行是時積雪載途山林峩谷間深數
尺騎時時蹶至大麓長坂間一望浩曠如銀海雖意

態慘淡時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
駿宵行嘗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
次空空濶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或遙聞騎襟沓來弓
刀之聲甚厲比馬皆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子則馬上拱手徐
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被髮殘星在衣緩
鞞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慘徃徃使人悽絕矣
元夕抵徐州復雪暫解鞍覽彭城故都登項王戲馬
臺作詩弔之其人嘯咤風生氣益一世其事雖無成
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牧汚足之基實
開拓于此裴徊久之明日雪益甚馬足陷冰雪中凍
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民居不可以止乃下馬
徒步亦復蹈冰雪薄暮抵一孤村落落如茨數椽為
大雪覆壓幾絕矣是夕宿草屋中上漏下濕牀頭積
雪盈尺襪被如冰早起上馬行

如如山房詩卷

卷

學書記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義獻而下世
無善書者唯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
宋家三百年唯蘓米庶幾元唯趙松雪一人皆師資
所以絕出流輩吾曩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原惜乎工
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媿赧耳

風氏園老松

既亭

城南風氏園徑僻無車馬野色暮蒼然徘徊古松下
松花自開落松籟何蕭洒落日望烟歸時逢負苓者
避暑錄話

裴晉公詩曰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
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為此詩必自以
為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煎茶適佳夏
初作小池尊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
其間葉已復水雖無滌滄之聲然亦澄徹可喜此晉
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為幸乎 又瀘溪詩話
雙井老人以青沙蠟紙裝細茶寄人不過二兩

角僊

華清宮一鹿十年精俊不哀人呼為角仙

葱

和事草葱也能和羹眾味若藥中必用甘草

一束金

杜頤好食韭其僕誤棄之怒曰奴狗安可去此一束

金也

龍鬚菜

此菜出閩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

寵仙

桑維翰壽辰韋潛德獻太湖石一片上鐫字金飾曰

寵仙

茉莉

茉莉一名小南強東坡在儋耳見一女競簪茉莉含
檳榔戲書几曰暗麝著人簪茉莉江潮登頰醉檳榔
含咲花

草解忘憂忘底事花名含咲咲何人姝來二咲再芬
芳紫笑何如白笑強只有此花偷不得無人知處忽
然香 楊萬里句

萬蝶花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
插又恐驚飛髻裏鴉 補子粉鴛紛紛簇幾叢搖風欲稱
賣花翁詩眸覽倦方歌枕空幻猶疑在夢中 楊萬里

紀事

戊子之夏離鄉赴選與石映文衝暑揮鞭苦楚萬狀
栖止京華近三年餘其挂玉之嘆又不可勝言矣且
選途壅滯非甲乙榜順叙可期滌筆追紀一思覺三
年險阻艱難光景近在目前不禁黯然涕流也茲到
官之日常念需次之苦自然得退一步行安樂法時
凜冰淵以振祖父家聲不敢隨波逐流也 松蘿

明智寺

明智寺去縣西十八里西菩山唐天祐中建蘇軾毛
寶方武同訪參寥辨才于此建炎間僧雙峰重修秦
少游之子湛為記

潛令

雍正熙皞如華州人順治十八年到任才識敏練諸凡營建藉以督理

野翁亭

刀景純熙寧時為令後東坡訪之野翁亭毛國華亦潛令并祠浮溪之上

棠公山

趙坑三衢西安人也父汴澄清獻公元佑初為潛令在任九年以興學勸農為務卒于官葬縣北後渚之麓次子電盧墓因家焉百姓感其德因名其山曰棠公山

鄉如山房說卷下

字

邵公

邵文炳興水利減鄉折後登中書民懷其德與葉丞相同祀

葉公祠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隆興間為令時富民漏稅而貧民苦賄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于上之四等貧者頓蕪不遺一吏懸限邑門蠲不入境為諸邑最上聞即召對擢常州守民立祠祝之乾道初赴召不十年拜相

跨虛亭

跨虛亭在崖巒山塔北亭下崖壁數丈有仙人壇殆

非鑿成正在石壁險絕處

牧嶺松

牧嶺古松在縣南四十里盤錯奇怪嘗有兄弟闖墻欲告于官皆夜行息其下遲明辨色乃伯仲也遂各返和因名此松曰木長官

古檀

古青檀在縣北紹路村曾有一僧見而嘆曰吾嘗遍遊五岳此為奇絕袁煒有詩紀之余康熙癸巳過之題其亭曰檀影搖霞對曰來去隨心不盡山陰之興笑談適意都忘漢上之機

冶源

鄉如山房說卷下

字

海浮山下有冶源竹樹茂密為故相易齋馮公別業今已更其主即族人名延齡者矣鄒道元水經注所謂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者即此其西峻有冶官祠像亦偉奇光怪即歐冶鑄劍處按冶戰國人後封大孝王土人猶以冶官稱之己丑鵬月余將返都下臨胸令郭鑑雲在山亭開樽餞別座中有左子遷劉渭濱劉子延并令弟式木令郎振元紹元各賦詩紀勝是晚小力從東阿王尉回四更方寢紆齋記

櫻桃詩

藥欄春盡少花開葉底朱櫻若個猜熟後兩敲紅玉破生前烟捧綠珠來唇脂清淺疑無骨風味溫柔別

有胎鸚鵡莫教輕啄碎。擲他年少滿車回。

嗜石

龐丞相子元直字溫叔性寡嗜好獨畜奇石大小形
侶皆有名品光澤清潤終日置之坐隅憂患皆忘往
使江南訪求巖壑或有得者不吝資費也

記書名

趙元考彥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
卷十晉游師雄有分疆語錄三卷

論逸少彭澤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真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
一死生齊物我不以世故嬰其胸中然其作蘭亭叙

鄒如山房說卷

奎

感事興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淵明游斜川
亦悼念歲月卒之縱情忘憂迺知彭澤之高逸少不
不及遠甚

去非善書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筆意

江南文物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人
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順二年始命江文蔚
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

王克正
字守節

紀印

吾家蓄唐某縣印函製作精古上刻字云攝令李諒

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內到縣行用尚有數
字湮滅不可識

雲谷

朱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無露水沾衣但見
烟霧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
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象天識碑

趙子昂學字嘗以皇象章草與王右軍參攷十得八
九蓋右軍草書本出于此皇象天發神機碑在南臺
廡支槽洛人楊蓋為御史大夫掾始移置學中

辨字文周石刻

鄒如山房說卷

奎

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
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字豫登紹興二
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
平江糧料院方回墓義興之篠嶺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為宇文周時所造作
辯餘萬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御弧矢射遠及
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
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末又有彼岐陽
此觀之石央非宇文周之物也

鬼語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誦夢魂慣得無拘束又

蹋楊花過野橋長短句吟曰鬼語也

紀昭陵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

橘薪

洞庭以種橘為業者其利與農畝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焉葉少蘊作橘薪以志其異

紀異

天曆二年冬大雨雪太湖冰厚數尺人履冰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冰水又明年春三吳之人饑疫死者數十萬

娜如山房說卷

吉

花帽

葉少蘊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為花作帽

鶴澗

虎丘有清遠道士養鶴澗

紀德祭

郭茂倩字德祭太原人通音律善漢隸尤精古樂府有所纂樂府詩集行於世

山水漫遊紀

范陽張祚字子偉少不婚官居京口得故刁景純之

餐圃結茅齋居焉吸菽飲水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幾年而後返所過雖荒文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皆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金華洞

金華洞有韓无咎諸人同遊題云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揆子餘趙師龍德音韓元吉无咎觀稼煉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燈滿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娜如山房說卷

書

校書圖詩

韓无咎題北齊校書圖詩云高齋校仇誰作圖一時綉書亦名儒經羅卷軸三千餘俗傳非真類迂愚雖黃是正定不無虛文學末徒區區豈識治道通唐虞文林高館希石渠後來御覽嗟何書修文偃武事益証轉頭鄴城已丘墟峨冠廣袖長眉須丹青寫此猶不逾高鬟侍女曳紅裙兩雕帕鞍立奚奴罷琴涉筆傾酒壺蘭臺供擬信樂歎不知書手安用摹無乃逞巧聊自娛千年視之一歎歎君不見文皇學士卜八人謀猷事業皆功臣瀛洲舊圖應更真請君尋覓觀為拂塵復書其後云齊文宣天寶七年詔樊遜校定羣

書供皇太子遜與諸羣秀高乾和馬敬德許敬然韓同寶傳懷德顧道之季道子鮑長暄景孫及梁王主簿王九元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借邢子才魏收諸家本共刊定祕府統繆於是五經諸史殆無遺闕此圖之所以作也黃太史所謂士大夫十二員今范明州謂逸其半者皆是矣至唐已隔周隋二代不知何自得其容貌彷彿耶高氏起索虜以兵力奮然敦尚儒風立石經興黌序定尚書於涼風堂質經義於春宮意當時文士歌艷之故相傳於圖畫哉流及後裔文林之館既興御覽之書繼作無愁之聲已播於天下不抹其亡故余感而賦之云

鄭如山房藏書

李

日記

无咎有朔日行記

忘憂紀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塲有溪溪畔有大石前後樹以梨栗日與二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葛中草屨詠而歸足以遺老而忘憂不釋卷

宋次道撰著有書閣集十二卷後集六卷西垣制集十卷東觀閒筆二十卷大唐詔令一百三十卷續唐武宣懿僖昭哀六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閣門儀制十三卷集例

三十卷例要五卷蕃夷朝貢錄三川官下錄入蕃錄春明退朝錄各二卷韻類宗室各五卷安南錄三卷元會故事一卷諱行後錄五刻寶刻叢章三十卷其家書數萬卷多文莊宣獻手澤與四朝賜札藏秘惟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退朝則與子弟緝讐訂正故其藏號精密平生無他嗜好惟沉酣簡牘以為所娛樂雖甚寒暑未嘗釋卷也

博洽

劉禹錫唐卿嘗謂緝討書傳最為樂事忽得一異書如得奇貨人知其如此故求怪僻難知之籍窮其學之淺深唐卿皆推其自出以示之有所不及見者累日尋寃至忘寢食必得而後已故當時士大夫多以博洽推之

鄭如山房藏書

李

表善抑惡

呂緝叔夏卿在唐史書謂陸羽秦系避僭藩羣命終窮窮不仕宜列隱逸間立德王與由藝術躡取高位宜附方技其表善抑惡之意切矣

立方論書

吏部侍郎葛立方因陞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工至天然處終不及魏晉如鋪算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于點畫之外便有鋪算之狀矣上曰然黃

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少蘊居

葉左丞少蘊舊居在湖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致

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

好古刻

淳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曾順伯兩公酷好古

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真贋魏文正云

余爽句

天台山有余爽題詩甚佳

范曄文

廖明畧謂范曄之文秀整溫繹

取頭帖

關子東云叔父廬州使君蔚宗平生好事多蓄書畫

嘗有褚河南所搨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微僅如絲

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之叔父游宦

交廣二十餘年先兄長原叔父長子也至崇寧間解

后元章于京口是時叔父已捐館從長源求此書長

源新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

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披上盈尺硃砂乃可

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燒於虞帖非

得公頭不可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移書曰

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相筆法寫一

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元章

論畫

襄陽湯士米公筆法一代餘波為蒿亦復造微入妙

其子元暉書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或不以

為過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比安得匹

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至於林麓近而雄深岡巒遠

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高茂水見涯而知渺瀰皆發於

筆墨之分一作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也

據琴圖

車溪贊上人為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

道鼓琴貫道信手搗絃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拂彈

坐客皆自失莫不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廼

畫為據琴圖

紀世譜

餘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農者故譜系尚存自舜

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詡吳之翻凡有名於史者

皆畧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於朝而名

臣為之修纂齊則王儉修之它皆類是王山魯氏有

譜亦然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壞唐人猶

能各守其闕閤今則亡矣宋惟一二名門如社祁公

上世自三代春秋諸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于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

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衮衮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

趙州橋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累甃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多前人題刻

原父句

劉原父有詩云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未必無

字學難全

樓大防云家有唐氏風憲記晁以道纂記許氏文字南唐李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

柳如山房藝叢

字

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卿得其筋而失於龐魯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蘊藉態度觀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記清逸

葉夢得少蘊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縉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皆清修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其伯父丞相莊敏公王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致仕耆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

公樂道之子實仲弓浮沉久不仕絕然不嬰世故慕

稽叔夜陶淵明為人曾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

貫串古今蘊翰林二子迥仲豫過叔黨文采皆有案

法過為屬邑即城令岑穰彦休已病羸然不勝衣窮

今考古意氣不衰許元宗幹舉冲澹靖深無交當世

之志皆會一府其舅氏是將之無數自金鄉來過說

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遙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

之上輒終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夜不已一

時冠蓋人物之盛如此詩集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

堪巖之間須伯牙之絃與山陽之笛方足慰其懷思

云

柳如山房藝叢

書

善知書

椰子厚自言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其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

指畫古字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夏英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膚其勤如此

松雪書紀

唐人臨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米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備者唯吳興趙子昂

得之

陽冰書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

幾繆篆讀如網繆束薪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

觀古銅器及太湖靈壁寺石先看皮毛

紀明仲書

李明仲誠所著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

同姓名錄二卷營造法式二十四卷琵琶錄三卷馬

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真靜齋

張謙仲有真靜齋程致道作銘

娜如山房藝卷

葛府君碑

句容縣西五里石門村有吳故衡陽太守葛府君之

碑卧野田中近歲一村大疫坐言立此碑則安民始

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至元三年正月

童丘戚光始屬友人樊楷仲式與縣之好事者觀之

紀溫泉

以其石理甚麗文皆湯滅可揭者祇額十一字耳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駘
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
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絕

溫泉亦有

曲宴圖

奎章閣壁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并書自製曲宴

記云云

智永千文

趙子昂家智永千文為湯君載借摹易去一百六十

五字

誌石磬

吳令昇知靈壁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

每泝流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都城稍徑或

由此河載磬入則其聲卒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也

紀笏

唐宋制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詘後直服綠者以木

上挫下方假攝官者同

評松雪詩

袁伯長父謂趙子昂詩法高踵魏晉為律詩則專守

唐法故雖造次訓答必守典則

論篆隸

嘗聞善書者云大篆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入八分

姜堯章作絳帖評旁正曲引有功於古今

評白石書

趙子固謂姜書精妙過於黃米

畫帙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帙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名復加寶璽其上

紀摹古

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宋元章始變其法絕規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

鑒隸書

魏晉隸書以區古為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廣世碑刻作字逾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悉變矣

如如山房說卷

七

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畫而隸體遂絕

少蘊門僧

余拙於書而善鑒未有能易余言者
梵隆為葉少蘊門僧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得壽官評畫以隆為龍眠嫡嗣

紀清獻公祖墓

清獻趙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近紹興間某氏墓地為攢陵清獻旁近墓地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祠祭先朝陵寢遭賊兒之酷痛通于天而趙氏祖

墓復歸王氏

墓修凡例

市隱

鄭潛菴先生元末人兩入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清言介行每談數百年承平事不絕口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應奉廬山曹端明子愚為編修四明表樞密從孫伯長為檢閱官

吳子行亦因市隱豐碑巨碣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託焉以自逃者也

隅輿帖

評書家嘗言率更書難雙鈎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媚則失其體舊見唐彥猷摹陽帖筆意絕近此卷彷彿之矣

如如山房說卷

七

雅集圖紀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於王晉卿都尉之第所作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處劉潛夫書其後云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氏始定正坐者為南唐李中主像嘗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樂天偶賦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妻教卸烏帽婢與展青毡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此白樂天詩

紀李中主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屏上書樂天前詩紙上

着色人皆如生

玉筆管

表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鏤甚精云得之史丞相家賈似道悅生印亦在其處

紀智永千文

蔡君謨云智永真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搗寫勒石云律呂調陽者是也今宋宣獻家及王閣老叔原家各藏一本

第三泉

辛卯沐汴渠涸於宿州界上岍旁得一泉甘美清涼

絕異常水其鄉人言水漲則不見冬涸則其泉涓涓

鄰如山房藥卷

圭

深可愛余以水品中不在第三然出沒不常不可以

定論也

玉篇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孃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梭扇

蒲葵扇唐韻梭字注云蒲葵也乃梭扇耳

水牕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牕兵入故劉貢父有蟻潰何堪值水牕之句

論筆法

朱文公謂尤延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莫世系真使人無間然

倣古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放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廬於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求其壯觀者刻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考據

松石詩

蕪子由有賦松石圖詩云物生真偽竟何有適意一時寧辨真知言哉

紀夢

趙子昂學士言松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朱長儒道邗人之意末

鄰如山房藥卷

圭

書晉松侍中之廟六字趙每敬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松侍中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而去有聲甚遠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寫徐鉉文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義事不為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

硯錄

唐詢字彥猷好蓄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

行于世

茹齋三友

吳中人家有王摩詰自寫真其風度高絕非復世人也上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傲澀而不緇若實若虧不迎不隨濟名歿身德形支離水際石上枯松一株援筆自寫神畱幹移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乎異世為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觀公之畫矣公之詞噫嘻其畫其辭豈余之師浮休家又有薛稷一鶴圖所謂少保畫六鶴同時飛冲天一鶴墮人間者時號為茹齋三友

子壽別名

如山房說藝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米元章墓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節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敬大夫母贈丹陽縣大君閻氏皆葬于此

蕙彛元墓

京西轉運使蕙彛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謨

志銘

世寶

南唐雖僭偽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為世寶人物文章亦盛

退之集

長安安信之子兄為邵澤民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十六二卷蠶紙正書有退之親以定字後為張浮休取去

寶帶橋

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為澹臺湖其墓尚在蘓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登井方石上刻字兩行云滄浪亭奕局慶曆丙戌子美題郡人陳伯雨有詩云整履上飛虹風高退酒容葉黃翻亂蝶樹老卧蒼龍古徑烁霜滑空山暮靄濃滄浪基石在題筆暗塵封子美墓在石門村

韋偃松

如山房說藝

趙忠簡公家故藏韋偃畫松絕妙上題云韋偃歲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侍郎守將作監臣黃居寀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諸印忠簡在貶所嘗失之其孫盛後于他書畫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紀伯雨

陳瀧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濟而下渡紹興初曾祖始家于吳二子鐸字子振錡字子敬

論古法

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齋

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雋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宣卿銘

畢少董作醉蘓堂蔣琛宣卿為銘曰畢子飄零放浪南園家無僭石聚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為文章散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柏容我耽酣無有醒日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醒視此掛壁

孤村句

幾椽茅屋權籬遮宛轉危橋仄徑斜村僻不知路近遠一溪春水放桃花

紗帽洲句

鄉如山房題卷

千帆爭泊帶歸鴉野岸盧妃畫酒家汀草江花應解笑漫勞相喚作烏紗

施愚山

京寓句

五槐濃綠蔭門前東宇西房十數椽不是哀翁貪買屋歸時畱作催船錢

李西涯

村居詩

積雨經旬地有泥柴門過往絕輪蹄滿庭花影春猶在一榻茶烟日未西蝸舍也容雜燕長紙窗閒聽野鳩棲濁醪可飲無錢買遙看青旗映隔溪

馮定遠

舊句

酒旗滴雨村場晚茶竈炊烟野寺秋筆塚天寒收柿

葉基壇風落掃松花

約齊紀

硯石詩

石頭如硯注寒泉今古無烟水自閒待把萬松燒作墨大書長句滿西山

程公闢

玄墓

玄墓山相傳郭太玄在此墓故以名山山之奇自唐宋不顯經萬峰和尚披萊鑿石修乘其下故山又名萬峯

下山紀

予南嶽遊畢歸坐山麓寄敬夫書云一下山來宛如被謫者斯言極切實

譚友夏

薊丘

鄉如山房題卷

薊城內西北有薊丘因用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姚少師句云雲樹依依接遠丘時看飛雨洒征裘不知銅馬坊何在唯見系乾水自流

聖教序

都中多不斷聖教序本閩人王衍相摹刻一通于嶽廟頓欲亂真唯領袖也之也字回筆不從上出

客燕樓

來青軒聯 恐壞雲根開地窄愛看山色放晴低

朱之蕃

望盤山句

中盤雲氣下盤生紫蓋峯高晚獨晴安得時平解塵

組白松樹底飯黃精傅

花朝句

舊葺南村八尺檐疎籬翠竹映濃纖杏花破壓梨花

白早筍齊抽玳瑁尖窮冬地窖折芳芽渾似佳人

繡幕遮二月風和開暖室當街先賣探春花曹韻菴

鏡檻句

春深喬木綠陰齊北舍南村祇隔溪孤艇隨風獨來

往楊花撲過小橋西曹韻菴

虎丘句

貞娘墓草青青寒食東風不暫停啼盡杜宇歸去

晚夕陽猶繫可中亭宋既庭

蘇山房卷五

瀟臺句

官槐影裏日曛曛獵獵秋蒲颯颯風遙望朱簾天半

卷樓臺曉出五雲中海檀寺裏鐘聲發苑柳珍珍

翠幾層萬盞紅蓮晴照水君王昨夜放河燈菱葉

蘆花太液開虹橋西去絕塵埃不知身在金門裏兩

兩漁舟蕩槳來千頃烟波水殿虛翠華遊暑此

中居賞花肯讓前朝事詔許橋邊自打魚梁玉立

蕉林詩

幾載從軍短後衣又看萬里一褰帷莫言寶玉歸南

海此日人家戰後稀送李輔五薛蘿古屋倚雲根結

侶漁樵道自尊一夕秋風頭末起疎煙細雨滿江村

為高淡
入題書

江行句

本夢柴門挂辟蘿霜華誰送出巖阿中原不借東山

力率負蒼生屬望多千里江陵往復來芳樽猶對

故人開連宵風靜潮平後獨擁寒燈撥篆灰野草

離離土一堆居人說是楚陽臺千年雲雨歸何處猶

與荒唐入夢來楊筠潛

棘園句

茶具詩囊雨後天馬蹄憐惜草芊芊一從薄宦春如

此勝事何曾到冷瓊下世序

歷下句

湖上獨行湖上眠蒹葭滿目亂寒烟居民種藕同禾

黍婦鋤夫耘在水田惜華橋上望歷山野樹參差

野草斑無限樓臺遮不斷夕陽影外牧牛還乳東塘

驪山句

數曲青巒老栢圍故宮遺址認依稀華清草樹春烟

寂繡嶺蘼蕪夕照微禽鳥有情風景別山川無恙月

明歸翠華去後笙歌歇賸有温泉咽斷磯張黃岳

無題詩

青鳥雙雙夾柱舟馮虛獨坐思夷夷猶誰憐此際還多

恨為憶當年勉自留睡起疎慵晨侶夜愁來寂莫夏

如秋江臯遺珮今何處遙憶沅湘古渡頭帳望誰

知久不來遙聞笑語響春雷
銅壺滴盡應千點絲
燒殘又一回蕭瑟黃昏
薄命半騷清夜悔多才
芳心寸許難容恨縱未消磨
已是灰
離別經年會晤
難瓊肌已見數摧殘
琴調鸞鴛音偏急
字寫鴛鴦墨
易乾晚去閒行
耽夜露朝來慵起怯
春寒殿勤細語
憑誰訴題向瑤箋
獨自看

題周生臨黃庭卷後

我昔曾摹官奴帖來禽墨
本臨邑傳十指如椎筆
如杵有鬼苦踞秋毫
顛扇面屏障浪塗抹
家鷄野鴛紛來前人
嗜我書忘其醜
好色豈必傾城妍
龍鐘字勢同瘠
竹手腕僵勁非昔年
閉門客謝管城子
鷄毛不

鄭如山卷卷卷

費三銅錢冰簾藤床伸脚
卧老硯久作搗頭
甄周生墨妙師逸
少青雅搗就黃庭
篇麥光大紙連十幅
吳蠶密楷風雷纏
臨池斷技有如此
摩挲三日思飛
我觀君書痛自改
鞿材擢取非無權
石底老墓決不可
從今三覺還三前

秦淮句

朱樓銀箔最分明
歌舫燈船取次行
六代繁華銷不盡
江風吹落管絃聲
綠雲飛盡石城荒
玉蓬吹殘夜未央
好記秦淮最佳處
一川烟月柳絲黃
避暑閒房枕簟幽
藕花荻葉遍芳洲
夜涼水榭懸燈宿
風過青溪五月秋
舞衣歌板久成塵
烟草凄迷故苑

春貪看小姑祠下水難逢
桃葉渡頭人

蕭家店句
紅粉當壚衫袖香
點湯問客故先嘗
馳名小餅千層好
盡識儂家蕭九娘

裏湖句
波面青銅湧碧螺
隔堤唱徹采蓮歌
見人蕩槳咲相指
船進裏湖花更多

三橋店句
斜日板橋外春風
野店前杏花寒食
雨柳絮斷堤烟
牧笛聲何處耕牛
壟上眠

茗溪句
青山缺處綠陰濃
牧笛漁歌隔浦通
日暮採蓮人去遠
不堪菱雨又蘋風

鄭如山卷卷卷

春日句
野徑香多枳壳花
柴車輕御到山家
携錢買得黃茹酒
一醉扶歸蓆帽斜

賞隣家牡丹句
數椽茆屋綠谿
裏也種盤絨簇錦
花喜得春風吹不
定
穠香分遞入隣家

朱天飲句

風幡高論嘆知希
經歲繩床只到稀
此去一肩橫柳栗
何人裁與水田衣

裝莫問剩輕舟傳來一事豪無敬題得新詩黃鶴樓

黃清持句

野寺幽清傍孝陵曩遊回首不勝情年年二月花如

雪多少提壺出舊京靈谷寺六朝何事不縈懷桃葉

風流事更佳畫舫朱樓都異昔只留花月照秦淮桃葉

莫醉江東舊酒樓湖邊衰草盡成秋佳人薄命愁多

少何事當年喚莫愁莫愁湖

竹枝詞

報恩寶塔碧峻嶺舍利毫光第九層阿儂塔下勤稽

首上有諸天不敢登下白曹娥廟前雲滿江五月迎

神江水長錦繡龍旗三百艇如何盡是鏡湖小紅粧羅山

山行句

幾欲尋幽徑重來倚杖蒸山空收霧早谿淺泐流低

松飯炊難熟桃花看易迷林深無犬吠一任乳鷲啼

毛大可

金陵句

無數杏花烟裏開遠山帶雨送青來當盤少婦喚沽

酒笑問客能幾百杯張穀文

食筍句

犢角龍孫雷雨滋山中此日味偏宜南風不許吹成

竹我欲長參玉板師朱古愚

許野開句

關前楊柳綠蕭蕭關外征人夜繫橈夢醒忽聞舟子

唱早乘涼月到楓橋黃書思

李楙崖句

去路依依傍謝家嵩橋南望翠陰遮那知門巷空相

似閒煞春風野草花春燕山自逶迤水自流碧雲黃

葉總兼秋禪關閉處無人到古佛青燈一寺樓退谷

鄭湘漁句各平

幾度相過但拚開飛燕語一庭閒也知客裏無他

事不是尋花即看山善州詩徐

二姜祠句

試奠椒漿向劍池虛廊風雨動靈旗新松不朽自他

日諫草流傳豈一時事可大書明代史文無媿色漢

人碑敬亭猿鶴歸來暮迎享歌折檻詩兄弟同

祠今代無堦前春雨長蘼蕪人如楫福名同重墓近

梁鴻道不孤冒死上書甘鼎鑊先機避難復江湖鐵

花巖畔清秋月想像精靈可自呼陸有進

村居句

草堂有燕賀新成沙清無礙結舊盟滿徑落花風掃

淨一渠春碧雨添平春波淡淡卷寒漪長日蕭蕭

靜竹扉村舍鷓鴣桑葉大山田鹿食麥苗稀楊果正

序抄

余兄弟祇命充一統志總裁官因得遍閱天下郡邑所上志書其間舛錯漏脫不可勝舉以是知地理之難言若崔後渠之彰德府志康對山之武功縣志誠未易才也 徐立庵

日下舊聞序

往代都會記載之書莫著于漢之三輔皇圖與西京雜記葛稚川稱其家有鑄子駿漢書百本班孟堅鋪叙兩京最為該練蓋多資取于子駿也然孟堅亦有不錄者稚川集而藏之名曰西京雜記其中事實與班少有異同今所傳且失其半三輔皇圖既不知作者何人又為中興書目崇文總目所不載程氏以有

都知山房彙纂下

全

唐縣名辨其非漢書他如關中洛陽帝都東都諸記與兩京新記京師錄長安志或存或亡乃若金陵記蜀都記江左編建康錄臨安鄴城諸書皆偏安無足取重吳自牧之夢梁錄孟元老之東京夢華錄則又從喪亂後追述舊事尤則瑣屑燕京自遼金元明定都于此宜有紀載而著述無聞往者劉同人有帝京景物畧採取多缺未合大雅論者有盆花盞草之譏予自束髮來京師凡城市巷陌旗亭茶社無不觀近畿之山川寺觀無不遊人家之園圃亭榭與前代之廢館荒臺無不過而問焉每一流憇俯仰低回動輒忘返嘗思我朝當聲名文物之盛據天下形勝之雄

控制中外遐邇向化梯航萬邦時集都下欲著燕京一書垂示永久補前人所未逮顧旅食鮮暇繼復叨直禁近早夜惕厲足不出重闈者十二年不但不能為此書視向時登覽游歷之處且可望而不可即矣歲癸亥與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廬每言及此慨焉興嘆彈指五年竹垞日下舊聞之書成詳載山川宮室城郭市郊畿輔邊障戶版風俗物產遐收彙集可以資掌故備採覽使有班孟堅者當必為史家之一助也竹垞博極羣書晝則歷郊野摩碑碣問父老斷字卮言悉經掌錄夕則篝燈散帙馳騁古今務使聞見兩無所憾而後愉快故其書大無不該細無不

都知山房彙纂下

全

析竹垞猶未敢自居于作者曰吾述舊聞而已竹垞曹際清時優游纂紀成不朽之業副在名山視三輔皇圖西

京雜記諸書益又遠勝之矣

令譜

清慎勤古所傳令譜眉公更有進此者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動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天下矣

賢者留跡

賢者所至如火獵寒原墨濡素練到輒留跡

食費

李贊皇一羹襟和寶石朱砂幾費萬錢

偶題

庚申自春徂夏老雨不止山中雲物百變真可娛
人也輒念南宮父子猶落畫境中不若吾家風雨時
皆我畫林耳當以示之玄宰為題話雨二字陳眉公

批牘

王獻之以尺牘送謝太傅謝輒批牘尾還之

葬桐鄉

漢朱邑字仲卿為太守擢治行第一臨終囑其子孫
當葬我于桐鄉子孫愛我不如桐鄉民謂其感化深
也

蝶戀花

鄉山房

李

桂魄清涼寒玉宇顧影無聊影也添淒楚為月不眠
情更苦來宵願下廉纖雨待欲澆愁斟綠醕酒盡
愁生畢竟愁為主天上寄愁愁可去天孫正別銀河
渚毛際可

官箴

呂居仁記前輩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
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何孟春
曰余嘗侍西崖先生論及近事先生曰少年初仕承
上臨下寧能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調停自熟若公
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某人以
公子性作官如何不取罪春曰某人輩生而富貴已

別眼待之既膺命猶習故態奢傲自恣竟挂清議小

懲大戒非不幸矣獨念今班行中士大夫在諸生時

高談古今歷詆卿相孰奸孰貪孰讒孰諂孰為蔽賢

孰為素飭孰為附勢孰為弄權孰與世浮沈孰模稜

兩端心有定見口有直言自誓一旦出身事主邁往

之氣正正堂堂必此是懲莫或挽焉及錯置曹司回

翔中外能復持舊論者幾人宦成伊邇憂虞彌深能

復存初心者幾人為卿為相能去奸去貪去諂去讒

不蔽賢不素飭不附勢弄權不與世浮沉模稜兩端

而見訾于後來者幾人若而人趨趨囁嚅媮媮駸駸

棄其平生以致高位容非其幸乎如國家事何春唯

鄉山房

李

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其
罪小小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
罪大大將至于禍國先生撫掌曰有是哉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
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即書法也古之蕭散韻
士以此寫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
吮毫而暮索薦薦剝適以宛爾亦壁而已東坡云退筆
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為畫苑書譜法
評右軍書
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論似右軍

陸羽曰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肺所以不似也

報殷浩書

王逸少報殷浩書曰吾素無廊廟之宜王丞相時欲內吾吾誓不許手跡猶存非與足下方參政而進退也若蒙駢使隴蜀所不敢辭所以然者吾雖無尚對之能直謹守時命以宣國家威德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乃以為右軍將軍

陸務觀句

匆匆簿領不堪論出宿聊寬久客魂
栢壠牛行泥活
沿野塘橋壞雨昏昏
權籬護葉繞通徑竹窠分泉自
繞村歸計未成留亦好愁腸不用繞吳門
露色清和日已長
綸巾蕭散興差強
飛鷗鷺陂塘綠鬱鬱
桑麻風露香南陌
東村初過社輕裝
小隊似還鄉
哦詩忘却登車去
枉是人言作吏忙

翰墨病

子敬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

樹覽其筆跡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不放縱兼斯三者翰墨之病歟

評書紀

蕭子雲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炆蛇雖禿千兎之翰了無一毫之筋窮萬穎之尖亦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

小輞川句

經營輞口廿年餘山轉溪迴不碍車石上松枝高士
塵樓中雜葉列仙書
垂楊大道春調馬綺樹清流夜
網魚月白歌鐘催進酒名花百隊擁階除
家去園無百尺餘
登臨猶自上巾車
青山有政修僮約紅袖
含香捧道書看竹客馴啣字鶴採蓮舟引聽歌魚王
裴底是偏耽
寂花落花開獨掃除

漁洋句

白藤落落徂徠字
左陸庚庚古栢香
小啜龍團聞雪
滴半窗殘日亂松篁

寄宋荔裳

蘭臺大夫詞賦工
家聲久著山之東西
陵解組過吳苑
僑居多在花林中
訪君頻念君望而不見心如結

不知何處繫青驄
鄧尉梅花虎丘月
古堯峰頂開禪扉
村村風雨連旬飛
懸知此際藍輿歸
可憶吳江老布衣

潼關

徐松之
耀吳江

盤空岬嶸倚雄關
地險由來未易攀
山勢陡從千嶂落
河流遙自五原還
西連華岳青霄外
北望神京紫氣間
天限東西風迥別
征人衰鬢幾成斑

高座寺酌水

策蹇尋幽去南嶺
三月天綠陰藏古寺
白石瀉流泉掃葉隨僧
便移鐙傍鶴煎雲光浮滿壁
默坐聽啼鶻鷄鳴寺

鄉如山房記卷一

金

三月江南櫻筍生
登臨此日怯啼鶻
六朝舊院迷芳艸
二月新流下石城
獨上危臺悲往事
晉為古城寺名同臺每經勝地倍傷情
徘徊不盡重回首
落照鍾山帆影橫

望棲霞

江行連日雨喜見晴光
放輕烟罩楊柳和風映細浪
乘興一扣舷頓覺塵襟曠
遠望栖霞山高插白雲上
松杉直接天眾峰如相向

馬道詩

近二年來秦地客
三千里外棧中山
題詩翠壁心仍壯
照影烏櫛髻欲斑
馬鞍愁控送秋風
秋雨倦跡攀那能鏹盡江心石
自在中流放棹還

許生湖

二大夫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與其兄子受字公子告歸鄉里日令其具酒設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所趣賣以共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君買田宅老人即于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誇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富者怨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宗族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於是族人說服

老萊子

錫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蕘葭為墻蓬蒿為室衣緼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五穀或言于楚王曰老萊隱士也王使人聘以璧帛不來王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終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妻戴畚挾薪而來曰是何車跡之眾也曰楚王欲使吾守楚國之政妻曰子許之乎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

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也居亂世而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老萊子遂隨其妻至于江南而後止

治花根蟲
凡花根有蟲以淘麥新水灌之自絕

紀長源

家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人輒以舊詩十首為贈登山臨水可以代勞歌也

坡公書

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草書三昧所謂閉門造車出

如如山房墨卷下

卷下

門合轍

秘閣棠本

熨道有表藥院者家藏書一軸自珍之不深別其玉石也出以示余余告之曰此秘棠木板刻法帖李廷珪墨所拓墨本也寫書一卷易之何如表欣然見聽會夏熱不能書元符三年十二月癸卯余將解舟發

畫梅花

比過鷺山會芝公書記還自嶺表出師所畫梅花一枝想見高新乃知大般若手能以世間種種之物而作佛事度諸有情於此薦得則一枝一葉一點一畫

皆是老和尚鼻孔也山谷

記坡公書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寶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購者元符二年壬辰浩翁記

評書

凡書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女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叛公于追論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

如如山房墨卷下

卷下

二月之望
真其昌記

論畫

士人作畫作當以艸隸奇字之法通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乃為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

字畫熟

字與畫各有門戶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看畫法

看畫之法如看字法松雪詩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從八法來政謂此也須着眼圓活勿偏已見細

看古人命筆立意委曲處方是

論學書

六一居士極好書然書不能工大都書不可學處亦猶畫家氣韻必在生花禪家所謂無師智不可悟也幼儒句

閩縣陳幼儒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太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台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幼儒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投來名刺留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鯁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

汝昂句

三山鄭汝昂者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之詩云三尺兒童事未諳幾來強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多正修書去嶺南其令得詩一咲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云近日廚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籬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詩謁相公鄭之詩蓋有本矣

題畫絕句

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祇應啼鳥隔花聞 一橋流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 一林高樹鎖烟霞

朱竹句

朱竹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着緋衣為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學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泪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麀中身 亂舞桃花映客醜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競比紅兒曲截笛留吹赤帝歌酒媪宜城光未定冠裁許縣色全訛遙看巖下爛端處或是恠深相葉多

考人祖廟

泰山上有人祖廟不知何取三秦記云驪山巔有人祖廟不齋戒而往即風雨迷道長安志曰即始皇祠蓋本之史記所云祖龍者人之先也今臨潼志以始皇不應祠典改為三皇廟按史記封禪書南山有祠者二世皇帝夫二世尚祀奚必始皇之不祀乎

賊墓

李自成米脂縣雙泉人祖海父守忠蔡三峯子亂山中山勢險惡林木叢襟氣概雄偉幕府傲米脂令邊大綬掘之以泄殺氣先破海塚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次至守忠塚中蟠白蛇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見人昂首張口無所畏眾擊殺之守忠骨節間色如銅綠生黃毛五六寸其餘環繞數冢骨皆血潤

亦有進毛者大綬有記名虎口餘生載之甚悉方
編修于登儒誤國史以張獻忠為太祖本紀後事敗
大中丞錢邦芑譏以詩云修史當年筆削餘帝星井
度竟成虛秦宮火後收圖籍猶見君家勸進書

欠字
老儒張元成博學飽經史以硯為田據云一部論語
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真字

老子有妹
備吹集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按史記註曰叔梁紇
妾生子孟皮病足乃求婚顏氏生仲尼老子有妹當
再考之

姓名考

如山房叢書

百

倉頡姓族名剛見古篆文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文
老子初生各系祿見糸妙內編孟子父名激公宜母
仇氏見瓦釜漫記介子推姓王名光見方氏通雅百
里奚字百井鬼谷子姓王名訓易牙名亞見見孔頴
達疏伯樂姓孫名陽見莊子疏李筌字達觀見神仙
感遇傳關雲長本字長生見三國志失馬塞翁姓李
見高見詩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見三洞羣仙錄

白席
今官長燕客一人傍立高唱舉盃舉箸及茶點之類
甚覺聒耳然稍宋時即有之謂之白席見老學庵筆

記
詩賦

海虞錢宗伯謙益一代偉操海內文章之柄一時名
流奔走翕集晚自號蒙叟賓朋諧謔詠風流躋貴
仕享高年邇來文人罕見其比然其大節或多可議
本朝罷官南歸有無名氏題詩虎丘以諷之云入洛
紛紜與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已是羞江總青
史何曾用蔡邕昔去幸寬沉白馬今歸應悔賣盧龍
最憐攀折章臺柳撥亂風聞阿儂又嘗作詩贈入
燕歌童纏綿哀艷能侍郎文舉和韻以諷曰金臺玉
峽總滄桑細雨梨花枉斷腸惆悵虞山老宗伯浪垂
清泪送王郎錢見之不憚者數日

如山房叢書

百

戒子詩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忘于奉養大書堂
壁曰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
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

李笠翁

李生漁者自號笠翁居西子湖上性澹超善逢迎遊
縉紳間喜作詞曲及小說極淫褻常挾小妓三四人
遇貴遊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或使之捧觴行酒并縱
談房中誘賺重價其行甚穢真士林所不齒者予曾
一遇後遂避之夫古人綺語猶以為戒今觀笠翁一

家言大約皆壞人倫傷風化之語常隨拔舌地獄無疑也

抱朴子

偶曰有人出身卑碎徒以因緣際會低眉屈膝趨避不次毛成羽長蟬脫糞壤便自軒昂目不顧步器滿意得可謂形容殆盡矣

蓮笠

予東墅有小池中植藕每歲將作花往往為雨所敗偶閱六硯齋筆記蓮初透水為驟雨所淋輒中天因出新意剪荷葉線縫之作兜蓋狀名蓮笠雨則徧覆之并戲詠曰欲展凌波步先為行雨裝擘羅深覆額

鄉山房說卷

五

擁髻暗藏香莫倚傾珠蓋應同裹玉囊自憐嬌小甚脉脉待恩光此事甚韻而製亦佳當做而行之亦當護鈴耳

濮孝廉

濮孝廉蓋橋李人為諸生世有聲密友李生一夕焚蓋父來訪揖生曰某子久宜薦因父母歿四十餘年風雨暴露殊恨恨訴之冥司黜去其名今科不肖子子又應列三十一名矣生曰賢嗣之不楚親以貧故也翁當默助奈何反致恨乎其父領之生以楚語整詣柩前設誓是殊果掠各次無異說屢從之蓋不應至是恫怛見父神氣騷擾偶往武林泊舟石門

縣北寺河于夜半舟無故自覆岸人赴救見一老叟曳船使沉因推其船瓜引出之僕從十餘人皆無恙而蓋死矣孝廉亦無大過止以不羣親遂獲此譴吁可畏哉

舌根報

吳中袁于令者字籀菴以音律自負遨遊公卿間所著西樓傳奇優伶盛傳之然詞品卑下殊乏雅馴與康王諸公作輿儻猶未首肯其為人貪污無耻年逾七旬強作年少態喜縱談閨閻事每對客淫詞穢語衝口而發令人掩耳予屢謂人曰此君必當受口舌之報未幾寓會稽冒暑干謁忽染異疾覺口中奇癢因自嚼其舌片而隨不食二十餘日竟不能一語舌根俱盡而死

鄉山房說卷

五

言語

升不受斗不毀則覆夫人之分量各有厚薄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而又以不善處之欲不亡得乎

鄉賢祠

士大夫有功于國有德于桑梓歿而祀之瞽宗禮也邇來鄉賢一祠竟為藏垢納穢之地真有不放言不忍言者猶憶明羅念菴鄭淡泉兩先生望重朝野父皆耆儒後見濫竽不忍父混列其間各抱其主以歸聞二公之風可以媿矣

以上俱見尊鄉等記

訪隱

徐俟齋不出山者幾四十年巡撫湯公墓其品望悉屏騶導上從一小童駕扁舟訪焉鶴踪滿徑松影在門候之良久竟不獲見吳人兩高之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陽工山水古法曾寫雁蕩圖并賦一絕禪客探竒千里遊石橋寺裏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曆丁丑中秋橋亭李宗旭題

日月食

從古以日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

坤山卷

萬

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衝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網緼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諸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字雖不嘗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止

室兩旁之屋次于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廂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嘗見然則有丙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曰丙舍傍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蓋丙初無定見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尚在墓旁也

倪迂句

余與彥貞別十有六年矣解后吳下杯酒陳情不能相舍因出舊作索小詩于其上云連旬風雨話連朝歸夢不知山水遙鶴遠城茶嗟寂寂帆飛髻影共蕭蕭市中乳火人三語燈下寒薺酒一瓢無念百年聊樂爾海鷗飛去定難招雲林生倪迂題此慎先大夫時珍玩之瀕記

坤山卷

萬

贈畫史

錢塘江上有狂客入九胸中吞楚澤足遍雲天二十年名山到處攜孤策袖裏霜毫僅一枝真山真水縱紛披興來一飲能數斗醉後常稱老畫師飄然作客榕城裏看盡閩中好山水武夷巖溪口乞丹砂赤鯉湖頭探瓊蕊與我相逢開素顏解衣盤礴多餘閒萍蹤他日各南北好寄相思水墨間

董文敏書句

金華殿裏是崆峒分直談經禮數榮為問君心千萬里儒臣何路向重瞳不羨金莖去日邊龍文雙劍倚臺前採將維室三千界奏取唐山十五篇蘇風薦筆八席生

傳書德
句其目

皮襲美句

夏景恬且曠遠人病初平黃鳥語方熟紫桐陰正清
扉宇有幽處私遊無定往歸來門雙開亦忘枯與榮
土室作深谷薛垣為干城敍杉安拖架逆筍支檐楹
片石共坐穩為鶴同喜晴癭木四五器節杖一兩莖
泉為葛天味松作羲皇聲或看名畫徹或吟閒詩成
忽枕素琴睡時把仙書行自然寡儔侶莫說更紛爭
具區包地髓震澤合天英力從讓來俊造紛然生
顧予客茲地薄我皆為儉惟有陸夫子盡力提客卿
各負出奇才俱懷超世情駐我一棧車啜茗數蒸羹

如如山壺卷

夏

敲門若我訪倒屣欣逢迎胡餅蒸甚熟貊盤舉尤輕
茗脆不禁炙酒肥或難傾掃除就藤下移榻尋虛明
惟共陸夫子醉與天壤并

初夏即事
寄魯望

徐興公句

空山四月黃梅雨亂竹聲中香一縷寂寂郊齋筆硯
閒扣門有客倪柯古兀然相對無所為呼童拭案磨
喻麋戲寫古木雨三本遙山數點青參差倪君頗訝
工夫簡只愁不入時人眼予言此意誰得知正學君
家嬾翁瓚偶爾消閒水墨中掃成寧與世人同惟君
真賞有慧照為比尋常俗畫工

倪柯古

中原七子不
復起至今作者寥寥矣武昌衣鉢幾人傳高足惟君

稱弟子誰信青來夏出藍登壇樹幟張閩南頡頑徒
詰邁流輩一時虎視雄耽耽為官拓落不稱意梁翰
操觚窮六義西攀巴蜀與荆襄北陟青齊并燕薊佐
郡池陽歷幾爍俄然有泪洒江州腰間墨綬應長繫
萬里梁山足馬遊到處經行詩景好歸來日富奚囊
草當今名筆費許章一代詞人讓華藻清如玉壺初
剖冰光如太阿新出劘壯如猛士聲激裂幽如少女
容娉婷學海詞源無不有畢竟推君為祭酒世人殺
竹競紛紛弗媿遺音同瓦缶投余新刻比瓊瑤竹窻
披誦風雲生帳中從此有珍秘不但中郎匿論衡

披誦風雲生帳中從此有珍秘不但中郎匿論衡
披誦風雲生帳中從此有珍秘不但中郎匿論衡

如如山壺卷

夏

芥茶句

鴻漸真成癖玉川舊有名入山恣逸興陟嶺愜幽情
地險蟠根老峯高得味清名山留洞記勝地有沙橫
地險蟠根老峯高得味清名山留洞記勝地有沙橫
者層巒頂上平洞山下有洞因而得名注
洞山之頂平如處傳茶
洞山頂上平
若棋盤頂手中條紗帽頂香
袋形皆以茶地之形為名芥名從姓著羅芥以
羅芥以
羅芥以產
清空山散燈火明月歌聲製茶人多
夜作善歌無藉龍圖碾惟看
蝦眼生馨香比蘭蕙稷葉似旗捨碧盞清於水青磁
白似瑩長松恠石下只許惠泉烹

浦城紀

江淹為浦城令嘗言碧水丹山平生所酷好何嫌作

吏僻遠也

文潞公句

坡詩註世傳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于黃紬被底放衙文潞公為榆次縣令嘗戲題鼓樓曰置向譙樓一任過過多過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放早衙仇者欲以不事事中傷之錄公詩上于呂文穆文曰此宰相度也即遷之後亦拜相

么齋

班彪王命論曰公孫述么齋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乎么齋微小也

寄劉覺我

柳如山房詩卷下

夏

年來紗帽碍人日對糧長作老家婆持算狀回想訪足下時坐沉紅燭看遍青山把袂長歌劇談不了此會此景都向夢中相尋矣足下佳致故自韻人別後益復想念何時聽清談飽玄旨一解俗狀煞強銅草墨綬墜人腰骨也足下倘亦過我海澄雖一奉地猶能貯斗酒醉君丹霞嶼中如何如何

答譚青湖

海澄固七閩勝地碧水丹山鹿溪龍洞一佳主人婆娑其中栽花埋琴優自趣歟及福人安得望此時更向黃紬被裏努出頭來放早衙也快活不可言往荒榻遂留仙跡但一種野人清供不能大饗客窮措大

家風故應爾仁丈數千里不忘故人猶殷殷念及聯床風雨光景如昨役旋作數字為報不能構長語唯仁丈念之

寄夏道甫

山中清寂盡著夾衣蓋木綿被樹較前益深泉夏響小菴收拾已完明窓淨几掃地焚香讀書差有李禿翁當日風味如此光景豈可不令道甫見之清殊策馬一來同往鹿苑為妙也但恐有人阻遊履耳然亦是慧心人決可與言山水之妙者一咲一咲山中極宜大爆竹每放一爆則響半日始息千萬覓百十箇來至禱

柳如山房詩卷下

夏

寄吳仲虛

僕向築石山中墓田丙舍悉皆草創足下能携書見過僕請為臯伯通矣臘月梅花如白雲籠屋世界都成縞素鳴泉澹澹作高漸離擊筑聲僕不敢自享欲與故人共之毋以黃山白岳為漢大而么齋此丘乎

寄弟

山中已有一亭次第作屋晨起開窗經數卷倦即坐亭上看西山一帶堆盤設色天然一幅米家墨氣午後閒走乳窟聽泉精神日以爽健百病不生吾弟若有來遊意極好三月初聞花鳥夏新奇來住數日烟

雲供養受用不了也 袁小修

寄十一兄

車轂相摩腰肢欲折塵沙撲面雙目倦開搔首問青天不知長安戀弟弟戀長安耶義和之輪不鞭而疾昨曾酒熱血片言中眠食伯仲試取嚼之蔗耶蠟耶簡淡寡營人世共寶弟悔作法之不良矣 繡汝作

寄陳春瀾

來陽之行僕方祗役蓄都未得高唱渭城朝雨大是牽人三楚諸勝如黃鶴赤壁洞庭岳陽七澤九疑有足下驚人詩在自不當面錯過湘靈展旌神女捧墨待仙郎題損筆頭花矣 庚邦舉

寄如山房

丁養恬

憶分袂時陰雲黯淡垂柳依稀固有悽慘即今紅杏絳桃何異別來眼內血也引領南陌但見芳草萋萋未識王孫歸日耶 張國燾

寄李見羅

閉戶却掃怡然獨坐或飽飯後散步涼天箕踞行遊出從二少年聽彼俚歌聆此笑語謔弄片時亦足供醒脾之用可以省却枳朮丸子矣及其飽悶已過情景適可則仍舊如前鎖門獨坐而讀我書也其踪跡如此豈誠避人者哉如何如何 李卓亭

寄顧世叔

僕宦此聊足自遣終南當戶鷄峯如碧筍左簇退食時秀色紛墮盤几清翠遠窻入厨孤枕夢回驚聞雨聲也 陳雲浦

寄孫京兆

午睡方醒使者捧函適至剖之不覺雲霞錯映錦繡交垂使僕嚙之不獲握之有餘彷彿夢到蕊珠宮神遊瓊島當是時僕猿鶴生情松菊增色矣 黃鳳岩

寄盛伯子

自蓉城歸過五松無一物可入眼及到余諫廷書舍前始見幾點落花浮水面也 洪晴皋

寄葛雲岳

寄陳山人

明春將奉杖履與山雲溪月無拒我于方之外 陳望

寄陳山人

八年隱吳市掩關高坐如神如帝而今趨踰公府鋤矜容下營目低眉捷齒日視人嘖笑作休戚良可羞也市中無良茗無上藥無佳魚無肥蟹無踞繡無鳥鷓猶有屠牛醒豕不堪薦口日以苦菜下飯如終南頭陀然令人腸枯所賴屋中侍兒盛鬚鬢雲作吳歌想慰勞差能度日耳為問七十老翁日何所樂有帛盈廂有稻登場霜橘露葵黃雀紫蠟四腮之鱸三白之耐齋厨不乏而日與鵝髮姬抱子弄孫說桑麻課機杼其亦足樂乎江南之叟與嶺外之官試令擇地

而處當不以彼易此黃甲

浣花句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

遊修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

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今為減舍此欲

何之後遊詩

阮亭句

五岳平生意西尋太華山松風天外落仙掌日邊攀

婚嫁無鄉夢雲霞駐玉顏三峯雖絕好遊徧亦須還

送歐務翁遊華山但得長生術峯峯足捨關如何抱朴子遠

適羅浮山我亦尋鸞鶴春來數往還金陵此地肺佳

氣亦關珊茅山

種子秘方

男人用雄生黑豆每日早食一顆食至四十九粒而

止日日常服不可間斷女人用益母草為末煉蜜為

丸不拘多寡隨意服之白湯下三月而效

治嬰兒脾氣

治嬰兒脾氣嬰兒脾弱者用無碱起麵一兩一個作

十六丸蒸熟挖去蓋內加黑礬五分仍合蓋用綿紙

包裹入柴火中燒焦存性搗為細末棗肉為丸不拘

多寡日日服之自愈神效異常宮庭雜錄

生子秘訣

三三坎艮男為定離兌女必成 初爻為父上爻為

母中爻為受孕之月所以然者以上中兩爻之陰陽

配合故也餘卦上中兩爻陰陽不配合故男女不準

即生亦不育 其法男人雙歲婦人雙歲者在單月

種之則合坎卦男人雙歲婦人單歲者在雙月種之

則合艮卦總在男人雙歲之年調停之種子之月又

論節氣如至初十頭交節要在交節以後種之如二

十頭交下月之節要在節前種之至于婦人月經之

後種之之法總不必拘如月經後適值其時即種可

也如月經後與時不合且忌交合定要待可種之時

一交合即刻受孕決定生男且易養育也百發百中

康子在傳

寄蓮友

讀佳什調高詞雅可為信陽接武但恐東施捧心令

人却步耳至魚鰓小記自存警省非敢于衣冠場中

故作楚吹且世之持三尺竿而妄求吞舟者比比皆

是若美繪當前豈可捐棄但當于下箸時加之意耳

此鄙意也高明者以為然否周禮園

孟津文安公句

蔡端明楷亦有度行書未臻高深之致蔡卞頗崢嶸

有體段為其品齷齪故與忠惠米襄陽雁行然端明

終有弱氣

辨山羊血真贋

取鷄血半杯投山羊血一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
凝臭鷄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變成鮮血以此
驗之方山羊血性鹹氣寒入肺心二臟治死血故
五絕之死救大約只消用一分以酒化開用葱管可
人口啣之含藥酒乘人氣送下喉中少頃即活但山
羊必須四目者真真活命仙丹也否則功減半耳
三七根

味甘而辛氣微寒入五臟之經最止諸血外血可過
內血可禁崩漏可除世人不知其功余用之治吐血
咯諸血無不神效然皆用之于補血之中而收功獨
捷大約必須用三錢研為細末將湯剷煎成入三七
根末于其中飲之若減至二錢以切片藥皆不取效
唯廣西生者尤妙以其味初上口時絕似人參少頃
味則異耳

紀海棠

適園垂絲海棠惟戊子清明開為偏勝花如有知恐
余馳驅需次不能恒近時為爛熳嫣然嫩靚幽艷芬
芳望之如美人立簾幙間紉芥

北狩句

場帝北狩遼東旌旗千里突厥可汗迎上悅賦詩曰

三義亭

呼韓稽顙至屠者接踵來如何薄天子空上單于臺
同州郃陽縣劉靖家兄弟不異居宅旁榆樹生桑西
廊梧桐生殼枝明年墳中白楊生檜并鬱茂鄉人號
榆為義祖桐為小義白楊為義孫分先後也縣令出
官錢為建三義亭

長夏閒居

土屋尤生暑長天苦暑隆香微覺齒苔陰重感梧桐
書帙拋慵讀親交謝不通徑容排闥入只有北窗風
鼓吹常相傍鳴蛙侶屬私茗衣猶染汗麥飯未傷脾
爬癢稽中散焚香韋左司豈唯諸事廢懶到不吟詩

新流溢野塘屋頽呼補漏田薄課開荒

雨幸今年足新流溢野塘屋頽呼補漏田薄課開荒
黃鳥啼叢木烏健歇夕陽立沐期不遠早稻有花香
赤脚踏層冰癘難學杜陵架踈扶用竹牀破補加藤
傳純須新煮葫蘆要爛蒸生涯君莫問一半已如僧
風熱積成疾終朝唯跣科醫方侶文富藥汁比茶多
樹蜜蜂爭界梁空燕出窠除書得新授出守在南柯
亭午難消渴携瓶汲井花松根陰出菌柳腹爛藏蛇
紫墜簷前李紅管團後瓜西南天作雨又走阿香車
四壁蕭蕭立山厨絕侶齋婢炊喧糙米奴爨野蒿集
我故無長策卿言亦復佳但母饑凍我不必太安排
閒到門如水安仁比不如舊修鋤豆器新著養魚書

綠竹漚漚灌青苔消欲除埋頭差穩便吾愛吾廬

寄和桐花詩

永壽寺中語新昌坊北分歸來數行泪悲事不悲君
悠悠藍田路自去無消息計君食宿程已過商山北
昨夜雲四散千里同月色曉來夢見君應是君相憶
夢中握君手問君意何如君言苦相憶無人可寄書
覺來未及說叩門聲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書一封
枕上忽驚起顛倒著衣裳開絨見手扎一紙十三行
上論遷謫心下說離別腸心腸都未盡不暇叙炎涼
云作此詩夜夜宿商州東獨對孤燈坐陽城山館中

鄭山房詩卷

夜深作詩畢山月向西斜月下何所有一樹紫桐花

桐花半落時復道正相思殷勤書背後兼寄桐花詩
桐花詩入韻思緒一何深以我今朝意想君前夜心
一章三遍讀一句十迴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為金
白香山

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懽勞遠
楚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滅
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畧知津

松風亭梅花詩

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

見蠻風發雨愁黃昏長條半落荔枝浦卧樹獨秀枕

椰園豈唯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艷排冬温松風亭下
荆棘裏兩株玉蕊明朝噉海南仙雲嬌墮砌月下縞
衣來扣門酒醒夢覺起繞樹妙意有在終無言先生
獨飲勿嘆息幸有落月窺青尊羅浮山下梅花村
玉雪為骨冰為魂紛紛初疑月挂樹耿耿獨與參黃
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栖荒園天香國艷肯
相顧知我酒熟詩清温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挂
扶桑暎抱叢窺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
君急掃灑烏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
落藥粘空尊

鄭山房詩卷

寄遠

別腸長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
疎別恨應少密別恨難祛門前南去水中有北飛魚
魚飛向北海此情復何如欲剪衣上襟書作寄遠書
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華山蒼莖形遙望齊平蕪
况此數尺身但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驅

鷄鳴曲

星稀月没入五更膠膠角角鷄初鳴征人牽馬出門
立辭妾欲向安西行再鳴引頸簷頭下月中角聲催
上馬纔分地色第二鳴旌旆紅塵已出城婦人上城

亂招手夫婿不聞遙哭聲長恨鷄鳴別時苦不遣鷄棲近窻戶

鏡聽辭

畫中取鏡辭皂王羅衣掩畫明月光昔日長著照容色今夜潛將聽消息門前地黑人未稀無人錯過朝夕歸更深弱體冷如鉄繡帶菱花懷裏熱銅片銅片如有靈願得照見行人千里形

藍屋別業

野日初晴麥隴分竹園村伴鹿成羣幾家廢井生春草一樹繁華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澗向田歸見石和雲可憐芳歲青山裏惟有松枝好寄君盧綸

江夏行

鄒如山房說卷下

夏

憶昔嬌小姿春心亦自恃為言嫁夫婿得免長相思誰知嫁商賈令人却愁苦自從為夫妻何曾在鄉土去年下揚州相遠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載誰謂歷三秌使妾腸欲斷恨君情悠悠東家西舍同時發北去南來不逾月未知行李遊何方作個音書能斷絕適來往南浦欲問西江船正見當鑪女紅粧二八年一嫁為人妻獨自多悲悽對鏡便垂泪逢人只欲啼不如輕薄兒旦暮長追隨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如今正好同歡樂君去容華誰得知李季卿

封丘作

我本漁樵樂田野一生自是悠悠者尔事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破鞭撻黎樹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為卿君命日遲回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高適夫

寄遠

年年二月時十年思別期春風不知信軒蓋獨遲遲今日無端捲珠箔始見庭花復見落人心一往不復歸歲月來時未嘗錯可憐瑩瑩玉鏡臺塵飛幕幕幾

鄒如山房說卷下

夏

懷良人

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底不歸寫真寄夫南楚村

聽琴曲

六律鏗鏘間宮徵伶倫寫入梧朝尾七條瘦玉叩寒星萬派流泉哭纖指定山雨脚隨雲起古木燈青嘯山鬼田文墮泪曲未終子規啼血哀猿死

石榴

蟬嘯殊雲槐葉齊石榴香老庭枝低流霞色染紫罌
粟黃鵬紙苞紅瓠犀玉容冰壺含露濕端斑侶帶湘
娥泣蕭娘初嫁嗜甘酸嚼破水晶千萬粒

同器之參玉版師

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

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煮蘆菔羹詩

我昔在田間寒庖有珍烹常支折脚鑊自煮花蔓菁

中年失此味想像如隔生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

中有蘆菔根尚含曉露清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柳如山房說元卷下

三

坡公

我官潛山來常餐減割烹頻荷鴨嘴鋤時握綠蕪菁
士夫識此味可以蒞蒼生亦學諸葛翁勸嘗六利羹
青葉與紫芽石溪滌瀆清即此澄懷抱鑿會如沾腥

蘇村和

寄耘老

小寒初度梅花嶺萬壑千岩背人境清遠聊為泛宅

行一夢分明墮鄉井覺來滿眼是湖山鴨綠波搖鳳

凰影海陵居士無雲梯歲晚結廬頽水湄山腰自懸

蒼玉珮野馬不受黃金羈門前車蓋獵獵走笑倚滯

流數髻絲汀州相見春風起白蘋次花散烟水萬里

飄蓬未得歸目斷滄浪泪如洗北雁南來遺素書苦

言大浸沒我廬清齋十日不燃鼎曲突往往巢龜魚

今年玉粒賤如水青銅欲買囊已虛人生百年如寄

爾七十朱顏能有幾有子休論賢與愚倪生枉却帶

經鋤天南看取東坡叟可是平生廢讀書

寄高令

滿地春風掃落花幾番曾醉長官衙詩成錦繡開胸

臆論極冰霜繞齒牙別後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

思家田園知有兒孫委早晚扁舟到海涯

坡公

厭暑多應一向慵銀勾秀句益疎通也知堆案文書

柳如山房說元卷下

三

坡公

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湖面新荷空照水城頭高柳漫

搖風吏曹不是尊賢事誰把前言語化工

驪山沉泥硯

舉世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頒豈知好字王夫

子自採臨潼綉嶺山經火尚含泉派暖弔秦應有泪

痕潛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

憩寂圖

東坡雖是湖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

李不妨還作輞川詩

送柳宜歸

折脚鑊邊煨曉粥曲枝桑下飲離杯書生不是南遷

客應懸驚人須早回

寒具

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輕蘸嫩黃深夜來春睡濃於
酒厭禱佳人纏臂金

紀程詩序

僕也學類管窺才慚穎脫輕携襪被敢擬乘風破浪
之賢深怯關河况在驚雁聞彈之候爾乃舟移練浦
夢攪櫓聲擢指錢塘情迷帆影畧向蘇堤而吟嘯旋
從茗水以夷猶碧浪湖頭處處烟波環市金閭門外
家家羅綺成叢泛細浪于梁谿錯落布雲中亭榭衝
洪濤于瓜步空濛現天際樓臺二分之明月繁華難

柳如山房詩卷下

星

消旅况九曲之濁波澎湃彌感雄心隱隱棹歌既備
經吳越佳麗麟麟車迹又初歷齊魯欽欽遵古道以
適躬怕見柳橋野鴛傍前村而寄宿愁聞菰店荒雞
路出郊城平蕪歷亂途循沂水晚樹蒼茫遙望孔林
萬世挹風微之峻近瞻泰岱五雲龍日觀之高古碣
叢祠留連曷極殘碑斷碣何窮既而策轡畿南
雅聽彈箏別調停驂趙北空傳鼓瑟佳人河夙著乎
溥沱冰瑩玳瑁地漸鄰乎 輦轂波浸琉璃過盧溝
而曉月流光桑乾暗渡抵上國而初陽叶律黍谷剛
吹三千里亭沒短長未過當墟而賞酒五十日程兼
水陸聊因題壁以濡毫爰紀遊踪倘成俚句倘嗤僞

父任供覆甌之資敬質大方寧比囊琴之碎

題梅花卷引 用李迪三句

一林清瘦恍疑瓊屑紛披千樹嫩娟况對冰輪高碾
倚風澹蕩疎影橫斜照水夷猶香痕深淺琴尊冷落
沈酣翰墨之場環珮珊瑚嫋娜羅浮之國覓圖中之
清友雅足烟霞稱世外之佳人喜無脂粉詩思入妙
慣尋灞水橋邊秀色可餐暗點含章殿側卧袁安于
蓬葦清夢借雪意俱幽來西子于苧蘿奇姿與月光
并潔即此繪來筆墨儘可移情何必譜入笛聲方能
盡態僕生自江南遊茲薊北間讀廣平之賦滴粉行
間偶吟和靖之詩生香字裏黃金臺畔希逢五出之
凌寒白岳峯頭猶憶九英之映日偶披圖而奪目漏
洩春光爰借古以抽思描摹真色慙非何遜漫嘯咏
于雪飄點綴之前媿異師雄惟低徊于月落參橫之
下

柳如山房詩卷下

星

刻鳩

漢禮儀志云杖頭刻鳩形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不
噎也

題自畫詩

家山如畫不歸去苦向客窗塗假山只恐此中猿鶴
識也應笑我近衰顏 劉西谷

新婢

綵繡理衣聲鴉兒覆額明遲迴來領事羞怯出應各
費下須調米窻前勿弄筆不離文史側應比鄭康成
初夏句

春光一霎去多程日午長時氣尚清柳外提壺方勸
飲桑顛布穀又催耕新茶香冶尋鑪試穉笋崢嶸入
屋生支得小床堪熟睡困人偏是雨初晴 柴門却
掃謝塵囂實爲無能敢曰高蜂入瓶邊侵芍藥雀來
人側竊櫻桃隴黃早麥鎌將刈桑老遲蠶繭欲綠買
得魚苗池上養清和風起水滔滔

積雨句

殊來霪雨日淒淒戶外常深數尺泥衰葉見風飛下

如山房說卷

喜

地小魚隨水戲過畦書因避漏移殘架薪爲難乾餒
病妻頗性一池蛙得意不成歌吹但空啼 徑滑塗
淤屐不支晨興無事起因蓬難活白墮憂愁酒但擬
黃門苦雨詩上壁蝸牛如作字離巢鳩婦未歸枝山
厨昏黑炊烟斷正是顏公乞米時

太平園

新曲爭謳舊譜刪雲璈彷彿在人間諸郎怪底歌喉
絕生小都從內聚班

夏日病中

北風窻下榻斜支肺病怔忡熱睡宜徑在頗難全謝
客家貧已到不延醫方書細檢芝香帙藥汁頻傾甌

水池更惜精神防暗耗兼旬鬪筆戒吟詩 呢喃燕
子引雛頻土屋時時一欠伸放進清風差失暑燕多
苦茗漸生津 薰衣舊熟菖蒲辦者粥新加蕙苾仁若
道牀幃猶未淨惟應并遣竹夫人

洗硯

柴几晴窻展 硬黃淋漓墨汁潑濃香詩人弄筆無閒
刻累得奚童洗硯忙

入彰義門歌

我別此門去三載茫茫離絕紅塵海初心揮手謝金
臺一去從茲不復回誰憶今來計中變又入此門走
征電門高如天來往多只有騎驢人不便君不見神

如山房說卷

喜

如龍迅如風金鞍玉轡桃花驄不是韓嫣即鄧通又
不見聳如閣華如葦繡轂朱輪雲錦幙不是太平即
安樂腐儒被他擠下驢驢韉繫執立門隅良久乘閒
始乘上門乎門乎何有于腐儒

燈詞

靈佑宮前繫綵繩玲瓏百盞樣新增踏歌記得年時
事又向長安看放燈 銀燕金鳧逐隊開兒童腰鼓
響如雷也知烟火橫街盛都說先從菜市來 法曲
梨園不等閒當時同樂許人間清商近日無新部士
女惟思內聚班 雲髻烟鬟碧冠正陽門下走更
闌摩釘功勝 且男草今夜歸來應夢蘭

報國寺看花句

朔方日淡光生毛北風無時不怒號滕六駕車攪大地雪飛斗丈揚銀濤道旁行人凍欲斃西山萬木皆枯凋東皇迨迨未遞信封家諸娥影寂寥歲行過除逢廟市我來脚踏冰凍消貧兒手縮不敢出貴人大半衣重貂奈何春色忽滿眼寺前百樹花妖嬈海棠巧學太真睡山梅艷成瀾水橋瓊瑤映面曲江杏腮脂吐舌玄都桃纒枝嫣然笑不止探春可憐顏更嬌此時問胡有此物江南最早纔含胞賣花老翁指花說為花盡力非一朝四壁厚糊紙盈寸土牀微火時潛燒南簷密放陽氣入入冬畧用温湯澆臍中焚作

柳如山房說卷下

三

二三月花不自覺抽新條陰陽燮理另有法不是相公所解調人間萬物總貴早嬌紅嫩白堆樹稍喜新容且近前買一本那惜千錢拋客齋有此可當耦戎不欲奈價高

花谿雪記

冬十一月自澄江返港寒舟不得出三日始抵齊門門已閉遂宿城外夜大寒雪次早移舟入城雪甚岸上飄撒一白市無行踪予冒雪踏凍急走抵花谿則小奴已逃兒子及門人觀共執爨煮粥初熟予至正得一飽殊不覺寒也推窗窺見隔谿林岫皓然山益深板橋石徑斷續隱現與雪相揜映可畫也已登後

山亭子眺城外諸山皆遮不見獨見虎丘塔影迷茫

耳俯視墻下行人持蓋潑風敲雪以前予髮須固白又為風攪雪滿亭裘袍一色雪中人數回顧指予笑予亦笑彼此皆在畫圖中更相笑也寒無從得酒但令兒掃雪供茶領陶家風味而于次早韓子慕廬知我回急送酒則雪已止矣生平見下雪先愁其止尤愁是日出融雪時也工部惜花詩云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予於雪亦然即安得雪止即一夜吹盡不令其見睨日消乎雪消花謝劇散大是難堪事也憶往昔燕中遇雪下慢擁炕不出出亦無處可眺望積雪覆軟塵既融淖深數尺或半月凜不可

柳如山房說卷下

三

行故在燕是雪下則以為苦唯碧山草堂地曠軒楹虛敞差與雪宜耳不知此時其中主人獨擁卷看雪耶亦置酒大召客耶抑筆墨墨芬如應爾襟袵不知外間有雪耶亦念花谿之勝大好亭館讓老翁獨居此時能吟嘯如舊否有酒飲否計所得應遠勝碧山不心妬否吾老矣副氏事畢即返掉江村聞君已乞休不允歸來無期正不知何時聚首此地復值雪朝與促膝把杯指林谿間當日情事也

曉草

陳搏漫說卧經年千日中山亦浪仙那似瓊南一莖草陶然兼枕石頭眠

皮襲美句

吟多幾轉蓮花漏坐久重焚栢子香

補唇先生句 即方干

掬水皆花氣聽松侶雨聲

荔枝說

東坡云僕嘗問荔枝何所侶或曰侶龍眼坐客皆笑

其陋荔枝實無所侶也僕曰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

憮然他日見畢仲游僕又問杜甫似何人仲遊曰似

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東郊湛氏掛綠

絕佳 蕙長公在海外有句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

妨長作嶺南人至一歲荔枝不熟遂有空過嶺表之

語遐方珍果為昔賢所愛嗜如此余以初夏至涪寓

宴客見盤中有鮮荔為之色動試嘗之乃酸澁不可

入口意謂浪得虛名耳忽一日鬱林指揮周宣以急

足馳送數百顆色香味俱絕遂得一飽噉因笑曰可

無恨于瘴鄉矣 梧州雜俎

陳家紫

襄再拜寄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

紫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

奉手狀上聞不宣

荔枝圖

遂爾大喧不審氣體何侶前日瞻企荔枝圖已今催

慙傳寫自是一段佳事 歐陽修與蔡端明書 寄餘甘荔子極荷

遠意之重荔子雖肉薄甘味亦勝點中細事悃高明

辱垂意周旋曷勝愧感 王補之 庭堅再拜啓伏承

手誨分惠荔子色香動人眼真誠與山烟溪霧俱來

乃知夔峽已勝嶺南珍重眷與之意無以為喻

寄施觀察

荔枝之惠太夥召客噉之皆為楊梅左袒詹錄君稍

誇樹下時風味差勝然大要不相河漢如公之櫻桃

者安敢當是欲射干而類芷耶 百紫

藏荔枝 足下為僕藏生荔枝于巨竹中神其說起後世之惑

此非僕之臆說也三山元宵最盛而神廟中各出珍

奇生荔留至春時往往日擊之家兄元夕詞有云閩

山廟裏賽龍神水陸珍羞滿案陳最愛鮮紅盤上果

荔枝如錦色猶新此一證也足下居與闌山最近試

詢之鄉長老則知余言之不謬矣

畫荔枝紀

余刻荔枝食譜成即治越裝三月十五日也親朋相

送北郭指荔子丹為歸期與妻孥別亦曰牆東一樹

留以待我若東埔陳紫二樹余每歲得飽啖者陳六

郎書至謂子未歸吾東西榭不摘也無端留滯柘浦

至六月既望舟始泊姑蔑城下先一日為寶陀大士

現辰苗俗家有荔樹者屆辰盡摘供養即在村落亦必滿擔入城雖霞埠楓亭東埔諸名品未盡熟然供養之餘因而飽噉者益多至廿日外諸名種次第堪摘過此則松口雷出十樹如晨星矣是一年得噉荔子者自五月晦前後至七月初旬僅可四十日耳無端客姑茂復十餘日翹首故園數樹如白榆之在天上每與同行翁君談及輒夜分不能寐翁曰休矣如此說食還能飽否明日傳其語于孫不伐不伐新都人問荔枝之狀何若余曰難言也子不讀君謨乎亦曰穀薄而平糶厚而瑩剖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又曰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綠葉絳囊鮮明掩映數

如如山房卷

五

里之間焜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然居易嘗為之圖君暮亦令催慙寫生無已吾亦貌陳紫宋香以示君於是舟中無事東坡所謂指如懸槌者每畫一枚孫生便拍掌大叱以為奇翁亦從傍嘆贊云逼真矣謂翁曰如此飽看亦復飽人耶于是且寫且畫并得四十五枚色澤膚理與生無別但不能有香味耳因憶壬寅夏日客建州僧舍亦不得歸噉荔枝偶見新安程楚陽墨寫荔枝間以素馨數朵一面書殷司馬座上飲荔支酒歌畫雖不類而歌奇古有韻堪為荔酒傳神且能以素馨相掩映此其人豈尋常也哉予憐其意口占一歌附方求仲往今七年

矣不知此扇已達孟陽及孟陽見歌以為何如也今既為圖并錄雜詩于左庶幾歸見親朋妻孥藉以解嘲或張之東坡樹下與六即快讀一過不至移文相誚爾

宋五

首夏官舍詩

安石榴花開最遲綠裙深樹出為誰吾慮想見無限好客子倦遊胡不歸坐上一尊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却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

補東坡

答子由句

簿書顛倒夢魂間知我疎慵肯見原閒作閉門僧舍冷病間吹枕海濤喧忘懷杯酒無人共引睡文書信

如如山房卷

五

手翻欲吐狂君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須吞 城南短李好郊遊箕踞狂歌總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嗚呼妙舞雷連夜開作清詩斷送秋蕭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客我攬鬚不 老弟東來殊寂寞故人留飲憶酸寒草荒城角開新徑雨入河洪失舊灘車馬追隨未掃唱酬往復字應漫此詩更欲憑君改付與江南子布看 君雖為我此遲 留別後淒涼我已憂不見便同千里遠退歸終作十年遊恨無楊子一區宅願臥元龍百尺樓聞道鷓鴣滿滿臺閣網羅應不到沙鷗

新城道中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嶺上晴雲披翠
帽，樹頭初日挂銅鉦。野桃含笑竹籬短，溪柳自搖沙
水清。西崦人家應最樂，煮葵燒菊餉春耕。身世悠
悠我此行，溪邊委轡聽溪聲。散村畏見搜林斧，疲馬
思聞卷旆鉦。細雨足時茶戶喜，亂山深處長官清。人
閒岐路知多少，試向桑田問耦耕。

山村絕句

竹籬茆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
象，孤烟起處是人家。烟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
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老翁
七十自腰鎌，慙媿春山筍簾甜。豈是閩韶解忘味，適
來三月食無鹽。村叢裹飯去，息恩過眼青錢轉。手
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竊祿忘歸
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
生馬少遊。

餘干句

琵琶洲樹綠含烟，羊角風清几案邊。一夜桃花春雨
漲，漁舟直到縣門前。

入峽

千峰兩岸插天青，一綫滄江曲曲縈。枕簟怪來烟染
翠，荆關畫裏放舟行。

邵髯句

十月九日黃梅雨，半晴未晴端午天。餘干令君雅好
事，酒樽茶具上湖船。人散湖空鴻鴈閒，斷雲薄靄
有無間。移船更向梅巖下，卧看雲林一幅山。背郭
人家早上燈，青衫小吏立沙汀。底事回棹已曛黑，使
君貪看晚峰青。

敬劍南體

小齋蕭寂傍清池，布幙油窗久亦宜。風字研涵鵲眼
活，哥窑爐熟鷓鴣班。暹香枯荷瀾盡仍畱藕，哀柳兒餘
剩有絲。恰似今年春較早，臘前梅蕾已垂垂。擁塔
敗葉時疑雨，烘日疎窗暫似春。漫尔文書供引睡，偶
然醉飲不關身。飽語播柚檳榔味，已倦東西南北人。

鄉如山房集卷

二徑菊松完好在，柴門柳下接羅巾。霜落吳田喜
歲穰，書來更是說吾鄉。團臍上撥螯如戟，抗稻登場
穎帶芒。酒擔纏紅罽，嫁娶人情餽歲有，餵餽村莊樂
事君知不。掠社駢儂處處忙，草堂地僻近湖南。
北垞連夕照，寒落木晴開峯。面出樵蘆白，放水痕寬
賣書船到添新帙，問字人來整舊冠。如此做廬歸亦
得殘年真，合半漁竿。楚粵燕齊行萬里，西湖每到
眼偏明。層層翠黛窺青鏡，舫舫紅簾鬧紫笙。林浦墳
邊梅盡放，岳王廟下雨初晴。勾留曾作三年住，小別
於今尚有情。先生大侶開堂老，我學遊僧偶寄包。
矮屋暖糊新蠟紙，古牆凍拆舊梅梢。閒臨董卷誇爭

坐老愛蘓詩嬾自抄公待歸朝吾買犢浣花溪有數
間茅

題學書圖卷

學詩圖橫卷絹本高八寸長可三尺許桐陰蕉林叢
簞蘚石綠天無罅空翠欲流桐下大石案一陳卷帙
古研一人坐石榻斜倚案上左手舒一指右睇而微
笑者漫堂先生也旁坐一人魁梧微髭須執卷請益
者先生仲君言也卷當是少陵或東坡詩不可知
帽類古席帽淺藍寬衫束帶微露鞋脩然晉人風味
偶思東坡斜川相對時不無此好景惜當時無好事
者圖之寂寂六七百年遂獨讓宋家父子寫者禹慎

蘇知山房說卷

書

齋之昂補圖者王石谷輩皆好手康熙丁丑花朝後

一日

與宋牧仲

齊安大江俯几席間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
散公餘蕭然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脚詩
筒遊屐皆成勝覽屈指自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
此風流矣

與家幼節

某家居頗樂日噉蔬飯一盃茗一甌粗足送日乃去
而入暮濡首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念監儒日飽藜
鉛終不適用思一試于有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

日閱邸抄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
治亂之形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啻荷禮而事數
人俱脫畧無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峯欽
長松設設送風海樞一株高二十尺許花時嫣紅如
燒稍暇則携卷就磐石箕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
也知五哥欲悉吾近况并聞

與陳柯亭

習嬾成癖必欲使僕求口問舍碌碌如螻蛄轉丸糞
壤非惟不願實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
亦同嚼蠟每見勢要人一旦蹉跌顛沛流離求如我
輩藿食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

蘇知山房說卷

書

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劍過之
耶僕意再浪游兩三年埃饘粥粗給便當營一室一
舫出則縱遊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
詠比之風蟬兩蚓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
員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為暢適第家累倍難驟遺然
駑僮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須兒子成丁便以付
之也 長夏閒居頗遂頹性東軒新種芭蕉驟萬五
六尺許兼新篁搖影桐陰覆窻規池書映聞登碧可
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羨頂茶絕
佳僕消暑之計遂矣惜足下滯吳門未共也 黃雞
正肥香秔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每家人浙米作

炊鼻邊拂拂如蒸栗香也

游廬山與人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無此樂一入城市便知墮謫也 旬餘芒鞋竹杖只領畧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綠留待異日譬如人讀異書不欲其遽盡耳

題秋鷺圖

昨夜新霜冷釣磯綠荷消瘦碧蘆肥一江秋色無人問盡屬丰標兩雪衣石湖

答揚誠齋韻

昨遺長須訝詩老人言已過閭門了梅邊腸斷傍寒

鄒如山卷之三

三

溪詩老官忙應未知何如直訪山中許已辦竹陰留

客處只恐歸程官更忙天駒催上沙堤去

寄題毛君先生蓮花峰菴

天台一萬八千丈蓮花峰在諸峰上峰前結屋屋打頭獨有幽人自來往湖海雲遊二十春歸來還作住菴人漫山苦蕒食不盡繞屋長松為四鄰丹訣三千滿雲笈往來且喜無交涉清晨石上一爐香此時天地皆新合我衰無力供樵蘇尚能相伴暖團蒲但願瘦筇綠未斷會把蓮峰分一半

跋蘭亭

唐太宗得辨才所藏蘭亭命馮承素輩摹賜親王大

大臣已有肥瘦不一之異至于臨寫楮中令特多此

卷為第十九本賜高士廉曾入元文宗御府柯九思鑒定上海顧中舍從義家傳第一本為海內冠

峽山寺

峽山精舍端溪妙境中有紅泉分飛北嶺若乃梵殿臨岸禪堂枕江桂葢薰戶蓮花映窻銀鬲獅子之座金刹鳳凰之柱野鹿矯而屢馴山鷄愛而頻舞千層古龕百仞明潭幢燈夜透山景朝涵炎光大于橫樹涼風生于高竹仙人與天樂俱行花雨借香雲并逐雪法徘徊齋房晏開心猿久去怖鴉時來

訪道士句

鄒如山卷之三

三

雨過山色咬石上夕陽斜鷄犬不聞處道人方種花

心情閒侶鶴頭髮黑于鴉却喜交詩客相逢喚煮茶

不寐句

風聲浙瀝月光斜支枕三更聽亂蛙睡熟小童呼不醒披衣自起剔燈花

晚春句

廿四催風信春光老一村落花紅到水新柳綠當門彭澤只耽酒於陵唯灌園雨聲不可聽况是近黃昏地僻最宜懶眠餐真自如問來調鶴法著得種花書墻過尋香蝶盆翻散子魚草深將沒徑開令小童鈔杜門無客到抱膝守筇簷漸暖爐香減初晴池水添

養苔常禁屐憐燕不垂簾隔岸桃花放依稀見酒甯
蛙鼓喧終日清渠繞作城開窗青草色移席就鶯聲
春藥留畦種新茶蓄水烹楊花多事甚點點落衣輕
智馬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
壤一刊而仍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隰朋
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
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宿野人家

郊如山房藥卷

真

傍山茆舍矮身入首先低歇馬同牛秣支門作榻栖
新乾炊脫粟齒軟嚼酸齏客在忙厨婦噴兒索乳啼
枳殼

蒼苔枝頭春意長卧看蜂蝶往來忙不知今日關多
少熏得先生枕席香

正興句

日暮殘蟬咽寒生老樹林逢宿知酒近見菊覺秋深
洗白調新藥加棉補舊衾乾坤不可語傷切楚人心
地僻人稀問幽居着短衫帶天行舊署菊主是新御
耽古青藜火謀身白木鏡此生吾自斷不用叩巫咸
秋殘添慘淡饒舌厭蛩鳴小徑童朝掃寒衣妻夜縫

步兵途易泣蕭散性多慵愁是清霜下高楓落百重
命同秋葉薄干謁最生疎破榻聊容膝荒牀自把鉤
嗟乎當世事誤矣古人書二鳥光榮甚昌黎媿不知
高阜一登眺狂來或自歌劍花遊蜂到騎犢牧兒過
聽雁增愁譜翻書引睡魔茅廬常苦渴社雨過何多
秋色滿平蕪烟光乍有無鬻衣償酒債典視及官租
兩重踈篁仆糧稀老鶴癯高梧寒有致我得兩三枝
安穩栖霞石行踪定六爻青箱從我在白眼任人拋
謝豹羞蒙面班鳩拙作巢小亭玄自草休向子雲嘲
鄙無逢世具理合字垂崖不免安仁拙空稱曼倩俳
病求方士藥貧典細君釵積雨門難出山翁借草鞋

郊如山房藥卷

真

老淡天如水秋聲雁裏添桐枯寒雨碎草秃暮山尖
牛角存黃絹蕉陰有黑甜地偏因得靜不是學郎潛
秋空雲侶紙寒澗水淙淙菊卧蜂歸石風携葉打窻
交游谷口鄭心事鹿門龐愛飲僧來否家藏酒一缸
仲春句

屋角崢嶸樹出頭孤村荒遠絕知秋并詩不作方為
懶若酒能消未算愁雙立鷺絲翻起浪雙飛蝴蝶打
成毬謀生將為春耕計黃犢鄰家肯借不

題渡江圖

霜風冷刺敝裘迴楓葉蘆花兩岸開莫笑此行無所
得飽看秋色渡江來蕭蕭行李老奴肩都被長康

一筆傳只是未描登岸處舟人橫索腐儒錢
贈山中老人

只課兒孫力種田市城爭奪總茫然問公長厚何如
此生在前朝萬曆年

失僕
家貧僕僕棄不告遠離羣杜亮非忘主蕭公媿少文
司門馴鶴在掃地曉風勤永日探書坐原無事用君

宿田家
湖田在湖中八月新稻熟烟波混茫茫堤邊有苑屋
我來收秋光夜就田家宿竹榻短於身就眠如入匱
瓦爍焰依微草蟲鳴反復聳肩坐擁衾落月過林速

小婦汲井水大婦辦茶湯雖然欠華侈頗亦無穢荒
老農猶解事携酒就人床數杯不覺醉頽然語荒唐
曰公勿拘束田家禮法忘此語殊可聽為之加一觴

山寺
亂峯天際立小寺最崎嶇秋草門無路山僧面有黥
竹搖禪榻冷藤抱老松枯日午呼齋飯鐘聲起殿隅
喜緘子夜話

哀柳門前繫短驂見君喜比見優曇學因懶廢都知
悔交以貧疎各覺慙三月近書燈下憶十年往事夢
中談分題不改狂奴態醉後歌斜字侶蠶
晚過野寺

丹黃鴨脚隨秋霜野色蕭然滿上方且借楞嚴松下
讀鐵塵不到贊公房

初夏夜試新茗
乾圓一片兩前茶領諸于今未足誇香奪龍芽深夜
好水煎蟹眼破錦誦掃除煩惱開懷抱領畧輕清到
齒牙莫怪剪燈歌七椀玉川癖嗜澹生涯

抄書
塵灰堆裏撥陳編靜望何年始得仙忙過半生還不
怕蠅頭小字寫燈前

郊外
塵土經年困帝城寒驢郊外偶然行未尋春色心常
歉陡見山光眼頓明楊柳動時風乍起鶉鴉啼處雨
初晴黃梅節近春衣脫天氣還憐四月清

吉水移寓句
去年做舍大街住今日移家幽巷扃門外原無旋馬
地休疑不似貴公間顏公治第比無餘誰料司空
賃屋居莫道中無天下寶黃羅新捧聖人書時公方有御書天馬賦
塵埃四壁未全除夫子朝回已燕居除却門生來問
字臣門清侶鄭尚書

過西峰草堂值主人方種花有贈
城西最幽路茆屋侶山家童子出迎客主人親種花
愚溪新活計退谷舊生涯河畔汲流水頻澆到日斜

愚溪新活計退谷舊生涯河畔汲流水頻澆到日斜

兩過青畦潤長鏡試土膏誰人如此暇美爾職茲勞
獲葉籬初樹傷根草畧薶無忘素馳訓他日出墻高
題紅葉尊師句

天台一萬八千丈師在浮雲端掩扉永夜祇知星斗
大深秋猶見海山微風前幾陣青毛節雪夜應披白
羽衣南望烟霞還再拜欲將飛魄問靈威
入靜隱寺

亂雲迷遠寺入路認青松鳥道綠巢影僧鞋印路踪
草烟連野燒溪霧隔霜鐘更過樵人問猶言過數峯
山村絕句 重出

竹籬苑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
象孤烟起處是人家 烟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
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老翁
七十自腰鎌慙媿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
來三月食無鹽 村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于
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竊祿忘歸
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鷺墮方念平
生馬少游 坡仙

寓齋襟興 六言出

山齋蕭寂傍清池布幕油窗冬亦宜風字研酒鷓眼
活哥窑爐熟鷓斑違香枯荷爛盡仍留藕哀柳髡餘
剩有絲恰侶今年春較早臘前梅蕾已垂垂 擁背

敗葉時疑雨烘日疎窻暫似春漫余文書供引膳偏
然流坎不關身飽諳橋柏植黎味已倦東西南北人
三徑菊松元好在柴門柳下接羅巾 霜落吳田喜

歲穰書來更是說吾鄉團脰上投螯如戟秬稻登場
顆帶芒酒檐纏紅驪嫁娶人情飽歲有饑餓村莊樂
事石知不掠社駢難處處忙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
北垞連夕照寒落木晴開峰面出樵蘆白放水痕寬
賣書船到添新帙問字人來整舊冠如此敝廬歸亦
得殘年真合伴魚竿 楚粵燕齊行萬里西湖每到

眼偏明層層翠黛窺青鏡舫舫紅簾圍紫笙林逋墻
邊梅盡放岳王廟下雨初晴勾留曾作三年住小別
於今尚有情 先生大侶開堂老我學遊僧偶寄包
矮屋暖糊新蠶紙古墻凍拆舊梅梢閒臨董卷誇爭
坐老愛蘓詩懶自抄公待歸朝吾買犢浣花溪有數
間茅 澗漫堂

與家幼節 子淵
其家居頗樂日噉蔬食一盂茗一甌粗足送日為去
而入暮濡首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豎儒日飽繫鉛
終不適用思一試于有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日
閱邸抄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治
亂之形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責苛禮同事數人
俱脫畧無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峯欹長

松謏謏送風梅橘一株高二十尺許花時嫣紅如燒
稍暇則携卷就磐石箕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也
知五哥欲悉吾近况并聞

條俗

唯平日多讀書則俗氣自除

偶筆

又重

黃雞正肥香稻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每令家人
浙米作炊鼻邊拂拂如蒸栗香也

游廬山

鄒子湘 重出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
無此樂一入城市便如墮謫也 旬餘芒鞋竹杖只

領畧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綠留待異日譬如人讀異

書

書不欲其遽盡耳

白石結郊詩

林影參錯詔夕陽松根風細茯苓香依稀記得曾經

過疑是盧鴻舊草堂

過孫世聲園居

山郭行遊日未斜尋常笋蕨稱山家枯藤半挂掛踈籬

畔一道香生罌粟花

麥隴句

花溪柳浪綠參差一路黃鸝弄舌時笑我姓名藏失

穩白頭田父解求詩

下卷終

跋

柘翁夫子人之尤者也其人尤其說必尤然而夫子不
自以為尤猶必采衆人之說以拔其尤曷尤乎爾蓋
以夫子早歲而紙貴洛陽則其才尤服官而琴鳴單
父則其德尤而且青箱夙飽白雪新酬則其學亦尤
由是而留咏江亭則視右軍蘭亭之作爲尤也由是
而寄情松影則視隱君松風之韻爲尤也况夫觸目
感懷因端起興牢籠天地吐納山川又何一不較前
人之說爲倍尤者而乃虛心典故博極羣書漱六藝
之芳腴萃千狐之精腋都爲一集顏曰說尤 受而
讀之其旨遠其辭文其取類也廣而其發端也近究

如如山房跋

其說之格物而窮理也夫孰尤於是其說之養性而
陶情也夫孰尤於是其說之寓精微於日用化臭腐
於神奇也夫孰尤於是夫如是以爲說而其說乃尤
矣然必

夫子之如是采衆說以爲說而其說乃倍尤矣則甚矣
柘翁夫子人之尤者也語云言寡尤吾安見說之尤者
不即可以信其尤之寡也耶不然說本尤又焉乎
而寡其尤

受業門人伍炳日百拜撰



〔明〕何鏜輯

高奇往事十卷

明萬曆刻本

高奇往事序

漢司馬遷才高識亦高好為萬里游凡古人
異處輒詢諸長老或逮于孫子故史記一書
無論砥行立名者不忍遺即刺客滑稽佞幸
之類高而不謬奇而不譎者咸筆之彼以為
夷齊雖賢顏淵雖篤學必附仲尼而後名彰
于後世况其它乎子長于先哲何變而厚也
家按察公讀史每一會心呼不穀語曰何異

高奇往事序

真珠船耶思勒成書未果也括蒼何振卿先
生閱覽博物以觀察使疏養于家屢薦亟起
而不出品流踔絕風節夷遠寰宇勝區足跡
將半庶幾于司馬之游業編名山記布士林
矣又集古人之佳者而傳焉題曰高奇往事
問序于不穀不穀覽焉恍若聞鳳吹于洛浦
值新歌于延瀨爽然自失矣豈耿介拔俗之
標蕭灑出塵之想真度白雪以方繁于青雲

而直上者耶昔人謂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
多愛愛奇也先生之意亦多有所愛與夫許
由以天下讓而金藤豹韜廢矣延陵不受吳
國而頌田爭券者慙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
利偷生者悶矣是編行而先生之風長且遠
也不有裨於世教哉先生名某振卿其字也
號賓巖海內稱為賓巖先生

萬曆庚辰春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撰

高奇往事序

序

高奇往事題辭

栢蒼山人何鏗撰

余嘗謂士君子履世要如野鶴之在雞群混跡塵凡而神游霞外庶能度越斯世至於逢難處變不可以常情狎視即達權圖濟如庖丁解牛適至於族而導窾批卻非得理解幾何不窒而躓也上古至聖大賢道德綦隆故所操履如居深山而群木石乘四載以疏江河他若禪受放伐居攝拘囚昭昭乎如揭日月行天中人皆知之人無不仰之不可及已後世若諸葛忠武侯范文正公韓魏公程明道先生皆天授靈哲奇正並茂凡所注措足為萬代師表而其他一言一行出所獨得邁種卓絕令人身處其時驚心動魄而不得其理者載記簡編故燦然偉烈也山居多暇時時散帙一對古人遇所會心事輒以片楮劄

高奇往事

題辭

一

南昌付奇刺撫州袁威屬

記父之盈筭每藉手以拜曰往哲精靈不在

是耶遂區分類聚槩以高苑奇林二類類各

五目又使事從其目共得十卷統題其端曰

高奇往事顧聞見不廣第以娛玩燕閒耳易

之象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太史

公傳霍博陸曰不學無術嗟乎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鑒學誠術之所從出也以余才質

非類而敢自棄於古人耶爰錄而藏之冀自

高奇往事

題辭

二

南昌郭榜刻

畜焉

萬曆己卯春三月朔旦

高奇往事題辭

高竒往事目錄

高苑

高行第一

高節第二

高論第三

高致第四

高義第五

高林

高行第六

高言第七

高竒往事目錄

竒識第八

竒計第九

竒才第十

高竒往事目錄

高竒往事卷二

高苑

高行 九二一十八則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師齧缺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君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高竒往事 卷之二

付竒別

齧缺學於王倪問道焉齧缺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蚍且其帶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猴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遊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焚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沔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掬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由曰始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二

竹奇

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既而齧缺遇由曰子將何之曰將逃堯曰何謂也曰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遂逃不見

許由爲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和膳不食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於是遁耕於中嶽潁水

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色

堯聞善卷得道之士乃北面師之而問道焉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口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詔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三

萬伯成列

石戶之農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於於是夫負耜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至舜又以天下讓之亦對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之

蒲衣子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也後舜讓天下於蒲衣子蒲衣子亦不受而去

伯成子高唐虞時諸侯夏有天下乃去國而耕於野大禹聞之往趨而問以治天下之道伯成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威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高竒徃事

卷之一

四

威刻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

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高竒徃事

卷之一

五

真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亦可於使神午爲軍中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善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于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

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儀
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
化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效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
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
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第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
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六

熊龍別

齊桓公比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遂而出境桓公
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
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之道乃
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
聞之皆朝於齊

庚桑楚偏得老聃之道以比居畏壘之山其居三年
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庶幾其
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
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
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
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

老萊子當時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
爲室枝木爲牀蒼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
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菴
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
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
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餓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七

備

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
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
粒足食也

小臣稷抗厲希古齊桓公凡三往而不得見公歎曰
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則無以助萬乘之主萬
乘之主不好仁義則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
乃得見焉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後
戊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

戍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
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收齊之急受室以歸人
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
江上欲渡無船而楚人購員甚急員見夫人方刺
小船將漁從而詰渡夫人渡之員問其名族不肯
告乃解佩劍以進夫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
夫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千金千鑑
吾尚不取何用劍爲員竟不知其誰至吳爲相求
夫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形不可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八

備

得見其惟江上丈人乎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拾故畦並歌並進
孔子適魏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
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歎曰先生
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
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
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
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
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

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
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生者安知不生於彼吾又
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
愈昔之生乎

陸通字接輿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王時通見楚
政無常乃狎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
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
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九

成

乎始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
無傷吾足孔子下車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
之言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
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
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
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
自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
之於是夫負釜餽妻戴篋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
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
顏回貧而樂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

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宮商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則何仕焉孔子欣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回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於得者失之而不懼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且諷之矣矣今捨回而後見之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一

成

原憲原憲章冠緹履杖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歛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愚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遂巡而有慚色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老商氏列禦寇師焉兼交伯高子而進于其道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聆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一

真

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老商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洽時履虛乘風其可得乎

季文子卒大夫入欽公在位宰宅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足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父之以爲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爲是因請受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爲岑鼎

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其岑鼎往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少牢足以其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長世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宋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一

真

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

孟孫獵而得麀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麀毋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麀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毋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

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麀而不忍又何况於人乎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視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故使於晉及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親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三

備

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晉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僕因國人以絨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大夫滅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目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其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

主藏之名類姦之川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
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
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婦矣則
其忠信則竊寶主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
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
捨善而皆在捨凶德是以去之舜舉八元八愷流
四凶族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
吉人去一凶矣捨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捨
戾乎

曾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久日行除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四 成

夏日行陽市次不敢正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
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為之禮魯君問
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汜對曰君子好恭
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
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
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
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為猛人尚食其肉席其
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
捨汜者何釋恭為

子羔為衛政則人之足衛之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

則者守門曰捨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捨彼
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隧曰捨此有室子羔入追者
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
親則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
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
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捨法也臣知
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捨顏色臣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孔
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
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五 對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
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
請投吾詩以學捨子

公明宣學捨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
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
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捨犬馬宣說之學
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
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
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
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

及宜其學而已

段干木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于魏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于德寡人先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

公儀潛與子思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為相子思曰公儀子此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高奇徃事

卷之一

十六

真

用其謀雖疏食飲水仍亦願在下風如以高官厚祿為釣餌而無信用之心公儀子智若魯者可也

不爾則不踰君之庭且臣不佞必不能為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潛竟終身不屈東郭順子修道守真田子方師事之而為魏文侯師友侍坐於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子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也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靈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則正容以

悟之使人之意也清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

侯曰遠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士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顏觸齊人也宣王見之玉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左右曰玉人君也觸人臣也玉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然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

高奇徃事

卷之一

十七

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頭也

王十修道不仕曾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謂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如謂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

國非左右便辟則無
王起謝曰寡人有罪
之以官齊國大治
臣故曰不如愛人殺也
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

陳仲子兄戴為齊卿食
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

子適楚居於陵自謂
仲子窮不苟求不義之

食不食遭歲饑乏糧
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實

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
自織履妻擘纒以易衣食

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
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

仲子仲子入謂妻曰
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

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
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八

琴右書樂在其中矣
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方丈於前所耳不過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肉之

味而懷楚國之憂亂
世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楚

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
為人灌園

楚頃襄王時屈原為三閭大夫
名顯於諸侯為上官

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
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

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
與何故至此斯原曰舉

世混濁而我獨清
眾人皆醉而我獨醒
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
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
舉

世混濁何不揚其波
汨其泥眾人皆醉
何不鋪其

糟歎其醇何故懷瑾握瑜
自令放為乃歌曰滄浪
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
遂去

河上丈人明老子之術
自匿姓名居河之濱
當戰國

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
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

隱身修道老而不虧
傳於安期生著老子章句

為道家之宗焉

安期生受學河上丈人
賣藥海邊老而不仕
時人謂

之千歲公秦始皇東遊時
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

璧值數千萬出置阜鄉亭
而去以赤玉為一雙為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十九

留書與始皇曰後數年
求我於蓬萊山下及秦

敗安期生與其友蒯通
往見項羽羽欲封之卒不

肯受

四皓一曰東園公二曰用里
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

夏黃公皆修道潔已非義
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

虐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
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

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
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

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
定及秦敗漢高帝聞而

徵之不至深自匿於終南
山至高帝欲易太子呂

后用張良計徵四皓今高車山有四皓碑及祠皆漢惠帝所立即呂后使張良詣商山迎四皓之處因名高車也

漢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帝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生獨不肯行罵通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污我

蓋公齊之膠西人明老子師事樂臣公漢之起齊人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

爭往于世主唯蓋公獨遁居不仕及漢定天下曹參為齊相乃盡延問長老諸生以百數何以治齊人人言殊參不知所從聞蓋公善治黃老乃使人厚幣聘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遂推此類為參具言之參悅乃避正堂舍之師事之齊果大治

王生善為黃老退居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時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喜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為帝是謂景帝釋之恐稱病欲免

六懼之至於是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乃見上謝之景帝不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會廷中立王生鞮解顧謂釋之為我結鞮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繫鞮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耶辱廷尉使跪繫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與太史令司馬遷交好峻獨退身修德隱於阡山遷既親貴乃以書勸峻進曰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

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上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少致意焉峻報書曰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捨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捨斷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時也徒欲儼仰從容以逸餘齒耳後遷居太史官為李陵遊說下腐刑果以悔恡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于阡阡人立祠號曰阡君

吟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尸在隴下覆以布被手足

不蓋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斜其被則飲
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以不邪之
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志也西
曰先生之終以何為謚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
存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飲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乎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而辭
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
有餘富也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
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三二

成

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
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武千
石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
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
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異之遂與其言因請寓
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
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孟敏嘗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
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異之

孔融為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
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每酒酣引與同
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漢穎川黃子廉者每飲馬投錢水中

漢范滂嘗看姊病設食滂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之
里中芻菜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
云不盜我菜乎滂嘆曰吾之微志乃在儉賢之口
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宋勝之年五歲失父母家于穀城聚中孝慕甚篤聚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三三 成

中化之少長有禮勝之每行見老人擔負輒以身
代之獵得禽獸管分肉與有親者從凡棄為東平
內史遣使召之勝之曰衆人所樂者非勝之願也
乃去遊太原從郇越牧羊以琴書自娛

班嗣世世居京師家有賜書萬卷於山谷來楊子雲
以下莫不造門栢君山從借莊子嗣世報曰今吾
子受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纏縛伏孔氏之軌躅
馳頽閱之極義何以大道為自眩也昔有學步邯
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
張仲蔚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常居窮素所

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時人莫識唯劉龔知之

嚴遵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為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

彭城老父見漢室衰自隱修道不治畝租至年九十餘王莽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為太子師友祭酒勝耻事二姓莽迫之遂不食而死老父痛勝以名致禍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五

成

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趨出

韓順修道山居執操不回隗囂使人齎璧帛卑辭聘順順因使謝囂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來囂聞囂然不敢強屈

李弘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不負擔男女不錯行嘗被召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弘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不去刺史使人喻之弘曰本不之官遂去不知所之楊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間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

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男女娶嫁既畢勒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

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蘇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聊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問之勅吏常給焉仲叔惟聞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

高終

嚴光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學及帝即位光乃變易名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五

成

姓隱逝帝思其賢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友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西曹屬侯子迺奉書光於床上箕踞抱膝發書問子道曰君房素痴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禹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即欲請見迫於典司是以不獲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以牀牘杖與子道削書之光曰喻數語乎子道曰書

何太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
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卧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
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
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
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
相對累日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
客星犯帝坐帝笑曰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
識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
陵瀨焉

高奇往事

卷之一

至六

庚

王霸少立清節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
到尚書見上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
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梁鴻牧羊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時訪
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又以
身居作洗勸不懈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其責
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遷其豕鴻不
受而去鄉里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
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父母
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

嫁始以裝飾入門十日而鴻不說妻乃跪牀下曰
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
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
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
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
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
德曜居有頃孟光曰夫子常欲隱居避患今何為
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灞陵山
中以耕織為業誦讀詩書彈琴自娛慕前世高士
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高奇往事

卷之一

至七

付

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乃易姓運改名耀字侯光與
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皋伯通廡下
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
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
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慎勿令我子
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家傍
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妻子歸扶風
東海隱者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
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通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
忠言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為致此而復讓

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論者
高之

丘訢少有身材自謂無伍傲世不與俗人為群郡守
召見訢曰明府欲臣訢邪友訢師訢邪明府所
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矣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
廉矣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郡守異之遂不敢
屈

臺修隱武安山中峰鑿穴而居採藥自業魏郡刺史
執棗栗為贄見修語良久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此
甚苦如何修曰修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八

真

營於世事以勞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淡自得不
苦也如明使君緩撫牧養夕惕匪忒反不苦邪
漢韓康字伯休京兆灋人也常游名山後遂隱遁山
中博士公車連徵不就桓帝時備玄纁安車聘之
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佯許諾辭安車自乘柴
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
脩道橋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
即釋駕與之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欲奏役
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
路逃遁

漢矯慎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
鄉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
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
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
喬松可與馳騫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
賢足以忘疾釋愁

法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為大儒然性
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幅巾詣謁
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處
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九

付

待有禮故敢自同賔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
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憊然不敢復言友人郭正稱
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逃名而名
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矣
漢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
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張溫異而使人問之
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
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
昔聖軒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

自縱逸將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手
温大漸

徐穉少以經行高於南州太守黃瓊嘗辟穉不詣至
瓊薨歸葬江夏穉既聞卽負笈徒步三千餘里至
瓊墓前設雞酒酹而哭之祭畢則去不見喪主

中屠蟠少有名節同縣緞氏女玉爲父報讐外黃令
梁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王之
節義足以感無耻之孫激忍辱之子若遭明時尚
當長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乎配善其言
爲讞得減死論鄉人稱之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十一

真

太學子居病困以身託蟠蟠卽步負其喪至濟陰
遇司隸從事於河葦之間從事義之爲棺傳護送
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

汝南袁閎築室于庭中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
毋禮拜雖子往亦不得見也子亦向戶拜而去首
不着巾身無單衣足着木屐毋死不列服位公車
兩徵不詣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可謂至賢矣

郭泰番於人物名著梁陳之間步行遇雨中一角進
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毋喪徐穉來

弔以生芻一束頓泰廬前而去泰曰此必南州高
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
堪此喻耳

鄭玄少好學姿容甚偉大將軍何進辟玄州郡敦迫
不得已而詣進設几杖之禮以待玄玄以幅巾見
進一宿而逃去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
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
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
龜窟穴於海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十一

真

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
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
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
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
門山因采藥不反

胡昭隱居陸渾山中信行素著建安中馬超之亂避
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州劫掠昭爲遜辭以解
之是以盜息人咸宗之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
侵暴者

程堅清潔居貧諸姬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

曰汝非程謀甫何為不食人食

沐並嘗過姊姊為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城兵人向食

有先熟者呼使食谷者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

漢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

為友后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

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耕於野開廩

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忤不能仰視霸目之有

愧容客去而又卧不起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三

付

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鬼

女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

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

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

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

知有我遂入灞陵山中

諸葛孔明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一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饒餘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

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府有餘

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

丈夫矣

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

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亮之變微

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

唯當膝獨淨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斂牛

牛不良搏牛一下君子之過如此其心亦將以自

訟乎管寧泛海舟將覆首過曰吾嘗一朝科頭三

晨晏起過必在此以此推之寧之平生無大過舉

可知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于敬云惟意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三

真

與鄰家離婚論者亦以寡過稱之然尚主之嫌子

敬不能不恨於是也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

必焚香告天地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司馬溫

公曰吾平生所為無不可與對人言者二公之所

為可知矣吾人盍思所以告于天者乎上天而可

告對人無不可言者矣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

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

自治吾復何為哉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丞崔

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

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直數省攝才
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
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
紀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
不敢與下民爭利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
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宋王曾
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
不求人知尹師魯嘗面言曾蓋少收門下士曾曰
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二公之心如此豈獨事理應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三四

付

然而勢權所在亦自有湏忌者漢田蚡爲相薦人
或起家至貳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父執朝
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
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孫登居汲郡北山土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披髮
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
及出大笑和康從之將將別曰子識火乎火生而
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

耀用才在手識真所以全其天以子之才性烈而
識寡其能免乎

夏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事兄弟每採稻求食星行
夜歸或至海濱拘嫌蚩以資養推善談論宗族勸
之仕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
元愷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汗共泥若汗隆
之間自當偶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邑間乎
諸洛市藥賈充問其土地風俗曰其人循循猶有
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
節充羅以文武鹵簿鼓樂妓錦統危坐若無所聞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三五

頁

充歎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朱冲少有至行閒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
鄰人失犢誤以冲犢歸後得犢大慚以犢還冲冲
竟不受有干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飼牛無恨色上
愧之乃不復爲暴

瞿劭先生居宣城郡界文春山中桓温嘗造之先生
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卷
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
近之

董養未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鷺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二鷺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也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陳蕃年十五嘗閉處一室而庭宇蕪穢夕交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范冉好違時絕俗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才 付

遺黨禁遂推鹿車載妻子拊拾自資或依宿樹蔭如此十年廼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問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

王烈少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廼先盜

牛者也

戴逵博學善屬文鼓琴工書畫不樂當世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累徵不起郡縣敦迫乃逃于吳其內史王珣有別館在虎丘山逵潛詣之與珣游處積旬謝玄慮逵遠遯不反上疏請絕召命帝許之逵復還剡

孟陋字少孤嘉之弟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時或弋釣孤興獨往家人亦不知其所之或謂桓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七 成

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為高也

劉麟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表莫之知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澗水南有二石因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者問徑得還或說國中皆仙靈方藥麟之至更索之不復知處也其家在官道之側麟之餉給賓旅一無所惜鄉人死無所歸輒身為營棺殯後以壽終 句容許邁恬靜不慕仕進嘗造郭璞策遇泰上六爻

發璞謂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擇餘枕膝當
去茅山爲近結廬居焉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
尋仙館惟朔望一歸定省及親終遂棄家徧游名
山茹芝斷穀莫測所終

公孫米隱于平郭南山非身所鑿植則不衣食吟詠
巖間忻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慕容暉徵至
暉見暉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
盛暑端然自若歲餘陽狂暉送之還平郭

范宣年十歲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
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隱遯
高奇往事 卷之 三十八 成

好學博綜經籍雖閑居屢空甞以講誦爲業戴逵
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

孫尋常布衣蔬食躬親隴畝誦咏不廢欣然自得時
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畧見而避之既而自
刈送之鄉人感愧莫敢復犯

伍朝閑居樂道不脩世事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
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
所尚無虧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
尚朝竟不就

劉彥秋嘗謂人口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精密每

欲錯其一事而不能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緼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
爲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擊地爲窟以居弟子皆
效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
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
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觀一見而還行
達華山嘆曰我束嶽道士没于西嶽命也奈何及
關遂卒

尋陽太守孫緬出游江渚見一輕舟凌波隱顯俄而
漁父至神韻清灑垂綸長嘯緬心異之因爲取魚
高奇往事 卷之 三十九 成

漁父笑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
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
勞止胡不贊緝熙之美而自晦若是曰僕山海狂
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程
程河水悠悠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
忘憂歌竟悠然鼓棹而去

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於郢有野苦而耕左右斥之
老人曰昔楚子盤游見譏於令尹今陽和播種之
始非勸農之意也義季止焉曰此貧人也賜之食
老人曰不奪農時則一時皆受王賜也飯不敢當

問其名氏不告而去

董景道博學精詣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虫猛獸皆繞其旁

郭文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返長不娶辭家遍游名山路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扞樹苦履其上居之常著鹿裘葛巾

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買塩以自供人或酬下價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賈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温嶠問曰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為鳥獸所食顧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四

成

不酷乎文曰葢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温又曰猛獸害人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

翟莊世有隱行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皆害生之事何止去其一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啜菽飲水

巴西譙秀少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常冠及弁服弊衣躬耕山數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

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

晉索襲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辟陰澹為敦煌太守奇而造焉經日忘返後卒澹素服會葬曰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它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茂以過焉謚曰玄居先生

郭翻家臨川漁獵自娛居貧無茶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茶之稱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稱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里道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士庶咸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四

備

敬貴焉庾翼躬造翻欲強起又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舟終日而去

皇甫謐帶經而農博綜典籍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手不輟卷時人謂之書淫自號玄晏先生或勸以修名廣交謐作玄守論以答之又著釋勸論以通志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是以支伯以幽憂距唐李老寄跡於西隣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十

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著道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上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損之不得測之愈深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吾心所安也

高奇往事

卷之

四三

備

宗炳字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後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澄懷觀道以游之凡所游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宋顏延之及諸名士入山候關康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白石而卧了不相丐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戴顓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

敬弘以女適其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盡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藥爲茶以樵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日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所堪多少留錢取之而去或遇寒雪不可售無以自資即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

劉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嘗與妻共乘蒲笨車出市

高奇往事

卷之

四三

備

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者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

武康沈道虔隱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所得贈遺悉以供其衣食嘗有人竊其園菜及還見之乃自逃匿待竊者去乃出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穗道虔悉以所得與之

辛普明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子高其行悉以金購之後至者不復受曰本以兄墓不

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以足豈可利亡者餘贈

耶

齊宗測欲游名山乃寫其祖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
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
視遂往廬山止祖舊宅魚復侯子馨厚遺贈遺測
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
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又自圖
阮藉遇蘇門於行障上坐卧對之續玄晏先生高
士傳三卷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箬葉并蕉及地上學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四四

傳

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獨伯珍累牀
而坐誦讀不輟宅南九里有高山後漢龍丘長隱
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伯珍移居之階戶
之間木生皆連理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
爾而滅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

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

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
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或怪而問之曰此

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父爲婚婦入齋門伯玉從
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
郡苦禮致之爲停信宿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
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
食有年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
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上食霞之
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當思遂其高步僧達答曰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
使華陰成市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四十五

付

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
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付氏阮孝緒性沈靜雖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染山
爲樂嘗對其父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
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

孝緒聞其笱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

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翻陽王妃孝緒姊也王
嘗令駕欲就之將孝緒鑿垣而遁著高隱傳上自

炎皇終于天監末列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
爲上篇終始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

心塵表為下篇

范元琰嘗有人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為橋以度之盜者大慙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

吳興沈觀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從叔勃貴顯毋還具與觀不至其門勃就見觀送迎不越於闕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以梁肉者閉門不受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高奇徃事

卷之二

四十六

付

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詵嘿然不言恣其所足

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躋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嘗自得遇酒便醉交游宴樂不隔也

睦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與崔浩友善浩奏徵入京廷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以詔書投於懷夸曰桃簡

名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竟逃歸

徐則東海剡人嘗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杖策入縉雲山又入天台因絕穀養性五十餘年所資惟松栢水而已

仲長子光無妻子結廬北渚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績嘗從之游子光瘖未嘗交語惟與對酌甚歡而已

長慶間有嚴士則者性好真道一日採藥終南誤迷於巖嶂之間所賞糗糧既盡四遠復無居人忽見茆屋數間遙出松竹之下烟蘿四合纔通小徑士

高奇徃事

卷之二

四十七

付

則連扣其門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有一人於石榻偃卧因推戶直造其前隱者方攝衣而起上則并罷自陳行止因遺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曰天子嗣位幾年吾自安史犯闕居此也遂于梁棟間斫紙囊其中有百餘顆如薏豆狀取鎗拾薪及泉煮之良久盛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可食矣渴即取鎗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嚼其半已極豐歎乃告以歸路

孫思邈隱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國子博士召不拜答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請京師年已老而視聰聰帝嘆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年百餘歲卒

秦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統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山爲高七峯

衛大涇卓然高行口無二言遂於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慕自爲志

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游名山廬天台不出唐宗召入掖庭問其術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四八

真

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

崔觀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味相視爲娛

盧鴻廬高山開元中下詔敦諭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之薄敢以忠信見召升內殿制許還山賜隱者服官營草堂

王希夷隱于嵩山更居兖州徂徠善讀周易老子解松栢葉雜華刺史盧齊鄉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

騎牛者在婺州山中古貌巾褐手執鞭光燦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裡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時有僧入山見之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松江漁翁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之翁睜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翁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四九

備

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遊跡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勸之仕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迫園綺之蹤竊慕老氏出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若糞土耳鼓篳而去

陽翟杜生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二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所以不出門之由笑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嘗納涼

其下但無用捨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所以
為生曰昔居縣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兄子娶
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偶
有鄉人借此屋邊居之惟與人擇日賣藥以具餅
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
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為人傭耕自此食足念不當
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
為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有人遺一書問
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
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履室中榻然一榻而氣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

真

韻間曠言詞精簡問其子曰村童也然性純質未
嘗妄言嬉游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
以待其歸也軫嗟嘆而去

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
人家次數椽行樹茂密可愛主人雖麻衣單履
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一籍散亂視之
皆經子也陳叩之曰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
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戲書何用曰偶
有之耳語既二子歸捨鋤揖客亦不類農家子因
進豆羹享客暹明別去翌日郡守枉駕訪之室已

虛矣

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隣曲有恩
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寡
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善藝植雖隆暑極寒圃
不絕蔬滋釅味勝他圃又不一價欲者先期輪直
夜則織屨堅韌過于革鳥人爭買之以故薪米不
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
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
交浚為相由金幣屬豫章帥漕物色致之帥漕屏
騎從更服為游士入其圃雲卿運鋤不顧進揖之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

真

乃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
冊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叩其鄉里徐曰廣
漢客曰張德遠公當識之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
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
遠今何官客曰今起張公欲了此事曰恐未便了
得客起而言曰張公令其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
書函雲卿歎息若自咎者客請共載辭以詰朝上
謂且遣迎伺則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
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宋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

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問曰諸君何事能至是語之故主人嗟惻曰我父爲仁宗朝人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有幾何年矣

程頤之父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成都見治篋

籀編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篋者

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筮以發問二程

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

日再過之則去矣後頤語袁滋曰易學在蜀耳

李漬淳澹好古往來中條山不親產業所居木石幽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十三 行

勝談唐室以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王旦李宗諤

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

憇于屢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即鬻之真宗祀汾

陰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

扶羸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爲樂耳

楊璞每乘牛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

絕處構思爲歌詩後召至闕下作歸耕賦以見志

朱桃椎成都人淡薄絕俗被裘曳索結廬山中堂織

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屨也以菜茗置其處

易之唐初高士廉治蜀備禮以請見之降階與語

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曰祭酒欲使我以無事治蜀矣乃簡條目薄賦歛州大治

吳頴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

令妻還南齊劉璉兄獻夜隔壁呼璉共語不答方

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璉問其父璉曰向東帶未竟

唐王疑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寢中見先靈

也

齊劉訐自少至長無喜愠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

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媿服

宋璟爲廣府都護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十三 備

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

殿中訴于玄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唐撫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

之風泰妻即媿女也先是媿老以二女爲托曰其

長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媿卒泰娶其姊或詰

之泰曰其人有瘵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

范喬邑人臘夕監斫其樹人有告喬陽不開邑人愧

而歸之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毋相懼娛耳何以

愧爲

朱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卒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

帛寒時就孔覲宿衣悉祆布飲酒醉眠覲以計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計具去體謂覲曰綿定高温因流涕悲慟覲亦傷感

臧榮緒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白敏中在郎署未有知者唯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十四

備

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為酒餽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賀拔惠員外求官未得將欲出京來別惠與敏中同年主閣者告以方候朝官終以他適對惠駐車留書叙瀟遊之困敏中得書嘆曰士窮達當有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身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蒙貴而遺登第故人遂令召惠先宴既而朝客來聞與惠宴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來者誰敏中具對以留惠負於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為李白名播海內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不覺

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普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崔祐甫相國天寶十五年作中書舍人時安祿山犯闕軍亂不顧家惟負私廟神主奔遁皆事親之高節也

後周申徽字世儀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十五

真

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薛元超祖道衡為內史時省中有磐石嘗踞而草制及元超為中書舍人每見此石未嘗不流涕宋太祖始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奉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寶儀籍其帑藏至數日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大

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

宋魯宗道為諭德日真宗嘗有所召使者及門宗道不在移時乃自酒肆飲歸中使先入白約曰上惟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去遂以其言對真宗奇之謂為忠實可大用曹武惠王為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

付

用志如此

鍾離開寶間宰江州德化明年以女嫁許氏諭胥魁市婢從嫁翌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曰撫之臨川人也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告視事歸見于屏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叱罵鍾離君恠問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不幸與母俱亡無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且將為已女今適見明府視事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牙儉

問之復容於老吏只得其實是時許之子納采有日鍾離適以書抵許氏而止其事且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憐之義不可又留當撥吾女之奩篋先求婿嫁之須更俟一年別為營文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為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獲婦女者悉閉于一第窳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七

榜

張知嘗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遣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數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益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鄰者所詰

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世為農毋嘗夢引袂於月中

承兎得之因有娘遂生野及長嗜吟咏不求聞達

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還遶旁對雲山景趣

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好

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味終日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

斲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補之

高奇往事 卷之一 李九 真

徐仲車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而不踐

或問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歟他日山

行奈何徐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固避之哉吾遇

之怵然傷吾心乃思吾親不忍加足其上耳他日

若有君命敢從私乎

韓忠獻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櫬同寢一

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

為門客尤敬待韓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

有簡戲云又思肉味請君早訪及李康靖為長社

每日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

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

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

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

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

居第未嘗答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橐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

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湏一年

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

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李文靖公為相治居第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

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

聽事誠隘為太祝奉禮聽事已寬矣

韓忠獻公李若谷末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

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

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

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

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政世為婚姻不絕

高奇往事 卷之一 李九 付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告于

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司馬文正公語晁補

之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

言者耳陳并巨中勸學文曰此不可與父兄師友

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

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

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所為夜必書之名

曰自監其有聞於清獻文正之言而自厲者歟金

楊伯雄嘗侍海陵及鬼神事伯雄曰臣家有一卷

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

高奇往事

卷之一

本

榜

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

陵為之改容此善於托諷矣元許謙有自省編晝

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宇文公

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

其首曰晝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為

天地鬼神實聞斯言

呂文穆公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言

無能為事惟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

一能善用入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

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客去隨

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

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稱

職者以此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

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

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

行而已不為已也

唐質肅公為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官禁仁

宗怒召二府示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

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

高奇往事

卷之一

本

成

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

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

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

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潞公

微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

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為深後潞公為平章重

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即荆南潞公之

德度過人如此

陳文惠公十與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祐之故未嘗

黜一下吏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

高奇往事

卷之二

李二

成

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奪也

劉元城先生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子退小人為急其面

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

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時以殿上虎

口之

元城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

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

高奇往事

卷之二

李二

成

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畧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出此術也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

衛青既益尊汲黯與亢禮或說曰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友不重耶魏常林家貧自非手力不取於人帶經耕鋤其妻餽餉雖在田野相敬如賓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蹶蹶而退

北魏高允與游雅相友雅嘗論允曰宗愛之任勢也威震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皇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高奇往事 卷之一 李四 付

何抗禮之有 晉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常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庾家少履勤儉家遭大疫二兄俱亡兄毗復始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疫勢既歇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嘗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

在隱屏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王導名位隆重論者以為帝之師傅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顏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彼於我我有邪德乎

晉劉殷事曾祖母王氏盡孝齊王攸辟為掾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梁棟也吾方希達如棟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高奇往事 卷之一 李五 頁

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後位至太保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劉歊之謂學者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若能入孝山弟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上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臯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後

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邢峙仕齊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屢進太子食菜有和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范遷字子廬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後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錫之地可餘奉祿以為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高奇往事

卷之二

李本

付

隋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為齊州別駕徵入朝父老相送各揮涕曰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口燒

尾瓌獨不進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崔隱甫遷洛陽令黎園弟子胡維善笛有竈堂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拜拜出帝遽謝與胡維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

隱甫在職以彊正稱始帝欲相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請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才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呂微之家僮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携楮幣詣

高奇往事

卷之一

李本

精

富家易穀種伯大雪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徵之不覺失笑諸公聞之詢其見笑之由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服邀入坐以滕滕二字請足成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嚼枯藤鷺鴉聲亂功收蔡蝴蝶飛來妙過滕復請粘曇字韻又隨筆書云云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云云書訖徑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穀怒曰我豈受不義之物必易之刺船而去令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之唯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

人乃徽之妻也。因天寒坐其中，問徽之何在。曰：方捕魚溪上，至彼見之。隔溪謂曰：請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別。至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曰：是固其平日所願見者。且日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徽之已遷居矣。歐陽公初坐論救范公遠，貶三峽，後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戕，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尹焯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伊川曰：賢哉母也。

馬時中仲每蒞典，必整衣冠，讀中牘一過，然後出視事。嘗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又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時溝壑乃吾死所也。

東漢周若好禮，有行非典，諫不言，為貧養，後薄不充。嘗誦詩至沙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

孝廉之舉，歷重令，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沒，公府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齋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吾親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年七十三歲，朝集，諸生講論，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堂陰之輿，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

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

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

高奇往事 卷之二 李九

高奇往事卷二

高苑

高節第二九四十二則

諸侯將見于滅于王而立之于滅辭曰前志有之曰
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
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以招士皮冠以招虞
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如守官君子韙之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鏹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
處之高而視之卑也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
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
足語姓名也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
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冢嗣也誰敢
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

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鄭子陽使官載粟數十乘與列禦寇禦寇不受其妻
望之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
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成公者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
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召之成公不屈上曰朕能富
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
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
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
却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高奇往事 卷之二

漢朱雲廢後常居蔚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

敬事焉薛宣為丞相往見之宣備賓主禮留雲宿
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
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牛牢字君直世祖為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
識言云劉秀當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
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
不與帝友衆大笑
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太
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

帝恠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邪
魯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戒穢之寶誠
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
千萬賜意

杜林字伯山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客河西拘於隗
囂而不屈節第成卒囂聽其持喪歸而遣刺客楊
賢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自載第喪嘆曰我雖
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後漢梁鴻少孤詣大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
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三

無備

范丹嘗使兒招麥得五斛鄉人尹瑩遺之一斛篇
見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
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客爲裒刈麥者裒遂
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
夜宿人家遇燂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
衣帶以爲注

漢侯霸欲交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
大人方願交惟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冊
未許也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

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
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
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夫夫欲爲
公而損其高節耶

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日晏歡寂儋石無儲與
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殷氏也謂康伯曰汝掌銓衡
必舉此輩後爲廣州刺史酌貪泉詩曰古人云此
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
劉氏齋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即投之於湖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四

初季

解釋琳之使停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當
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耶

戴逵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
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
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顛之獨不
降意蔡興宗與顛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顛之曰辛
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顛之常以爲
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
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

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吉玢請代父死赦之冊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

孝玢曰異哉王尹何量玢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

當然若玢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

而止 梁書吉玢傳

宗測齊驃騎豫章王疑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

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後疑復請之測答曰性同鱗

羽愛止山壑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

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

魚慕鳥執

高奇往事

卷之一

五

楊五

王僧虔徙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各勸僧

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

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

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叟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

領侍中

陳蕭引後主即位為中庶子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

蔡脫兕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

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

立身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

免職耳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于家

李垂累修此信也 才嘗生謂其故

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

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

之罷知亳州遷穎州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

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

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往見之垂曰我

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

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而折之馬能趨炎附熱看

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

知均州卒

高奇往事

卷之一

六

郭榜刻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

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

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

筋得非以相塊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

粥安之已久今適享盛饌後日豈能嚼此粥乎石

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因餉客

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何如與文

正事類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矣食則從

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為於不繼而

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

宋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
修作記記成不結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
記修投金庭下穆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
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韓侂胄用
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
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而不可作也侂
胄患改命他人萬里卧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
宋傳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
懷金餽之及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賢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七

山

哉二子乎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穎川韓早晚年
一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
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牒一似可為先生書未敢
遽言之我常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
如戒啓之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
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
晁迴服道履正無求於人或以術命語迴曰自然
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
何為逆計未然乎

潘良貴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

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
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
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推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
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
外徐鹿卿為度支右侍郎兼右司言當時並相之
敵宰相以甘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
不能為宰相私人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八

郭標刻

宋林大中落職歸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
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客曰縱不求
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
耶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
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
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
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
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
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
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

張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杜門掃軌動止有則談
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

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疏曰發號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禾因是被謫後王黼得政起禾知秀州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謫官事爲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深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

高奇往事

卷之二

九

祝季

徐鹿卿守建昌督府檄取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共命鹿卿曰民爲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

宋史

勝國趙松雪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

魯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

衣曾子不受及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思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于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十

祝季刻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爲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飲食武數日不降人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

楊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

為邑令夜謁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若
不知故人何也容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
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容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
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
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

尊仲連適游趙聞魏將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乃
因平原君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
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
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十一

何奇

之民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
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
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
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
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
為也後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
誅保守聊城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
自殺田單屠聊城歸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

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
焉

吳兢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激厲苦切
故轉詐為忠後說為相讀之不喜即從容謂兢曰
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
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
裴休操守嚴正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
者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漢陳咸為尚書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

高奇往事

卷之二

十二

真

因呂寬事誅不附已者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慕
位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
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
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
晏敦復方議和之初力詆屈已之非秦檜患之使人
謂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君終不以身
計而誤國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
檜不能屈

高奇往事卷之二終

高奇往事卷三

高苑

枯蒼何鐘輯

高論凡二百七則

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一

計

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其德政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佚荒怠無穰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携貳明神不綱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禘祝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鷖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鏑是皆明神之紀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

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有

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

惡道也哀公懼焉有問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

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甚則其好善道亦不

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

吳公子光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

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墓也爾殺吾兄

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

延陵終身不入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二

真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甲矣甲之不獲能無亡乎召陵之會友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

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敵帶其宗勿翦勿伐召伯所美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令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迷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

付

倚爵盈而不飲晏有好貨飡有陪鼎入有劾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始能敬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口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軼知盈羊舌肸之下祁

午張趨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湏受命而使矣其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錡肸五卿八大夫輔韓湏傷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轍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若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

真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再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再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

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僕侯曰善敬受明教

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窄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為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為谿谷君子為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為坑正冬采榆葉仲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

付

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

公覺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軍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容所館高其閤闕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何謂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

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途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車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官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園豕贍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六

付

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
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
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勤力莫如致為敬
在養神篤在守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洗肺
戎有受賑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

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先君之取戰也
有故秦狄齊楚皆弱不盡力于孫將弱今強服
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七

真

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
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
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
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
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啟邑之卿從政三世矣
卿雖無腆抑諺曰最爾國而三世統其政柄其用
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於府子貢

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
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
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
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
人不復贖矣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遇之下
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
朝訶太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
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
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夫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八

真

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
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

楚靈王即位欲為澗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
舉致命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修天
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
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
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始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
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馬為險而虞鄰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
是不一姓並之北土馬之所生也無與國焉特險
與馬不足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德音
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守若何真難
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
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
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
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
以賈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九

付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子路愠見孔子曰昔者齊桓韜
心生于莒句踐韜心生於會稽晉文韜心生于驪
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知不廣庸知而
不遇之又語子貢曰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
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
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
困於呂文王困於羗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
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
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
不可得也以富貴爲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
愛人者何人不親

孔子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
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
臭亦與之化矣故曰卅之所蔽者赤烏之所蔽者
黑君子慎所蔽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
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
流卑下句偃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

篇

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
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
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
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
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宅不與焉夫損人而益
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
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
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宅
不與焉

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言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中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問五大不在邊五細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一

備

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不獻其功所以敬視疆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其功于齊而不使

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

有職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捨鞏伯其收廢舊典以奉叔父大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海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史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二

備

之大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亭觀帷幃錦繡隨風飄飄而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待士之所重不亦難乎

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罍鼓使歸即戮君之患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

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殺對曰以君之靈繫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三

付

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絃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伐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敵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敵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

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待軍吏意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筮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四

其

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于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於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

雲禹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禹于郊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禹之輕重未可問也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及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五

高

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

齊人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人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

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君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魯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六

高

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芻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囊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齊有閭丘邠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七

備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邛對曰昔有顛項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彙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王曰未有感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邛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駒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鼯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鷹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銓使之與管彙央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華髮墮顛

與邛何以異哉王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夫鷄豚諧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俱歸而用焉

燕昭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再三強之不許布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八

付

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此與未乾薦禰之墨已操入室之戈者厚薄為何如也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存趙乃與平原君計曰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忘大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則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

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友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文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

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
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
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
下使待罪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
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

意不並悅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
必短於右喜心夜卧不能蚤起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十九

備

所生則知所歸矣

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
任哉蓋所居要也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歲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
聚也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屋漏者民去之
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
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
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

天將毀之必先累之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澤
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
無有制宅名子足以觀士

無以淫佚棄茶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
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喜怒不
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泉中
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悔在於妄患在於
先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先憂事者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二十

備

後樂先傲事者後憂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貴不與驕期驕自來
驕不與亡期亡自至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
人者亦為人所憎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
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及自傷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
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
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糧
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
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厨人亡炙選而知之韓
魏反而不知申弼子陽園人亡挑而知之其亡也
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俱說苑

嚴安上書有云今徇南夷朝夜即羌燻畧蕤州深入
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

蜀有富人羅冲者問嚴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
無以自發冲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

成

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
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
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
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爲榮不下牀而錢自至餘錢
嘗有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
不足邪冲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
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袁盎常引大體慨上朝東宮趙談乘盎伏車前
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
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上笑下道

後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盜引卻慎夫人坐因
曰尊卑有序則上下和妾主豈可以同坐哉陛下
獨不見人疑乎上廼悅

江都易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
伐吳遂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仲舒對曰臣愚
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
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
况設詐以伐吳乎繇此觀之粵本無一仁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

榜

曰大將軍出未嘗斬禪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
軍之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
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
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
蘇建嘗說衛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
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故青謝
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
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

寶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
議之丞相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
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
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
其主降陛下陛下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
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辭辨深
高竒往事 卷之三 三十三 成

足感人范滂繫獄獄吏俸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
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辭理
與婕妤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禱祀矣餘於序解
楊王孫欲贏葬報神侯書曰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
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
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死者終生
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
返其真也反其真其亡形亡聲乃合道情且精
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故謂之鬼鬼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

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棺束口含玉石欲
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
就其真它繇是言之焉用又客

趙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
以破羌賢武疆等許延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
壞然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
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山擊非愚臣所及如此
將軍計未有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
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
高竒往事 卷之三 三十四 榜

誰當彼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中常侍王甫辨詰黨人范滂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
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侈身死之日願埋滂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甫愍然改
容

郭林宗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
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
宋弘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畫列女帝數視之弘曰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撤之時光武姊湖陽
公主新寡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群臣莫及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公主曰事不諧矣

漢光武拜任延為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每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皇甫謐嘗為篤終之說命其子曰人之死也精竭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五

備

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又奇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又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胡隔一棺之士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又曰今之為制奢不石棺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蘧蔴裘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蔴之外便以親士士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刑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

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魄爽與元氣合靈真篤愛之至也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為何所思對曰臣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高貴卿公薨內外誼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勗皇太子庾亮諫以申韓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六

備

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
王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或謂殷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泣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穢以為名言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又寧作我也

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

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則莊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併之義也魯議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稟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菽從之賈曹諸皇后傳

虞翻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

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狄梁公仁傑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

奉使脩供頓并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

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二十七

付

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無他變上聞之歎

曰真大丈夫也

唐高宗時司農欲以冬歲餘菜賣之以墨勅于傑射

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按園葵况臨萬乘而

販蔬鬻菜事遂不行

帝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

黜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

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

目張膽然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仁約在憲司於

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答曰鵬鴉鷹鷂豈眾禽之偶奈何設拜以卑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

孫思邈隱居太白山盧照隣師事之嘗語之曰心為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繳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照隣又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十一

付

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慎以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蘇峻時孔群任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
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
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騰化爲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

孔君平疾篤使司空爲會稽省之榻問訊甚至爲之
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
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使人慄慄恒有生
氣曹蜍李志雖見任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
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獠噉盡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二十九

其

馮道根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官有
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
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
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
釋祭服而往遂以禴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
有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
大司農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
穿垣將入取貲其子以爲盜也囑其入櫟殺之及
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不知其爲父欲
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曰殺賊

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引
矣卒殺之燕都市中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爲饒州刺史先是郡城已
連失四牧政府廢者七稔公蒞任後命啓鑰而君
之郡吏以有惟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
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之在人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即嘗遇張於途去蓋下
馬而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即相
逢其禮太過柳作色不應久之張去柳謂客曰張
尚書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十一

榜

張聞深謝之

大唐龍髓記曰盧杞與馮盛相遇於道路各携一囊
杞發盛囊有一墨一枚杞大笑盛正色曰峯煤和
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比公曰捉綾
紋刺三百爲名利奴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有
三百刺

唐朱朴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
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
之凡三百歲文物質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
盜脂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幸石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十一

付

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

陳晉公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恕
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
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
心

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
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
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
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

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力廉情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慶曆中議他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以為不
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
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
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
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
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十一

榜

正公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應之曰司諫不思耶若恩自
已出怨將誰歸文正惘然嘆曰真宰相也

李文靖公嘗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
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
備具或徇所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涑水記聞王大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
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關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

準也上由是益賢大尉

胡宿字武平氣宇高爽議論清新仁恕誠懇出於自然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年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己俟命毋為造物所媮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科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

韓魏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尹舍人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范文正公之所存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三

其

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尹公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范公可也

范忠文公既得謝蘇文忠公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

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

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陳忠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舉爾所知在此則為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絕其

恩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况以訂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范忠文公年六十三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喜怒為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荆公大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四

榜

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程正叔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咸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其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帝常守

也伊川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和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富弼報聘見虜主曰北朝與中國和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五

村

計也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于壁以爲晚節之規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韓魏公論人爲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爲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韓忠獻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措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於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獨之於聖世乎韓魏公語錄曰人能扶人之危矜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六

成

傅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詭乎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爲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州堅持不可是

時尹師魯爲經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余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尹嘆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

伊川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就爲得失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七

備

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勿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元城談錄云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蘇文忠公言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元城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文靖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致猛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文靖公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公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公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之時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八

付

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奏行故事而已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勅掾史察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此最爲得宰相大體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慎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頓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

求之有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

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

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先是保州屯兵閉城叛命田况李昭亮等討之不克

卒招降之既開城况等推究反者殺二千餘人不

殺者分隸河北州軍富相出為宣撫使懼其復為

患謀欲悉誅之會歐於內黃夜半屏人以其事告

公公大以為不可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因曰今無

朝旨而公以便宜處置若諸郡有不達事機者以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三十九

真

公擅殺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欲除患

於萌而反趣其為亂也且甚至鎮州必不從命富

公不得已遂止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

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以復來固好第亦漢晉仕

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

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妥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又言

人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

於事無不安

志肅公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

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

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答

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鷓鴣爭食連城與瓦

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勝

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劉忠肅公摯教子孫每曰士當以實行為先若止號

為文人無足觀矣

東坡醉書云俚俗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十

備

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耐富貴

安閒佚忍癢真有道之士也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

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

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

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

財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

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

京師得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扇游之外能死

人哉昔東坡在惠與參寥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
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
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
志完之行畫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滯士所
當為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丈竿頭更進之
力周益公在後省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後入及為
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獨委書勸公無恃一節
高眾為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
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為者皆當置度外
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二

真

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
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
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
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
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摧抑八曰建立功名
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易折太厚必折
山谷老與其甥洪駒父書謂學問文章當求配古人
勿以賢於流俗遂自足也他日與王立之承奉書
又謂老杜詠吳生畫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

場爾

宋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
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或問呂光祿設為小人
詈辱何以處之曰上焉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詈何
辱自無忿心下焉者且思我何等入彼為何人若
復答他却是與此人等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劉恕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此事曰人如居逆旅一
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三

真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其者過後必酸苦者
必其茶本苦而能其是有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
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
分則至和苦而其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
而其也婦子嘻嘻終吝其而酸也
陸務觀有言禍有不可避者避之得禍彌甚既不能
隱而仕小則譴斥大則死自是其分若苟逃譴斥
而奉承上官則奉承之禍不止失官苟逃死而喪
失臣節則失節之禍不止喪身人自有懦而不能
蹈禍難者固不可強惟當躬耕絕仕則去禍自遠
趙子肯賓退錄劉下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特不好

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剛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問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普問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匱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盧秉侍郎嘗爲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三

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生寡過可討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

呂氏童蒙訓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

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闕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爲民害其益多矣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十四

真

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邵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謝上蔡語錄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調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

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開工夫枉用却關心力信
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胡公安國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
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則饑飽寒溫必自斟酌
不次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前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甚諫章疏交上必欲
朝廷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
不可遂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
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
動宜與將來為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五

成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並之者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
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
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
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鉤
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古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
此膽欲大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

章乃其粉澤要須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
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者用此道耳

忠信孝友立則見其泰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當
久而後能安之若但綉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
哉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
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

古之人不得躬行於高明之勢則心亨於寂寞之宅
功名之途不能使萬夫舉首則言行之實必能與
日月爭光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六

成

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
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世實湏才而才者未必
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廢惰則不得
歸怨於世

呂居仁記前輩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
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意春
嘗侍西淮先生論及近事先生云少年初仕承上
臨下寧處一一中節惟盡心歲月秤停自熟若公
子性雖少年不可有秀才性至老不可無也春性
今日服官政者有公子性者未有無私罪者也然

其罪小小纔足以禍已無秀才性者似可無公罪者也其罪大大將至於禍國

世從亂得治如天之冬而春夜而晝人之寐而覺醉而醒方其冬也誰以禦寒其夜也非燭何以見方其寐也孰為呼之其醉也可無扶持之者乎嗚呼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易泰極斯否傾否不可無其人

又曰丈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七

成

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浮生人世為歡幾何隘者讀此可以拓胸臆矣彼八百老彭嗟杖晚未為達人 俱錄

梁竦烏氏人坐事徙九真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後詔還本郡園門自養以經籍為娛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

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第五倫奉公盡節介然有義行或問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之者率感激自厲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八

成

漢昭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漢肅宗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詔下公卿議韋彪議曰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宦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陳登請陳矯為功曹使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君不足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

矜登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
清王縈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
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
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
驕之有餘子瑣瑣亦馬足錄哉

南宋傅劇為吳令建康令孫廉問曰閨夫人發奸摘
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動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
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手後代劉玄明
為山陰令問以舊政玄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四十九 付

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
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崔浩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
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
馬德宗之曹操也
梁陸慧曉為廬陵王長史帝問何以輔持廬陵答曰
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
大悅慧曉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請必起送之或
謂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
不容不以禮處人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
命無勞著龜

唐開元初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
寫賜于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
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
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
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凶之寇讎安可貽
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
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十一 真
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
之計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公主下嫁異國當
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非本意殆必姦人勸導其
中誠與之國之患也不得已請去春秋無足所求
以資其智
褚遂良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
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
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必記之矣

唐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

唐裴諝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計帝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諝又不對帝復問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責臣以利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

李石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後為相當軸秉權亡所撓時宦寺氣盛仇士良等往往斥李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其

等忍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他日帝嘆致治之難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耳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未為晚今四海夷一惟登拔才良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

柳渾同平章事帝常親擇吏宰畿邑而治有狀宰相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李絳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帝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心腹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絳又論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賢則當任任則當父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諫忌夫用賢豈容易哉

柳玘述家訓以戒子孫有曰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高奇往事 卷之三 備

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杜甫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若令執先臣故事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麟頓挫隨時敏給枚臯揚雄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張忠定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

胡康侯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
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
弟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江公望對陳祐曰榻前一磚之地是人臣對君父極
言天下事去處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
則可免矣人見各有不同惟不傳會祐他日為上
誦之上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相如論語中
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
身誦之可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

黃魯直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荒然疲
役此何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際所謂誕宜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滯
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正為百草憂春雨
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漑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又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
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僦舍喧寂齋上雨旁風無
有障蓋市聲喧聒人以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木
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
憂耶既設卧榻焚香而坐與西隣屠牛之札相直

用三文買雞毛筆書此

韓愈與孟簡書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
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
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
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習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
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

伊川在經筵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或疑無有
人君事先生講畢乃言口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
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

也而富於周公曾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
者歎服
辨原父敞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
其事公諫以為正事莫重於樂今才學滿朝辨論
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願使君趙談者居間臣
恐為袁盎笑也
王沂公初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
儀為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
不盡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季明以

遷貶爲意和靖謂曰季明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伊川以爲名言

伊川先生以黨論編管涪州謝良佐曰是行乃族子公孫與刑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馬用尤臧氏

陳同父再上孝宗書曰陛下厲志復讐是大有功於社稷然坐錢塘浮靡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民籍則不足以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五

備

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有爲之志乖矣

蘇子容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爲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能使民不爲盜者縣令也且州縣物務歲課稍虧官任有罰今良民懼剽奪之害而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

當路者欲薦明道先生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韓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韓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王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錯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六

成

王猛佐符堅以叢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

靖康初樞密孫傅以卓行薦馬公伸中丞秦檜素高其節迎辟爲監察御史令人取願狀公曰中丞取臺官但問堪不堪無問願不願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歿吾惡

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記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獲傅郚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執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七

成

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王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陽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收服也大三軍之所尋將變夷戎翟之驕不度於此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

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八

成

隱公二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穀梁傳曰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者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識之

高和問宰相於劉基基曰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理義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

後漢高彪有雅才從馬融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牋遺融書曰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請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遺疾幽閉莫慰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君章更猶運沐也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固其宜也融省書慙迫還之

彪逝而不顧後除即中波書東觀時第五永為警
 軍御史使幽州百官祖餞於長樂觀蔡邕等皆賦
 詩彪獨作箴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
 此不處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
 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
 一五將一門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
 五間摠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
 陰之勇廣野是尊周公大聖石碣純臣以威克愛
 以義戒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
 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無所復觀先公
 尚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五十九

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
 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
 智如孫臏寬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
 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
 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
 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
 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
 不改焉
 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
 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孔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
 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
 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
 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
 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
 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
 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
 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包茅王師敗
 績不書晉人前以露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
 是使跛辟欲窺高岸天險可碍而登也案表跋扈
 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能招呼元惡以自營

高奇往事

卷之三

六十

衛專為群逆主萃淵鼓却出在廟章執其馬桑落
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却祀之事以崇國
防

高竒往事

卷之三

空

高竒往事卷四

高苑

高致凡一百二十七則

巢父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時人號曰
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
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何開
貪言負吾之友矣

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其
高竒往事 卷之四 一 成

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
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
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
求其名譽汗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一曰巢父聞
由為堯所讓以為汗乃臨池水以洗其耳池主怒
曰何以汗我水由乃去

榮啓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
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
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矣是一樂也男
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

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
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
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莊周者宋之蒙人也少學老子為蒙縣漆園吏遂遺
世自放不仕王公大人皆不得而器之楚威王使
大夫以百金聘周方釣於濮水之上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
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
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
於塗中後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為相周曰子不見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二

成

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
廟欲為孤豚其可得乎

齊王欲相顏觸觸辭去曰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
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
主勢能制臣無令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
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
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棄爭
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
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

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權均能美未之
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决色乃納地
釋事而耕于負薪之丘

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比渡兵於淮以
臨齊晉友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
可與同患難以處安反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君王
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
者何也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
昔者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
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

付

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
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
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
其所終極

陸賈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
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嘗乘安
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
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
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宅客
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

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與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錐我

於市稱疾卧申公曰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

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

又處豈為區區之禮哉

漢疏廣與兄子受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居五歲廣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四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

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

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俱

移病稱篤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

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車數百

兩道路觀者皆曰貴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廣既歸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娛樂

其昆弟老人時勸說立買田宅廣曰吾豈老詩不

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

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

孫愈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

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

故樂與卿堂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

乎衆咸說服

延篤嘗為書止李文德曰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都

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味爽櫛梳坐於客堂朝

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

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

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乎其溢目也紛紛欣

欣今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

與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體也雖漸離擊筑傍若

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光也後

鄉里圖其形于屈原之廟

馬援為伏波將軍南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

餘里軍至浪泊與賊戰斬微側勞饗軍士從容謂

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

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

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

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露海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五

氣重蒸仰視飛鷲跼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晉羊祜嘗與弟誘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東漢汝南鄭敬字次都清志高世閑居不修人倫精學蛾陂中陰就虞延並辟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葉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華門琴書自娛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高奇往事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命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子猷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在

欲出門主人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王子猷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人徑往其家值傾方集摩好惡傍若無人

阮脩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高奇往事

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嵇康因山濤舉以自代與書告絕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

離闕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交而善之

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之神

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
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
忘及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
人直造竹所嘯味自得王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
騎羽儀并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屣白楊郊野
間道遇一士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
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
見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顏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
其為適傍若無人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劉劭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
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
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齊
衡陽王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
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
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
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
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
之游不知老之將至
蕭子顯嘗為自序曰余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各

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
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再不
能已也

孔珪風韻清竦好文誅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懸
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
或曰欲為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
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
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劉歊與族弟訐並隱居求志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
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高奇往事

卷之四

訐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
共卜築永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族祖孝標稱之
曰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
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纊訐嘗著殺皮巾
披衲衣每游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在林谷
之間意氣彌遠遇之者皆謂神人
齊始興王鑑素有高士風為益州刺史與記室參軍
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畧往行當時以為盛事有廣
漢什邡人段祖以淳玉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
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

色黑

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許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抄下以苦草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擦苦則聲如雷清習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魏田豫爲并州刺史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司馬宣王書喻未聽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由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拜太中大夫食鄉祿

劉璋時王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箴瓢詠原憲之蓬戶翺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一

付

哉

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遨遊徧歷諸縣動喻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移藉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有終焉之志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

陶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

云先生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

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

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

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

懷得失以此自終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

也令潛故人龐通之持酒具抄半道栗里要之潛

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及至欣然便共飲

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一

其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顏延之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

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郡

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其與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

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

人

高隱外書曰戴顓春日携雙柑斗酒問之曰往聽黃

鷓聲此俗耳砭針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陶淵明別傳曰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又聽嘆曰秋
稻已秀翠色深入時剖曾向之一洗荆棘此水過
吾詩文多矣

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
以沈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嘗謂其子曰山
藪故多奇士若雲禎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滄
濁耶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或勸之仕荅曰
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
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口損乃作玄散賦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一

榜

以絕世張永為具典請麟士入郡欲以為功曹麟
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
其疲病必欲歸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羅
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黜削
時逢青陽記曰商文衍為散騎常侍刺九華山圖於
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
之內

田游巖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
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頗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中

書侍即薛元超就問其毋賜藥物絮帛帝親至日
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
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
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
乎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三

付

陶弘景幼有異操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後讀
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永明中脫朝服掛
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賜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
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
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
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
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
嘗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
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自已特愛松風
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獨游泉石望見
者以為仙人梁武早與之游即位恩禮愈篤每有
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咨詢時謂山中宰相

北齊馮亮隱居嵩山宣武召講十地諸經又欲使在
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亮既雅愛山
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宣武給其
工力令河南尹甄深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造閑
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水之妙

後周韋夙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對玩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閑素者載酒從之
夙亦爲之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爲詩以貽之曰六
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
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四

真

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
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敕有司日給河東
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柳靖少方雅博覽墳籍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
嘗歷河南廣德二郡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閉
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
子弟奉之若嚴君焉

白居易敏悟絕人居官輒病去東都所居履道里疏
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又
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叟鄭據劉真盧直張渾

狄蕪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

老圖

白居易爲傳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
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子姪同登眺嵩
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每見居
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遂巡忽
有二人衣簑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艇船頭覆青幕
中有白衣人與衲僧耦坐船後有小龜安銅甌而
炊卍角僕烹煮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
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告居易與僧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五

備

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林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
鶴逋或汎小艇出游有客至逋所則童子開籠縱
鶴逋隨放棹而歸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
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
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
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
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鑿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
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
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
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
將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
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地公曰人有道義之樂
形骸可外况居屋也吾今年踰六十來日無幾乃
謀治第樹園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七

備

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而西都士大夫
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游者
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調宗族
若輩遵吾言毋以爲慮

趙清獻公元豐初告老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
與山僧野老游不復有軒冕志矣故其詩曰軒外
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
清夜安眠白晝閑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
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

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
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
徒致仕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
具召之櫛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
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
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
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七

備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爲者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真繪像
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
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
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
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微言昔年
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直學士張昞皆年
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
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

其人用唐九老狄蕪暮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
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奩自幕
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
比十三人文公以地主勢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
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
園古剎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鬢眉皓白衣冠甚
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
中且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
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
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八

成

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
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
詩隸于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
事之甚肅

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
遂棄官歸此最勇决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
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
言

蘇子美云吳中渚茶野醜足以銷憂尊鱸膾足以
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

奇石曲池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遂終此不去
馬

范文穆公成大晚歲卜築於盤門外十里蓋因闔閭
所築越來溪之故基隨地勢高下爲亭榭所植多
名花而梅尤盛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山臨石湖所
謂姑蘇臺前後相距亦止十里耳孝宗御書石湖
二大字賜之公作上梁文所謂湖波萬頃偶維風
雨之舟越戊午年因築湖山之觀者也又有北山
堂千巖觀大鏡閣壽樂堂他亭宇尚多一時勝士
賦詠無不備鋪張之美乾道壬辰三月上巳周益

高奇往事

卷之四

十九

偉

公必大以春官去國過吳公招飲園中夜分題名
壁上云吳臺越壘距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烟野
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創別墅登臨要盡東
南豈鴟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絕景須苗
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也公爲之擊節而前後所
題盡廢焉

顏直之巧祠養親主管建昌軍仙都觀自號樂閑居
士作退靜齋婆娑其間幅巾危坐焚香撫琴意泊
如也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墻垣局輪家無

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况房瑄每見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典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司空圖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

高奇往事

卷之四

手

儒

視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其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賸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齊時用則又宜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

杜甫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王勃客劍南嘗登葛憤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

賦詩見情

李適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寧而曰吾壽盡此乎未嘗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章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

柳渾警辯好談譎與人交豁如也性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將酬肆乃還曠然無聊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崔咸素有高世志造詣漸遠間游終南山乘月吟嘯至感慨泣下

韋表微授監察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

高奇往事

卷之四

手

儒

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鬚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得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何驃騎之弟準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東僧淵在豫章去郭十里立精舍傍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納風流轉佳加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

范忠宣判留臺時一時者多在洛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

不問一日洛中誇以爲勝事

濂溪先生襟懷飄洒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

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馬發源於蓮花峯

下絮清澗寒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築書堂

其上名曰濂溪志鄉閭在目中也因語友人潘師

嗣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結髮爲學將有設施

可澤於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

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程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又曰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一

與點也之意

黃山谷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好

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

柳子厚自言在永州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剎

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

醉則更相枕以卧意有所極夢亦同趣又云把荷

鍾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則浚溝池藝樹木行

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是老死無戚戚

者

白樂天自言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

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遇

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

宴游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

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壘次開篋詩酒既酬乃

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過

白又言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素漆琴一張儒道佛

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

樹雲石白辰及門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

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

其然而然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一

江南李建勳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押之

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數

聲曰聊代清耳一竹軒榜曰西友以琴爲隣陽友

磬爲酒濱友南華經爲心友相竹榻爲夢友

添懷錄云長松怪石去城落下一二十里鳥徑綠

臣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

聲相聞竹籬草舍蕪處具間蘭菊藝之臨水蒔種

梅桃霜月春風日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

褐以給薪水隱村酒而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

楚辭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

往來窮谷大川聽流水看激湍鑿澄潭步危橋坐
茂樹探幽壑升高峰顧不樂而忘死乎

又云每遇勝日有好懷袖手哦古人詩足矣青山秀
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然後爲已物

既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隱者阮往觀其
人擁膝巖側問之屹然不應阮因對之長嘯良久
乃笑曰可更作阮復嘯還半嶺許聞上峭然有聲
如數部鼓吹顧看乃向人嘯也

謝謔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特獨醉曰入吾室者唯
有清風對吾飲者唯有明月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四

真

王摩詰與裴迪書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
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
夜春復與疎鍾相聞此時獨坐童僕靜默每思葉
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仲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
矯翼露濕清臯麥雉朝雊儻能從我持手

陶隱居云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
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
頽沉鱗競躍實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有能
其奇者

孟嘉字萬年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

徑之龍山顧景酬宴造夕乃歸白總髮至於知命
行不苟合言不誇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
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旁若無人

田書字承君剛介自守兄弟五人皆有氣節博學能
文家居兄弟相從能自樂也家在陽翟縣南十里
竹林店有屋十數間文史足用陽翟人張宗文與
諸田親戚自言頃年自城中月夜步謁諸田適值
酒熟花方盛間留連十許日商榷文字意足而後
歸

陽翟辛君前輩賢者隱居不仕蘇子容丞相妻弟而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五

真

二程先生表叔方蘇丞相盛時招之不出伊川每
歲自洛中至穎昌訪韓持國過陽翟必辛君留十
數日其所居有大屋七間後皆奇花異草終身自
樂

東坡云元豐六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
賢谷谷中多大石岌業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
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
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
白練觸巨石匯爲大車輪流轉涵湧窮水之變院
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側僧堂在

焉狂峯怪石翔舞於簷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
蒨相糾每大風而至堂中之人如將壓焉問於甘
廬山者曰雖茲山之秀栖賢蓋以一二數矣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
雪如風中雲如群鶴生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
數千

紹聖三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游白水山佛迹寺
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
山肩輿却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
杖竹陰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二十六

付

可食公能勞酒復來乎意欣然許之

東坡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問者便是主人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
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
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譽於身孰若無譽於
其心

韓公嘗云窮居荒涼草茂樹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
一室之內有以自娛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適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

徒登南樓理誅音調始道開朗道中有屐聲甚厲
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
之公徐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
人味譔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
爾時風範不得不少頽右軍曰唯丘壑猶存

元豐六年十月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
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
寐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
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
如吾兩人耳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二十七

其

蘇子瞻在惠州嘗云嶺南氣候不齊吾每謂菊花開
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
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嘗夜起
登合江樓或與客游豐湖入栖禪寺扣羅浮道院
登逍遙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孫昉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羹淡飯
飽即休補破遮寒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
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
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

木爵樽客來焚茗傳酒談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
冷賓主皆忘

葉石林避暑錄云予家舊藏書三萬餘卷其間往往多

予手自抄覽之如隔世事因日取所喜觀者數十

卷命門生等從旁讀之不覺至日晏舊有釀法盛

夏三日輒成色如酒醴不成王矣毋晚涼即飲三

杯亦復盎然讀書避暑固是一佳事况有此醴烈

記歐文忠公詩有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

十分之句慨然有當其心

陸放翁集載朱希真居嘉禾嘗與朋儕詣之聞笛聲

高竒往事 卷之四 三八一 真

自煙波間起問行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

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室中懸琴筑阮咸之類

皆希真平日所留意者檐間有珍禽皆日所未觀

室中簾鉤貯果實脯醢容至挑取以奉客其詩曰

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

裏任肝吹銅笛過伊川可想其風致也

向子志歸隱于衡之伊山乃晉桓伊書堂故基結茅

為宇置書其中茂竹幽蘭蔭鬱前後春葩秋馥以

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屎車喧杳然雲水

之外胡眞韓璜自天柱峯南襍被杖節歲什往焉

或商確文義或把觥賦詩逍遙裘羊興盡而後

曾南豐自言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

高以追鳧鴈之高下緝于深而逐鱸鮪之潛泳吾

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也息有倚木之繁陰

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

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溷濁此吾處其倦怠而樂於

自遂也

蘇滄浪自稱在蘇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

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

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閤

高竒往事 卷之四 三九 付

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尊稻

魚蟬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廬勝絕家有

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誠齋文贈云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

挈瘦樽酤白酒嚼一梨花瓷盞急取詩卷快讀一

過以嚙之蕭然不知在塵埃間也

又云因葺舊廬疏渠引泉周以花木日哦其間故人

過途淪茗奕棋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

崔詹臣闈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登第

竈憮然罷後二公入三館乘馬出循汴岸見一士

賊舟坐懸下蓋崔也。亟就講之問其別後况味。曰
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
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雖云泥梗飄蓬差愈
於應舉見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叩官居坊
曲所在明日自局中還各觀崔留刺再訪舟次則
已行矣歸玩刺字末有細書云集倦倦客問生平
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
為家

葉水心云上下山水穿幽透深葉日留夜拾其勝會
向人鋪說無異好聲美色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一

真

孫尚書云新第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
命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輒談世事便當以大白
浮之

漢仲長統常以為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
名不常有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
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林周布塲園築前果園樹後舟車
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羣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游

戲平林沿清水追涼風釣游鯉。高鴻風於舞雲
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吸精神未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術
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
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張牧之隱于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
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
一見怒罵相踵不顧也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一

真

澄懷錄云每登高丘步邃谷延留燕坐見懸崖瀑流
青木垂蘿闕邃岑寂之處終日忘返

經銷堂雜志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
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煮茶泛
舟觀山寓意甚奕雖有他樂皆不易矣

又云間居勝於居官其事不一其最便者尤於暑月
見之自早燒香食罷便可岸巾杖屨幫靴從事藤
牀竹几展轉比燠清風時至及患太劇挾冊就枕
困來熟睡晚涼添罷杖屨逍遙臨池觀月登高乘
風採蓮到芡剖瓜雪藕白醪三杯取醉而適其

樂殆不可以一二數也

洞天清祿集云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而風雨憂
愁輒居三之二其間得閒者十才一耳况知之而
能享者又百之一二千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為
樂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明窓淨几焚香其中佳
客玉立相映時取古人妙迹以觀鳥篆蠅書奇峯
遠水摩挲鍾鼎親見商周端硯湧巖泉焦桐鳴佩
玉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
謝臯羽曰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壑足以發奇潛
老多人跡所不到故畸人靜者得與世相忘而自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

真

樂其樂恒專已而不讓至版衣離累垢而逢首獨
其心焉

梁張兼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兼曰碧山不
負吾乃焚章長嘯而去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唐子西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

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

清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

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

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

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

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前

族供爰飯欣然一飽弄筆牕間隨大小作數十字
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
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若一杯出步溪上邂逅園
翁溪友問桑麻說秬秠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
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
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
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人能真知此
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
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

付

溫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

伊水至香山懸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必有詩

什自作序曰游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

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

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

胡康侯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以待而

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

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

劉彥冲子輩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

勝既得祠祿拾是俯仰其間盡棄人間事自號病

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喑然無一言意有所
得則筆之抄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一走忠顯
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及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康節在洛每歲春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

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十日

大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

兒童奴隸皆知等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

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也臨終

詩曰生于太平世長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俯仰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四 付

天地間浩然獨無愧

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嘗乘月

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

劉勉之嘗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即建陽近郊蕭屯

別墅結為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

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孫覲稱汪公藻斤居永州積十二年間遇勝日幅巾

葛屨登西山循鉅澗入愚溪並湘流沉文以弔

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筆妙

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何其盛也

楊萬里序基崇禮自放泉石深入仙城回縈之中雖
萬鍾千駟不與易也一觴一詠興寄事外雖不多
賦顧其閒雅澹泊弗瑠而工豈營度悲鳴者所能
幾耶

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

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

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造籃輿則曰以不

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

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

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

高奇往事 卷之四 三十五 直

亭酌泉投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

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蔚流水

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

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鶴林玉露又云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

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

南村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又云

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

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

與南村朱山人往還其詩曰錦里先生烏角巾

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

馴秋水才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

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

人不知幽花歎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

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

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

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開園養幽姿又云還傾

四五酌自詠猛虎辭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

流自簸蕩譎浪偏相宜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

也

高竒往事

卷之四

三六

付

唐子西集云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

賓客遊從之所不至往往獨游於此解衣盤礴箕

踞胡牀之上含毫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

平之氣

高竒往事卷五

枯蒼何鐘輯

高苑

高義凡三十五則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

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及武王伐紂載耒而行至孟

津夷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

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

也扶而去之卒耻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高竒往事

卷之五

一

備

范宣子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

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

社稷不亦惑乎鮒殛而禹與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

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

德而安民乃還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收從者死其臣曰辛俞

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
幸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
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纒
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
釋之

晉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朔妻成公姊有遺
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
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
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生男屠岸賈索
之不得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杵

高奇往事

卷之五

二

德

白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
子為其難吾為其易二人謀取他人嬰兒匿山中
程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發師
隨嬰殺杵臼與孤兒趙氏真孤在嬰卒與俱匿山
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大荼之後不遂者為祟
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具以實告於是立趙孤兒
政滅屠岸賈復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
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
今趙武立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
遂自殺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
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
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
人於險使人治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
請降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盛服
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高奇往事

卷之五

三

什

晉士甸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
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
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
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公許諾將軍子重諫曰
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苟者
吾威之強者吾辭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
走者舟中之楫可擲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
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伐晉寇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
許左右口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
吾聞諸叔向日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吾所望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藉其弗驚是失信也何以施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
適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
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勒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使民忘將焉用邑也以

高奇往事

卷之五

四

付

賈怠不如完舊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
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
鼓而反不戮一人

彭越為家人時常與樂布游漢擊燕虜布彭越贖為
大夫彭越反誅詔收視者輒捕布祠而哭之吏捕
以聞上趣烹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彭王亞頤與
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天下已定剖符受封欲傳
之萬世今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
自危也上乃釋布

余少昔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
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
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
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
容于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
龍首山南墓嶺上

漢崔琦作白鶴賦以風梁冀冀遣琦歸令刺客陰求
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誄之
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
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

高奇往事

卷之五

五

靜

漢李善故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沒唯孤兒續始
生數旬而貨財千萬諸奴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
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
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推燥居濕備嘗艱勤
續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
行之閭里感其行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
舊荼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為收丘令
上其事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後善再
遷日南太守道經濟陽過李元家未至十里乃服
朝服持鋤去草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器俎

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故日乃去
京兆人脂習與孔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
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川生爲
操聞將收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以習有樂布之
節加中散大夫

陳重舉孝廉在即署有同署即負息錢數十萬責王
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已錢代還郎後覺知而
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
惠

陳蕃被害友人朱震時爲鉅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
高奇往事 卷之五 六 備

蕃尸匿其子逸於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程梈
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赦黨人迺追還
逸官至魯相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曰賊臣作亂今欲奉
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田疇時年二十
二虞備禮請與相見遂爲從事祖而遣之疇至長
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以荷榮
寵朝廷高其義得報馳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至
謁祭虞墓陳發表章哭泣而去後得北歸率舉宗
族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

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捨母前叱狗永即
去之更始徵遷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光武即
位徵永不從既知更始亡廼發喪罷兵但幅巾請
河內帝問兵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
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後行縣路
經吏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帝聞之不平張湛曰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

廉范詣京師受祭事博士薛漢漢坐楚王事誅故人
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歛之顯宗大怒召入詰責范
高奇往事 卷之五 七 備

叩頭曰臣愚慙以爲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
當萬坐帝怒解問曰卿廉頗後耶怪卿志膽敢爾
因貫之

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其餒斃餉錢十萬劉凝之
大喜將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詰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季
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幘
膝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

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愛得親在堂萬無毋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

五代史裴從簡傳許州富人有一玉帶欲之而不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北魏汲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始生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

高奇往事

卷之五

八一

真

嬰杵曰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拾式婦間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婢產男毋以婢兒授之事泄固乃携憲逃遁過赦始歸

郭元振少有大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縑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以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服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

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即令往市酒果楮

梅等物俟家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為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詰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

高奇往事

卷之五

九

真

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自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前行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椎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价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肯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緜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

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稱八

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無窮仕而

家居候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錢公輔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又何如

曼卿曰三喪在淺土欲葬之比歸無可與謀者堯

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而去到家拜起侍立公

曰東吳見故節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舟時

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

夫曰已付之矣

高奇往事 卷之五 十一 備

范公自政府出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

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

報之哉

韓魏公合宗族百口衣食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

人養育諸姪比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

終子有禍衣木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本堂城

甚厚自五世祖家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

人守視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

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

資事得以無乏

謝逸記魯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

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

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

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歎久之曰僕

頃官于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

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

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

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如溝中瘠矣吾士人也

孰若與我旁舍生踞曰不意君之厚貺小人如此

高奇往事 卷之五 十一 備

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數倍然僕已

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

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

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侯君於水門之外

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焉女至期以往則

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

其女後嫁為士人妻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廳事有

長安石工安民錯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如

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
安民字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是時九江有
石工者當刻黨籍碑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貧貧止
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
忍下手守義之士夫不及也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道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道兄將
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
女又嘗有僚卒女爲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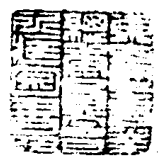
趙忠簡還葬衢州時常山郡將章傑希槍盲陽以善
高竒往事 卷之五 十一 成

意檄常山尉翁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曰趙氏
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搜取趙公
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媚檄翁不可則
誦以利又不可則魯以威翁度傑意不但已或更
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書
悉燒之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
誣翁以他罪劾之當時莫不高翁之義想見其爲
人

胡忠簡以忠言謫嶺表親交無敢通問蘆溪先生王
庭珪年幾七十矣以詩送之有百辟動容觀奏牘

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帶
海間之句又云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
竒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聯相怒以
爲謗訕除名流夜郎踰二紀許自便

漢隴西太守符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
舉案范知事譴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大
恨之范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融果微下
獄范遂得侍衛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
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君因
高竒往事 卷之五 十三



高竒往事卷六

竒林

竒行 凡五十五則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
刦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
乃止不出三月子培病死楚與晉戰于兩棠大勝
賞有功者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
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刦而
奪之果病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備

厚賞之

秦穆公方強使百里西乞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
鄭人不知時弦高將市于周遇之謂其友蹇佗曰
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矣於是乃
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為備
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等返至殺晉人邀
擊大破秦師鄭於是賴高而有鄭穆公以存國之
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廢矣為
國而無信是敗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

也

鄭祭仲專鄭伯使其皆雍糾殺之雍糾以告其妻雍
姬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
已於是雍姬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雍糾死由雍
姬而雍姬忍死其夫由其母人盡夫之言也嗚呼
雍姬之不天其夫罪則大矣使不以告而父見殺
則是身預其謀其罪惟均殺父之夫安復有可天
之理乎嗚呼為雍姬者弗能兩紆難焉獨有先父
以死而已漢周都妻阿闕於婦道而都驕淫無禮
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過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備

也阿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
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
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
列女後傳卻陽任延壽妻季氏兄季宗嘗與延壽
競延壽使人陰殺季宗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
讐亦不義遂自縊死長安大昌里人有讐家欲報
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
計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
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
請開戶訣讐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讐

家痛焉遂釋不殺其父世不幸有雍姬之事亦釋
於斯而已矣餘冬序錄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其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
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
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
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
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
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三

成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
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
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
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
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
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
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
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
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汲黯為謂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

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
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
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
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鄭歌者捨石二人吾
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番吾君謂公仲曰
君實好善而未進士牛畜荷欣徐越皆可公仲乃
進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
明日前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四

京

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
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
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
秦圖書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
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
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宜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逆已而之細柳軍軍士

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辱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辟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卿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五

其

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即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又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體，來還至朝，昌廐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曰：「何

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煖氣平。彼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實長君少君上書自陳。竇太后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傳。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實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六

付

尊貴驕人

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桀卒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

郭伋為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

君何日當還僕謂別駕從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假爲違信於兒遂止于野亭頃期廼入東漢趙憲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憲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憲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請憲意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東漢魏期爲魏郡太守擊檀鄉五樓賊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七

頁

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請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郡中服其威信

漢光武在薊南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遂即詭曰水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水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者卿之力也又謂官

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孝子傅樂正者曾參門人來候參參採薪在野母齒右指旋頃參歸跪問母何患母曰無參曰負薪右臂痛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齒指呼汝耳

搜神記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後漢書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八

頁

世說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宋書余齊仁爲邑書吏謂仁曰比者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必有異故已乃其父在家病亡信至梁書鄱陽王恢鎮蜀所生母費太妃捨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瘵眉隨父宿直廷尉左手中指痛不得寢及曉家報其母暴亡齊書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此爲常又庾黔婁從辱陵令時父易在道遭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榮官歸

視父病幾不濟梁書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

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吳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閤持衣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遂以衣遺之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九

備

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後劭寢疾篤同郡郢君章殺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玄冕垂纓屣屣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寤歎悲泣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投其葬曰未及到而喪已發引至壙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

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引柩於是廼前

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廼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道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恭晨門肆志拾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

劉璠隨蕭曄在淮南母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忽一日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 頁

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母病即號泣歸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北史裴納之從平原公至并州其母留鄴得心痛納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後周書齊王憲母太妃舊患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母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唐書裴敬燮在長安時忽泣涕不食謂所親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即輒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喪張志寬爲里尹在縣忽稱州尹取給縣令問故志寬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

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以爲妖妄遣人馳驗如言乃異之

宋史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父父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唐伯虎父游瀘南伯虎夢得父書亟歸家既覺心動急走瀘南父已病甚劉穩嘗旅榕城一日心忽如失流汗遍體疾奔抵家母病已亟元史賈魯擢戶部主事未上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筆勢顛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吳臨川集張之賢爲利津縣吏以事至濟南忽心悸亟馳而旋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十一

備

父病已三日
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上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客之問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君謂謝尚何似人桓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竒其意而不責也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

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卿奔奔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更不復蘇

高宗時群蠻聚爲害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知在南岸乃從一二佐使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船中無人及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以汝等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十二

榜

爲貪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爲賊唯召其帥責以不降之意各笞數十遣之境內肅然其父英公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

董晉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質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當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晉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

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
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
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之乃定鄭綱傳

孫侍郎設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設因春
時游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
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庭徑出人
皆稱之

宋徐仲車因其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晨夕具
公裳揖其母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三 榜

其卧齋中忽蹶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
以爲常莫識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
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耶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
駐延安時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內遽鑿帷帳公起
坐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
遣某來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其人曰某不忍
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
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爾吾不懼

也既而卒無事盖公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
以膽許人往往自許盖每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
可許人之物也

范文正公少有太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
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
賢不能必我豈苟哉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四 席

李康靖若谷爲長社簿每日懸百錢于柱上用盡即
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糧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
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
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
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徑役優重亦使之射射
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
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
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曹穆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

為名出剋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某食
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隨機應變足以弭
患濟事者是也張平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
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垂崖亦下隨衆東北
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譴真宗不豫李文定公
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
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
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
上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五

付

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共
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問公徐曰今夜誠寒亭
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為薪樂欲如常
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快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
多皆所謂智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馬公
幼年之擊毬亦皆於倉卒中有通變之術世傳藉
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碟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幽宮幸聚
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

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
建樓賞中秋時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
雖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壹百賃簷前瓦或
拾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熙間
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吏探
報寇且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
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行蘿木桶沿
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
飯熟水厚酌其自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
戰破寇山此論功摧守臨川燕庚館同上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六

榜

張魏公自幼即有濟時之志未嘗觀無益之書為無
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講議當世之故聞四方
利病休戚輒書之策至一介之賤亦曲加詢訪當
委質艱難之際事有危疑他人方畏避退縮則挺
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
崇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敗以取
贏者一切不為耕桑之外惟魚熊畜牧而已子孫
但畧使識字不許讀書為士婚媾悉取農家非其
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

壯不加漆飾衣帷布襦帚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
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
刺涪山下地名曰南溪云

胡寅字明仲號致堂宋建炎中拜起居郎諸子常侍
坐數盃之後歌孔明出師表誦陳了翁奏章慷慨
激烈見於顏色

時叛將范瓊擁強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入不肯釋
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忠獻公與公密謀誅
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渡江捕它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十七

庚

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廳下恐瓊覺事變遽取
黃紙執之趨前舉以壓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
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傾左右擁置輿中衛以
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
虜迫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
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誥因指壓隸它軍頃
刻而定瓊竟伏誅

宋史劉子羽傳

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
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刑始詔書稽
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宋史黃震傳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

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
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
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
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殺貪者
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
文者

高竒往事

卷之六

十八

庚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孿家以行張忠定公
嘗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畜侍婢及
公再知益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
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
嫁之仍處女也

內都知任守忠姦邪反覆間諜兩宮諫院十餘章請
誅之上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
政歐公已簽書矣參政趙鼎難之歐曰第書之韓
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廷
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

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韓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日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英宗不豫召張公方平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九

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餽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

言告公憐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趙襄子游於圍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莽乘視梁下豫讓却寢叱曰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與子友子日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爲人臣之道知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聾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二十

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君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乃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踈威振則萬物伏是以聲名暴於夷貉威凌僭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拾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遇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餘白檀以臨右北平

韓昭侯醉甚而卧典冠見君突加衣其上昭侯覺罪
與衣殺典冠以典衣失事典冠侵官侵官甚於寒
也故明王畜官不得臣越而有功不得陳言而無
當越官則死無當則罪韓子

東漢董憲別帥彭豐屯千餘人不肯下鮑永為魯郡
太守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
里門永異之謂府丞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
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眾
脩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
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未覺之手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二十一

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畧

袁崧書曰韓卓字子助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其
心即日免之

高奇往事卷七

枯蒼何鏗輯

奇林

奇言九一百七十一則

孔子問漆雕期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
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蔡文仲三年為一兆
武仲三年為二兆孺子容三年為三兆三人之賢
不賢所未識子曰君子哉漆雕氏言人之美也隱
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審知不能及明不能見得
晉語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始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一

萬世通列

與善善進不善茂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
茂由至矣

呂氏春秋曰刑有遺者而不肯索曰刑人遺之刑
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刑而可矣老
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左傳晉陰給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國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
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入感謂之不克

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二

卯

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版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晏子春秋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馬之故而殺人百

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公馬使

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隣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劉向說苑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於是召燭雛捨上前曰汝爲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此特是一事傳者異詞耳東方朔別傳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

祝季刻

賤人二當死何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東方朔之言晏子之智也此視力諫而強諍者何如哉史記滑稽傳楚莊王所愛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有敢以馬諫者死僂益入哭曰馬者王所愛也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於是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秦始皇嘗欲大死因僂旃曰善多縱禽獸其中寇從東方來鹿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漢武帝少時乳母東

武母者帝壯謂之人乳母其家犯法當徒母人辭
既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罵之曰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乳而活和尙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下詔無徙乳母大史公所謂談言微中亦
可解紛者餘冬序錄

越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
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加勵失之中原其可
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
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
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

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
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徵者則是行陽
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遷而古之善用兵者因
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
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執往從
其所剛疆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
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
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
人客剛疆而力疾陽節不盡而不可取宜爲人
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

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而無失必順天道
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疆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
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陸通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
也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謂者
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人客曰臣之來也過
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五

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
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
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于
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
恐其有水梗之患孟嘗君遂巡而退無以應卒不
敢西向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
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足
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
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

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
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
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
曰善哉乃罷其兵

吾丘先生齊人也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老三人
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父老皆前謝王吾丘先
生獨不謝王問先生何以不謝對曰願得壽得富
得貴王曰何如對曰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
矣振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六

燕

趙王問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
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人
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
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
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
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
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
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
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

名為水工實欲與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
趙尚易與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與殺王滅燕
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廝養卒為御而歸
何長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

曹操始自立為魏王時以愛植故尚未有定嗣謀於
賈詡詡嘿然不對操惟之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
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
大笑遂定不為嗣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七

燕

晏嬰曾使楚楚王聞其智辯欲折之及相見王密使
縛囚於殿前而過曰此何人也左右曰齊人也王
曰有何罪對曰坐為盜王乃顧謂晏子曰齊人好
為盜乎晏子曰大王頗聞橘生江南江北為枳水
土異也此人在齊時不為盜今在楚乃為之將知
楚俗使之然也王及左右皆大慚莫有對者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
不當從此門傾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
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

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要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八

達

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劔利倡優拙夫劔利則士多慄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秦也

後漢孔融字文舉桓帝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恃才倨傲每令守門者通賓客非當代英賢及通家子孫不得輒通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人乃造膺門語守門者曰我是李尹通家子孫門者告膺膺乃見融問高明家君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

子與公先君李老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悅衆坐奇之咸曰異童子膺引坐謂曰卿欲食乎融曰須食膺曰教卿為客之禮但讓不須融曰不然教公為主之禮但置食不須問客膺歎乃歎曰吾將老死不見卿富貴也融曰公殊未死膺問何故答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向來公所言未有善也是故知未死膺奇之時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大未必能佳融答曰若然者君亦幼當了了煒甚踧踖舉坐大笑不已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九

御

蜀諸葛亮遣鄧芝使吳送張裔於吳孫權權乃問裔曰蜀卓氏寡女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微笑而色怍

蜀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卒無語對

梁孝王使人殺漢議郎爰盎景帝召田叔索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

如其伏誅太后食之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週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

御覽

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懸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其實若虛若圓若方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一

祝季

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而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則雨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啟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宿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午日雹殺驅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禳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獨立陽不獨存和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昔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甕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一

祝季刺

之極耳辨爰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歷死於盛
 夏欵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
 涼燠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敵曰冬
 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
 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
 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敵曰雨既陰陽相
 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
 乎曰然則純陰純陽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
 日耳敵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
 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日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敵

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
 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敵
 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昔生耳猶乎人四
 肢五臟中也有昔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敵
 遷延召臨俛揖而退

淮南子曰君子不以小善不足為而舍之小善積而
 為大善不以小不善為無傷而為之小不善積而
 為大不善
 一快不足以為善積快而為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
 恨而成怨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

歲之積毀也故君子禁於微同上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求
 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
 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
 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
 也

漢武帝乳母嘗於外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
 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臨將去時但當
 屢顧帝慎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
 侍側因謂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三

付司

雖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戀乃懷然愍之即救免罪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
 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
 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
 自殺之一間耳高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
 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
 斯言矣乃知鷲猛之人胷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
 有以發之耳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

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方曰知不忠而任之何刑
曰亡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
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君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齊神武第三子末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
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
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

南宋柳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
措當以清明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四 楊真

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齊顧權傳有病邪者問權權問家有何書曰有孝經
權令取仲尼君置病者枕邊恭敬之病者遂瘥後

人問其故曰善穰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公孫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

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
着冠屨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襪撲蒲一

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
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子生芻一束詩人所

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

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纒倍纒為襪此自少之多

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
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蒲者

以土為器以蓄錢其其有人竅而無出竅蒲則撲
之士織物也錢重貨也入則不出積而不散故撲

之士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蒲之敗可不誠
歟故贈君撲蒲一枚荷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

露吹卿足下勉作功名竊下在風以俟嘉譽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五 楊真

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

宜為兄居下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
弟昔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曰

良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器為兄以良為
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器亦當為弟昔許釐莊公一

產二女曰妣曰茂楚大夫辱勅一產二子一男一
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

昔文長借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
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長焉

温嶠問郭文曰饑而思食世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
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蜡日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足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瘡耳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史相讓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爨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高奇往事

當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十六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夔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夔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禱齋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無水著地正自縱橫流漫畧無正方圓者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者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復有鬼邪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吟

孝武問王夷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已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

劉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雋傷其道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學義不及孔嚴居然自勝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邪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

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毋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襖擘乃曰已足不須襖擘也毋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卜亦當暖故不須耳毋甚異之知爲國器

趙毋嫁子女臨去救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毋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八

祈季

謝邈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王映自是閨房之秀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請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容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敕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

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

問謝此藥又名小草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

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有愧色

王文度范榮期俱爲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

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移久王遂在後王因謂曰

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洮之汰之砂礫在後

桓宣武與袁彥道樛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

五木温太真云見表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晉陸玩拜司空有人往索酒於梁柱問視曰當今乏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九

備

才以爾爲柱石之任莫傾人棟梁陸笑曰謝卿良

箴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

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於

心問者慙服

王戎嘗與阮籍飲酒時劉暉任坐籍以酒少酌不及

暉暉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

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臧公榮不敢不共飲惟

公榮可不與飲古今交游問人勝公榮者鮮矣華

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爲政遂

敗劉毅東堂之射，庾悅尉饌甚盛，不及毅，毅曰：「今年未得子，鷲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後，毅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籍之謂城公，榮者不敢不共飲，良有以夫。餘冬序錄

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高竒徃事

卷之七

三

山

高貞公之子，定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柰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凡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為鞭笞，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微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及爾，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

司馬承禎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

順宗風瘖，不言，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高竒徃事

卷之七

三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恠，唐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已矣。」

王絢字長素，或之子也，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郁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道草翁之風，必偃尚之笑，而色報。」

元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輒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唐裴璘白壯州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見之，令宮中

誠念及暮遂蒲六官南都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
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王盃承露令無
人肯向月中看王盃承露月中狀白牡丹之妙畫
矣按神僊吳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王
杯承其露授猛此語不徒然也

襄陽龐居士將入滅州牧于問疾居士謂之曰但願
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

鹿門隱書曰愛雖至而不兼德已危而不擠勢方盛
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又曰鷓鴣不常見君子慕焉鸚鵡常見小人抽焉君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山

子之出處亦猶夫鷓鴣而已矣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
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
知爾此意待天下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韓魏公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辭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
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
勝則交結黨弱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
必遂肆毒於良善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
也

范文正曰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
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則能自害豈能害人
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子韶曰切戒躁
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
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已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鳥
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
全日碑亦是窺見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以托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榜

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
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賢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
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
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
多小大力量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
答不過曰苟利社稷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
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養
故臨事發言能如此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
於終條理者矣

王巖叟著韓魏公別錄云公言待君子小人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又言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

韓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蠶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又曰公謂小人不可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人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起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今世齷齪富貴者正如醉人弄酒風觀者正可耐渠一餉間耳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四

山

張思叔嘗有問於伊川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

曰累高必自下

伊川自涪陵舟行遇風舟人皆懼惟伊川不動既至岸或問其故伊川曰在心誠敬耳或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其人遂去

尹師魯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言以靜退爲樂其人口此猶有所繫不若進退兩忘

韓魏公因論進退口出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明道二年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大廟

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面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

王晉公還朝願以百口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

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目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公曰寇準每事欲効朕可乎

公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駉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駉耳遂不問

薛簡肅公天禧初爲汪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公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十五

之言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富公

曰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爲首當推恩惠布德澤

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二字若下戈一興上貽聖

憂下竭民力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爲應敵之

計可也上曰所先當如何富公曰阜安宇內爲先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

施何如但民稱使即是良吏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

彭公季長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

天下之寒者矣

英宗即位以驚疑得疾太后垂簾同聽政帝過宦官

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說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

輔臣嘗及之韓魏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

以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

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

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

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

蔡州妖尼于惠普託佛言人禍福朝中士大夫多往

問之公獨以為妖嘗有一名公於廣坐中稱尼靈

異云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指示人曰二牛前世

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

入人死罪醫人藥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

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座聞之皆嘆其異公獨折

之曰萬物人最靈其尤者為聰明聖知皆不能自

知其前世而有罪被罰之牛乃能自知乎於是座

人皆屈服朱子歎公事蹟

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

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

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

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

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蘇丞相言少時聞計用章即中曰人主不宜有所好

有所好則心腹用膽皆在人矣豈惟人主學士大

夫亦宜知之夫神龍騰驤豈可羈也然或養於

人而可羈之者謂其有嗜慾也

宋李昉九河公語錄云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

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昉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

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又金史楊雲

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其君哀宗親問愈之方對

曰但治心爾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東坡作范文正公集序云慶曆初有自京師來以石

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者某問十一人何人

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

敢知若亦人耳何為不可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馮過長空影沉寒水馮無

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

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

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嘔世事轉頭

高奇往事

卷之七

王天

標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二千

標

尚足問耶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言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子孟學者所當勉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子

學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致倉卒傷人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馮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榜上不應又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二十八

標

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馮益之罪事實曖昧然疑似間有闕體若朝廷畧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己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闖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譴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

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

可破矣忠獻歎其言

人不為惡未有善稱為善一不繼而惡聲隨之矣天有陰德星君不見字畫一出即光芒亘天矣

竟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

龍川志韓魏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二十九

逆

子不失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
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古也有至德而民無得而稱焉者矣其不德或欲蓋而彌彰
西疇老人有言欲為君子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為小人

身苟得焉不言而人載之苟其有失家置一喙不能

自解

慈溪王汝言嘗謂春曰天下者勢而已矣其勢之盛也如河之決雖賢智無所施其力及其勢之衰也如火之息雖庸愚得以收其功善觀天下者惟能知天下之勢斯可以成天下之務苟不能知其勢當其方盛欲強力而折之遇其將衰猶安常而守之皆不可以言智矣餘冬序錄

王欽若孤注之說譬喻剴切使其由乘而非具錦之為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誠

初真宗駐蹕潭淵也遣王旦留守東京旦奏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何如真宗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斯時也真宗無聊賴甚矣蓋旦之慮即孤注之慮也厥後劉豫入寇趙元鎮請高宗親征喻子才止之曰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萬一蹉跌須留後門而元鎮從之蓋子才之慮亦孤注之慮也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嗚呼孤注一也由寇卒之貶觀之則為讒言以靖康之禍驗之則為格言同上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其父墓蓋未得于儀自涇陽來朝中外懼有變及入見帝暗之即號泣曰

臣父主兵不能禁士殘人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非人患也

弘治中 上嘗召劉大夏問曰天下何時太平劉曰求治不可太急但行所當行事久之天下漸當平治

正德中秦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為牧地朱寧等皆受賂請上許之科道執奏謂 太祖有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為間言閣老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皆引疾如國事何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曰昔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誠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為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儲一制草有回天力可謂善諫與晏子數策馬同齊人王蒲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蒲生曰敬從布

廉周公不導坐王蒲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
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蒲生坐周
公曰何以教之王蒲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
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悅念有
頃不對王蒲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
唐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若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
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誠

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
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
與君陷難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
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
師曠曰有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
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
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晉平公問居師曠待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
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

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
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
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
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
惡賢人遂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
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
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
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
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
何害乎國家哉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十一

誠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謂者無爲客通事
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謂者
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
否臣不敢以死戮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
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
牽碣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
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
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胡威爲徐州世祖賜見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曰臣
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耶對曰臣父清畏人

知臣清畏人不知

謝公夫人教兒問太傅那得初不見君教兒答曰我
帝自教兒

殷仲堪為荊州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方州而豁平
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
捐其本

世稱庾文康為豐年王稚恭為荒年穀

顧仰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

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
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高齊往事

卷之七

辛四

真

撫軍問孫興公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
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
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庾翼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
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所致雖是敗物猶欲
理而用之

衛洗馬珣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

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陶士衡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

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

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

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苟延欲為陛下北吞石虎

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未息臨書扼腕涕泗交

流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荷中郎羨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覩三山便自

使人有凌雲氣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

王胡之至吳興印渚中看歎曰非唯使人情開滌亦

覺日月清明

高齊往事

卷之七

辛五

成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

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

為詩曰煮豆然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

煎何太急帝深有慙色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

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

過此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顯
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
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
斜豹緇攘惡龍鈴碎狎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
握手何期晚耶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命記室
作表皆不愜乃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
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
歎其簡切不亂

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蒯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六

付

通曰先生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
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
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
毋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
去過所善諸毋語以事而謝之里毋曰女安行我
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縑請火拾亡肉家曰昨暮
夜大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
婦故里毋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
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廼
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

不出門者是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
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
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飾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
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項羽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
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
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
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
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乃赦外黃當坑者

桓宣武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云應割近情以存遠

高奇往事

卷之七

三七

備

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憂簡文子答云所不忍
言况過於言宣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
晉室靈長明公便宜奉行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桓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諫曰召伯之仁猶惠
及茸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慙而止
明帝問謝鯉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許椽好游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
實有濟勝之具

黃琬祖父璜為魏郡太守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璜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璜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璜大驚竒即以其言應詔

漢卜式初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式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山蹻而牧羊歲終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竒其言

諸葛亮選秦宓為益州別駕吳遣張溫來聘百官往饒亮促宓往溫問曰君學乎曰五尺童子皆學何高竒往事

卷之七

三八

戊

必小人溫曰天有頭乎宓曰有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其無足何以能步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溫大敬服

齊丘靈鞠嘗請司徒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尚臣不可復為覆餗

梁柳惲立性貞素少工篇什為詩云亭臯木葉下隴

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

宋司空劉劭見梁庾杲之而竒之謂曰見卿足使上漢崇望杞梓發聲王儉以為衛將軍長史蕭綱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或問華譚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一毛寧有此理乎譚高竒往事

卷之七

三九

付

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如九牛一毛也聞者稱善

柳宗元謫永州吳武陵北還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寔確虛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論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今日遊白水佛迹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輓電散未易名狀大畧如項羽破章却時也

余謫居黃州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
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
子邁掉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喬木蒼然雲濤際
天

肅宗初建寧王以讒死上嘗就李泌飲酒同榻寢泌
辭歸山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
乃建寧耳上曰既往不咎必曰臣非咎既往欲陛
下慎將來耳昔天后四子長曰弘行圖稱制惡其
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懼作黃臺瓜辭辭曰種
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高竒徃事 卷之七 四十一 真

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
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
高宗嘗問宰次膺曰朕欲通兩國之好使二聖早歸
百姓安枕何道而可宰對曰古人居安思危陛下
居危思安臣所未諭

或問胡忠簡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
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黃山谷八歲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玉帝前若
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脚上潛岳峯四顧大呼曰遍

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僊去

子夏問於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
各有竒耦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德者
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
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
從竒竒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
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
十四五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四九三十六
六為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
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

高竒徃事 卷之七 四十一 真

為蟲故蟲八月而生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
而屬於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於雲故立冬
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
游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
齧吞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
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骨無角無
後齒者脂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
牝至陽主牡敢問其然乎子曰然吾昔聞老聃亦
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
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

陵爲牡谿谷爲牝蛭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
堅土之人剛峭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
細息土之人美垞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
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
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
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而
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
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
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
十而人爲之長此乾以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二

真

者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
聖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
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
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
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矣人始生而有具
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
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三
年顯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
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

子八月生齒八歲而亂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亂
十有四而化一陽一陰奇耦相配然後道合成
性命之端形於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
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
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
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
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婚矣孔子
遂言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
人子者有惡疾子者喪父長子婦有七出不去
七出者不順父母出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

高奇往事

卷之十

四十三

真

疾者多口舌者竊盜者三不去者謂有所取無所
歸與共更三年之喪先貧賤後富貴凡此聖人所
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
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
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
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臣上
何以調於馬此君所以後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

蒯杜子曰臣患之智如目也能見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智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不在勝人在自勝也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四

真

韓子曰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

田贇衣儒衣而見荆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贇曰衣又有惡此者王曰可得聞耶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贇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爲大王不取也意者爲其義也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太甚不榮意者爲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

甚不安之二者爲大王無取焉

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則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五

成

戰國策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使辟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爲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真德秀曰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王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豎而非楚也秦皇能陷疆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

僖侯時宰人上食羹中有生肝乃問之宰人曰當是人置之欲去宰自處也後僖侯將浴湯中有餘僖

侯曰有人欲代湯者文公宰上食肉有髮繞之召
宰人曰汝使吾哽乎宰人頓首曰臣有三罪刀利
如干將切肉而髮不斷臣罪一也援雖貫鬻而不
見髮臣罪二也熾烘炮肉盡赤而髮尚繞臣罪三
也有人欲代臣也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
人也隣人有送其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語
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文公乃引師還未至已有
伐其北鄙者

宋王鼎翁生祭文丞相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六

化齋生其謹採西山之被酌汨羅之水哭祭于丞
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
矣文章鄒魯科甲郊初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
卿俎奠之榮奉母極東而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
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
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眼矐子胥脫衣
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必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
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一死耳奈何有執事
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一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
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一死耳奈何有執事

月喻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
尚欲有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
舊主尚在未忍棄拍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側
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於是希耳綴求再生則
二子為不知矣尚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
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已國一夫
而欲抗天下况瑣孤頭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
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
彼齊廢齊興楚已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
大臣固無急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七

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
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
勇於就義當以臬卿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
曰欲有為且思勿顧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
况刑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列頭豈足
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頭且不及列志
何自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
慨遲回日夕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
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
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誓也丞相何侯降與

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于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于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哂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八

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拍耶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烏德而返速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德然建其暫處皓坐尚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猶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

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馮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已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御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叶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澣之愚敢默於後啓手啓足非魯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

高奇往事

卷之七

四十九

汝歸蜀景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母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魂得及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緘不滯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咄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為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即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不

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
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
贊於太山而或貽舊主憂縱下新趙盾之獲焉亦
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鉄噬臍寧有口乎
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

高奇往事

卷之七

辛

高奇往事卷八

奇林

奇識 凡一百三十二則

成王時有三苗貫象而生同為一秀人幾盈車民得
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
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
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
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一

季

於吾國之黃髮矣夫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
聖人耶有則蓋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
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
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
為鼓琴者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怖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
之役者有執柎柎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

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
儼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
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
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
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縑絰之色勃然充
者此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
蒲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
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
莒乎故言之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二

祝季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
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
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
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鵠食猶猶食
鷄鷄鷄鷄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駁
馬君之出必駁駁馬而出駁乎公曰然師曠曰臣
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夫
虎所以不動者為駁馬也固非主君之德我也君

柰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
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
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
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
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
曠曰臣已嘗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
自誣者死今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
柰何而再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祠之臺
使即中馬童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
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
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
今者與與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
自失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生妖而還自
賊也五謂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當生蒺
藜公曰今為之柰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柰何
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
日平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
不樂語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
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

加實

女女敵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毋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
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
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足將必以是大有
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寔有豕心貪惛無厭
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

高奇往事 卷之八

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奴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
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遂弗視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
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所震今三川震是
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必塞國必亡
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

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如二
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
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
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
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
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馭之韶
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和隱公來子貢觀焉知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
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
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
俯替也驕近禮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
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足使賜多言者
也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何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禴帶有結會朝之言必
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禴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祭帶言不過
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
守氣矣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
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
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
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

高奇往事

卷之六

六

誠

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
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
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
比往而酒已酣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
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
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回
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恐螳
螂之夫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
足以當之矣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
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
圍聚歛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
知也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抱樸子曰昔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
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
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
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
矣乃多作勁木白楛選有力精帥五千人爲先登
盡持楛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七

節

以白楛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
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
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
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
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
無言也惠王恠之而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
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

以默然容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荀瑶智伯也初智宣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使善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瑶也智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八

魏季

知襄子為室美士苗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繡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

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善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說臣欲為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繡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九

黃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甲耳谿中十里關然而止睦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祛衣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馬前者導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蹀從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再拜管仲馬前曰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承教非聖也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人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

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
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
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
知其國之亂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
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叱者問誰也曰回也
孔子曰回何為而叱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
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
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
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為是往而不復返也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

說

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
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
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
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
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
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微發單
父單父之化大治

晉侯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驩稱其伐單
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

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
之其可乎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
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
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
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
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
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
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一

付

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有孤獨
出倉粟發幣帛而賑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
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

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
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
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等口狐白之
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
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缸如何鄒忌曰敬諾
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
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咸吏

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鄰忌三知之如
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
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懼也使布出於
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
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
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
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
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一 山

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
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
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
漢酈生說帝刻印立六國後張良借箸籌之發八難
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
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
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
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強六國後抗而從之陛下
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

漢陽太守龐參候郡教授任棠棠不與言但以薤一
大本水一盞致於聽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
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大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
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
強扶弱以惠政得人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
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
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
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
志焉若二公者亦可謂善悟矣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三 揚真

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
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
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
病果瘳後五歲為丞相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
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是冲之叔用謂先君曰
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安然死脯下備極哀
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儋州之窟而死
於潭善惡之報如此夫賈似道毋憂再起馬廷鸞
病亟早退禍福亦可驗矣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
生爭慕其風申屠蟠不以為然歎曰昔戰國時虜
橫諸列國之主至擄箕先驅卒有燒書坑儒之
事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間自同庸人居二十
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
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所
好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失
兄知其意乃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當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四

御覽

馬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也
莽敗磐擁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
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
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友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
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邠
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蕭復出入北宮
及王侯印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召為天
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
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

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
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御縣
收捕諸上賓客吏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
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

孫臏教田忌與諸公子逐射其言曰以君下駟與彼
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田
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齊王由是知臏可將問兵
法馬項梁避讐吳中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梁常
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知其能遂
舉大事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五

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
此不任用公衆乃皆服樊伯叛吳吳主召問潘濬
濬請五千兵足可擒伯吳主曰卿何以輕之濬曰
伯昔嘗為州人設讓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
自起此亦侏儒一節之驗也權遣濬往果斬平之
戴淵少時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
還洛淵使人劫機機見其岸上指麾雖處鄙事而
神姿鋒穎呼與語而薦之淵卒為晉名士殷浩既
廢溫謂人曰少時與淵源其騎竹馬我棄去已輒
取之故當出我下也

安定高真玄菟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貴人真嘗
自算其年壽七十三真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晡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
見真算皆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言故不敢
言今果校一日真又曰比印青隴上孤櫬之西四
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
得古時空柳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
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
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六 標

七石八斗遂大署園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
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
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
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
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
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
七十石三石牛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雞羊豕鷄
鴨皆道其數果疏着較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
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曰粗上蒸地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

設廣漢再拜謝真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
南季南季傳項瑄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
玄妙焉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脩從碑背見題作黃絹幼
婦外孫籬曰八字魏武謂脩曰解不答曰解魏武
曰姑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
得今脩別記所知脩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
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籬曰
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脩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七 如須

晉武帝時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
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
坐服其明識按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
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
公使視之果然車輪師曠事今不見出何書劭言
當時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
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聖取諸
五木其法必有為也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

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
直鼎意忘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
於野得周時王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
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朝廷慮其不從命未
知所遣乃共議用桓溫劉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
楚然恐不可復制

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又承藉累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八 達

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尅唯劉尹云必能克
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樂亦
不得不與人同憂

劉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
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
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其在桓宣武府
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
必能立勲

武帝除顯國子傳之時有沙 而大署曰貞有

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
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
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自嘗至飛虹橋
馬不進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
不能毀惟溷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斷之得巨獸
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
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礮鍛
金銀百十年不毀以椎卓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
愈又愈潤以擊大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九 付

唐元澹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
辯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聲
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裴度在中書印忽亡失度命張筵舉座不曉其故夜
半宴酣左右曰印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
故度曰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
投諸水火人服其臨事不撓

唐鄭欽說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
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
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

交二九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辯因藏之戒諸子
曰世世以銘訪過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坊五世
孫升之隱居商洛馮以授欽說欽說出使符之於
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度葬之歲
月而先識墓圮日辰旬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
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已五百一十一年葬
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圮以七月十二日已
巳七中已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
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
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字

揚真

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
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顧
而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
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抵橐籥
於宮商也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
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下僭君卑
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行之於音律播之於歌詠
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播越之禍悖亂之患莫不
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

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閩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
所造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
一宜於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勃州求之如言而
得

安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一百萬或曰今國川方乏
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安曰不然大國不可以
小道理凡所創置湏謀經久船塲既興即其間執
事者非一當有贏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窳即官物
堅固若使謀便賸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字

付

物料大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
船塲既察國計亦圮矣
韓太保臯生曉音律嘗觀客彈琴爲止息乃歎曰妙
哉稽生之音也爲是曲也其當魏晉之際乎止息
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生商商爲秋聲天
將肅殺草木搖落其歲之晏乎此所以知魏之季
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位乎此所以
知司馬氏將篡也廣陵維揚之散者荒亡之謂也
楊者武后之姓言楊后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
晉難興終止息如此其音哀憤而唯殺操者覺而

惜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
知音且避晉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
傳其謬歟

曹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又難為守乃
出教曰雞肋外曹莫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無
所得棄之則可惜公歸計決矣令外稍嚴操果廻
師

突厥平溫僕射彥博請遷於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
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為夷不亂華非
又常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胡反叛其地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

山

復空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深殊異其妻劉氏安之
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
百繡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
奴三百繡帛其危可知也遽助潘公避位子孟陽
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楊曰以爾之材而在丞郎
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辭論再三乃曰試會
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
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絳
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常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

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濬
牟舟三人皆二十四並為郎官族馬父之獻公曰
今日逢三二十四即輒欲題曰之語洗詛曰汝必
為宰相善保其末耳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
而連貴公卿語舟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
鉞由是竟如其言

張九齡開元中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禪
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
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
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

山

戮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
意枉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
在成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韶州致祭
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佐兒子二即必佐二即
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于植三槐于庭曰吾
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

歐陽暉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
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
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

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塔主其贊而與塔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塔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塔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塔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五

去服公明斷

宋趙普為宰相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此之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民刑

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支諭軍民往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富弼議誅仲約參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

盛德事柰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爾不以為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免死元祐初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為謗宜后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右相范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來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宜不能開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宜曰恐自不免豈觸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五

耳大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厚而富呂不然也富尋見疑有手滑之憂呂亦遠窳竟詒荆棘重開之戚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矣哉餘冬序錄

漢朱博為相臨拜受策有大聲如鍾鳴上問楊雄雄曰洪範所謂鼓妖也人君不聰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後坐車自殺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嗽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脩脩便嗽曰公教人嗽一口也復何疑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爲相王文正公參知政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日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文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禁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日李文靖真聖人也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竊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日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三六

付

嚴此貴臣相也

溫公遇呂誨于朝密問日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日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日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日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

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日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

韓魏公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日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日嘗讀金陵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三七

付

熙寧初呂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禍楊蜀中鄉先生也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楊謂卦畫七八爻稱九六其言甚簡細詳味之甚有理楊彥繼筆錄陳公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於諫

省遂攻其惡

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臧文仲祀之展禽曰不在祀典海鳥至其海之有災乎廣川之鳥獸嘗知避其災害也是歲海多大風冬温臧文仲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為三筮

樗里子滑稽多智卒葬于渭南章臺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知則樗里

周紆廉潔無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復以為召陵侯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十八

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迺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迺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聞與匈奴欲擊漢上使人往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易擊上使婁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諱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繫械廣武至平城匈奴

奴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後解

漢唯孟孝昭元鳳中泰山萊蕪山南匈奴有數千人營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偃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漢承堯後有傳國之運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霍高奇往事 卷之六 十九

光惡之奏妖言惑眾伏誅後五年宣帝興於民間徵孟子為郎

夏侯勝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文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為妖言吏白霍光光不舉法時光與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謀安世大驚

陸機嘗餉華鮮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眾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

色光起機問鮓王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使言曰將不量時為君所得擔者怪之載出欲上

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矣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意雖盡南

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今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

高奇往事

卷之八

辛

成

既至建茶權將煮之燒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

吳之未平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

張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乃要煥宿屏人登樓

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寶劍之精上徹於

天耳華曰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

公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効與因問曰在何郡煥

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

許之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

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父

斗牛間氣不復見矣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

拭劍光芒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

或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

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

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以南昌土

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下將也莫

邪何不復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

土一斤致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

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

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

有文章沒者懼而返湏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失

高奇往事

卷之八

辛

成

其驗乎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

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

果聲聞數十里

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

郭燉煌兵以自救百僚議救日不決上召陳湯見

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弓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五日常有言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漢終軍從上幸雍祠五時渡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群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

成

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窟屏葭葦與魚鳥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東鉞單于奔慕票騎抗旌昆邪右枉是澤南洽而威比暢也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考焉蓋六鶴退飛逆也白魚

登舟順也夫明暗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上甚異之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朝歌賊反以虞詡爲朝歌長始到謂河內太守馮稜稜勅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友在朝歌耶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郟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以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

成

權願寬饗策勿令有所相闕而已漢蔡邕與家屬鉗兒徙朔方上書自陳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迺看還却邕慮卒不免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爲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又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閭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閩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

街上得之上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
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喻
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
顯宗對

初張敞為京兆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
民多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
謙不苛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曰馭黠
馬者利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
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
刑法治梁吏遂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五

梁矣武既到官治果有迹

曹操比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曰追
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追
之更戰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今已敗奈何復追詡
曰兵勢有變或往必利繡收散卒赴追果勝還問
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尅何皆驗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
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
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
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運速

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
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魏武帝幼子冲字舍舒生五六歲智慧若成人時孫
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冲曰置象大船之上
而刻其木痕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太祖即施行
焉

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以問張永永答鍾有銅滓
乃叩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晉武帝時有人拾嵩山下得竹筒一枚上兩行科斗
書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五

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

劉杳博綜群書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
玄答張逸謂為書鳳凰姿安然今無復此器杳曰
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
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依犧
牛形晉末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
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
大以為然約又言何承天蔡文奇博其書載張仲
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
出論衡長頸是叱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

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酪酒而作標字昉問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杳昉又曰酒有十日醉當是虛言杳曰佳湯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代周捨問尚書紫荷蒙相傳云學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囊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六

付

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亡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召諸儒求其所詣崔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泰辛為酉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泰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諸人乃服

魏太武太常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

微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問災咎將在今同是為僭晉將滅劉裕慕之之應也五年宋果代晉

祖冲之稽古有機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齊高帝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晉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三七

真

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崔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議前史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不覺此謬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木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漢餘

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

晉韋忠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裴頌慕而造之托行不見頌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濤湧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安太清襲懷州李光弼圍之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兵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

高竒往事

卷之八

三八

真

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借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光弼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願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

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口越之右降者見過或者得不思奮乎

隋大業四年幸汾陽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憤詔問群臣莫有識者崔頤對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即是漢文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維嶽神自見臣收府慶

高竒往事

卷之六

三九

付

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劉向言此武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以山海經對其文曰武負殺窳窳音札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唐李嗣真多藝數時懷太子作寶慶曲閣於太真觀嗣真謂道人劉縉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諸王殆為后所蹂踐吾見難作不久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遣之或問故
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

王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毋李嘗曰而必
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
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救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
公輔才汝貴不疑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友陸又等共讀徐陵文有刈
瑯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駟子
藉稻杜預謂在瑯琊客大驚號奇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褚遂良曰
高竒往事 卷之八 四十一 真

昔秦文公有侏子化為雉鳴陳倉雄鳴商陽侏
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
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商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
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
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裴行儉善知人李敏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
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
雖有才而浮躁露露豈享福祿者哉炯頗沈默可
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

肅宗即位靈武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羣見素言

於帝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昴金忌火行當火
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年正月甲寅祿山其殪
乎及祿山死日月皆驗

楊收博學強記他藝無不通解洛陽耕得古鍾高八
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副拭有刻在兩樂果
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焉
蘿附灌水然時有安沈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
五絃外其二云何沈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
收曰能為文王操乎沈即以黃鍾為宮而奏之以
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

高竒往事 卷之八 四十一 真

王安得武聲乎沈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
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
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示大呂黃鍾之
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
用黃鍾而以大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為宮黃
鍾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祭地者函鍾為宮大
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
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
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長商之剛西京諸
儒滅圜鍾函鍾之說故自其受命郊祀宗廟樂唯

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泰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沈沈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吳文恭公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祀商丘慶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四十一

榜

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又以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良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

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劉原父學問廣博無書不通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青龍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

邵康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四十三

付

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鵠鶴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果驗

任伯雨建中靖國初正月朔莫夜有赤黑氣起西北方散而爲白公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爲泰年方改元時方益春月居正首日爲壬戌是陛下本命而赤氣起於莫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爲陽夜爲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爲陽西北爲陰以五色推之赤爲陽黑與白爲陰以事推之朝廷爲陽夷

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其為陰也
氣起於至陰之方有黑氣下起此宮禁陰謀下干
上之證也漸衝正西散而為白白主兵此夷狄竊
發之證伏願收主柄抑臣下嚴收宮禁以防虛發
微訓飭將士以遏絕生事用忠良黜邪佞正名分
無得生犯上之心則可轉異為祥矣
又言伏見月暈圍畢昂謹按漢志曰畢昂天街也其
北為胡其南為漢而參為趙魏之郊昔高帝七年
月暈圍參畢遂有平城之圍以此觀之象不徒示

高竒往事 卷之八 四四 成

陛下當畏懼脩省先事為備也
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
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群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
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可剖而食之
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
又之使來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乎曰吾
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
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誰如審此是楚王之應
也吾是以知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

二年而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
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暮而亡何以
知其然孔子曰夫孝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
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
未之有也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宮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
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
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
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
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

高竒往事 卷之八 四五 成

霖雨水泛溢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
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
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廷曰
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
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
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
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
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

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

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覆問災何王

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

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

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

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

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何不殃其身而

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

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四六

成

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

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季桓子穿井獲如上正其中有羊焉使使問孔子曰

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

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殭羊也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

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

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

焉今桓僖之見矣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

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

其伐越麋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

魯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

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之昔禹致諸侯於會稽之

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

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

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于上館時有隼集于陳侯之

庭而死楛矢貫之石弩其長尺有咫使人問孔子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四七

成

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昔武王克商通

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

遠物也以示後人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

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

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楛如之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

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

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丘未得其

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緘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殆得其爲人矣近黜而黑頰然長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

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且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卑八

成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關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借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

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高奇往事

卷之八

卑九

付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箴以加于此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犇見其語透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今晉君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

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日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
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
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
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友其信偏喪
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夾二吾是以云夫卻氏
晉之寵人也高位寔疾價厚味寔腊毒今卻伯之
語犯叔巧季伐犯則陵人逆則誣人伐則拚人有
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
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
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十二年晉殺三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五

真

卻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齊人殺國武子

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
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
省風以作樂小者不窳大者不櫛則和於物物和
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窳則
不咸櫛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櫛矣王
心弗堪其能久乎
說苑復彙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爲復彙之君不對
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其苦饑寒乎夫
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論因禮之千金

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相謂曰何以治國

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

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

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

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拜請衛君之罪公曰

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

氣疆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

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

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

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

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

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

塗爲祟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

使者事畢客出襄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

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

事願公備之也劉康公乃敝戎車卒士以待之晉

果以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

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

高奇往事

卷之六

五

成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鏹必將犀王之杯象箸王杯必不羨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汙臨酒池紂遂以亡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五

成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而皆囑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行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
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天官書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濼章周騰字叔達爲侍御史桓帝當南郊平明應出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遂止也

成都楊由爲郡文學掾時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楠數包又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起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

漢鄧暉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群發暉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焚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

高奇往事

卷之八

五

漢鄭玄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挈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識合之曰是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才嗟知命當終有頃囊疾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



高奇往事卷九

奇林

奇計凡七十九則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蘇東坡謂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
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
可也晉元帝為瑯琊王至河津為吏所止從者宋
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
邪吏乃聽過宋王厥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

高奇往事

卷之九

熊備刻

曇水逃匿使提衣襟從後津邏疑焉水罵華曰奴
子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數十由是得免袁顛起
兵襄陽不成而死于品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
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
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籠
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追者不疑其為貴
人與之馬俱還是皆類於楚公子之僕者也事有
倒行而逆施而可以脫人之難者也夫苟可以脫
難雖倒行逆施之事未必非良計也
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曰火曰



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
此公子曰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於是
師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
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
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
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曰夷復曰國為君
守之君身為不入然後逆襄公公歸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二

初季刻

也彼受吾幣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
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
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
府置之外府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
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
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畧懦則不能強諫少長
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
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
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
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虢語曰唇亡則齒寒矣故虞

號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號而明日亡虞矣
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四年反取虞荀
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
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
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戰
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
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
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
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

付

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
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民困兵盡
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
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
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
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
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
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
談死封其父為李侯

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鯁

生謂何曰今王基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
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

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良曰秦兵
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
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唱秦將秦將果
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
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四

付

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
竟敗遂至咸陽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惠王欲發兵伐蜀以為道
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惠王欲先伐韓恐蜀亂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
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曰
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
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
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
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

敢不聽此王綦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其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顓爭於夷狄去王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強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

高商往事

卷之九

五

標

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以鼎予楚以地予魏王不能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昭王方公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上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

其書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鶩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唐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甄城而魏氏服王又割

高商往事

卷之九

六

傷真

濮磨之比注之秦齊之要絕楚趙之春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疆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昔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下隆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今王始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吳

之親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存累世之怨焉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齎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鉅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七

揚真

胡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四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動齊韓魏之疆足以枝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疆於齊魏齊魏得地利保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上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為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候若是而王

以十萬伐鄭梁民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秦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乃發使略楚約為與國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八

誠

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媾可為也趙王不聽與陽平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陽平君為媾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則媾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

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圖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
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
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
倦而歸乎亦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
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
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
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能董秦
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
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
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
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
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
魏也今臣之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通幣幣齊交
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
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
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割其
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
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媾此自
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九

真

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六縣
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
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疆秦今郝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
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求割
王將予之乎不予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予之即
無地而給之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
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
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
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
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與無予孰吉緩
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
私樓緩對曰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子則非計也
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
王計不如予之王曰啗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
慎勿予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
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啗割地爲和以疑
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

誠

弊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一

誠

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邗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先入咸陽者王之沛

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戰南陽守齧保宛城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繕弊甲砥礪凋兵而隨足下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一

付

引其甲卒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勇悍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嗜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

恭謹言語响响人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
當封爵印利綬獎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
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
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
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
不殘滅故百姓不附特劫掠威強服耳名雖爲霸
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
秦弟子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二

備

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卬欣
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
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
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且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
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
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所
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遂誅三秦王定其地
收諸侯共討項王定帝業

劉長其號 劉生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

成不知尺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
民以食爲天夫放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
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榮陽不堅守放倉乃引而東
令譎過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
取而漢反却自奪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
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
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
進兵收取榮陽據放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
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
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盡復守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四

備

放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
嬰周亞夫復據放倉塞成臯如前以破吳楚皆劉
生之謀也
高皇帝五年齊人婁敬戌隴西過維陽脫輅輓見齊
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
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
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
維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
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
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枝馬策

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維邑以爲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

高竒往事

卷之九

十五

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作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澠倍河海縉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不過數百里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右

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故宛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車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縮之譁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未安

高竒往事

卷之九

十六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卮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抱前上終不使不肯子倍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謂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際天下蓋將善川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川且使布聞之即鼓行而西耳上

雖疾卧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強為妻子計
載輜車卧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問
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
乃公自行耳於是上自臨東郡臣居守皆送至霸
上留侯疾強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
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為將
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強起卧而傳太
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
遂誅黥布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七

備

與悼惠王讌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
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
出城上車太息內史參乘惟問其故悼惠王具以
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邪將亡齊國也悼
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
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
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為魯元公主
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
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即
上奏獻十城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

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

陳稀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何
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
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
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
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召平始
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
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
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君
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八

備

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
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稀時客又說
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
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
尚復擊奪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
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貨以自汗上心必安於
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凡用兵制勝在已成功在天淮陰侯拔幟傳殮沉沙
火水之事古今戰陣中之奇勳也然天寶為之以
相其謀耳李左車說

新信

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願假臣竒兵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不用信引兵下井陘遂破趙信謂廣武君曰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爲禽矣吾聞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成安君誠用廣武君計信豈肯復下井陘乎維水之役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及漢漢兵各居其勢無所

高竒往事

卷之九

十九

真

得食可無戰而降此萬全計左車之所爲成安謀者而龍且不用信得一戰定齊地此吾所謂天也成安君謂信真不過數千今避大擊小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龍且謂信易與耳今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二人者不識捨敵如此不計目前之事而爲事外之計欲不亡得乎

餘文存

條侯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卿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

使吳梁相敵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伯祿爲大將軍田伯祿曰兵屯聚而西無它竒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少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疾去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高竒往事

卷之九

二十

真

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龍院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大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龍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爲護軍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或連城數十里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

急則阻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數十唯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墮下得推恩分子第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黃巾賊師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繼負歸之楊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莫若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竹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一

付

定向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戶

滿寵為許令時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考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未見大將軍操曰楊彪考謂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宋裴松之曰彪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佑况淫刑所

濫而可加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相請屬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鮮前虐春以為不然彪之見收蓋操之讐對也或融等不能求免於操而屬寵弗考寵若聽之辭雖無他操意肯遷釋乎寵之考訊如法所以釋操意也而後言之操所以得赦彪也無前虐必不能行後善寵可謂善救人者或融因此善寵當時蓋知寵之意矣餘冬序錄

梁事敗孝王恐誅乃令鄒陽齎千金求方畧解罪於上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二

誠

語以其事先生曰難哉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先生曰欲獻愚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乘間而請曰願有謁也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因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言之事果不治

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曰楚王卒而君相

少主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及政不即遂南面稱孤
此非望之福也李園養死上之日久矣楚王卒李
園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君置臣即中
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謂毋望之
人也春申君曰李園弱人也何至此朱英乃亡去
後十七日楚王卒李園伏死十於棘門之內刺春
申君滅其家

句踐自會稽歸欲報吳大夫逢同曰鷺鳥之擊也必
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德小而功
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二十三 探英

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
弊可克也句踐曰善

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
丹陽太守孫休在丹陽衡數以法繩之英習每諫
曰賤而凌貴踈而間親取禍之道衡不從會孫亮
廢衡從門入英習逆問曰何故有懼色琅邪王立
邪衡曰然不用卿語已至此遂合其家客欲奔
魏英習固諫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授過重
既數作無禮而不遠慮又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
以此歸何面目見人衡曰計何所出英習曰琅邪

王素好善慕名博學深廣多見以德報怨之義今
初立方欲自達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意
自不了者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其罪如此
乃當友見優饒非值活已也衡從之果下令曰丹
陽太守李衡以往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鈎斬祛在
君為忠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授之祭
戟

晉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困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
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
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二十四 付奇

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為出塞之聲以動其
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

蘇峻亂庾冰為吳郡奔亡郡卒以小船載出錢塘口
遽蔭覆之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
市者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
中便是冰大惶怖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卻
不復疑自送過湖江寄山陰魏家後事平冰欲報
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斯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更須
冰為起大舍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

非惟有智亦且遠生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

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真偽不難但

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即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

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

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天平功居多朝

廷未及優賞上以為然詔至納慙悲措疾而終

周世宗既服江南論使修守備通鑑以為近於大邦

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

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為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為

大害然比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

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比伐成

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於

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

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

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

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

大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

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

宗之本謀為善也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五

楊

太祖既得天下召趙普問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

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

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計其道何如

普曰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

之無他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以收其精兵

則天下自安矣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

誥胡旦謀立路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

相呂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

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

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

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直宗既於

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呂端於殿下平立

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離率群臣拜呼萬歲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

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

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

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

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毒也即上馬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十六

竹

去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文正公公謂勃有司其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寇準居樞密副使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少緩之端入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顧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五七

成

可擒乎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爾太宗曰然則何如端曰宜置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來繼遷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髯稱善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以示王文正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

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誼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五八

成

公又叱從者亦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衛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衆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此事告韓魏公公曰當

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殪枕路范文正公領制西祭粟及募民行餉食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踴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游興造皆欲以繁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五九

誠

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與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囚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生之美澤也

富公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

輒遣人以酒肉糗餼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敢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下

真

趙清獻熙寧中為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王文忠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表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反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志然初非叛者

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

出降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當須有術也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緹城夜遯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群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十一

真

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

協名

文潞公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公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

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運司憂之遣三斑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兇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訴之蘇文忠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聞之

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張徐公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而欲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十一

付

為變者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張者今後帥臣何以御衆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此思之王文正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者在樞密府臣以未苦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者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其善鎮大事直宰相也薛長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

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

神宗在藩邸聞蘇公頌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州兵叩門欲入抹公不為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抹兵亦欲乘間生事至聞京師使還上問公所以處之者稱善文之益知公之可用

其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

榜

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口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告之盜者驚伏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冗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揀策洪忠宣公時為司錄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成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扶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糶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於東南兩廢寺十人一室男女異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

榜

廢防其淆偽混黑子識其手束五之南三之負爨樵汲有職民贏不可杖有侵牟鬪鬻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伏借用所掌發運名錢錢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鑲津柵諭守使戡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尤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勿抹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泰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以贈金五百兩繳原書管押其回泰接見之即補以官資或問其故曰有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

納之則北奔胡南走越矣

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唐而留張忠獻公於平

江以爲後鎮昔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

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

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而

先取以歸湯公遣官往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

告曰是則其可宣手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

匿且卒徒解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

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

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

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損其階禁無敢

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昔如賚故事則可矣湯

公行之於是人情畧定乃决大計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

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

僕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

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

翌日斬死囚徇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

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五

榜

祉儒者不知變絕東頓嚴諸軍忿怨統制鄴瓊率

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蒲坐

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

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

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

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

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

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

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

爲撫諭之詞畧張於譙樓旋即飲之大犒諸軍群

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

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

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

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

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

勒兵行次臨平逆寇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

破之傳正彥遁入關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

特年纔三十二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六

付

王右軍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當時稱其有智

韓信既破趙生得李左車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對曰足下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然衆勞卒罷其實難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十七

真

用今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持久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疆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臣竊以爲過矣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

呂太后時諸呂擅權欲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嘗燕居深念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

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歡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

先主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命傾軔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亮曰董卓以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十八

成

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庶國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壺漿以迎將軍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張敞守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

人皆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敵皆召見
貴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
曰今一旦召請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敵皆
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
赭汗其衣赭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
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

虞詡爲朝歌長到官設令三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
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

高奇往事

卷之九

三九

成

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廼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
其襦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
稱神明

法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
勢以圍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必
將內有憂逼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
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廼率諸將進兵漢中自陽平
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松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
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

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
知玄德不辨此必爲人所教也

唐郭正一明習故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
宗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使寇師數出坐
費糧貨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
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湏數年之遲力
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

玄宗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
議欲加兵守邊裴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
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四一

成

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功役用備不虞非
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且諸蕃突
厥爲大贄幣往來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
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
君長必相率而來偃旗息鼓不復事矣

唐契苾何力詔往涼州詔母薛延陀毗伽可汗脅其
母弟使從何力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
賊廷耶帝知被執泣下即許延陀尚主因求何力
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
言既許之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

京師或謂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携不戰而禽矣後如其策

裴耀卿遷京兆尹對上曰國家大本在京師往貞觀末徵時祿廩者少漕粟二十萬畧足今用度浸廣漕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築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自東至者

高奇往事

卷之九

聖一

榜

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鑿山開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大京倉趨河入渭官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

靖康初神師道與平仲以澄原兵勒王見上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上曰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又請簡料勤王之師分爲三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理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距賊二

三里環營守之絕其剽掠彼其乏食趣姚古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滑州進屯賊營之後寇日併力攻之不聽及平仲州營敗還復言真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時不能用

初張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世忠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至浚師泰終以俊不肯分兵爲患趙世忠謂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

高奇往事

卷之九

聖一

榜

於密而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奪密入衛俊尚敢爲辭耶浚曰此上策也金虜兀朮與韓世忠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扼之不得其歸揭榜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以舟中載上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擗禦伏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竊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遣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霖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竊蓬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軍至瓜步

舟而陸奔還鎮江元木得絕江而遁

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蘇秦說趙肅侯曰夫秦下軼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

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

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

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秦之所患於天

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

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

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四十三

什

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故為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

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

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是齊魏略銳師以佐之

韓絕其糧道趙涉漳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

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漳河燕守雲

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阜魏塞其道趙涉

漳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

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

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

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

高奇往事

卷之九

四

備

高奇往事卷十

枯蒼何鏗輯

奇林

奇才凡一十三則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耳羅言項橐
七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
多矣蒲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
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

上行幸河東葦亡書三僂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
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

高奇往事

卷之十

材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葉舩而嘆曰大丈夫當立
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
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
衣服故弊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
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容亦不讓語訖上船奴
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
也

戴淵字若思少時游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

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與其徒掠之淵
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
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
才如此乃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薦非
常機彌重之遂與定交薦之趙王倫曰戴若思誠
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蕭穎士嘗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讀路傍碑穎士即
誦華并閱據三廼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
其分也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
曰非不能愛其才耳

高奇往事

卷之十

二

付

南唐柴克宏職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
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吳越兵攻常州克宏請效
死行陣唐主使將兵救之遂大破吳越斬首萬級
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夫人之才用而
後見耳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
年十八與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眾賊莫能枝梧
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
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
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

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忘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關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驪亡命一晝夜馳七百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驪行石

高奇往事

卷之十

三

真

宥以君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鬚然長數尺而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壑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宋史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仲宣樓因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手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

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於是擊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張方平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緩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高奇往事

卷之十

四

真

陳亮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疑滯議論風生壘壘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篋如也朱文公曰胡公明仲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歌孔明出師表誦張丞相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

王粲蔡邕見而奇之時邕嘗

朝廷賓客盛坐聞粲

原缺

〔清〕李大誥輯

海涵書鈔七卷

清稿本

序



蓋向小說九百起自虞初類苑詩家於
於魏文嗣自而化其不啻牛毛乃傳其
僅如麟角形其亦芳藝苑傳何粉而恒香
爭艷騷壇擅江花而不落其也念僕栖
遲蓬巷偃息柴門悵塵埃之刺眼滌名
利之焚心江東魯雪思美而不見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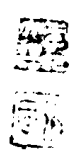
秋兩招隱士以世授尔乃怡情竹素樂意
斗黃爰自癸亥之歲迄夫甲子之春日搵
鉛槧時弄縹緗拂松煤而滴露拾栢子
以研硃法宣室之多問擇善辭錦子之
授要鉤玄爰蒐舊集輯出彰編揚清瀾
於學海秋水澄神舉彩夢於文園晴林
擢秀冬缸已燼重挑子夜之花反筆方

清未奄午脆之夢用是羽凌矜箇靡不窮
搜汲家腐編亦嘗旁及既篇收而句拾亦
類多而自分事不必奇可資其即仰於墨
語非求古晚出者亦入篇章琢崑山之片
玉盡是連城採碧海之明珠豈非照乘所
恨不窺宛委未探瑯嬛僅見觀天井底窺
豹管中非茂先之持物也邊韶之經笥遺

瀉孔多容當更續取以中當一齋之味
片羽之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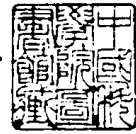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歲次甲子清和下澣

吳趨李大誥北巖氏書





天文



吳門李大誥

北巖纂輯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承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象多所違忒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階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矣又云天之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隱天之居如倚蓋極在人北是其證

也所謂宣夜者惟漢初萌紀先儒所傳而云天本無質日月星皆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晉虞喜因宣夜之說於是而有安天之論虞聿亦祖宣夜之說於是而有穹天之論吳姚生又以天之體南低北高於是而有昕天之論此皆好奇狗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蓋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傳周髀有其術而無其驗惟渾天謂天之形狀如雞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剛氣圍合包絡凝固不散大地孤懸虛空而無

墜陷以此天上之星辰河漢懸空不墜亦以此但觀鷹鷄低飛而翼搖動不止摩天而上而翼平舒而不復動剛氣扶之也人但知大地之上有虛空不知大地之下亦有虛空故王仲任雖據蓋天之說以駁之而葛洪釋之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現半隱以儀准之其見常一百八十三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况晉志載黃帝書曰天在地外

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易之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需卦坤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當有何損而謂不可乎故歷代多用其說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懸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蓋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迴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太祖云

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為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此說究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畢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即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

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本於丹書。然渾天之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樞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樞出地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遲而路少。離樞遠處轉速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蓋天矣。而蓋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

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視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為準乎。抑不以此為準乎。如以此為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

也。況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度。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為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形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

月之所以有圓缺者。何也。曆家舊說。謂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

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屈原天問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邇日以為明乎故惟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

圓也王晉又申其說也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下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也趙緣督又曰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刪有光水則有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月魄生於日之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衝分天中謂之望光盡體伏謂之晦

昏旦側見謂之絃此數語更明矣然明不全瑩而似瑕者又何也世俗桂樹蟾兔之說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形畧其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

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揜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處應如是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必有災矣故聖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彌災戾耳

日月非真有食也陰陽偏強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魄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傾側與日差遲則魄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故宜修人事以荅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值則不蝕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蝕矣

天體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廣徑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有五步東西短四步自地至

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六里半下地之厚與天之高等日月廣徑千里周三之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北斗七衡六間相距九千里三垣二十八宿中外常明之星百二十有四可名之星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有二十

天河又曰天漢天津漢津雲津銀漢星漢青漢華漢傾河淺河銀河明河絳河銀灣銀浦銀漢河漢金水之精凝毓而成起東方箕尾間乃分為

二道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關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流天所以為東西南北襟帶之限天下河漢之原蓋始於此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噫而為風相激而為雷電嚴寒之雨因風相襲而為雪上燠下寒其

雨為霽陰氣暴上其雨為雹地之暄氣為露寒氣為霜陽炎陰而為虹霓春風上升秋風下降夏風橫行冬風看土而吼穴風之高者其道遠風之下者其道近不鳴葉者十里風也鳴條搖枝者百里風也搖大枝者五百里仆大木者千里折大木者五千里一日一夕者萬里二日夕者天下半風三日夕者行萬里天下盡風

天有三百六十度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

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半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在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此其大率也冬至後陽生用事而日反行陰之北方夏至後陰

生用事而日反行陽之南方者蓋陽用事則日氣盛故能進而入於陰方陰用事則日氣衰故退而反於本方

陸象山曰黃道者日之所行冬至在斗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夏至在井出赤道北二十二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

漢天文志月有九道謂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并黃道為九道也

衆星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居中宮曰天極星即北極也位在中央四方所取正故謂之中宮其外四布於方各七為二十八舍朱子曰帝座惟在紫薇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嘗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嘗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遠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矣

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在春秋分則朱鳥大火之星見於五位在冬夏至則白虎蒼龍之星見於初昏日入於箕則多風月入於畢則多雨諸如此類皆天道之常若夫或隱或顯或字於四方或見於當午或隕而如雨化而如石或其長竟天其光如晝此皆天道之變占步法者步以測其常占以測其變也

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出故曰啟明以其後日入故曰長庚

天文有六穀星主稼穡生耗之運如六星齊耀則六穀登一星亡則一穀不登

兵書云翰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倉困其氣各異也

胡致堂曰雷霆非如異端所云龍車石谷鬼轂火鞭之難信也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

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而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雷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之有迅緩疎密也。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也？光之發也。惟光適當乎雲際，則如是，不得乎雲際，則無是也。

真西山曰：雷霆雖威物，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物，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物也。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嚮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炮竹，近看則火光與嚮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後嚮，必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炮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嚮亦振，炮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嚮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子獨

不見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嚮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今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從雷生，如炮竹之有嚮，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嚮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嚮與不嚮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嚮，則又與炮竹之傳嚮相似。今人於山間放炮竹

一聲，旋繞輒作數次，起滅况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總屬一聲，非若播鼓然矣。

說文云：雄曰虹，雌曰霓。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此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人有怨怒之感，則虹為之應，故轟政刺韓隱曰：白虹貫日，荆刺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者曰靈。秦玉亦曰：白虹貫日，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者曰靈。天地靈君臣垂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星亂四起，欲雨而不雨，曰蒙。臣下有謀上者，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象也。

漢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十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再流散故

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再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敵萬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

多則合逸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膏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盪而為浸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則此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如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

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交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交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蔕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燭。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故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故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自初生民以來，世主冒嘗不曆象日月星辰，仰則觀象於天，俛則觀法於地。天有日月，地有陰陽，天有五星，地則有五行，天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昔者包犧時，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及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商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於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窳，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皇，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之徒，後代所宗。漢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劉向、廣、洪、範、災異，作皇極論，以參往行之事。及班固、序、漢、史、司馬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采之以繼前志。漢之傳天文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以來，則有蘇伯、况、郎、雅、光、並、參。

伍天文發揚善道後張渾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在三國時吳之陳卓始立廿五家著於篇錄並著占贊唐興太史李淳風淨曆一行尤稱精博知淳風之法象志一行之覆矩圖後世未能過也故唐史采其要說而以為天文志王朴之在五代通於曆數嘗以步日步月步星步法斂四篇合為曆經故史臣載其遺說而為司天考今以其論日月者攷之曰有中道月有九行此前漢天文志之說也中道者黃道也一曰光

道九行者黑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北赤道二則出於黃道之南白道二則出於黃道之西青道二則出於黃道之東此之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也日有九道並與月同此又鄭康成所用以為注月令者也月令於春其日甲乙而注則以為春從東道月令於夏其日丙丁而注則以為夏從赤道月令於秋其日庚辛而注則以為秋從白道月令於冬其日壬癸而注則以為冬從黑道季夏之末其日戊己而注以為四時之間從黃道此之謂日有九

行也至於五代史司天考所載王朴之說則又曰自古雖有九道之說蓋亦知而未詳徒有祖述之文而無推步之用今以黃道一周分為八節一節之中分為九道盡七十二道而使日月無所隱其斜正之勢此王朴所以有九道之法也晉書天文志所載王蕃渾天之法則有曰赤道帶天之統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黃道之內半在赤道之外無赤道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此黃蕃所以詳言黃道赤道之辨也若日月之行則正歲凡十二會焉子

為玄枵丑為星紀寅為析木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巳為鶉尾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戌為降婁亥為娵訾此一歲十二會之次也日月周天則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焉星則循天而左行日月則遡天而右行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月行十二度有奇一月一周天此日月周天之度數也日行太陰則無光月行太陽則能照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此又王充論衡太陽太陰之說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月光生

於日之所照魄主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此張衡靈憲生魄生明之說也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以至於隅中虞淵者此又淮南子曰日出入之說也今自其論星辰者言之則有五星有四宮星有極星有中星又有經星瑞星焉夫所謂五星者何也歲星之屬於東熒惑之屬於南太白之屬於西辰星之屬於北鎮星之屬於中央五星同色百姓寧然五星有贏有縮早出為贏晚出為縮至甘氏太初曆又各不同蓋以星

贏縮在前名錄後所見也古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則以熒惑方曰為有逆行蓋以周衰之變遂因以為皆非正行也夫所謂四宮姓者何也東宮之星則蒼龍之屬角亢氏房心尾箕之七宿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宮之星則朱鳥之屬井柳鬼星張翼軫之七星其形如翼鳥故曰朱鳥西宮之星則咸池之屬奎婁胃昂畢觜參有白虎體故曰白虎北宮之星則銀海之屬謂斗牛女虛危室壁有龜蛇體故曰玄武其所謂北極即北

辰北辰天之中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北極也而又有所謂南極者焉北極則高於地者三十六度南極則下於地者三十六度故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此南極北極之別也古者舉中星以正四時春則日中星鳥夏則日永星火秋則宵中星虛冬則日短星昴此堯典之中星也而又有月令之中星焉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

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例而推之四時皆然此月令堯典中星之異也若夫經星者如曰四輔曰華蓋如斗魁所載之六星曰上將曰次將曰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者則名之曰文昌斗魁之下兩相比之六星曰泰階曰中階曰下階者則名之曰三台太微為五帝之坐東壁為圖書之府執法郎官之象其官明堂靈臺之象其物皆經星也故馬續云天文之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

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物象之類。張衡靈憲論曰：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二百五十。庶物蠢動，咸有繫命，此之謂也。若夫瑞星者，如隋志所載：一曰景星，出於有道之國；二曰周伯星，所見之國必昌；三曰含譽，四曰格澤，此瑞星之類也。然總諸星而觀之，北斗者，乃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太史公曰：杓，樞龍角宿，方衡中。

南中魁，枕參首，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有北斗為諸星之首，此又觀象之所當先也。或曰：第一言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瑤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瑤光，為星石氏，乃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亦不可不知也。嘗

觀馮象氏之職，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星，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保章氏之職，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辨其吉凶，此又觀象之法也。雖然，魏崔浩嘗考校漢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而允謂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乃漢史之謬，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

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及古考之，果如允言，乃以前三月旅於東井，而非十月也。吁，安得斯人而與之言天文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支為兔，酉於十二支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兔，何附會乃爾耶！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朱文公謂地六出水

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中叢桂四出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草木花皆五出而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聞簷葡萄花嘗六出矣天上瑞葉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以物類求之亦不可盡曉蘇子瞻云今桃李花有六出者必雙仁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五出殆亦陰陽之時或有感而然

天文有可占驗者如風春南夏北並主雨東風急亦雨凡占晴雨不論早晚或東西或南北兩邊忽生雲接天立時雨月始生有黑雲貫月名曰繳雲或一或二或三四不出三日暴雨又白氣貫月主大水黑氣同凡雲或黑或白或黃其色潤澤昏慘朝東夕西壓日或掩月皆風雨候也雲氣如鎗劍薄者風厚而潤澤則雨長竟天者必大雨天高氣白晴天低氣昏雨日生暈主雨日沒燕脂紅無雨也有風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馬濺泥雲行南水漲潭雲行北好晒麥凡雷自早起者必雨風即夜

起者必止東虹晴西虹雨對日虹無風雨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不論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及日正中有雲覆日四方有雲者主大雨青者小雨凡日色紫而月色白主雨若日色白而月色紫乃旱兆也天河中星多主雨星少主旱火星入河旱多電水星入河主大雨凡北斗中有黑白雲氣揜斗來日即雨來日不雨三五日內必有雨赤雲氣揜斗大旱若赤變黑亦即雨也斗下有閃電過斗當夜雨不過斗明

日過凡占晴朝看頭頂穿暮看四脚懸明星照濕地明朝雨不住黃昏上雲半夜開半夜雲鋪雨便來未雨先雷船去步歸鴉浴風鵲浴雨日暈早白暮赤風來飛砂走石返照黃光明日風狂鵲俯鳴則陰雨仰鳴則晴暮鴉鳴則小雨朝鴛飛則大風西北赤而氣清來日晴朝看東南暮看西北空則無雨雖有雲而片色分明亦晴凡雪中有雷主陰雨百日雷自夜起必連日陰雨其閃電南閃無雨北閃有雨朝起滿天魚鱗雲必無雨日落雲裏走

雨在半夜後，即俗所謂烏雲接日也。風者，雨氣也。有大風，必有大雨。後風則晴，其究方有如斷虹之狀，名曰颼母，必有大風雨。凡霞多主晴，惟雨後朝霞則必雨。若霞變為烏雲，亦有雨。黑雲成塊，渡天河來日雨。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空虛之中，其行其止，皆湏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

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球，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吸於球上，故海水遠球而流，人物環球而生。於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空虛籠罩球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日月星麗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唯此國

遇日之照為晝，見月星為夜。於所視太陽升為東，於所視其降為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為他國之東，而地球本無正東西也。蓋地與海成圓形如球，而天與日月星辰包球以運耳。

北齊李嗣業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曰：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欄語，謂風也。然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

重陽前後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為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北斗九星，七見二隱，其第八第九是帝皇太尊精神也。

丹陽集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是以寒食有龍忌之禁，則所謂禁烟又未必為推子說也。

二十八宿分主角亢氏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
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

州奎婁胃徐州昂畢箕州觜鶻參益州東井輿鬼
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

心為明堂有三星中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
庶子欲明忌直房四星為府曰天駟房星君左

左駟亦主良馬故為駟
王者恒祭之名馬祖
大角者天王帝庭一星在攝提間若象明
其旁各有三星昂足居之曰攝提角攝提六星夾大

亢四星為䟽廟其䟽者外也
氏四星為天根為天子露寢
尾九星為太子占均明大則小相承則後宮無失序
箕四星為教容曰口舌占守星大則直中君無諛事

東井八星為水事主水則井星法令所取一星附耳
之起用日鉞不欲其明與井齊或搖動則西一星附耳
輿鬼五星為鬼祠事中白為質鬼星明大較成不

明百姓散賢欲其沒若明
柳八星為鳥注主草木火守之罔吉暗大起

則兵起大臣謀下人死若明

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
頸朱鳥頸也員官喉嚨物
在喉嚨終不久留故主急物

張六星素為厨主觴容
食賞賚觴容占亦與柳同
翼二十星為羽翮主遠客
占明天子舉兵伐亂者

軫四星為車主風動四星居
中又有二為左右轆車
太白守之天下學散文儒失
兵伐之辰星守之

徐泗有殺之者兵大起
若
奎十六星曰封豕為溝瀆
占以明為志星不欲命

亦不欲開合無常當有白
衣稱命于山谷者五星
犯奎臣主共德植臣擅命
王者祭祀不潔則奎動

搖若織之有光則近臣謀
上庶人飢饉大白守奎
胡宿之憂可以伐之焚惑
星守之則有水慶連三

年填星歲星守之中國之
利外國
婁三星為聚眾占木守動
則兵起聚

胃三星為天舍占木守動
則兵起豐

昂七星曰髦頭胡星也為
白衣會昂為天之耳
主胡故有胡兵主喪故有
白衣唐人從

單詩羽箭入長空髦頭失
光彩此也
單八星曰罕車為邊兵色
邊亂兵起月宿則多取
耳動攝護臣在側又云附
耳入單中兵起

參三星為白虎小三星隅
置

紫觜為虎首主葆旅事占金木未起守
危為蓋屋危上一星高傍二星隨下似為蓋星主
虛二星為哭泣之事占動則有死喪哭泣之事火
人飢饉金守
之臣下兵起

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營室二十星按離宮下有

圖書之秘府也明則好王者興道術明國多君子

南斗為廟六星在南斗北斗之間謂之南斗

牽牛為犧牲又名黃姑星

婺女四星婺女即須女占五后其北三星為織女

亦名天孫占王者至孝於神

東宮蒼龍東宮蒼帝其精為龍房心

南宮朱鳥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東井與

西宮咸池西宮白帝其精為白虎奎婁

北宮玄武北宮黑帝其精為玄武虛危營室

星隕者自天墜地也凡星附麗於天猶臣下之附

麗乎王也下將叛上故星叛天而隕

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有征伐四

方之事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為流星長數十丈其
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與楚七國反時吠過
梁國者是也

客星者非常有之星也星大則事大小則事小日
久則禍深日少則禍淺行速則應速行遲者應遲

瑞星者亦客星也若景星合譽之屬

妖星者亦客星也五行之變氣各見其方以為咎

若彗孛之屬孛星短而光芒四出蓬蓬勃勃彗光

長而如簾如放煙花彗孛皆屬於火而彗之本必

向日晨見東則指西夕見西必指東附麗既久漸

微漸隱無百日不滅者然彗孛所見之方皆因此

方人民所作之孽積氣上升感而呈象多是除舊

更新治極見則必亂極見則必治外此若蚩尤

旗天狗天鼓格澤枉矢長槍長庚等類妖星名狀

頗多不能悉錄

流星者五行之散精也星大則事大小則事小

星隕者自天墜地也凡星附麗於天猶庶人附麗

於王者也下將叛上故星叛天而隕

日月左右旋問答

令望錫綸侍於賤闇先生縱言至於天行先生曰曆家言日月右旋於天而儒者乃云隨天左旋二子何執令望曰以弟子觀之則右旋也先生曰先儒曰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行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日一周不及天行一度月又不及日行十度有奇不及天行十度有奇觀其出入耶則左旋可知今子以為右旋右旋誠是也然亦有說乎令望曰謂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為體不知二十八宿有所

麗乎無所麗乎列宿至衆既不能共為一體安得指為天體况又無所係屬若鳥飛空而魚游於淵必將前後左右參錯紛拏然而自古至今垂象若一不得謂之無所麗也既有所麗則所麗即天不得謂天無體也錫綸曰列宿麗天故垂象有常是信然矣日月經緯乎天遠近無定此不麗天而與天並行互為離合之徵也先儒之言殆亦未可棄乎令望曰日月經星各麗一天而各天之行又皆循於左旋之天是皆可以管窺表測知其高卑上

下不容誣也錫綸曰窺測之法學諸夫子矣今所欲辨者日月右旋之實耳令望曰望嘗於初昏見月在某星之西候之未久而月星同度頃復候之而月過而東此右旋之實可仰觀而得不煩籌策也先生曰先儒固言日月隨天西行比天差緩經星附著於天故逐及於月而更出其前非月行就星而過其東也令望曰日食初虧於西月東進而掩日也復明於東月更進而離日也月食初虧於東月東進而受侵於闇虛也復明于西月更進而

東出於闇虛也若使左旋則日月初虧復明皆當東西易位矣先生曰先儒又言日遲於天而疾於月闇虛在日之衝遲疾與日正等日行逐及於月而受掩故初虧於西闇虛逐及於月而侵月故初虧於東日西行而過月故復明於東闇虛離月而西去故復明於西是猶月行越星與星行越月之見耳未足為右旋之左券也令望曰日月嘗為平行而自人視之則有眇眇眇者日月在卑近人而視行大於實行眇者日月在高遠人而視行小於

實行若云左旋則朧反為朧朧反為朧矣。錫綸曰：日月乘氣而行，有緩急，非由高卑。近年西夷始有是說，豈可信乎？令望曰：夫乘氣而行者，緩急不倫，不可以率度而求。日月雖有朧朧，而朧朧未嘗無叙，當必有所以朧朧之故，不可以虛理臆斷也。日月高卑，通其術者能以咫尺之器測量而知曆術固多，古人所未覺，而後人始明者，又何疑於西說乎？況乎日月徑體時大時小，高遠見小，卑近見大，尤易知也。今試以數求之，朧朧之差與高卑之

差為相似之比例，高卑之差與大小之差亦為相似之比例。此三差者必皆相因而生，故知平行為日月之自行，朧朧為人目之視行也。錫綸曰：進而見贏者，退亦見贏，進而見縮者，退亦見縮。然則進行之度可因高卑以為增損，豈獨不及天行之度不可因高卑以為增損乎？先生曰：朧朧分於一周，故一周之中一高一卑者有朧朧，不高不卑者無朧朧也。夫日之高卑一歲而復月之高卑終轉而更右旋之法，日周于歲，月周于轉，左旋之法一日

一周，知一日之無殊乎高卑，則知左旋之無當乎朧朧矣。錫綸曰：以高卑求朧朧，以朧朧證右旋，似矣。然黃赤二道日行一周，而朧朧四變，斯何故與？先生曰：子無疑於日行黃道，即無疑於日月右旋矣。赤道當二極之中，而黃道斜絡於赤道，故赤道之行惟東西，而黃道之行兼南北。假令日誠左旋，將出於東南而沒於西北，出於東北而沒於西南。今夏日出辰入申，冬日出寅入戌者，何也？蓋由日躔從黃道而右旋，是以有漸南漸北之行。天牽之

而左旋，則但與赤道平衡而行，東升西降也。取彈儀旋轉觀之，錫綸曰：竊更思之日躔不由黃道而為螺旋，冬至之後漸旋以北，夏至之後漸旋以南，實皆隨天左轉，非右旋也。先生曰：贏旋之論，思致甚微，然當合黃赤二道左旋右旋而議其故，不可斷棄黃道專屬左旋也。夫螺旋之勢，末銳而中寬，汝言不由黃道，則天所循依勢必起于赤道而盡于二極，即不底二極而出入赤道，不能南北相若，即出入相若，而距緯不為均數，必有僭差。古云日行出

入赤道二十四度驗之實測雖今不及古十三度分計六然南北大距度分畧全亦若論視差自二分以及二至緯度衰降永無僭差故知實有循依無徒為羸旋之理也錫綸曰距緯若為均數勢必盡於二極距緯若有僭差必不南北相若綸嘗細察日躔二分一日之距緯幾數十倍于二至一日之距緯蓋二分為螺旋之始故距緯差多以次漸少至於二至勢盡而復豈得有僭差豈得越二十四度而底于二極乎雖無所循依而自為左旋亦安

所不可乎先生曰羸旋者無法之形也雖或衰降有準然以割圓弧矢求之必不盡合今置黃赤二道以右旋經度求南北緯度于割圓弧矢之數不容以毫髮真也握策而推轉儀而測合親踈遠近昭然人目又何疑乎錫綸曰月離出入黃道猶日躔出入赤道也黃赤矢距定于一十四度黃白道即月大距少或不過五度有奇多或至于五度半弱嘗為六度綸又嘗以大統曆法推箕月緯法當在南而實測或在北法當在北而實測或在南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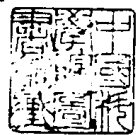
也先生曰人知赤道有南北二極不知黃白二道各有南北二樞白道之樞又有遊有定此亦得之實測古來曆家所未喻者也黃樞左旋于赤極之旁古遠今近約二萬八千餘年而一周所云二十四度亦自近古言之未知古今之異耳白道定樞左旋於黃樞之旁八年三百餘日而一周無遠近白道游樞右旋于定樞之旁半月而一周亦無遠近然自黃樞以視游樞則遠近進退隨時而異朔望最近不過五度有奇二弦最遠至於五度半弱

朔望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內而順二弦前後游樞循定樞之外而逆錫綸問天度皆為平順之行游本行無行無順逆自黃何獨有順有逆先生曰游樞樞之乃有順有逆是以黃白交道月緯南北皆因之而變大統本無其術其不合天也固宜令望曰日月右旋敬聞命矣黃赤朧胸一周四變其故可得聞歟先生曰天體渾圓從南北二極以割綫分赤道諸度自郭守敬以此法形如割瓜遠赤道則度分狹極近赤道則度分廣極故二黃道交於赤道度無廣狹而以斜直為廣狹冬夏距遠勢直故

黃道經度加于赤道十分之一，春秋距近勢斜，故黃道經度減于赤道十分之一，一歲再遠再近，故為朧胸之變者四，此與經緯二行可互求而見考諸圖術，觀諸儀象，無不吻合，因明贏旋之形，亦繇黃道右旋而生也。錫綸曰：千古之所聚訟，一旦若發蒙矣。雖然，願有進。日月以高卑論視行，五星亦宜同理。五星行高則疾，卑則為遲，為留為退，與日月相反，何也？先生曰：五星各有本行之規，皆以日為心，歲填熒惑左旋，為日行所牽而東，猶夫日行

為天所牽而西，故合日在高宜遲，反疾。衝日在卑宜疾，反遲。留太白辰星本行規小，不能起地，人目自地視之，惟見左右于日，而不與日衝。太白去不過二十度，辰星去日合日在上，視行雖小，而益之以日行，故疾。合日在下，星雖右旋，而視行反逆，又大於日行，故遲。詳見五星行度解。五星復有本規之行度，高卑朧胸，與日月全理，無煩贅說矣。

海涵書鈔



吳門李大誥北巖纂輯



正誼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謂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履，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樹康

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志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廩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親臺尚。阮藉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任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晉元帝踐祚。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而草書若字之尾。如鳳形。故謂之鳳尾諾。今誤為鳳尾詔。非也。今人投贈不受曰奉璧。又曰奉趙。又曰完璧。非也。蓋沿用完璧歸趙事耳。不知相如給秦間使懷璧歸趙。並非秦之不受璧也。其說本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迫而

觀之。傳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餽盤飧。置璧焉。公子受飧。返璧。此璧字本此。故言返璧。則可言完璧。言璧趙。則不可。今人言的當者。謂之的一確二非也。朱子語錄中言了一確二。蓋當時之方言也。一切音砌出佛書。猶言諸凡也。今俗通作本音。非也。

劉禹錫踏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是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脅息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饑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欠分別矣。

今謂陞官。移居曰遷。蓋本毛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然並無嚶字。因初唐蘇味適詩。遷嚶遠聽聞。楊柳軒樹已遷嚶。唐禮部試士。遂有遷嚶求友。并嚶出谷詩。誤矣。今俗又誤嚶為鶯。誤之又誤矣。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按鷄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此語最有典據。後人穿鑿強改。為鷄尸牛從。非矣。

蘇秦蚌鷸相持之說。鷸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鷸。而謂

關口今人改兩作雨非也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帝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莫能去也

唐詩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五月十月非落梅之時蓋笛中有落梅曲故謂吹笛落梅花耳不必紛紛置辨

漢書注沐猴出屬賓國即獼猴也性輕躁以喻楚人無容止今以沐浴解之未確

世以登科為折桂此為却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温庭筠詩云猶喜古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月中又有蟾因以登科為登蟾宮用却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沿習未之思也

近人以口實為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

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鄰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婿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韓詩史註鴟冠子註今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

也今人稱鍾離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離為姓嘗自稱為天下都散漢鍾離權誤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亭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誤以漢字連上

東坡祖名原故為人作序皆作叙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今人效之非也

鄭重二字世所習用而罕求其說按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言頓頓也又三國志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

擊節二字謂擊几為節若擊缶為節之類是也世人
不曉此義或以彈指為擊節者誤
契濶謂辛苦也今人用作濶別者誤

今俗謂主壇坫者為執牛耳按左傳御人請執牛
耳盟禮卑者執牛耳尊者涖之諸侯與晉大夫盟
自以當尊故請執之則以執牛耳為主盟非矣
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為其濶亂如玉蓮
王梅溪十朋之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劾史浩
八罪汝權實懲憊之浩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

故謬其事以蠲之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以
弟之子繹為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
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
躓窘乏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
室孝養備至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更為
濶亂

劇鄭太常恒暨崔夫人鶯鶯合祔墓在淇水之西
北五十里曰舊魏縣蓋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間淇
水橫溢土崩石出秦給士貫所撰志銘在焉羣人

得之驚諸崔氏為中亭香案石久之尋得其家有
胥吏名吉者識之遂白於縣令邢某置之邑治志
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
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而志銘顯出
為崔氏洗冰玉之耻亦奇矣哉或傳此志銘又於
康熙初年崔氏見夢於臨清州守往學宮自穢
土中清出夫臨清與淇邑道里遼遠何以又在臨
清耶姑存以備考

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點化呂洞

窟洞窟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
執炊洞窟忽欲昏睡枕案邊假寐以舉子赴京狀
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擢朝署由臺諫翰苑歷諸
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富貴家女婚姻早畢孫甥振
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
薰炙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困憔悴立
馬風雪方此浩歎忽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
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窟驚曰君知我
夢耶雲房曰子遠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

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慨然願求度世法

小說有唐解元詭娶華學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陰

吉道人非伯虎也吉父為御史以建言遣戍道人

於洞庭遇異人得道術能役鬼神嘗遊虎丘時有

兄之喪上襲麻衣而內着紫綾禪遠上海一大家

携室亦遊虎丘其小婢秋香者見吉衣紫顧而一

笑吉以為悅已也詭裝變姓名投身為僕久之竟

得秋香為室一日遁去大家跡之知為吉厚贈奩

具遂為翁僭華乃吉之本姓云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

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然人未有証其

是非者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

也蓋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墨子去吳越之世

甚近所書得其真此不從范蠡去之一證也又據

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

於江令隨鴟夷以終此正與墨子合蓋吳既滅即

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

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

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
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
於疑網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趙及秦築長城
時不啻數百年而烈士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
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
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
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鳴嗚二
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然其誤亦有因秦築長城

以拒秦齊亦築長城以脩趙括地志云齊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綠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
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東北至密州瑯琊臺入海
而齊記以為齊宣王築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
是何時但既曰脩趙則趙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
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
之長城洎洞相傳世遂以為秦之長城而詩家不
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為死
於秦築長城之後今遼東前屯衛中所所芝蔴灣

有石人立海溼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影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

小說記漢昭烈帝有一玉人常置於夫人帳中，月映之，與玉人一色，此真不經之談。昭烈在劉景升座上，感髀裏肉生，慨然流涕，乃屑作此兒女態乎。唐人有題劉郎浦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濶，明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鬪峙心。此說差識得英雄本色。

麟、鯀、鯀於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泉，是鯀既為熊矣。淮南子又云：禹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慙之。至嵩高山下化為石，若然，則大禹父子皆化熊，不根甚矣。古傳記荒唐悠謬如此者甚多，不可枚舉。後漢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筮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筮耳。

晉書：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床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

人曰：若箇，今日這箇也。故胸浩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革是也。張騫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今美人之儀容輕麗者，謂之波俏。按魏收有庸峭難為之語，人多不知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木經云：梁上小柱有曲折之勢者，謂之庸峭。又按魏魏間以人之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庸奔謨切，今人轉相傳改，謂之波俏。

世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乃携此圖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焉。夫人詭答曰：此吾蜀中張仙像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蜀人劉希台的知其故，然今人禱之而偶有驗者，乃已之精誠耳。

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為諸葛瞻吏，為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於期猶以國號稱，而於後漢獨稱曰蜀，直是千古罵柄。

臧武仲名糾音切為賤而世多誤呼為訖蕭韻士
聞人誤呼武仲名因曰汝統字也不識後人遂誤
以為賤字也不識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
識一丁字出處攷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此
个字盖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翥微考
異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又觀蜀志南史
皆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
十字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

益有據也此與潤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從三舍之
謬同史記謂三度

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
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以黃州赤嶼山為赤壁
謬也噫此說起而世人爭請子賤矣然廟杜牧之
齊安晚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唯有簑翁
在釣魚則何以說乎盖當年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由黃州至嘉魚皆屬爭戰之所又烏辨其某舟泊
某山某山為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嶼為赤

壁可也

子過其父為跨灶解者紛紛聞遼徽中相馬者言
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灶門凡善走之馬前
蹄之痕印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
人謂之跨過灶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
從足後步過前似後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子父
於義為協而東坡與人書曰令嗣瑰璋奇特奮鞭
一躍當撞破烟樓與書言故事以灶上有釜為跨
灶皆非也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
如春秋王姬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
如鄒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
人通稱已誤漢有薄姬栗姬憲姬是又以姬為妾
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
趙姓既於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為人之妾耶
宋人精於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
之權所怵也

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景思之飛棟沒屠蘇

之高影杜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彥曰屠蘇障日覆西耳會見喝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謔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庵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

比也蘇武詩昔為鴛與鴛今為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與商商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昔人或以堯舜為謚人多疑其說劉原父五十謚法一篇又曰神化無方曰尼堯期稱道曰聃巨言日出曰周然則周公孔子及老聃皆以謚稱乎較堯舜之說尤穿鑿而妄矣且歷代以來亦曾有謚堯舜周尼聃者否原父最為博雅此說乃無稽恐

誤學者故辨之

左傳宣四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杜註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宋丘光庭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例稱瓜期不當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

馨兒此山濤叱衍語也世說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或聞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是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未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猛省得寧馨得晉人意矣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此指兒之佳者而言然細按之寧馨二字當作如此二字解如山濤所言寧馨乃謂如此之兒又如南唐陳貺孤貧

力學元宗聞而名之賜粟帛還山五十方娶有慶
之者曰慶士新婚燕爾樂乎荅曰僕少處山谷莫
預世事不知衣裾下有寧馨事則知寧馨二字作
如此解確矣今以專為兒言甚謬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唐李涪曰使字山下
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李為
李故一字釐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涪語未
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
承曰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

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
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
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叟今人亦以為更
以此驗知應為叟也五史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
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
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祭統內經云
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

恐不自創矣

世人稱母為北堂又曰萱堂蓋祖毛詩焉得護草
言樹之背注護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
子為王前驅過時不返家人思念之切焉得護草
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護
未嘗言母也不知何以相承為母稱

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並無鄉里之說而今人
文字乃作鄉里事用蓋詩人桑梓之說不過敬老
之意言桑梓猶當恭敬而况父母為人子之所瞻

依乎胡三省通鑑注云桑梓謂其故鄉祖父之所
樹者自漢張衡南都賦蔡邕濟南宮碑魏陳琳為

表紹檄鍾會與蔣斌書晉左思魏都賦俱作鄉里
用後人遂因之矣
詩閔宮云新廟奕奕奕斯所作言奕斯作新廟耳
而班固謂魯頌為奕斯所作何其謬哉

詩夏屋渠渠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
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
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

然後知夏屋之幘幘則誤以為屋宇矣。

詩怒如調饑韓詩作朝薛君章云朝饑最難忍

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

得謂調音稠又改字作輶調饑也輶饑也稠饑也

愈解愈難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兩如旦

饑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怒言如朝饑漢晉去

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

詩申公曰刺伶官名耻君亂邦故自呼而歎曰刺

兮刺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政如東觀漢記灌

陰侯拊胸歎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喻等為伍乎

毛本譌東為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

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琛謂震乃摯伯名玉季妃太

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之則三年有賞於大

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

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

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綱目凡例云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

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蓋以國與人者有

正有變當具二義乃脩

生名死諱諱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

臨文不諱今士夫文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某

非禮也

按束脩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

云故能束脩不觸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

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

又劉般束脩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

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

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不日成之古註不設期日也今註不終日也按不

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

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註不可輕易也

玉右軍蘭亭記天朗氣清梁昭明太子蕭統集文

選以似秋景為文之疵不入選此說陋矣周公作

時訓以二十四氣定七十二候三月為清明朗則

明矣言氣候當辰為出火清乃明也非天朗氣清而何且張平子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秋氣清則選者辯者之陋可知也

史載女媧氏與共工氏戰怒觸不周山崩當讀則怒句觸不周山句崩句非山崩也女媧氏崩也上古人死俱稱崩云又云女媧氏鍊五色石補天天清虛豈有補之理補即助也輔相以補其不及之意

世傳遁甲書既不可隱何取名為遁按瀾郎中鄭固碑有云遠遁退讓遁即循字蓋古字多借用非獨此一碑也則知遁甲當云循甲言以六甲循環推數故也

孟子註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世畫以為一人耳後聞太平廣記載魯班焯煌人莫詳年代巧伴造化於涼州作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又六國時有公輸班為木鳶以窺宋城似若兩人按古樂府艷歌行誰能刺鏤此公輸與魯班則明係兩人以為一人者誤矣

論衡揚雄採集異國殊語常把三寸柔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槩音食去聲削板為牘今相沿以為刊刻非也

大器晚成非也道德原本乃大器無成其義甚精晚成之說後人相沿襲耳

文士作事迫促者謂之怵慄見陸機文賦怵慄爛熳亡耦失儔今訛為潦草

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糜大墨一枚按前漢書地志有右扶風隃糜縣即其縣所供之墨耳近世好

奇者稱墨曰隃糜楊用修云犀渠歲暇隃糜日親遂仍其誤

千字文有女慕貞潔純扇圓潔重潔字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皆作在竹又談苑以千字文題勅字乃梁字之誤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程參之又辨其非引嗣興傳云勅制字碑也

唐朝人得罪貶竄遠方遇赦改近地謂之量移唐開元二十年祀后土大赦二十七年加尊號大赦皆令左降官量移近處是也宋廬多遜貶崖州詔

曰縱經大赦不在量移之限今人自謙遷職為量移誤矣

樂府鷄鳴歌汝南鳴鷄登壇喚蓋謂汝南出鳴雞也考之舊事漢時於汝南取能雞鳴歌之人其云鳴雞誤也又漢有雞鳴衛士主雞唱唐詩絳憤雞人報曉籌因宮禁不畜雞故衛士作雞唱又非雞鳴歌之說矣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

凡樂工皆用瞽矇為之擇其賢智者使為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註云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複猶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始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往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雁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灑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雋竑筆乘云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阮籍臨廣武嘆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

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則誤以豎子為沛公霍去病用兵為有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為衛放麈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麈翁則誤以魯為中山顏延年一麈乃出守麈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麈江海去則誤以旌麈之麈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聞警蹕則誤以詰旦為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儁為

栢人令於此登仙，詳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玉僞為王子喬。

左傳以鄩越莊姬為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為成公之妹。

管東溟論詩，鴛鴦章序曰：刺幽王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鴛鴦之羅，

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為諷諫。于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則戢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蘊，可補宋註之闕。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此說極是。

世言寇萊公奮後，沒後子孫行乎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子。

武侯討魏，通鑑以寇書，千古公憤。冠人楊兵詩曰：

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誰家王阮亭曰：余讀通鑑，至後唐莊宗欲討偽梁，亦以寇書，不禁髮指。亦題一詩云：一代清流盡喪亡，紇于山雀可憐傷。溫公書法憑誰問，又說河東欲寇梁。

顏之推稽聖賦：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世并三十也，音撒四十并為卅，音錫始。皇上梁文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

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誤也。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為定五字，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尔。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出郭頌世語。

隋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元微之酌樂天云：八采詩成未服，盧是

也後訛采為米黃山谷詩尊前八米句寔下十年
書徐師川詩字五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繼盧郎
皆誤也

左傳繕完葺塹以待賓客又減宜伯今修賦繕完
夫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塹也繕未足而又加完
與葺焉於義為複古人修辭體要必不如是審思
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塹詞不複義亦昭矣
麴祭酒澍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
何物哉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
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黃誥曰公至山下又
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
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
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遺書饋物為信
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玉右軍十
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來
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為
一勾遂不取荅為一勾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

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借詩
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掛空二詩尤可証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
文序次諸儒家故復推源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
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為句此流字乃源流
之流今人於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
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諸家皆倣此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家
費以釀酒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借

以作簞詩云有賣直欲傾家釀此得晉人本意至
宋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
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劍器古舞之曲名其舞用伎女雄裝空手而舞見
文獻通考舞部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歌持武
舞而言或以劍器為刀器誤也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
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安能定
其高下劉崑詩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一事而

疊用之豈以為兩人耶誤亦甚矣

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
相見黃姑即河鼓聲之轉也太白詩云黃姑與織
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李後主詩
云迨牽牛星者在河之陽紫黃姑女耿遙
相望又以織女為黃姑毋乃誤耶

古樂府河中曲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
履五文章今謂金釵美人十二行誤矣

尚書大禹謨率陶邁種德乃降黎民懷之言樂

陶勇往力行布種其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種
字不作上聲諱今人誤以為趨邁其種類作跨壯
解誤矣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
嘗於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
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
曲而得名乎

世傳王介甫咏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
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

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
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又嘗考之王介甫作
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
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
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
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陽公之門
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
賦落英亦楚詞語耳夫歐王二公文章擅世而彼
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

有不落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
者耳若衰謝之後豈復有可餐之味哉或云詩之
訪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乃謂始開之花耳然
則介甫之引証殆亦未之思歟賦詩相笑乃歐王
二公事與子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
深信不疑引為口實耶如前朝名公詠菊詩云落
英惟有黃州菊博物荆公服子瞻豈非惑於世俗
而未加考証之過耶

三餘帖載婦娥奔月之後翬晝夜思之成疾正月

十四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
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降明日乃月圓之候君宜用
米粉作丸團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之名三
夕可降耳如期固降復為夫婦如初今言月中有
嫦娥大謬盖月中自有主者乃瑤璫非嫦娥也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為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
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
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聘奇異哉九鳥可得落
傳大約古人多有違不經之說以惑後人
而傳者遂以為真也史書如此不足為據

周昌傳呂令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王寢之東西
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
是

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歸遇杞梁之妻
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
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左氏之文不過如此而已檀弓則曰其妻迎
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
其夫而變國俗言哭者始自二書說苑則曰杞梁

華周進闕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
之陴而隅為之崩列女傳則曰杞梁之妻無子內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
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
崩言崩城者始自二書夫左傳檀弓俱言有先人
之敝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弔豈至暴
骨溝中子政之言沒其知禮而憐其盡哀此殆於
細人之見也然其前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於
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

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韜築長城有范郎
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
之崩則與杞梁之事不全蒙矣夫范郎者何人
哉琴操曰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
也杞而加以范盖自此始而轉為秦代之人則
又不知其傳謠之所自耳又長清縣之長城舖有
杞梁妻祠乃列聖母娘諸像不下十數而人尚
呼之為姜女廟又杞梁死地當在今之莒州非長
清也因書以待後之明君子正焉

籛音移說文閣造小屋也一曰樓閣造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按今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籛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籛樓為是

曹鑑倫字夢懷作西子隨范蠡辨曰絕代佳人天生尤物以亂人家國而仍使之不得其死以昭淫惡之報如太公之斬妲已韓擒虎之殺張飛華陳元禮之誅楊太真是已而獨於西子不能無疑焉天不生西子則吳不亡吳不亡則越不霸是霸越亡非西子力歟使非西子夫差雖聽子貢之遊說

恐如荼如火之衆君子六十未易窺也姑蘇臺其能糜鹿遊乎則一部吳越春秋成於西子論者遂有范蠡載西施遊五湖之說故詩云載去西施非無意恐留傾國悞君王在范蠡之心則然范蠡之事則不然夫范蠡棄功名如敝屣而何有區區一婦人於何知之於讀墨子而知之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夫墨子去越不遠故知之最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以洩子胥之忿蓋屬錢之劍西子與有力焉然則五湖之說又

何居蓋胥死裹以鴟夷浮之於江而范蠡亦號鴟夷子皮故杜牧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後之人因其說而附會之也則西子非無故而生亦非無故而死皆天也一婦人而有關於興廢若此可歎哉

王暉字丹麓作牛郎織女辨曰淮南子曰烏鵲填河而渡織女續齊諧記曰織女嫁牽牛傳俗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牛郎織女會天河其後遂有隔河填橋之說見之歌咏者無算惟杜工部詩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可謂不惑羣言矣尤可笑者唐小說云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機杼勞後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因嫁後廢織責令歸河東但使一年一相會誠若此言則彼蒼者天必織而後矣如必織而衣亦將必耕而食乎始既憐其勤而許嫁後復怒其惰而責離則天固不可階而升人又未嘗身承帝謂亦何所見而知之也至荆楚歲時記所引道書牽牛娶織女取天帝二

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則其說益荒唐無足辨者獨是董永遇織女一事載入孝感縣志孝感之名自此始似無可疑然永孝行既足動天何難陰相默佑使永一月三百縑自能具足而必令女婦為助耶縱欲令女為助獨不可令織女蓋織女非他國世所傳曾嫁牽牛者也帝即感永之孝寧與以有夫之婦與之是為瀆倫自愛者且不為顧帝乃為之乎乃若太原郭翰見少女自空而下問之曰天上織女也帝賜命遊人間遂諧伉儷經

年始別去又唐時三女星降世各適一人而織女亦異焉嗟乎人間女子尚以不得從一而終為耻煌煌辰象乃淫奔若是何誣天之甚也備謂織女不一配牛郎者一人下就人者又各一人則內無怨望道且然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顧乃使織女多人虛拘天上乎且時值災旱唐太宗出宮女三千即可回天而兩豈帝哲於謀人而暗於自薦也就獨異志而論黎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

四十六日不出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承莊逃焉玉清謫北斗下當春夫以區侍兒必命五岳搜捕輒行降謫而於織女反聽之非唯聽之抑且縱之吾固知其斷不然也要之立說固貴無獎而吾人讀書惟在信之以理而已矣否則人云亦云其不為前人所欺者幾何哉龔榮樞口河東後人拾其唾餘甚謂蔡州女子得金梭於瓜上真如李氏獲寶物於囊中而疑城之葉益堅忽得名通之論一洗積穢設天孫果爾支机七襄雲錦定應夢授以潤筆米

蘇小墓在湖上周紫芝云湖堤步遊客言此蘇小墓也有詩云野水橫分青草坡誰埋玉樹與瓊枝湖邊山自向人綠門外柳今何處垂行雨行雲終是夢施朱施粉未相宜一從蕙死蘭枯後剛道桃花好面皮按蘇小墓並不在錢塘自武陵舊事載在西湖又陳周紫芝之詩作証然唐人徐凝有詩云嘉興縣裏逢寒食落日家拜掃回惟有縣前蘇小墓無人送與紙錢灰陸廣微吳地志亦明載在嘉興縣側蘇小一名簡簡朝野類要云狀元聞喜宴日先選年少二人在瓊

林折花迎狀元吟詩此磨制今人謂第二名探花者非也

說畧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遺器多製其象漢孔氏謂是九黎之君考黃帝滅蚩尤於涿鹿之野乃在北鄙九黎三苗皆南蠻蚩尤九黎非一種也又古器圖云西本以飛獸有肉翅者謂之蚩尤

元史順帝荒於遊宴以宮女十六人作天魔舞少室山房筆叢云天魔舞唐時樂王建宮詞云十六

天魔舞袖長則非元末始矣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卽子皇極數緘以天地始終止十三萬八千年泰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兩過矣

世言葉令王喬與仙人王子喬本是兩而應飭風俗通義辯葉令一條引尉靈王太子與師曠事則是三人混而一之矣案後漢書王喬載方術傳末云或云卽古仙人王子喬也而劉向列仙傳以

為卽靈王太子故彙說本此列仙傳多誕謾不經如載范蠡而云事周師太公望其可笑如此

世以徐敬業駱賓王皆為僧且老壽卽不知果然與否亦稍為忠臣義士吐氣若一雪竇禪師而一以為龐勛一以為黃巢必傳會之以叛賊何也此真名教之罪人矣又雪竇寺誌辨黃巢墓云案巢傳唐僖宗乾符中巢寇浙東高駢擊破之後未嘗至浙東也及中和四年為尚讓所敗巢甥林言斬首以降安得有墓在雪竇山中耶而揮塵錄言雪

竇山有黃巢墓邑官歲時遣祭之然則巢墓亦載

在祀典耶如此不經之語因亂臣賊子所樂聞耳琵琶記明高東嘉作其立名琵琶者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為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於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子且選世尚

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况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魏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者陳留

洛陽雋邑如此飢荒即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餓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後人曲為回護終屬牽強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古今女史邗女貞觀陳妙尼年二十姿色出羣詩文典雅工音律張于湖投臨江令宿於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瑗璣囊後于湖之故人潘法成私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為夫婦即俗傳玉簪記是也

或有問於山蔚劉先生曰世用有爵者點朱而覆以墨禮歟曰非禮也親故之能書者題之足矣必乞於有爵亦所以崇其事也而朱焉則無謂矣且服官者簿書教令皆以朱以下行上焉者弗敢也人子於父母而使人肆然下臨之豈所以尊之乎曰父在母之主宜何書曰從夫而稱子不得以妣名也曰子之主則從父而稱子曰然曰有孫者書考不可乎曰嫌于無祖也曰無孫之子有沒稱公者非歟曰誰公之是於其家了無繫屬也曰立主

以祀之似不宜施於卑曰非然也本尊則尊奉之本卑則卑畜之魂之所依猶之其在耳蓋家有主而統屬於尊也曰禮無明文于何而徵之曰或問乎制子曰夫在妻之主宜書何人奉祀宋子曰奉祀施于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由此觀之則夫在稱亡室父在稱亡舅古之人無不然者而弟或人之所疑蓋以旁書其子之名奉祀或亦無害不知尊者卑者不得干也禮為人子者居不主與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皆所以避尊者也

而於主乃敢自名而無所避哉曰父沒然後滌而改書歟曰然詩云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于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寡子父母俱亡稱孤寡子家禮識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舛戾近來又有嫡母亡故因避繼母而父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怒焉不安於心者矣况儀禮於筮宅吉日之類皆稱曰哀子某哀

固不專於母也。豈可嫌於繼母之故而不哀乎？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其不通不亦甚乎？

楊升菴曰：考工記云：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言大圭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為晉宋人名，後人訛鍾馗俗又圖像貼門，執椎擊鬼，又畫鍾馗元夕出遊圖，及除夜嫁妹圖，文士又作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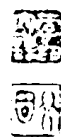
馗傳言為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畫之，按獺遊張說有謝賜鍾馗畫表，則先於開元久矣。殆亦如石敢當急就章中虛擬人名也。

跳鮑老兒童戲也。徐天池有玉通禪劇，此亦戲耳。而孤舟山下有柳翠墓在焉，神道路側有月明菴在焉，郡城中有柳翠井，遺跡昭然，非徒戲言無據也。考紹興間有清了，玉通者皆高僧也。太守柳宣教廳任玉通不赴庭，參柳惡之，使紅蓮計破其戒。玉通羞見清了，即留偈回首托生於柳，誓必敗其

門風。宣教沒翠流落為妓，二十餘年，與清了遇於大佛寺，以清了又號月明，為之戴面具，為宰官身為比丘身，為婦人身，現身說法，示彼前因。翠即時大悟，所謂月明和尚度柳翠也。今俗傳月明和尚駝柳翠，燈月之夜，跳舞宣淫，大為不雅。然此俗難革，為父老者，盍教兒童改作度柳翠之故事，劇場關目，一如四聲猿戲中所演，庶幾足以垂戒而儆俗乎。

吳門李大誥北巖纂輯

文史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為之彖象係辭又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 周易者文王作易之時猶在羨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別於

殷其猶周書周禮顯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顯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謂之周易 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是曰今文尚者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

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四曰賦五曰比六曰興一國之事係二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 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

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脩王道成六藝禮記之作出自孔子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不識穀蒸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為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或雜序得失中庸孔子後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月令呂不韋所修王制漢文帝時博士所錄 記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得二百餘篇梁國戴國刪為八十五篇號大戴禮戴

聖又刪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授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其缺畧而行於世鄭康成注其書唐孔穎達為正義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十二篇始隱公終獲麟而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備矣西漢藝文志曰仲尼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左丘明恐弟子失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孔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以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仲尼因魯策書成文考其正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志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有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茲乎此制作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虐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總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而微言獨傳於子夏太史公猶謂其不能贊一辭彼公穀之書方出於漢襍載尸子等語而其師承豈獨專於子夏宜其駁而不純也初漢興張倉賈誼張敞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賈誼亦為左氏訓詁授貫父以至賈護護授陳欽欽以左

氏授劉歆漢初胡毋生治公羊春秋與董仲舒同業公孫弘亦頗授焉其後有嚴彭祖顏安樂之徒顏之後有冷豐任公莞輅真都之學初穀丘江公授穀梁春秋於申公孝武時江公時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公羊而後私問穀梁而善之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及夏侯勝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本齊學宜與穀

梁時以穀梁並設上前上善穀梁甘露五年召五經名儒蕭望之、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之學、漢初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四家並行、王氏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書、而三傳所授並各有師、自河間獻王獻左氏、而劉歆之引傳文以本、維春秋公羊而已、宣帝世復立穀梁、平帝時又立左氏、然則左氏比三家為最後、顯光武時諸儒廷議立左氏、范申以為不宜立、賈

氏陳元請立博士、賈逵言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范會自秦還、其處者為劉氏、明漢家堯後也、故卒立博士、雖選李孝封、會封、卒、左氏復廢、史通云、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請重立學官、至魏晉漸行、隋劉炫撰春秋述議、專解杜預左氏傳言、孔穎達為正義、陸淳撰集傳、春秋纂例、簿事、趙正、正師、峻助淳傳一家之學。

說苑云、庖子曰、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

所編歷代君臣事跡名資治通鑑以此

三言詩、翻散騎常侍夏侯湛、四言詩、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夷王、五言詩、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六言詩、漢大司馬農谷永七言詩、漢武帝栢梁臺、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賦、楚大夫宋玉歌、荆軻作易水歌、離騷、魏屈原詔起秦時、璽文、秦始皇傳、國璽、策文、漢武帝問三王策文、表、淮南王安諫伐閩表、讓表、漢東平王蒼上表讓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

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晁錯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啟、翻吏部山濤作選啟、奏記、漢江都相董仲舒請公孫弘奏記、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謝思、漢丞相魏相請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有謝羣公、令、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漢馭、漢侍中吳丘壽王傳、公孫弘禁民不得駁弓弩議、論、漢王褒四子誨德論、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反騷、漢揚雄作、彈文、晉冀州刺史王深集、雜、彈文、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漢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

封事漢魏相奏霍氏權封事白事漢孔融主簿作
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學博士論左氏春
秋銘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銘歲漢揚雄九州五
官歲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公作
荆軻讚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
作鄧后序引琴操有笙篪引志錄揚雄作記揚雄
作蜀記碑漢惠帝四皓碑碑晉潘尼作潘黃門碑
誥漢司隸從事馮衍作誓漢蔡邕作艱誓露布漢
賈弘為馮超伐曹操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

曹操文明文漢太山太守應劭樂府古詩對問宋
玉對楚王問傳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上章後漢
孔融上章謝大中大夫解嘲揚雄作訓漢丞相主
簿繁欽祠其先主訓辭漢武帝秋風辭吉後漢崔
駟作達旨勸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喻難
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誠後漢杜篤
作女誠弔文賈誼弔屈原文告魏阮瑀為文帝作
舒告傳贊漢劉歆作烈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
馬張超謁孔子文祈文後漢傳毅作高閔祈文祝

文董仲舒祝日蝕文行狀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
楊元伯行狀哀策漢樂安相李充作和帝哀策哀
頌漢魯稽東部尉張紘有陶侯哀頌墓誌晉東陽
太守殷仲文作弟墓誌誄漢武帝公孫弘誄悲文
蔡邕作悲溫舒文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
鍾文哀辭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光祿勳繆襲
七發漢枚乘作離合詩孔融作四言離合詩連珠
揚雄作篇漢司馬歌詩漢枚舉作麗人歌詩遺命
晉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

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約漢王褒僮約
自無懷氏刻石紀功此為碑之始晉時乃有搨印
之法唐時始有刻板刷印伏羲為書籍漆書於竹
簡或板上漢易以紙粘連卷之唐時始為葉子裝
釘古字皆蝌蚪篆書孔安國始作隸書蔡邕作八
分書鍾繇作楷書劉德升作行書史遊作草書四
聲韻起於沈約切韻起於西域押韻始於唐顏魯
詩起於伏羲之世即樂章也印板書籍唐初尚未
有蓋為之自漢遺始
下邳程邈本秦獄吏得罪繫雲陽獄初善大篆單

思十年，增減大篆，去其繁複，而為隸。上於始皇始。皇善之，為隸人佐書，故名隸書。又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不為體勢，與漢款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勳人焚書，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

與主孫休，創八字名其子。軍，灣，蔭，迄，靈，觥，舞。何音賢，鉅，莽，晁，舉，寇，褒，焚，擁。武后命宗秦客改十二字行之制，以聖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漢劉巖亦

制龔字，儼為名，取飛龍在天之義。其妄如此。魏江式言：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真，談辨之士，加以意說，炫惑於時，乃以追來為歸，巧言為辨。小兒為醜，神蟲為蚕，如斯甚眾。顏氏家訓云：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更生為魁，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二公之言，其致惑於同文之盛乎。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萬為年，永主久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

忠為臣，一生為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考之，但有堊季，惡至四字，合證作鍾。君作風，與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土俗書者，長為矮，養為齋，閨為穩，奎亦為穩，休音嬌，小兒也，天音勒，人瘦弱也，至音終，人亡絕也，弄音臘，人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及妙也，吞音礮，山之巖窘也，門音撮，門橫關也，余音簡，言人在水上也，尖音魁，言沒人水下也，陴和鹹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把音胡，言多髭也，弁東敢切，以石擊水聲也，如此不一而足，字

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謀訟彼欲誣陷人，動曰：半淮，賴之事，半序，惟見雲南耳。古人謂視草者，謂視天子所草也。古者詔令，多天子自為之，特令詞臣立於其側，以視所草何如，而潤色之耳。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司馬相如視草，非令相如代作也。今典制詔者，皆代王言，非視草之義矣。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謂之榜子，亦曰錄子。宋人謂之劄子，即今之摺子是也。

今謂譏議人曰雌黃非也。古人寫書用黃紙，故以雌黃滅誤，以其相類也。顏延之曰：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謂不得以己意擅改書中之字。如金銀車之類是也。西晉王衍善談論，錯舉經籍，輒隨口改易，聽者不覺，故謂之口中雌黃，亦以其改易字句，如口中塗滅更定，非以其譏議也。

草書之作，其原起於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模，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

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息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屬遲難。予瞻所以譏之也。或者又矯為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更遲耳。按此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速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蒙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吮毫濡墨而不揮之俄頃者乎。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結寫不具，猶

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亦不失理。按此則今人於書東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翰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弘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且唐人多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宋初而硯以譜行，端歛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

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乙自昏至曉燃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鎰字，却只從金傍，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麴，即是今之炒麥。至玉菴始有啖麪及鯪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鼓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鼓也。又史記貨殖傳：鹽鼓干，答：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鼓，號鼓樊是也。九經無醋字，止有醢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宋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千卷曰神醫普救總類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曰太平御覽又詔翰林承旨蘇公易簡道士韓德純僧贊寧集三教聖賢事迹各五十卷書成命贊寧為首座其書不傳 真宗詔諸儒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以后妃婦人等事廁其間別纂彤管懿範七十卷又命陳文僖公哀歷代帝皇文章為宸章集二十五卷復集婦

人文章為十五卷世亦不傳 罰張華字茂先括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卿兼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翦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見異所未聞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刪裁浮疑分為十卷後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則覽焉

明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供賜甚渥禮記先修書成最號精當既而亦頗有贅錢之噴遂急成餘帙或謂未協與議其後再開局修永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為標揭繫事其下小大粗精無所不有以太冗濫竟未卒業

宋許觀東齊記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顥始作四聲

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然者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宋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疊字不諳義理致舉人

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本刊定其韻
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
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魯漫
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於張
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不學
幾至於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末條論於此庶覽者
得以攷云

韻會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
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
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僂覃談
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陽韻
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
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
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

本朝國書無四聲而有反切十二字頭後合字皆
反切也其法上取字母下合本韻隨口念出即得
之矣如索郎之為桑桑落之為索不可之為巨者
乎之為諸至於里巷鄙談亦有反切人習而不知

耳如突圍之為團窟壘之為孔蝦弓之為亮窟羅
之為窠瓜郎之為光如此等類不可枚舉
今時憲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此洛書數也洛書
之數履一戴九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
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俱白故陰
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五黃七赤九紫上月
紫黑赤即下月三白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
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
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
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
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
四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過四年半
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矣

前輩嘗言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字之筆初亦
疑之然觀摩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譯經
使十餘人又諭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
出文士之筆良然

劉宋散騎常侍戴顓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音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單名久矣、宋儒以為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耳。

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之書、九經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禮記周禮春秋左傳為九經、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也、緯

所以釋經者、經之有釋、猶織之有緯、故名為緯。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雜采呂書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氏勦取之、據不韋之書、月令特優。

司馬遷作史記百三十篇、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聞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先達稱為良史之才。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小說至今日、溫觴極矣、幾於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寫目者俱多、益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官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

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敘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園錦

簇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効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抗永年一做聖歎筆意批之似屬鼓譟然亦有開生面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為證道之書即長春借說金丹

丹與旨以心猿意馬為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汙溷漪從而刺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索摸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凡寫一人一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教語

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為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狼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推謀狙詐之心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驗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

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板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於大傷風化若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更其甚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棗梨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

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於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欽奉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鄙俚噴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而盡心焉敗俗傷風所係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直省各官嚴禁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

力奉行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又云近來詞客裨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為後書副之取其行之易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証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於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

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真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二書一為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鰲背上行之識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為宋江轉世楊公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若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戴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裨官不成裨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况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

史二書一為三教覺世一為辭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裨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說紗有後說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備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於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

華嚴香義云：此本非字，周長壽二年，權制此文，著於天姬苑師云：此是西域万字，佛胸前吉祥相也。楞嚴經云：即時如來從胸中湧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瑯琊臺刻石，始曰同書文字。

漢書地理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注也。

周易自漢儒以彖象諸傳分隸各卦爻之下，歷代因革遂各不一。至東萊呂氏考定十翼，附於經後，始復孔氏之舊。但大小二象兼分上下，似猶可疑。蓋大象主象，小象主辭，義既不同，文體亦異，恐各自為篇也。先儒大象小象之稱，豈亦因其篇而別其名歟。

吳澄曰：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獨存而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譔死，子邈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生舉李陵事，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今之書籍，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鞞矣，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周，猶然後以卷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真字，曾經細查，洵然。戲音蓋，以田地租人，收種年滿，耨仍還者曰戲度，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為一度，今河工多用之。而度字與戲字，正字通字彙皆不載。馬，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馬，或以馬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之視聽也索隱曰每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板書覆捷之由不封之以示明告中外自後魏以後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

或問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從敕字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為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字書不載勅字而近世所用也

真贗蓋出韓非子齎伐魯索饒鼎齎以其贗往齎曰贗齎曰真也本作雁後人加貝紀傳之謬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鮮矣故有千年而未正者漢書王子侯表中長沙項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西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然則王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侯屬玄菟而遼東復出一侯城無慮改屬遼東屬國而遼東

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何歟雖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於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

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為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壘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疎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解縉修正元史糾誤其書留中今其紕漏遂傳於世云

東華錄云自後漢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見漢碑皆東京文字也西漢以前石刻極少惟石鼓文與吉日癸巳耳

迴文起於晉温嶠連珠起於楊子雲集句起於石曼卿次韻起於白居易劉禹錫詞為詩餘起於唐李太白謝秋娘歌始於伏羲網罟之歌即詩也今則改詩餘為曲遂另為一體

大公兵法有文韜武韜龍韜虎韜犬韜豹韜是謂六韜

西京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繁露冕旒前後垂珠如簾也以喻書名議論比之也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書成夢吐白鳳

晉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抄金匱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晉河東郭公授郭璞青囊九書遂洞曉術數後門人趙載竊取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

御玉知遠善易知人生死作易撮十五卷云是肅丘元老傳授一日大雷雨雲霧中有老人云上帝

命吾攝六丁追取此書遂失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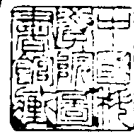
袁天綱以五星指南書二卷觀人富貴貧賤壽夭無不中者術者宗之

唐段成式著書有異于世俗故取諸逸典名曰酉陽雜俎

西域以貝葉寫經故以經為貝葉世傳琴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所製故名東坡云

唐宣宗時待詔賀若所製

歲時



吳門李大誥北巖纂輯



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為十二會
會分為三十運運分為十二世世分為三十年年
分為十二月月分為二氣氣分為三候候分為五
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
日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
者歲之候也日者月之候也則天地之貞觀日月

之貞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又孰
有外焉者乎

一元猶一日也一日十二時故一元十二會盤古
乃子亥之交也子丑會方有天地寅會開物生人
寅卯辰巳四會渾

天地有陽九百六之厄值此數者大則弑逆篡奪
天下受兵小則女主亂臣上下不靖陽九為大旱
百六為水澇陽九之災四百五十六年為一小限
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大限百六之災二百八十

八年為一小限四千三百年為一大限明正
德元年丙寅六百六第五小限嘉靖九年庚寅入
陽九第二小限道藏運度經云三千三百年為小
陽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為太陽九六百六又八
十一萬年為劫終陽九百六則一元中大劫天危
謂之陽九地虧謂之百六正法經云天運三千六
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陰蝕陽勃
天地氣反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
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陰勃陽蝕則天地改易謂

之大劫

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
左旋常一旦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
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
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
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
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
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

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縮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

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舛寒暑反易農桑廢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也

黃帝始作甲子制曆象命太撓探五行之情占斗

綱所建作甲子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筭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歷度作調曆以建寅春正月為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律積餘日以置閏

堯治曆象命羲和治曆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和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治象器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此即後世渾天之儀

按書言虞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意必取斗二星名璿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衡而起者也中簡為璿璣外規為玉衡其法制不可詳後世馬融王蕃謂即洛下閎所作渾天儀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遊儀以綴赤道為璣置望筒橫蕭於遊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知其纏離之次為衡即未必一一符合大約不相遠矣七政何以不齊日之行天也以歲而周月之行天也以月而周太白辰星何先何後其周天亦與日同熒惑之周以二歲

歲星以十二歲鎮星以二十八歲惟其運行參差不齊故璇璣玉衡所以齊之。器也七政齊而後可以治曆也。蓋曆者不過即日月之運行星辰之次舍以為推步之術。但日月則有盈縮朏朧星辰則有遲留伏逆其出入於二道之間即竭天下之智巧而有所不能悉者。而曰按擬一定之跡欲其積久而無敝得乎。故古之曆自黃帝迄秦末凡六改。漢凡五改。魏文帝迄隋末十二改。唐高祖迄周末十六改。宋凡十八改。金熙宗迄元末凡三改。夫

亦以理與數揆之。有不容不改者在也。嘗考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漢元和三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宋改統天曆。在斗二度。元改授時曆。退在箕十度。至明嘉靖間。冬至初昏室中。日在箕二度。起堯甲辰至此計年凡三千九百有奇。度計之差已五十餘矣。可不修改以合天度乎。自漢鄧平改曆。洛下閎謂百年後當差一度。漢末劉洪作乾象曆。有歲餘

之法。晉虞喜始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而莫之約。以五十年退一度。然失之太過。後何承天倍增其數。約百年退一度。而不及。至隋劉焯折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唐僧一行大衍曆。則八十二年。宋統天曆。則六十七年。惟元郭太史守敬及許衡王恂輩。測景驗氣。以至元辛巳為曆元。減周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加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有奇。而退一度。

定為歲差。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又推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凡四十九事。而不合者僅十事耳。然則授時之制。可謂度越前代矣。明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以洪武十七年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雖不用消長之法。而積分猶仍授時之制也。然行之已久。不能無差。如正統十四年己巳朔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十三年朔日食。曆官所報分秒起復數俱不合。夫天道

之可驗者莫顯於日月之交食而失於推算若此則夫五星之凌犯關聚四餘之出入稜祥又孰辨之嘉靖初掌欽天監事華湘奏自元辛巳至元統上言時僅一百四十迨今則二百四十二年授時曆法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六十餘年差一度今合差三度餘矣宜如其言擇知曆者廣集疇人子弟於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詳測日影黃道赤道中星等日計月書至來歲冬至以驗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日月交食日纏月離之類視元辛巳以來

有所差謬詳定歲差以成一代之制蓋天道悠逸運動無常其不能不差者亦理勢之所必至隨時窺測以揀弊符軌是安可少乎

日月五星雖參差不一而其晦朔弦望與天遲留伏逆之際總不出黃赤二道之交必詳答於諸道麗天之度然後可以窺日月五星之所由於以其考晦朔弦望遲留伏逆之差然月與五星之行總以日之行為推驗故齊七政莫先步日而步日莫先分野郭太史敬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悉字內之

形勢而極其推算之詳矣當元統任事之日從南監觀象臺測驗日晷耳日晷已改而於推步七政諸法可悉沿其故乎何也測晷準諸漏刻而晷漏則隨地勢南北辰極高下為異者如南海極出地一十五度北海極出地六十五度若是其不同也今燕都禹貢冀州之域為尾箕分野金陵分野則在斗若執明初長短之度而不計道里以定日影則所差必多矣如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遂至晝暝此可以驗南北地勢之不同也故宜

首定分野以測影八方之地各有偏向世所用指南針或亦可準隨地用之正午偏午驗其所指而二十四向俱隨以定然後以道里之偏正遠近而測景之尺寸庶步日可以無差矣

黃氏曰日躔者日之行每日遠地一周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是為一歲也月離者月之行每日遠地一周凡未及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

是為一月也日與天會者一歲一次而二十四氣由之以生然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外而盈五日也月與天會者一歲十二次而十有二朔由之以生然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周則是於三百六十之中而虛五日也日法者分一日為十二辰又細分為百刻又細分之則如四分曆以為九百四十六初曆以為八十一大衍曆以為二千四十是也蓋取其便於步推氣朔而已日何嘗有法乎斗分者

斗柄指十二辰而又細分為二十四氣又細分之則於太初以為三百八十五太衍以為七百九十九是也蓋亦取其便於觀候星辰而已斗何嘗有分乎閏餘者氣盈縮虛之所致蓋定歲不可不依朔虛之數而節氣不可不數閏餘之月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積至十九年而七閏而氣朔又同日也歲差者天運日躔之所致蓋天道平運而舒則漸差而西日道內轉而縮則漸差而東故皇極曆以為七十五年差一度太衍曆以為八十三年差

一度也漢志章部紀元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十九年七閏而至朔同日謂之章七十六年四章而至朔同在甲子日謂之部凡一千五百二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時謂之紀凡四千五百六十歲而至朔同在甲子年謂之元此乃作曆之本也邵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吾得而知之矣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時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運三十運為會十二會為元此造化

之一終也

三皇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三百七十四年內甲辰始於唐堯七十二年舜六十一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二年始皇二十六年即西漢二百一十一年附新至十八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蜀漢四十三年西晉五十二年正統起太康元年東晉一百三年宋六十年齊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陳三十二年隋三十八年正統止三十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梁十六年後

唐十三年後晉十一年後漢四年後周十年北宋
一百六十七年南宋一百五十二年元八十九年
明二百七十七年

三代年歲別名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
載也夏曰歲一歲稔也商曰祀周曰年獨斷夏曰
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祭一訖周曰年取禾
穀一登熟唐虞曰載取萬物終復始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
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開逢以下十名為干困敦以

下十二名為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
自漢以前無用者以甲子名歲雖是東漢以下
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
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
格庚辛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亂其名者
今人紀月上旬中旬下旬稱上澣中澣下澣此起
於漢唐侍從官每十日假一日休沐浣衣三旬之
中三浣故以此名澣同浣
俗謂異日為另日音令說文玉篇無有也只當作

今日戰國策趙燕拜武靈王胡服之賜曰敬循衣
服以待令日即異日也注為善非

周公作二十四氣候秦穆公始作伏而臘則始於
周蜡祭

一年二十四節氣一節主半月水之氣味隨之變
遷此乃天地之氣候相感又非疆域之限也月令
通纂云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
旦以瓦瓶秤水視其輕重則雨多輕則雨少觀
此雖一日之內尚且不同况一月乎

俗以初五十六二十三為忌日蓋三日乃河圖數
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
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為吉所以戒懼也然止此
二日非凡遇子卯皆不樂也

曆載酉不會客會者會宴也杜康卒於酉日酒為
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
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其証也至宋世有國

祚長短之數寒在五更頭之識於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時宮中又不止五更矣

五更鳴鐘前十八緩後十八急緩急每三轉共一百零八擊者蓋應十二月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按陰陽也

朔之為言蘇也月死後復蘇生也月之初一日為

朔日月相會謂之合朔望十五日也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對望也晦月盡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蓋陰近則晦也弦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蓋日與月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其形一旁曲一旁直如弓弦之張也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神農始定正月朔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正月朔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日中北風夏民多死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六正月朔風從南來命

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人多死亡風從東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天和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

又曰正月一日有風有日又有陰雲名曰三有其年主大熟凡建日風起而無雨主米貴甲申日雨主米暴貴久晴逢戌雨久雨望庚晴又久晴逢庚變久雨逢破晴每月初三月下有橫雲初四日雨每月初五十六雨則月內多雨夏初水底生苔主暴水苔浮水面立時大雨魚浮水面主雨母雞駝

兒主雨狗吃草主晴貓吃草主雨常以六甲平旦東向望日傍有雲氣青者甲乙日雨赤者丙丁日雨白者庚辛日雨黑者壬癸日雨又曰在日東甲乙日在南丙丁日在辛庚辛日在北壬癸日在中戊己日雨又六甲日雲多雨多雲少雨少六甲日無雲一旬無雨六卯日雨主晴凡遇戊午己未日久晴必雨或遇亢壁二星值日則不雨餘則必雨又上火不落下雨滴拓每月初日雨月內多雨六月初大雨大蟲小雨小蟲月二十五雨主久雨凡

雪多於戊巳日或丙子日凡正月初九十五廿九
二月初七十七十八廿一廿九三月初三初七初十
五廿三廿八四月初一初八廿三廿五五月初五
十三廿一六月十二廿四七月初八十五八月十
四廿一九月初九十七十月初五十五二十廿五
十一月十四廿九十二月初八廿四前後各三日
當有風若遇箕畢翼軫四宿值日當有大風雨打
五更日中必晴晏雨不晴一點雨一點釘落到明
朝也不晴謂雨點下地結實有泡必不晴也

元夕燈火盛於唐而昉於漢按漢武帝祠太乙自
昏至曉燃燈梁簡文帝有列燈詩陳后主有璧光
殿遙詠山燈詩春明退朝錄云宋太宗時三元不
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容齋隨
筆云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成始張燈如上
元之久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三
元之說出於道藏謂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十天霧
官神仙兵馬與上聖高妙真人下降人間考定罪
福中元下元皆大慶之月也長齋誦度人經則福

及上世身得神仙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官私不開倉庫張說
詩上月今朝減流傳耗磨辰還將不事事同醉俗
中人

二月初一日為中和節以其揆三陽之中配仁義
之仁唐德宗時李泌置。又二月為芳春節玉晨
大道君登玉霄琳房四盼天下

清明十日之前禁火謂之寒食蒼龍大火司令在
此時自此以後則火乘旺故禁火以抑之介子死

值其時遂有此說八日青精制火於食也五日競
渡制火於水也佛日食玄精固謬而弔屈之說似
亦未然楚人弔屈則可至吳越淮泗俱為之何說
也固知三者之皆謬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復修禊
不拘已矣黃淳父詩上巳重逢已誤也本週不禊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
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
衣服皆敗黥古雋略云黃梅雨梅當作徽因雨當

梅熟之時，遂訛為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徽，小暑得未出徽。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罷，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徽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

後逢壬遲，夏至逢庚早，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徽氣之深淺，殊不知天干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徽氣乎。徽字或作霉。

放翁詩云：已過浣花天。註：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於浣花溪，故云。

二十四氣中，唯小滿芒種，其解不一。晉家云：皆為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謂種之有芒者，麥至是已熟，又可以

為種古者所以告農務之早晚也。

燕都自五月一日至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已出嫁之女，亦各歸寧。俗呼是日為女兒節。

俗以端午作五毒與小兒佩之，以解諸毒。按古者青齊風俗，於穀雨日畫五毒圖，蝎子蜈蚣蛇虻蜂蝶之狀各畫一針刺刊布家戶，貼之以禳虫毒。則古者五毒用於穀雨日，而非端午日也。

六月初六日，宋真宗時，天書再降兗州，遂以是日為天貺節。

道書：七月七日為慶生中會。此日地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會天水二宮六宮十八府七十二曹，同考罪福。

七夕乞巧，其未已久。續博物志：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五歲，共卧一榻，覆之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下，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巧事，然不如七夕瓜果陳列，穿針弄線，為有風致。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逢仲秋，日在端節。

是知凡月之午日皆可稱端午蓋端者始也首也
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至初十皆可云
端併不獨五日矣又元日為履端亦取此義但宋
表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或是日遠逢午日亦未可
知姑俟再考

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
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

冬至日極南影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當黃鐘律
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

十二月祭先祖百神之日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
曰大蜡漢曰臘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衰日為
臘祭月雖同而祭日則異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
氏始為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
八蜡一先蠶二司蠶三農四陸表畷五猫虎六防
七水庸八昆虫臘獵也獵取獸以祭也
十干名太歲在甲曰闕途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
兆在丁曰疆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
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音

音

十二支名太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
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
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闍茂
亥曰大淵獻音頓壯音頓群音

正月為孟陬孟陽端月陬月上月嘉月辰次諏訾
音痘律中太簇其音角

二月為仲陽如月令月震節辰次降婁律中夾鐘
其音角

三月為載陽青章竹秋青遠劉臻妻云青遠升寇竊月華節
辰次大梁律中姑洗其音角

四月為麥秋涂月清和正陽辰次實沈律中仲呂
其音徵

五月為皋月蒲月姤月葵月長至地臘天中辰次
鶉首律中蕤賓其音徵

六月為積陽且月三伏遯月徂暑溽暑辰次鶉火
律中林鐘其音徵

七月為流火相月巧月蘭秋肇秋大晉道德臘牛

女外辰次辰尾律中夷則其音商

八月為壯月、桂月、觀月、柘月、仲商、千秋節、辰次壽

星律中南宮其音商

九月為玄月、菊月、杪秋、暮商、菊節、授衣、辰次大火

律中無射其音商

十月為陽月、良月、坤月、山春、小春、暢月、辰次析木

律中應鍾其音羽

十一月為辜月、短至、陽生、陽升、陽回、亞歲、一陽、三

至、履長、添線、辰次星紀、律中黃鍾其音羽

十二月為除月、涂月、蜡月、臨月、杪冬、小歲、嘉平、清

祀、大措、糴婁、王侯臘、辰次玄枵、律中大呂其音羽

俗以官吏不恭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

三月者此說起於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於寅、正

月為寅、旺於午、五月為午、墓於戌、九月為戌、謂此

三月為災月當避也

杜氏左傳註云、夜半即今之所謂子也、鷄鳴者丑

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

巳也、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日昃者申也、日入

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

時始於此

說梏、甲子逢單日為雄、獲日為雌、雌甲子雖雨不

害、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

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一日一夜百刻、配十二時之數、有謂子午二時則

十刻、其餘十時皆八刻者、有謂時自時刻自刻不

相干涉者、惟三山林永叔謂一時得八刻、十二時

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又以每刻分為六十分、四

刻計二百四十分、布之十二時之間、則每一時得

八刻二十分、故有先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

十分也、且以卯言之、先初初刻、次初初刻、初十

初二刻、初十初三刻、初十初四刻、初十正初刻、初

正一刻、初十正二刻、初十正三刻、初十正四刻、初

分、總而計之、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見矣、今之百

中經所載、每時有八刻三分三秒、而於分之極處

難於結絕、終不如林說、與明林之先初初刻、與正

初刻雖立兩款皆不可以實刻算直因派有二十分姑增立此名爾與他八刻各占六十分者不同所謂時刻不相干者未必無見

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圖經池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饋貽謂之朝節

陳肇湖五襟組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謂窈九謂是日天氣常窈晦然也家以糖棗之屬作糜餽之

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冰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乙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今萸囊菊瑗習用為常而蓬餌鮮有隸作九日事者

從來農夫致力南畝非天時不為功故量晴較雨

探節數時咸有口訣謂之田家五行每歲元旦占

候風雲風自東南來歲大稔東風次之東北又次

之西則歉西北有紅雲氣則稔白黑則歉諺云歲

禿高低田元日立春最佳諺云百年難立春日宜

晴暖諺云春寒多雨八日為穀生日俗呼上八是

夜看參星過月西則旱否則多水諺云參星參在

在箕極上又云八不見自元旦至十二日當一

歲之月以瓶汲水日準其輕重以下水旱重則地

月多雨輕則旱正月十五夜月明時建木表於地

長一尺五寸據表之長而中分之為七寸半者二

月影遠及為豐不及則旱過則水二月十二日

為花朝晴則百物成熟諺云有利無利三月亦

喜晴麥乃有秋諺云三月溝底上巳日聽蛙聲占

水旱午前鳴者高田熟午後鳴者低田熟唐人詩

五行水旱四月八日夜雨則傷小麥諺云小麥

鬼只怕八十六日晴則水大雨則旱陰雲為佳

芒種後逢壬日為入梅天多雨水極佳埤雅

云四五月間梅欲黃落蒸濕而雨謂之梅雨天寒

主旱諺云井底乾夏至日起時、分三節共十五日
三日為頭時五日為中時七日為末時梅雨時雨
田所必資也方梅而雨則主旱時盡而雷則主澇
諺云高田只怕迎梅雨低田只怕送時雷中時而雷謂之腰報亦主多
兩名倒黃梅 五月忌甲申乙酉日雨、則大水
紀聞云春夏甲申日雨占為米貴秋甲子雨則稻
禾吐芽亦主穀貴便民圖纂又云春甲子雨撐船
入市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秋甲子雨禾頭生耳冬
甲子雨飛雪千里又五月朔旦為早禾本命日忌

雨 四月二十日為小分龍五月二十日為大分
龍日前此雨必徧及自分龍後或及或不及若有
分之者諺云夏雨隔井田分龍次日雨則主豐稔六月初
不宜雨諺云初一落雨井泉枯初二落雨連太湖小暑日東
南風及成片白雲起則有白棹風主退水兼主旱
蘇東坡詩三時已斷黃梅雨百里初來白棹風三伏宜晴宜熱諺云六月
弗立秋日忌雷秋分後虹見為天收雖稔
亦減分數 處暑日喜雨白露日雨主歉收 八
月二十四日為稻藁生日雨則藁為腐諺云燒乾柴吃白米

八月露下而雨為淋露雨九月霜降而雲為護霜
雲 秋分在社前則田有收而穀賤分在社後則
無收而穀貴諺云社後分社白米變錦墩九月九日
晴冬無雨雪諺云釘靴掛斷繩霜降日有霜則米
貴小雪日有雪則米賤 十一月十七日為彌陀
佛生日東南風則米貴西北風則米賤 冬至後
逢第三戌為臘 前三番雪謂三白諺云若要青臘雪是鬼主來歲稔殺蝗虫子諺云一尺一尺雪入泥
連蝗入地應千尺

天皇制干支即闕途因敦也地皇定三辰以三十
日為一月伏羲定干支即子丑甲乙配為甲子以
定歲月日時而成歲曆顯頊高陽氏造曆以孟春
月為歲首帝堯始置閏月定四時
燕都遊覽志十二月八日賜百官粥民間亦作臘
八粥以米穀雜成之品多者為勝此蓋循宋時故
事然宋時臘八乃十月八日也
執論唐術士楊救貧蓋精堪輿術為時俗所推其
膚制一年十有五為百事忌名曰楊公忌所忌

之日且多賢哲誕生如孔母紱麟及唐代宗宋孝宗孟嘗君胡廣崔信明王鎮惡蘇東坡萬回和尚之流皆昭典籍此不經之論乃沿習不改蓋不足信往見於名公辯議至今用其日者未蒙禍害也

周髀家曰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不見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日短

一歲之間寒暑涼燠四氣流行陰陽詔占四變運用非四氣無以管籥四時非四變無以流通八節四氣常在子午卯酉天四正而四變正臨申丙庚壬之宮蓋春仍冬政其氣猶寒二月驚蟄朔氣值甲而變其氣為詔計三十日其日多積天地之故氣所以變化也既變之後則春分之燠氣始得以生物矣夏仍春令其氣猶燠至五月芒種朔氣值丙而變其氣為陰計三十日其時多陰天地之台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夏至之暑氣始得以

長物矣秋初夏政其氣猶暑至八月白露朔氣值庚而變化其氣為占計三十日其日多陰天地之冷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秋分之涼氣始得而成物矣冬初秋令其氣猶涼至十一月小雪之朔氣值壬而變其氣為陽計三十日其日多晴天地之閉氣所以變化也變化之後則冬至之寒氣始得以收物也然四氣不分南北以其乘中正之氣得天度之多故地之應亦均而四變則有差殊故江北無陰江南無詔西土無占東邦無陽以天

度不齊地氣流行有偏耳其氣順為歲稔氣逆為年凶故四時之候各有氣運故立春至春分厥陰風木主之謂之生氣至小滿少陰君火主之謂之舒氣芒種至大暑少陽相火主之謂之長氣立秋至秋分太陰濕土主之謂之化氣寒露至小雪陽明燥金主之謂之收氣大雪至大寒太陽寒水主之謂之藏氣而一氣運於甲子冬至之朔二氣運於甲戌霜降之朔三氣運於甲申處暑之朔四氣運於甲午夏至之朔五氣運於甲辰穀雨之朔六

氣運於甲寅雨水之朔故天運而申左旋地氣隨支干而右轉一闕一闢生化無窮故一氣司四節計一十五日每候司五辰皆在天度計五度弱而與時變化鬼神之情狀俱有定數可占焉

一歲三百六旬五行各司七十二母而土分旺於辰戌丑未四季各一十八日是謂土王用事輔談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真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西鼻俱通丹家所謂玉洞雙關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準測神定氣和則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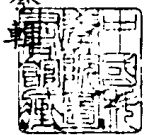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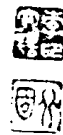
符台神昏氣躁則如左時左通以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丙庚壬之要也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尚書摯虞以三日曲水其義何指對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日俱亡一村以為怪乃相携至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盥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說便非佳事尚書即來對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

海涵書鈔

器用

吳門李大誥北巖慕



古者燧人氏鑄金為刃教民以釣取魚伏羲氏師蜘蛛而結網取魚黃帝始作針線始作簫始作杵臼作灶釜甑帝妹女媧氏始作笙簧作皮幕神農始作瓦器作斧斤至周時孟莊子始作鋸鑿帝為耒耜耨錄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犁用牛耕炎帝之孫伯岐生訖延始作鐘神農以石為兵蚩尤鑄金

為兵黃帝作弓矢黃帝征蚩尤西王母遣人授帝以符籙此為符籙之始帝始作鼓黃帝臣孔甲始作盤盂時有巧人曰偃始為規矩準繩公輸般始作磬帝始立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始定律作棺槨造磬黃帝與西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西王母授帝以九華燈檠注膏油為燈神農作床為枕為被西王母為帝列七寶登真之床敷華茸淨光之褥此為床褥之始黃帝使百辟羣臣列圭玉於蘭蒲席上此為席之始西王母為帝設九真十絕

原缺

妙帳此為帳之始西王母獻白玉環此為環之始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崑崙之嶰谷為黃鐘之律而
造權衡度量此為秤斗尺之始黃帝始天其臣左
徹刻木為像此為神廟木主之始而泥像始於佛
大舜造筆子路作硯田真造墨漢和帝時來陽蔡
倫始作紙舜妹嫫媿作畫嫫媿嘗脫舜害於瞽象者堯
使質絡作缶即今之瓦盤也舜始作漆器少康始
作箕帚紉作熨斗以熨人後人用之以伸帛周武
王作扇周公作筆韓信作紙鳶以度未央宮之遠

近此為風箏之始漢景帝作胡床即今之交椅
馬鈞作水車褶扇圍屏鳥槍竹椅竹棹火爐荆川
紙皆始於明其眼鏡風領煖鍋紐珠自鳴鐘煙袋
西洋圖畫則始於本朝也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秦帝興神鼎
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
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今人知
黃帝禹有鼎而不知有秦帝之有鼎矣秦帝即秦
吳伏羲氏也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鵲一
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反影此
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國作扇有四一名
遊飄二名條融亦非條融三名虧光四名反影時
東甌獻二女一名迺媿一名迺媿使二人更搖此
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冷然自涼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
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鵞之象故因
而作華蓋

黃帝之治天下百神受職於明堂之庭采銅於首
山作大爐鑄神鼎於山上鼎成有龍垂鬚下迺黃
帝以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乃上去
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鬚龍鬚拔墮黃帝之
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鳥鬚號故
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古人鑄刀以五
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
春秋闔閭既寶莫邪復詔有善作鈎者予百金乃

有貪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而成二鉤者鉤師向
鉤呼二子名一名吳鴻一扈稽二鉤襟於衆鉤中
忽應聲雙着於父之胸前王驚而賞之 吳鉤刀
名似彎刃非劍也

劊韋舉在西川造兵器皆有定秦字朝廷疑其跋
扈案問之云是工人名字然刀劍錄云秦始皇三
年歲次丁巳採北祗銅鑄二劍銘曰定秦於古已
先有之矣

龍蛇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太公兵法曰弩之

神名曰遠望箭之神名曰續長

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
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
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
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劊官名
節度使義取此

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髮頭義權荅曰劊時有
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髮頭帝乃令虎賁
之士戴之以衛左右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人
皆惑帝乃令風后發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
擒蚩尤

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魯班刻為舟崑崙
山有沙棠木食其實不瀨為舟不沉

前代士夫皆乘車而有益至元魏之時魏人以竹
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於步行騎馬傘自此始又
曰魯班之妻造之謂其夫曰君為人造居室固不
能移妾為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

遼齋閑覽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乃今所謂浮
環者凡渡江海必預備浮環以虞風濤覆溺之患
其形如環而空中以帛為帶掛之項上出兩手以
按之則浮而不瀨可以待救至今浙人呼為壺
盃音雅酒器也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伯雅容七升
次曰仲雅容六升小曰季雅容五升能飲此酒不
醉故曰雅量

古人以杯為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
偏提即注子劊仇士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

改曰偏提，據說郭曰：猶今之酒斝。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惜其色，養

硯以綾文蓋隔其塵，養墨以豹皮囊遠其濕。

絳縣澄泥硯，置絹袋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

之細者已入袋矣，取以為硯，水不涸。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

羽。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者

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明永樂初始有持者，然特

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克貢，朝廷

以遍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

遂通用之。成化年間始為書翰。

蓮炬者，乃插燭之器，天子以金為蓮花之形，謂之

蓮炬，非燭名也。

匱粧，盛首飾器也，今訛為簡粧。

莊河蠻國，其王號鬼王，其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

之間，即今雲貴界外也，世用其蛤飾器，謂之羅殿

今俗謂之羅殿，乃羅殿之訛也。

簾名，蝦鬚人多不曉其義，卅菴丹鉛錄曰：爾雅以

鱒為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遊行則豎其鬚，高

出水面，鬚長數尺，可為簾，洞真記馬丹常折蝦鬚

為杖。

齊高祖賜隱士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

太子木犀如意，石季倫玉敦皆執鐵如意，蓋古之

爪杖也，古時或用骨角竹木，制作人手指爪，可長

三尺許，或背有癢，手所不到，用此搔爬，如人之意，

故謂之如意，不知近作雲頭屈曲者，起於何時，釋

氏以文殊執之，豈亦搔癢耶？蓋僧上堂時執此以

登講席，私記祝辭問答於柄，視之以備忽忘，道家

亦以梓潼文昌執之，相沿用之，非古制矣。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每思其嚮，夜不能寢，帝

為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於簷外，因風相擊

聽之，與竹聲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

之，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今之官斛規制，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間崔或

上言其式，口狹底廣，出入之間，盈虧不甚相遠，遂

行於時康熙庚寅改斛上下正方斛面易於浮多旋復舊制至今不改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以韋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以有圭角故謂之觚文選操觚進牘今以操觚為操筆非也

古窰器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窰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粗黃土近世少見

古漆器出南番西番雲南莎羅樹子內綿織者與剪絨相似濶五六尺多作被亦可作服

火浣布出西域南炎山其山晝夜火燃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取其毛績紡為布布垢燒之即淨

火蚕絲出炎州衣一襲止重一兩而溫過重裘冰蚕絲東海員嶠山有冰蚕長七寸黑色有鱗角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夏月張此滿室生涼

金蚕絲出彌羅國蚕長四寸色如金其絲色碧織為絹表裏通瑩從之一尺引之一丈

宋玉招魂篋象碁有六簿些所云象碁乃是以象牙為碁子蓋即圍碁之戲非後世之象碁也後世象碁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錄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碁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鬪象碁亦戰鬥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碁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碁不同

投壺戲乃東漢蔡邕所造當光武延攬之餘休兵講義圖像雲臺斯時政安務舉四境晏然蔡公當蒞事之暇羣僚宴集樂意相酬設此投壺一則以勸侑嘉賓二則以綱紀律度三則以仿射鵠之義戲子飾四以朱者因明皇與貴妃彩戰將北惟重四可轉敗為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而成重四上大悅顧高力士令賜四緋因之遂不彘

今之葉子戲相傳宋太祖命後宮習之以消夜又有倒擲戲者以玉作檝攪形六觚而刺一二三四五六推旋於玉盆中久而方倒中其數者為勝宋宣和二年有臣上疏設牙牌三十二扇共記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二扇二十四點象天之二十四氣地牌二扇四點象地之東西南北人牌二扇十六點象人之仁義禮智人性之剛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和牌二扇八點象太和元氣流行於八節之間其他牌名類皆

合倫理廢物器用至宋仁宗時始頒行天下

今之假面始於高齊蘭陵王長恭王面白類美婦人乃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塘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蘭陵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漢武帝為甲帳次為乙帳俱以珠玉琉璃為飾甲以居神乙以自居石季龍冬月施蜀錦流蘇斗帳四角以金爐薰百和香懸金蓮錦囊絞綃帳輕踈而薄紫氣隱隱但見紫氣不知有帳

嚴冬自溫盛夏自涼

王愷作碧紗步障四十里石崇為錦步障以敵之周穆王時摩連國進鸞章錦幔文如鸞翔

粉自三代以鉛為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名飛雲丹馬嵬坡楊妃塚生白石可為粉名貴妃粉

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

五代偽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

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雙筒謂之文尊

伏羲氏作琴世本云庖羲氏作琴山海經云帝俊生晏龍晏龍始為琴瑟史封禪書云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琴秦聲也或云蒙恬所造

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靴柱摯以為興於秦末或云阮咸所造其聲清雅故今呼琵琶曰阮咸瑩篔一名坎侯其制二十有四絃釋名云師延作

張衡西京賦發鯨魚鏗華鐘按海中有大魚名鯨
海島有獸名蒲牢蒲牢畏鯨魚以擊蒲牢大吼凡
鐘紐皆作蒲牢擊鐘之椎為鯨魚狀

楊妃喜擊磬乃取藍田綠玉琢之脩極精巧

彈箏者以鹿角琢為指爪名曰繫爪梁簡文詩停
絃時繫爪息吹治唇朱又曰義甲唐劉言史詩送
却玻璃義甲聲又以銀為者名銀甲杜詩銀甲彈
箏用李義山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

匈奴冒頓作鳴鏑即今之響箭

魏氏瑣連孫吳之法注弩射法也又諸葛亮作連
弩鐵矢長八寸一發十矢

周禮司烜以方諸取明水於月方諸鏡也

龍涎香出大石國龍蟠洋中大石吐涎其上土人
取以和香又有龍腦香出婆律國乃婆律樹之木
心也金顏篤耨二香名俱出真臘乃樹之脂液也
沉香青桂香馬蹄香鷄骨香棧香本一木而香異
焉安息香樹出波斯國燒之可通神明辟衆惡乳
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國乃樹之膏也

天子筆管以錯寶為附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
扈為之以襍寶為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絺錦其上謂之絺几以象
牙為火籠籠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
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夏設羽
扇冬設繒扇公侯皆以竹木為几冬則以細蜀為
橐以憑之不得加絺錦

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
劍劍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襍廁五色瑠璃

為劍匣劍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十二年一加磨
瑩乃上常若霜雪開匣拔鞘輒有風氣光彩射人
漢時長安有巧工丁緩者為常滿燈七龍五鳳雜
以芙蓉蓮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
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
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為名又作九
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
動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
之滿堂寒顫

漢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為之，瑤瑤為勒，白色瑠璃為鞍，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以飾其上，或加以鈴鑷，飾以流蘇，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為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皮為之，熊羆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獲詔使獻二十枚。漢朝以玉為虎子，以為便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形，鬣尾皆具，而背為大穴，用距之以便。

溺，今溺器多用銅錫，更有瓦者，若褻器則以木為之，名為馬子，蓋本乎獸子以變通之耳。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及千年，徒傳柴窯片之名，所謂雨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亦不易得，若成窯五彩暗花而體薄者，亦難輕購，再之宣窯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固少，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做本朝，極易溷淆，至國朝御窯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於秋官主政劉伴阮監製焉，又有郎窯做。

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粳眼款字酷肖，可謂巧奪天工矣，更有熊窰，亦不多讓，至於磁牀磁燈等類，又近日之新興也。

淮南王安諫擊闔越書云：輿轎而踰嶺，則乘轎之制自漢已然矣。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眾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木，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請

作採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理宮詞云：晝日閑意賭選仙，小娃爭覓倒盆錢，上善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倒盆錢者，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早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夫，陸龜蒙所咏是也。曾稽竹簟供御，號為流黃簟，唐詩：珍簟冷流黃，錄異記：菱鞋鑽金鏤相連，屈伸在公，顧況詩：春樓不開菱鞋鑽，亦作菱鞋，又菱鞋旗名，鹵簿中有之。

瑞應圖云歲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北史楊愔傳以方麴障面請書不解方麴為何語

按說文作笛蓋竹織方扇也疑即今之影燈

吳王亮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也

戰國常以賜將帥漢朝用之乘輿謂之輶輓有軍

號者賜其一焉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名百

子帳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

東皆仙樂也

淮南子云若統之候風詳慎曰統候風扇也楚人

謂之五兩

渠荅鐵蒺藜也剗剗曲刀也

成王時越裳氏來朝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指南車

即今堪輿家所用羅盤針也

書經注渾天儀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

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

時取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

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

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

衡之遺法也

昔丹朱不肯剋作圍棋以教之一云竊作此以教

商均象棋乃戰國爭強之術時人象之以為棋

勢一云周武帝始造象棋

硯譜端硯有眼者最貴謂之鵠眼黃白相間鰲

眼在內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精明謂之淚眼

形體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

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蔡邕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其爆聲曰良材

也請削為琴尾尚焦故名焦尾唐詩已託焦桐傳

密意綠綺卓文君琴名

天寶遺事申王宮中以檀香刻童子執燭謂之燭

奴又寧王帳前嘗列木雕矮婢飾以綵繒各執華

燈自昏達旦謂之青凝燈

澗舊儀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史同昌公主堂中設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間以
奇花異葉其上綴以靈粟之珠五色輝映精麗迥
絕

漢甘泉宮起仙靈閣編翠羽麟毛為簾有藻龍錦
霞光繡

宋武帝時外國獻琥珀枕碎之為刀箭藥

唐開元中龜茲國進枕色若瑪瑙枕之寐則十洲

三島歷歷在前帝因號曰遊仙

唐元和中大軫國貢重明枕潔白如水晶中有樓

臺人物丹青衣服織悉具備如水親物

李暹之飲酒器有玉蟾蜍金蕉葉蓬萊盞海山螺

衆仙螺匏子厄慢卷荷

北齊高祖飲器有金巨羅

金屈卮御宴酒器又唐昭宗有鸚鵡卮銀鑿落

曹子建有鸚尾杓亦杯也長柄凡欲勸酒呼之則

尾指其人

漢武帝為七寶床七寶帳設於桂宮

神仙傳衛叔鄉入華山上有紫雲鬱鬱白玉為床

洞真記波岐國產荃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
可以為布所謂春蕪布也亦曰香荃布

白越荃蕪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
羅紵者也

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

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押簾幾百雙

尊酒器也六尊為衛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鳥集之將飛柘樹反起

彈鳥乃號呼取長枝為弓快而有方因名鳥號

之云

之云

澗地里志豫章郡出石為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

今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麩炭

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正謂此

如廁用紙不聞所始古多用廁籌如北齊文宣王

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王之尊用廁籌也齊東

晉倭佛為僧削廁籌於面上試之三藏律部宣律

師上廁法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也五雜俎

載明時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蚕所吐

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貢

楚王夫人於夏納涼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楚王命鑄邪鑄為護劍見烈士傳又異苑載趙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而獲之其賜是鉄良工曰可以為劍

梁元帝為湘東王嘗記錄忠臣義士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以玉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

銀管書之文章賸麗者以珉管書之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二寸紐有連環四兩而相貫上有一大環撓之漁者以為金競而訟之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印字遂留長沙官庫時有光焰乃送荆門軍閩侯祠中淳熙中玉泉寺僧將獻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遂不敢獻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以自照必見一物附於背其狀蓬首薰面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愈世以為寶弘治

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半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指南針或金性使然也若水之下火之上皆出於自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故惟針可驗耳

火浣布蓋金石之屬其縷若銅鐵絲故入火不能遽化耳

唐時葉法善有一鉄鏡鑒物如水人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乃以藥療之即瘥

杭人削松木為片鏤疏黃塗片頂名曰發燭又曰

焯兒用以發火史載閩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

發燭為業豈即杭之所製歟宋翰林學士陶公穀

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披杉條

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

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寸焯聲相

近字之謫也然引光奴之名為雅

大曆中日本林國獻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

之形精巧美麗上以賜獨孤妃後上與妃同遊龍

舟池有紫雲自釵上生俄頃化為龍飛去

四部稿載南宋時慶州章生兄弟皆作窰兄所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艾碎又考括古遺芳稱兄作為哥窰

五雜俎云柴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窰稍可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南宋時餘抗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窰目之不能別白也

三朝北盟會編云古鼎彝皆黃銅或入地中歲久而色變自應尔今郊廟所製乃以藥薰染作色此何理然則藥燒銅器已起於宋矣

太平清話載宋時有雞心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狸毛筆鼠尾筆狼毫筆苧麻筆

北征事蹟云也先奉上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廢物異名疏云即胡撥四長二尺許三絃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誤為胡撥四

秦始皇併天下以藍田玉製傳國璽方四寸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後子嬰奉其璽降漢高祖追王莽篡位使王孫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利螭角微玷其後璽歸光武至獻帝時董卓亂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歸獻帝尋以禪魏以禪晉五胡亂華為劉石所得後復歸之東晉是後魏齊陳以至於隋滅陳蕭后携之入突厥唐太祖求之不得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貞觀四

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宋溫恭劄璽入於淵王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不知璽所在
溯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凡六文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唐制凡八璽皆玉為之一曰神璽一曰受命璽一曰皇帝行璽一曰皇帝之璽一曰皇帝信璽一曰天子行璽一曰天子之璽一曰天子信璽五代剛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又制大宋受命之寶至

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位皆自為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皆用玉，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二曰御前之印，三曰書詔之印，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為寶。徽宗制定命寶，高宗中興，制太宗中興之寶，又作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龍湖文集云：國初設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曰奉天之寶，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

以冊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用，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蕃及賜賚，則用天子行寶；詔外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與臣工，則用廣運之寶；論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也。天子饗祀郊廟視學藉田，勳衛扈從當直，則給金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銅魚；京官朝

參者，則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

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墨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唯親王用金，二品以上用銀，三品以下皆銅。惟京尹以三品，獨得用銀。瑣綴錄云：成化中，始賜內閣，而連文檄藉之以禱，以便休息。今大小百官皆有之。

帝京景物畧云：宣銅爐，款莫若弄乳爐，之口徑三寸者，其製百摺，異爐、乳爐、戟耳、魚耳、蜃蚰耳、熏冠象鼻、獸面、石榴足、摘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

端象頭，馮判官耳、鷄腿脚、扁爐、翻環、六稜、四方直脚爐、漏空桶爐、竹節、分檔、索耳等下也。耳有別鑄磨治，釘入分寸始合者，其色倣宋燒斑者，初年色也。尚沿永樂爐鑄蠟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爐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藏經紙色為最，鑿金色者次，本色為掩銅質也。漆腹以下曰湧祥雲，漆口以下曰覆祥雲，鷄皮色者，覆手色跡如鷄皮，拂之寶無跡，火氣久而成也。其款陰印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偽

造者有施家北鑄蔡家蘇鑄甘家南鑄舊爐偽款
者有永樂之燒斑異景泰成化之獅頭異後人偽
造宣款以重其價真爐真款而釘散者當年監造
官每種成不敢鑄款呈上准用方依款製其製質
特精流傳至後謂有款易售取宣銅別器款色配
者鑿空散入其縫合在款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
覺有微痕面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像流
液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擬鑄爐問工銅以何法煉
而佳工奏煉至六次則現珠光寶色異恒銅矣上

曰煉十二次煉已除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
清者先滴則以鑄爐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
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脈有貢箋有棉料邊有宣
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又有白箋洒金箋五色粉箋
金花五色箋五色大簾紙磁青紙以陳清款為第
一
漆器古有辟毗剔紅戩金指犀螺鈿護生八箋云
永樂年果園廠製盒漆朱三十六遍為足時用錫
胎木胎雕以細錦者多底用黑漆戩刻大明永樂

年製宣德時製同永樂而紅則鮮妍過之器底亦
光黑漆刀刻大明宣德年製六字以金屑填之
瓦釜漫記云釋氏念珠一百零八蓋年有十二月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準一歲之義也

風俗通云黃帝之時神荼鬱壘兄弟二人能執鬼
於桃樹下今人画其像於桃板上列於門戶書其
名於下又曰仙木又名桃符

神異經云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之則病寒
熱名曰山臊人以竹着火中煇煇有聲即驚遁今
人以紙製炮竹倣之又名炮杖

河東俗錄云猪毛織席滑而且涼名壬癸席
開元遺事巨豪王元寶家有皮扇暑月洒水風生
明皇遺中使取之曰此龍皮也愛而不受

澗有厭勝錢竊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
古刀布之變也

馮陸翹陳思王製置骰子二至觀遂加至六
翹翻時有宋識善擊節以木拍板代之拍板始此
一名捺瑟然時無譜至唐明皇令黃番緯造譜定

其郎奏、又易名綽板

蹋蹴、即蹴踏、戲毬也、劉向別錄云、黃帝所造、本兵

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時、為軍中習勞之具、又曰蹴

鞠、

魏明帝鑄銅人二、名曰翁仲、今墓前石人、其遺意

也、

海涵書鈔

吳門李大誥北巖集

談芬

卷之四



造化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間、機發輪轉、無一息之停、天地且不得其閒、而況於人乎、高爵厚祿、清資顯職、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甚鮮、日惟置產營第、不獲一見、而身先亡者有矣、幸而飲食正好、偷閒、顧乃囊篋鎖鑰、喘喘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豈惟日忙、夢亦擾擾、所謂好山水、好風景、何嘗識其旨趣、徒為勞生、雖死不悔、是誠守錢虜、為兒孫作馬牛也、何足道哉、噫、尤有甚者、殆為兒孫作蛇蝎矣、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仲長統樂志篇云、使君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竺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餽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跼蹐畦苑、遊戲平

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飛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神，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講道論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煙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景

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煙島雲林與來時竹杖何妨獨往。

縉紳之家，婢妾多，足以漁色，而不足以養壽命之源，僕隸多，足以張威，而不足以貽安靜之福，田宅多，足以示侈，而不足以杜勢家侵奪，子孫傾覆之禍，是故，武侯之醜婦，荆公之蹇驢，蕭相國之不治垣屋，質諸前哲，無非軌儀，凡爾君子，何莫由斯。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貧賤，六道輪迴。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賤詩書矣。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戒之哉。

有福有智能，勤能儉，創家者也。有福有智，不勤不儉，享成者也。無福無智，不勤不儉，敗家者也。

蓋寬饒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些不足處，便好。人家纔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來。此亦消長之理，有識者無然效尤。

瓦盆注酒，與傾金泛玉，同一醉也。褰驢布鞵，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林莞篔，與繡衾玉枕，同一寢也。布袍蒲絮，與貂裘狐貉，同一煖也。蔬食菜羹，與烹龍炮鳳，同一飽也。知此，則貧賤富貴，可以一視矣。

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寒耳。是故，乞食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灶，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

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視朝廷重則爵祿輕視父母重則妻子輕視兄弟

重則財產輕其所重其所輕是不知類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且不敢自有况

敢有財帛乎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

而父母貧父母饑而子飽者

兄弟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身薄兄弟即是薄

父母也根本既薄福德焉茂

嘗觀孝弟之風盛於貧賤之族而衰於富貴之家

蓋貧族之族骨肉相愛之情真也富貴之家勢利

爭奪之私勝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

富貴而娶之彼扶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

舅姑養成驕惰之性異日之患庸有極乎

程子云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

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

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紉

荒矣是以禮有功官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

奠然後家道諧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冶容

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

曜瓦質在邦必危必家必亡

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

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

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交遊須慎交功名者則推貴之聲入交市井者則

貨利之聲入交術數者則吉凶之聲入交刻薄有

機械者則利己妨人之聲入

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自以為不足故日

益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有餘故

日損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定靜凝重如周公之亦

馬儿儿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

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定靜凝重處故逆知其可

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謂其垂緘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上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終無成功。梓潼竇章曰：「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駒隙之場過。」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心身之精神。

言得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附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好辨以招尤，不若認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方，乃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

容人而不可為人所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所制。觀對師德，兩吉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小人詐而巧，似是而非，故人悅之者眾；君子誠而拙，似迂而直，故人知之者寡。

處世讓一步為高，退步即進步的張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的根基。

處事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常輕言戲謔，遇有正事，誠實之言，人亦不信。

讀書驚博最害事，每見學者，理會許多沒緊要的工夫，到下筆時，沒一字運用得他來，如喫物相似，將雜物一頓都喫了，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容省見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書，人若遂

日無事有現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天資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為勤方是為功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久問敬曰惺惺之為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

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出理之外淮南子曰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二語著稱豈非言以人重耶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惡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醫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

則道念自生

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人非賢莫交物非義莫取念非善莫行事非善莫說

只管自家門戶休說別人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看你家婦女心中偏惱

李君質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

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揆之天理人情恐無

此大便宜事

邱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知止自能除妄想安貧須要禁奢心故云良田千頃日食一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

戒飲者曰喫酒二升糴麥半斗磨麵五斤可飽十口又曰買肉一觔值米五升一日之計可飽五人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儉其親如非禮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延僧盛作佛事何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衣衾取其束骸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徒為售木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雜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為累亦已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其骨肉豈有如此而望福於天乎

景行錄曰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人能愈收斂則愈克拓愈細密則愈廣大愈深厚則愈光明萬事不責於人則無寒冰烈火之擾吾心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多事

列子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至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疾痛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柳子厚曰悠悠人世越不過六十年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白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

斜時今之昏老猶汲汲於名位財利而不知休者曷省此言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渠僕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為兒女憂衣食者是為百草夏春雨此誠至言子孫所謂富貴在天也倘有財力者亦當為子孫做下不可虛過光陰然做房產又不如存心行方便也養生之方首先節慾夫元氣有限人慾無窮慾心一起熾若炎火能於慾念初萌即強制之思其所為如虎豹之墟幽真之境懼心一起而慾火自消

人居天地間有生必有死乃理之常生順死安或壽或夭唯修身以俟之而已武者偷生怖死盜竊天機欲為長生不死之計斯惑矣司馬溫公示道人云借使真有蓬萊山未免亦居天地間若不見太上老君頭似雪世人浪說駐紅顏朱文公感興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誰能安二公可謂達生死之理而安性命之常者也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是非利害毀譽得失皆妄非真譬如泡影當下消亡一也煩惱見前一時不能排遣便宜尋一暢快事令其適然所謂借境調心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途不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朋友契合無交謫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常使有自得之趣而畔援欣羨寂然一念不生七也慎風寒節飲食嗜慾淡泊思慮減少行住坐卧惟期自遠無以自強八也首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九也毋以

病為苦毋以死為患常令胸次寬平襟期灑落十也

避暑錄云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為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然人亦安能皆全各有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激學術不可不勤材能不可不勉各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拔唐人房蔚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張九齡優於氣節魏鄭公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材能姚崇蔽于權勢德裕溺于愛憎則所勝者為之累也汝曹方讀唐書當以是類求則有益其他瑣細與無用之空文不足多講徒亂人意尔

項王喑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春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壘雪視死如歸而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啟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為鐵面御史乃悅

一營娃令老兵夜召之有頃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書寄魏介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

驛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娶妖淫敗道而死蘇秦遊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為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為鬼所殺陳暹以狎致位而卒以狎恃死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為龍所批身如裂帛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取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駱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合默隱忍

而已此不可一朝居况九世乎

百忍贊曰忍之德其至矣乎樂天知命忍之原也懲忿窒慾忍之方也天為剛德行不干時天且忍何況人乎川澤納汙山藪藏垢地猶忍而况人乎尺護之屈龍蛇之蟄物皆忍而况人乎不為已甚犯而不校聖人之忍也執雌持下柔弱受垢老氏之忍也無爭三昧面壁九年釋氏之忍也天子不可不忍武王之銘也少間弗忍終身之羞諸侯不可不忍詩刺鄭莊公小不忍致大亂鄉大夫不可

忍傳謂割以相忍為國士庶人不可不忍白圭之治生以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仁者其言也認認忍也言可不忍乎動心忍性蓋所不能性可不忍乎美里陳蔡忍不可忍之患難簞瓢緼袍忍不可忍之困窮其守節也忍餓于嗟來忍渴于監泉其篤學也忍寒于映雪忍痛于悴掌險阻艱難晉侯忍以定鞫卧薪嘗胆越子忍以復仇子房忍取履淮陰忍跨下而為人傑西吉忍汗齒師德忍唾面而為長者裴度則忍事陸遜則忍辱趙襄子范雎

則忍垢對敵能忍者勝一慙不忍者終身慙不善
如已直為受之張霸之忍也終身讓路不枉百步朱
仁軌之忍也忍于怨若蘭相如趙恂忍于誣若直
不巖卓茂對寬不耐煩者稽康所以逢咎耐辱者
司空圖所以避禍司馬子長以隱忍成書謝安石
以忍酒史成名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不報無道強
而忍也忍諺以無辯忍侮以自省忍笑于口忍愧
于顏艱苦忍而受交友忍而久如金忍于百鍊如
松柏忍于風霜古之人忍耻于三北忍愠于三已

忍于佩韋忍于吸醢彼鄉原之合汙非忍也長樂
孝之痴頑非忍也挾輶不能忍事拂衣不能忍怒
倒執手板不能忍懼吁艱哉忍者仁之端也忍然
後有不忍之心其流于殘忍者為佳兵為峭法為
終訟為聞狼一朝之忿忘身及親莫大之惡成于
斯頑不忍可不戒歟不忍小忿當長諫周輕不忍
久司馬譏吳故曰萬事之中忍字為上知此者其
惟張公藝乎以公藝平家之心推之治天下裕如
也

何恬庵錄曰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
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
我哂樂莫大焉

口腹不節致疾之因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
者憾憾安貧賤者休休故景公千駟不如顏子一
瓢

虛齋云樂莫樂於日休憂莫憂於多求古之人雖
疾雷破山而不震雖貨以萬乘而不酌惟胸中一
點堂堂者以為張主

天之助人為善也至快至周而略無毫髮之或慳
天之報人之惡也亦至信至密而略無毫髮之或
漏細考遠計自當見爾

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乎
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禍害皆在乎此可
不慎歟

閩陳山人道遠說云夫性有定分理有至極力不
能與命鬪才不能與天爭而貪羨之流躁進之士
乃謂富貴可以力掇功名可以智取神仙可以學

致長生可以術得，抱憾老死而終不悟，悲夫！使天下之富必盡陶朱、倚頓、邢則原憲、黔婁，不復為賢人矣；使天下壽必盡如玉、喬、彭祖，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不復為善人矣；使天下之任必盡如稷、契、伊、管，則乘田、委吏，不復為孔子矣；使天下之色必盡如毛嫵、西施，則嫫母、孟光，不復嫁于人矣。蓋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者自壽，夭者自夭，達者自達，窮者自窮，妍者自妍，醜者自醜，天地不能盈縮其分寸，鬼神不能損益其錙銖，是以達觀君子

子立性樂分，含真抱朴，心無城府，行無町畦，天下有道，則皦皦與世相清；天下無道，則混混與世相濁。壓之泰山，不以為重；付之秋毫，不以為輕；升之青雲，不以為榮；墜之深淵，不以為辱；震之雷霆，不以為辱；劫之白刃，不以為懼；視死生為旦暮，以盈虛為消息，仰觀宇宙之廓落，俯視身世之卑憾，如一浮萍之泛大海，一稊米之寄太倉，又何足議，輕重於其間哉！故所至皆樂，所履皆適，出於天為民入於道為隣，若是則何往而不道遠哉！

宋陶父曰：欲脫輪迴，立德為本。凡修淨業，濟物為先。忠君孝親，固臣子之大節；恭兄友弟，實長幼之當然；夫婦別，朋友信，人倫乃正。道德親善，良近學行斯全。勿謂善小而為，莫以慙微而不室。骨肉貧賤，雖有過而不踈；他人富顯，縱無嫌而莫厚。婚喪凍餒，知不給而量力；陰周病老，艱危見有難而推誠急助。施恩於不報之地，防患於未然之前。毒害勿興於心，讒言莫出諸口。瞞心者自壞其心，昧己者自殘乎己。當愛物不可害物，寧譽人無寧毀

人。謙受益，滿必有損。惠迪吉，從逆必凶。經乘妙理，依宿德以恭求，觀念淨因，訪高人而精進。往生一念，莫更貪生，持念一心，休萌雜念。直下打併，勿令纏綿。奴僕卑幼，切戒欺凌。鵝鴨豬羊，慎毋畜養。埋暴露之枯骨，祭無主之孤魂。橋梁井道，隨心修補。錢財飲食，量力惠施。憐饑寒之乞子，憫殘廢之蒼生。常存利濟，曲盡慈悲。或禽獸之罹於檻穽，繫足倒懸，或魚鳥之掛於網羅，穿腮反翼。雖知萬尚，莫一生彼顧盼而哀鳴，以求救我。施財而贖命，以放

生既隨物而廣施利益，更逢人而普勸淨因，謹三歸持五戒，悉莊嚴乎淨土，掃六塵，修十善，皆回向於阿彌。凡若此不止於下生，信如斯必生於上品。陳茂卿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思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乃興，盥擲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啓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辯，反復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為明。

命赫然，常日在之事，去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貳勿叁，讀書之餘，間以遊詠，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恭敬，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崔子玉座右銘曰：毋道人之短，毋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惟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毋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減。

在涅貴不滯，暖暖內舍，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海涵書鈔

吳門李大誥北巖纂注

人事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之名始此

宋真宗時初賜兗州學田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贖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諸州

給學田始此

唐玄宗開元三年初置翰林院

唐肅宗景雲二年始置十道按察使

宋太祖乾德元年初以文臣知州縣事

舊制殿試皆有黜落有累經省試取中擯棄於殿試者如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為中國之患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為天下後世士子無窮之利也

前代郵置皆後民為之自兵農既分軍制大異於古而郵亭後兵如故宋太祖即位之始即革此弊建隆二年五月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特置遞卒優其廩給遂為定制

州縣義倉米始於宋仁宗時始集賢校理王琪嘗於景祐中陳請乞每正稅二斗外輸一升領於轉運司遇水旱賑給有司會議不同而止慶曆元年九月琪申前議上特詔行之至新法行又增作每一斗收一升然水旱賑給所賴為多行之日久官吏視為公家之物遇賑給靳惜特甚殊失元立法之意

唐武后始設武舉以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為將此制久廢天聖七年以西邊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復置迄於今

各房分經始於理宗紹定二年理宗朝有司命題苟簡發策用事舛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復命之主文取士時謂謬種流傳日知錄

殿閣詞林記。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中庸論語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大學中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順天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為例。

明會典中式舉人殿試內閣大學士學士等官詳定試卷。次日同赴文華殿內閣官將第一甲三卷。以次進讀。俟御筆批定。出將二甲三甲姓名填寫黃榜。又次日早同赴華蓋殿內閣官進至御座前。

以次拆卷。將姓名籍貫面奏。司禮官授制勅房官填榜畢。開寫傳臚帖子。內閣官一員捧榜出。至奉天殿。授禮部尚書制勅房官將帖子授鴻臚寺官傳臚。

博物典彙。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更名郡守為太守。劇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

博物典彙云。漢武帝時。孔僅東郭咸陽。言願募民。因官器作幣。益官。予牢益。敢私鬻益者。鈇左趾。丘

氏曰。置監官始於漢。

明良記云。國朝京官俱不用織。惟考試官入場。狀元歸第。乃得用之。

火葬倡於釋氏。末俗因之。焚屍之慘。行路且不忍見。况人孤人弟乎。或謂火化俗釀自元。然世祖至元十五年。曾嚴焚屍之禁。具載典章。論世者未之考耳。

娼婦始於三代時。妓女洪涯。齊管仲霸諸侯。設女閭七百。此為官妓之始。

唐臨真報錄云。錢錢為紙。以供鬼神。自劇以來。始有之。為之寓錢。言其寄形像於紙。

倉頡創文字。伏羲造姓氏。神農始治醫藥。俞跗岐伯作內經。方書。察脉理。以療民病。軒轅立步制。以定民產。命隸首作算數。如西陵氏教民蠶。

荆建旌旗。旉旒。以別尊卑之等。興學校。以明人倫。鑄九鼎。以協上下。

西垣筆記。喇制。各寶皆內尚寶監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以揭帖赴尚寶監。請取。然後赴內司領取。

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禱書六題分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為盛多至鄉相翰院者日知錄

禮經女子出適以父母三年之喪折而為二舅姑父母皆為期喪宋太宗考明皇后居昭憲太后之喪齊衰三年故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杜少卿薛允中等奏三年之內凡筵尚存夫居苦塊之中婦被綺羅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

婦從其夫斬衰三年於義為稱十二月丁酉朔詔從之遂為定制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如李遵勗本名嗣尚長公主真宗御筆加遵字使升為其祖宗烟之子以父綽昌為兄此最無義理後竟為例至神宗始降手詔述英宗治命停罷之

宋慶宗就於酒色故事嬪妾進御者晨詣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通鑑輯略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

哪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禮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知起於何時

洪武三年詔定天下城隍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號顯佑

舊傳明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夢兵卒千萬羅拜殿前曰我輩從陛下四方征討雖沒於行陣夫豈無功請加恩卹高皇妾固多人無從稽考姓氏但五人為伍履血食足矣因命江南家立尺伍小

廟祀之俗稱五聖祠是後日漸繁衍甚至樹頭花前鷄埘豕圈小有善玩輒曰五聖為禍吳中上方山尤極淫侈娶婦貸錢妖說百出吳人驚信若狂簫鼓畫船報賽者相屬於道巫覡牲牢闔委襟陳計一日之費不下數百金歲無虛日也睢州湯公巡撫江南深痛惡俗康熙乙丑奏於朝而毀之奉俞旨并撤各省如江南土木之備或昇炎火或投濁流五聖祠遂斬無孑遺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

近臣一人，此殆巡撫鎮守之始。

唐日曆正觀十年十一月，詔始用黃麻紙寫詔，敕之曰：上元三年閏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為永式，比用白紙，多有蟲蠹，自今以後尚書省頒下諸司及州縣，宜並用黃紙。

元太宗九年，始給官府符印，考校儒士，取其上第者官之。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大儒周程張邵朱子名臣司馬光張栻許衡從祀孔子廟廷，詔行科舉，間歲一

策士

明太祖洪武十六年，詔天下學校歲貢生員一人。古來改官制官名者有三，皆亂朝，一王莽二周天元，三武曌，世盡改郡縣名，尤無謂。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玄武為龜也。

前漢楊王孫病且死，謂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此今回俗之先路也。

後漢孝明永平二年，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

榮為五更，帝親執弟子禮，謂之於太學。三老五更，三老者，知天地人三才，五更者，知五行更迭之理，以年尊位高者為之，坐而論道，不煩以事。唐開元時，行鄉飲酒禮，按鄉飲之名，始於成周。

漢孝明帝遣使至天竺，得佛經四十二章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此佛教入中國之始。

黃冠之教，始於漢道陵，故皆有妻孥，雖居宮觀而嫁娶生子，與俗人不異，奉其教而誦經，則曰道士。

不奉其教，不誦經，惟假其冠服，則曰寄褐，皆遊隋無所業者，亦有凶歲，無所給食，假寄褐之名，挈家

以入者，大抵主首之親故也。宋太祖皇帝深嫉之，開寶五年閏二月戊午，詔曰：末俗竊服冠裳，號為

寄褐，雜居宮觀者，一切禁止，道士不得畜養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後不許私度，須本師知

觀，同詣長吏陳牒，給公憑，違者捕繫抵罪，自是宮觀不許停着婦女，亦無寄食者矣。而黃冠之兄弟

父子孫侄，猶依憑以居，不肯去也。名曰親屬，大中

祥符二年庚子，真宗皇帝詔道士，不得以親屬住宮觀，犯者嚴懲之，自後始得與僧同其禁約矣。

宋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善相字。高宗微行遇於市，然在衆人中，實不知為上也。上因舉杖於地，書一畫，令相石驚，因請再書。上又舉杖於地，寫一問字，為土所梗，西傍斜側，石尤驚曰：「前字土上安一，是王字也。後問字斜側而傍左右皆君，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明當召卿。」次日召見便殿，書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上默然，賜賚命出。是時秦檜專權，聞之大怒，乃陰中以他事竄逐嶺表。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一人依山而立。

舉招牌相字。石自忖曰：「人亦有善此術者乎？」因寫己姓謝字令相。術者笑曰：「子亦術士也。」石曰：「何以見之？」術者曰：「乃寸言中立身耳。」石又寫己名令相。術者曰：「甚非佳兆。」石遂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未審何姓卒。荅曰：「某姓皮。」術者慘然謂石曰：「石逢皮則破，子其不返矣。」石曰：「數定固不能逃也。」然子亦專此藝，請書一字以占子之行藏。術者曰：「吾在此即字也。何以寫為石？」曰：「人立山傍，成仙字。子其仙乎？」術者笑而不荅。轉盼間，忽失所在。石竟不返。

明尚寶表珙，號柳庄，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洲祝公顯尚在髫齡，其父欲引刺視之，表曰：「君相當有貴子，何視為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後二十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公驥，患傷寒，表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州功封靖遠伯。楊氏一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庄，亦神矣哉。」

善戲謔，不為虐。昔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為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再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譎浪於風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謹者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儻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画此一獼猴。」詢應聲荅曰：「縮頭連背煖，漫擋畏肚寒。祇緣心渾，所以面團。」太宗笑曰：「謝殊不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謹者，尤延之為太常卿。楊誠齋為秘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為

我誠齋對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身體形像相謔者，虞僧儒詐靈長，俞膳白偶集，俞多髯，許禿頭，時有辣梨之謔，許嘲俞曰：鬍子取松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遽代答曰：辣梨種芋茨，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嘲短曰：居處在方寸之末，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嘲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

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於壑，魚鼈不可勝食也，有以名相謔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尔是胎生，醒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尔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脚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於其所不知，蓋嘲聲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者曰：入其

疆關，入其疆荒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嘲，一文士名達者曰：在邦必，在家必，小入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未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佛印曰：時間啄木鳥，疑是叩門僧，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洵能為文，洵嘗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之，作詩寄洵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

得此全無用，助尔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小妹曰：蓮步未移香閣內，額樓先到画堂前，妹答曰：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聞毛裏有聲傳，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粒戲小妹曰：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尔素詼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

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為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為挾斜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之，即罵一箋，達其父曰：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奕，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為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

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因並錄之，以為文人之戒。

歌曲盛于廟之梨園，故今人名伶人為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絕句為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兩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杳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眾麗配之，六音皆叶，傾聽

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為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為崑山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閭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眾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猷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

陰、南画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掛梧桐之類，摠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久，沿不覺習而安矣。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趕脚的，也未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雨下的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再變為黃鸝

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樑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煙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之音矣再變為研研優研研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如倒板槩敲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

一種節高本曲牌名取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兒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駝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奏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焉知後日之節高不亦今之鷓鴣柘枝也哉

梨園演劇凡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於何時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

習俗不察夫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諢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於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為副淨小丑也耶並宜改正一大快事

古無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護手翻捧者原本之於番樂如法僧作談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

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說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盪手照面梳粧坐卧之容以應歌拍耳至於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為舞也

秦始皇併天下變封建為郡縣改制曰詔自稱曰

朕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畧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倭倭傅藉孺閎孺脂粉以婉媚倭倭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盤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承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男子多傅粉者

大明會典國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七所

昏禮古有問名納采朱子家禮只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經世格要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二仲月釋奠此春秋二仲釋奠之始必於丁日者取陰火文明之義事物紀原漢官儀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寢墓漢因不改漢光武詔有司令拜掃以為榮曹公祭喬

玄墓支寒食墓祭始此

瀾五日以五色印為門戶飾續漢書所謂桃印也今世端午以篋帛等符粘門戶沿此

唐明皇晝寢夢一小鬼自稱虛耗俄一大鬼捉虛耗剗其目劈而啖之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武德中不第觸殿堦死奉旨賜綠袍葬之感恩自誓除天下虛耗上覺詔吳道子圖其像後世因之圖其像以厭鬼

道家謂門神左曰門丞右曰戶尉蓋司門之神其

義本自桃符以神荼鬱壘辟邪故樹之於門後世畫將軍朝官諸式後加爵鹿蝠喜等皆取美名以迎祥祉世俗相沿未致妨於何代或云唐太宗病崇為禍圖尉遲恭秦叔寶像於宮門以鎮之

事物紀原今世七月十五營僧尼供謂之盂蘭齋本日連事後世因之佛經即連以母生餓鬼中不得食佛令作盂蘭盆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菓置盆中供養十方佛而後母得食目連白佛凡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後因

之為孟蘭會

今釋教水陸齋儀事始於梁武帝，居法雲殿，夕夢僧教設水陸齋，覺而求其儀，而世無其說，因自撰集，銓次既成，設之於金山，大抵取救贖口經事云。後世中元，各僧道場皆設水陸大會放生，放燈，度孤，俗競不一。

洪武二十六年，令各府州縣，每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祭無祀鬼神。

蟋蟀之戲，始於宋相賈似道，今江浙吳淞，以為勝

事，蓋由來久矣。

事物紀原，七夕乞巧，自成武丁始。

又見續齊諧記。

續齊諧記，費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厄，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花酒，則此禍可除。景歸如其言，既還家，見鷄犬牛羊，一時盡死，今之登高沿此。

唐高宗幸渭水，拔除鵲羣，臣細柳園，今俗清明，男女戴柳枝於首，而門戶簷牖，或插柳枝，蓋辟厲遺意，一說楊柳禳火也。

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行臺給券，當中監裂，一支給勳人，一支給門下，以防偽巧，今人析產分契，為分支帳，財貨交貯，有合同，皆分裂之沿此。

唐制，民賦有三等，曰租庸調，至德宗時，楊炎請為兩稅，至今遵之。

〔清〕福申輯

續同書二十四卷

清道光萬時若等刻本

續同書

續同書序

蟬不知雪以所不覩不信人也井蛙不可語海拘於墟也天地古今之大載籍之繁一事而屢見一言而疊出每人而同名異地而同稱知一而不知二爲陋知九而不知一亦爲陋此司馬溫公所以有書有未曾經我讀之歎也長白福禹門大理初官翰林留心搜討纂輯甚富尋由坊階擢卿職趨公之暇不廢鉛槧凡史鑑諸書無不博覽而於事之相同者另加標識仿前人同書舊本爲續同書之抄其徵引甚詳其考核亦晰使人展卷讀之如入五都之市百寶爛然直如得未曾有良可喜也昔張燕公初苦性不能記後得紺珠一枚過目不忘遂成鴻儒爲一代大手筆禹門卽日緣

續同書序

覈典要晉掌文衡爲天下士林所瞻仰凡有所投入目瞭然悔讀南華之譏吾知免矣而觀其好學之心疊疊不倦方將推而廣之同之外更有同同之中更有其不同加以折衷提要之功得於心而徵於事所以贊謨猷而佐昇平者胥基於此讀書之用其有既乎

道光二年壬午正月望後竟陵蔣祥墀序

序

予年垂髫即識

禹門兄奉之為多聞益友 禹門天資穎敏又復勞心鉛槧好琴
古今人事暇則筆之於書以資辨証參同考異風雨一廬而未嘗
輕以示人也厥後與予同舉於鄉同官於朝旋因官轍分馳別後
忽忽二十稔矣思欲一見所著而不可得今春郵寄所輯續同書
見眎予欣然讀之採摭繁富體例該備為類一十七為卷二十四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知其向之不以示人者非緘秘也未敢輕信
已也竊謂今之制行者往往不務苟同而好為驚世拔俗之事故
有所撰述輒為立異有立異之心必求其立異之事其於古人之
事之同焉者無不忽也是書佃漁百代肴饌千家所謂多識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者非 禹門之才之學其孰能與於斯乎鞭絲輪
影健竹舉菱自愧塵勞緬懷勝侶不可無一言以誌嚮慕雖然予
之學不殖將落矣如瘠者之享大牢但知其美而不能言爰亟勸
梓行於世以溉世之有同志者是為序

道光十有九年春三月年愚弟麟慶拜書於南河節署之謙豫齋

續同書序

二

續同書卷一目錄

君道

卜應帝符 以下帝符

樹兆帝符

卜卦異兆

所居常有雲氣

代兒使臣 以下政治

食恐為伺

鶴死懷中

追赦不及

續同書卷一目錄

一

賤人貴物

禁酒

功臣像 以下優禮
附畫臣像

不冠不見

號為尙父

仲父

呼而不名

君恩覆被

屏風隔坐

詔太守都尉以下會

上殿

依韻和詩

封王新建

推心置腹 以下用人

循名責實

如左右手

如失一臂

得見恨晚

目送

記名

續同書卷一目録

二

御屏書名

喜臣章奏

愛臣詩文

用人如市瓜

愛國不如愛物

賜書 以下賞賚

賜詩

賜字

賜酒

賜馬

賜刀

賜帶

賜衣

賜几杖

賜名

賜號

償博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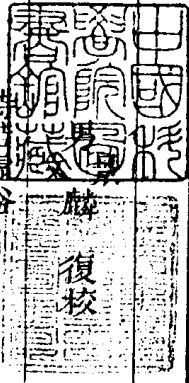
賜物愧心

續同書卷一目録

三

續同書卷一

長白福申禹門輯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時宜雨香

校刊

君道

卜應帝符

國史纂異唐中宗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為大吉徵舊唐書中宗將祀南郊明皇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凝禮筮之

續同書卷一

一

著一莖子然獨立驚曰著瑞非常之事也不可言

揮塵錄顯仁后在北池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棋局裏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字俱擲於面若康王字入九宮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通鑑元末羣盜四起郭子興據濠梁太祖在皇覺寺欲從子興卜玆於伽藍神數祝皆陰帝曰莫不容予舉大事否請復陰玆果陰再決之玆躍然再立

樹兆帝符

漢晉昭帝時上林柳樹斷臥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

字曰公孫病已立

晉書孝武帝始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五月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及得位嗣統識者竊云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

臧榮續晉書王廙為鄱陽太守有枯樟樹更生王敦表勸進中宗曰皓獸應瑞而來臻樟樹久枯而更榮

豫章記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蓋枯死永嘉中一旦復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開元遺事明皇遭祿山之亂鑿輿西幸禁中枯松復生枝葉葱菁宛如新植者後肅宗平內難再興唐祚祥不誣矣

續同書卷一

二

卜卦異兆

南部新書明皇為潞州別駕有軍韓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

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與鄴商頡跌貿易至陵江詣王處士問卜方布卦忽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先人遺命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又卓立不倒得非為天下主乎

附 避暑漫抄光獻在家時與羣女共為撚錢之戲后一錢獨旋

轉盤中凡三日而止

所居常有雲氣

前漢書高帝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閉呂后與人往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梁書武帝紀帝所居室常有雲氣

代見使臣

世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閒謀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宋書孝武帝紀宋孝武帝鍾彭城魏使尙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人也

續同書卷一

三

食恐爲例

宋史仁宗嘗語近臣昨夜偶思食羊肉對曰何不索取上曰恐遵爲例何不忍一夕之欲以敢無窮之殺乎

明史穆宗賞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知光祿上曰恐或以此爲例光祿必至日殺一驢以備官索吾不忍也

鶴死懷中

通鑑唐太宗嘗自臂鶴見魏徵來納之懷徵奏事故久鶴竟死懷

中

白樂天元和十五年獻續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越出鶴死握中故開元事播於無窮是宋璟亦

諫明皇臂鶴也

遲赦不及

唐吏部尙書張家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後使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矣

宋史侯莫陳利用傳宋太宗怒侯莫陳利用令中使鸞殺之而復遣使貸其死至新安天雨馬踏換馬追及已爲前使諸矣
明祖惡馮堅直諫命斬西市既而悔馳使赦之則已誅矣

賤人貴物

續同書卷一

四

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又梁君出獵見白雁射之人驚去梁君怒命射其人公孫龍諫曰因雁殺人重乎雁重乎梁君引龍登車曰獵得善言

漢書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時東方朔在旁曰是有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不能以鹿觸之三當死帝赦之

嘲酒禁

魏志曹操制酒禁孔融嘲曰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
蜀志先主禁酒吏於人家索釀具欲論罪簡雍時與先主遊見男女二人行路謂彼欲行淫何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淫

具與有醜具者同先主大笑而有醜者

功臣像

漢宣帝紀圖功臣霍光張安世等十一人於麒麟閣

後漢二十八將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

南宮雲臺

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烟閣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五年詔以褚遂良以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

圖形於凌烟閣以繼國初功臣之像

五代史吳越世家光化元年加鏐檢校太師詔圖形凌烟閣升大

官山曰功臣山

續同書卷一

五

畫臣像

漢書姜肱以孝友聞桓帝嘗命工圖其像

記事珠東漢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

者

南史梁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

南史康絢傳帝幸德陽殿戲馬勒絢馬射撫弦貫的其日上使畫

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否

又儒林傳伏容曼素有丰裁宋明帝以方稽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以賜之

北史魏收傳帝於華林別起元州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

畫收其見重如此

唐書褚亮傳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凡

分三番遞宿於閣下悉給珍膳命閣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

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

又李勣傳永徽四年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像凌烟閣至是

復命圖其形自序之

又高宗命畫長孫無忌形像親為畫贊以賜之

唐書王起字舉之文宗好文尚古學時鄭覃長於經義起長於博

洽俱引入翰林以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以兵部尚書兼太

子侍讀為太子廣五運圖文場秀句獻之帝數訪問時時題詩太

續同書卷一

六

子笏上以賜詔畫圖便殿號當世仲尼

宋史狄青傳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

命圖形以進

廣輿記宋唐介論文彥博激怒仁宗貶英州別駕上尋悟乃遣中

使護行又圖其像於便殿

明史趙好德仕至吏部尚書嘗詔至內殿與四輔官共論治道太

祖悅賜衣一襲命畫史圖其像

不冠不見

漢書汲黯傳武帝時面折廷諍帝憚之不冠不敢見

名臣言行錄竇儀在翰林一日宣入禁中覘見太祖猶襪衣潛身

御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見儀曰聖人禕衣必是未知儀
來但奏云宜到翰林學士竇儀大和間之即具冠帶方召見

號為尙父

詩維師尙父言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尙父也

唐書李輔國傳肅宗崩太子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
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
之號為尙父而不名

唐書郭子儀傳德宗尊子儀為尙父

仲父

荀子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

續同書卷一

七

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

晉書王導傳元帝為瑯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及徙鎮建康導勸帝
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朝野傾心號為仲父

呼而不名

漢書蘇武傳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
於麒麟閣法其象貌著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姓霍氏

又王莽傳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
不名入殿不趨

魏志王肅傳注黃初中薛夏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

不終日也每呼不名謂之薛君

宋書曹利用罷時中宮與貴戚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處不恤
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怨之太后亦嚴憚稱曰侍中而不名

宋書辛次膺傳次膺每以名實為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
北史奚牧傳牧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

又高允傳文成重允常不名之恆呼為令公公之號播於四遠
矣

又李彪傳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糾劾常呼為李生

又趙彥深傳彥深事累朝常參機近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常呼官
號而不名也

續同書卷一

八

舊唐書竇抗傳高祖每呼兄而不名也

唐書裴寂傳唐公即位拜尙書右僕射侍朝必與同坐入閣則延
閣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

又李綱傳帝以綱隋名臣手勅未嘗名

又蕭瑀傳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筭內外百務悉關決或
引升御榻呼為蕭郎

又杜佑傳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
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

又武攸緒傳詔見日山帳葛巾不名不拜

唐書陸贄入翰林年尙少太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

宋史張德輝傳德輝為史天澤真定經歷籌畫調度裨益良多元主善之呼其字而不名

宋魯宗道傳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明史姚廣孝傳帝與語呼為少師而不名

明史劉基傳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若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

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

明史張孚敬傳孚敬時進讜言帝始終恩眷常稱少師蘿山而不

名

附
宋王昭遠傳南游京師事太宗於晉邸特被親遇常呼其小字

續同書卷一

九

元史察罕傳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

帝曰白雲先生來也

君恩覆被

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華之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山有木兮

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

後漢書馮衍傳衍子豹拜尚書郎每事未報俯伏省閣或從昏至

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屏風隔坐

後漢書鄭宏傳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

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宏曲躬自卑帝聞知其故遂詔置雲母屏

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吳錄紀亮為尚書令子雋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

詔太守都尉以下會

漢書敘傳班伯拜定襄太守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

祖家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

後漢書馮異傳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軍擊陽翟賊嚴終

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

上殿

史記蕭相國世家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

晉書何曾傳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無故朝會劍履

續同書卷一

一

乘輿上殿

北史李諧傳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賜羊車上殿

卻掃編蘇黃門子由上書論事神宗覽而悅之即日召對便殿訪

問久之擢為條列司屬官故事選人未得上殿者自此遂為故事

云

南史賀琛傳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改省中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琛

依韻和詩

宋史夏侯嘉正傳太宗知其名召試詞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元

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

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

玉堂雜記丁酉九月丙辰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敘此會史進古詩三十韻上御製俯同其韻

宋楊徽之傳歷選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韻以賜

王新建

宋書王華傳卒後上思誅徐羨之之功追封新建侯

明史王守仁傳以誅宸濠功封建伯

推心置腹

後漢書光武帝紀降者更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續同書卷一

十一

投死乎

唐書高祖紀帝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羣臣多諫上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當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於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宋書太祖紀帝幸講武池賜賞卮酒與劉錕錕捧盃泣曰臣承祖

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故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

全且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

事邪錕大慙

循名責實

淮南子有道之主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蜀書諸葛亮傳論庶事精練務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

唐書劉琰傳琰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違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曰慎由無以對

如左右手

後漢書竇融傳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

唐房元齡傳元齡居宰相以權寵隆極累乞辭位帝遣使詔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毋多讓

續同書卷一

十二

如失一臂

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襄州總管帝愴然曰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

唐書薛收傳帝幸東都臣元超輔太子監國手勅曰朕留卿若失

一臂

得見恨晚

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召見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後漢書桓榮傳拜為議郎賜錢十萬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首敷

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恨晚

後漢書蓋勳傳帝常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

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帝曰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

唐書馬周傳贊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閒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矣

宋史王昭素王登仁傳并有相見之晚語

目送

漢書高祖欲易太子四老人為壽已畢趨出高祖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為之輔佐羽翼已成難動矣又田鳳為郎貌端正入奏帝目送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又景帝召周亞夫上目送之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

續同書卷一

古

晉書文帝目送魏舒曰堂堂人之領袖

宋書太祖紀帝於合殿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嘆曰此四賢一時之秀

宋書王旦傳旦為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此人也

宋書李沆傳沆嘗侍曲宴上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魏書李諧傳魏使諧聘於梁梁主與語應對如流因目送之謂左右曰卿輩常言此閒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

南史王訓字懷範小字文殊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

宋史朱倬上言為秦檜所阨帝目送之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

記名

後漢書韓稜傳肅宗賞賜諸尚書劍惟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

宋史向敏中傳召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各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並命為樞密直學士

又江公望傳內苑稍蓄珍禽異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惟一白鷗蓄之久終不去先是帝以拄杖逐

續同書卷一

古

鷗鷗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

又王蘭傳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

又陳恕傳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遼史劉景傳景帝以景忠實方欲倚任乃書其笏曰劉景可為宰相

附

唐張嘉貞傳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標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覆名卿為我思之御屏記名

宋史梁鼎傳太宗賞其強幹記其名於御屏

又何琬傳仁宗嘗疏其名於屏曰政事何琬文章葉濤濤與琬同里

又呂夷簡治尚精核真宗識姓於屏後拜相

喜臣奏章

唐魏徵傳貞觀十三年徵上疏極言帝曰朕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館使萬世知君臣之義

宋蔣欽傳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嘗論內侍省不隸台察系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

續同書卷一

五

又虞允文傳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開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

愛臣詩文

唐楊師道傳善草隸工詩每與有名士宴集歌咏自適帝見其詩為吟諷嗟賞

又馮定傳文宗親誦定送客西江詩詔升殿賜禁中瑞錦詔悉所著以上

宋楊億傳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於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於宰相

又周必大傳中博學宏辭科教授建康府除大學錄召試館職高

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

又尤袤傳使人密察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

聞見後錄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官

澠水燕談錄楊侍讀徽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獻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

續同書卷一

六

又王元之在翰林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詔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其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元之有詩曰瓊林侍游宴金口獨褒揚

附唐斐度傳以病勾還東都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

別詔曰方春慎疾為難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

春溪暇筆太常博士顧祿字謹中善詩有過鄱陽湖詩中一聯云放歌今日容狂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蓋深喜之也

用人如市瓜

北史楊愔傳愔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而瓜取其大者
唐語林元宗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小兒而瓜不擇香味惟取其肥大者

愛國不如愛物

孟子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是何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
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爲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

續同書卷一

七

又魏牟說趙王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牟曰爲冠而敗之矣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

賜書

漢書敘傳班歆與劉向校秘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晉皇甫謐傳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宋司馬光傳資治通鑑未就帝九重之嘗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顯邸舊書一千四百卷

又趙鼎傳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
又李師中傳熙寧初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賜詩

容齋隨筆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比蕭張等也

北史史祥傳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熙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口詎知今早擿勁草質又有背淮心掃逆黎山外振逆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唐書張建封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

續同書卷一

六

餞

又蕭瑀傳以兵部尙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明皇賦詩勞行

又張說傳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帝爲賦詩宋史張洎傳擢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詩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

又王昭遠傳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其賜昭遠尤多賞遇

又趙師民傳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

目以儒林舊德

又王隨傳字子正河南人爲京西轉運副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眞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

又楊億傳祥符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各賢之句

又虞允文傳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母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

又呂端傳太宗決意相之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

續同書卷一

九

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

廣輿記明張統爲右叅政陞辭日上詩二章賜之尋進布政使有惠政夷民爭說

賜字

唐戴至德傳高宗嘗爲飛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汎洪源俟舟楫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皆見意於詞云

又崔澄傳澄左右帝恐漏禁中語以慎密字親署笏端

又鄭虔傳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容齋隨筆白樂天有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真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

詩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宋史趙師民傳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

又何執中傳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

又李綱傳時太原圍未解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東北宣撫使綱辭不許上手書裴度傳以賜

又韓世忠傳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又岳飛傳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又魏丕傳出爲黃州刺史還朝召對便坐賜御書急就章朱邸集

續同書卷一

二十

丕退作歌以獻

又楊存中傳葺園亭於湖山之閒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又蕭燧傳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

又王元佐傳允言子宗立從張揆學春秋大清樓侍宴預坐悉賦裸玉詩宗立詩先成仁宗稱善屢賜飛白書旌其文雅按宗立元

佐孫

又越王元傑傳宗望嘗獻所爲文賜國子監書及以塗金紋羅御書好學樂善四字賜之按宗望元傑子

又蘇易簡傳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帝嘗以輕絹飛白大書玉堂之
署四字令易簡榜於廳額

廣輿記宋楊孟容詹山人累官至懷安軍治平時與濮議不合熙
寧間議新法又不合元裕中乞致仕哲宗書清節二字賜之

賜酒

漢書平當傳為丞相上書乞骸骨使尚書令譚賜養牛一上尊酒
十石注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

雲仙雜記明皇置麴清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
以賜當制學士等

北史崔浩傳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

續同書卷一

三

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

又劉藻傳中駕南伐以藻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
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非古人亦不齒賊陛下當釀曲阿之酒以
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唐書李絳傳帝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醪醢酒
宋史王旦傳帝召旦飲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
之既歸發之皆珠也

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
王宰執酒飭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輦下歲時記長安每歲清明賜宰臣以下醪醢酒即重醢酒也

賜馬

後漢李忠傳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
驢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杜陽雜編郭子儀克復京師上命御馬九花虬並紫玉鞭轡以賜
唐李適傳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行給翔麟馬品
官黃衣各一

南史宋江夏王義恭傳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北史成淹傳孝文賜淹龍廐上馬一匹並鞍勒宛具

又杜弼傳會梁入寇詔弼為軍司攝行台左丞臨發文襄賜馬一
匹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恆自乘聊以為贈

續同書卷一

三

又李景傳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蹄
宋史高懷德傳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名馬以寵異之
又王旦傳刻天書兼刻玉使選御廐三馬賜之

又韓世忠傳時聞李橫進師討偽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
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十副

遼史穆宗紀幸殿前都檢點耶律夷臘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盃細
錦及孕馬百匹

賜刀

後漢馮劭傳石為安帝所寵賜駮犀具劍佩刀玉玦各一
晉劉琨傳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並賜名刀

南史韋叔傳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

又劉懷慰傳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北史高允傳孝文帝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蜀刀一口

洞冥記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

附南史羊侃傳魏帝嘗詔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

作虎狀侃因伏他以手扶殿沒指帝壯之賜以珠劍

宋李重貴傳太宗出御劍以賜

賜帶

聞見前錄王懿恪公時賜笏頭裘路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

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

續同書卷一

三

目

後漢書楊賜傳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草帶金

錯鈎佩

隋柳裘傳以奉使功賜絲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

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襄州總管帝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並時

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

又楊表傳優詔賜絲二萬匹及萬釘寶帶

又侯莫陳順傳魏文帝執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并解所服金

鏤玉梁帶賜之

唐李彥方傳靖破蕭銑時所賜於闐玉帶十三膽七方六刃勝各

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按彥方係靖五代孫

又杜如晦傳嘗賜元齡黃銀帶

宋樂元福傳詔元福自普州率所部入朝即遣東行賜六銖袍帶

鞍馬器仗

又寇準傳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為二

帶一以賜準

老學菴筆記王荆公所賜玉帶號玉抱肚真宗朝趙德明所貢

玉壺清話樞密直學士劉綜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誨

遣綜貢馬於朝還曰太祖解珍珠盤龍帶遺綜資賜遵誨

賜衣

續同書卷一

三

後漢書來歙傳帝見歙大歡即解衣衣之注東觀記曰解所被襦

襦以衣歙也

又魯丕傳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

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又蔡茂傳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顯宗巡狩至南

陽特見嗟異賜三公服繡蔽冕旒軛行部去幃帷使百姓見其容

服以章有德

又楊賜傳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魏志王肅傳注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

晉書盧志傳帝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

南史張融傳高帝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今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

北史唐邕傳邕非惟強記明辨亦善揣上意是以委任彌重一日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裘賜邕曰朕意在與卿共敝

又李賢傳帝令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聖書勞賢賜衣一襲子姪男女中外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

舊唐書三正雅傳為萬年縣令抑強扶弱政甚有聲會柳公綽為京兆尹上前褒稱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宣賜

唐王君廓傳帝謂侍臣曰君廓往擊建德李勣退之至發憤大呼

續同書卷一

美

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不以劍賞乃賜錦袍金帶

又司馬承禎傳睿宗引入中掖廷問其術賜寶琴霞文帳還之

宋真宗紀次太平驛賜從官辟寒丸花茸袍

又高懷德傳以功領羅州刺史賜珍裘寶帶各馬以寵異之

又王全斌傳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於

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尚覺寒

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

諭諸將以不徧及也斌拜賜感謝

又段思恭傳賜窄衣金帶錢一百萬

又董遵誨傳遣外弟劉綜貢馬太祖解其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

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之方面不此嫌也遼史太宗紀墨離骨東里使回鵠阿薩蘭還賜對衣勞之

元世祖紀賜捏古帶等珠衣

又順帝紀以綵珠衣四萬賜伯顏

又粘合重山傳從伐宋詔軍前行中書省事許以便宜師入宋境

江淮州邑望風款附降其民三十餘萬取定城天長二邑不誅一人復入中書視事賜中廐馬十匹貫珠袍一

魏志華歆為司徒素清貧文帝賜御衣

賜几杖

漢書孔光傳光辭位詔曰其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

續同書卷一

美

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

晉書王祥傳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

天子北面乞言

北史張奐傳父羨年老致仕隋文帝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

勅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又于謹傳保定二年以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于三老固

辭又不許賜延年杖

又甄琛傳徵相待中以衰老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南史王仲傳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

賜以几

賜名

南史袁昂傳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字千里

北史長孫覽傳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初各善帝謂曰朕以萬幾委卿先覽遂賜名

又古弼傳弼少忠謹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各弼言其有輔佐才也

又劉亮傳本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周文謂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宋史魏昭亮字克明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中命賦賞花

續同書卷一

毛

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命筆題從訓昭亮一名命白擇之

附 唐李載義傳吏下請立碑紀而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帝詔

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為字

賜號

北史韋復傳志向夷簡澹於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周明帝為詩貽之復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勅有司曰給河東酒一

升賜號曰逍遙公

舊唐書郭子儀傳德宗即位詔還朝攝冢宰賜號尚父

賞博進

漢陳遵傳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注進博所賭也

山賜名馬上曰酬卿博直其春遇如此

賜物愧心

漢書文帝紀贊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唐書長孫順德受財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匹以愧其心且謂進言者曰人生性靈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順德卒折節為政號為明肅

續同書卷一

天

續同書卷二目錄

臣道上

比韋弦 以下君臣

比甘棠

不問謗書

郭汾陽 以下大臣

純臣

社稷臣

王佐才

萬世之功

鳳鳴朝陽

代君免難

古之遺愛

古之遺直

禁中頗牧

無西顧憂

獻無逸圖

長城

文武兼備

老能決事

續同書卷二目錄

一

宰相才 以下宰相

眞宰相

內相

日飲醇酒

開東閣 以下進賢

夾袋

攀龍附鳳

引裾諫言 以下直諫

諫獵

諫止遊行

諷造寺塔

輿櫬上事

心如鐵石 以下剛正

鐵面

鐵漢

癡漢

披肝露膽

壞麻

不問狐狸

磨頸

續同書卷二目錄

二

閻羅

倔強猶昔

不賀天書

不畏風濤

不畏子胥

不祀項王

不信巫覡

禁巫嫁民女

不為伶人

不為呈身御史

續同書卷二目錄

三

不念舊惡

不以私害公

百口保人

恥入鄉賢

毀淫祠

諱賊

續同書卷二

長白漏申禹門輯

男景麟 復校
女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時宜雨香

臣道上

比韋弦

魏書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

弦

唐書魏徵傳徵諫於太宗曰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

續同書卷二

一

憂不治上賜手詔美之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

韋弦

比甘棠

唐書魏謩傳謩魏徵五世孫為起居舍人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

者乎謩對唯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

欣慰此笏乃今甘棠

宋張士遜傳遜知邵武縣有惠政嘗即聽訟之所手植海棠邑人

封植以方甘棠

廣輿記宋陳堯佐權知惠州政尚清簡吏民化服嘗手植荔支於

州治父老比之甘棠

又潯州教授廖德明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
澇土愛敬之如甘棠

不問謗書

史記甘茂傳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宋史楊業傳以功遷雲州觀察使仍判鄭州代州自是契丹望見

業旌旗卽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有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覽

之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於業

又薛萬徹傳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

功直加讓勳而已卽爲焚書

附 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反取所怨牒五百削去之不敢以爲

續同書卷二

二

言

郭汾陽

魏志咸熙中開建五等封爵郭淮封汾陽子

唐書郭子儀封汾陽王

純臣

左傳隱公四年石碯使其宰孺羊肩泄殺石厚於陳君子曰石碯

純臣也

明史石璞仕至兵部尙書家居英宗念之曰石璞純臣也

社稷臣

唐書魏徵傳太宗欲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魏徵諫止之上入告

皇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抑人主之私情乃真社稷之臣也

又蕭瑀傳瑀爲特進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

之心而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

宋史趙普傳太宗稱曰普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

又呂端傳太子卽位垂簾引見百官端不拜請揭簾審視然後降

階而朝人共稱爲社稷之臣

又王曾傳帝嘗謂曾曰曾可謂社稷之臣矣

王佐才

續同書卷二

三

後漢書王允傳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王佐才也

北史于謹有識量太宰元天穆見之曰王佐才也

魏書大丞相宇文泰以孫綽爲行臺左丞居歲餘未之知也泰與

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

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

唐杜如晦傳房喬曰如晦王佐才

又齊澣少開敏李嶠稱其有王佐才

宋史富弼傳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王佐才也

太平廣記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郡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此

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蹏而至郾

聞其來微訶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

雲仙雜記司馬景玉命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令松更定之時竭思不能改中書郎鍾會取草視為定五字松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真王佐才也

萬世之功

國語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

續同書卷二

四

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

漢書蕭何傳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

鳳鳴朝陽

晉書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唐書高宗朝內外以言為諱獨李善感敢言時謂鳳鳴朝陽

代君免難

左傳定公四年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

公羊傳成公二年晉師還齊侯還繞也晉卻克投戰遂巡再拜稽首馬前途丑父者齊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用是佚而不返

漢書紀信乘漢王車降楚免漢王於難

古之遺愛

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晉書符堅載記秦兵長驅圍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

續同書卷二

五

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太原王恭恪也死四年矣今有王猛猶再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恪字可謂古之遺愛矣

古之遺直

左傳昭公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南齊書虞悛傳明帝立悛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宴齊廢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宴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眾議乃止

陳書孔奐傳世祖嘗謂奐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

足爲周且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

天中記令狐暉大厯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將厚奉元陵暉上書諫畧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卿聞見該通識度宏遠深知不可形於至言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元朶兒只傳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

禁中頗牧

續同書卷二

六

唐書畢誠爲翰林學士黨項羌擾河西宣宗召學士對誠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卽用誠守西河宋書李迪傳云迪眞宗時爲學士上問陝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曰不意頗牧復在我禁中

無西顧憂

宋史張詠傳眞宗嘗手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又汪應辰傳爲四川制置使嘗入覲孝宗曰卿久在蜀朕寬西顧之憂

獻無逸圖

唐書宋璟手寫尙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省觀

宋史眞宗朝學士孫奭進無逸圖

元史郝天挺之孫忠恕爲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

長城

南史檀道濟傳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矯詔收付廷尉及其子並誅濟見收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瓌汝萬里長城

唐書李世勣傳以世勣爲兵部尙書并州大都督長史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續同書卷二

七

唐書顏眞卿傳清河客李萼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宋史孝宗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帝以謹和召俊卿及浚子栻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壩進舟山東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動

文武兼備

漢書田延年爲河東守行縣至平陽召吏令有武者東有武者西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又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中居曰臣文武

兼備唯所施用

唐書裴行儉傳帝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判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

老能決事

列子鸞熊子年八十見文王文王老之對曰若使臣逐豹射麋誠老定策決事臣方少也文王師之

韓詩外傳楚邱先生年七十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先生曰將使我逐鹿搏虎吾已老矣若使我決嫌疑定猶豫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宰相才

續同書卷二

八

宋書寇準傳畢士安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駑朽不足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

宋書呂蒙正傳蒙正致仕真宗幸其宅問諸子孰可用公曰諸子皆豚犬有姪夷簡宰相才遂大用

真宰相

北史高顯傳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時致昇平顯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

舊唐書韋安石為納言嘗於內殿賜宴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等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逐

出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在座退而告人曰此真宰相非吾所及也唐武元衡傳遷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

唐書杜景儉傳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零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真宰相也

宋史司馬光傳光凡居洛陽十九年天下以為真宰相

又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又陳康伯靜重明敏帝謂為真宰相

又留正奏姜特立招權預政之罪上怒詔特立奉祠壽皇問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留正真宰相也

續同書卷二

九

輟耕錄姚文公先生燧為中臺監察御史時忽御史大夫謂曰我天子以汝賢故擢居耳目之官今且歲餘至如興利除弊之事未嘗有片言及之但唯以薦舉為事何耶先生答曰某所薦者百有餘人皆經世之才其中州并能上神聖治則某之報効亦勤矣又何待屑屑於興利除弊然後為監察御史之職分乎大夫曰真宰相器也歎賞久之

宋史寇準奏事切直太宗起準扳帝衣復坐事決乃退帝曰真宰相也

內相

唐書陸贄入翰林常居中叅裁可否時號內相

又王璠佐明皇平內難爲戶部尚書睿委特異時號內相

日飲醇酒

漢書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約束惟日夜飲醇酒而已

晉書司馬道子秉政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子元顯時謂道子爲東

錄元顯爲西錄

開東閣

漢公孫宏傳起客舍謂之東閣招迎賢士

又班固傳東平王蒼以至戚輔政開東閣延英雄

夾袋

宋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册子謁見者必問人才客

續同書卷二

十

去即疏奏之故用人稱職

說儲施師點知樞密倦倦搜訪人材手書置夾袋中每有除授必

列陳之

攀龍附鳳

法言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附鳳翼異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

及乎

漢書敘傳舞陽鼓刀滕公廐騶穎陽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并

乘天衢

蜀志秦宓傳李仲元不遵法言令各必淪可謂攀龍附鳳者矣

引裾諫言

魏書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辛毗隨而引其

裾

宋書留正傳壽皇聖帝疾大漸羣臣請帝開重華宮不從丞相留

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

宋史右正言陳禾劾童貫王經臣怙寵弄權之罪奏未終帝起禾

引帝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

碎首以報陛下

又仁宗欲以樞密使召夏竦御史中丞王拱辰極言不可帝未省

諫獵

續同書卷二

十一

漢書武帝好獵司馬相如上書諫之

又桓帝校獵陳蕃上疏曰安平之時遊畋宜節况今有三空之厄

哉。謂朝廷空田野空倉庫空也

諫止遊行

漢書申屠剛諫光武出遊不從以頭軻乘輿帝乃止

又帝嘗出姚期免冠頓首車前曰古今戎變不意而成不願陛下

微行數出帝迴輿而返

又夏侯勝爲光祿大夫時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前以諫

魏志陳矯爲尚書令明帝欲按行文書矯曰此是臣職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黜退帝慙迴車而止

諷造寺塔

宋書宋主作湘宮寺備極壯麗曰此是大功德真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屠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之下殿

宋史太宗造開寶塔費錢億萬計田錫上疏曰眾以為金碧輝煌臣以為塗膏費血上笑而不怒

輿觀上事

後漢梁冀傳汝南袁著見冀凶縱詣關上書冀答殺之太原郝絜與著友善因輿觀奏書冀聞書入仰藥死

襄陽耆舊傳梁郭祖深襄陽人也武帝溺情內教朝政縱弛祖深

續同書卷二

三

輿觀詣關上封事

記事珠北周主贊初立法深刻居喪淫戲樂運輿觀詣朝堂陳帝之八失

又明海瑞事見明史

心如鐵石

三國志魏武帝紀注今長史王必忠能勤事心如鐵石

隋書敬肅字宏儉少以貞介知名歷長史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天中記唐臨為大理卿太宗為之考辭曰形若死灰心如鐵石

皮曰休文集宋廣平貞姿勁質疑其鐵石心腸

吟嘯集沈樞謫筠州攜二鬟去數年歸嫁皆處子潘方壽以詩寄曰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

鐵面

昨夢錄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

宋史趙抃傳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目為鐵面御史明史丁泰為戶部主事以剛正自持人呼為鐵面丁

又鄧璋巡撫遼東人呼為鄧鐵面

鐵漢

續同書卷二

三

宋史李遵懿握兵江淮號鐵漢

又劉安世凡投荒七年所歷皆險地蘇軾稱為鐵漢云

癡漢

北史齊文宣紀李集強諫不屈帝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

裴矩傳弟謁之上書正諫帝曰癡漢何敢如此

披肝露膽

後漢書郎顛傳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肝露膽書不擇言

晉書杜崱傳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

唐書員半千傳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

壞麻

唐書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爲諫議大夫痛哭於庭宣言曰白麻出我必壞之

又李甘爲侍御史鄭德求宰相甘曰德何人而欲得相若白麻出我當壞之德卒爲所阻

宋鞠詠傳詠爲監察御史言錢惟演交結丁謂不赴亳州意圖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裂之

不問狐狸

漢書孫寶傳督郵侯文云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後漢書張綱云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北魏書高崇子恭之云豺狼當道不問狐狸

續同書卷二

十四

磨頸

唐書曰屈突通或說歸降義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唯死而已自磨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

廣輿記唐林蘊字復夢披子官西川節度劉闢反蘊以大義責之闢怒以刀磨其頸蘊罵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磨石耶闢釋之

閻羅

韓擒虎之將逝也人有疾走至其家者曰欲謁王問何王曰閻羅

王擒虎曰生爲上國杜死作閻羅王足矣

宋蔡襄病草與化守李遵夢神人紫綬金章自云欲迓代者遵詢

之神曰余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襄死遵曉之曰不向人問爲冢宰卻歸地下作閻羅

又包拯性剛直貴戚畏懼時人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志怪錄成化中長州瓜涇民王敬病死復生問之云初有冥吏追去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算敬潛聽之王者所言乃算

商學士父子俸祿吏算訖覆云大學士尙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問之王者曰誤矣非此王敬也急放回竊問旁人王

者爲誰曰閻羅王即范叅政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無恙既而學士良先卒久之中堂亦死審其時無少爽焉

見聞錄順治庚寅春武進諸生龔廷揖因病夢判幽冥事後無病

續同書卷二

十五

而夢亦然每月初一日赴昭昭堂聽斷歷歷不忘隨筆錄之同郡潘靜菴刊活閻羅案行世

湯幢小品郵有猾盜詹棟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

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專鄉贅筆予續夢海虞趙中允公女其宗族俱言祖文毅公歿爲

冥主後閱錢氏繪圖乃得其說節取大畧而錄之萬曆丙午三月十六日陳中丞用賓開府黔中時因夫人病劇醫禱罔效設壇召

大仙仙至自稱金碧山神問疾可救乎答言本欲爲夫人請命奈冥主新即位法甚嚴峻無路可救矣問新王爲誰曰江南常熟人

卽春官侍郎趙公用賢也今爲第五殿閻羅十五日蒞任按察人
開善惡公尙未之聞耶予往矣書畢寂然中丞心念侍郎係同譜
請告歸里聞尙強壯安得有此事俄而夫人卒越三月閱抵報知
侍郎於三月十五日捐館始信山神之言非妄矣侍郎爲余妻會
祖彼族雖共傳說而實未詳顛末因漫識於此

倔強猶昔

宋史趙鼎不附和議秦檜怨之乃徙於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
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倔強猶昔
明史景泰時蘇州饑民貸粟於富家不與遂焚其舍遣王文按究
坐以謀叛株連五百餘家南京大理寺卿薛瑄抗疏力辨獲免甚

續同書卷二

六

衆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

不賀天書

談苑咸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綸獨言曰曠古未有
此事不可恃之爲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眞宗嘉之
又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
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祐以垂報治乖於上則出异以警戒
又何書哉眞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不畏風濤

唐書陸元方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元方曰我受命無
私神豈我害命濟而風息

五代史段希堯泛海使越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生平不欺
汝輩恃吾可無恐風濤果息

記事珠選汝南陳茂爲交趾別駕從刺史周敞渡海遇風舟欲覆
茂拔劍呵罵水神風卽止

不畏子胥

漢書張禹爲揚州刺史過江人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濟禹厲聲曰
子胥有靈知我志理枉訟豈危我哉鼓楫而過

又吳郡王闓過錢塘江遭風舟欲覆闓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
遂濟

不祀項王

續同書卷二

七

南史齊安民傳吳興項羽神最爲顯赫太守到郡必祀以輓下牛
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廳事又於廳上設入關齋戒而牛
死安民亦卒

又蕭思話傳吳興下山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宮相承云羽多
居郡廳事遂於廳事安牀幕爲神座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祠以
輓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蕭惠明蒞任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
災遂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相向旣而不見
因發背旬日而卒

不信巫覡

史記滑稽傳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咸曰苦爲河伯娶婦豹

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

後漢書宋均傳遷九江太守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爲公嫗均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事遂絕

後漢書班超至于賓廣德王禮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白漢漢使駟馬急求取以祠我超知之令巫自來取馬巫至即斬其首以送廣德

宋史上官均傳知光澤縣有巫托神能禍福人致貲甚富均焚像杖巫出諸境

說諸狄惟謙爲晉陽令沉女巫郭天師

續同書卷二

六

宋史陳布亮字公彌知鄆縣有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二老人行火希竟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

禁巫嫁民女

史記滑稽傳西門豹爲鄴令問民所疾苦曰苦爲河伯娶婦三老廷掾嘗歲與祝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得之河中家有好友者多持女遠逃以故城中益空又貧困約曰至河伯娶婦時來告至時往會之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

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是女子也不能

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待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且破額血流地以後不敢爲河伯娶婦

後漢書宋均傳遷九江太守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改易既而不改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

遂絕注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

不爲伶人

晉書戴逵字安道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續同書卷二

九

又嵇紹字祖延詣齊王問諮又遇同譙會召董艾葛旆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同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對曰公匡扶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絃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事

不爲呈身御史

唐韋澳伯兄溫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見汝必得御史澳曰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門

宋史熙寧中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王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

又司馬光將薦李周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光之賢吾固願見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竟不見

呂頤浩欲舉陳橐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不往

不念舊惡

北史房景伯字良暉爲清河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令諭山賊賊與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

唐書李吉甫初爲陸贄所抑遷明州刺史及贄貶忠州時宰欲殺贄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結歡人服其量

續同書卷二

二十

宋史李綱紹興初罷相便居福州張浚在諫垣時三疏攻綱及浚亦自政府謫閩中綱遇之甚厚

隋唐嘉話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得以私害公

問奇錄故相盧攜爲監察日御史中丞歸仁紹背上自傳語攜曰潮東推事迴鞫袋中何得有綾四十疋請出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徵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陽入相一百日數日問何不見歸侍郎或對云相公大拜請假攜即除

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也

本平詩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讐已投長箋自首後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忻醉

唐書郭子儀傳郭子儀爲安思順牙門都將時李光弼亦爲牙將二人素不相能安祿山反詔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抱持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

續同書卷二

三十

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

宋史王德傳王德殺韓世忠親將陳彥章世忠訟其擅殺按德當死帝命原之後世忠撫江淮德自京口逆世忠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知公好漢鄉來緘芥不足置懷德乃設酒盡歡而別

厚德錄魏仁浦丞相嘗爲賈延徽譖幾遇禍總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爲也人服其長者

不以私害公

厚德錄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前且曰陛下問趙抃即

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閔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閔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又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不稱臣偕上言謂連年出師國力日以蹙莫如以書遣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修蔡襄交章劾奏偕職為從官不思為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而襄謁告迎親輕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其言於朝偕曰襄嘗以公事詆我我豈可以私報也

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禮助以財終不為言也

續同書卷二

三

百口保人

吳志浩孔異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

晉書郗超以百口保桓溫於簡文帝

唐書裴度以百口保魏博

又姚崇以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

又杜佑以百口保李藩

智囊補李泌以百口保韓滉

宋史岳飛受詔逗遛傳會成獄大理卿薛仁輔等皆言飛無辜判

宗正寺士儂音請以百口保飛無他

廣輿記宋許奕知瀘州安撫使安柄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出

謗書問奕奕願以百口保之

取入鄉賢

史逸明成化中給事王徽剛直論宦官牛王言甚激烈諸宦官諷上加以極刑李文達扶持之乃謫普安州州判將卒戒子欽佩曰鄉賢祠甚雜亂吾恥之切不可入

又宏治中劉健為相時河南有司欲以封翁入鄉賢祠健曰祠有二程夫子在吾父何敢並焉

毀淫祠

唐書狄梁公克江南巡撫使時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惟留夏禹太伯季扎伍員四祠

續同書卷二

三

宋史張栻知袁州毀淫祠而崇古先聖賢之祀

宋史朱熹知漳州拆毀淫祠禁士女游集僧舍

又陳希亮字公弼知鄂縣毀淫祠數百區

元史張養浩傳養浩為臺邑尹毀淫祠三十餘

明史王璉知寧波府嘗毀淫祠民有言神靈璉曰如有靈宜禍於我

說儲李文饒為浙江觀察使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醒心集廣東南雄府學有淫祠塑女子像號聖姑師生禱媼甚虔

永樂十三年吉安永豐彭進士勗教授是邑聞祠事欲毀之而未言未至境百餘里一生來迎候甚恭彭曰予未有宿戒子何自知

之生曰聖姑見夢且道公邑里姓氏甚悉特遣相候因言聖姑之神異以感動之彭益怒抵任積薪祠所擬夜往佯爲遺火焚之生又夢聖姑曰此翁意極不善子盍爲我言之否則吾亦能爲之福一二日閒當先死其奴後若干日子與婦死若干日死其身矣生具以告彭任之數日其奴詹果暴死家人懼潛禱而避彭聞之益怒竟投炬焚之後子及婦相繼皆死如神言學徒成功復其祠不許至期彭竟無恙生疑之一夕復夢聖姑因詰其言不驗聖姑曰我鬼也安能生死人彼自是命當絕吾特前知之以相恐耳彭公貴人前程遠大何敢犯耶後以御史提學南畿爲師儒表率仕終按察副使

續同書卷二

三

廣輿記延平府徐階德延平推官以編修謫毀淫祠椒社學清繫囚尤溪盜亂設方畧窮其窟穴

諱賊

杜祁公帥并州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說海包樞密知府禮上日衆吏請諱公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贓污者耳見本傳

續同書卷三目錄

臣道下

以所爲告天 以下慎密

焚奏稿

削稿

家人罕接 以下勤勞

入內犬吠

寧死不生 以下忠臣

白氣表忠

血逆流

續同書卷三目錄

比蘇武

坐鎮雅俗 以下靜鎮

失印不驚

水溢不避

臥治

水精燈籠 以下才能

決獄致雨

妙判牛舌

沉竹籠

爲文驅鱷

擊鼓緝盜

禱雨自焚 以下感應

拜火隨息

囹圄生草

政暇賦詩

境多甘露

治感白鳥

為民勸酒 以下慈惠

諫罷荔友

醫方刻石

續同書卷三目錄

二

不罪新娶

活饑民

開倉私賑

禁貧民棄子女

名爵子女

德化爭田

責已教化不行

民稱慈母

童稚歡迎

任滿請畱

百姓遮畱

吏民畫像

清白遺子孫 以下清廉

布被

柴車

以酒喻清

舟載石

去任畱憤

入藏取廉

一僕隨任

續同書卷三目錄

三

不攜廣產

懸魚

卻金

還軍中唯圖書

清惟飲水

廉有菜名

續同書卷三

長白福申馬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臣道下

以所為告天

宋史趙抃傳畫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

明史方克勤畫所為夜必告之天

焚奏稿

續同書卷三

三國志陳羣每上封事輒焚其草

唐書高士廉有奏議輒焚稿

又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焚之

宋書田錫傳居諫署盡言不諱奏稿悉焚之

又孫洙知諫院凡有章奏輒焚其稿

又張廷堅言論深切凡有奏疏退輒焚稿

又豐稷每草疏不令妻子知退輒焚稿

又鄒浩諫立劉后忤旨安置新州後召入上問前諫草曰焚之矣

明史李時勉言於帝曰臣言諫閣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

左右數至六事止帝令書陳之對曰臣惶恐不能悉記帝意益解

是第難言耳草安在曰焚之矣帝太息曰忠臣也

秦鳴雷談資高郵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之曰前輩皆有制集公獨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室

削稿

漢書孔光有言輒削其稿

魏志陳羣傳字長文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各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嘆息焉

晉書羊祜傳典職樞要凡謀議皆削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續同書卷三

後魏李孝伯切諫即削滅草稿

唐書戴胄奏已即削稿外人不知

家人罕接

談苑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趨書閣闔扉以息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

又魯宗道每中書罷歸私宅別起一小齋雖家人罕接焉

入內犬吠

南史徐勉仕梁為太宰動輒數旬一返舍羣犬驚吠之勉曰吾謀國忘家乃爾耶

北史邢邵官太常卿兼中書監坐臥一小室未嘗內宿嘗畫入內

閻爲羣犬所吠

寧死不生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道成一且專權攸之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爲賈克生又遺道成書曰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遂起兵討道成

南史袁粲與劉秉謀誅蕭道成謀既定粲以告褚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戴僧靜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景曰本知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景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景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爲褚淵生

續同書卷三

三

白氣表忠

從信錄元山東宣慰使董搏得與毛貴戰被殺不見血惟白氣衝天

七修類稿正德七年海賊陷上蔡知縣霍恩被執罵賊見殺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然

血逆流

于公辨東海孝婦周青寃天乃雨醒心集載按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誓於家曰青若枉死血當逆流刑已其血青黃綠竿而上及標復下流于公事見漢書本傳搜神記亦載之

晉書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

三尺旋復下流其子忠新詞稱枉

洛陽伽藍記神龜中河閒劉宣明以直諫忤旨斬於都市血逆流目終不瞑尸行百步

比蘇武

吳志馮熙使魏魏誘以厚利熙不爲回送至摩陂欲困苦之熙引刀自刺御者覺之得不死孫權垂涕曰與蘇武何異

南齊書王儉言邱冠先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重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通令拜不從見殺

宋史洪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

續同書卷三

四

元魏于什門使燕二十二年不屈節魏王比之蘇武

坐鎮雅俗

舊唐書裴度傳曾在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討謨方畧度又過之

任昉薦士表王暕坐鎮雅俗宏益良多

舊唐書楊綰字公樞大厯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震丙吉山濤謝安之儔也

失印不驚

舊唐書裴度傳裴度在中書忽有人報失印裴公飲酒自如頃之

左右曰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之自還故處人服其量

揮塵後錄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異日入省稱之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倉卒不能入倘失錯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水溢不避

漢書王尊傳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浸瓠子金隄尊因廬居隄上吏民爭止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

續同書卷三

五

水波稍卻

宋史趙士俾知遂寧江水暴溢士俾索胡牀坐隄上左右請避去不許移時水落

臥治

前漢書汲黯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自責大指而已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南史殷均知臨川體多疾閉閣臥治

明史張安甫知祁州平徭簡訟期年大治每晨起吏抱牘署訖輒放衙或捲簾晝臥州人若不知有守者

水精燈籠

東齋記事宋劉隨為通判明達號水精燈籠

又張中庸知洋州號水精燈籠

決獄致雨

漢于定國傳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爭之弗能得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咎尚在誰子於是太守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

汝南先賢傳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互相牽引拘繫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天用災旱袁安拜楚郡太守一年之中活千人

續同書卷三

六

之命其時甘雨霽霽歲大稔

合璧事類上虞孝婦事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鳩之竟治其罪孟嘗為戶曹明之不可歲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其罪遂雨

山堂肆考東漢明帝時窮治楚獄連繫數千人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上言訟之帝意解自幸洛陽獄錄囚徒詔出千餘人時天旱即雨

妙判牛舌

宋史包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驚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人牛舌而又告之

盜驚服

又穆衍字昌叔令華池民牛爲仇家斷舌不知其人訟於縣衍命殺牛明日有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伏

廣輿記泉州府葉賓知南安有盜截牛舌其主以聞賓陽爲叱去陰令屠之卽有告盜屠牛者賓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果服

附 智囊補李復享年八十登進士第調臨晉王簿以提刑薦遷

南和令盜割民閒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躍諾之乃引伏

沉竹籠

唐李福鎮南梁境內多朝貴莊產子孫僑寓相習爲非不受管束間巷苦之福流任命造大竹籠數具召其尤橫者來問其家世譜

續同書卷三

七

第在朝嫻親乃曰郎君輩藉如此地望而作如此不法事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痛懲賢親戚聞之必稱賞老夫命盛之竹籠投之漢江曰若輩生不受管束死當受牢籠由是衆皆惕息

柳含春明州女子也患病禱於延慶寺而愈躬往謝少年僧窺柳

姿以其姓作回回偈誦於神前曰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

扳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僧意女不喻柳聞之恚歸

以訴於父時方谷珍據明州父訟諸谷珍珍拘僧至詢其姓對以

姓竹名月華谷珍命作大竹籠若豬筍將納僧其中而投於海且

語曰我亦取汝姓作一個送汝東流曰江南竹巧匠作爲籠留與

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曰死則死耳容再

言谷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鉤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鉤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谷珍知其以名爲答笑而有之命蓄髮以柳氏配焉見堯山堂外紀

智囊補包恢知建寧有母愆子者年月後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問泣不言恢意母婦與僧通惡其子諫坐以不孝狀則僧爲之也

因責子侍養勿離跬步僧無由至乃托夫諱曰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出旋納僧籠內以歸恢知使人要其籠置諸庫逾旬吏報

籠中具恢乃命沉諸江語其子曰吾爲若除此害矣

爲文驅鱷

唐青韓愈爲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

續同書卷三

八

食民畜產且盡愈令判官秦濟祭之而視之以文其文暴風雷起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患

說備陳文惠公堯佐判潮州有張氏子女爲鱷魚所噬文惠使人

捕得更爲文鳴鼓於市而戮之

擊鼓緝盜

北史李崇爲兗州刺史竟多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卽

亂擊之諸村聞鼓各守要路遇盜輒擒之盜遂息

宋史李肅之官東昌命比戶置鼓盜發輒擊遠近皆應盜遂息

禱雨自焚

後漢書戴封爲西華令大旱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雨

又詠輔傳輔廣漢人任郡為五官掾時太守禱雨連日無所得輔
自暴庭中祈祝積薪聚芟茅自環發火其旁將自焚未及日中澍
雨沾足

水經注潦水條引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輿令時
天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侯崇小吏張化從
熹焚焉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

拜火隨熄

後漢書劉昆傳除江陵令火災輒向火叩頭即降雨止風火遂滅
明史于準為松江府同知城中失火勢烈甚準向火再拜火遂滅
廣輿記武昌府俞士悅為湖廣按察副使居民失火將及臬署士

續同書卷三

九

悅具衣冠再拜火乃止

困園生草

魏書宋世良守清河遇赦無一囚率眾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蒿草
俱滿

隋書劉曠為平鄉令刑清政簡園生草庭可張羅

政暇賦詩

唐書韋應物為蘇州刺史政暇則焚香賦詩

宋史王禹偁為長州令政多暇日相與賦詩

又黃庭堅為餘干縣主簿理政之暇賦咏詩歌

明史穆焯知常州政暇邀賓賦詩飲酒於觀稼亭中

境多甘露

漢書秦彭為潁州守有嘉禾甘露之瑞
又沈豐守零陵甘露降瑞芝出

東觀漢紀王阜為益州守神馬出甘露降白鳥見

治感白鳥

東觀漢紀王阜為益州守甘露降白鳥見

晉書虞溥守鄱陽有白鳥集於庭樹

為民勸酒

鶴林玉露王梅溪十册守泉日會七邑宰出一絕勸酒曰九重天

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愷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續同書卷三

十

醒心集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勉以詩曰從來官
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
此邦夙著唐朝名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朝湘亭一杯酒便須斟作
十分春

諫罷荔支

謝承後漢書孝和時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驛馬
晝夜傳送至有死於道者唐雋上書以為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
壽請罷之

金史世宗時亦遞送荔支以諫議大夫黃久約言罷之

醫方刻石

厚德祿周湛通判戎州其俗尙巫有病不醫往往不愈湛禁之又刻方書於石自是始用醫病者多活

又陳堯叟爲廣西轉運使其俗有疾不服藥惟禱神堯叟以集驗方刻石是後始有服藥者

宋史范旻知邕州書療病方刻於廳壁

不罪新娶

宋史曹彬傳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笞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

日聞錄羅國器杭州人後至元丙子爲行金玉府總管有一匠慢

續同書卷三

十一

工案具而怨之同僚問其故羅曰吾聞其新娶若撻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口舌之餘則有不測之事存焉

活饑民

宋史韓琦 量安撫使活饑民百九十萬

說儲謝深甫李繁提舉常平一活饑民百六十餘萬一活一百七十萬

開倉私賑

漢書河內失火武帝使汲黯視之還報曰火不足憂臣過河南河內南傷水旱萬餘家臣以便宜發倉粟以賑貧民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漢書第五訪爲張掖守歲饑開倉賑給吏爭欲上言訪曰若須奏報是棄人也寧以身救百姓上嘉之

又韓韶爲瀛長年荒盜起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

備考范堯夫知慶州餓卒滿路公欲發常平封椿粟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卽死何可待報諸公勿憂吾寧獨坐罪

甌江逸志李臯爲温州長史未幾攝行縣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以賑救掾吏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數日不食則死安暇稟君命若殺我一人活數萬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貸之飛章自

續同書卷三

十三

劫上嘉之

禁貧民棄子女

漢書買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歲爲之禁數年民間養子以千計彪曰賈父所生

南史任昉爲義興守禁民之產子不舉者凡有孕者輒助其貲斧全活數千人

明史邵忠知臨漳縣值歲荒民生男女皆棄之忠出禁令以已俸給與獲生者甚衆

各罰子女

漢書宗慶守長沙禁民殺子民養子者皆以宗各

又任延爲九真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不識父子之姓延乃令行禮聘相娶產子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又賈彪爲新息長嚴溺子之罪數年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生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

魏志鄒沖爲邵陵令重去子之法民育男女皆以鄭爲字

廣輿記唐韓愈爲陽山令愛民如子民閒生男多以其姓爲字

記事珠選薛逢爲巴州刺史民歌曰日出而耕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童願以名垂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江祚別傳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續同書卷三

三

孟宗別傳爲豫章太守人思其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生以孟爲名

名

新唐書陽城字九宗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州產侏儒歲貢

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不知何者可供自是遂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

德化爭田

北齊書蘇瓊守清河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決瓊諭之

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普明兄弟叩頭謝罪

記事珠選王志爲宜城內史郡人張倪吳慶爭田不決志到官父

老曰王君多德政吾鄉乃如此爭耶遂以所訟爲閒田

廣輿記况達爲光澤縣尹與儒學善決訟賞有兄弟爭田者達曰我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投以伐木之詩親爲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

責已教化不行

漢書魯恭令中牟有亭長借牛不還牛主訴之恭嘆曰是吾教化不行也欲解印去亭長慙悔還牛

韓延壽爲左馮翊令有兄弟相訟者延壽曰是吾教化不行也乃閉閣自思過訟者相讓肉袒請罪

民稱慈母

續同書卷三

古

南史傅琰歷武康山陰令民稱曰慈母

隋書辛公義官岷州刺史合境呼慈母

宋書趙抃通判宜州一郡稱慈母

童稚歡迎

後漢書郭伋傳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唐書韋景駿初爲肥鄉令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有小兒數輩歡迎景駿問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廡館舍橋障皆公所治所以來也

任滿請留

宋史高登爲富川令任滿父老乞留不得乃餽金數萬登不受以金置學田教郡子弟

明史楊福知慶遠府及滿軍民上章請留詔陞叅政仍知府事

又周健知全州任滿民詣闕請留進秩還治其郡

又劉深知景州民感其德每任滿輒保留之在任幾三十年

百姓遮留

後漢書嚴遵傳守益州當遷吏民塞路攀轅留之

又侯霸守臨淮將去百姓當轍而臥遮留之

魏志倉慈傳注顏斐由京兆遷平原太守吏民遮道泣留車不得

前

續同書卷三

五

唐書袁滋傳爲華州刺史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

滋臨行時耆老遮道留之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

皆羅拜乃得去

宋史司馬光歸洛百姓所在遮留

良吏傳顏斐尹京兆爲十郡最徙平原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步

稽留日行數十里及卒立碑作頌焉

薛史澤州奏前刺史史延翰離州時爲軍民遮留不放出城兼截

下馬鏡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越闕去

明史奉僕爲涿州知州民安其政秩滿相率借留不獲乃號泣遮

留於道馬爲之不行

史民畫像

魏志陳羣傳注先賢形狀時實紀高名并者而誕又配之世號曰三君豫州百姓皆圖畫實紀誕之形像

南史夏直傳累遷典興太守在郡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

焉

清白遺子孫

後漢楊震傳子孫蔬食步行或令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隋書房彥謙謂其子曰人皆以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

清白

續同書卷三

六

南史梁徐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

唐史楊隆禮爲戶部尙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

矜慎名皆得父清白帝喜擢慎矜監察御史慎名大理評事

大唐新語盧懷慎子魏愿任以清白聞明皇題贊其廳事壁曰爲

國之寶不墜家風

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以清白相承

元王都中傳其清白之操得於家傳

明史曾伯良常書清白傳家於寢壁

布被

高士傳懸婁先生卒覆以布被

漢書公孫宏爲布被汲黯謂爲詐上問宏宏曰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上以爲謙讓由是益重之

後漢書祭遵傳遵家無私財身衣草袴布被夫人衣不加緣

又王良傳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荆釵布被乃出田中曳柴而歸

又張堪傳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又羊續傳續爲廬江太守半月一炊布被穿破糊紙補之

又李恂傳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又黨錮傳杜密爲六卿瓦器布被

又宣秉傳常服布被

續同書卷三

七

魏書高允傳帝嘗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厨中鹽菜而已

高宗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南史何謙傳自少至老歷二縣五郡居身儉素冬則布被莞席夏無幃帳而夜臥未有蚊蚋人多異焉

柴車

漢書趙壹爲郡時柴車草屣

魏志毛玠典選拔眞斥僞四海勵行至有長吏還者常乘柴車

宋史元德秀爲魯山令所得俸悉散孤貧任滿笥存一縑駕柴車而去

笑典韓康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

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

廣輿記建寧府江文蔚註文蔚拜御史中丞坐劾宰相貶江州治柴車奉母欣然就道

以酒喻清

南史顧憲之爲建康令有清政都人飲酒醉旨輒號顧建康

獨醒雜志清江孔端中三孔之族也紹興閒爲淳安令時譽翕然都下酒家至爲之語曰酒似淳安知縣澈底清語達上聽召見與郡

舟載石

續同書卷三

六

南史江革官中丞爲魏人所執稱疾不拜放還遷太尉乞歸蕭然行李取石壓其舟

唐書蘇易簡爲昇州通判太宗召爲知制誥問曰卿舟唯載怪石瘠木可見清節

又陸龜蒙傳遠祖續官爲鬱林太守罷歸舟輕不可越海取石載之人稱其廉

又張祐知南海能任但載石歸

去任留犢

魏志時苗爲壽春令之官乘薄笨車黃犢牛歲餘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是淮南所生也

晉書羊祜傳祜無子以兄子篇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爾之

明史河間府交河縣知縣葉好文為政尚德化故刑不用而民畏初以一牛駕車之任後產三犢比徵去爾犢與貧民而耕

晉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入藏取廉

北史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五百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絹二十疋而出

續同書卷三

九

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任意自取惟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侍中何少對曰臣有兩手惟堪兩疋所獲多矣

北史庫狄士文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銜絹一疋手各持一疋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之

又公孫表傳表第二子軌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藏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曰勿欲顯廉於眾人

南唐近事昇元初許文武百餘入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唯將廷翊獨持一練還家餘無取士君子多之

一僕隨任

宋史趙抃知成都神宗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並琴鶴去之矣

明史劉崧為北平按察副使止攜一童赴任又符驗由御史出守常州不攜家持二飯簞一童僕赴任又盛璞知黃州府惟匹馬一僕

不攜廣產

晉書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有清操及歸妻劉氏取沉香一片隱之命投之江

唐書李勉為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後赴召入舟盡搜家人所

續同書卷三

三

昔投之江中

明史葉盛巡撫兩廣及歸檢點行李僕有攜二椰瓢者公曰廣產也投之江

宋史曾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

懸魚

後漢書羊續常敝衣薄食車馬贏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其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梁書傅昭為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送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側

卻金

後漢書王密持夜懷金十斤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王新正統時福建都司王勝博學能文廉介自持出巡以食自隨人呼為菜王一千戶魏王千金命造亭衛北名御金明年勝到題曰每因性褊遭彈劾四十年過不動心匣內惟存三尺劍囊中肯愛四知金平生節操何曾改半點秋毫孰敢侵今對此亭看駐馬仰天無愧發長吟

又吳文恪公由醫士薦舉仕至副都御史按貴州還時屬官餽公百金追至夔州公不發封反之題詩其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

續同書卷三

三

廣輿記江西安福縣劉彥任侍講使交趾交趾吞占城侵緬甸頗崛篋僉難其行彥承命乘肩輿從兩僮直抵其境交人驚曰豈天人耶館候視昔倍恭餽遺一無所受交人為建御金亭於思明道中

還軍中惟圖書

晉書應詹字思遠為南平太守時天下分崩與陶侃破杜瑨於長沙賊中金寶盜目詹一無所取惟收圖書莫不歎之

宋史曹彬傳彬為宣徽南院使帝自聞蜀亂凡使者至各令陳全斌等不法事使者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自蜀還囊中惟圖書衣裳

宋史沈義倫傳隨軍入蜀獨居蔬食及東歸篋中唯圖書數卷而已

清惟飲水

晉書鄧攸為吳郡守載米之任月俸一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隋書趙軌為齊州別駕及被召父老揮淚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溷敬持杯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明史馬如蛟為山陰令止飲鑑湖杯水凡食米悉皆家中輦至廣輿記陳琦按察江西行部攜乾糲自隨所至飲水而已

廉有菜名

明史劉羽同知瑞州終年食蔬人呼為青菜劉

續同書卷三

三

又胡壽安知新繁縣自種蔬一圃以供日用人呼為菜知縣

又王質由御史出為四川叅政行部所至自奉惟蔬果蜀人呼為青菜王

又符驗出守常州至任日供惟蔬人目為符青菜

續同書卷四目錄

倫常上

義莊 以下總

義門

截髮留賓

燃鬚

吮癰

子孫昌盛

十世同居

六十生子 以下父子

續同書卷四目錄

虜中生子

生子雀祥

生子無功

生子百餘

生於空桑

謂子豚犬

再生為子

子各得父之一

子各一經

遺子一經

五子登科

門容高車

棄兒存姪

孝子尋父 以下孝行

請代父命

刻木奉親

綵衣娛親

望雲思親

溫席

仙人賜藥

續同書卷四目錄

孝感得泉

孝感得魚

臥冰得魚

孝感得瓜

孝感烏來

涕誦蓼莪

叛臣賢母 以下賢母

質母招子

母子俱隱

母識貴人

賢母剪髮

夫婦如賓 以下夫妻

夫妻偕隱

妻幼被刺

妻解夫圍

妻代夫死

願代夫罪

貞婦割鼻

貞婦刑耳

婦去盛妝

續同書卷四目錄

寄衣詩

燕足繫詩

夫妻復合

夢妻賦詩後如所見

禁夫觀樂

雙魂化梓

三

續同書卷四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時宜雨香

倫常上

義莊

宋史范文正公置田千畝號義莊田以濟宗族

厚德錄劉輝簽判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

范文正有志義田及祿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

續同書卷四

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記事珠東陽進士陳德高建義莊譽用范文正公之法而稍增益

之

義門

宋史孝義傳陳崇為家法戒子孫僖宗時嘗旌其門南唐人為立

義門免其徭役

又金彥困乏而惇孝友邵陽人號為義門金氏

廣輿記宋王夢易榮州人果世同居號義門

截髮留賓

晉書陶侃傳侃早孤貧范逵嘗過侃其母湛氏乃截髮得雙鬢以

易酒肴

唐書太宗為公子時嘗同李靖過王珪居珪妻剪髮供食

燃鬚

唐書明皇甚友愛薛王業有疾親為煮藥風吹燃鬚左右驚救上

曰使得飲藥而愈鬚何足惜

又李勣甚友愛其姊病親為煮粥風回致燃鬚

吮癰

晉書徐苗弟賈患癰苗為吮之

記事珠選雍儵母病癰儵為吮之

子孫昌盛

續同書卷四

二

搜神記長安張氏有鳩自外入懷以手探之不知鳩之所在而得

一金帶鉤自後子孫昌盛貲財萬倍

北夢瑣言昔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乃改姓蒲後子孫昌盛

十世同居

明史談錄十世不分居

又石琰子孫同爨知府陸瑯屢造其廬大書十世同居遺之

六十生子

金史金之始祖涵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居完顏部落有

賢女年六十而未嫁部人以賢女許始祖始祖乃以青牛為聘而

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

真珠船長安劉氏之婦六十育女

耳新近聞揚州某商老而乏嗣年六十而生一子族人疑之訟於
郡守守鞠之商言可據當堂滴血驗係果真眾議乃息

虜中生子

漢書蘇子卿虜中生子名通國

說儲司馬樸虜中生子亦名通國而宋史遺之

生子雀祥

唐書崔信明生有彩雀集庭桂占曰此兒必有文彩聲名但雀形

小祿位不高果然

記事珠選潘樂初生有雀止其母左肩占者以為富貴之徵

續同書卷四

三

生子無功

世說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
勲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

南唐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曰猥蒙寵賜深愧無功後主

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

生子百餘

戰國策田成子有子百餘人

漢書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

唐書杜子微子百四十人

生於空桑

伊尹生於空桑見呂覽

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顏氏名徵在游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已
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中覺則若感生邱於空桑首類尼
邱山故名

謂子豚犬

三國志曹操攻濡須塢孫權應之操見其軍容嚴肅乃嘆曰生子
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五代史梁兵攻潞州築夾寨李存勗焚寨而人梁兵大潰梁主嘆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吾兒豚犬耳

宋史呂蒙正致仕真宗幸其宅問諸子孰可用公曰諸子皆豚犬

續同書卷四

四

有姪夷簡宰相才也遂大用

再生為子

酉陽雜俎履况有子非熊數歲而卒後又得一子七歲時其兄戲
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儻異敘前生事歷歷不該即
非熊也

野人閑話進士文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盧子并漆毬香
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尋得之父母知澹為五歲
墜井之前子也因憐惜過於諸兒

子各得父之一

後漢書鄧禹傳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

可以為後世法

唐書宋令文三子各得令一絕之問文章之梯躡勇之遜章律
宋書文帝問顏延之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
躍得臣酒

宋史范文正三子各得父之一忠宣得相業純粹得將才純禮得
文章

子各一經

漢書馮奉世四子野王通詩次遠通易次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晉書劉殷傳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
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續同書卷四

五

宋史田闢子九人各授一經俱登第

遺子一經

漢書韋賢傳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白遺子孫答曰一身之
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野客叢書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復何
須乎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此說出於齊勉

五子登科

五代史竇禹鈞五子相繼登科

宋史黃汝楫五子皆登科第

門容高車

漢書于定國傳始定國父于公修其門閭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

又鄭康成傳國相孔融告高密縣曰昔于公東海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之路可廣開門衛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宋史李士衡鄂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鞠死囚五人活而歸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棄兒存姪

續同書卷四

六

魏志張範子陵及弟子彘為賊所執範乞之賊還其子範曰諸君還兒厚矣然吾憐彘之少賊義而俱還之

晉書鄧攸逃亂擔兒及弟子餒勢難兩全泣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此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妻泣而從之

孝子壽父

耳談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欲獨往尋覓母從之於是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閒得利刃因乘便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憐之有丐者過門餽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己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

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蒲蔽體即役於官洗沐着編觴豆遞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為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眾悅其孝爭為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為久計眾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開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眾曰還則明或倍償金矣何追為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

陝西通志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襁褓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先是楚有楊某者德神谷療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喬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久之乃遇父於鞏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奉父至高陵始卜

續同書卷四

七

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選入黌宮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

閩徵草堂筆記寶坻王泗和余嫻家也嘗示余書艾孝子有一篇曰艾子誠寧河之艾隣村人父文仲以木工自給偶與人鬪擊之臨談以為死懼而逃雖其妻莫知所往第彷彿傳聞似出山海關爾時妻方娠越兩月生子誠迫稍有知乃問父所在母泣以故子誠自是恆問其父之年齒狀貌及先世之名字嫻嫻之姓氏里居其母一一告之莫測其意越廿年母以疾卒營葬畢遂治裝裹糧越遼東出關後凡二十載未遇父面一日於馬家城中遇老父哀其窮餓呼與語詢得其故引至家款以酒食俄有梓人攜具入

計其年與父相等子誠因持襪泣涕具述其父出亡年月且縷述家世及戚黨梓人仍欲相認而自悟在家無子子誠且備陳始末乃噉然相持哭老父感其孝為謀歸計子誠竟奉以歸歸七年以壽終子誠得父之後歸娶妻今有四子皆勤儉能治生

請代父命

列仙傳趙簡子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吏女持楫而前曰妾願以鄙軀易父之命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負持楫中流發激擢之歌簡子悅以為夫人

南史梁吉玠父為原鄉令為吏所誣當大辟玠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

續同書卷四

八

臣鑿錄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闕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為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顏色不變乃宥其父死

寄園寄所寄御史馮恩以劾汪鏡方獻夫張亨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速訊鉉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詣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為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即貫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

刻木奉親

逸人傳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人髣髴親形事之若生

廣輿記池州府銅陵人汪與成一家百八十口皆死建炎之難獨遺與成後三年改葬其父念母骸骨不存刻木肖形侍養十年而後附葬

又湖州府歸安人趙仁家貧為人傭以養母又刻木為母像攜於傭所事之曰吾不能頃刻離母也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壹如真母對之呼號無休時一夕木母忽作聲呼雇

徽見海鹽縣圖經

續同書卷四

九

博學彙書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於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片山求之見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

精史國朝海寧虞氏董澹妻也知書善吟咏年十六歸董兩月而董卒父母勸改嫁女不應以木刻夫像朝夕奉事全節而終

緜衣娛親

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著緜衣以娛親

高士傳老萊子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斕衣取水上堂跌仆臥地爲小兒啼欲母喜

望雲思親

唐書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

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歎歎

又梁瑄不歸弟瑒每見東南白雲立望悵然久之

辨林陸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款望歸風而效誠

溫席

續同書卷四

十

後漢書羅威母老天寒以身溫席

又黃香早失母事父孝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席

仙人賜藥

本草丁公藤療風最驗宋解叔謙母患風疾叔謙所乞懇禱忽空中語曰此疾如得丁公藤爲酒即瘥遍訪之遇山中一老翁代木卽此藤也叔謙具述來意老翁愴然與之并示漬酒法顧視失所在

說儲蕭府明母病風沉臥廢祈禱不輟時寒淚皆成水忽有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風病忽不見函中惟有寸絹丹書日月字

南史陸襄母心痛須三升粟漿時冬月又迫暮忽老人詣門貨漿

尋失之

又劉靈哲母病夢黃衣老公與藥云可取此食之覺得藥枕邊母病遂愈

北史梁彥光父疾醫云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忽於園中見之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

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掙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卽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夢花洲閒錄

孝感得泉

續同書卷四

十一

周書陸通傳父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拾遺記曹會事親盡禮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會跪而操瓶則甘泉自湧清美勝常

輿地志齊有孝婦顏文姜事姑孝養遠道取水不以寒暑易心感得靈泉生於室內文姜常以緝籠蓋之

九域志孝子泉在嚴州州民夏孝先廬墓側有野火奄至俄而火爲之滅有泉湧出其地

廣輿記保定府慶都縣人邊靖自幼以孝聞父卒負土成墳環植以樹歲旱靖日汲水灌之俄有泉湧出道旁人以爲孝感所致

又太原府前明朱奇湖有孝行系出明宗室封西河王其母病渴王仰面祝天甘泉湧出

太平廣記楊翁伯者盧龍人也葬父母於無終山山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泣神明感之出泉於墓側

唐孝友傳宋思禮為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思禮憂懼具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

孝感得魚

姜詩性至孝妻龐氏奉姑尤謹母好飲江水妻出汲又嗜魚鱸一日舍旁泉湧味如江口躍雙鯉取以供母見漢書

晉書王延性至孝繼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尋汾叩水而哭忽

續同書卷四

三

有魚長五尺躍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心悟撫延如己生

北史陸政母好魚北土少魚政求之甚艱宅邊忽泉湧有魚獲以供母

唐書張士巖父病藥須鯉冬月水合有獺銜魚至得以供父病遂愈

說儲查道泣禱河神水開得尺許鯉

歐江逸志王梅溪大父格病篤思得鯽魚方盛暑不易致梅溪父輔禱於井釣而得之父病旋愈

臥冰得魚

王祥傳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常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臥冰上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王祥臥冰處在沂水至今冰凍處有一人影臥於上四隅皆凍見沂州志

說儲楚僚臥冰而童子送鯉

北聖手述政和中濟南崔志有女母病冬月思魚冰堅不可得女曰王祥臥冰我欲效之家人止之女曰男子能為之豈女子獨不能耶乃焚香告天臥於冰上三日冰開躍出鮮鱗三尾烹以享母

母愈人問臥冰時寒氣何如女曰身臥層冰之上但覺陽和之氣下通殊不知有寒也

元史汶上田政住父病不愈禱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

續同書卷四

三

母病臥冰上半月皆得魚以愈親疾

孝感得瓜

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出夢雋

南史滕曇恭傳五歲母患熱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恭歷訪不得術悲哀切俄遇一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家驚

異

焦華父病篤隆冬思瓜焦遇神人授之以進父病愈說楷

王薦性至孝母病渴思食瓜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思母病仰天大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一瓜焉因捧歸

奉母見元史孝友傳

孝感烏來

抱樸子夫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會

子鋤瓜三足萃其冠

瑞應圖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

異苑東陽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一

境以為慈烏銜鼓欲令至孝遠聞即於其處立縣名烏傷王莽改

為烏孝

後周書宗慄遭母憂哭嘔血每有羣烏數千集於舍候哭而來哭

止而去

續同書卷四

丙

北史齊蕭紋居喪以孝聞廬宅前有二慈烏來集馴庭飲啄每臨

時舒翼悲鳴全似哀泣

廣輿記蒼梧丁密遭父喪廬於墓側有雙鳧游舍旁小池見人馴

伏後母喪亦如之人稱為孝

涕誦蓼莪

晉書王裒傳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

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宋史宗室傳惟吉性至孝每誦詩至蓼莪篇涕泗交下宗室推其

賢

附水經注汜水西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沒之後負土

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涕泣於墓所得病不
能食虎常乳之

叛臣賢母

唐書僕固懷恩傳懷恩反上以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東

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將數萬悉歸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

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心既變禍必及我遂提刀逐之

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

唐書朱泚傳泚將李日月戰高重捷死於城下歸其尸其母不哭

罵曰奚奴國家何負而反死已晚矣

續同書卷四

壬

質母招子

前漢書列女傳漢高祖起王陵聚千人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

招陵陵使至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母以老妾故

持二心遂伏劍死

通鑑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款今失老

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母子俱隱

左傳介之推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

種放以才行見知其母悲曰嘗勸女忽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

文爲果爲人知我將棄女深入窮山

母識貴人

唐書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曾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勅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又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將至侍郎再三解論乃曰試令而回則來吾觀之因徧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慮矣問末座綠衣少年爲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宰相

附 列女傳漢中楊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常請客母盛

續同書卷四

六

爲供具從窗中窺客罷謂之曰吾視女所交者皆不及已此自損之道也後歲餘復請客皆者德秀士母觀之喜曰無憂矣

賢母剪髮

世說范滂嘗過陶侃倉卒無以待客母剪髮爲雙髻易酒有極豐備遂至京稱述侃遂知名

元史陳祐母張氏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

夫婦如賓

左傳曰季使過冀見季缺禱其妻儻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於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五代史裴從簡所至多潛捕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進一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囚躍出

元史許衡傳衡居家勸於自治公愛兼盡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

世說何曾閨門整肅自小及長無聲樂嬖倖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

夫妻偕隱

孟子陳仲子隱於於陵身織屨妻辟纊又高士傳楚王聘陳仲子爲相不就爲柘榴灌園

續同書卷四

七

列子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爲相先生謀諸婦婦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狗楚國之憂乎遂不應聘

高士傳楚王遣使聘陸道不就夫負釜甑妻戴紅器變姓名遊名山

又楚王至老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欲以爲相萊子許之以語妻妻曰妾不能爲人制者投其畚而去萊子亦隨至江南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又陶潛妻翟氏同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又祝收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

漢書王霸與令狐子伯善後子伯相楚其子為郡公曹嘗詣霸霸子耕於野投耒歸見客有慙色霸愧之妻曰子伯之貴孰與子之高奈何忘風志而慙兒女子乎霸曰有是哉遂共隱

後漢書孟光父母擇配不嫁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治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妻跪問曰吾欲求衣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妻乃更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

水經注枝江縣東二里有劉凝之故宅凝之慕老萊巖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負宋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終焉不返矣

續同書卷四

九

妻幼被刺

幽怪錄韋固旅次宋城遇老人向月檢書固問囊中赤繩何用曰以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不可易也因言固妻乃北菜店陳姬之女固入店見姬抱三歲女固怒以小刀付奴刺女傷脅後以父陰參相州軍事刺史王秦妻以女脅閉常貼花鈿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父卒於宋城任時方襁褓為賊所刺痕常在故貼花鈿因名其店曰定婚店

記事珠選宋獨孤氏議婚夢神曰君妻始入歲城南穿花周女明日問得以刀刺其耳而去後避亂至淮孫制機以女妻之耳後有癩問其實乃本穿花周女母死孫收為己女焉

妻解夫圍

晉書劉遐為石季龍所圍妻將數騎拔遐出於萬眾之中唐書崔寬守成都楊子琳叛寬被圍妻任素將千餘人救寬

妻代夫死

漢書盛道有罪繫獄妻趙媛美代道見殺道遇赦歸終身不娶列女傳節婦之夫有仇人欲執之而無道聞其妻孝乃劫其妻之父譎父呼女告之女念不聽則殺父聽則殺夫欲以身代乃詭許曰且日樓上東首臥則是矣陰令夫臥他處自臥樓上東首至夜仇家斷頭去乃其妻也義而釋其夫

願代夫罪

續同書卷四

九

明鑑嚴嵩誣夏言與曾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亟遣之斬言於市

又楊繼盛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上怒其引用二王廷杖下獄論死妻張氏上疏乞代夫死為嵩所抑竟不得達

貞婦割鼻

列女傳梁高行早寡不嫁梁王使相聘焉高行持刀割鼻王大其義尊其號曰高行

又孫奇妻范姬少寡父范慎遣使迎歸姬遂割耳及鼻謂使曰容已殘矣行將焉如

又沛之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嫁久而無子謂其夫

曰妾不才得奉巾櫛歷久無嗣禮有七出請願受訣其夫不許夫死服除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閭

貞婦刑耳

北史鄭善果母崔氏傳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割耳剪髮以明素心

南史衛敬瑜妻王玉京年十六而寡截耳誓不嫁戶有燕巢常雙

飛來去後鷺鳥傷其一孤飛悲鳴玉京以紅縷係足曰新春復來

後果春來秋去凡六七年玉京死燕亦飛至其墓哀鳴而死

范姬事詳割鼻條

曹爽傳注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死恐家必

續同書卷四

三

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斷鼻

蒙被而臥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積劫草何辛苦迺爾令女

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

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列女傳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

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為妻抵死不從以還太

守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郡吏及客憐之更爲請免既得活乃

自剝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還之

彙苑魏浦妻房氏年十六而浦卒及殮房乃割左耳投棺中仍曰

鬼神有知相期泉壤

列女傳沛郡劉長卿妻生一男字王玉五歲而長卿卒遠嫌不歸
五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宗婦愍之曰何貴義輕生若
此曰先君五吏尊爲帝師男以忠孝女以貞順故豫刑以明我
情耳

記事珠漢劉長卿妻桓氏孤寡刑耳以自誓號曰行義桓婆

婦去盛妝

後漢書列女傳鮑宣嘗就桓少君之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
之裝送甚盛宣不悅少君屏去侍從服飭更著布素與宣共挽鹿
車歸里拜姑卽提瓮出汲修婦道

又梁鴻傳鴻聞孟光賢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

續同書卷四

三

答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

又馬融女適汝南袁隗禮和成隗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珍麗對

曰慈親愛重不敢違命君若慕鮑宣之高妾亦效少君之事

寄衣詩

逸史唐裴羽仙者裴悅之妻也悅征匈奴不歸妻思慕怨切爲詩
寄征衣云深閨乍冷開香匣玉筍微微溼紅頰一陣金風殺柳條
濃烟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如霜雪獨下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
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鴉相呼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
轉齊紈又嬾裁離腸空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刀尺回刀剪破澄
江色愁拾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窺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牋

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托邊使

越詩遺珠韓翃適表書城年餘表以事戍邊韓繡衣寄詩曰君在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髮夫一條線寄千行淚寒到身邊衣到無

輟耕錄洞庭葉正甫久客京中妻劉寄寒衣信詩曰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腳安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醒心集明宜山鄧氏寄外吳某衣詩曰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試淚逐東風酒去途

續同書卷四

三

元散堂詩話寄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視佳者近一首最工詩曰懶向妝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鍼入處心俱痛素線穿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

燕足繫詩

天寶遺事巨商任宗賈湘中數年不歸妻爲詩繫梁燕足燕即飛去時任在荆州忽見一燕繞足鳴訝之諦視足有小字函試近燕不動遂解函得妻詩感懷即日歸裝

據言王謝夢娶烏衣國王女宴歸國王命取飛雲軒令謝入其中閉目少息至家見梁上雙燕乃悟所至乃燕子國也至秋燕去謝

乃附詩繫燕尾來春燕至女答詩繫焉

耳新金安撫使田琢少從軍塞外所居有燕巢保護之秋社日燕飛止坐隅呢喃不去琢悟曰燕今當歸始話別即爲詩曰幾年塞外慙危誰道烏衣亦此飛朝向蘆汀知有意暮投茅舍重相依卿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卿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卿應先我我何歸細書爲蠟丸繫其尾後八年琢爲潞州判官有燕翔廳庭止硯屏琢視前燕也蠟丸尙在遂繪圖序之一時各勝皆有詩歌

夫妻復合

江湖紀聞軍校徐信與妻子出市憇茶肆傍一人竊視其妻信怪問之其人曰君妻非某處某姓氏耶信曰然其人泣曰是吾妻也

續同書卷四

三

吾家鄭州方娶一年而值金戎之亂豈意今在君軍信曰信陳州人也亦遭亂失妻偶至一村店逢婦人坐地上自言爲兵所掠到此不能行吾乃解衣饋食遂與之俱初不知爲君故婦奈何其人曰吾已別娶無由復尋舊盟得暫會一面敘述悲苦雖死不恨信許之約明日令偕新妻同至其人拜而去明日夫婦登信門信出迎望見長慟蓋容所攜乃信妻也四人相對驚惋是日各復其故通家往來如婚姻云

又沐人王從事挈妻臨安調官將僦民舍語妻曰我往尋其家甚寬潔明當先護箱籠行卻倩轎來取汝明日遂行移時轎至妻乃行王待不至復回舊邸人云君去即有轎夫來夫人遂去矣王竟

失妻後五年爲衢州教授赴西安宰吳集羞醜甚美王停箸悲泣
宰問故王曰此類亡妻僕因具言始末宰卽罷酒揖王入室喚一
婦人出乃其妻也蓋昔將徙舍之夕婢人竊聞其語遂竊輿出而
貨於宰爲側室得錢三十萬知此故便呼車送與王氏

紀聞吳士美子奇娶婦三載淮張據吳明兵臨城下子奇攜妻出
避槍惶因失其妻爲領兵官攜歸京邸子奇流落四方者數年
行乞至京有高門一婦人見之而泣貽酒饌米囊急使之去子奇
不敢仰視異日復乞於此婦呼與語又爲主女所見白母令人追
之檢其囊中有金釵一隻書一封因告其夫啟視之則律詩一首
云夫爾吳越妾江東三載恩情一旦空葵藿有心終向日楊花無

續同書卷四

三

力暫隨風兩行珠淚孤燈下千里家山一夢中每悵妾身懼此難
相逢愧托姓名通官兵見詩憐之卽遣還仍給錢米以資其歸
謝承後漢書黃昌會稽餘姚人爲蜀郡太守初昌爲州書佐其婦
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爲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不
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次公女州佐黃昌妻妾
當歸家爲賊所掠遂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黃昌耶對曰昌左足心
有黑子嘗自言當爲二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爲夫婦
記事珠程萬里爲元將張萬戶所獲配以統志白忠女名玉娘成
婚三日玉娘觀其才品非常令其自脫萬里以玉娘言告萬戶萬
戶怒鬻玉娘而許萬里別娶玉娘隨行以繡鞋一隻易夫舊履懷

之以爲異日券後萬里官至陝西行省叅知政事遣使密訪繡鞋
事有一尼在菴誦經僕出鞋玩弄尼視之驚駭亦出鞋合之萬里
具禮迎焉

北史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詐
癡不能梳洗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高宗怪
其納財之多引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好奇能重室
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而乃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
境上奉迎

夢妻賦詩後如所見

續同書卷四

三

雲齋廣錄進士丁渥在太學夢歸家見妻於燈下爲書寄生生日
我至矣何用書爲妻揮泣而不答又見別幅有詩云淚溼香羅帕
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後得妻書並詩皆與夢中
無少差別
合壁事類前集有書生娶後游太學久不歸一夕夢返其家見妻
秉燭寫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
書生怪而記之後家書至果如夢中所見夢之日卽發書之日
秋燈叢話錢塘章明玉娶妻汪氏色美而才琴瑟最調章客楚中
夢抵家杳無人跡惟見壁間題二絕云寂寂花時鎖院門綺窗風
破月黃昏海棠開落春無主誰惜亭亭倩女魂草草春風十七年
漫嗟紫玉竟成烟他時卻扇重相見珍重蕉窗話舊緣憶詩句

不祥急速裝歸而妻已物故矣章哭之慟搜箱篋得絕命詩二章
正夢中所見也後官與東從化令始續絃李氏卻扇時面龐酷肖
前妻審其生辰卽汪之逝日也細話前事適窗外微雨滴芭蕉漸
瀝可聽屈指歲月已十有七載矣

禁夫觀樂

世說謝太傅安劉夫人性忌嘗幃諸婢使在前作樂太傅暫見便
下幃太傅索一闢夫人不許曰恐傷盛德耳

王氏見聞錄蜀有功臣忘其名妻妬每令婢隔簾作樂後妻病甚
曰我死若近婢我立取之後其夫幸一掌衣婢方寢忽有聲如霹
靂帷帳皆裂遂驚死

續同書卷四

美

南史梁柳惔愛音樂而畏婦女妓精麗曾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
狎而爲惔妻所敬重稷詣惔先問夫人惔每欲見妓因稷請奏樂
其妻隔幔以坐效然後敢出惔因得一畱目焉

雙魂化梓

搜神記云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有美色康王知之
竟奪何而囚憑何氏與王登臺投下臺死左右得遺書於帶中曰
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命分埋之兩塚相望經宿忽有梓木
生於兩塚根交於下枝達於上又有鳥如鴛鴦雙棲於樹朝夕悲
鳴人皆異之

述異記吳黃龍年中吳都海鹽有陸東美妻朱氏夫妻相重時人

目爲比肩夫婦後妻死東美不食而亡家人合葬之未一歲塚上
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鴛宿於上

續同書卷四

毛

續同書卷五目錄

倫常下

天女降 以下婚媾

天婚

風媒

詩媒

紅葉題詩

桐葉題詩

詩絮征袍

因對得妻

續同書卷五目錄

一

官爲主婚

女自擇婿

預知婿貴

愛才惡貌

姑嫂成婚

再生始嫁

幽婚

金友玉昆 以下兄弟

難兄難弟

兄弟無雙

兄弟爭死

悌能感賊

代師訟冤 以下師友

學射殺師

義友併糧

小友

畏友

造門請罪

代治妬妻

九老會

續同書卷五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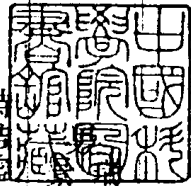
二

割席

方外友

續同書卷五

長白福申禹門輯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時宜雨香

校刊

倫常下

天女降

魏書聖武皇帝諱詰汾田於山澤忽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侍衛甚盛謂帝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訖而別及期帝至田所果復相見天女以

續同書卷五

所生男授帝曰子孫相承當世為皇帝遂去故時人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雷青日記武當人張秉遇仙女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我為配生子以王其地且約逾年再會至期女抱子歸秉其子名勅後為祠山神張大帝

廣銷夏錄蔡希閔家在東都暑夜兄弟數十人會於廳忽大雨雷電墮人物於庭命火視之乃婦人衣黃綢裙布衫言語不通遂目為天女使五六年始能漢語問其鄉國不能知但云故鄉食糗米無碗用柳箱貯飯而食之竟不知何國人在本國夜出為雷取上墮庭中耳

林居漫錄新城王氏自嘉靖己未見峯司農起家相繼登甲榜者不絕相傳司農曾祖自某縣避地新城依某居一日大風晦冥有女子自空墜言我某縣郭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頃刻已五百餘里矣主人以為天作之合令偕伉儷今之躋華要登顯秩者皆郭所出也事雖怪而司農弟元峯民部已載之大槐記中矣

天婚

見聞錄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忽於隆冬時南風大作墮一婦於庭姿容絕艷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條失我母洵屬天緣眾為劇資

續同書卷五

偕伉儷焉女又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俱亡不及發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擇口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取地下物即買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焉

又山東新城王氏其會祖某避難新城為傭一日大風吹墮一女問之乃萊州初氏女也上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為夫婦王姓至今祿位不絕

風媒

逸史遼東馬仲叔王志都相知至厚仲叔先亡忽見形謂志都曰吾不幸先亡念卿無婦當為卿得婦遂與之期至日大風晝昏向

暮果有女子在房中志都問其由曰我河南人父爲清河太守臨當見嫁不知何得至此志都告之故遂成夫婦往詣其家大喜以爲天授也後生一男爲南郡太守

情史類畧廣寧閻山公廟靈應頗著惟其像甚惡人皆畏之參知政事梁公肅作舉子時與諸生談及鬼神事因言我能於陰晦之際入閻山廟巡廊廡一周明日至廟東偶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負之出曰我負鬼至矣可火照之及火至見一美婦人良久開目問此何地諸生細言原委且詰其爲人爲鬼婦曰我揚州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肩輿中忽爲大風所飄不知何以至此諸生曰梁公未娶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挈婦歸詩擢第不數十

續同書卷五

三

年致位通顯

詩媒

堅瓠集趙德麟喪偶欲得善配未有久之王氏有老女未嫁作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見詩遂求婚焉人以爲二十八字媒也

堅瓠集明初王旬嘗作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風一作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晚涼多仁和會元俞友仁見詩以妹妻之列朝詩選作黃鶴山樵王蒙事

紅葉題詩

雲溪友議明皇代以楊妃號國寵盛宮娥皆頗衰悴不備掖庭常

書落葉隨御溝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思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接流人顧况著作聞而和之既達宸聰遣出禁內者不少或有五使之號焉和詩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又盧渥舍人應舉之歲偶臨御溝見一紅葉命僕奉來葉上乃有一絕句置於中箱或呈於同志及宣宗既省宮人初下詔許從百官司吏獨不許貢舉人渥後亦一任范陽獲其退宮人視紅葉而吁嗟久之曰當時偶題隨流不謂郎君收藏巾篋驗其書迹無不訝焉詩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閒北夢瑣言僖宗幸蜀年有進士李茵襄州人奔竄南山民家見一

續同書卷五

四

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字雲芳子有才思與李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冀曾有詩書紅葉上流出御溝卽此姬也

詩話唐僖宗時于祐於御溝拾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閒祐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置溝逆流爲宮女韓夫人拾之後祐托韓沐門館因帝放宮中三千人泳以韓夫人同姓作伐嫁祐及成禮各於筒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莫非前定

侍兒小名錄唐貞元中有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忽見一花流至其前以手接之香穠頗異旁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跡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

葉上寄與接流人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流不能離溝上街
吏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為感動令中人細詢之乃於
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
學記及慕陳後主孔貴嬪為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為宮思今敗
露死無所逃德宗為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鳳兒賜之
車載其苑院資皆賜全虛焉

桐葉題詩

玉溪編事蜀尚書侯繼圖未第時登大慈寺樓倚欄遠望忽桐葉
飄墜上有詩云拭淚斂娥眉為鬱心中事擲管下庭除書成相思
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
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解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
地因藏之篋後婚任氏偶吟前句任曰此妾昔日戲書桐葉上者
君安從得之繼圖檢葉示任共喜詫焉

續同書卷五

五

卓異記張士傑客壽陽被酒游龍王祠見龍女塑像甚美取桐葉
題詩云我是夢中傳彩筆書於葉上寄朝雲投帳中頃之恍惚如
聞內微吟云落帆且泊小沙灘霜月無波淮上寒若向江湖得消
息為傳風水到長安醉既醒孤坐廟門忽一女奴謂之曰娘子傳
語郎君還君桐葉勿復置念遂冉冉沒
醒心集一富女少聰俊能詩詞父母欲擇佳婿十九猶未字女鬱
鬱一日見桐葉落遂題詩其上曰新秋初引入皆好少頃婆娑秋

漸到何如早得賞心人幾葉題詩相贈報父會其意即擇一富厚
者嫁之

詩絮征袍

唐書開元中頒賜邊軍纈衣製於宮中有兵於短袍中得詩曰沙
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親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
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以白帥帥進之元宗命以
詩徧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命賜得詩者
曰我與結今生緣邊八皆感泣

續同書卷五

六

詩話唐僖宗出袍賜邊外吏神策軍馬直於袍絮中得金鎖并詩
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情寄千里鎖心終不開直以聞將
將奏之上命賜宮人昇得詩者

因對得妻

堅瓠集濮監丞婦鄒費真有才藻驚湖費狀元宏少隨其父之太
學鄒問其奇索見試以對曰金杯春泛綠費應聲云銀燭夜搖紅
鄒遂以女字之其女亦能詩
岸見沙上有句云廣寒宮裏一枝梅釐後黃緣得官一日陳王遊
暑於清暑殿庭有桂千樹王出對曰清暑殿前千樹桂釐憶沙上
句遂以對之王大驚曰子何以知我宮中事釐以實告王曰此天
數也蓋千有女各一枝梅建廣寒宮以處之也遂配之

郭希顏幼時與一長者立池畔忽一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希顏曰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官爲主婚

醒睡編探花王剛中以御史巡閱尤溪張松茂私隣女金媚蘭被獲到官王指簷前蛛網懸蝶謂張能賦免爾矣張即成曰只因賦性大疎狂游到花叢覓異香今日誤投羅網裹脫身還藉探花郎王又指竹簾使女賦金亦成曰綠筠劈破條條直紅線聯來眼眼奇只爲如花成片段遂令失節致參差王見二人俱未議婚判曰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判作夫妻永諧老不勞鑽穴隙相窺人目爲王方便云

續同書卷五

七

耳新吳中湯來倩逢元家貧僦居學舍萬歷乙卯年十八受知郡守陳逆湖許謨時有釐婦歸姓者與弱女同居其族猶欺婦孤獻女與大僕卿英因之以爲小星不從強迎之成訟守謂婦曰既不願女妾大家則蓋室士人婦諾曰固願也乃出俸六金幣二端爲聘召來倩至即署成禮徹儀從鼓樂遂歸學舍廣文君咸以高燈迎郡人皆艷稱之

又吳門程某無嗣嗣陳氏子又螟蛉他姓女皆愛之以年相若使陳父委禽易爲夫婦二幼歡焉程市僧無識忽怒子還使歸而議女別婚子之父訟諸邑令張蔭召程程言別婚固女意也張見陳子韶秀不信又召女至問之但頰赤不言張會其意乃大斥程即

取銀十兩綢二召樂人鼓吹即署堂成婚禮郡人說之事遂交傳蓋康熙壬申事也

女自擇婿

晉書刺史徐邈有女擇夫邈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指王濬告母遂妻之

記事珠選盧儲舉進士投卷揭尚書李翔翔長女閱其卷曰此人必爲狀頭乃招爲婿明年果首唱

列仙傳楊漁父有女絕色謝生求娶父曰吾女有詩云深閨半窗月修竹一簾風若能續之則許謝續云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

續同書卷五

八

預知婿貴

明皇雜錄滑州刺史欲擇婿無遂意者一日見數人於園圃有所瘞召吏訪之吏歸白曰所見乃參軍裴寬所居也令與寬俱來說詰其由寬曰某常自戒又不以苞苴汚其家今日有人遺鹿既不

愛才惡貌

能自欺因瘞之不謂太守見之說以女妻之而韋氏與寬偕老其福壽貴盛親族莫有比焉
定命錄燕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以女妻之後張至宰相太平廣記鄭畋少女好羅隱詩常欲委身焉一日來謁畋知女意密令媿之因見其貌寢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雜記臨川黎瀟書語九悔翁曰內江有一女子自矜才色不輕許人請湯若士牡丹亭而悅之竟造西湖訪焉見若士皤然一翁扶杖而行女嘆曰吾生平慕才子將託終身今老醜若此命也遂投水而死

姑嫂成婚

暇弋篇劉璞妹許字裴政璞所聘孫氏之弟潤亦已聘徐女璞抱病父母以冲喜之說致婦家既擇吉婦翁慮璞疾殆誤女爲女之弟往爲旬日計既成禮父母謂子病不當近色命勿女伴婢而二人竟私爲夫婦逾日子病瘳婦家慮事敗邀假女歸室去事無知者後因女有娠窮詰得情怒成訟官判令孫劉爲配而孫所聘徐

續同書卷五

九

備裴判牘云弟代如妹姑伴嫂服愛女愛子情在其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乾柴就烈火無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適成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嫂處子不用踰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街玉和悅爲婚禮緣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姓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共偕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只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必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爲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

濯纓亭雜記正德時都中王姓家巨富聘孫女爲媳迨婚子病瘳死王性吝思歸原聘物不發喪而以下吉請孫覺之親迎日王飾

女詐爲男往迎孫亦令姪僞女以往合昏久王謂姑嫂共室不疑而二人自爲私偶婚三日俗例歸寧同榻借孫氏遂留王氏女王始悟受欺訟之官兩家應科詐罪斷令王女卽爲孫婦孫女仍歸王家一時盛傳其事

再生始嫁

法苑珠林晉東馮孝將廣州太守見名馬子年二十餘臥廐中夢見女子十八九言我是太守北海徐元方女亡來四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年八十餘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覓救活否馬子曰可醒後於廐前見髮與地平掃之不去遂屏左右便見女子出一期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家上下俱來選吉日下

續同書卷五

十

禮聘爲夫婦生二男長元慶嘉和初爲秘書郎中次敬慶作太傅掾一女適濟南劉子彥

麗情集章臯未仕時寓姜使君門館待之甚厚贈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凡數年臯歸親不敢與俱乃與玉簫約七年相取因留玉指環臯愆期不至玉簫嘆曰章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臯鎮蜀時蜀山人有少翁之術能致逝者精魂形現見玉簫曰承經佛之方便當托生後廿年又爲侍妾後因謾日東川盧尚書送一歌姬年二十名玉簫乃呼視之宛然舊人指問有玉環在焉

搜神記秦始王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文喻普爲夫婦尋王道平從征南國九年不歸父母見女長

成即聘與劉祥爲妻女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爲父母逼迫出嫁劉祥三年常思道平悒悒而死又三年平還家乃詰鄰人此女安在鄰人云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逼事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鄰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各不從心生死永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濶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卽活平審言乃啟墓門捫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平還家劉祥聞之申訴於州縣錄狀奏王王斷歸道平爲妻

續同書卷五

七

元逸史元大德一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者都刺爲僉判東平王榮甫爲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門窮極富貴第宅宏麗莫以爲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譽翕然稱之私居後有杏園一所花卉庭榭冠於諸貴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縣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曰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未至清明後方罷謂之鞦韆會適樞密同僉帖木耳不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欠身望之正見鞦韆競就歡闌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視諸女皆絕色遂久不去爲闈者所覺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白於母母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牆兒乎吾正擇婿當

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歸報同僉拜住以往宣徽見其美少年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爾喜歡鞦韆以此爲題賦菩薩蠻南詞一闕能乎拜住揮筆以國字寫之曰紅繩畫板柔荑指東風燕子雙雙起誇俊要爭高更將裙繫牢牙牀和困睡一任金釵墜推枕起來遲紗窗月上時宣徽雖愛其敏捷恐其預搆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命作滿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漢書呈宣徽其詞云嫩日舒晴韶光艷碧天新霽正桃腮半吐鶯聲初試孤枕乍聞絃索悄曲屏時聽笙簧細愛綿蠻柔舌韻東風愈嬌媚幽夢醒閒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音芳韻十分流麗入柳穿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真無計望上林何日得雙棲心迢遞

續同書卷五

七

宣徽喜曰得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速哥失里爲婚且召夫人并呼女出與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窗隙中窺之私賀速哥失里爲得婿擇日遣聘禮物之多詞翰之雅喧傳都下以爲盛事既而同僉豪宕簞簋不飭竟以墨敗繫御史臺獄得疾圍園間以大臣例蒙疏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弗起闔家染疾盡亡獨拜住在然冰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教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秉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豪門恐貽譏笑決意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卽結義一與訂盟終不可改兒非不慕諸姊妹家榮盛但寸絲爲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聽別議平章闕闕出之子僧家奴儀文之盛

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腳紼縊于轎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回悉傾家奩及夫家聘物殮之甕寄清安僧寺拜住聞變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漆訂牢固無絲可啟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所有也僧素知其厚殮亦萌利物之意遂斧其蓋女果活彼此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尙直數萬緡因託僧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速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無知者所攜豐厚兼拜住有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卽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或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

續同書卷五

七

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學術府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爲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不信命昇至則真速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假人形幻惑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發殯空棺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爲贅壻終老其家拜住三子俱貴顯

廣異記李元年客東陽精舍暮有美女入問姓氏女曰所以來者欲見君論宿昔事已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門夫我以因緣之故私與交通君病沒我持千手千眼菩薩咒所願後生重爲婚媾以朱墨塗君左股爲志君試看之元平自視如其言因

留之宿欲賻請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得久留後身父今爲縣令及我年十六此時方合婚媾幸無婚也言訖訣去

夷堅志舒州胡項爲蜀中倅至官數日季子適後圃見牆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之女年十八歲未嫁而死葬於此處其父去官於某處矣容貌絕世胡子心動曰往焚香酌酒奠之一日又往見一女子光麗動人女曰無用懼我乃室中人也胡子偕之人室夜分乃去後胡子精神憔悴父母嚴詰之乃以實告父母曰此女有異人處否胡子曰惟飲酒不食父母曰再會強之食我當往驗之子如其言行之女勉強舉箸父母自外入女隱匿不及泣拜謝罪父母曰汝人耶鬼耶女曰子在此留則爲人矣有如不信請發塚驗之如其言破塚見柩有隙可出入胡氏喜曰是吾家婦矣走介告其家且納幣焉女父遣長子來視其女也遂成配而去

續同書卷五

七

廣異記開元中易州司馬鄭州張果女卒權瘞閣下有劉乙來代其子常止閣中日暮有美女來情好遂洽經數月忽謂子曰我前張司馬女歿殯此閣命當重活與君好合後三日君可見發指其瘞處而去劉如期發之至明果活漸能言語坐起數日父詣閣中見女在焉問知其由乃獻款曰此冥期至感何爲隱蔽因遣報請婚父母驚喜赴期遂成嘉偶後產數子

續艷異編吉州劉長史與司邱孫高廣相善俱秩滿同歸劉無子

生三女皆殊色甚愛之而長女年十五忽以病死尸載舟中廣之子年二十貌處質慧兩船相去百餘步一女子披書未睡適一婢來借火曰我長史船中婢也予甚愛之通焉婢曰我家小娘子比奴更艷奴當爲郎致之明夕來曰事諧矣郎可少待予喜立候船外是時風清月朗女子自後船來予遙見之不自禁也縱步相持倍常款愛嗣此月餘來無虛文忽謂予曰我長史亡女也今當更生爲君之妻君當白我家君開棺使我得面承霜露可耳予以告父廣廣卽達長史長史不信子更苦求之長史怒是夕長史夫妻同夢女有言乃信開棺視之面如生乃幃岸置棺守焉達旦能飲數日如舊擇吉於其地成婚後生數子因以禮會邨名其地焉

續同書卷五

五

幽婚

錄異記吳王大差小女紫玉悅韓重私許爲妻重囑父求婚王不與紫玉結氣瓦葺閨門外三年重弔之紫玉形見要重還塚盡夫婦禮臨行贈以明珠玉壺

記事珠選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見一府舍進見少府與崔少女爲婚三月歸崔曰生男當還四年三月三日臨水見崔女抱男還充又與金盃女忽不見

麗情集晉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美丰容休暇還鄉行至吳通波亭泊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三少女入歌彈良久始去臨行留錦四端臥具繡枕囊并佩各一雙爲贈敬伯以象

板牙火籠玉琴軫答之求曰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臥具等物搜獲於敬伯舟中敬伯具言夜來之事令乃以塔禮敬伯厚贈而別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女郎年十六名妙容字惟華去冬過疾而逝未死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箏篴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并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敬伯因號其琴曰靈感

夷堅志天寶初會稽主簿李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莊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富貌美其家忽失胥則於墟墓訪之時大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首聞屋

續同書卷五

一六

內胥叫聲遺告主簿主簿發其棺女在棺中與胥同寢胥出如鬼數日方醒女則不直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故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同衾既此邑通知理須見嫁主簿如其言至親迎曰女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言畢與胥皆暴卒乃設冥婚禮合葬東郊

金友玉昆

南史王玠傳子琳娶梁武帝妹有子九人并知名時人以爲金友玉昆

崔鴻前涼錄辛攀兄弟五人并以才識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難兄難弟

小名錄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王珣字季琰珣之弟小字僧珍並有才藝故語曰僧珍難為兄法護難為弟

世說陳元方子羣與季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不能決咨於其祖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兄弟無雙

後漢書荀淑有八子並有才名穎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荀爽字慈明

晉書下粹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下氏六龍元仁無雙

兄弟爭死

續同書卷五

七

唐書陸南金嘗匿盧崇道按捕當重法弟璧請抵罪御史怪之璧

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義之並免

梁書葛榮圍信都自春至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

糧儲既竭外無援救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為死都督潘紹

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皆

免之

宋史單煦兄熙嘗毆人至死煦曰家貧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死

即趨鬪所待捕已而死者甦驚問之得其情感而輟訟

廣輿記汀州府郭道卿元初鬪盜起道卿與弟佐卿守祠不去俱

被執兄弟各求代死賊兩釋之

笑典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遂生

忿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

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

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

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允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

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悌能感賊

東觀漢記王莽時人皆相食趙孝之弟禮為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記事珠選倪萌兄弟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萌詣賊言兄老瘠

續同書卷五

八

不如萌肥賊義而舍之

代師訟冤

漢書鄭弘師同郡焦贛坐楚王英事被收門生故人皆變易姓

各避禍弘獨詣闕訟贛冤

魏志楊政從范升受易升為後妻所告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

側訟冤帝感曰乞楊生師也即出升

學射殺師

逢蒙事見孟子

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謀殺飛衛二人交射於中路矢

鋒相觸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矢窮紀昌發矢衛以棘刺之端杆

之而無差紀乃投弓而拜服

朝野僉載王靈智學射於督君謨已盡其妙欲射殺君謨呂謨以口承之遂齧其鏑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齧鏑法耳

義友併糧

列士傳左伯桃與羊角哀為友聞楚王賢往謁之道遇雪度不能兩全角哀乃併衣糧與伯桃自入空樹中死

列子思草子成文子叔儵子往見楚王道遇風雪度難俱活三人相視曰與其俱死也豈若併衣糧於一人哉二子以草為賢推衣讓之

小友

續同書卷五

九

唐書李泌傳張九齡獨念嚴挺之太苦勁肅誠美輒可喜李泌曰公起布衣至宰相而喜頓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呼為小友

又皇甫冉十歲能文張九齡呼為小友

稗史浦城練葆光年十四見王安石王喜之呼為小友

又王禹偁幼能文七歲畢文簡為都從事知之留與子弟講學呼為小友

畏友

宋史游酢師事二程子伊川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真畏友也

又林擇之與蔡季通齊名朱熹每稱為畏友

造門請罪

史記廉頗以藺相如位出已右心甚不平每云我見必辱之相如路遇輒引避左右以為恥相如云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若二虎共鬪必有一傷我所以讓之者乃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深自愧服為肉袒負荆踵門請罪相如即出迎與之盡歡遂定為刎頸之交終身不貳

後漢書廉范與慶鴻始亦有隙鴻乃效藺相如法每日遜讓范心甚慙亦效廉頗故事詣門負罪彼此相歡時人稱曰前有廉藺後有廉慶

代治妬妻

續同書卷五

三

菽園雜記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妬每聞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話及此夫人出罵陳公怒以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陳數之曰汝無子當法去汝而置妾汝聞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自是妬亦少衰生中書舍人師陳公一怒之力也

學圃識餘正統開吳郡練從道綱按閩時有致仕郡守晉謁問其來意曰某妻妬悍自始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某誠無如之何故以訴公求治綱曰此公家事我何敢與知某怨不已綱沉思良久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至婦已知厲聲曰彼固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昇至察院綱據案治事其婦隨步而入

綱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其人持杖邊階捶擊婦遍體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隻塵談梅驥字巨源宣城縣廩生文名喚江右生有膂力設帳某姓主人四十無子主婦悍妬不容納妾獅吼之聲每徹於館一日主人大憤哭訴先生先生曰吁我爲君治之可乎主人曰所患先生治未能服耳奚不可之有哉適館旁有招先生主人赴席者先生則挽主人同行云且既醉既飽而後如約既歸使主人先以言導之主婦方反唇詬許先生大喝一聲手執夏楚疾趨內寢面數之曰世閒有如此不孝不順惡婦人尙任其偷活乎奮拳擊之誤中牀柱爲折主婦大懼失色低聲告饒先生曰我聞若凶惡性成

續同書卷五

三

原不教而誅有如此杜斃於一拳爲若夫除害耳若且告饒若可知罪乎主婦曰不知曰忍絕夫嗣不孝與夫鬪口不順不孝不順罪在不赦又奮拳折其第一柱婦伏地請罪先生曰我拳可饒夏楚不可饒也連撻背數十主婦哀泣挽夫求饒先生曰與苦約戒若如屏若悍速與若夫納妾生子而後罪乃可宥主婦一一如命自是變爲良婦未及兩週連舉寧馨先生以授徒期滿方將他適主婦率妾各抱嬰孩從夫詣館長跪先生前曰承君大德鬼無餒而請高坐受禮先生則一揖謝之曰向者之粗暴實以不得已故敢冒小嫌爲此一舉尙何謝爲相與莞爾而散

九老會

唐書白居易傳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真虛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繪爲九老圖

中吳紀聞徐師閔任至朝議大夫退老於家日治園亭以文酒自娛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閻邱公孝終亦以安居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

割席

世說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右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北海耆舊傳公沙孚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續同書卷五

三

方外友

廬山志釋慧遠結社東林號曰白蓮與陶潛爲方外友

記事珠選陸餘慶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間畢構郭襲微司馬承正釋懷一爲方外友

續同書卷六目錄

婦女

夢水仙花生女 以下婦女總

烈女投江

女配龍

女生龍

洗不清

女俠止姬

少女離魂

魂合

續同書卷六目錄

一

女鬚

女化為男

斷人手足

掌上舞

恐隨風去

女請代刑 以下孝女

沉水抱父尸出

女官 以下女官

女侍中

女進士

女學士

婦人封侯

婦女勤王 以下女帥

婦人捍城

女將軍

馮氏

女子築城

夫人城

以彈勝盜

婦女男妝 以下男妝

續同書卷六目錄

二

詐為男子得官

女丈夫從軍

肉名姬妾 以下姬妾

賜姬得報

黃金教歌

虞美人

奪妾

殺父妾

異人盜妾

婢索証

贈妓

妓誘使臣

妓悟出家

續同書卷六目錄

三

續同書卷六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婦女

夢水仙花生女

內觀曰疏姚姥往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夢星墜地化為水仙花甚香美摘而食之既覺生一女長而令淑能文因以名焉星即女史星故水仙花名女史花

續同書卷六

一

花史謝江夢仙女贈水仙花一束明日生謝夫人長而聰慧能吟

咏

烈女投江

梁溪漫志洪鴻父羽之女適繁昌焦洧一日遇賊於江欲逼之女義不受污投江而死焦之甥徐伯遠傳其事竹坡周少隱為賦二

詩

又故老言陳氏女其父壽紹興初為湖北提刑卒於官其子造之挈妹至吳欲適呂丞相之子舟至焦山遇賊其家被害賊欲逼女拒之大聲呼其嫂曰不如俱投江俾此身明白毋為賊辱因躍入水死其尸浮數里不沒女時年十四

女配龍

悅生隨抄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口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

懶真了錄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耳土人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龍過客讀之無不笑

聞見畧萬歷中長岸杜大綬有文名善書法家居集福里水亭一座花石交錯幽雅多致次女年甫十四日與其母刺繡其中辛卯四月大綬就聯荆溪母忽夢一少年郎君頂金冠衣緋袍僕從甚

續同書卷六

二

都升堂請婦敘禮婦惶恐不敢出少年自通曰某霞江龍王幼子也因與夫人次女有夙緣特來就婚婦曰我女許字金閨吳氏已越四載無更嫁之理且夫君不在媒妁未通郎君請回少年大怒曰若賴我婚耶爾女終不能為吳氏媳也言訖而去婦驚寤越宿大綬歸婦述其夢大綬謂夢何足憑置之度外五月朔女亭前摘海榴見少年從池中躍出挾之投水撈救已沉水底夫婦悲號夜夢少年來謝曰爾女已得佳婿奚哭之為馬敬菴往弔面詢之大綬掩泣以道其詳如此

女生龍

梁州記大小龍溪俱在洋縣東北三十里相傳漢時張魯女因臥

水旁石上而霧蒙身遂孕後生三龍即此溪也

又郡國志梁國志梁州女郎山張魯女浣衣於石上女便懷孕生二龍及女死將殯柩忽騰躍升此山遂葬焉其水旁浣石猶在二說微異

赤雅容縣南白花邨有龍潭猛女飲水為龍所據陰雨罩霧既歸常有寒氣人不敢近女亦不覺也歲餘產龍無血有水數升下雲霧去母無恙

洗不清

神編宋長汀吳若訥名簡言過巫山神女廟題詩云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空成只因宋玉開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

續同書卷六

三

雜記蜀有請仙者書巫山神女降或戲問曰聞仙娥與楚襄王有情是否仙書曰妾與襄王豈有情襄王春興夢魂輕只緣宋玉多讒謗流盡巫江洗不清

女俠止妒

廣莫野語一富宦無子妻極悍妬笞殺婢妾數人一隣家頗殷實有女白父愿為宦妾父曰渠凶惡挺死妾甚多女何尋死女因請父因達宦妾之至第三日妾方梳洗妻言起遲上樓梯口喃喃罵妾覷其將至用脚一踢倒踏樓下墮下樓坐其身上捶打罵罵曰我年少女子家頗富厚豈必嫁此老人只為一大宦家因汝絕嗣我今治死汝與汝抵命俾另娶言畢又打婦若求命且發誓任從

再娶宦欲悲求放起女生二男一登甲榜一鄉魁云

入閩志莆田林方伯秀五旬無子娶十數妾皆以妻妒死後致仕諸同年以其乏子贖金八十為購妾里人莫敢許適督郵有女逾二旬罷官貧甚母利金欲與父難之女曰爾親無歸女安得惜身但當善事之耳遂成購未三日撻幾死明日又撻女曰受撻惟此一次明日不能受矣妻大怒明日又撻女歸房妻遂入女忽閉門加刃於妻頃曰吾為十四命報冤殺汝反撻之無算妻急呼方伯救解且矢天日再不違女始解由是兩相歡好女生七子三甲榜四孝廉簪笏至今不絕

少女離魂

續同書卷六

四

幽明記鉅鹿有龐阿者美丰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視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不出門豈可誇毀如此阿婦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貽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卽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見龐阿來龐中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卽夢詣阿及入戶卽為妻所縛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靈神為之真著滅者蓋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得邪疾不愈阿乃投幣石氏女為妻

靈怪錄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與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現任淮陰縣令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女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問之笑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為一體卽從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陽跡都無所有

魂合

續同書卷六

五

艷異編金彥出城游春見王太尉錦莊遂入買酒坐閣子上見一女子問姓氏答曰姓李名會娘女屬意於彥情緒正濃忽報太翁至女卽去次年清明彥思錦莊之事再尋舊好信步出城行人小路忽聽粉牆間有人呼聲視之乃會娘也引入花陰閒少敘哀情雲雨才能會娘請隨歸去彥遂借一空宅居之朝夕同歡會娘嘗語彥曰妾實非人也得疾而死久矣為郎君當時一雇之厚遂有今日郎君不以生死為閒妾之愿也

集異記蔣芾婺州人往行都赴省就鶴橋桂妓館安下待試店前孟官人家有女名麗娘每於簾後見蔣芾私慕之謂侍婢曰如得此人為夫平生願足蔣試罷便回麗娘思之成疾骨立如柴母問

其故麗娘具道之言訖淚下母告其父呼店主人問赴省者何人主人對曰蔣芾婺州人也某亦識其家父即令店主人爲媒星夜召至數日與蔣生同來而麗娘已死三日矣父具告其實蔣亦惆悵而歸其晚宿於旅舍見一女子至曰我麗娘也大人遣媒既而追悔始言我死勞君遠來遂共寢次早辭曰我爲君而死從此永訣矣

玄怪錄華州柳叅軍見崔氏女容色絕代浼其青衣輕紅欲結姻親不受他日崔有疾其舅王金吾爲子納崔其母諾曰續納彩焉崔女曰但得如柳生足矣其母乃命輕紅達意柳生曰小娘子不樂適王家欲偷成親柳生乃備財禮內婚便挈妻於金城里居王

續同書卷六

六

氏告姐柳生同妻赴喪金吾即擒柳生訴於官公斷合歸王家經數年崔氏不樂一日與輕紅同抵柳生後王生跡尋崔氏復訟取之柳生以罪流江陵後崔氏與輕紅俱徂柳生追念忽聞叩門見崔氏入曰吾與王生訣矣自此二人盡平生之愛無何王生蒼頭過門見輕紅說於王生王生怪之到柳生門下窺之見柳生坦腹輕紅捧鏡於其側崔氏勻妝王生大叫鏡遂墜地崔與輕紅俱失所在王生入見柳生因言其事相與發瘞所視之肌肉衣服俱未腐其掩其墳入終南山訪道

又張鑑家於衡陽幼女倩娘端妙絕倫見外甥王宙美容範嘗戲曰後當以小女妻君會鑑有賓僚之選女聞不樂宙亦生恨情赴

上國登舟數里夜半有一人岸上來乃倩娘也宙喜倍道入蜀居數年生二子倩娘想其父母遂命舟俱歸衡陽至州宙因詣鑑鑿愕然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促使驗之見倩娘在舟中家人以告室中女女驚而起倩娘下車家中爲出迎翕然合爲一體

彭大翼山堂肆考元延祐開趙原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門外見一女子綠衣雙鬢注目久之問曰家何處答曰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留之宿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女曰兒本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秋壑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爲茗頭因進茶得至後堂君時年少兒見而慕之以繡羅錢篋投贈後爲所覺同賜死於斷橋下君今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

續同書卷六

七

源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乎女曰數至則散矣問何時曰三年爾及期臥病而逝

女鬚

雞肋編唐李光弼之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

宋史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徽宗賜爲女冠

庚巳編宏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邸報

開州志正德十三年臨河城靳氏女將笄忽生鬚長四寸許剪之復生

復生

耳新長洲卓四者商於鄖陽見主家一婦色美頰下有鬚三綰長數尺人目爲三鬚娘子

七修類稿洪武初南京齊化門東街達達婦人有鬚鬚長尺許

女化為男

集異志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

集異志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趾寧入歲漸化為男子至

十七八而氣性成

明神史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八月山西大同女年十七忽化為男

子

萬玉山房雜記景陵麻洋潭康熙己巳有黃天泰小字喜生其父

綺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貧領下有頰骨聲首舉止居然男

子矣但細觀眉嫵猶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畧曰予家世業儒入

續同書卷六

八

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采一芹初婚馬氏賢而無子

復娶沔屬李氏女為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

歸張次女歸梁季女各辭姑許字蕭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已

丑歲辭姑十四齡矣意欲於冬歸蕭三月望日女忽身熱發痛夜

夢神人曰汝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為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

盡微天之靈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退婚成訟邑令

審驗及太守各憲喚見與某觀察賜名易衣冠月日娓娓甚悉時

此子已十八誦毛詩矣乃作短章贈之勿讀山海經往往愛神異

寡見復眇聞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歌雨篷烟細人傳德祖家

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離放香過荷菱冷子出揖客眉目遠清麗

昔為明月珠今為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福自至乃知天地心

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相殷勤贈名字落日照滄波一望前林翠

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

仙根而書諸扇頭

尊鄉贅筆昔有莫儼臣者取武弁李玉孺女定情之夕撫摩不能

入久之陰戶長一肉如人勢莫大驚別居二年因遣還家蓋李氏

具二形初猶如處子情與既發遂露男形李翁無子一旦為更丈

夫服出見賓客復納室生一孫真異事也

尊鄉贅筆粵東新寧縣文邨有婦人其夫出外經商數月歸婦已

化為男子因別居後竟娶妻生子

續同書卷六

九

述異記涓川孫元芳靜菴丙寅年四月自武昌赴荊州道出馬洋

潭有黃翁者為人孝義家貧為鄉塾師無妻無子年且六旬有一

女嗣姑年十四幼在塾隨父讀書嘗自繡白衣大士供奉禮敬甚

虔一日忽夢大士呼其各告曰汝父孝義合當有子奈年老何汝

可變為男遂撫其身啖以一紅丸女覺遍身發燒昏迷不醒者七

日竟化男子翁向以其女許字譚姓冬將出嫁因往告之夫家不

信鳴於官使穩媪驗之果真時四方好異者往來雲集以觀孫適

過此因往視之嗣姑出迎衣男子衣着鞞而綠髮耳瑱猶在也蓋

縣官恐上司知之行查故不令去救耳

曠園雜志嘗塗楊瓊持正直會兵亂歎曰吾祖宗邱壠在焉安忍

棄去因匿妻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壘兵見墓上有衣冠者奔執之楊遂赴水子甫十齡自林間見父溺亦投水時順治丙戌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攜手浮出妻陸氏悲悼欲絕因妾有遺腹遂破涕言曰吾夫庶有後乎吾死誰為撫朝夕飲泣誦佛號夜夢佛賜一子醒而識之未幾妾乃生女陸謂無復望矣丁亥春聚族人分其產族長不忍議至小祥作佛事大會親族丁亥三月十六日也散齋之夕女呱呱哭不已妾張氏抱女就枕張夢魘不醒陸疾呼若無聞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矣驚呼家人見其面目如故惟私處已具人道其旁血痕尚在也眾詫異謂前夢不虛至佛前爐拜更名佛賜縣令張某取兒閱之果真嘉賞之計變身之日即去年父子死難之日或即十齡殉父之子再現身也宣城湯君謨目覩其事

續同書卷六

十

夷堅志永州民聞千三居司理院側妻閔氏生女極婉秀不類市井聞虛子因名曰韻奴乾隆丁亥年十三歲矣正與祖母同榻寢夢一道士至父母具饌延之既食呼女前謂曰我尋爾久乃在此耶探懷出小磁瓢取藥一粒如豆大青碧可愛置於掌中曰此丹之功力能回天機奪造化易陰陽變寒暑爾有夙緣當服食可速吞之女喜接才下咽異香馥郁道士辭去女恍惚而覺藥猶在膈而香不少歇以告祖母有頃起便旋則已化男子形矣

斷人手足

漢書戚夫人有寵於高祖生趙王如意高帝崩后即酖殺趙王斷夫人手足去眼及耳使居廁中號曰人彘

唐書武后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置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掌上舞

飛燕外傳飛燕體極輕盈能為掌上舞

小名錄羊侃字祖忻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舞人張靜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恐隨風去

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帝嘗以衣帶縛其袂閉於重幙中恐隨風而去也

續同書卷六

十一

漢書成帝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戲於太液池每輕風時至飛燕始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

女請代刑

戰國策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吏女肩請以身代曰妾父向醉恐心不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弗誅且納幣於其父母而娶為夫人

史記淳於意以刑罪當傳西至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何所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言乃隨父西上書愿入身為宮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免意亦除肉刑唐書咸通六年滄州鹽院吏趙麟犯罪至死有女請隨父死鹽院

崔據列狀以聞詔哀之兼減父死罪

女沉水抱父尸出

後漢書曹娥上虞人父盱善巫祝午日迎神溯濤而上溺死不得其尸娥年十四乃投瓜於江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沉遂投江而死抱父尸出

暇老齋雜記唐錢塘迎濤人孫戩死於濤女名媚容巡江哭以瓜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尸出縣司以女孝立碑此與曹娥事同而得不死更異

女官

魏書明帝選知書女子為女尚書使典外奏

續同書卷六

三

宋書孝武朝吳郡韓蘭英為女博士

識小編洪武元年冬封范氏謹真為孺人與六品誥命

女侍中

南北史後魏元叉妻胡氏為女侍中

齊書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並為女侍中

南漢史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皆為女侍中

女進士

宋書孝宗朝林幼玉以女童應試詔賜為女進士

明史武宗時林妙玉賜女進士及第

女學士

陳書德宗朝貝州宋延芳五女若華若昭若華若倫若憲皆授女學士

陳書后妃傳後主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舍等為女學士每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

明史沈瓊蓮字瑩中烏程人相傳為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者仕於朝瑩中因通藉掖庭嘗試守宮論起句云甚矣秦之無道也

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第一給事宮中為女學士教妃嬪

婦人封侯

漢書高帝兄伯妻封陰安侯

又樊伉母呂須封林光侯

續同書卷六

三

漢書蕭何傳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鄴侯

許負封鳴雌亭侯

婦女勤王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嬾漢宮人也善史書習政事嘗錦車持節和戎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晉書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女灌時年十三哭圍夜出詣石覽乞師賊聞兵至因敗走

金又有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

耳新明嘉靖中廣西女土官瓦氏率兵來吳援倭寇他如柴紹妻

平陽公主崔寧妾浣花任夫人皆足異也

崇禎遺錄天啟中石柱土司女帥秦良玉勤王召見賜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閒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

婦人捍城

晉書朱序鎮襄陽符丕等率眾圍之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圍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北史苟金龍為梓潼太守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妻劉氏遂屬城人修堙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餘日城卒存

續同書卷六

丙

又任城王澄為揚州日帥眾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長史章瓚倉卒太妃孟乃勒兵登陣陣激厲文武驚之順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

女將軍

晉書那那王厥起兵以已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顧珍母孔氏為軍司馬時年已百餘歲尚能執堅破陣

陳書有女白頸鴉為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

唐書行營節度使許叔冀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授為果毅將軍

廣虞初新志崇正時河南女子徐銳能挽三石弓百發百中善雙

劍時流賊毒中原銳陷賊中賊喜其勇每戰驅銳先必大捷賊喜甚封為女將軍

廣虞初新志明烈女蕭山長巷里沈雲英體弱僅足勝衣其父諱至緒辛未武闈中式進士初任湖廣遂守道州流寇東訖身殞中野雲英乃率十餘騎直趨賊壘連斬三十寇寇避其威立徙鄰郡湖撫王聚奎以其事聞贈至緒昭武將軍授雲英游擊將軍

馮氏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嫫漢宮人也善史書習政事嘗錦車持節和戎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

北史列女傳洗氏者高涼太守馮寶聘以為妻世為南越首領隋

續同書卷六

五

文帝諭之歸化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繖領設騎衛詔使循撫諸州封譙國夫人

女子築城

廣古今五行記隋末汾州築城淮南西南隅不合朝成暮敗城中一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於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行之城成即不毀

酉陽雜俎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即壞王之女曰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明旦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城蹤匠隨血築之城不復壞女遂化為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下周五百餘步

夫人城

晉書朱序鎮襄陽符丕等率眾圍之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襲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圍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流寇始末崇禎四年七月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縣東北有竇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牆為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眾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環攻之堡中矢

續同書卷六

六

石並發傷賊甚眾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城

婦女以彈勝盜

柳軒叢談汝上有響馬肆劫眾捕方遠巡見翁姬並轡來識之遮拜翁馬首求助翁笑曰余夫婦朝泰安娘何暇為人擒賊眾哀請媪忿然曰老娘出一臂可乎眾喜媪以已驢易翁馬挾彈呼眾曰速隨來騎如飛鳥跡旋滅眾馳二三十里見媪緩轡返有喻云市裝財物若輩前往收遺諸賊奴老娘已縱之矣遂去眾趨前林果不謬蓋老姬能挽鐵胎弓以鐵丸彈人無不立死所乘又追風馬賊眾素呼為某太太聞其名即遁耳見只編戴金壇王伯馥萬曆丙午計偕至德州見道旁捕快與州

解相噪問之云放馬賊晝劫上供銀追之則死賊箭不追則死官

刑各相向呼天泣然賊馬塵起尤目力可望也忽有夫婦二騎從

北來諸捕驚相慶曰保定各捕至矣諸捕控各捕馬問從何來各

捕言進香泰山耳然各捕病甚俯首鞍上其妻一短小婦人以皂

帕蔽面手挽嬰兒諸捕告乞相助各捕曰賊幾人曰五人曰余病

甚吾婦往足矣婦便下馬挽兒與夫復上馬抽刀長三尺許夫言

將我箭去妻曰吾彈故自勝箭言未訖馬已去遠諸捕奔馬隨之

須臾追及賊騎婦大呼賊曰我保定各捕某妻為此官銀故來相

索宜急置無嘗我丸也賊發五弓射婦婦以彈弓撥箭箭悉落地

急發一彈殺一人四人拔刀向前婦接戰揮斤如意復斫殺一人

續同書卷六

七

三人懼稍卻婦曰急置銀昇兩尸去俱死無益也三人下馬乞命

置銀以二尸縛馬上而逸俟諸捕至昇銀而還此婦猶旃旆尋常

善刀藏之下馬拜諸捕曰妮子着力不健縱此三虜要是裙釵仗

倆耳州守為治酒宴勞五日而去

諧鐸粵東某公為河南臬憲有聶姓者以人命誣服公昭雪之獻

女書兒為婢公納之公夫人御下嚴箕帚而外課以針指書兒不

能學日加鞭撻俯首順受而已後公以星誤解組歸時棗樹林有

盜首曰賽張青劉標善用流星彈一發五丸無不奇中次日鐵拐

子朱健善用一鐵拐曾擊真武殿前石鼓碎若粉橫行綠林捕盜

者不敢正眼觀公稔之戒備而行時已薄暮聞林中鳴鑼聲公股

粟夫人色如土侍從僕御無不色變書兒從容進曰么麼鼠輩何敢犯大人駕如渠不欲生婢子手斃之可也乞公前騎徒手而去叱盜曰賊狗奴識得河南聶書兒否盜笑曰我輩但要得錢兒鈔兒書兒何所用哉書兒怒曰若輩死期至矣敢戲言盜亦怒驟發一彈書兒右手啓兩指接之又一彈接以左手第三彈至以口笑逆之噙以齒又發一彈書兒仰臥馬背以雙蓮瓣戲夾其丸第五彈至書兒即發腳下丸抵之去三十步遠騰身而起吐口中丸大笑曰賊奴技止此耶一盜舞鐵拐而前書兒手奪之曲作三四盤揉若軟棉笑曰而娘寵下棒亦持來嚇人大可笑也兩盜失色書兒即出其手中丸左右彈兩盜盡斃羣盜羅拜乞命書兒曰汝等

續同書卷六

六

何足污我手喝令去從容回騎稟白於公曰托大人福庇幸不辱命公及夫人皆異之繼而問曰汝具此妙技何不能拈一針書兒曰長鎗大戟婢子年十二三搏弄慣矣一針入手不知作何物是以不能學耳又問鞭撻時何俯首順受曰老父命婢子來報公大德小有迂犯是報怨也何敢如是夫人甚喜歸家後勸公納為側室生子某後為滇南縣令往往躬率吏役入山捕盜大有母風焉

女子男妝

焦氏筆乘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無人知覺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

又黃善聰金陵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為活憐善聰孤幼詭為男子裝攜之游廬鳳開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恆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弘治辛亥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泣語原末姊嘗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之不納善聰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澆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隣有穩婆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為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為女子矣英問知其故怏怏如有失歸告其母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即為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隣里相勸所執益堅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為夫婦

續同書卷六

九

詐為男子得官

南齊書東陽婁逞能棋能文義變丈夫服仕至揚州儀曹錄事五代史女子黃崇嘏易男服仕司戶叅軍治事明敏胥吏不能欺惟與老母同居

唐雜記劉士珂赴選晚入徽安門旅店皆滿惟一肆閒無人一人倚劍立門珂因留宿既入少選傳云祭酒屈郎君晚膳引珂擁爐飲酒昏時共被乃婦人也囑珂勿與他人語訊其所由則功臣李抱玉主課青衣石氏因亂抱玉挾名奏授國子祭酒

孟媼嫁張營營為郭汾陽左右與媼貌相似營死媼為丈夫衣詐

爲營弟事汾陽時年已七十二矣累奏爲御史大夫後嫁潘老生
二子百餘歲卒詳乾牒子

女丈夫從軍

獨異志商邱女木蘭花姓代父從征身被戎裝凡十三年同行者
不知爲女也有木蘭篇或云是韋元放作又云是曹景作村牧之
有木蘭廟詩

碧梧雜錄四川西充女子代父從征以功授郡尉歷官數載而歸
嫂見其腰軀肥大疑而嘲之女乃置酒邀親里會飲剖腹以示無
他人皆敬而哀之葬順慶鳳了山翁仲猶存名都尉冢

留青日札元末保寧女子韓氏年十七遭兵亂慮爲所掠汚僞爲

續同書卷六

三

男服混處民間旣而居兵伍中七年無知者後從王玲兵掠雲南
還避迨其叔攜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敬異之

肉名姬妾

開天遺事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行列於前令遮風謂之肉
障

又楊國忠冬月設妓圍以取暖號曰肉屏風又名肉障

醒心集杭州別駕杜馴亦有肉屏風

天寶遺事唐申王冬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曰妓圍

又唐岐王每冬月於美婢懷中煖手謂之肉手爐

又楊國忠母食使衆妾分執肴饌各肉臺盤

耳新嚴世蕃以美女受吐方咳嗽美女以口受謂之肉吐壺
又王天華媚世蕃織成地衣令美女三十二人紅素各半間擲點
應移某位則趨位待謂之肉雙陸

賜姬得報

神史梁葛侍中周鎮亮之日嘗游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善騎射
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妾侍左右內一寵姬國色也甲目之不
已葛公有所問亦不知對或有告甲者甲大懼數日之閒慮有不
測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召命公出征拒唐帥於汝上
時與敵決戰數日敵軍不動公召甲謂之曰汝能勝此陣否甲曰
諾即攬轡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帥

續同書卷六

三

大敗及葛公凱旋以愛姬贈之曰此女卽所目也

智囊補袁盎爲吳相時盎有從史私盎侍兒盎知之竟以侍兒賜
遇之如故景帝時盎旣入爲太常復使吳吳王時謀反欲殺盎以
五百人圍之盎未覺也會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置二百石
醇醪盡飲五百人醉臥輒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且日王且斬君
盎曰公何爲者司馬曰故從史盜君侍兒者也於是盎驚脫去
又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旣而世
衡起入內慕恩竊與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
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又張說有門下生盜其寵婢欲真之法此生呼曰相公豈無緩急

用人時耶何惜一婢說奇其言遂以婢賜之及遭姚崇之構禍且不測此生夜至請以夜明簾獻九公主爲言於元宗得解

黃金教歌

司空曙病中遣妓詩萬事傷心在目前一身憔悴對花眠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唐詩紀事韓渥聽調自述云萬事傷心對管絃一身含淚向春煙

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

虞美人

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有美人名虞

太平御覽虞美人者十三選入掖庭生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

續同書卷六

三

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早天梁冀秉政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

奪妾

麗情集喬知之有妾名碧玉美艷能歌武承嗣借教歌舞遂不還知之痛忿作綠珠怨寫以織素賂關守密寄之玉得詩悲惋赴井死

唐詩紀事劉禹錫有妓甚眷戀將迎別墅居之一日出游李逢吉

見之恃勢奪去劉憤鬱經年作四愁詩

晉書石崇孫秀求綠珠於崇不得崇因秀誅

宋書阮佃夫求張耀於何恢不得恢坐阮廢

北史和士開使求平鑿愛妾阿劉鑿卽與之

古今詩話趙嘏浙人有美妾洎計偕母不許攜行會上元節妾爲

鶴林之遊州帥見之掩爲已有明年嘏歸以詩感之云寂寞堂前

日又曠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作沙叱利今日青蛾屬使君帥

聞之遣還

殺父妾

三國志劉晔七歲母病戒以父之侍人有誦告之意身死之後汝長大能除之則無憾矣晔年十三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卽入室殺侍者

唐書嚴武傳嚴武父挺之獨厚其妾英武始入歲怪問其母母語

續同書卷六

三

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

異人盜妾

侍兒小名錄引燈下閒談曰韋洵美有寵妾素娥爲羅紹威所奪洵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昔何不平事洵美具以語之歛然出門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聞寺僧言行者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劍俠傳有崑崙奴磨勒爲崔生盜紅綃事

婢索証

閩小紀閩縣林文安公翰有婢公欲私之女正色曰公高年脫孕

後誰明予者蓋數書字爲據因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捧至公前公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庭機爲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

堅瓠集元學士姚燧年八十餘私一侍婢婢曰主公年高賤妾倘有嫉人必疑之乞賜識驗學士因題其圍肚曰八十年來遇此春此春遇後更無因縱然不得扶持力也是墳前拜掃人後果生子家人疑其外通婢出詩遂解

贈妓

本事詩劉向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

續同書卷六

三

席上賦詩曰鬢髻梳頭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游者皆名士隣有李將與之善嘗以妓柳氏贈之

雜記故宋駙馬楊震有十姬皆絕色名粉兒者尤勝一日招詹天游王宴盡出諸姬佐觴天游屬意粉兒口占一詞云淡淡青山兩點春嬌滴一點口兒櫻一梭兒玉一窩雲白藕香中見西子玉梅花下遇昭君不曾真個也消魂楊遂以粉兒贈之曰請天游真個消魂也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娟好昱情

屬甚厚泐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問曰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言隨令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之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乃笞之命與妓百縑即時歸之其詞曰好去上春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快意編洛中舉子因謁節使留連數月宴飲既頻與一酒糾頗洽一日告辭帥厚贖之復開筵送別因留絕句與酒糾曰少插花枝少下籌須防女伴如風流座中若打占相令除卻尙書莫點頭因設舞曲遺書帥府帥取覽之即令人送贈

續同書卷六

三

遺愁集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圍爐使諸妓把琵琶捧觴侍立適一千戶白邊還即召入與談邊事甚悉大喜曰爾寒須飲熱酒卽手酌金卮賜之已而又談樂甚乃指妓中最殊麗者曰欲之乎以與汝自是千戶所至効死積功至都指揮使

妓誘使臣

方輿勝覽文彥博在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聞於上命御史何郟入蜀上遣察之公密張傘迎見郟會一妓楊姓者善舞郟喜之因取其項帕題詩比何至成都頗作色公張樂宴之邀其妓雜府妓中歌張詩進酒何每爲之醉及何還朝謗遂息

江南野史周世宗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韓熙載

曰陶穀實非端介者乃遣妓秦弱蘭詐爲驛卒女做衣竹釵擁帚掃洒穀因與通作風光好詞贈曰好因緣惡因緣只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李主宴陶於澄心堂命巨杯酌陶陶毅然不飲徐出蘭侑酒歌前詞陶大沮即日北歸

又曹翰使江南惟事嚴重累日不談笑後主無以爲計韓熙載使官妓徐翠筠爲民間妝飾紅絲標杖引弄花貓以誘之翰見果問主郵者此女爲誰僞對曰倡家翰因命之至且多與金帛一無所受曰止願天使一詞以爲世寶翰不得已撰春光好詞與之及翰入謝畱宴使妓歌其詞翰知見欺乃痛飲而返

續同書卷六

美

妓悟出家

東坡志林坡一日遊西湖妓琴操相隨問曰究竟何如坡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不覺撫掌大笑妓於言下頓悟即日相辭祝髮爲尼

耳新廣陵妓黃鶯有姿色豪客填門一日有士子托宿鶯以其縷縷拒之士乃題二絕於屏而去一日嫖母西施共此身可憐老少隔千春他年鶴髮雞皮媼今日紅顏玉貌人二曰花開花落兩相歡花與人還事一般開在枝頭防客折落來地上倩誰看鶯頓悟即日束髮爲女道士

輟耕錄李當當元教坊名妓也次女藝超出流輩忽翻然有悟遂

著道士服段吉甫天佑贈以詩曰歌舞當今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青樓便隨南岳夫人去不爲蘇州刺史畱瓊館月明簫鳳下綺窗雲散鏡鸞收卻嫌痴絕薄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

續同書卷六

美

續同書卷七日錄

品行上

神仙中人 以下美譽

人稱顏子

人稱曾子

李杜齊名

國士

國器

名下無虛士

風流蘊藉

續同書卷七日錄

領袖

冠冕

獨步

四傑

八達

片玉

南金

玉山

玉筍班

臥能

蛟龍得雲雨

鸞鳥不如一鶚

雲中白鶴

比干里馬

黃鵠化鳳

棟梁

柳比甘棠

松下風

聖童

奇童 又神童

續同書卷七日錄

附驥尾

曲子相公 以下惡行

南朝無人

識有反相

為法自斃

誤天下蒼生

鐵鑄奸人

奸相需報

奸報為豬

掘墓敗事

狼子野心

為虎傅翼

名不朽

饑鷹

駱伯

有何面目

冠玉 以下虛華

華而不實

求田問舍 以下食求

量田

續同書卷七目錄

三

求食

得隴望蜀

以雞卵給人收其雞

天眼地皮對

嗅鞞鼻 以下卑汚

比犬吠

嚮私鹽 以下庸劣

背刺天王

續同書卷七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時宜雨香 校刊

品行上

神仙中人

王右軍見杜宏治歎曰此神仙中人

孟彥達見王恭曰真神仙中人

北夢瑣言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除山北節旄京師咸

續同書卷七

一

重之誦曹唐遊仙詩云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元史趙孟頫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映殿庭世祖常

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言行錄周麟之為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荀望之者意

神仙中人

人稱顏子

後漢書孔融傳融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

顏回復生

南史周續之年十二詣范甯受業數年通共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名冠同門稱為顏子

北史李士謙傳李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
吾家顏子也

晉書謝尚傳謝尚八歲神悟夙成鯁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
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晉書陸雲字士龍與兄機齊名周浚召為從事曰陸士龍當今之
顏子也

晉書儒林傳文立巴郡人也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
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

酉陽雜俎道士尹崇稱僧一行曰此後生顏子也

水東日記許文忠公有壬嘗云年叔子之功業見於史其未就交

粹郭奕以為今之顏子
續同書卷七

人稱曾子

小名錄劉歙字子珪沛郡人孔氏甚嚴明謂所親曰阿稱歙小字便

是今世曾參諡真蘭先生

北史裴延儻傳叔卿傳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按叔卿延儻
字

謝蘭傳字希如舅阮孝緒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
之匹因名曰蘭

唐書賈循傳文會有高節親亡負土成墳廬其左手時松柏時號

關中曾子

李杜齊名

後漢書李雲傳雲切諫帝怒下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
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並下廷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
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癡不
足加罪帝伴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

又杜喬傳喬與李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欲立蠡吾侯志冀說太
后先策免固固見廢內外喪氣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海內歎息朝
野瞻望焉後冀脇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人
執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又黨錮杜密傳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各行相次故
時人亦稱李杜焉
續同書卷七

唐人亦稱李杜焉

唐書杜審言傳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

杜

又杜甫傳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

國士

史記淮陰侯傳蕭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

商芸小說李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
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白此人當作

國士卒如其言

國器

王宏傳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墨首爲家寶又爲國器

張仲方傳生岐秀父友高郢見而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

性理司馬光呂公著言於朝曰程頤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鄭侯外傳李泌年七歲張說試令咏棋方圓動靜因賀帝曰聖朝嘉瑞也元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命以果餌啗之仍賜衣物及綵數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故未與官當善視之乃國器也

名下無虛士

陳書姚察傳劉臻訪漢書疑事十餘條并爲剖晰察謂所親曰各

續同書卷七

四

下定無虛士

北史薛道衡傳聘陳作人日詩曰名下固無虛士

又敘傳賀蘭先初見李大師便改容曰各下固無虛士

見聞志曰閻立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各爾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各下無虛士

春渚紀聞曰近世士大夫棋無出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赴

禮部試同人引與國手劉仲甫對局始下三十餘子仲甫拱手問

姓名衆以李子明對仲甫不信後衆以寶對仲甫嘆服曰各下無虛士也

風流蘊藉

開天遺事李王風流蘊藉諸王弗如也

北史魏道武七王傳于善博通在何妥下然風流蘊藉俯仰可觀

北齊書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生九子并風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

隋書元善洛陽人風流蘊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爲後進所歸

領袖

晉書裴秀傳時人語曰後進領袖行裴秀

又魏舒文帝器重之曰魏舒堂堂人中之領袖也

又胡輔之及南史王訓劉繪各傳俱云爲後進領袖

續同書卷七

五

冠冕

左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

三國志龐統傳司馬徽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

南史殷景仁傳風力局餘冠冕一時

北史崔陵傳陵父子并詩人之冠冕

獨步

晉書王坦之郝超弱冠俱有重名時爲語曰盛德絕倫郝嘉賓江

東獨步王文度

後漢書戴良字叔鸞少誕節才既高遠而論議尙奇多駭流俗同

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

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王筠傳字元禮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可謂後來獨步

舊唐杜審權傳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二千戶杜審權韻合黃鐘行真白璧冲粹孕靈岳之秀精明含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

四傑

唐書王勃傳與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爲四傑

元史柳貫與虞集揭傒斯黃潛城四傑

明史邊貢與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並稱四傑

續同書卷七

六

又楊基與高啟張羽徐賁爲吳中四傑

八達

魏志諸葛誕傳注尚書諸葛誕鄧颺之徒共相顯表以玄疇四人爲四聰誕備八人爲八達

晉書安平獻王孚傳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勿達故時號爲八達

晉書光逸傳胡母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

遽呼入遂與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入達

片玉

吳志諸葛恪有各孫權謂其父瑾曰藍田片玉不虛也

晉書郗詵說遷雍州刺史武帝問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南金

晉書薛兼傳少時與紀瞻閻鴻顧榮賀循齊名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南史張率少有文名常與陸倕諸沈約任昉在焉約曰此二子皆南金也

續同書卷七

七

玉山

世說時人目李安國顏唐如玉山之將傾

又山濤目嵇叔夜亦云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又裴令公有儻容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朗照人

又注李膺欸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類類如玉山

玉筍班

北夢瑣言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又外郎班亦號玉筍班

萬姓統譜時疑美丰姿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中號玉筍班

唐書李宗閔傳爲中書舍人知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岸
袁郁輩時號爲玉筍班

臥龍

三國志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晉書嵇康與向季銀柳下鍾會訪之康銀如故不交一言會以此
憾之乃譖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公無憂天下憂在嵇康

蛟龍得雲雨

吳志周瑜傳劉備借荊州周瑜請築館於吳多其美女珍玩以娛
其心志云云今不知出此猥以土地資業之臣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也

續同書卷七

八

晉書載記武帝用李燕之說以劉元海討涼州蠻孔珣曰元海若
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爾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
魏書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書法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爲棄
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曰六鎮反殘
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
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將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長史慕容宗
諫曰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
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

鷲鳥不如一鶚

漢書鄒陽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又龐參傳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
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
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

又禰衡傳衡始弱冠孔融上疏薦之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
立朝必有可觀

雲中白鶴

魏志公孫度曰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
南齊書劉許與兄歆各履高操祖孝標曰許超超越俗如天半朱
霞蔽皎皎出塵如雲中白鶴

比千里馬

續同書卷七

九

徐勉傳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
王珪傳珪守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曰騏驎方生有千
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世說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

黃鶴化鳳

漢志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鶴不意今日變爲鳳凰
說備范雲謂江祐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鶴今將軍化爲鳳凰
江祐

棟梁

庚徵傳數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柯多節施之大厦有棟梁

之用

王儉傳儉字仲寶幼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才也枯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李德林傳任城王潛遺尚書令楊遵彥書曰所貢秀才李德林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

柳比甘棠

南齊書王敬則嘗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各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

廣輿記唐白居易為忠州刺史嘗植柳龍昌寺旁柳盛則寺與柳衰則寺敗僧護此柳比之甘棠

續同書卷七

十

李集去思頌李錫天寶中為虞城令蠡邱館東有三柳公往來憩之飲則去行路勿剪比於甘棠

松下風

世說目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又目李元禮亦謾如勁松風

又嵇康身長七尺八寸偉容色見者歎曰蕭蕭如松下風

聖童

漢書任延顯名太學號任聖童

又張堪少孤志行高潔號曰聖童

唐書孫思邈傳獨孤信見而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耳

奇童

晉書潘岳才名冠世鄉邑號為奇童

唐書李泌年七歲被召明皇方與張說奕棋令賦方圓動靜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答曰方若用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因賀得奇童

又嚴武人目為奇童

神童坐膝

唐逸史劉晏年七歲值明皇幸華清宮晏攜駕上書帝大奇之謂之神童授翰林正字一日詔見楊妃愛之命坐膝上親為綰髻

長安客話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帝抱置膝上時其父拜起侍丹陛

續同書卷七

十一

下帝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

天中記荀羨字令則七歲隨父菘在石頭蘇峻愛其姿神恆置膝上

上

北夢瑣言李德裕幼而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漢書樊噲鄒商夏侯嬰等傳贊樊噲夏侯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繪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處流子孫哉

曲子相公

和凝少時好為曲子香奩集其所著詞也布於汴洛及在政府契

丹稱爲曲子相公

醒心集明夏文愍公言善詞曲時號曲子相公

南朝無人

宋史金人至河南取小舟渡河無人敢拒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

又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張孝純固守其城不下遂分兵而南既逾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戎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

識有反相

晉書王衍傳衍初見石勒即識其有反相

續同書卷七

唐書張九齡傳九齡識安祿山有反相

爲法自斃

史記公子虔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主人不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下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自斃一至於此哉

晉書桓尉之敗投牛牧寺僧昌保藏之劉毅聞而殺昌及劉裕討毅夜走亦投寺僧曰昔亡師畱桓尉爲劉將軍所殺今實不敢畱異人毅歎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

宋書蘇子由謫雷州不許佔官舍遂僦民舍而居而章子厚以爲強奪民房下郡按治及子厚謫雷州亦僦居民舍民曰前蘇公來

微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復蹈前轍也

諛天下蒼生

晉書王衍傳衍少時山濤見之曰諛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宋史呂誨傳誨諫於帝曰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諛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鐵鑄奸人

醒心集岳武墓在西泠橋之右墓上松柏枝皆南向中有檜樹一株中裂各生名分尸檜明指揮李隆治鐵鑄檜及妻王氏万俟卨赤身反接向冢跪萬歷中巡道范涑又益張俊像遊人拜墓必以瓦礫敲擲或溺其頭王氏兩乳無摩至光澤可鑑邨民每持棍拾

續同書卷七

石擊王氏鐵頭斷折雍正時李宮保衛督浙奏請重鑄言凡鐵不應爲所污請用收貯叛逆盜兵穢鐵鑄四奸像從之

樞書宋太學陳東上書以忠言見殺屢著靈異平陽立陳少陽先生祠鐵鑄汪潛善黃伯彥像長跪階前游人唾之

奸相雷報

文海披沙元和中惠州雷震一倡朱書其服奸相李林甫又紹興元年漢陽蔡氏女被雷震死背有文曰唐相李林甫

朝幢小品永樂中雲南趙州雷震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干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卒霹靂來尋化作塵有

水塔字曰李林甫

異識資諸萬歷戊戌鳳陽城三十里外朱家邨雷震死一白牛火
燎毛盡背有秦檜二字深入皮中

奸報為猪

異識資諸萬歷丙子京口鄔汝璧遊於杭見屠猪者去毛盡腹有
五字曰秦檜十世身

又康熙中震澤某同友遊武陵適屠人宰一猪蹄上有秦檜字並
肺管上亦有其名衆趨視無敢買者

見聞實錄蘇郡劉錫元字玉受萬歷丁未進士道過江濱夢青衣
長面人曰我宋曹翰也生平殘忍罰為猪數世矣則長又當見殺
願公救之劉早起果見屠夫擒一猪至號聲動地劉買而放之闔

續同書卷七

十四

門西園人呼曹翰猪即應之

掘墓敗事

稗史黃巢亂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崔堯封曰掘破牛山賊當自
敗崔發卒掘冢得一石桶中有黃腰獸一劍一獸見人自撲劍死
巢是日敗亡

宋史劉豫張邦昌俱山東人金人立為偽帝宋民皆發其祖墓皆
有異物飛出二人皆不能終

李自成亂朝廷密勅米脂令任邱邊大綬發其墓綬偽與自成兄
自祥通款得其葬山而自祥不肯言墓所乃遍發四百餘冢皆李
氏墳也至一處掘得一物如蛇鱗甲皆具醢而腊之自成在軍中

敗傷一臂既破京師僧曉命逮綬至將苦之會吳三桂兵來追敗
自成綬獲脫

狼子野心

左宣四年子文引諺謂越椒云云

又昭公十八年叔向母謂伯石

楚語諸梁謂白公勝

為虎傅翼

魏志劉曄傳曄欲封孫權為吳王曄諫之曰王位去天子一階耳
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置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今信
其偽降就封殖榮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

續同書卷七

十五

魏志張既傳既曰麴光方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使以軍臨之吏
民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傅翼也

晉書苻堅載記慕容垂至安陽長樂公丕秦王苻館垂於鄴西垂
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前會丁零翟斌起兵叛供洛陽秦王堅驛
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
兵此為虎傅翼也

名不朽

宋書淮南開帥夏竦年七十九降元後四年卒有弟其墓曰享年
入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堯山堂外紀劉三吾賜自盡後高皇命取三吾畫像題其上曰此

老止八十何不七十九白骨埋青山千古名不朽周伯琦見高皇
上問年若干對曰七十五矣上因賜詩云先生七十五何不六十
九白骨埋青山萬古名不朽

鐵鷹

三國志呂布傳譬如養鷹鷹即為用飽則颺去

晉載記權翼諫苻堅曰且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惟宜急
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 慕容垂

踏伯

晉書羊曼人號為踏伯

唐書常袞為相政事壅滯人謂之踏伯

續同書卷七

有何面目

史記孟嘗君傳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今賴先生復得其位
客亦有何面目見文乎

後漢司馬遷傳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

又吳祐傳謂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何面目見天下人

又趙苞傳食祿而避難殺母以全義有何面目立於天下

冠玉

史記陳平世家絳侯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

南史鮑泉傳泉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

之曰面如冠玉還如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雞肋編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且與裴頭帶巾必
皆臨鏡時謂二照相公

華而不實

左傳文公五年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魏志劉廙傳注魏佩華而不實此攬世沽名者也

求田問舍

魏志陳登傳劉備謂許汜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田問舍言無可
求

宋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啟買人田不肯還直荀赤松奏曰求田問舍
前賢所鄙延之惟利是親無所顧忌

續同書卷七

量田

宋理宗朝欲舉排田畝之令廷紳有言未行至賈似道當國獨
行之時人嘲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
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明史逸成化初邢宥為蘇州守以郡中久荒陂蕩起稅民心頗怨
有投詩刺之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漁舟若過

開洲渚為報沙鷗莫浪眠 一作揚

求食

南史劉毅在京口時家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說

為司徒左長史邀府州僚佐亦出東堂廚饌甚盛不及毅毅曰

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食見惠悅不答

晉書桓元武為王車騎集別羅友進坐良久辭出曰友聞白羊羹故冒求前來耳無事可咨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說儲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有一御史裴姓者便往詣焉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筋往恣情飲噉

得隴望蜀

後漢書岑彭傳帝勅彭書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

後漢書獻帝紀魏公操自擊張魯魯奔南山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

續同書卷七

六

操曰人若無足既得隴復望蜀

以雞卵給人收其雞

南史廣記吳興太守謝朓以雞卵給人收其雞

唐書新昌令夏侯彪之以雞卵給人收其雞

天眼地皮對

醒心集洪武中福建按察陶濬字屋仲清介自律時布政薛大方貪暴自肆屋仲劾之大方詞連屋仲至京事訖白大方得罪屋仲還官閩人語屋仲再來天有眼大方不去地無皮

又成宏開黃州知府盧濬字希哲守己愛民得罪上司去職曹濬繼之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幹全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濬

重至地無皮之語

又蘇州祖將軍回旂韓撫久任有改前句者云祖將徹回天有眼韓都久任地無皮

嗅靴鼻

朝野僉載唐春官尚書閻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之副焉至牙帳不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歸道獨長揖不拜

又唐燕國公張說倖佞人也前為并州刺史謂事特進王毛仲餉致金寶不可勝計後毛仲巡邊會說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勅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說拜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

續同書卷七

九

其靴鼻

比犬吠

北史宋游道傳畢易雲奏劾游道文襄聞之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太剛惡人遵彥曰警之蓄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

輟耕錄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為尚書丞相專權擅政虐餓燕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亨正獻王徹理時為利用監獨奮然數姦賊於上前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為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蓄犬警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豎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

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

一 鬻私鹽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鬻私鹽為事

唐宋拾遺石曼卿作鬻私鹽惡少

背刺天王

酉陽雜俎蜀市人趙高背鑊毘沙門天王為橫坊市吏欲杖其背

見天王輒止李夷簡擒而杖之

又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背亦刺天王像

續同書卷七

三

續同書卷八目錄

品行下

買宅復還 以下仁義

買妾復還

匿忠臣子

義嫁婢女

還故友財

不昧寶珠

不匿遺物

不匿葬金

續同書卷八目錄

一

埋金不取

償金襪報

一飯必報

不納奔女 以下方正

不畏太歲

傷七煞

焚私書

祝火即滅

賣物不欺

書忍字 以下容忍

認履不辯

認豕不辯

還續不受

讓地基

不問潛者

縮履襪係

不受賜宅 以下儉樸

不營私第

冠服不輕易

落帽 以下曠達

續同書卷八目錄

二

何自苦如此

桃紅李白

山中宰相 以下隱逸

三徑

避秦人

逍遙公

至老不娶

出作入息

釣鼈客 以下狂傲

旁若無人

打假槍

續同書卷八目錄

三

續同書卷八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品行下

置宅復還

宋史蘇軾以言事被黜請移陽羨詔許之嘗托故人邵氏以百緡置宅軾至聞老嫗哭甚哀問故曰吾居第相傳百年一旦轉售是以悲爾叩其居即邵所置者遂焚券不索其直

續同書卷八

聞見錄趙清獻公拆所居湫隘弟姪有欲悅其意者以厚直易鄰翁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併之乎亟還翁居而不取其直

撫言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操守頗有古賢之風中和中將家於父興置一別墅用緡錢六千既半授之矣泰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停舟徒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於時視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當逮事翁姑於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去不復返矣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為省郎

買妾復還

宋史張詠知益州不欲絕人情自買一姬自此官屬得直妾復被召公呼姬父母出資嫁之猶然處子

宋史馬涓父無子買一妾詢之因葬父而鬻遂即送歸

宋史袁昇置妾見有憂色問故妾曰吾故趙太守女也家四川甚貧因賣妾為歸葬計耳昇即送還并傾囊以贖

醒心集沈詹事持以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方售一妾攜以俱行處筠方七年既歸呼妾父母歸女猶處子也時以比張忠定公詠焉又詳談藪

續同書卷八

稗史江陵寓居士子忘其姓名有美姬甚貧求尺題於交廣閒游支持五年糧食且戒其姬曰我若五年不歸任爾改適士子果未歸姬遂為前刺史所納在交麗坡底及明年其夫歸尋訪知處遂為詩寄之刺史見詩遂給錢一百千及資粧遣還士子

輟耕錄沈仲說年四十無子妻為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為妾即覓女母使擇婿仲說備益其嫁之

元張廷瑞傳家有愛妾一日見有老父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汝欲得女歸耶其人言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必盡取奩裝書券還之

秋燈叢話康熙中濟郡長清邑西北鄙有邨民張姓生子甫數歲被匪人誘去妻復多病久不育屢勸張納妾未果值兗郡歲饑有鬻婦女者囑夫往物色焉一日買邨人婦頗娟好婚又婦容戚甚問之不答固詰之始潛然曰妾隨夫多年育有子女好合無閒值年荒家無升斗遂鬻妾以延旦夕骨肉分離再無會期不覺觸懷增痛耳張聞言悚然曰我娶妾原爲嗣續計也今反離爾母子拆爾夫婦心何忍乎遂移寢別室天明召其夫至反婦而不索其金其夫泥首泣謝攜婦去既歸夫婦感張高誼無以爲報適有攜子求鬻者婦謂夫曰此子貌不俗何不買爲張公嗣少酬萬一夫欣諾及送往張細詢之卽前所失之幼子也

續同書卷八

三

果報聞見錄蔡公諱啟傳康熙庚戌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試時尙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乘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卽被臥其夫家營卒至公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命昇婦還其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夫人卽舉子公亦及第

又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身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詢之見恩腰間紆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忽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是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

故見鬻乃呼其母至必不肯言其實又謂之曰不要爾還原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史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命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壻使善奉其妻之母云噫原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匿忠臣子

史記程嬰杵臼匿趙朔遺腹子名曰武後攻屠岸賈滅其族漢書李善南陽人李元蒼頭元盡室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財巨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潛負續出亡隱瑕邱界中親自乳哺及長訢叛奴於官悉殺之

續同書卷八

四

後漢書李固死女文姬告父門人王成成乃匿其子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

綱目陳蕃竇武被宦官害蕃友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武掾胡騰殞歿武尸匿其孫轉俱得免

晉書祖逖被誅有胡奴王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因取其子匿之

明史魏澤以刑部尙書謫寧海典史奉命錄孝孺家極力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尙有後

義嫁婢女

東軒筆錄江南有縣令鐘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姻鐘離女將出

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鐘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穉竈導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鐘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鐘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鐘離君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妝奩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爲吾女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姻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歸許氏

續同書卷八

五

實諫議事跡記寶禹鈞有家童盜取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

湘山野錄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一夕遁去有女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教以婦德及笄擇一壻亦頗良具奩幣歸之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選授江南一縣宰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氏婢子曰姓張父嘗爲某堰官兵寇之亂畧賣至此范問其

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妾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妝奩擇邑容謹善者配之後歷官數任事終人以爲厚德之報報應錄輟耕錄錢壁王申科進士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之正應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待巾櫛耳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具貨嫁之猶然處子

陰德傳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遇相人曰君二三年大數至矣惟修德可延壽元溥乃爲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得四人焉一人名蘭蓀者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對曰某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緣姓與寇同疑爲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其諸骨肉悉被官軍收掠爲俘不可復知矣賤妾

續同書卷八

六

一身再易其主今乃此馮元溥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爲甥以家財五十乃先其女而嫁之後果壽樂善錄作宋陳規傳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嫻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托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搜神記趙明甫令蒲爲女覓一女僕忽掃庭而流涕問其故女僕曰某父嘗爲此邑令遭亂離被人掠賣以至於斯趙乃輟女奩具先嫁之

義還故友資財

厚德錄范文正公少貧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

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志納文正懷中文字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其子長文正呼而告之曰爾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並白金授之封誌宛然又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資付孝基孝基治後事如禮其子丐於途孝基收養之後徐察其能自新不復故態遂以其父財產悉歸之不數年孝基卒其友遊嵩山見旌幢嚮御滿野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詢其所以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輟耕錄葉公政字克明淮陰人行宣政院都事季實之子翰林直學士瞻心之從子也至正甲午公政以浙西幕史奉卜顏平章檄

續同書卷八

七

轉餉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飲於聊志相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汜泣別公政曰弟今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托公政辭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為謹戒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于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間欲啟囊而請之公政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為己有銜之去明年既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父子啟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辭之

不昧珠寶

集異記司徒李勉開元初作尉浚儀秩滿沿汴將遊廣陵行及睢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始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因命登艫給饘粥胡人曰我本王貴種也有珠藏肉中今將死矣感公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埋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既抵淮陽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遊者勉即詢訪果與遊者所敘契會勉即究問事迹乃亡故之子告其瘞所胡雛號泣發目取而去獨異志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

續同書卷八

八

岸有小蓬室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毡曰中有一珠可徑寸願以奉贈及死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胡口內植木墓誌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揚憑為觀察使有州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桎訊經年灌因問其罪囚具言本末灌告縣僚偕往郭潘伐樹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其父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不匿人遺物

竇諫議事跡記禹鈞富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涕泣而至禹鈞問之

對曰父罪犯大祥懇親知貸金將贖父罪昨暮酒昏忽失去父罪莫贖矣公驗其實以舊物還之加以贈賂

宋史賈黃中知昇州爲政簡易一日按行府署中見一室扇鏽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乃李氏遺物也卽表上之

談苑查道嘗於逆旅牀下得金釵一束且百隻意遺物者必復來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詰之具言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付之

夷堅志林積少時入京至蔡州息旅邸得巨商遺珠百顆林告主人曰前夕宿此巨商乃吾故人如復至此令其來上庠相訪後商果田旅邸訪於上庠林悉還之後登科至中大夫子爲吏部侍郎

續同書卷八

九

秋軒新語諸城王巨族也其祖某爲同邑孫氏備善種植乃令之圃一日盛暑有過客就圃飲既去翁見樹下遺一囊拾之朱提也翁乃檢其封數藏井旁石板下閱數歲翁已老主人慮不勝灌漑將易以他役翁自陳願減備值仍治圃事又數年忽有客入圃備言飲水遺金狀翁叩其封數悉符遂挽之行至井邊其揭石板則囊祇盡朽白鏽燦然指謂客曰僕爲此減備值俟至今日幸逢故主吾事畢矣客曰翁高又若此例宜作酬也翁曰不然勿陷人不义客不能再強懷金嗟嘆而去

秋燈叢話萊郡掖縣富室張某其祖貧甚以灌園自給偶於途閒拾皮囊敗視皆金知爲人所遺也坐候其旁頃有號呼而來者詢

之卽失金人乃取囊還焉其人感甚欲厚謝之堅不受適張妻饋食至知其事曰是物吾稔聞之未識其狀客解囊相示笑曰此固金耶命持之去謂夫曰吾昔採茶野外見土坑內纍纍然以千百計皆客囊中物也張往覘不謬遂昇歸成富室

不世葬金

漢鮑宣少時上計遇一生卒得心疾死不知姓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卽以一餅治殯餘則埋之棺中乘驢馬以去夜宿關內侯家侯問曰安得此馬宣具陳之驚曰此吾兒也卽迎喪還開棺銀與書果在侯乃薦宣辟公府

續同書卷八

十

謂忱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忱卽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忱前忱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忱人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言其狀並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墮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忱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並言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

唐書李勉傳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於棺下後其家謁勉共起墓出金付之

鄭道元水經注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猝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卽各其津爲君子濟

馬令南唐書廉隅傳許規高陽人嘗爲旅宣歙聞開勞舍呻吟就詢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橐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

續同書卷八

十一

父驚愧之因獻金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爲長者云廬江集賢傳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至藍鄉見道邊有一馬旁有一病人呼曰我是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土來遊今病不能復前倘可相抹翼扶歸眷視積日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旣死翼葬之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埋金不取

宋史呂蒙正讀書僧舍一日鼠穿榻陷蒙正治地見黃金一器白金二器覆之如故一無所取

山堂肆考蘇軾在金山寺讀書牀下見一大甕白銀以土埋之後舉進士掘以修寺十年辭官歸計其銀數與所得俸祿相同

償金獲報

宋書劉懋越卿投徒歲暮歸道逢孕婦攜兒將赴水死問之曰償偏劉傾懷中七金與之妻詢知亦無愠色務酒炙蝦爲膳因占云蝦小紅醴炙酒熟布裙篋歲日開門見續題云門將金鎖鎖簾挂玉鉤鉤居數日有以吉壤告者曰金鉤挂玉簾形也懋以葬母生文簡公燻文安公炳

續同書卷八

十二

魁 果報聞見錄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鄞府錢糧也生伺之至晚見一人鎖扭號泣而來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爲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天旱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臥橋上解包爲枕及覺徑行到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賠妻孥皆死數矣生曰我收在家卽引歸還之差曰敢煩同往回官生遂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王卽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世世榮昌汝歸肄業出案我必首拔是年府主卽薦之入泮次年補

廉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爲王府教授一爲府學教諭至今書香不絕

果報聞見錄明慈谿縣王公福徵爲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封因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惶遽而來王叩之卽失金者還之是年卽發鄉榜中萬曆己未進士出部屬歷官蘇州太守致政而歸享大壽

質直談耳近鄉農人雇舟至南荆某載糞入廁見人所遺白金拾之候失者至無何有索諸廁而長號者農叩之曰有囊裝白金爲子贖罪腹痛入廁遺此而去今子命絕矣農以所拾金歸之後舟行數里泊野岸傾落一囊農迫而取視之殆白銀也

續同書卷八

十三

果報聞見錄筆賈卜某康熙十年臘月二十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款一內親乃卜所憎者怒傾肉碗案上供玉皇紙馬肉汁污焉明歲從一書館買筆出拾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踉蹌而至云頃聞賣肉失銀卜還之至秋卜生一對口齋垂危矇矓見傳至官府堂上將一簿擲下有字云某月某日斬觸犯聖駕犯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跪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答云賣肉朱三也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病已潰尋愈

一飯必報

吳越春秋伍子胥奔吳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瀨水上篋中有飯子胥求之女子知非恆人長跪而與之遂投瀨水死後子胥破楚

歸過瀨水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

史記范雎相秦一飯之德必償

又韓信微時釣於城下漂母飯之信曰吾後必重報母母曰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後信爲楚王召漂母賜以千金

王獻之帖揚州一老母患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作一字令就市

賣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

耳新劉道真微時嘗漁澤中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乃殺豚

進之道真食立盡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部郎嫗

兒爲令尹特超用之不知其故歸以告母母爲道其始末

不納奔女

續同書卷八

十四

詩傳昔顏叔子獨處於室隣之婆婦亦獨處室夜暴風而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使執燭放乎平旦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婆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至婆婦室壞

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婆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子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

可學柳下惠之可

輟耕錄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占一

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官考卷以文中

式將黜之時座主龍麟洲先生江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

力主此卷卒置榜中及會試高第授同知 源州事雖曰爵祿前

定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教授巨室其闔閭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且託以他故去此非陰德也與

稗史云太倉陸容少美丰儀天順中應試金陵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容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遷去是秋領鄉薦

堅瓠集姚三韭本姓下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下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下得之即托故辭歸怡杏翁作詩詠其事下不受詩答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謀及曾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不絕云

續同書卷八

十五

錢江陸君元龍嘗獨處館舍隣女慕之艷妝而至語笑不止陸堅拒之又慙怒去是夜夢二龍繞柱紅光滿室秋闈登賢書丁亥成進士

不畏太歲

贊寧傳載畧吳越時人董表儀掘土陰陽家言太歲在此方不可興工既而掘深三尺許得一肉塊人言即太歲也董投之河後亦無禍

廣異記晁良正掘地得太歲鞭之三日而不敢禍

文海披沙王老福盛鞭太歲數日而不仇報

聯市志平江黃球張虞部為人質直每與筮不擇時日常作一亭

掘地得一肉塊俗謂太歲神弘不為異命以盆送水中就墓而創名曰太歲亭

傷七煞

文海披沙江涇顧老獮悍粗豪金神七煞被其觸傷聲雋吳縣錢翁橫福正盛取七煞釘椽上而不敢殛又相傳崑山無七煞為顧文康公母戲植椿擊滅矣

焚私書

漢書光武圍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史人與郎交關謗詭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魏志曹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盡焚之

續同書卷八

十六

唐書錢徽初貶江州李宗閔楊汝士令徽以段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証耶令子弟焚去

宋書臨川王道規得江陵士庶與桓謙謀為內應書悉焚不視

厚德錄方慎言為侍御史時丁謂貶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悉焚之

又胥偃為內翰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不發視而焚之

智囊補劉坦為長沙太守行湘州事適王僧彖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而前鎮中鍾元紹者潛謀內應將克日起坦偵知之佯為

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元紹不敢發明且詰坦問故坦久畱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尚在坐收兵還具得其文書本未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者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

祝火即滅

夷堅志觀察使李綬所居在東京報慈寺西一日寺中火延燒於外將近綬宅綬公服焚香再拜祝曰若李綬家有贓賄天速焚之火頓滅

續同書卷八

七

又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隣人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祝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神天其監之須臾四向皆爲煨燼惟陳一區獨存

賣物不欺

漢書朱穆嘗以病猪使人賣賣者不言病直過多穆責牛直以還買猪者不受穆乘錢而去

謝承後漢書公沙穆嘗養一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與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

南史明山賓性篤實家中嘗困乏賣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者

曰此牛經患漏蹄療久乃瘥恐後晚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

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已諉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書忍字

唐書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問所以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深是之賜以縑帛遣愁集王守和未嘗與人爭嘗於几案閒大書忍字於幃幌之屬則以繡畫爲之明皇知其名非時召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已知用心奏曰臣聞堅則易斷斷則必折萬事忍爲最

續同書卷八

六

上和爲最樂上甚善之

認履不辯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

東坡志林沈麟士爲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後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認豕不辯

記事珠選曹萌鄰人有亡豕者詰萌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者自還其主大慙送所認豕謝萌萌笑受之

又司馬徽有人妄認其豕徽便與之後得亡猪以其猪送還叩頭

白貴徽謝之

還債不受

白帖朱冲隣人失債認冲債以歸後得債送還冲不受

記事殊選王延年生債人認之延即與之後知妄認還延延不受

讓地基

韻語晨鐘舒國裳在翰林日其子數寄書言隣人歲侵牆址舒

書紙尾云紙紙家書只說牆讓渠徑寸又何妨秦皇任作千年計

今見牆垣不見王子謂其父駑下棄其言隣人見之感愧自毀其

牆歸所侵址

醒心集荀楊尙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爲人侵佔子弟以白官請

續同書卷八

九

玢書信尾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

望秋風秋草正離離

又趙尙書與常省元園近以謀得之省元立契附詩於紙尾曰乾

坤到處是吾隣機械從來未必眞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

閒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笑秦園是主人人足客問君

還有幾年身尙書慚因毀券

又蘇楊仲舉有隱德隣家構舍簷溜滴其庭公不問家人以爲

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住址公又曰普天之下皆王上

再過些兒也不妨

不問諧者

唐書狄人傑傳天授二年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諧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諧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

宋書呂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而薄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不問姓名恐知之則終身不能忘

山堂肆考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知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縮履職係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凰墟繫解因而自結太公曰何爲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皆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

續同書卷八

三

所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爲之係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

韓非子晉文與楚戰至黃鳳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

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附

漢書王生者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職解願謂張廷尉爲我結職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

奈何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

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轅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不受賜宅

左傳昭公三年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前漢書霍去病傳上嘗為治第宅謝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上益重之

宋史帝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

元史李孟傳帝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

續同書卷八

三

不營第宅

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不為勢家所奪

東觀漢記吳漢但修里宅不起第

梁馮道根傳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

南史臧燾傳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

又孫謙傳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

北史鹿念傳念雖位居通顯自無屋宅常借賃居止

舊唐李義琰傳琰宅無正寢弟義璠市堂材送焉義琰謂以吾為

相國豈不懷愧更營美室是速吾禍豈愛我哉竟不營造

唐李元紘傳再世宰相有清節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

又韓滉傳雖宰相子而性節儉居處陋薄取庇風雨其堂先無掖廡弟洄稍增之滉即撤去

又李愬傳其昆弟賴家勳貴飾車馬矜室虛惟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絕無所增改

又辛秘傳秘為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又劉瞻傳瞻為人儉約家不畱儲無第宅

名臣言行錄李沆家人勸治居第沆曰念內典以此世界為餓陷安得圓滿如意巢林一枝聊自足安事豐屋哉

續同書卷八

三

宋王希呂傳居官廉潔至無屋可慮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

又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轍

談苑范質性儉約為輔相居第止十一間未嘗更造

又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元王都中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墼不易一椽

冠服不輕易

禮記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南齊書下彬著白冠十二年不改易

梁書到既傳冠履或至十年一易朝服或至補穿

舊唐書韓滉傳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祗十年一易

逸史張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

附南齊書虞玩之曰此履已著二十年

北史魏司空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朱子名臣言行錄寇準一青幘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

補葺

落帽

秦和山志山有落帽峯漢神仙戴孟於此飛昇落帽其上下有石橋

續同書卷八



王隱晉書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月溫晏龍山僚佐畢集風吹嘉帽落地嘉不覺溫戒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焉

何自苦如此

漢書呂后謂張良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

又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自苦如此

桃紅李白

詩話宋陶商翁名礪有文武才工詩其對花有感云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若花枝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君也不知

盤雪叢說人之得失各自有時一友試罷間望不著欲捨學書劍龍舒王先生奉一絕云得則欣欣失則悲桃紅李白各隨時雖然屬在東君手問著東君也不知

山中宰相

陶宏景傳宏景止句曲山中自號其節曰華陽隱居梁武帝手勅召之不出國家大事無不諮詢時人目為山中宰相

稗史宋寧宗朝韓侂胄以定策功進位太師威福自專偶之南園山莊趙師罕從至東村別墅遇牧童歌曰朝出耕田暮牧牛林泉風月兩悠悠九重雖竊阿衡貴爭得功名到白頭趙可曰太師來童笑曰但識山中宰相不知朝內太師趙曰宰相何人童曰公欲

續同書卷八



見我為導既至草舍而已屏閉有二詩云病國妨賢主勢孤生民無計樂樵蘇偽名枉玷朱元晦謀逆空污趙汝愚羊質虎皮千載恥民膏血脈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早買扁舟客五湖定策微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威風不知積下滔天惡尙欲謀成蓋世功披露肝心愚幼主彰聞穢德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流杜宇紅霄勃然色變方欲促駕一叟龐翁鶴髮深夜幅巾扶筇而至年可八旬曾曰屏詩何人作老人自稱袁處士曰老朽寫懷不意見讓貴人後曹果敗史彌遠誅之玉津園

三徑

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漢書蔣詡字元卿舍中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

避秦人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林盡水源得一山有小口從口入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其間男女
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自云先世避秦亂來絕境問今何世乃不
知有漢無論魏晉漁人辭去請太守說即遣人隨往竟迷不得路
大有奇書唐開元中有僧遊雁門山入一石洞洞中之徑愈行而
愈不窮僧愛而更進忘出忘疲見數女子鬢髮飄雪草裳葉袂見
僧訝曰汝何人斯髮髮刈鬚作此異狀耶曰我僧也女子曰何謂
僧曰僧者佛之徒也女子曰何謂佛曰佛者西方之聖人也女子

續同書卷八

三

曰何以吾未之聞曰佛於漢明時始入中國女子曰何謂漢曰漢
者繼秦之代也女子曰我皆不知曰爾何以皆不知女子曰我秦
人也蒙恬築城役及婦人我等遊於此哺葛蒲皆不死亦自忘其
年歲也孰知秦亡而又有何謂漢耶僧辭出後再訪之但見青鬪
白雲不知洞之所在

花史福州府城外東山莊樵者藍起逐一鹿入石門內有狔犬人
烟一翁謂曰此避秦地也爾卿可乎起曰歸別妻子乃來與樵花
一枝而出後再訪則迷矣

逍遙公

廣輿記蜀赤城閣在青城山中范寂隱居於此先主累召不起封

逍遙公

北史韋瓊志尚夷簡淡於勢利帝賜號曰逍遙公

廣輿記西安府驪山鸚武谷逍遙別業韋嗣立建中宗嘗幸此封
為逍遙公

至老不娶

談苑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

詩話總龜林逋隱於西湖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蓄鶴因謂之梅
妻鶴子云

出作入息

高士傳舜以天下讓善卷卷曰予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

續同書卷八

三

日人而息吾何以天下為哉
又壤父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
日人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釣鼈客

撫言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寫曰海上釣鼈客李白宰相
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為釣白曰虹蜺為絲明月為釣又問
曰以何為餌白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相悚然

唐書張祐謁李紳亦稱釣鼈客李怒曰既解釣鼈以何為竿白以
虹以何為釣白以日月以何為餌白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
之

孔平仲談苑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鼈客巡遊都邑尋求麻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徹錄姓名置篋中曰下釣時取此等樣漢為餌

楚庭碑珠錄明萬曆間博羅令唐鶴壽卒於官有鄉民自羅浮來者過道士付書於城下江邊釣鼈客其人至江邊見有舟書海上釣鼈客天邊貫月槎則洞天樵客韓質仲也遂致書啟之則一絕云悞落人閒五十秋悔將愁擔上肩頭箇中消息誰知得遙指白雲天際頭未題海孩生寄海上釣鼈客海孩則唐之別號也

旁若無人

史記刺客傳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續同書卷八

三

晉書王澄傳探鵲戲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

又郭文傳頽踞旁若無人

又王敦傳振袖揚桴神氣自得旁若無人

又王猛傳被褐談當世之士捫虱而言旁若無人

癸辛新集趙子固湖山飲酬脫帽以酒踰髮箕踞旁若無人

打假檜

極齋雜錄吳中某宴客優演精忠記席客某不勝忿起擒假檜痛扑晉竟中要害而斃座盡驚某自若遂之官官憫其意為末減客作詩曰賣國奸危心膽寒當場一見髮衝冠無端格殺秦花面也為庸臣滌肺肝

資譜周忠介夢洲先生釋褐選杭州司李杭人之在都者饑以優賜伶演秦檜東窗計狀先生怒檜提檜扑晉即忿忿去饑者疑有他意見憎翌日使友人問故先生曰昨偶不平打秦檜耳

續同書卷八

三

續同書卷九目錄

人事

不見喜慍

知四十九年非

觀牧牛圖寄意

借棋寓意

咏菊見志

題詩譏不見客

書門譏不見客

改名見用

續同書卷九目錄

假書得官

燕雀安知鴻鵠志

毀器不罪

撲鏡

斷絲

臥虎

食羊致敗

雨立

營第龍兆

數憂漏洩

左右袒

故為拙行以輸財

騎虎勢

千里草謠

不取果實

聞所未聞

聊復爾耳

畫像

以下景慕

鑄像

披霧睹天

續同書卷九目錄

拜牀下

登龍門

不見鄙吝生

心醉

訟者請質

人恐知過

盜不忍犯

盜不入室

盜不犯境

刺客不殺

名重雞林

外國知名

童稚知名

大力人 以下勇力

擊雷公股肱

人行壁上

挾柱壓衣

誤殺人 以下謬誤

誤賜酒

三反

續同書卷九目錄

三

誤解題句

錯寫琵琶

不識火浣布

續同書卷九

長白福申禹門輯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人事

不見喜慍

魏穆觀傳觀字闔拔襲爵少以文藝知名選充內侍太祖恭之太宗即位奇之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世祖之監國為右弼終日怡怡無喜慍之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

續同書卷九

一

晉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南史劉訐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或有加凌之者莫不退而愧服

梁書安成王秀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在京師且臨公事廚人進

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謂也

又昭明太子傳幼聰徹寬和容眾喜怒不見於色

記事珠衡玠嘗以爲人自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

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又游雅曰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

宋書韓琦傳琦識量英偉喜慍不見於色

知四十九年非

史記莊子傳莊周稱籛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宋書太宗紀召見趙普謂曰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題牧牛圖詩意

清狂道人郭翊畫有天趣題所畫牧牛晚歸圖云雨脚風聲滿樹頭隨身簑笠勝羊裘柴門猶道牛歸晚江上風波未泊舟蓋有所指

宋書宋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功擢守章貢為人豪雋令畫工肖己像跨牛澗石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簑斷隴橫崗到處過暖日和風不長有前邨雨暗卻如何蓋規之也

續同書卷九

二

醒心集明劉完菴為命事將致政歸有憲司索題牧牛圖劉題曰牧子騎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溼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司感悟亦致歸

借棋字寓意

鄴侯外傳元宗方與張說觀棋中人抱泌至令咏方圓動靜曰願聞其狀泌應曰方如棋盤圓如棋子動如棋生靜如棋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得更實道棋子泌曰隨意即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遲才靜如遂意

宋史潘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

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一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

咏菊見志

清暇錄黃巢下第作菊花詩云待到秋來七月八月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戴黃金甲

七修類彙明高皇菊花詩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題詩譏不見客

撫言劉生善風投謁所之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

續同書卷九

三

波萬里講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密各紙生毛不為通

撫言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尊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

詩話宋楊德建號湖陰先生有陳輔者頻歲訪之不遇書一絕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詩吟賞稱於荆公介甫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也湖陰大笑

又宋崇安彭應期自號漫者所為刻鵠集多清麗典正常謁辛稼

軒伯畫寢不見乃題一絕於書齋曰棋子聲殘案接塵午窗詩夢
煖於春清風不動階前竹誰道今朝有故人稼軒覺使追之去已
遠矣

閱微草堂筆記太原申鐵蟾好以香奩體寓不遇之感嘗謁某
公未見戲爲無題詩曰翠粉剛慵卷書樓隔窗間撥鈿篋篋分無
信更通青鳥杆遣游人駐紫驢月姊定應隨履免星娥可止待牽
牛垂楊疎處雁離近只恨珠簾不上鉤

書門諷不見客

逐齋閒覽李安義謁富人鄭生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
謂牛不出頭也

續同書卷九

四

世說嵇中散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造康適不在予喜
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去康歸見字語子曰謂爾凡鳥也

改名見用

揮塵閒談元祐名卿朱絳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
間亦有朱絳者平江人初登第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奸人同姓
名恐天下後世以爲疑遂易名諱蔡京果大喜不次擢用

醒心集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嘉之嘉定有同姓名
者亟呈禮部改詩爲謨遂登顯要

假書得官

醒心集士人賈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邁蔡

與三千緡作書并果物遺四卒送於公士因謁公以其故請罪公
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復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
然者公曰士敢於假爲我書又能動君謨意其才器亦不凡矣至
關中夏竟官之

又秦檜爲相一士假其書謁於揚州太守守覺其僞以白金五百
繳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卽補以官復厚贈之或問其故檜曰有
膽敢假檜書若不以一官束縛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爲禍不淺

燕雀安知鴻鵠志

史記陳勝嘗傭工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之勝曰燕
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續同書卷九

五

三國志漢獻帝時董卓號太師皇甫嵩爲中丞見卓拜曰安知明
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
俱爲鴻鵠明公今變爲鳳凰

晉書王濬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前路廣四十步人或謂之曰何
太過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

器毀不罪

唐書裴行儉軍東碎瑤盤惶恐叩頭行儉曰非故也何致失色
宋史韓魏公宴客吏觸碎玉盃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破自
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撲鏡

魏志夏侯惇為流矢傷左目每照鏡志怒輒撲鏡於地

蜀志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鏡於地

吳志孫策殺於吉後被創方瘁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裂而死

斷絲

斷絲

漢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以亂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

任勢臨事亦然

北史齊神武高歡使諸子各治亂絲高洋抽刀斷之曰亂者當斬

臥虎

續同書卷九

六

後漢書董宣傳宣為洛陽令博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

魏書李崇傳沈深有將嘗寬厚善御眾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

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

漢中士女志張亮則字元修南鄭人也為牂牁太守威著南土永

昌越雋夷謀反畏則換臨其郡相諫而止號曰臥虎

記事珠選高慎為州從事入號為臥虎

後漢書梁冀驕橫帝與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五人定議收冀

悉誅其親黨封五人為列侯超病卒四侯轉橫語曰左回天具獨

坐徐臥虎唐兩墮

食羊致敗

左傳華元殺羊食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

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偏子期怒說楚

伐中山中山君亡

兩立

史記滑稽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

之大呼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

楯郎得半相待

漢書樓護傳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往至護家狹小官屬

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為西曹掾曰不肯強諫及雨立閣

續同書卷九

七

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營第龍兆

晉書劉毅小字盤龍初桓靈竇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虜盤龍齋

及毅與劉豫討平靈寶遂居此齋

閱文振涉異志明南司寇餘姚滑南廓營第於邑之南隅夜半將

上梁忽夢羣龍旋繞棟梁閉覺而私喜為佳兆未幾子孫零替將

宅轉售與同邑少司空龔嘯齋為第有人紀詩曰司寇緋衣坐夜

中忽夢棟梁集飛龍不識共龍成一字轉瞬售與龔司空

附 純卿齋筆海邑沈布政恩致政歸翹大第擇日上扁夜夢鼓

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視則名之上易一潘字後子孫中落

遂賣其宅於潘大司寇改爲樂壽堂

簪雲樓雜說錢塘茅狀元瓚構宅宏敞中有讀書樓楹曰來

鶴其宅後售吳郡沈文定鶴竟符來鶴之語

蚓菴瑣語秀水鄉民張姓者售房與郡宦盛萬年折仰時棟

下獲銀錢四枚上鐫富盛萬年字蓋張氏祖用以迓祥者也

詎知已符盛宦之名矣

數憂漏洩

蜀志杜瓊學業入深欲不觀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問其意答曰欲

明此術甚難知之復憂漏洩不如不知

說儲高允明於歷數初不推布有所論說惟游雅數以災異問允

續同書卷九

八

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

左右袒

史記陳勝起兵其徒屬皆右袒稱大楚也

又諸呂謀作亂爲劉氏者軍中皆左袒

事文類聚齊有一女兩家求之其父語女曰欲東家則左袒欲西

家則右袒其女兩袒曰願東家食而西家宿以東家富而醜西家

貧而美也

故爲拙行以輸財

隋晉王廣鎮揚州有奪宗之志宇文述請朝京師與楊約共圖廢

立晉王大悅多賈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

因共博戲每陽不勝輸所將金寶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
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爲歡約大驚曰何爲者述爲王申意約然其
說

舊唐書裴寂傳太宗將舉義師不敢發言見寂爲高祖所厚乃出
私錢數百萬陰結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戲漸以輸之寂喜太宗
遂以情告之

騎虎之勢

晉書溫嶠傳騎虎安可中下哉

隋書獨孤后傳隋文總百揆后謂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

北史庾季才傳隋帝曰吾嘗騎虎不得下矣

續同書卷九

九

五代史郭崇韜傳引俚語騎虎勢不得下

千里草謠

後漢書五行志獻帝初京師童謠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

會稽錄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於昌曰今大王善及

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

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曰從日上生昌

得之大喜

不取果實

世說王戎年七歲道旁有李人爭取食戎獨不往問之曰樹在道

旁而多子必苦李也果然

梁書王太數歲祖母故粟於牀羣兒競之太獨不取問其故曰不敢當賜宗族異之

北史楊愔兒時庭有奈樹落實於地羣兒咸爭愔獨不取

聞所未聞

法言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未見

史記陸賈傳尉佗曰越中無足與語王生來令我聞所未聞

後漢鄭康成傳依方辨對成出問表皆聞所未聞

唐書鮑防傳防稱穆質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

又牛叢傳任補關數言事宣宗曰叢使朕聞所未聞

聊復爾耳

續同書卷九

世說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咸

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笑典房豹字仲幹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人據潁川慕容紹宗

出討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

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禳辟所能

延保紹宗笑曰不能免俗聊復爾耳

畫像

魏志田豫傳豫為汝南太守汝南聞其死也既為畫像又為立碑

銘

又曹休傳注魏書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

父畫像下榻相泣

南史宗測傳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圖畫喬扎輕以自方耳

北史申徽傳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黃金鑄像

王子年拾遺記師延者殷之樂工也自庖皇以來其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而或出或隱終莫測其為人聞周武王與師伐紂乃越漢流而逝或云晉衛之人多鑄石鑄金圖畫以像其形立祠不絕

吳越春秋范蠡乘輕舟泛五湖莫知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鑄像

續同書卷九

置之座側朝夕論政

白孔六帖唐郝玘將贊普當畏之乃等玘身鑄黃金像令於國門得生玘者以金玘賜之

披霧睹天

中論文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如驅雲而見白日霍然而開霧而睹青天

晉書衛瓘見樂廣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人之水鏡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

拜牀下

後漢馬瑗傳梁松候馬瑗疾拜牀下瑗不答曰松父我之友也

魏志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苟公達^做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

襄陽記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

晉書載記姚泓受經於博士淳於岐岐病親詣省之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

登龍門

袁松後漢書李膺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號為登龍門

晉書王衍妙善元理嗜莊老每義理有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

續同書卷九

三

梁書任昉為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曰龍門之游

南史袁昂傳昂雅有知人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

蓮社高賢傳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常敵十年

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眾經遊刃三藏及公在襄陽遣遠公與

師東下遂止廬山隆安三年辭兄人獨至成都伴縣居龍淵寺大

弘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

不見鄙吝生

世說周子居常云吾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

唐書賀知章傳陸象先常曰賀季真清韻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心醉

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列子見之而心醉

顏氏家訓吾值名賢未嘗不心醉神迷向慕之也

北史崔瞻傳瞻辭韻溫雅劉師知見而心醉

訟者請質

漢書陳實里人有爭訟者輒就實質曲直退無怨言

又王烈少師陳實以孝義稱里有爭訟者皆質於烈或有至途望廬而返者

又董正字伯和性高潔鄉閭有不平者多請正直之

廣輿記潮州府程鄉人程故家貧力學里人服其行誼有不平者

續同書卷九

三

輒質成於敗

人恐知過

漢書董正字伯和性高潔鄉閭有過舉必相戒曰伯和得無人耳

又王烈字彥方以孝義稱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罰是

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

宋史司馬光傳士人師其學行有過則曰君實得無知之乎

盜不忍犯

漢書江革避亂遇賊草泣告有老母在賊亦不忍犯之

又彭修年十五侍父出行為盜所劫修拔刀向盜曰父辱子死汝

不畏死耶盜曰童子義士母違之遂遁去

又劉平更始時避亂朝出求食遇賊將烹之平乞歸食母乃就烹既而如期往賊義之得免

又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獨留巨伯曰友人病不忍棄之寧以身代賊嘆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去

又趙咨有孝行盜常夜劫咨恐母驚迎盜而謝曰母老且病乞少置衣糧妻子物則一無所吝盜慙而去

又孔嵩遇盜竊其馬既而知嵩盜相讓曰嵩仲山賢士豈忍侵乎即送馬還

續同書卷九

西

又許荆兄子世嘗殺人怨者操刀攻之荆曰兄止一子死則絕嗣荆願代之怨者曰許掾郡中賢者吾何敢犯遂委去

列女傳姜詩妻龐氏事姑至孝盜入境相戒勿驚孝婦

宋史吳復古隱居麻田山蘇軾兄弟雅重之黎寇犯境望其居曰是蘇黃門舊游地也麾兵退

元史陳杞深究性理之學受業者甚眾元末寇起過其鄉相戒曰勿犯陳教授家

又賴祿孫贛寇亂祿孫負母挈妻子入山寇至祿孫守母不去寇將刃其母祿孫以身蔽曰寧殺我母傷母盜不忍害

明史賀欽為給事中義州卒亂聚眾大擾然相戒曰無驚賀黃門

又何喬遠官至戶侍告歸時海寇鄧芝龍為患泉州獨戒所部環鏡山十里毋擾蓋鏡山乃喬遠所居也

又甲申之變劉理順與妻萬氏妾李氏僕四人俱死之賊多河南人趨至寓曰我等來欲衛公何竟至此下馬羅拜而去

又楊恭不仕家居積而能施鄰盜常逼境相戒勿犯楊氏且為扇鑰而去

廣輿記汀州府注黃藻知清流縣隣寇作亂相戒曰彼有善政慎勿犯

盜不入室
漢書孫期城武人授學養母黃巾起相戒不入孫先生舍

續同書卷九

五

又袁閔值黃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閭
宋史竇從周往建陽從朱文公學一夕盜將入其室知為從周所居即去之他

明史孫清母卒時流卒入境相戒不入其門
盜不犯境

漢書鄧元常道遇黃巾賊知為元皆下拜相約不敢犯境

又徐穉字孺子南昌人家貧業耕非其力不食漢末盜賊四起相戒勿犯徐先生境

又法雄為泌陽長吏畏如神盜不敢入境
晉書翟湯操行廉介耕而後食盜入境聞其名退不敢犯

唐書趙概知滁州賊過其境曰吾東人也公知青州時愛民如子我不敢犯

五代史黃晟官散騎常侍家居鄆縣盜賊四起獨相戒曰無犯黃公境

宋史宗澤知相州時金人不敢犯境

宋史鄭僅知冠氏縣時河朔盜起獨不敢犯冠氏境

又吳擇仁爲雍邱主簿畿內多盜而相戒不入雍邱境

又查道爲果州守洞賊作亂戒曰查君以仁義撫此境不可犯遂

去

又辛次膺爲浦城令治兵設險賊不敢犯境

續同書卷九

六

又黃藻知清流縣隋寇作亂相戒曰彼有善政慎勿犯其境

元史林興祖爲道州路總管洞獠竊發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

可犯也三年不入境

明史梁志仁知羅田縣時賊橫掠知令清正得民戒諸營勿犯境

又盧象與賊戰矢中額戰益疾狀相戒曰此盧閫王選即死不可

犯也遂離境而去

刺客不殺

左傳宣公二年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鉅魔賊之畏往寢門闕矣盛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魔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

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公乃

公道子乃

史記袁盎傳梁王怨盎使人刺客刺者至關中見盎曰君長者不

忍刺客

後漢書杜林傳拘於隗囂終不屈節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

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陽賢於隗抵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

致弟喪乃舍之

又蔡邕傳楊球使客追路刺蔡邕客感邕義皆莫爲用

又崔琦游學京師梁冀慕其才折節引納琦作白鶴賦以寓諷冀

怒令殺之客不忍害以實告之

蜀志先主初守平原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刺客刺之

續同書卷九

七

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晉書姚襄載記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

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

唐書于志寧傳太子承乾怒遣張師政乾于承基往刺之見志寧

惘然在苦境中不忍殺乃去

唐書甄濟隱居青巖山安祿山累辟府中不得已強出後察祿山

有異志托疾歸祿山反緘刃授使者曰即不起斷其頭來使至濟

引頸待刃使嗟嘆而去

五代史裴從簡傳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

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閒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

吾公欲得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宋史張浚傳初浚次秀州常夜坐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公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一日斬死囚徇於眾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厚德錄韓魏公鎮相州夜有偷兒入室挺刃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千金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

續同書卷九

七

名重雞林

唐書歐陽詢初倣王右軍書而道勁稍過雞林嘗遣使求詢書高祖聞而嘆曰詢各遂播夷狄耶

又白居易最工詩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

外國知名

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最工詩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偽者相輒能辨之

宋編年政要處士魏野贈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

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皆預座北使歷視座中無譯者云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答者丁謂使譯者謂之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不久即還

宋史張浚謫居永州金人憚浚復用每使至必問張公安在又王德用名聞四裔遷樞密使適富弼為相契丹使至謂德用曰天子以公典樞密用富公為相將相皆得人矣

又韓琦以使相判大名遣使過境戒曰此韓侍中治所毋多騷動又曹瑋知天雄軍契丹使過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

又种師道傳師道為時名將華夷著稱而金人素所忌憚者也又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續同書卷九

九

大中遺事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譽最高是歲暹羅國起樓厚齋金帛奏請撰記時人榮之

童稚知名

明史宋濂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外國知名

宋史司馬光作相兒童走卒皆知而誦之

又包拯傳拯性峭直剛毅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明史熊渠以大理寺卿撫蘇松等郡一時父老童稚皆知渠名而傳誦之

又楊繼宗仕終雲南巡撫居官三十餘年所至民懷吏畏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大力人

歙州圖經汪節母感金剛而生身負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上
又置一牀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
惜之

南部新書建中時三原戴竿婦人王大娘首戴二十八人而走

呂覽吾邱鳩能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擊斷雷神股肱

搜神記晉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雷雨至桑樹下雷下擊之道和以
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

傳奇唐元和中陳鸞鳳者海康人也海康有雷神祠邑人虔潔

續同書卷九

三

祭祀時海康大旱邑人禱而無應鸞鳳怒曰爲神不福焉用廟爲
遂秉炬燒之頃怪雲生惡風起迅雷急雨鸞鳳乃以刃上揮果中

雷左股而斷

人行壁上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爲沙彌時輩甚衆每休暇常角力騰
趕爲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禪師羞之乃入殿中抱金剛足而誓
曰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至六日
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能食筋乎稠遂食之
斯須入口卽曰汝已多力慈善持教勉旃卽去且曉乃還所居諸
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其臂筋骨強

勁殆非人也禪師曰吾爲汝試因入殿中橫踢壁行自西至東凡
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乃引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
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

劍俠傳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忘其姓名能善蹴於壁上行數步

又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坊曲逢二少年曰今日方欲

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因不識其人而甚疑之

勉強隨行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更

有數少年禮亦謹頃出門去及午後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其後

車中乃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衣紉素女遂揖士入宴間

士曰君能壁上行請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乃令

續同書卷九

三

諸少年各呈技藝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
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士拱手驚懼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嘗於兖州堯廟踢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

跡

朝野僉載柴紹弟某輕趨迅捷躡身而上挺然若飛十餘步乃止

嘗著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踏佛殿柱至

檐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時號壁龍

挾柱壓衣

唐小說宋文令有神力手挾太學講堂柱持同房生衣壓之於下
須其重設乃出之

夷堅志東武趙恬季和之子七十總幹壯歲夢吞一牛自是膂力過人百倍居福州城中與一僧善每從喚索酒食僧雖勉爲具設久而頗厭趙戲懷其袈裟寘於廊廡大柱下已而捨去僧窘愧亟治具延謝乃談笑舉柱取還之

誤杖人又誤賜酒

朝野僉載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爲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佐史前過以爲縣典也呼欲杖之佐某是州佐也一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爲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某是縣佐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雇直典向宅取

續同書卷九

三

杯酒傾瀼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飲之

紀聞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性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隣縣令使人送書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剗送書者答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爲明府送書縱書中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後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答君耳命理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三反

魏志王肅傳評王肅亮直多聞劉實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

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才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世說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此三反

朝野僉載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聲色此亦孝公之徒也

誤解題句

碑史宏治時直指觀風秦州題爲非帷裳二句一生卽忘小註殺誤如字破云服有違乎王制者王法所必誅也直指首錄其文謂

續同書卷九

三

異日位必顯折卷則沈鳳岡果官部院

又錢鶴灘九歲應童試亦前題破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既出知誤解急另作呈師師以爲必前列案發無名師不平窮其故得之喜其聰慧嚴教之遂大魁

誤解踴鴟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樁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踴鴟芋也乃誤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曰損患踴鴟舉朝驚駭

瑯環記張九齡送蕭吳芋書稱踴鴟蕭答曰損芋拜嘉踴鴟未至僕家多恠亦不愿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

錯寫琵琶

離心集人餽枇杷於沈_周石田誤書琵琶石田答書曰承惠琵琶
開窗視之聽之無聲食之有味乃知司馬揮酒於江干明妃寫怨
於塞上皆爲一啖之需耳嗣後覓之當於楊柳曉風梧桐夜雨之
際也

又屠赤水莫廷韓偶過袁太冲家見帖上寫琵琶一盒相與大笑
屠曰枇杷不是這琵琶袁曰祇爲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
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不識火浣布

列子蕭叔之譏皇子不識火浣布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初文帝以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

續同書卷九

西

明其不然刊石太學永示來世後西域使至獻火浣布於是刊滅
此論而天下笑之

續同書卷十目錄

文事上

大手筆 以下總

講官第一

十八學士

爲文遲速

因對得官

過目不忘

屋下架屋

織錦回文

續同書卷十目錄

一

遇鼎卦

求觀秘書 以下書籍

發冢得書

書船

墨莊

喜讀論語

作易林

撰吳越春秋

次西京雜記

作錢神論

拜五經 以下經學

帶經而鋤

易聖

北山移文 以下文賦

文不加點

作文受謝

潤筆無資

詞賦不類為人

一字千金

腹稿

續同書卷十目錄

二

鸚鵡賦

閒居賦

景福殿賦

見賦輟翰

覆醬瓿

賣詩 以下詩學

因詩得官

續詩得官

因詩賜第

賦詩免役

賦詩免稅

賦詩食犬

因詩謫棄

愛詩畫像

供買鳥像

詩贈竊盜

詩贈高人

詩止伐松

詩阻佔寺

諷觀競渡

續同書卷十目錄

三

借用為他人作嫁衣裳句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時宜雨香

文事上

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人謂有大手筆事已而有策
論之草

南史陸瓊傳諸官符及諸大手筆並勅付瓊

續同書卷一

又徐陵傳文宣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

唐書蘇瓊子頌封許國公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講官第一

師友談記東坡謂范淳夫為今經筵講官第一

明史劉翊傳劉定之稱翊為講官第一

十八學士

唐書太宗有各儒十八人為學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圖畫

日知錄書內有開元十八學士圖皆開元中人

五代史馬殷開天册府置官屬亦以廖光圖徐仲雅李宏華拓跋

恆等十八人為學士

為文遲速

後漢書張衡傳天下太平日久王侯踰侈乃擬南都作兩京賦以
諷諫十年乃成

晉左思傳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
著紙筆得句即便疏之乃成

梁書張率為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
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茲矣

枚臯傳為文疾故所賦者多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
臯

隋書潘徽字彥伯秦王俊聞其各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

續同書卷十

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為述思賦後善之

宋史傳陳彭年太平興國中舉進士京師大酺出游跨驢搆賦自
東華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

拓言溫庭筠敏於為文未嘗起草燈燭之下籠袖憑几每賦一咏
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詠北夢瑣言溫庭筠工於小賦每入試押

官韻作賦凡八义手而八韻成

晉書桓溫北征鮮卑命袁虎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筆俄成七紙
李白上朝荊州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詩百篇

魏志文帝令弟作詩如七步不成將行大法植應聲曰煮豆燃豆

冀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前何太急文帝感而釋之

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曰朕有一喜邊戎賜衣久不時今仲春已給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即應聲成韻再詔賦之復無停思帝說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詩話陳無已出行覺有詩思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起秦少游詩纖巧敏捷人謂閉門索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

撫遺賈島詩思遲澀杼柚方得至如鳥從井口出人自岳陽來經年方遂偶句

金史高衍能賦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行執筆怡然未

續同書卷十

三

暮十賦皆就彬彬然皆有可觀

啓顏錄盧思道嘗與庾知禮作詩已成而思道未就知禮白思道曰白許編苕疾嫌他織錦遲

宋書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善尺牘嘗於高祖座與齡石答

書自且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南史蕭文炎即令楷江拱並以才稱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炎曰何難之有乃與江拱等擊銅鉢立韻劉絕而詩成

國史補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

唐文藝傳王勃善作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稿

歸田錄楊大年作文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海錄碎事段成式與客連句或押惡韻或前茗一碗為八韻詩謂之雜連

因對得官

閉居筆記高皇遊多寶寺見幡幢皆書多寶如來上出對曰寺名多寶有許多多寶如來翰林學士江懷素請對許之曰國號大明無更大大明皇帝上稱善授吏部尚書彰其才

醒心集豫章某氏兄弟同貢太學夢人告曰七竅比干心如是數次次日兄弟言之皆符不解其故時值競渡生儒出遊唯兄弟不

續同書卷十

四

出高皇微行偶至其舍聞書聲大喜見案上藕一截乃出對曰

彎西子臂兄弟應聲同以夢中人句對上嘉賞授御史

又高皇定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司役問之曰臣父故代役耳上

曰能對乎曰能出對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應聲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喜錫其役而官之

老山堂外紀永樂中江南一大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閒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生以壁間句奏對得官

過日不忘

晉書符融載記融下筆成章耳聞則誦過日不忘

唐書王起傳起於天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

屋下架屋

世說庾仲初作揚都賦人人競寫都下為之紙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

顏氏家訓序致篇魏晉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

陸象山集與諸子論太極書云上面加無極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正是屋下之屋

織錦回文

秦符堅時寶滔妻蘇若蘭織錦璇圖詩言止八百可讀二百餘篇

續同書卷十

五

楊文公題云千絲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據此可讀千首矣起宗和尙細繹圖詩分為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至三千七百首

稗編唐范陽盧母王氏作迴文八百一十二字

明史逸嘉靖五年三月天臺起復知縣潘淵進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若蘭織錦迴文體世宗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使寫正進呈再上

文苑英華南海女子製盤鑑圖八花回環凡百九十八字

遇鼎卦

論衡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行用足鼎而

折足故凶孔子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果克之

衝波傳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返使弟子占之遇鼎卦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子貢至矣本傳李綱在隋任宦不遂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為卿輔然待異姓乃如志然仕不知退亦折足為敗故綱後顯於唐數稱疾辭去

求觀秘書

梁書江丞就武帝求觀秘書

南史張纘欲徧觀閣內書籍求不徙為秘書郎三載方遷

唐書李邕見李嶠願一見秘書

續同書卷十一

六

發冢得書

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

廣輿記襄陽府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冢得古書竹簡後沈約覓數篇示劉繪繪曰周禮逸文也

書船

黃庭堅贈米元章詩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元史唐元有船號一葦杭圖書古玩羅列其中

明史陳繼儒買舟載書稱無名釣徒

墨莊

宋史劉式太宗朝掌邦計者十餘年既沒而家徒壁立惟遺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謂諸子曰此乃父墨莊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序僕性喜藏書隨斤書坊曰墨莊故題其首曰墨莊漫錄

喜讀論語

漢書張禹初從王陽庸生問論語既明習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

念張文禹字子文

宋書趙普每歸秘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有竊視者則論語二十篇也

孫樞密固自幼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又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

續同書卷十

七

之士不足學也

韓魏公每為人言自少至老始終踐履惟在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當謁告家居時問候者至直造臥內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耳

曾文清公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作易林

漢書焦贛作易林

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作易林

又崔駰傳客居榮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

又許曼傳祖父峻善卜占之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

續博物志後漢崔家象著易林

唐書藝文志管輅周易林四卷張滿周易林七卷

撰吳越春秋

漢書趙曄撰吳越春秋

晉書楊方撰吳越春秋

次西京雜記

晉書葛洪次西京雜記二卷

南齊書蕭賁次西京雜記

錢神論

續同書卷十

八

楊升菴集晉惠帝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

類文蔡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

拜五經

齊書臧榮緒傳常以孔子生於庚子陳五經拜之

明史黃省曾每朔望陳五經拜之

帶經而鋤

漢書兒寬傳寬治尚書貧無資用帶經而鋤息則誦讀

魏略常林少單貧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

宋史孔延之幼孤貧帶經而鋤

易聖

唐書衛大經遂於易人謂之易聖

又昭宗時有董賀者精卜筮人謂之易聖

北山移文

南齊孔稚圭有北山移文

宋書杜鎬傳鎬嘗誦北山移文幾神放

文不加點

文選鸚鵡賦序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北史杜銓傳杜書元文不加點

又盧元偉傳盧絢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

梁書蕭令傳武帝伍酒賦詩令染翰便成文不加點

續同書卷十

九

隋書許善心傳帝稱其文不加點筆不停毫

撫言李白奉詔草白蓮花序文不加點

作文受謝

前漢書陳皇后失寵於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工為文奉

黃金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皇后復得幸

續筆談唐李邕長於碑碣天下多齋金帛求其文

唐書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為碑皇甫湜怒曰近舍湜而遠

徵居易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因請之湜飲酒揮毫立就裴因以車

馬器物酬之湜怒曰何待之薄也其碑三千字每字三匹絹更減

不得裴笑依數酬之湜受之無愧

白居易作元稹墓誌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

詩話王弇州云饒介之仕偽吳求時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作為

第一高李迪次之贈仲簡黃金十兩李迪白金三斤

又唐寅有一巨本錄記素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

又都南濠穆生平至不苟取有疾常以帕裹頭強起坐書室中人

有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是則無人求文字索潤筆矣

潤筆無資

隋書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為制戲之曰筆乾答曰出

為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

唐書柳玘善書東川節度使顧彥瑄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

續同書卷十

十

為贈即不敢從命

戒菴漫錄有人求文於桑思元託以親暱無潤筆思元曰吾生平

未嘗白作文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開鼓吾興致待文作完并

銀送還可也

詞賦不類為人

皮日休桃花賦序云余嘗慕宋廣平之為相貞勁剛毅疑於錢腸

石心不能吐婉詞乃所為梅花賦清俊富麗得南朝徐庾體殊不

類其為人

稗編宋司馬溫公嘗即席賦西江月詞云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

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夜月明人靜楊元素云溫公剛風勁

節宜不能作婉媚語今誦小詞雅亦風情不薄初不類其為人
又張乖崖剛腸烈氣爲千古所罕鎮蜀時一女奴隨侍十餘年歸
時猶處子也此是何等節操乃其席上贈官妓小英詩詩情艷發
不類爲人乃知留情翰墨不獨廣平賦梅也

一字千金

史記呂不韋傳以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
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王獻之帖揚州一老母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作一字令就市
讀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

鍾嶸詩品陸機擬古十四首驚心動魄幾於一字千金

續同書卷十

十一

腹藁

唐書王勃傳勃每屬文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
篇號腹藁

藥城先生遺言范蜀公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至日晏無
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

鸚鵡賦

稱衡別傳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
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客衡援筆而成文不加點詞采甚麗
宋書謝莊傳爲庶子時南平王獻白鸚鵡詔羣臣爲賦袁淑作賦
示莊莊亦竟敵見而嘆遂隱其賦

隋書杜正元傳楊素恃才傲物正元無所屈撓會林邑獻白鸚鵡
素促召正元及至卽令作賦援筆立成素見其文不加點始異之
作閒居賦

作景福殿賦

說儲曹植潘岳庾闢皆有閒居賦

見賦輟翰

漢書王延壽字文彥少遊魯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作此賦未成
乃見延壽所作甚奇之遂輟翰

續同書卷十

十二

弟雲書曰有儻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囊耳及思賦出機
乃嘆服遂輟筆

宋書謝莊傳爲庶子時南平王獻白鸚鵡詔羣臣爲賦袁淑作賦
畢示莊莊亦竟敵見而嘆遂隱其賦

覆醬瓿

漢書揚雄傳劉歆觀太元法言謂雄曰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
瓿也

晉書左思傳張華曰閒有儻父欲賦三都待其成取覆醬瓿耳

黃山谷集書壺中九華山石云揚而視俗以求賞首吾見其支醬
瓿於牆角也

賣詩

秋水涉筆有出招帖於衢云賣詩者一文作一字有效以十七錢求詩即吟云美貌一佳人妖嬈體態新調脂并傅粉觀音一和尚以十六錢求詩亦吟曰和尚刺光頭葫蘆安個柄睡到五更頭硬又宋裘萬頃未達時挈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十五文又洪武徵時於鳳陽城中過一僧擊磬語人曰擊磬賣詩響絕詩成高皇使咏雞卵僧吟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

因詩得官

宋書王欽若少寒窘依幕府時章聖以壽王尹開府晚過其家見

續同書卷十

七

紙屏題詩一聯龍帶晚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曰此語落落有貴氣遂召與語後擢相位

七修類稿高皇微行過一監生相與共飲酒家問鄉里生曰四川

重慶上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

大明君上喜又舉簪几木片令作詩生吟曰片木原從斧削成每

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定向人閒治不明日召入諭

曰汝欲登臺端乎命為按察使

續詩得官

醒心集彭友信倣人歲貢至京高皇微行偶相值時虹見高皇自吟曰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即自續曰玉皇昨

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相約明旦會於竹橋同早朝翌晨彭往候久遂失朝已而宣入上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北平布政司

神史宋徽宗幸來夫人閣偶酒翰於扇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入珍盤天思稍倦顧內侍曰汝有能吟之客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某生內侍恭誦宸製生乞取旨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生續於扇曰人閒有味皆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上喜會將策士生未奏各徑使造廷賜以第焉

西園雜記高皇微行登某寺樓值雨倚欄吟曰微微細雨洒斑竹陣陣輕風吹落花思久不屬一士在旁續曰獨倚欄杆閒眺望乾

續同書卷十

七

坤都屬帝王家上喜詢姓氏官位曰下第舉人也上還宮即勅吏部官以要職而奪試官聘罪之以遺才也

因詩賜第

唐書宣宗微行盧渥遇於澹水逆旅渥意貴人斂身避之帝呼與相見自稱進士盧渥帝袖其詩卷而去後對宰臣語及渥令擢第醒心集宋王奇字漢謀家貧補縣小吏令題雁詩一聯於壁曰隻隻啣蘆背曉霜晝隨鴛鴦立寒塘奇密續曰晚來漁棹驚飛去書破遙空字一行令見而詢之大嘆賞助使游學都下真宗得其詩召見立賜及第時稱天子門生

又蘇州劉逸少年十一文詞精敏其師潘閭攜謁長洲宰王元之

吳縣宰羅公召試之與聯句畧不淹思羅曰無風烟焰直劉曰有月竹陰寒羅曰日移竹影侵棋局劉曰風送花香入酒樽王曰風雨江城暮劉曰波濤海寺秋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劉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賦詩免役

七修類稿正統中處州葉宗劉為官黠民兵有生員之父在縣中生員訴之守守不理生拂衣出曰水上行一捧言無用也守疑召生詰問剖之守曰以此為題能賦免而父吟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素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想因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免役

續同書卷十

五

醒心集金陵諸生楊惟五數上元令以苦役役其父兄穀往訴令使賦衣巾生員詩蓋輕之也穀援筆立成令見其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遂免其役

又唐筠州任濤咸通中進士常侍李鵬見其詩有露溥沙雁起人臥釣船流之句亦免其役

又幸元龍字慶甫別號松垣先生有氣節以詩援任濤例求免役稅於太守判云松垣筆力破滄溟欲援任濤免役丁一段風流好公案錦江重寫入詩屏

題詩免稅

醒心集蘭谿章某以拖欠錢糧為縣令所拘繫夜不可寐題獄壁

曰靜數誰樓鼓一二三四五惟有獄中人聲聲聽得苦後縣令見且詢為文懿公後人即日出之寬其追比

又解縉七歲時母孀居常苦徭役縉訴於宰并係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卻教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宰疑假手於人復召賦堂下小松縉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檐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宰大奇之遂免其稅

賦詩食犬

蹇齋瑣綴錄坐客偶談有人好食犬主人知其意命賦詩以鹽字為韻客賦曰幾年辛苦伴鹽鹽長夜巡行護短簷戀戀見人渾識

續同書卷十

六

舊依依向主肯趨炎臥從芳草苔痕破立傍梅花雪片粘曾在山中擒狡兔拔毫製筆與君拈主人殺犬食客

稗史宋滕達道讀書潛山僧舍僧有犬烹之僧訴縣宰使作偷狗賦其警句云徹梵宮之夜吠充絳帳之晨羞團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難回顧免之頭宰飭僧勿得爭

因詩請棄

唐書賈島為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取島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遂除島長沙簿

夢樵詩話孟郊從王維入翰林適明皇至見之詢所作誦曰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曰卿自棄朕何言棄卿後孟貫見周世宗

亦詢所作誦曰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弔民伐罪何謂有巢無主二子皆不蒙錄用

愛詩畫像

五代史孫晟好學喜賈島詩遂畫像於壁朝夕事之

宋書張功父好香山詩文建景白軒置香山像并文字

詩話宋劉子儀為詩宗尙李義山畫其像寫其詩句供列左右

賈島像

全唐詩話李洞慕賈島鑄其像頂戴常念賈島佛

五代史孫晟傳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

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

續同書卷十

七

詩贈盜

唐李涉贈盜詩曰風雨瀟瀟江上行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可謂婉而切

醒心集吳中沈文卿以貧授徒自給一夕寒不成寐有竊人至無

所得文卿從容語竊曰穿窬君子虛勞下顧以小詩奉贈口占云

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走一遭架上古詩三四束也堪將去

教兒曹竊笑而逸

又西蜀卓沃飽學家亦貧一日盜入其家卓口占示盜曰夜靜鐘

殘月色昏有勞帶劍入寒門詩書腹內饒千卷珠玉牀頭沒半分

低語已驚黃犬吠輕趨勿損綠苔痕多情知我淒涼事不及披衣

起送君亦笑逸

詩贈宮人

宋書仁宗朝宋子京知成都嘗過御街逢內家車有舉帷者曰小

宋也祁因賦鷓鴣天一闕末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

重詞傳入禁中仁宗廉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宋詞祁惶恐

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賜之

唐元宗僖宗皆以宮人賜邊士詳詩絮征袍條

又貞元中德宗以宮人鳳兒賜進士賈全虛詳侍兒小名錄并紅

葉題詩條內

詩止伐松

續同書卷十

八

東谷贅言處士某隱居山中庭松一株三百年物也縣尹伐松立

公署士研白書絕句其上曰大夫去作棟樑材無復清陰覆綠苔

今夜月明風露冷誰他雲外鶴歸來尹詩悵然遂止伐

醒心集云靈隱寺僧號淮海寺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

史彌遠令人伐松淮海作詩前二句皆同後云惆悵月波亭上望

夜深唯見鶴歸來

又穆陵在御閣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竺下伐松供

屋材淮海作詩曰不為栽松種茯苓只緣山色四時青老僧不會

移將去前與西湖作畫屏詩達於上乃止不伐

陳郁話腴明之慈谿縣慶安寺前有古松夾道綿亘數里其一最

巨蜿蜒若龍飛偃如蓋臨池之上邑長沈時升有造舟之役弊脫
茲松將斤焉里士馮輓作詩以遺沈賴以不伐松因詩而壽其詩
曰寒松一幹老蒼蒼古寺門前步月長匠伯側圖舟楫利禪翁方
患斧斤傷得全此日同齊櫟勿剪他年比召棠可但與君期久遠
相將俱列大夫行

詩阻占寺

醒心集史彌遠欲占育王寺作唐象僧莫敢阻以言一小僧曰我
止之作偈教兒童遍歌之偈曰寺前一塊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
作墳不知王何意史意遂息

又靈隱山有寺基久圯勢家窺其地營葬淮海詩曰一帶空山已

續同書卷十

九

有年不須惆悵起種磚道旁多少麒麟塚轉眼無人化紙錢勢家
意沮止不謀

又明霍韜欲營寺基為宅晚縣令遂僧僧去題壁云學士家移和
尚寺會元妻住老僧房韜愧而止

諷觀競渡

醒心集鄱陽高舉罷御史歸謝絕人事一日棹小艇至城下值郡
守飲月波樓觀競渡舉微服坐舟中守怒逮至不識令供狀舉書
一絕曰皇后升遐求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宜江草木皆垂泪太
守如何看畫船守詢知為高侍御慙能宴
又宏治末楊一濤時入歲自滇南過巴陵癩而癘岳二州甚掃之

言於太守令同觀競渡守陋其貌曰苦哉苦哉令賦詩一清賦曰
苦哉苦哉苦哉天先皇宴駕未踰年山川草木猶含淚太守江邊
看渡船守愧罷飲時孝廟上賓未幾故云

周亮工閩小紀鄭堂為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時正德改
元某太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導守怒曰作一詩

可釋汝命紙筆與之堂即書曰苦苦苦苦苦苦天上皇宴駕
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

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借用為他人作嫁衣裳

陳后山詩話有嘲老人娶少婦詩曰偃他門戶傍他牆年去年來

續同書卷十

三

來去忙採去百花成蜜後為他人作嫁衣裳

稗編石曼卿下第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
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續同書卷十一目錄

文事下

書聖 以下字學

草聖

書掌

書蒲

畫荻學書

古肥今瘦

鐵硯

筆塚

續同書卷十一目錄

一

斷機勸學 以下力學

映月讀書

隨月讀書

懸頭讀書

厠上觀書

年老寫書

借書自寫

躬畊力學

不窺園

舌舛

書廚 以下博學

肉譜

稽古之力

識萍實

問奇字

一字師

詩賜及第 以下科第

七十三歲及第

鬼詩得第

典史中式

續同書卷十一目錄

二

驛丞登第

小旗登第

譯字官登第

預知與子同榜

三頭

武事

武庫 以下將畧

胸中甲兵

羽扇麾軍

寇至圍棋

單騎論賊

飲酒退敵

吹笳退敵

鐵鎖橫江

鐵鎖橫河

拜井

放紙鳶

口舌擊賊

預知兵兆

金呼爺爺

以下威勇

續同書卷十一目錄

三

誓不涉江

鐵槍

戰雷

拔虎舌

止癢

止兒啼

猿臂善射

以下善射

馬蹶猶射

中鞭

一箭雙雕

續同書卷十一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文事下

書聖

王志傳志字次道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坊亦

號能書嘗謂志為書聖

法書要錄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並稱書聖

續同書卷十一

一

附 衛恆傳宏農張伯英者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

聖

又法書要錄仲將稱張芝為筆聖

草聖

書斷張芝草書絕倫時人謂為草聖

聞奇類林張旭善草書自謂草聖

國史補僧懷素好草書自謂草聖

書聖

拾遺記張儀蘇秦或傭力寫書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

掌及股裹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

南史齊武陵王傳嘗畫學書

書蒲

漢書路溫舒傳截蒲為牒編以寫書

晉書王育為人牧羊折蒲學書忘而失羊

畫荻學書

南史陶宏景以荻為筆畫灰學畫

輟耕錄宋世祖五歲時常持荻畫灰學書

宋史歐陽修母以荻畫地教子學書

古肥今瘦

墨數張長史論書法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

續同書卷十一

法書要錄梁武帝曰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

鐵硯

五色綫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人劉守璋贈先生以楊雄鐵硯並

四皓鹿角枕

桑維翰傳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從他

求仕者維翰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

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拜中書令封魏國公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

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

筆塚

法書要錄王右軍孫智永禪師善書有禿筆頭十瓊瑤之號為退

筆塚

國史補長沙僧素懷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

下號曰筆塚

斷機勸學

列女傳孟子廢學歸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

勤學不息遂成大儒

又樂羊子遊學一年而返妻引刀斷機曰夫子績學成德中道而

歸何異於是羊子還卒業

映月讀書

續同書卷十一

宋陸佃傳陸佃居貧苦夜無燈映月讀書

拾遺記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縛麻蒿以自

照

隨月讀書

齊書江泌傳泌少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

宋史魯伯能家貧無油夜乘月光誦讀

懸頭夜讀

晉書孫敬讀書夜深嘗苦倦乃以頭懸於梁上以除困睡

北史姜宇宇子居少孤貧為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每夜讀

書睡則懸頭於梁達旦而止

廁上觀書

歸田錄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云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也

又謝希深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廁必挾書以往誦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曰余平生所作文章更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

年老寫書

梁書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

宋史光祿大夫傅隆年七十猶手寫書籍

借書自寫

梁書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

又陸佐公僮讀書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

附 晉書齊王攸傳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躬耕力學

三國志胡昭居陸渾山躬耕力學

晉書黃甫謚傳居貧躬自耕稼帶經而農

元史陶宗儀力耕畝畝恆以筆硯自隨

續同書卷十一

四

明史胡耀率諸弟躬耕必攜書自隨

不窺園

前漢書董仲舒傳仲舒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

後漢書桓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魏志趙昱歷年潛志不窺園圃

謝承後漢書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舌耕

漢書吳商教授四方人謂其舌耕而食口織而衣

又賈逵通經術學者獻粟盈倉人謂其口耕

書廚

續同書卷十一

五

陸澄傳少好學手不釋卷王載熾之曰陸公書廚也

海錄碎事朱遵度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

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號為幕府書廚

吳時傳時敏為文未嘗屬稿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外編宋宜黃李郭文學浩博人號為書廚

醒心集福清鄭格博聞強記時亦號書廚

又通州張大中羣經百氏一覽不忘人目為黑漆書廚

又莆田李綱通諸史百家亦目為書廚

明史武進陳濟六經子史無不究竟時稱為兩腳書廚

內譜

唐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隋唐嘉話作肉譜舊書作行譜

宋韓溥博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人號爲近世肉譜

稽古之力

後漢桓榮傳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不勉哉

陳張譏傳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諸儒莫敢先出譏整容而進各審循環辭令文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

續同書卷十一

六

職官分紀王廸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令侍讀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牀褥衣被等物令廸質坐牀上羅列所賜之物金吾奉歸其第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譟皆嘆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識萍實

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閭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而蜜是以知之

清宮故事宋文帝爲宜都王時人有以萍實六獻者人莫之識長史王華識之大者如升小者如鶴卵

問奇字

漢書楊雄傳時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

唐書曹憲仕隋爲秘書學士貞觀中屢召不起卽其家拜朝散大夫太宗讀書有奇字輒使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復

一字師

唐詩紀事鄭谷改僧齊已早梅詩數枝開作一枝開齊已下拜人以谷爲一字師

詩話總龜蕭楚方見張詠作獨恨太平無一事請改恨爲幸張曰真一字師也

續同書卷十一

七

鶴林玉露楊廷秀用干寶事相承作于有吏在旁曰本是千字廷秀曰此吾一字師也

說儲唐相讀春秋傳至叔孫姑勅畧反爲勅咎小吏正之因檢釋文果勅畧反唐因號小吏爲一字師

開中今古錄元陸公天錫嘗有一詩送濟天淵入朝云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惟山東一叟鄙之公特訪問叟曰聞與聽一合耳公曰當以何字易之叟徐曰看天竺雨公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林下老僧來看雨句公俯首拜爲一字師

特賜及第

撫言韋保乂咸通中以兄在相位應舉不得特勅賜及第擢入內

庭

又永寧劉相鄰字漢藩咸通中自長春宮判官召入內庭特勅賜
及第中外贊誠極眾

又秦韜玉出人大關田令孜之門車駕幸蜀韜至已拜丞郎判離
及小歸公主文翰玉准勅放及第仍編入其年榜中

七十三歲及第

鶴林玉露紹興中黃公度榜探花陳敏修唱名時高宗問年數幾
何對曰七十有三問有幾子對曰未娶遂詔宮人施氏嫁之時人
戲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清暇錄詹義登科後解嘲曰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

續同書卷十一

八

新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雜誌謂是閩人韓南
事

鬼詩得第

唐詩紀事錢起夜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句及試作湘靈鼓

瑟詩用爲末聯禮部侍郎李麟一作麟嘆爲絕唱擢高第

夷堅志樂平鐘彥昭炤之長於詞賦紹興已卯春夜讀過三鼓聞

窗外吟霖作商巖雨薰來舜煖風啟戶無人秘之不宜秋試作膏

澤多豐年用所聞句爲第五聯考官稱賞批曰形容得膏澤好擢

首選

典史中式

識小編宣德癸丑狀元曹鼎以東和典史大魁

考古集洪武中建寧王琬閩省鄉試中式以違官程黜爲江夏縣
典史建文已卯復中湖廣鄉試庚辰成進士官戶部員外緣明季
生員歲試試四等者黜爲典史准應試故也

登科記永樂乙未福清曾佛以山西太平典史中式試任馬湖教授

驛丞登第

登科錄正統辛酉豐城鄭溫以松陵驛丞南畿中式成壬戌進士
又成化戊戌進士潭溥四川瀘州人係山東蕉縣驛丞

小旗登第

登科記正統戊辰汪甫以燕山衛小旗登第

續同書卷十一

九

又成化乙未李旻以錦衣衛小旗登第

譯字官登第

登科錄景泰甲戌翰林譯字官吳正登第

又天順甲申劉淳亦譯字官登第

預知與子同榜

茶餘客話王堯載典號龍懷萬歷丙子舉人官樂清令與同里劉
晦卿沈邱交好謂曰夜得子夢太乙星臨於室而生遂名一臨堯
載聞之曰予嘗夢與劉一臨同榜能久待乎及丙子一臨年十六
果與堯載同鄉舉

又吳梅村子曝生時梅村戲孫華曰是子當與君爲同年後戊辰

曠舉禮部果與華同年

三頭

唐書武翊黃府選為解頭及第為狀頭宏詞為勅頭時人謂武氏三頭章孝標贈以詩云花錦文章開四面天人科第占三頭

又張又新時亦號三頭

武庫

杜預傳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世說周弼稱斐逸民若武庫五兵縱橫

附 廣輿記順天府明李季鼎大興人以國子生拜為春坊贊善

續同書卷十一

十

講授經書深見禮待時號為書庫

胸中甲兵

北史崔浩疋織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

名臣言行錄范仲淹守西夏賊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羽扇麾軍

蜀志諸葛亮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衣泄事亮葛巾羽扇指揮三軍

晉中興書廣陵相陳敏反顧榮討之發檣斂舟於南岸敏眾不獲濟榮麾以白羽扇敏眾潰散

冠至圍棋

蜀志魏軍入寇費禕率眾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求共圍棋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無厭敏曰君信可人能辦賊

晉書符堅入寇朝野震恐謝元入見謝安安夷然不懼曰已别有旨元重請安與出遊山墅與元賭聖安棋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不勝安夜還指授將帥各得其任

金史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與賊對壘惟弈棋張飲堅壁不動一夕穿賊營候者詢問因先得賊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發兵縱擊遂大破之

續同書卷十一

十一

單騎諭賊

漢書張綱為廣陵守時張嬰作亂綱即單騎詣嬰壘諭以利害賊感泣悉降

又南夷叛李固上疏謂宜選才望素著者領郡遂拜固為九真守良單騎入賊招以威信賊悉降

周書裴懷古為懷古為柱州都督夷獠反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單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詣其營賊眾大喜領外悉定

唐書郭子儀傳吐蕃與回鶻入冠子儀以單騎見吐蕃皆下馬羅拜

宋史何湛通判瀘川蠻酋率眾迫城湛單騎至賊營諭以利害蠻亦單騎送湛入城歆飲而散

又馮仲已知桂州安化蠻犯邊仲已單騎出陣眾仰泣羅拜而降

元史許楫為徽州路總管歲饑多寇楫單騎趨賊壘諭之賊果降

明史孔鏞知高州府有盜犯境鏞乃單騎往諭賊羅拜請降

又田景猷初成進士值安南酋叛上疏願奉天子威德諭令去逆

效順上壯之拜職方郎遣行遂單騎造賊壘賊厚禮之

又程本立被累謫馬龍他郎旬長安司吏目會諸夷為逆藩帥囑

程且撫且禦本立單騎入夷巢諭以利害民夷獲安

智囊補李宗朝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勅司馬馬公疏今中外疲

續同書卷十一

三

困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諭之遂簡參議郭公緒及按察曹副

史玉以往皆被拘倪文毅公問之單騎而行先遣官持檄過江諭

以朝廷招來召意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即遣酋長數輩來受

令及饋土物公悉卻之遂思疊面語先敘其勞次伸其冤然後責

其叛聞者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公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

地

飲酒退敵

唐書張守珪為瓜州刺史敵忽至珪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敵疑

有備不敢攻遂引去珪縱兵敗之

又柴紹與平陽公主助太宗天下吐谷渾黨項寇邊紹彈琵琶二

女對舞與公主飲酒於城上虜停觀之紹從掩擊大敗之

吹笳退敵

晉劉琨傳在晉陽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

嘯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并起圍奔去

晉紀劉疇字王喬彭城人曾避亂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無懼

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皆棄而去之

附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開王琛婢朝雲善吹篪能為隴上聲羌

叛王命朝雲假為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尋而降

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鐵鎗橫江

續同書卷十一

三

晉王濬傳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

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吳人於江碇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千萬

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

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無所礙濬遂克

儲宮舊事陸法和者嘗謂湘東王曰蜀賊將至請守巫峽待之乃

遣蜀將渡峽口勢盛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殲之

鐵鎖橫河

智囊補晉王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虜夾

寨後爲王彥章破之

又馬燧既敗田悅會救至悅復振悅壁洹水淄青軍其左匝北昇軍其右燧進屯鄆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次於滑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以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維軍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渡後大克

拜井

後漢書耿恭於疏勒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仰嘆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乃整衣服向井再拜水泉奔出衆稱萬歲

通志吳公井在萬年縣東門外明參政吳廷舉追賊至桃源時冒

續同書卷十一

四

暑病渴士卒患之乃具衣冠拜祝掘之遂得甘泉

放紙鳶

南史侯景傳侯景圍逼京城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臧勅於中筋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按七修類稿鴉作鳶續通鑑元速不臺攻金城急金將放紙鳶置文書於其上以誘被俘者爲速不臺所覺晒曰金人欲以此卻敵難矣

口舌擊賊

晉書西陽夷反太守楊珉會僚屬議拒賊朱伺獨無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唐書號王巨傳安祿山反張珀薦巨有謀畧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曰北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論功李嗣源獨無言或問之嗣源曰諸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

預知兵兆

魏書時有一魚集武庫屋王肅曰介鱗失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變乎果有東關之敗

唐書鄧景山爲節度使壘集城門鄧班曰鼃介物也失其所次金不從草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

金呼爺爺

續同書卷十一

五

宋史宗澤傳金人呼澤爲宗爺爺

又孟宗政傳金人呼爲孟爺爺

誓不涉江

晉書祖逖傳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誓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宋史岳飛傳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

鐵槍

五代史王彥章傳彥章爲人驍勇持鐵槍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

通鑑宋紀曰李全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

戰雷

廣異記唐歐陽紹雷州郡將所居有池常能為怪紹絕其水雷電大起雷神持兵相向紹與力戰衣體俱焦身愈倍神負而隱池水盡涸見一無首蛇所刺不傷鎔鐵灌乃死人號紹為忽雷

北齊書薛孤延從神武逢雷火燒浮圖延拔稍大呼遶浮圖走延鬚及馬鬣皆焦神武曰延能與霹靂鬪

拔虎舌

周書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拵於因以字之

續同書卷一

六

元史玉哇失嘗出獵遇虎於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挾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

止瘡

晉書桓石虔傳石虔趨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立愈

南史桓康傳江南人畏桓康瘰癧者寫形貼壁即愈

止兒啼

漢書劉胡面黧黑似胡人多畏之小兒啼語曰劉胡來便止

晉史將軍麻秋有威名兒啼呼麻秋來即止

南史桓康江南人畏之以其各怖小兒

北史楊大眼傳大眼威震淮泗荆河間童兒啼者呼曰楊大眼即止

舊唐書郝玼鎮臨涇勇敢無敵蕃人畏之神凡兒啼呼玼名以怖之即止

宋史劉鋹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怖曰劉都護來即止

遼史耶律休歌官拜千越數敗宋師宋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千越至矣千越元時貞官非有大功德者不投

猿臂善射

史記李廣傳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

續同書卷十一

七

吳志大史慈傳猿臂善射弦不虛發

前趙錄劉淵猿臂善射

又劉聰猿臂善射

五代史義兒傳李存孝猿臂善射

元史木華黎傳猿臂善射

馬蹶猶射

金史宗雄嘗走馬射三疊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

遼史迭里特乘內廐馬逐鹿射其一欲復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下弓猶不弛復獲其一

中鞭

五代史李克用掛針於木或立馬鞭射之輒中

又崔詢從羣酋射獵懸馬鞭百步外射之輒中

一箭貫雙雕

北史長孫晟傳共突厥游獵有二雕飛而爭肉突厥以兩箭請射

取之晟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箭雙貫焉

咸定錄唐燕公高駉微時見雙雕謂眾曰我若發矢當疊雙乃伺

其上下果一矢貫二雕

續同書卷十一

六

續同書卷十二目錄

技藝

點睛飛去

以下雜技

吞棋善弈

善嘯

木獺銜魚

解鳥語

解獸語

食肉知黑白

辨水

續同書卷十二目錄

一

預知改葬

三相皆驗

以下相術

善相笏

善相馬

青囊

以下醫學

醫龍

破癩飛雀

剖胸治疾

畫聖

以下繪事

畫卮

畫龍致雨

畫馬通靈

畫鷹逼真

畫人飲酒

美人下畫

境遇

衣錦還鄉

以下富貴

臣鑄錢

命中食羊

得刀而貴

四貴

四至九卿

累世有列傳

北門學士

爲人治第貴即居之

木工仕宦

陋室銘

以下貧賤

無立錐地

貧隨僧粥

酒保

續同書卷十二目錄

二

牧羊

牧豕

屠牛

屠狗

挂冠

棄官灌園

門下羅雀

續同書卷十二目錄

三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時宜雨香 校刊

技藝

點睛飛去

畫譜張僧繇在金陵安樂寺畫龍事

拾遺記始皇元年鸞霄國獻刻玉工烈裔刻玉為百獸之形皆銘其胸前記以日月但不點睛云點之則飛去始皇以淳漆各點兩

續同書卷十二

一

虎一眼旬日失之明年西方獻兩虎各無一目使人視之疑是前所失者檢其胸果是元年所刻玉虎命去其睛乃不復去

吞棋善弈

夷堅志秀州兜率寺僧師豫酷好弈棋與人賭賽品格甚低乾道九年染疾死而復生言被追至一官府王者曰誤追汝命一吏送還過一寶案列棋局兩楸枰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豫曰正以太低為苦吏曰吾為爾作計但吞一子則技進矣隨即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焉即驚無明日病愈與較藝果增數等又衡州柏房渡觀音寺紹興末有黃姓者用五更時登樓已聲鐘見兩道人於板上對弈暗無所觀而爭戰甚酣意其異人叩頭

求葯其一視之而笑授以一棋子使吞之驀然不見黃夙不善此自是高手無敵

善嘯

拾遺記海外有因霄國善嘯丈夫聞百里婦女五十里

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其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劉宋時釋智一善嘯謂之哀松之梵

唐時裴循陳道士山中獨嘯聲如霹靂

木獺銜魚

續同書卷十二

二

朝野僉載柳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沉水取魚獺口中安餌為轉關以石繩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銜魚石發則出

九國志廖光圖與伊岳道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贈用昌探懷得一木獺長三寸許祝之投於江取一巨鱗出因以作膾

解鳥語

地理志伯益知禽獸語

論語疏舊說公冶長辨鳥語

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鳥語皆應

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音

後漢書太史魏尚曉鳥語

魏志管輅知鵲鳴

北齊書張子信曉鳥語

宋史孫守榮解鳥語

燉煌實錄侯子瑜各理能識鳥音

東谷贅言漢陰子春知鳥語

桂陽先賢畫讚成武丁能辨鳥音

益都耆舊傳揚宣聞雀鳴知前有覆車之粟

翰府名談白龜年曉鳥語獸語和菟有鳥鳴書王喬有解鳥語經

馬龍如偶記明閩中陳國華能別禽音

耳新麗江麥宗初入玉龍山飲石盃之水遂知禽鳥之音

續同書卷十二

三

解獸語

左傳介葛盧知牛鳴曰是生三犧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論衡詹行聞牛鳴而知黑白

抱樸子李南解赤馬之言

梁書沈昭僧傳梁廷尉沈昭僧聞南山虎嘯知國有邊事當選人

丁

伯益白龜年並見前

食肉知黑白

秦記符則食鵝炙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試之果然

曲洧舊聞韓王汝丞相性嗜鵠必白者而後食或給以他色者輒

辨其非

辨水

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於京口李曰還日金山

下揚子江中冷水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而忘之泛舟上石城

下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味有異

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採茶記李季卿至揚州過陸鴻漸曰陸君別茶聞揚子江水又殊

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過命軍士謹慎者深入南冷俄而水至陸以

勺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冷似臨岸者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曰

自此南冷者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冷賞至岸舟蕩覆過半懼其

續同書卷十二

四

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

列子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說儲蒲元辨江水雜滄水

備吹錄許敬宗以味辨濟滌二水

又蘇子瞻辨北中三江之水

預知改葬人名

記事珠王果為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舟中望見江崖石壁千尋有

物懸半崖果令人緣崖視之一棺也體骨存焉有石誌曰三百年

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為之營葬設祭

而去

葦航紀談紹興庚寅天臺水災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有司官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雖不知其為誰氏而亦可異遂移葬之

三相皆驗

史記魏相傳長安中有善相者田文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君皆相代為相

唐方技傳張憬藏善相姚崇李迥秀杜景佺從之遊憬藏曰三人

續同書卷十二

五

皆宰相姚最貴已而果然

韓莊敏遺事莊敏少時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鋪二人推莊敏先看命云己未七月九日生禹玉驚曰怎早知珪命莊敏曰此是某命又云何時莊敏曰寅時禹玉云某是午時天祿皆極貴寅時者不作員外郎莊敏便作御史丞臺為司封郎中不作員外郎三人後皆宰相

善相笏

酉陽雜俎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貴然使人多忤休祐以楮淵詳密乃換其手板別白楮於帝前稱下官帝甚不悅

大平廣記唐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皆呼為李相笏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視之云評事郎君見到陸遵笑曰是子姪否曰是評事郎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必有錯陸君甚薄之以為詐陸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姪分號果男子也

善相馬

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管青相唇吻陳邦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其所以相馬者不同其知馬一也

後漢書馬援善別名馬於交趾得越駱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

續同書卷十二

六

表曰臣嘗師事楊子阿受相馬骨法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氏唇著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莊子徐無鬼曰我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

列子伯樂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九方臯又各甄

桓譚新論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

戰國策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見伯樂曰臣比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予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

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而馬價十倍

孫陽字伯樂善相馬

丹邱國人輒聽馬鳴別胸色蓋馬胸色赤者最上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青者嘶聞數百里黑者入水毛鬣不濡白者最下見異苑

青囊

晉書郭公者居河東精於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

九卷與之門人趙戴嘗竊之為火所焚○此占卦書也

文獻通考青囊經秦之隱君子作陳希夷注○此葬書也

趙之傑詩為君療卻烟霞癖似比青囊藥更神○此醫書也

醫龍

續同書卷十二

七

列仙傳馬師皇者黃帝馬醫也有病龍下降垂耳張口師皇鐵其

唇飲以甘草湯而愈一日龍負之而去云

續仙傳孫思邈嘗醫一青龍蛇龍子也後龍王召至水府得龍宮

藥方三千道作千金方三十卷俱非人世所有

山川紀異湯陰西有真人社昔孫登寓此值旱眾禱於龍得雨將

祭之登曰此病龍也安能蘇禾稼弗信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

生道間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忽

裂一井其水湛然

廣輿記羅真人黃梅人各致福晉時修道於鳳臺丹成有老人云

某龍也有病願求療之真人賜丹而愈

破瘤飛雀

華佗事詳三國志注

聞奇錄唐六州防禦使崔克封甥李言吉左目上眶忽生瘤甚癢漸大如鴨卵痛根如絃塵目不能啟封飲之醉而破瘤言吉不知也瘤破時中有黃雀鳴噪而去

剖胸治疾

列子扁鵲謂魯公扈趙齊嬰曰扈志強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嬰志弱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各飲以藥酒剖胸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如初抱樸子文摯愈筋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續同書卷十二

八

畫聖

名畫記晉衛協人稱為畫聖

又抱樸子云張墨為畫聖

又北齊揚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嘗畫馬於壁夜聽聞啼鬻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於素笥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

畫厄

堅瓠集周東邨臣精繪事嚴介溪為南吏部索畫多不能應屬撫臣行遣幾有銀鑑之厄懇要人居間稍解猶迫至南京作兩月畫委頓而歸

又孫餘陽爲河南憲怒張平山路不時見至誘之入授其左指以右手畫鐘馗適左轉候孫懇之始解

又文徵仲在史館姚涑陽惟聽求畫不以禮文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翰林爲三公皆因畫厄不特巧者拙奴而已

五雜俎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囊以三木

又姑蘇沈敬南爲太守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

曠園雜志胡季瀛守太平日募蕪湖蕭尺木能畫三訪俱辭不見

胡怒時新修采石磯大白樓成遂於案牘中插入尺木各攝之比至送至樓中令畫壁閉若圖成即當開釋尺木年已七十餘方臥

續同書卷十二

九

病不得已畫匡廬峨眉泰岱衡嶽大名山圖凡七日而就遂絕筆畫與樓俱傳

畫龍致雨

明皇雜錄唐開元京師闕雨甚適上於龍池新創一殿因召少府監馮紹正令於四壁各圖一龍紹正乃先於西壁畫素龍繪事未半觀之鱗甲皆溼設色未終有白氣出簷無聞於池中波濤洶湧雷電隨起時人皆見白龍自波際乘雲氣而上俄頃大雨甘澤遍於畿內

大唐奇事廉廣魯人也一日採葯於泰山遇一神人授以五色筆曰隨意而畫當通靈後嘗至下邳令餘畫一龍筆才絕畫龍忽乘

雲而上致滂沱大雨連日不止

夷堅志西北士人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建炎三年郡豪相率連錄大醮以祈福就天慶觀道堂設位父老鄭固持水龍布帳展挂堂中陰風振動燈俱滅坐立者毛髮森聳舉體寒顫亟命捲還之帳不知何人所畫其神如此倘用之求雨當可立致

尙書故實曹不興嘗於溪中見赤龍天矯因寫獻孫皓皓爲贊珍藏至宋文帝時累月亢旱祈禱無應取置水邊應時雨足

畫馬通靈

龍城錄開元華萼樓下壁上有亭王所畫六馬滾塵圖後唯有五馬其一失去

續同書卷十二

十

酉陽雜俎建中初有人牽馬求醫稱爲患脚其馬毛色骨相醫未經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真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醫隨之忽值韓幹幹大驚云真似吾設色者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脚有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

各畫錄雜隱嵩晉江玉髻峯爲士人所侮隱畫一馬於石每夜馬出踐人禾追之則入石中因禮而謝之隱乃畫椿繫馬夜不復出

畫鷹逼真

玉堂閒話唐末江南一道士曾游洪州信果觀見三宮殿內功德塑像是元宗時夾紵製作甚妙多被雀鴿糞穢其上歸時遂於殿壁畫一鴿自此雀鴿無復棲止

歷代名畫錄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博涉多材藝嘗於廳事壁上畫一蒼鷹見者疑其真鳩雀不敢近

畫苑潤州興國寺苦鳩鳩棲梁上穢佛像張僧繇乃於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鶴皆側首向簷外鳩鶴不敢復入

畫上婦人飲酒

幻影傳唐張士政嘗畫一婦人於壁閒酌滿杯飲之酒無遺滴畫婦人面赤半日許

松窗雜記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幃圖美人絕佳工曰以百家彩灰酒灌之當生如言試之果應

美人下畫

續同書卷十二

士

松窗雜記趙顏於畫工處見軟幃圖美人甚麗顏曰如能令生願納為妾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百日則應以百家彩灰酒灌之當生如言果應灌彩灰酒遂下如常人歲餘生一子二齡有友人謂為妖所托贈神劍入室美人曰妾南岳仙也人繪妾容君呼妾名故不奪君願今疑乃不當住即攜子上軟障嘔出所灌酒涕幃上美人舊畫添一新畫兒

王銍侍兒小名錄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曰世閒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父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

楊妃外傳上賜妃水晶屏風上刻歷代美女長可二三寸妃以賜國忠置之樓上一日獨臥諸女悉下各過各叱之復歸屏上

夷堅志鄉人程景陽夜臥燈未滅見二美女縮烏雲髻薄妝朱粉坐於旁調笑備至加以狎蝶程年已高畧不答二女各批一頰挈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挂枕屏方於故畫絹中得二女蓋為妖者亟焚之

見聞錄王燮菴有王母獻桃畫一軸王母艷妝傍一小鬟執桃而侍懸之書室室有兩僮履處其中每夜見兩女子似夢非夢閒與之狎燮菴死喪事中眾宿於此見二女子從畫下冉冉逼人狂叫遂滅即碎其軸

續同書卷十二

士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庭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你不見我作弓腰乎乃返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叱之忽然上屏

輟耕錄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室其子未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如是平生之願足矣因懸於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袖中詣榻前遂與好合宛然人耳特不能言語遂真為夫婦

猶園錢唐一士人購得唐解元桂花仙子圖凡有花果必采擷以薦一夕有女郎來士狂不自制擁入幃白晷夕夕無間後士人家引南昌道士來治之道士指此圖曰非爾爲祟耶可當吾劍俄頃怪風暴起雲埃四合移時朗然其像如洗矣

廣虞初新志孔生聖裔疏族流寓於獻遂家焉素藏一美人圖名筆也其弟某未娶懸之齋中日對冥想一夜獨坐燈下畫中人翩然竟下曰妾與郎有夙緣妾慕君正如君之慕妾矣兩情相慕夫復何嫌某遂與懽好如是數月遂病卒

耳新明襄王善棊每三百金一局吳中國手某連三局皆負又竭力措一局之資奔至百餘子籌之又當負半子自朝至晡無勝着

續同書卷十二

十三

王曰侯明日決之卿歸思也抵寓求燭通籌忽一姬持宮燈入笑曰今日與王弈卿負矣指示某意所擬子曰下此着必負卿姑置此移某處先之則勝半子耳復持燈去某即布局試之果然喜甚明下奔甫下子王訝曰此非子所能必有指示者蓋言之初不言王詰彌力乃盡言之王則引其入升一樓四壁皆棊勢中一勢二女對弈與昨局正合手拈一子將下正所教妙着也王曰卿思通神亦良苦盡返所入金更贈之

西樵楚記景泰中紹興上舍葛棠博學豪放築亭額曰風月平分嘯歌自適壁挂桃花仕女圖戲謂圖女汝能下侑觴余不吝千金夜飲半酣見一姬前曰久識上舍風雅日間辱召愿歌詩奉侑君

傷棠曰吾欲一杯一詩姬連咏百絕棠沉醉晨視圖仕女無有轉瞬復見乃裂之

衣錦還鄉

南史柳慶遠傳爲雍州刺史帝餞於新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

又劉之遴傳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舊唐書姜謩傳拜秦州刺史高祖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尙五代史吳越世家錢鏐游衣錦城中作還鄉歌

臣鑄錢

史記賜鄧通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續同書卷十二

十四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晉書吳興沈克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命中食羊

說儲張齊賢布衣時春游嵩岳醉臥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

中朝故事邠公杜悰福壽少倫一食動費萬錢京西李容見人牧羊滿山詰之曰自鄙夏來供相公食羊轉盼人與羊俱不知所在補錄記傳李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當南行萬里明日復召問之南行還乎曰公食

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質至人我嘗夢行至
晉山盡目皆羊有牧人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
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

得刀而貴

晉書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
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受
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
於江左

刀劍錄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者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得
佩之為魏將

續同書卷十二

五

四貴

國策秦有太后穰侯涇陽君高陵君稱四貴

宋書蒼梧王時肅道成袁粲褚淵劉秉更日決事號曰四貴

四至九卿

漢書汲黯傳黯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漢書儒林傳長安許商四至九卿

累世有列傳

雞肋晉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以與王祥
祥臨薨以刀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覽
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

傳

又晉謝氏及南史江氏亦數代有傳

北門學士

唐書劉祿之傳高宗召入弘文館密與參朝政分宰相權時謂北
門學士

又元萬頃傳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朝廷擬議表疏皆密使
泰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門學士

為人治第貴後居之

東軒筆錄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役卒荷土築基丁後藉沒而景
宗貴其第適賜景宗

續同書卷十二

六

說儲王詵為侍禁三班院差監修主第語同事曰吾輩舉暑修成
不知誰家所居此既而詵尚主不逾年身居之

附 又錢思公治裝美實為之工後美貴而錢裝竟歸美龔一作劉

木工仕宦

明史逸洪武初蒯祥與義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右侍
郎

又嘉靖末世宗修元屢興改宮殿揚州木工徐杲主大營繕極備
榮寵官至兵部尚書又官其子尋奏言願以所積實銀自建尚書
坊許之

陋室銘

唐劉禹錫有陋室銘

唐書崔沔傳沔儉約自持嘗作陋室銘以見志

無立錐之地

韓非子舜無置錐之地於宇內而德結

史記優孟傳孫叔敖為楚相死其子無立錐之地

後漢書郭丹傳苑遷在公輔有宅數畝山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

其妻嘗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

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

貧隨僧粥

撫言王播少孤貧嘗寓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食

續同書卷十二

十七

又徐商相公嘗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隨僧洗鉢

又韋令公昭度少貧襄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隨僧齋粥淨有

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酒保

鷓冠子世兵篇伊尹酒保太公屠牛史記刺客傳注亦云伊尹酒

保也

漢書爨布傳備賃於齊為酒人保

後漢杜根傳逃竄為宣城山中酒家保注引廣雅曰保使也言為

人備力保任而使也

牧羊

漢書路溫舒傳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

牒編用寫書

又卜式傳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歲餘

羊肥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又王尊少孤牧羊澤中竊向學以經傳家

三國志王象少孤貧為人牧羊而讀書不輟

南史游雅族弟游明根幼遭難為巨室牧羊以壺漿倩人作書於

地上習之

漢書公孫宏傳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續同書卷十二

十六

漢書孫期家酷貧牧豕澤中以養母

東觀漢記吳佑家無擔石嘗牧豕於長垣澤中

後漢書承宮傳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

宮過息廬下因就聽經

又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

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鴻悉以豕償之

屠牛

說苑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

五代史蜀世家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鹽販私鹽為事

南史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

屠狗

史記聶政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屠狗可以旦夕得甘糲以養親

前漢書樊噲傳噲沛人起自屠狗從高帝滅項封舞陽侯

挂冠

漢書廖冲明經修行武帝招天下名士冲與焉及上耄荒即挂冠隱山中

南史陶弘景傳永明十年脫朝服挂冠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宋史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人碑監司^立之敏碎其石挂冠以行

續同書卷十二

九

漢逢萌家貧為亭長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求仕時王莽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挂冠東都城門攜家浮海客遼東光武即位始還累徵不起

晉史陶潛為彭澤令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潛嘆曰吾不為五斗米折腰遂挂冠歸

棄官灌園

尚友錄楚白善棄官治園以灌園自適

高士傳陳仲子齊人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聘仲子逃去為人灌園

北中隱逸傳張文詡隋文帝時游太學蘇威勸令從官固辭仁壽

末策杖而歸灌園為業

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汜勝去官灌園以琴書自娛

門可羅雀

漢書鄧禹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前可設雀羅唐書白居易刺蘇州郡廉郡不擾門可羅雀

續同書卷十二

二十

續同書卷十三目錄

形體

垂手過膝

有文在手

龍顏

蒼肩

豺聲

長頭

重瞳

一目

鬼眼

目如巖下電

馬氏白翰

三滿耳

一身是膽

膽大

口吃

聲如鐘

鎖子骨

腰大十圍

續同書卷十三目錄

一

瘦而多智

半面笑啼

滅鬚

捋鬚

補唇

食糠而肥

觀者如堵

看殺

七寸短人

十尺長人

人生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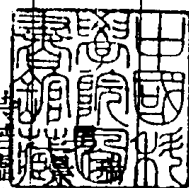
人善走

鼻飲頭飛

續同書卷十三目錄

二

長白福申禹門輯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君盧谷

時宜雨香

校刊

形體

垂手過膝

蜀志先主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回顧自見其耳

晉書武帝紀議立世子屬意於攸攸髮委地手過膝

晉書載記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

續同書卷十三

又姚襄臂垂過膝

又符堅臂垂過膝

又慕容垂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

陳書高祖紀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

又宣帝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

南史陳宣柳皇后傳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

周書文帝紀身長八尺髮長委地垂手過膝

五代史南漢世家劉彥身長七尺垂手過膝

又前蜀世家王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

有文在手

史記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生子名虞余與之

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因命之曰虞

論語摘輔相仲弓鈞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手幄戶是謂守道子

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手握五是謂

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嫉惡

左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

歸於我

又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

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漢鄭康成別傳康成惟有一子名益恩有遺服子康成以其手文

續同書卷十三

似已名曰小同

又李邕別傳邕手握三公之字

梁史注高祖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

隋書高祖紀生而有文在手曰王

三十六國春秋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

命之

又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

北夢瑣言唐開成元年宰相裴休畱心釋氏每有發願願世世為

國王弘護佛法後於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一裴休二字問於中

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廣輿記雷州府雷公廟舊傳州民陳氏獲卵攜歸一日雷震而開生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及長各文王後拜本州刺史多善政沒而神靈立廟以祀

世說周昭王庶子食菜翁山夫人覩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壓拳不開昭王嘆之即問左子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勿遂賜姓翁氏殷芸小說老子足蹈五字手把十文

天中記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氏焉見唐高僧傳

太平廣記崔少元者汾州刺史崔恭之女也生時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歸於盧陸陸字自列

續同書卷十三

三

龍顏

荀子伏羲曰角黃帝龍顏

史記漢高祖隆準龍顏臉有七十二黑子

鳶肩

後漢書梁冀鳶肩豺目

唐書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四十八歲果卒

豺聲

左傳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曰是人也齷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

又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長頭

後漢書賈逵通人問事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南史范雲指范岫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重瞳

史記舜重瞳子

劉子顏回重瞳

續同書卷十三

四

前漢書項羽傳羽重瞳子

又王莽傳莽重瞳子

晉書呂光載記光目重瞳子

南史沈約傳約目重瞳子

五雜俎李煜目重瞳子

又隋魚俱羅目重瞳子見北史

又蕭友孜目重瞳子見五代史

一目

漢書杜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鄴同姓字人別欽為盲子夏欽惡之

魏志夏侯惇從操征呂布為流矢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人號惇為盲侯惇每照鏡恚怒輒撲鏡於地

梁書武帝封子繹湘東王眇一目後為元帝

南史梁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之相須小虧則富貴後侯景亂昭

達中眇一目相者曰不久富貴矣果拜司空

五代史李克用一目眇號獨眼龍

記事珠選施肩吾與崔假同年不睦假失一目以珠代睛施嘲曰

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又谷楷眇一目性嚴忍人號瞎虎

鬼眼

續同書卷十三

五

宋書藝祖謂陶穀一雙鬼眼

又神宗謂杜常一雙鬼眼

目如巖下電

世說裴令公楷目王安豐曰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爽輔行目裴令公曰雙眸閃閃如巖下電

馬氏白眉

三國志馬良傳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各鄉里為之諺曰馬

氏五常白眉最長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北史馬子廉子尚子結兄弟俱涉文學故陽休之其贈詩有三馬

皆白眉之句

三漏耳

淮南子禹耳三漏是謂大通

仙佛奇踪老子耳有三漏

一身是膽

蜀志趙雲傳雲字子龍將數十騎值曹公揚大兵出雲前笑其陣

且闚且卻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先主

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北史周文時王雅芒山從戰能獨拒敵人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

是膽

元史趙璧傳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

續同書卷十三

六

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說璧退世祖曰秀才汝一身是膽耶吾亦

為汝握兩手汗也

膽大

蜀志姜維膽大如斗

山房隨筆張世傑屍見焚膽大如斗不化

南史李瞻起兵討侯景被執誅之其膽大如升

口吃

史記韓非傳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又周昌傳帝欲立戚姬子如意呂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

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上欣然而笑

漢書魯恭王餘傳爲人口吃難言

又揚雄傳爲人口吃不能劇談

魏書明帝紀注孫盛曰帝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世說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曰卿言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

兮鳳固是一鳳

南史宋孔顛傳顛口吃好讀書早知名

周書盧柔傳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

又鄭偉傳偉口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而問焉牧豎答

之其言亦吃偉怒其效已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

五代史孫晟傳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

續同書卷十三

七

聽者忘倦

隋書盧楚傳楚顛急口吃言語澁難

唐書李固言傳口吃接賓客頗蹇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又陸羽傳羽口吃而辯

倦游錄工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呂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

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口吃也

敬顏錄唐華元令崔思海口吃每其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嘗

語崔曰吾能令兄作雞鳴但有所聞兄即須報杜將一把穀來崔

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

玉泉子唐新進士及第放榜訖須謁宰相其導筭語一出榜元時

盧肇前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口吃又形體小陋迨引見則俯

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

不能發其後語置左右皆笑

聲如鐘

後漢書盧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郭林宗別傳林宗身長八尺音聲如鐘

世說陸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

北史崔陵字長儒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嘆曰身長八尺面

如刻畫聲效如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我那得不畏服

梁書呂僧珍聲若撞鐘辯如河瀉

續同書卷十三

八

宋史劉安世儀狀魁偉聲如洪鐘

鎖子骨

夷堅志陳道遙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紹興末來鄱陽身衣

布絺雖盛寒亦然露臥霜雪中或就富家乞錢須若干緡人亦與

之而不見其用處唐立夫舍人守饒陳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將

病瘟生角矣唐弗怒後乃移知温州加直秘閣人來問禍福必毀

罵未幾病死于鍾一明道堂葬於漏澤園唐公自永嘉造一武官

來訪聞已亡爲火其柩於煨燼中得勾連鎖子骨一具

李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旣長辟穀導引骨

節珊然人謂鎖子骨

釋氏通鑑馬郎婦具禮成姻適體中不佳客未散而婦死數日有老僧杖錫來撥開見尸已化惟金鎖子骨在焉

夷堅志樂平大東關外一尼姑俗呼為攬事游師娥日攜一竹筥入市為左右隣家買物凡往來累年一旦徧詣諸家告別不疾而終瘞於歸山橋下明年一道人至輒啟其穴視骸乃金鎖子骨也以杖挑之凌空而去

續元怪記昔延州有婦人白皙有姿貌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游狎薦枕數年而歿州人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厯中忽有胡僧見墓遂跌坐盡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淫縱女子和尙何敬取僧曰斯乃大聖慈悲喜捨世俗之欲無不徇焉此即

續同書卷十三

九

鎖骨菩薩順緣以盡聖者云爾請衆開墓視之遍身之骨鈎結如鎖州人異之為設大齋起塔焉

腰大十圍

晉書尹衡身長八尺腰大十圍

唐書安祿山腰大十圍腹加於膝

瘦而多智

史記楞里子瘦而多智時人號為智囊

唐書李義甫被貶問計於王德儉德儉瘦而多智

半面笑啼

文房四譜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朝野僉載壽安男女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

滅鬚

論衡子貢滅鬚為婦人形而人不知其狀

幽通賦注衛朔噴之亂子羔滅鬚衣婦人之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閒乎

捋鬚

魏志任城王彰操子為北平中郎將討烏桓有功歸操大笑捋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吳志朱桓還中州孫權自祖送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捋陛下

續同書卷十三

十

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捋鬚曰臣今日可謂捋虎鬚矣

梁書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阼召見華林園欲用為侍中點捋鬚曰乃欲臣老子耶

補唇

晉書魏詠生而免缺醫曰可補須百日不語曰如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

唐書方干缺唇有司不與科名晚年補之及第人號缺唇先生

食糠而肥

漢書陳平嫂曰是食糠覈而肥

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觀者如堵

晉書衛玠傳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

唐書李邕籍目秀異所至觀者如堵

看殺

晉書衛玠美丰姿從豫章至都下觀者如堵玠體本不堪勞遂病

死人稱看殺衛玠

宋書蘇子瞻自海外歸毘陵時病者著小冠披半竹坐船上夾運

河千萬人觀之子瞻顧謂坐客曰莫看殺我無何亦竟卒

七寸短人

漢武故事武帝時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曰巨靈

續同書卷十三

十一

誠齋雜記李子昌長七寸

十尺長人

帝王世紀黃帝堯與文王皆長十尺

孔子世家孔子長十尺一云九尺六寸

耳新吳伍員漢巨無霸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吐俱十尺

人生尾

獨異志隋大厯中洛陽尉苗登有尾長二尺餘

夷堅志臨安米市橋傍賣豉豆者腹間生尾長四尺餘每出必有

繩索纏縛數匝猶為小兒若逐窺觀

人善走

淮南子地形訓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五步注大章善走人

又禹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

注豎亥亦善走人

五雜俎趙他子服桂日行五百里

又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

廣輿記隋麥鐵杖勇有力日行五百里

仙佛奇踪李真蜀人修煉於華林山行則八百里時人號為李八百

張元長筆談江上顧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口

續同書卷十三

十二

不食

耳新成化中臨清張成以善走得名日行五百里上官命入京師

往返僅七日雖善馬弗能及足有長皂夜宿圖器中每走勢發足

不得往抱樹乃止

鼻飲頭飛

古賦有鼻飲頭飛之國句又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紀其事詩云

鼻飲如瓶瓶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飲者有頭能飛於海

食魚曉復歸身者

羸羸集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

星槎勝覽占城國婦人睡熟則其頭飛去食人糞不動其身則至

曉飛歸與頸合如故若人固封其頸或移其身則死也

楚庭稗珠錄鼻夷獠族也鼻如垂鈎深目好殺深明水脈若與之
酒鼻飲輒甚

又飛頭療一曰落頭蟲頭將飛先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及夜如
病頭忽飛去須臾飛還其腹自大是其覺如夢雖療亦不知也

續同書卷十三

三

續同書卷十四目錄

嗜好

地癖

好潔

好驚

好驢鳴

飲食

飲酒一石 以下飲

飲未卜夜

酒醉三年

續同書卷十四目錄

一

酒有定數

木人行酒

食物妙對 以下食

食物唯鹽菜

題菜

服飾

服妖

紙帳

夢幻

夢捫天

夢見天門

夢日生子

夢日得官

夢月生子女

夢乘龍上天

夢得相臣

夢棺得官

夢刀得州

夢中投紙

夢中贈墨

續同書卷十四目錄

二

夢劃腹心

夢遊仙宮

黃梁夢

三生

能記三生

前身神仙

前身爲僧

前身爲馬

死知後身

後身

同年月日時生

續同書卷十四目錄

三

續同書卷十四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嗜好

地癖

舊唐書忠義傳李愷有地癖豐於產業伊川膏腴水陸上田修竹茂林自城及關口別業相望又吏部侍郎李彭年有地癖

續同書卷十四

好潔

左傳莊公示急而好潔宋史吏部尚書庾仲文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令人拂席滌牀南史齊王思遠為侍中好潔有詣己者必儀形新楚者乃坐及去必令二人交掃其座又齊何佟之性好潔一日洗滌十餘次人謂水淫又齊遂安令劉澄好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人不堪命坐免官

好鶩

晉書王羲之性好鶩會稽有孤居始養一鶩善鳴命駕就觀姥聞

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息彌日又山陰一道士養好鶩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鶩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鶩歸唐李羣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鶩及受校書郎東歸盧肇送詩云妙吹應諸鳳工書定換鶩

好驢鳴

東漢戴良母好聽驢鳴良每學之以悅母見漢書

晉書王粲字仲宣性好驢鳴弔客受簡文旨為仲宣各作一聲又王武子濟好驢鳴孫子荆往弔為作驢鳴體似聲真

飲酒一石

後漢書盧植傳植能飲酒一石

續同書卷十四

晉書周顛傳顛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欣然出酒二石共飲大醉及顛醒視客已腐骨而死

魏書劉藻傳飲酒至一石不亂

北史柳譽之傳朝廷以譽之雅望善談諫又飲酒至一石不亂由是每陳使至輒令接對

雞肋編陳後主與子弟日飲一石

飲酒未卜其夜

左傳敬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晏子春秋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

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

酒醉三年

湘烟錄白氏國宴客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乃醒

博物志劉元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大醉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乃憶元石往視之云亡三年已葬矣於是開棺醉始醒

酒有定數

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宋藝祖善後以佐命功情好尤篤性不能飲每會宴太祖舉杯祝曰審琦本布衣之好今方共享富貴酒

續同書卷十四

三

乃天祿何惜不賜飲耶祝畢顧審琦曰第試飲之琦勉進乃飲盡無苦自是侍宴即能飲還私第則如初矣

元載聞酒即醉一人取鍼挑其鼻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出之能飲試之果飲至八斗

七修類稿南陽胡長子素不能飲夢神授以酒藥一丸吞之遂日飲數百林不醉

學圃識餘浙有潘生夜宿神廟神斷飲生辭不能神乃命吏取生文簿驗之果無酒腸取朱筆於簿圖形像為畫酒腸一條命第飲此生在席飲至一壺不醉遂能飲

木人行酒

大業拾遺記煬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園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會羣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造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

朝野僉載洛州殷文亮曾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人衣以繒絲酌酒行觴皆有次第

食物妙對

齊書周顒獨處山中王儉問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菜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宋史張景傳仁宗問曰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蟹裙羹

續同書卷十四

四

食物唯鹽菜

晉書皇甫謐傳謐嘗留從姑子梁柳飯所食惟鹽菜

北史裴俠傳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

又高允傳帝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廚中唯鹽菜帝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題菜

宋黃庭堅題畫菜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廣輿記句容令徐九經營園一菜於堂題曰民不可有此色社可

無此味

服妖

老學菴筆記靖康初京師織帛及婦人首飾衣服備四時謂之一
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

又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竹骨扇以木為柄
舊矣忽變為短柄止插至扇半名不徹頭皆服妖也

勾異記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蒼黃為腰圍謂之腰上黃婦人
便服不施衿謂之不製衿後徽宗內禪稱上皇竟青城之邀而金
人擾攘卒不能制斯亦服妖之兆歟

紙帳

續同書卷十四

五

五代史李觀象為周行逢節度使因行逢嚴酷忍及禍乃寢紙帳
臥紙被名物通載紙帳詩云清懸四面刺溪霜高臥梅花月半牀
蠶窠有天春不老瑤台無夜雪生香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幽閒
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爾我白雲鄉

醒心集明永樂中胡克仁令新昌甚清介在官粗衣糲食嘗題所
眠紙帳云紫絲步障最奢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
扶持清夢到梅花

夢捫天

漢書鄧后紀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銀鍾乳狀乃仰嗽飲之
綉錄韓琦疾臥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

那翼神宗於東宮

夢見天門

晉書陶侃傳夢生八翼飛而登天見天門登其八惟一門不得入
闔者擊之墜地折其左翼後都督八州戒折翼以節終
南史宋薛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

夢日生子

異苑詠訾氏生而髮與足齊墮地能言及為高辛帝室夢日而生
八子皆賢世號八元

拾遺記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
則生八子

續同書卷十四

六

漢武帝傳漢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
帝

北史魏高后傳孝文皇后高氏勿夢在堂內立而目光自窗中灼
之而熱東西避之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以白其父賜以問宗
閔閔曰此異徵也後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為龍繞后后遂生世
宗

晉書南燕慕容德母夢日入膺生德額有日角偃月重文

又五部單于左賢王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祁子於龍門俄大魚
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夢日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
物大如斗半雞子投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

曰吉徵也十三月而生元海

夢日得官

拾遺記傅說賃春於梁山夢乘雲繞日而行歲餘殷以為阿衡
宣室志楊炎未任時夢陟高山巔仰見瑞日在咫尺舉手捧之解
者曰此登相位而輔人君之祥

又鄭光會昌六年夢自御大車載瑞日光燭天地自執朝行通衢
中月餘拜尚書淄青節度

神異錄唐德宗西幸賈隱林謁帝於行在帝因召於臥內以指籌
畧之淺深隱林於御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帝異之遂拜
隱林為御史隱林奏曰臣昨夢日墮地臣以首戴日上天帝曰朕

續同書卷十四

七

此來也乃已前定

稽神錄吳毛貞輔累為邑宰應選之廣陵夢吞日既寤腹猶熱以
問侍御史楊廷武楊曰當得赤烏場官也果如其言

夢月生子女

漢書元后母夢月入懷而生元后

搜神記孫堅夫人吳氏孕而夢月入懷既而生策

齊武明后傳武明皇后婁氏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凡孕六男二女

皆感夢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

南史梁元帝母石氏為帝采女夢月墮懷中而孕

夢乘龍上天

南史紀齊高帝年十七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宋明帝遣孫奉
伯往淮陰帝與同室臥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
舊唐書宣宗初封光三十餘歲時嘗夢乘龍上天言之於鄭后乃
曰此不宜人知者幸勿復言

天中記唐高祖為太原留守鎮并州時武士獲夜夢高祖乘龍上
天且以狀聞

夢得相臣

潛夫論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垢皆去占而求之得風后以為相
說命夢帝賚予良弼

南史章昭達傳昭達定閩中以功授鎮國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

續同書卷十四

八

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且以夢告之至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
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大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
奉償

遼史張儉傳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問儉名始悟召

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口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歷踐清華

號稱明幹

金韓企先傳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

太宗甚驚異曰朕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時方議禮制度企先
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夢梓得官

定命錄趙良器嘗夢有十餘棺并頭而列良器從東歷踐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後歷任十一政至中書舍人卒

又高適任廣陵長史嘗謂人曰近夢於大廳上見疊累棺木從地至屋脊又見傍有一棺極為寬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滿後思累諸任改為詹事亦寬慢之官矣

因話錄李逢吉家有老婢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此不久即移入堂中公聞其喜俄爾除中書舍人後知貢舉未畢而人相

夢刀得州

晉書王濬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主簿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續同書卷十四

九

宋史洪恩祖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為益今倍之其饒乎果徙饒州

附世說爰宗為郡守南縣有刻石爰至其下夢有人於石上得

剪刀者主簿曰夫三刀為州今得交刀亦當為交州後果為

交州

夢中授紙

王直方詩話韋貫夢至宮亭有婦人授紙曰此衍波牋也煩賦宮

中曉寒

文筆侯秋蕭穎士少時夢人授紙百番開之皆花繡也

夢中贈墨

酉陽雜俎王勃嘗夢人遺以墨丸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明詩紀事唐寅少時祈於九鯉山夢贈墨一丸自是文思益進

夢劃腹心

吳苑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元過樹陰假寐見一老父以刀開其腹心謂曰子可以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精明典籍融嘆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

唐書尹知章少年未通夢人持巨斧鑿破其心若納劑焉驚寤志思敏捷遂明六經

醒心集鄭有胡生為洗鏡釘鉸之業輒祭列禦寇祠以求聰慧忽夢一人以刀劃其腹開納書一卷及覺遂能吟咏

夢遊仙宮

續同書卷十四

十

避暑錄話熙寧癸丑王平甫直崇文館夢人邀至海上望見海中中央宮殿宏麗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技甚衆前門榜曰靈芝宮平甫欲俱往有人隔水大聲曰時未至且去異日當迎之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鳴鐘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作復夢人請入靈芝宮遂卒

侯鯖錄昔有海商過洋遇風俄抵一所門字聳秀珍器爛然云是白樂天之室樂天聞之自為一絕句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近有人從海上回海山深處見樓臺中有仙龕虛一室皆傳此待樂天來與平甫之

夢絕相似

黃梁夢

呂純陽集洞賓隨雲房同遊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昏睡
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婚嫁早畢
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權要薰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
孥流嶺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方與浩歎恍然夢覺雲
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子知
我夢耶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瘁多端五十年閒一頃
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且有覺而後知此人世閒此其大夢也
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世術

續同書卷十四

十一

李泌枕中記開元中呂翁往邯鄲有盧生同止於邸主人方蒸黃
梁翁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適如願生但記身適枕穴中
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一夕卒遂寤呂翁在傍主
人蒸黃梁尚未熟

能記三生

北夢瑣言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德裕在浙西遣詣闕
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

廣異記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六歲未嘗解語後緬母臨階坐奴忽
瞪視母怪問之奴曰娘子惣角之時養一野狸爾時野狸即奴身
是也得走後伏瓦溝中間娘子哭泣聲至暮乃下入東園園有古

塚狸於此中藏活積二年後為獵人擊殪因隨例見閻羅王王曰
汝更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一生之中常苦饑寒年
二十而死又見王王云與汝作貴人家奴奴名雖不佳然殊無憂
懼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

前身神仙

說儲白樂天前身海中山王

又宋晁迥前身靜居天王

又楊億前身為武夷君

又歐陽修前身神清洞主

又韓琦前身紫府真人

續同書卷十四

十二

又富弼前身崑崙真人

前身為僧

說儲陳堯咨前身龍菴主

又張方平前身為山藏院知藏冷齋夜話云是瑯琊寺僧

又王曾前身為草堂和尚

集異記隋開皇中并州釋澄空鑄鐵佛高七丈三鑄捨身而後成

轉世為李嵩建平等閣以覆之

東坡詩序房琯前身永禪師

孫公續談馮京前身是五台寺僧

捫盃新語蘇子瞻前身是五戒和尚又長公外紀云子瞻入壽星

寺語客曰某前身此寺僧山下至懺堂有九十二級數之信然
癸辛雜志真西山前身是草菴和尚

逸史袁滋前身是西華坐禪和尚

天都載明胡尚書深前身是天池寺僧

鴻書王陽明嘗游僧寺見一室封鎖甚密欲開視僧不可云中有
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強啟扉扉中一僧儼然如生貌酷肖已陽
明曰此豈吾之前身耶既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即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陽明悵然建塔
瘞之

醒心集梅溪王十朋祖母之兄嚴闈黎字伯威博學能文戒行修

續同書卷十四

三

飭亡後托夢於十朋之祖手集衆花爲毬字遺其祖曰君家令郎
求此久矣是年十朋生幼從學鹿巖人口昔嚴闈黎給濃墨而垂
目深而神藏此子似之他日必能文也嘗作天臺石梁詩云石橋
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爲巖首座前身應寫石橋
碑

寓簡張安道前身是瑯琊山僧

聞見后言余詮盧闕柱前身爲吳中積善菴僧聞其小印刻積善
橋邊過客

又史丞相浩與覺長老友善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老入內
使之寺廉則覺甫逝而後院子生浩心知爲覺故名以彌遠而小

字曰覺後彌遠相兩朝威權震世甚橫有作詩規曰前身原是覺
闈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鏡

又金沙蔣超虎臣生時父夢一僧自言峨嶺山來即入內寤而先
生生小字峨嶺兒順治丁亥進士第三人生平喜踟躕而坐後督
順天學報滿即以病歸里乃抵蜀至峨嶺苗懋伏虎寺寺中後室
久扁銅僧云聞本寺一古僧居此臨逝言五十年來殿室公知爲
前身啟視宛與已若遂禪定於此康熙癸丑三月無疾端坐逝畱
一詩云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曾向鑊湯能避熱那
從大海去翻身功各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
報答生生長是祝能仁

續同書卷十四

古

秋燈叢話大宗伯吳公襄其贈公與一僧善僧來輒畱手談僧患
足疾臥山中淡歲公爲供養不少解一日公坐書室見僧自外至
問之不答徑趨後堂起跡之內報夫人生子矣即宗伯也古有星
精僧之說其信然歟

秋坪新語安邱王念菴沛檀康熙甲子孝廉孝廉入鍤佐川餉得
員外卽時納錢者咸自運軍前行至棧道陡絕處昇夫失足連所
乘輿落湖中淵深莫測自分必死幸湖中老藤糾合適緝其上衆
乃攀樹而下以此繩繫起僅傷一足時日暮不能及宿處乃循小
徑而前遙見山下如一招提喜而急趨至則山門外羣緇扁袒拱
立見公稽首曰弟子等敬候久矣帥來何遲耶公亟叩所以曰公

前身某等師也夜夢來告以今日至是以敬候曰何以知即我曰先師影像懸後龕中觀之自悟及見與已無別因詢曰爾師生前作何功德曰師無他異惟寺中乏水師於萬石罅開一泉方得水工費不資皆師苦身募化旁及近山田家咸資灌溉功德無量矣公太息久之公歷官少宰加總憲銜

廣輿記焦竑江寧府人在史館時曾奉使朝鮮泊一島嶼見茅室局閉問之一僧曰昔有老衲逝此啟之經卷几案宛若素歷乃豁然悟為前身云

諸史崔慎由無兒夫人盛飾游長安大寺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崔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曰身老矣無以報公願以

續同書卷十四

五

後身為公子不數年而僧卒崔得一子手文有綱僧二字

冷賞南直隸通州了上人能詩有戒行臨寂將詩稿封付其徒曰好為我守之待庚申歲新州守至當持上之至期周民部長應以己未新進士來刺通州其徒從師言將詩上之周愕然夷堅志彭尙書器次君乃古塔主後身

廣虞初新志張文敏公照之父與某寺獨臂僧善閱數年張夫人懷孕頗難產俄門上報獨臂僧來謁方待迎僧直入內室旋報夫人生子矣文敏生七歲能詩善書未二十成翰林自號得天居士得天者即僧之名也

曠園雜志歸安嚴少宗伯我斯將歿前夢至一山僧舍見其座師

房師及諸同年俱僧服諸公曰忘卻此地耶因問山名僧云崧山嚴忽悟會晒鞋於階視之尙未燥遂寤不數日即歿

前身為馬

北夢瑣言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

猶園明南昌萬侍郎第一世為縣吏虐取人財第二世為馬第三世登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所至捐俸錢買牛皮命工縫作馬鞍襯皮曰昔作馬為人乘騎其人膝加兩肋痛甚今思作馬之苦故造此德

續同書卷十四

六

諸史益州刺史張全養一駿馬一日化為婦人云妾本燕人因好駿馬忽化成馬被人收之售於君今偶追恨淚下入地被地神奏於帝命再還人身張大異之安存於家後求還鄉張公未允婦仰天號呼撲身化為馬哭不知所之

信徵錄江南某將軍自言一世為官因悞殺一囚一世為馬在棧道驛遞中雖為馬猶記前生事但不能言耳一日遇急差於險峻處痛鞭之馬恨甚欲墮巖殺之忽念本為人身因居官枉殺人墮畜道今無作惡乃有超脫之日作是念已旋得病死今生得為將軍

又有士曾為百夫長語人曰某一生為馬一生為蛇一生為猪死知後身

說儲將濟死後爲南山伯

又荀頤死後爲東山君

晉書載記劉聰子約既死而甦攜一皮囊歸有方寸白玉題文曰
狗尼菜餘國王敬信遮須夷國王敬在掘提當相見也馳使
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

備吹錄杜光庭爲峨嵋主司

又歐陽修子死爲長白山神

又梓浩死爲太白山神

南部新書裴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每發願曰乞世世爲王後於
關國王生子于文問有裴字問於中朝

續同書卷十四

七

後身

商芸小說張衡死日蔡邕始懷孕二人才貌甚相類人云邕是張

衡後身

宣和書譜李陽冰篆迹殊絕自謂蒼頡後身

詩林廣記郭祥正母夢太白而生少有詩名梅聖俞曰天才如此

真太白後身也

後秦錄許遜是司馬溫公後身

代醉編嚴武是諸葛武侯後身又宣室記韋臯是諸葛武侯後身

湧幢小品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

宮殿祠遂湮廢萬厯中守備杜正茂創修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

相當最後得一碑遠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

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

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比明碑上有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

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

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爲英國酬此

願矣客有言英國面肥白與魏公徐鵬相似徐之生夢武穆至家

云嘗受汝家供養然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春渚紀聞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

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石面平瑩無他

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續同書卷十四

六

談會司馬承禎乃陶隱居後身

又韓滉爲子路後身

又邊鏞是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詳玉壺清話

又范祖禹是鄧禹後身故各祖禹詳家傳

備吹錄王曾乃曾子後身詳文昌化書

又韓子蒼乃儲光義後身

又齊文宣乃羅刹王後身詳續高僧傳

又安祿山乃魔滅王後身

又劉沆乃牛奇章後身

又趙鼎乃李德裕後身詳坦齋筆衡

又夏忠靖公乃屈原後身

同年月日時生

唾玉集趙韓王普相太祖位至中書令可謂貴顯極矣有一軍校與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一大責罰韓王小小陞轉軍校則微有譴訶此不知以何而取也

鐵圍山叢談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時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可笑也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偶於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年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必大貴鄭氏亦為之傾竦長則恣其所為迨年十八當

續同書卷十四

九

春末攜妓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時已大醉馬忽駭躍入波中水浸而死

宋孟拱開閩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魚避道左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相同然公相生於陸故貴某生於舟水上輕淨故賤某以漁為活自足若一日富貴暴亡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

紀開集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生見潞公軒騎過嘆曰同丙午生相懸如此有替者曰我與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

退居於洛遊會節園園側有訓徒則張也一見大喜聞其年又同遂口日並案而食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公往視之遂別自後歸洛亦忘之矣

青箱雜記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籜盧薨於殿帥事皆畧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雪濤集明高皇微行至田舍見一邨翁問其生庚翁言年月日時皆與高皇同高皇問爾有子乎曰無有田產乎曰無高皇曰然則何以自給曰吾養蜂耳曰蜂幾何曰十五桶高皇默念我有京省渠有蜂桶敵之此年月日時相合之符

續同書卷十四

三

夷堅志甫田士人黃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畧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必在後皆驗

七修類稿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鐘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王阮亭又記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殊若此又杭州吳叅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生吳既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

閩小紀閩縣徐存承嘗為予言其王父子瞻公諱棉與同邑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皆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乃相繼舉三子即與公慢亭兄弟也以貢

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

闕小紀家姊丈文大士密縣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與公爲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卽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儉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

搓上老舌陳紀官僉都御史與一水夫八字皆同一日者推研兼旬方請曰公生時當在星斗之下不然弗貴驗之果然大夫媿公倉皇露處於園圃中也

閱微草堂筆記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

續同書卷十四

三

八字干支並同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論爵則侍郎尊論祿則布政厚互相補矣二夫人并壽考陳夫人早寡然晚歲康強安樂鄒夫人白首齊眉然晚年喪明家計亦薄又相補矣

續同書卷十五目錄

仙道

謫仙

酒樓遇仙

以酒飲仙

仙客梯繩

仙人對弈

仙人教弈

仙人得魚

投符出魚

續同書卷十五目錄

一

呼名召魚

異術種瓜

茶水抹火

井中呼錢

開頭刻花

化身攫鼠

卻鼠符

履化鳥

紙月

乘赤鯉

身入壁中

身入壺中

化鴿

種玉

爛柯

仙女玩花

仙女贈詩

仙女贈枕

女仙雙配

學道懸石

續同書卷十五目錄

二

釋教

欲廢釋教

白馬寺

羅漢避災

佛動

佛淚

誤塑十姨

誦經免難

畱玉帶

作蓮花漏

心頭火

僧人反初為儒

得僧為子

二氏廢興

口吐男女

續同書卷十五目錄

三

續同書卷十五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仙道

謫仙

南史杜宋產傳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水經注灤水條引魏土地記曰大冢城西二十里有小冢城昔邑

續同書卷十五

一

人班邱仲居水側賣藥於冢百餘年人以爲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於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失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爲夫餘王驛使來尋此方人謂之謫仙也

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號謫仙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監於紫極宮一見呼余爲

謫仙人孟榮本事詩亦載此事

澠池燕談蘇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

酒樓遇仙

玉壺清話頃言都下市肆中有一道人攜烏衣椎髻女子買斗酒

獨飲女子歌詞以侑之其詞凡九闕皆非人世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曲也烏衣女子疑龍云

述異記台州有邨各班竹有酒樓廢址僅一高壁不傾壁上有仙題云二十年前樓上客曾題東壁與西壁人情翻覆似浮雲唯有青山不改色相傳萬歷開此樓乃一冷酒店極其寥落有一丐者每日持數錢來飲酒或時無錢店主亦不較是後酒店大盛遂改爲高樓二十年後此丐復來欲登樓飲酒店主以其丐也屢拒之丐者乃折枯竹一葦於樓外牆上飛白此詩而去後店業日衰竟燬於火此壁獨存字字可辨

續同書卷十五

二

夷堅志陳東靖康閒嘗飲於京師酒樓有一人坐而歌者東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甚敝時以手搗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鬪千曲紅鸞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鶯鷺蹙山青又曰鏗鐵板開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卻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所製曰上清蔡真君詞也歌罷得數錢卽下樓去亟遣僕追之已失所在

以酒飲仙

神仙傳餘杭姥嫁於西湖農家善釀酒後羣仙時降因投一丸藥償酒價姥服之仙去

瀛行紀程常德府三十里外有崔婆泉相傳有崔婆釀酒飲仙人張虛白事卽此處也

夷堅志陳道遙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紹興末來鄱陽身衣布帛雖盛寒亦露臥霜雪中東射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酤爲生陳數從之賒飲婦人奉之不倦嘗遺溺盥中持與之婦卽舉飲自是陽狂不食後陳死乃勾連鎖骨詳鎖子骨条

天都載王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與飲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子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持井所出泉應沽者比夙釀更佳得錢數萬

續同書卷十五

三

又信陽軍羅山縣荒殘小邑也有沈媪者啟雜店於市然亦甚微三月三日有道人扣門覓飯媪曰別無好蔬菜伴食少俟碾麵可乎卽入就坐麵飯畢馴進茶道人謝曰本非舊聞荷媪垂顧無以奉報惟有治酒一方當以相付如媪家有識字者可令隨我尋藥媪曰女婿王甲舍居卻識幾個字喚出相見卽偕出適野大抵所采如蒼耳馬藜青嵩之類凡十二種皆至賤易得既還使王生書其方仍命綴一布囊貯之戒曰善藏此方雖他的親人亦不可傳傳之則不靈矣今年此日采藥可終歲供用明年三月三日再換新者遇酒或酸澀欲敗以藥投之則無有不美以此終沈婆一世表吾所以報也其後皆驗

仙客梯繩

原化紀開元中有嘉興囚能以繩不用繫者將一頭手擲空中勁直如筆人隨繩離地其勢如鳥

異苑張舒見一人著朱衣平山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直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室洞室地如黃金有人坐帳中語曰賜汝秘術卜占舒亦不覺受之

張讀宣室志周生有道術中秋與客會生曰吾能梯雲取月置之懷袖因命虛一室取筋數百條繩而駕之曰吾將梯此取月俄見天地暝晦因開室曰月在某衣中以手舉衣懷中取月一寸許一室盡明

續同書卷十五

四

仙人對弈

搜神後記嵩高山北有大穴晉初一人誤墮穴中見草屋內二人對坐圍棋局下有一杯白飲墜者告以饑渴棋者曰可飲此遂飲之氣力百倍後出蜀中歸洛下問張華華曰此仙館所飲者玉漿也

黎州圖經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弈棋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枯矣晉書及方輿勝覽並云王質觀二童子弈棋

夷堅志南劍州順昌縣石溪邨民李甲年四十不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憊一空屋外聞下棋聲望其

中有兩士對弈李趨進揖之呼爲先生弈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爲業對曰賣炭又問能服藥乎應曰諾卽顧視童取瓢中者與之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睹迨還家已歷三日矣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惟啖山果鄉人稱曰李仙

又衡州黃姓五更登觀音寺樓見兩道人對弈事詳吞子弈精條游宦記聞徐真君本福之牧兒飯牛山椒一日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造觀至則有二人弈拱立良久遺徐一棋子叱令歸卽精手談仙人教弈

集異記王積薪從明皇幸蜀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姑婦姑謂婦曰

續同書卷十五

五

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開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望矣○潘確類書王積薪夢青龍吐棋經九部授已其藝頓精

仙人得魚

後漢書左慈傳嘗在司空曹操坐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釣餌於盤中須臾又引一鱸魚出

神仙傳介象與吳王共論鱸魚爲上乃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並求鈎餌釣之須臾得魚王使餽之

續撰神記謝允從武當還在桓宣武溫坐有言及左慈致鯉者允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殊書符投於中俄有鯉鼓鬚水中

投符出魚

汝南先賢傳葛玄與吳王坐樓上昆作詩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卽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畫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搜神記謝禮嘗宴客以朱符投井中有一雙鯉魚躍出卽命作鮓一坐皆徧

又搜神後記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坐有言及左元放爲曹口致鱸魚事允便云此可得耳求一大甕盛水朱書符投水中俄有一鯉鼓鬚於水

呼名召魚

續同書卷十五

六

南史盧度養魚一池能呼名取食

蜀普錄東川解魔寺僧吉祥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則皆沒

異術種瓜

搜神記徐光常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辦杖地而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實皆亡耗矣

續仙傳馬湘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最美

茶水抹火

樊英別傳英隱於苑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後有客從蜀來云是日有大火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天中記苑作壺黑作暴
黔書明宣德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賜茶有僧名月溪者不飲向南洒之間故對曰成都火焚四十八處用禳之後守臣奏火作如其語

井中呼錢

沈玢續仙傳唐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褊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呼之即出

葛仙翁別傳取十錢一令人投井中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

續同書卷十五

七

中一一飛出皆入公器中

開頃刻花

周必大詩頃刻能開七七花按續仙傳殷七七各文祥又各道筌不知何時人也

大平廣記韓湘愈之姪自言解造透酒能開頃刻花

游宦紀聞徐真君酌酒以餘瀝一噴頃刻林花徧開今各所居曰花林莊

王侍中處回嘗於私第延接布素之士蓋亦尋藥術神仙之道有道士龐眉大鼻布衣縑縷仙童從後造謁王公於竹葉上大書道士王桃枝奉謁王公從容置酒觀其言論清風颯然甚仰之因曰

弟子有志清閒思於青城山下致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偶喚山童取劍細點階前土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令以盆覆工遼巡盆花已生矣漸隨日長大頗長五尺以來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聊以寓目適性此仙家旌節花也王公命食不食唯飲數杯而退曰珍重善為保愛旋出門失所之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仕自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野人閒話

化身搜鼠

集異記唐安道多道術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以歸養為請安道曰吾術傳去資爾學道之用即不得恣情而行其術也苟違吾教吾令爾術臨事不驗時韓公混在潤州二子

續同書卷十五

八

徑往謁召人二子弛慢不敬韓怒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行其術果無驗遂被擒將誅之二子曰此師之誤也未幾安道入門公即臨以兵刀械繫甚堅安道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嘆二子化為鼠安道化為巨鳶每足攬一鼠飛去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

列仙傳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更以為犯法者將收之廓走入聚糞中化為鼠吏取而縛之則廓形見遂付獄永石公聞之入獄令廓仍化鼠公化為老鵝搜鼠飛入雲中

卻鼠符

桂苑叢談唐宣宋末廣陵貧人杜可筠能書符卻鼠有試之者果

驗

續仙傳馬湘游常州聞城中多鼠湘書一符令人貼城中後竟絕

鼠

履化鳥

風俗通明帝時河東王喬為鄴令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詣臺朝帝
令太史候望言臨至時有雙鳧從東南來舉羅但得一隻鳥使上
方診視四年中所賜尙書官屬履也

天祿識餘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夫之中一日隣人
來借草履鳳子不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
去故名草履為不借

續同書卷十五

九

堅瓠集晉南海太守鮑靚常密過葛雅川處談論人訝其往來之
頻而不見其車馬使人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

太平御覽治中盧毓之履化為鶴

紙月

酉陽雜俎長慶初楊隱之訪道人唐居士因畱宿唐呼其女曰可
將一下弦月來其女以片紙作月形貼壁閒祝曰今夕有客願賜
光明須臾滿室朗然

又有王先生者家於烏江上隱其跡嘗刻紙為月形貼於垣上洞
照一室與月無別

觚賸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於邑之東暇日緩步池上遇一僧生

揖之曰師從何來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俟我於東嶽

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僧在祠內時已黃昏僧於袖出圓

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四照又以手畫門於祠之東壁門開

有數人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無一不具更有十六麗

妹出自壁門樂舞雅妙羅邃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

聽鼓聲已三十下矣

乘赤鯉

列仙傳琴高以鼓琴為宋康王舍人後醉入涿水中取龍子與諸
弟子期潔齋於水房設祠屋以俟之果乘赤鯉出置祠中一月復
入水去

續同書卷十五

十

符子務光自投盧川盧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身入壁中

神仙傳嶽巴者成都人也少而好道時太守躬詣巴請屈為功曹

待以師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否巴曰唯遂

入壁中再冉雲生壁外人見化成一虎人並驚異虎徑還功曹舍

人往視虎虎乃巴也

續仙傳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嘗與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

知微及弟子王延叟游霍桐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舍宿舍少而

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即相容已暹日暮知

微延叟切於止宿湘曰爾但於俗旅中睡而湘躍上梁去以一腳

柱梁倒墮適主人夜起燭光照見大驚與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遂入壁中及旦知微延叟前行數里湘已在路傍

酉陽雜俎蜀中有梵僧難陀百姓皆供養之僧不欲住走入壁中不復見矣

桂山錄吳鄞縣人連生嗜酒不檢束每飲酒必插花滿頭繞街狂歌鄉人呼爲連花管過近邨人家其側有古屋一區敗壁欲危傳以爲藏怪而莫敢居連生詣其中見小道人踞地坐與之揖遂共談神仙飛昇事道人笑指壁間欻然豁開乃大殿一所樓閣壯麗殆非凡世可比引之人視碧瓦參差玉階鱗發層樓對峙清池澄徹寶殿正中出金書牌標曰洞天真人之殿兩旁四殿皆立小牌

續同書卷十五

十二

曰北極真人曰東界神君曰南洞神君一人着王者服坐其上金紫侍立玉女對舞霓裳羽衣曲僊袂飄飄衆樂競奏響透雲表連欲躡級而登道人不許出至門外回望舊處敗屋如初道人謂曰汝明日可再來當奏知真人言畢跳入壁中不見明日復往則一切類前所覩又有張高蓋乘大馬傳呼而至前後簇列細窺之似史太師道人云此紫府真人來見真人也與一青瓜使食瓜已朽爛不堪接食味甚甘香道人旋導之出約更五日相會自是率以爲常時紹熙末年也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

身入畫中

酉陽雜俎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圖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秀才忽眇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畫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食頃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只及此衆視之覺阮像獨異吻若方笑
備吹錄柳成身入畫中整劉伶像令精采

化鶴

墨莊漫錄襄陽天仙寺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有夫婦攜一女子應命期以扇殿門七日乃開至第六日尼頗疑之乃闢戶闔其無人有二白鶴翻

續同書卷十五

十三

然飛去視壁閉聖像已成非世工所能獨其下有二長臂結印手未足乃二鶴飛去之應也
宣室志雲光寺有七聖畫初有少年兄弟七人至寺閉室畫之曰七日慎勿啟門至第六日發其封有七鶴飛去西北隅未畢畫工見曰神筆也

備吹錄聖壽堂欲圖如來像有二僧閉戶六月化鶴飛去
洛中紀異絳州龍興宮有碧洛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請刻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鶴飛去而篆刻宛然○說諸碧落觀天尊像上有篆文與此小異

種玉

搜神記楊公伯雍葬父母無終山高無水作義漿於坂頭有人就飲飲訖出石子一升云此可以種玉且得婦公求徐氏女徐戲曰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田得五雙以聘遂娶焉其地名玉田

湘烟錄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椎爲屑採近地粉葉同食玉得葉即柔軟味甘而美

爛柯

黎州圖經有人駕牛采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弈棋其人繫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起而斧柯已爛牛已枯矣晉書及方輿勝覽並云王質觀二童子弈棋

續同書卷十五

三

水經注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竇板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仙女玩花

耳新洛陽李中書映居郊外園中花卉盛備秋雨乍晴涼颯襲袂小立門外見雙鬟前致詞曰娘子傳語郎君敬來相候俄青衣持茵席帷帳設堂中異馨馥郁映正愕立頃繡車一乘一美人年可十六七麗甚入門與映見已卽命設饌肴皿非世所有酒再行映請問所從來女曰妾洛陽花神也謁紫宸妃歸見君園花盛故來共君作半日緣當此雅敘何惜一詩命鬟進碧羅牋映賦曰花深竹塢傍幽居葉上秋光溼露低歌舞畱人天半月玉真何事楚雲

歸美人顧映嘆曰良會未幾人天又隔今茲一見固是夙緣無煩想念遂升車恍惚而沒

劇談錄洛陽瓊花觀花時車馬相繼有女約可十七八繡衣乘馬靑鬃雙鬟容態婉麗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黃衫下馬以羽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聞數十步外人皆疑出自宮掖莫敢近視行立良久令小僕取花四枝將乘馬回顧謂黃冠曰曩有玉峯之約此可以行觀者見其舉轡有輕風擁塵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爲仙人宣室志陳郡謝翦者所居多牡丹一日晚霽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雅代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翦相見坐於西軒謂翦曰聞此地有各花故來與君一醉耳夜闌欲別向翦索詩翦賦曰陽臺後會杳無期碧樹烟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悲美人覽之泣下亦賦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金闈卻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賦罷揮淚而去

續同書卷十五

高

仙女贈詩

洪武辛酉福清林子羽官訓導將樂縣與客游玉華洞藉草眠夢入瑤華洞天洞主三女字芸香者延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曰兒父地仙司文衡凡世閒才人詩文皆藉集中備天帝御覽見君詩數十首中有一鳥鏡天淨萬花潭雨香及檄雨古壇賦禮星巽殿開之句家君深所悅賞因揮翰賦詩流連而覺翌日避客獨往夢徑宛然石壁阻絕乃爲詩投洞深處炊許浮一棧出有

詩云天龍小苑傲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峯
長想黛眉青玩視不忍釋手箋則黃葉所成云

荆州記宮庭湖祠神甚靈著行旅祈請能令分風而帆秦少游宿
湖邊惜竹軒夢神女贈詩曰不知水宿分風蒲何似秋眠惜竹軒
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五侯鯖錄長安南山下有書生開圃蒔花一日來金犢車數艷女
飲亭下招生同飲甚歡恰臨別時出一碧箋題曰相思無路莫相
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枝

仙女贈枕

搜神記隴西辛道度游學至雍州城西五里比見一大宅有青衣

續同書卷十五

十五

女子在門度至門下求餐女子入告奉女命召入經三宿取金枕
與度乃分袂泣別

墨莊漫錄郭翰乘月臥庭空中一少女冉冉而下曰吾天上織
女也帝命遊人閒願乞神契乃升堂共枕至曉辭去後夜復來至
七夕忽不來數夜方至曰帝命有期便當永訣以七寶枕畱贈而
去

宣室志韋弁遊蜀郡遇玉清之女女曰有至寶將以贈君當敵王
侯一碧瑤杯一紅蕤枕一紫玉函

清異錄左宮枕是左宮夫人授杜光庭者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
者欲仙

仙女雙配

神仙傳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遙望山上有桃樹子熟
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
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
復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杯便笑曰劉
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欣然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東西
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交錯具饌有胡麻飯山羊脯
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婿來酒酣作樂
夜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絕款畱半年思歸女遂指示還路鄉邑零
落已十世矣

續同書卷十五

十六

搜神後記會稽剡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重嶺甚多見一
羣山羊六七頭逐之經一石橋甚狹而峻羊去根等亦隨渡向絕
崖崖正赤壁立各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廣狹如匹布刻人謂之瀑
布路徑有山穴如門豁然而過既入內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
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着青衣見二人至忻然
云早望汝來遂爲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復有得婿者往慶之曳履
於絕巖上行琅琅然二人思歸潛去歸路二女追還已知乃謂曰
自可去乃以一腕囊與根等語曰慎勿問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
人開視其囊囊如蓮花一重去一重復至蓋中有小青鳥飛去根
還知此悵然而已後根於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

視但有鼓乃蟬蛻也

學道懸石

真誥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嘯豕山積十三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顏無變色心安體悅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試神丹白日昇天

後漢書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肆頭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後遂隨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中畱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以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象蛇爭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孺子可教也

續同書卷十五

七

欲廢釋教

宋書藝祖始受命欲廢釋教偶日暮微行入大相國寺至小院戶旁見一髡醉唾穢於道陰怒適從旁過髡攔抱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人告汝宜歸內藝祖心動以手加額禮焉既還密遣忠謹小璫往曰視髡在未且以所唾物來及至不見髡遂取所嘔穢至御前悉成御香釋氏得不廢

明史逸明高皇欲廢釋教取惡僧埋而剷之名劊頭會一僧屢劊而頭屢生高皇異之遂不廢釋教

白馬寺

漢書明帝時佛始入中國勅洛陽城西立白馬寺因白馬負經而

來葬此故以名寺

高僧傳天竺國有伽藍各招提大富有惡國王利其財將毀之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後改招提為白馬多取此名焉

羅漢避災

或堅志紹興甲子歲江浙大水衢州常山門外招慶寺於五月十八日早雨作山林震搖諸峯同時皆倒廊殿陷沒先一日有老道者晨起見數僧打包而出若行脚者顧曰此將有難唯藏下可免果然

湖海搜奇淮陰龍興寺素雄麗正德六年湖水泛溢居民避寺中半月許污穢殊甚僧不能禁一青巾白袍者至年可三十餘周行

續同書卷十五

六

廊殿入室僧不為禮坐定亦不致茶乃問曰此地有饑民往否曰有曰禪室會居否曰惟禪室無有遂告去僧亦不送其夕居民見羣僧荷擔自寺中出其狀或髡或髮或妍或醜老少非一皆西行人皆疑多僧向不類在寺中者入問皆云不知明日雷雨大作火自後殿起至山門俱成煨燼惟禪堂踴然獨存乃知青衣者火部將羣僧則羅漢也

湖瑤雜記康熙元年淨慈寺羅漢堂災前一夕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北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皆奇偉約有數百皆肩負瓢圓持擔杖拂行人怪之問其何自皆曰自淨慈向靈隱挂單駐足翌日羅漢堂焚始悟所見皆羅漢也

佛動

梁書武帝時舍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震動

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圖成孝武舍萬人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

宋書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震動未幾交趾入寇城幾陷其

後又動而儂智高反遂屠城去

又宣州大火先時有鐵佛送前送卻若俯而就人者火尋作

佛泪

北史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目皆垂泪遍體皆溼

三月乃止人目為佛汗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殆盡

宋書靖康元年立春前一日太史局勾芒神泪滴衿袖是年徽欽

續同書卷十五

九

二宗北狩

元史至正末蘇州承天寺佛像流泪拭不為止張士誠據吳佔寺

作宮有暫借承天住十年之句

誤塑十姨

一統志陳昂閬州人有陳拾遺廟說為十姨遂更廟貌為婦人像

温州府志府有杜拾遺廟後說為杜十姨塑婦人像里人以五髻

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髻鬚者即伍子胥也

誦經免難

太平廣記張暢常持觀世音經南譙王義宣構逆暢不從王欲害

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王遂不敢殺及王敗暢繫獄誦觀

世音經千遍鎖寸寸斷獄司易之輒復斷有司因釋之

宋書蕭斌將斬王元謨夢人告云誦觀音經千遍則免誅既覺誦

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不輟以沈慶之諫忽傳呼停刑令守礪礪

北史盧景裕以事係晉陽獄至心誦觀世音經枷鎖自脫

齊書高歡得罪將刑在獄中夢沙門教誦經覺時皆記憶不失誦

滿千遍及刑刃折得釋是為神武帝其經人名曰高王觀世音經

西玉帶

遂齋閒話東坡訪佛印於金山投玉帶以鎮山門佛印以一衲報

之

明神史李春芳少讀書崇明寺世廟中狀元及第後大拜西玉帶

續同書卷十五

三

於寺中架樓貯之名玉帶樓

作蓮花漏

翻譯名義集遠公之門有僧慧要患山中無漏乃於水上立十二

葉芙蓉因波而輪以定十二時今日遠公蓮花漏是也

宋史燕肅嘗上蓮花漏法

金史歷志張行簡提點司天監常製蓮花漏星丸漏以進

心頭火

指歸集宋狀元張九成告歸一日叅喜禪師師曰汝來何故曰打

死心頭火特來叅喜禪師以言探之曰緣何起得早妻被別人眠

九成怒曰無名真禿子焉敢出此言師慰之曰輕輕撲一扇爐中

便起烟九成深愧悟遂去髮號無垢子大開禪宗

挑燈集與明初高州將軍胡深造白雲禪師曰滅卻心頭火特來

參老禪白雲續曰將軍來太早妻被將人眠胡怒欲刃之白雲曰

心頭火未滅暑撥即生烟胡愧謝白雲曰若問前程事古月下西

川後果敗死蜀地古月指其姓也

僧人反初為儒

撫言周賀少從浮圖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

又繆島雲少從浮圖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風武宗朝准勅反初名

甚喧然

又劉軻少為僧止於豫章高安縣南果園復求黃老之術隱於廬

續同書卷十五

五

山既而進士登第文章與韓柳齊名

楚庭稗珠錄王邦畿字悅作逃於禪悅子隼號蒲衣亦愛禪披薙

出家隼妻潘亦事優婆塞居二十年不相見後蒲衣欲反初服問

訊其妻潘報曰君既有意妾亦同心俱歸室蒲衣善學著有詩經

韻考士林重之

又有翁山者曾與蒲衣俱出家後返初服以詩善蒲衣蓋諷蒲衣

之歸然則蒲衣還俗實翁山有以報之也

又梁六瑩初衣為僧不久而歸舉解元

得僧為子

真詳記王練字元明邗郡人也宋侍中父岷字季琰晉中書令相

識一胡沙門每瞻風采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若我後生得為此

人子於近願亦足矣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可為弟子耳頃之

沙門病亡後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園奇珍

珠寶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

曰阿練遂為大名云

玉堂閒話崔慎由初以無子為念有僧常游崔氏之門者崔因告

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游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

彼若不雇更之他所若雇我厚官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

為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雇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

甚勤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自度無以報

續同書卷十五

五

公願以後身為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綱

僧二字

夷堅志東海薦福長老了爽住持俄病背疽小愈復結腎癰終以

破股而死紹熙三年五月郡志鄭侃夢其捧瓊珠一顆圓瑩可鑑

以昇之侃引手承接誤墜地碎焉驚而覺時爽亡已數年明日侃

妻誕一男乃具告所夢於兒仁曰婦得雄固慰人意但碎珠之兆

恐不能佳仁解之曰瓊珠碎卻圓以圓老名之可也兒在襁褓中

無病惱及能食啖以肉輒吐與以餅餌蔬筍則喜稍能移步望僧

過則笑呼執其衿追隨弗舍乃俾出家而製小直授與著慶元二

年甫五歲矣忽苦淋疾既又瘡發背上顧母曰爽兄喚我母深憂

之既而亦以暴下而天畧與爽同

又建安劉處約以殿中丞通判南劍州夢一僧相訪自言宣城人云某有一指之厄暫來寓世五十七年是歲生子名曰詵因赴試都中值苦寒右手小指遂拳屈不復能伸既擢第官至大成府典樂壽止五十七特贈龍圖閣學士

又饒州東湖內浮洲開福院主善講經郡民熊氏常延齋供未有子僧因赴齋罷熟視其妻曰我來與爾作兒熊夫婦大笑是夜妻夢訪其居遂有孕越十月又夢詣其室腹疼而寤忽見一禽若青蒿者飛入口即生男明且熊往開福視之已坐化矣利陽鎮人沈公假館於熊熊子謂曰我欲託身翁家沈戲曰吾家那得飯與汝

續同書卷十五



喫沈回舍妻亦再夢熊來其生也亦感青蒿之異而熊子亡都昌土塘黃氏每以姻事至沈家此子之語如熊生既而亦如之蓋僧閱三生不離鄱陽皆先與母約而首尾不過三十年

又饒州城下六禪刹東湖薦福寺最大貴溪人如本住持頗為叢林歸向淳熙八年正月感疾數日弗愈至二十八日呼侍者謂曰老僧今夕當別侍者泣曰不知再遇師於何日曰明日可一見侍者曰會於何所曰城內崇福院門外王大醫家也先一夜醫者王大辨妻姜氏夢游寺見本老臥於廡下龕中問之曰長老何不在方丈笑而不答既醒則其子婦汪氏生子及旦數僧來詣王氏具說本老遺語大辨亦告以妻夢事既符合引僧入室嬰兒即張口

大笑自是絕不茹葷其家呼為僧老

二氏廢興

齊文宣帝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宋書徽宗令沙門皆冠簪為道士見史

周書武帝廢佛道效後天元復之

唐書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太宗復之

口吐男女

釋氏譬喻經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室家梵志少息女復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其臥梵志覺次第吞之而去續齊諧記許彥綏安山行遇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鶯籠中戲許之

續同書卷十五



書生便人籠與雙鷺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曰欲薄設餼饌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攜今欲召之遂吐一女子貌絕倫接腰而坐俄書生醉臥女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明秀可愛書生似欲覺女復吐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曰日已晚當別還復吞此女子及盤而去

續同書卷十六目錄

神鬼

借神物 總

神識貴人 以下神

神撰人長

山神降生

泰山府君

泰山錄事

華山神强娶婦

禱神得第

續同書卷十六目錄

戲貶土地

水神寄書

水神求物

岳墳靈異

先賢繫笏

無鬼論 以下鬼

冥王延師

鬼識貴人

鬼畏正人

鬼聽彈琴

鬼彈箏篋

鬼吟詩

女鬼詞

西施幽會

妖異

妖由人興

妖畏正人

宗三秀才

樹生嬰兒

竹中人

續同書卷十六目錄

葫蘆中人

卵生人

男生子

人妖

二

續同書卷十六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時宜雨香

神鬼

借神鬼物

續耳談濟源縣北海廟神通人假貸祠前有兩池東池能出物以應人求貸欲假金者禱於神決諸琰許則以券投池中有銀浮出如其數貸者持貿易利市必倍如期具子母祭謝投池銀沒而券

續同書卷十六

出浮水上如人閒式亦有中保人若神不許投券水中仍浮出牛馬諸物皆可假投之復出故不死也嘗有不能還者舍其兒以盆盛之投入頃浮出啟視兒在無恙蓋鑿其誠而憫之

白醉瑣言洞庭君有船與客裝貨有銀借與土人必書券送息還莫敢有爽期者

又沔陽魯白道言彼處有古塚中有桌几各十二金銀酒器隣近延賓之用者焚金錢一百告於墓焚借帖假用即得事畢滌而還之否則至其家為祟

耳新北土長源縣有子路畜馬肯雇與人乘之

又岡古田有喬松松下祠曰林九姑松輪囷成林而柯九出祈禱

雲集甚靈應福清毛秉義貧不能歸求濟於神書券告貸置案上明日松枝上有雜絹裹金數十得之大喜持歸數年息千倍初無償意姑忽以聲至其家見索飲食起居如人義但盛供具為軟詞無償心姑曰不念資所從來而久負至今索又不與吾非欲奪所有祇還所本無可耳自是義貧如洗

神識貴人

夷堅志徐大經朝奉初鄉薦入京行亥半途寓宿一寬宅舍館已定聞內閒呻吟者非一而應門者惟見一老翁執禮甚恭供需之物若屬縣之奉彼者心竊疑焉問之方云其家病疾徐彷彿欲去翁遂拜於前曰秀才得非江西撫州人姓徐者乎答曰然翁曰吾

續同書卷十六

官乃我家福星我家六十七口不幸一男自獄歸染囚疾今家眾已死十分之三獨老夫先病而甦昨夜忽夢數神來相將辭去某試陽止之神相顧曰不可居此矣明日有撫州徐朝奉來當急引避故從早迅掃以待果蒙賜臨幸為小駐

吹影編張中丞 仔童時就塾日過西境土地祠神示夢於廟祝曰都室晨夕過此迎接頗煩可築牆蔽之明日廟祝陰置一剪子於神膝伺廟門外見一童過人視神膝則剪子已落地矣即中丞也公嘉靖丁未進士懸官至粵西巡撫

郝元敬談纂四川合江李實徵時過其鄉土地祠見像起立心竊異之歸告其母欲碎像母止之神忽托夢於人云李右都過吾敬

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為吾致謝景泰時果官至右都

秋坪新語滄州東岳廟神像威嚴見者莫不生長李觀光少時與同學戲賭謂能黑夜獨身入廟借得獄帝手中笏來眾富蘇金為筵公至暮運去先是其同學某膽素壯與眾潛商先藏神案下俟李至假神語嚇之乃入廟啟案踰伏忽聞神語曰今日李通政借笏來當擁護之勿使驚同學驚駭氣絕頃之公至向神長揖登座取其笏下歸以示眾眾叩以何所見開曰不過一堂木居士耳眾乃實告之公言不知於是羣往廟中搜索不獲既乃得之神案下捫之死矣駭絕昇之歸幸心頭尚溫移時乃甦問何至此其人備

續同書卷十六

三

言之無不驚異不能食言翊日備酌具蔬醉飽而散公後歷仕至通政司使悉如神言戴大司農明說題額曰靈跡在笏
楚庭神珠錄陳文惠公堯佐自潮來惠攜潮士許申偕行泊舟岸次夜聞馬騎嚴呼丞相與漕使會於此且訪其地則姚娘廟在焉申字維之潮陽人公奇其文甚器重後官達果如神語也
莘野纂聞吾蘇陳僖敏公益韓都御史雍並為郡上弟子員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登進士為顯官皆以勲名終
張文懿為射洪令時出城遇邨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

文懿惟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闕見雜錄

神搜人長

湖海搜奇嘉靖初紹興張益習儒為弟子員夜夢見二蒼蠅自窗外飛入集几上倏成二人頃漸大長七八尺各以手撫張張噤不能語一人抱其首一人拽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至與

續同書卷十六

四

屋等又踞二壁角再拽之張昏然二人仍化蒼蠅飛去遂悟至旦加長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驚而問之一字不復識有司聞之奏為大漢將軍

耳新張天護夜夢巨神呼令長長因竦身展足抵隣籬為隣媪驚止自是長八尺餘長擄肥軀過城市人競聚觀焉不得行張仰扳卓楔脚束馬馬去地二三尺眾駭服

山神降生

宋史楊億祖文逸嘗作玉山令夢玉山神來訪覺而生億又陳升之建陽人母夢九日山神來謁而生

泰山府君

夷堅志孫默石倪徐楷相繼爲泰山府君

又呂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觀之未幾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爲必主岱嶽也

泰山錄事

列異傳蔣濟子既死夢於其母曰兒今爲泰山伍伯甚苦太廟西有謳士孫阿將死爲泰山令乞豫囑之母以告濟濟往托焉未幾阿果死月餘濟夢兒來言阿爲令使兒得轉錄事矣

南史沈攸之傳沈僧昭少事天師能記人吉凶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著

華山神強娶婦

續同書卷十六

五

廣異記景雲中河東南縣尉李某妻王氏一日見黃衣數人御犢車自雲中下至堂所王氏驚問所以答曰華山府君使來奉迎王氏遂死於階下頃有人詣門自言能活夫人入門書墨符飛之頃王氏活曰初至華山忽見一人乘黑雲至云太乙令喚王夫人如不速送還當有深譴神大懼令送至家

紀聞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人門而愛妾死令巫請之巫言二郎好汝妾既請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爲妾鑄金爲觀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騎不敢過神曰且爾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錢一千圖菩

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猪將烹之工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卽蘇曰已免矣適又見迎車騎轉盛二僧守其門不得人有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頓仆車騎卻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

禱神得第

說備一生禮奎宿甚虔同儕戲之以經書文七篇置神座前生得之喜爲神賜稽首受而讀之及試題一如所讀竟登第

耳新萬曆中吳門陸氏稱盛有時遇者兄弟聞名稍遜歲考牌至

續同書卷十六

六

日謁拜郡廟祈夢中預告試題其兄時選時賓竊姍笑之於按臨前書如有周公之才一節題置郡廟香爐下時遇往得之大喜兩兄復故叩曰禱拜有靈否時遇秘不洩集名社課錄其佳者誦之迫入試果此題遂冠軍食廩多年

又浙江蘭溪童茂才平時怠於學衡文者將至乃晨起於至聖前焚香虔禱且取四書展開閉目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一節題次早復虔禱又拈前題遂徧覓此題佳文熟誦試日題出果然遂得高等

戲貶土地

郝元敬談纂四川合江李質醉過土地祠書像背曰此神無禮合

送鄴都鄉人夢神泣告曰李秀才將送我鄴都煩急求救於其母鄉人往告母命懸之

諧史吳文定公寬少時詣土地祠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土地乞告曰令徒見謔天曹筆也冀師爲我釋之師訪諸徒得之命文定滌之文定復詣祠書免貶二字去

水神奇書

伽藍記後魏虎賁洛子淵者洛陽人戍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假歸令附書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元寶至見一老翁云是吾兒書引入屋宇命婢取酒見抱一死小兒過俄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飲訖送出但見綠水東傾唯一童子年可十

續同書卷十六

七

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旋彭城子淵已失乃悟是洛水神也

異苑中宿縣有觀亭江神晉中朝有質子將歸洛路見一行旅寄書云吾家住觀亭廟前石門向有懸簾扣三自有應者及歸如言果有二人自水出收書云河伯今欲見君此人隨去屋宇言語無異世間今俗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酉陽雜俎平原縣有杜林邵敬伯家於長白山有人寄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幸君爲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葉投水中當有人出從之果見人引出令閉目入水豁然宮殿一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曰持此當

無水厄敬伯出衣無沾溼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冢

侍兒小名錄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泣曰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池西有柳樹君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出士人如言送書果有婢出得書甚喜延入持真珠一筒投土人

異聞錄唐柳毅下第過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少女嫁涇川次子爲讒毀黜家住洞庭願君寄書去繫橘樹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果一人取書視畢有赤龍摩天去迎女歸宴毅辭去後娶盧氏曰蒙君救涇上之辱茲奉閨房因同去不知所終

水神求物

續同書卷十六

八

宋書呂端奉使高麗過洋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反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聲起舟下

又陳亮咨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公慎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游弈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愿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叟再拜謝

稗編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大作投玉塵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止視黃山谷書韋應詩曰我尙不識鬼豈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收水光如鏡

又嘉祐中一貴人攜障幹畫馬渡采石風濤大作數日不得行禮於水神夢神求畫獻之乃止

岳墳靈異

王文祿述畧羅汝楫附秦檜意劾岳武穆公讞成汝楫之子愿知鄂州人武穆廟遂卒像前

耳新崇禎中金陵秦某檜之後裔偶入岳廟雙睛墮出遂以瞽廢子巷雜錄秀水張恭錫先生晉徵自述為諸生時夢入岳廟王待以禮既而辭出聞廟後樹林中哀號聲往視見一囚反接於樹一力士執錢鞭之張問何人囚曰吾秦檜也岳王罰令每日受錢一百公幸與王善能為吾丐免今日百鞭乎張許諾復入謁王而王已預知其意不復為禮怒叱曰汝向與吾同事吾被檜賊害汝亦幾不免今何得昧前因反欲為賊乞哀可速退姑貸汝張惶懼

續同書卷十六

九

趨出再過林中則見執鞭者又增一人謂張曰王怒公為囚所請今日加鞭一百張大驚悸而寤明日猶面熱背汗急往廟拜謝幸得無恙

葭鷗雜識康熙丙子春浙撫王嶠谷維新到西湖岳墳禮拜武穆畢願瞻墓前鐵鑄秦檜王氏等跪於前游人必笞扑之惻然憫焉默念此事已遠欲撤去之然未出於口也忽覺背上有人鞭之者悚然而退途中即病進署惛然萬方祈禱不愈而殂

先賢繫奸

史畧監生張某疏請以魏忠賢配孔子一日入國學驟病自言為子路所繫遽出遂殂於衢

耳新監生陸萬齡請祀魏忠賢於闕里及國學及魏敗陸逮刑部過聖廟自見澹臺滅明及周程二夫子指陸嘗曰汝侮聖倡邪議建逆祠時聖廟致各省效尤吾黨木主半在泥坪爾輩自有王法君子不與小人鬪力明珠不與瓦礫相觸陸匍請罪形像不見遙望惟紫瑞霽而已

無鬼論

晉書阮瞻傳瞻素執無鬼論忽有客詣瞻與言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作色曰鬼神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相須臾消滅

續同書卷十六

十

道士詣門求見其論讀竟謂尙曰詞理甚工然天地之間若云無鬼此謬矣尙謂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則鬼也豈可謂無君若進本當為諸鬼神所殺不如焚之因而不見竟失其本

睽車志宗俗著無鬼論無能屈者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冥王延師

楊忠愍公為書生時有一客遣使者來請為塾師公同使者赴館如是者往來三年後將辭歸謂門人曰焉有設教三載而主賓不一相款洽乎門人曰家君非不欲一接顏色恐不便奈何公強之再三門人曰家君即冥司天子也先生往來之處乃冥司也公固

欲請見冥君邀之入登墀果門屏堂宇非復人世下堂揖畢公即叩詢終身答曰君將來名炳天壤夫復何愁因攜手偕行至紛華處指示公係汝得意時境界後到一空屋黑黝不堪血肉淋漓滿地公問之故答曰此人臣殉難之處公愀然作色冥君曰殺身成仁正人臣盡忠之道後公遇難在獄即所見之空屋也

廣聞錄萬歷四年山陰諸生某暴卒家人以胸猶溫未斂淹至月餘始殮身畔有十金爲所攜來者曰我死適冥司值親識某駭曰君何爲至此然某閻王正爲子延師當爲君緩頰既果延主西席諸子羅拜北面受業起居經史一與世同亦爲吾別具有僕皆世閒食王服袞冕甚尊嚴謂吾曰君欲見五閻王乎蓋貴鄉王陽明

續同書卷十六

七

先生也及見先生亦爲客主禮歡飲先生曰此冥閒不宜久處使判官檢吾祿命簿復言尙有十年先生即謂主王送吾歸並令取世閒鐵贈吾所攜者是也

醒心集張恭錫嘗於病中夢兩青衣使者持紅帖邀至一大府第云是眞王府遙見堂上王端冕執珪坐身大如世閒所望金剛侍衛森嚴不能仰視使者囑張閉口俄而開看則王已常服身如常人侍衛亦退揖張升堂敘主賓禮曰欲暫屈先生爲館師訓二子習制義以便異時取科第張曰爲王子自有世傳安用科第王笑曰即吾亦不免輪迴人世作公侯况吾子乎引張入館呼二子出拜年可十三四甚雅王命讀項仲昭稿謂其尖穎長人神智也張

爲指示二子殊聰敏恍惚間覺坐館之日甚久一旦王開筵謝別曰先生是科第中人但艱於得子今贈先生二子願左右捧一金盤來盤中坐二小兒長不及尺宛如小粉孩曰以此奉酬師德可矣即命前青衣送歸頃刻至家遂醒身已僵臥兩日矣自是病愈後果得二子

曠園雜志仁和某生除夕至小港閒步見一舟來繫樹下有一役持柬疾走訪某名某云何事役云我主人欲延某爲師某云即我也閱其柬姓吳名奎文兼出聘金二十兩某約於明春赴館役云主人迫欲請不能待隨登舟至其家主人冕服出迎至書館命其徒出拜問徒所從學乃詩古文也一日其徒出囑其師云堂側廊

續同書卷十六

三

房有門封固不宜窺某至更餘故窺之見主人端坐中堂拷訊多人門外皆悲戚聲某驚怖欲絕次日其徒至館云昨囑師勿窺師竟潛視今緣盡不爾矣即贈半載修金五十兩送之歸至河干前舟猶在其送者亦即前役也比登岸舟與役俱不見

觚賸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晝臥夢一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引之入書室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曰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一日主人開宴邀學究共席廳事設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而坐酒半忽見一梯懸

於堂檐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速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四歲能爲制藝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楊州 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曠園雜志錢塘凌進士紹焯爲諸生日病劇恍見真主一役請延爲師凌應聲曰吾才不及同學傳陸蓋往請之蓋凌平日服其才非推諉也已而凌病愈傳忽暴疾卒後凌方成進士卽患疽歿豈仍赴冥中師席耶

鬼識貴人

續同書卷十六

十三

太平廣記野叉欲啖哥舒翰妾尸翰方眠側野叉曰貴人在此奈何翰起擊之野叉逃走

宋史王旦知平江官舍舊爲山怪所據前令皆不敢居旦將至守吏惟聞羣鬼呼云相公至矣當避去

碣石剩談豐城李裕爲諸生時嘗偶至外家會婦翁臥病翁夢中聞鬼語曰明日有吏部尙書至吾輩往廚下空罈中少避可耳次早會李至請書吏部尙書封條數張李書就翁令將廚下空罈封之投於野李別去婦家疫疾遂退李於景泰甲戌登進士成化中位至吏部尙書

耳談梁公詩正少時自書塾還道經古刹見數人噪於場曰尙書

來卽之無所見後爲司農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產仲舉不知夜三更有叩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之見何兒各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爲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聞此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而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周亮工閩小紀侯官唐漢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云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終年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鬚斷不關今夜聽啼猿又一吟曰饑鳥隨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鬻饌帶土生春草旣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早漢候之果有戴釜濟者漢告之故乃止至夜一鬼又語曰鐵帽生爲唐叅政所拯奈何唐聞大喜後果官叅政

鬼畏正人

續同書卷十六

十四

夷堅志兗州萊蕪人王直夫賦性剛介金正隆元年春正晝鬼見行於中庭百端千態舉室怖駭直夫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致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正氣彼陰鬼耳烏能干陽汝輩宜安之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言曰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固已敬服猶謂色厲內荏故示怪以相懾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不

敢循舊態矣陳悍而沒

南史傅昭為安成內史府舍稱凶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為直正所致

異聞錄李果為洛陽令有進士劉兼過其境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古正人也可於他邑求血食兼啟門視之無一人方知乃邑之妖神

唐書魏元忠一夕羣鬼昇其牀元忠曰能徙堂下乎徙之又曰復能徙堂上乎又徙至舊所鬼曰正人也不可侮乃去

鬼聽彈琴

續同書卷十六

五

晉書嵇康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談音律索琴彈之遂為廣陵散以授嵇康仍誓不傳於人世說會稽有防風鬼常跋雷門上腳垂至地晉橫陽令賀韜善鼓琴防風鬼聞琴聲在賀中庭舞

邢子才山河別記王恭伯閭門郵亭鼓琴有一女子謂曰妾生平愛琴願共撫之留之宿向曉而別以錦褥香囊為訣恭伯以玉簪贈行俄而天曉聞隣舟有吳縣令亡女靈前失錦褥及香囊而玉簪在焉

西陽雜俎成式從父某自信安至洛宿舟中夜半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還寢夢一女子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來揚子尋姨

夜至旅市吏子乘醉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自縊乃潛埋於西渠中抱寃四十年無人為雪適聽琴聲不覺來此

驟車志稽中散彈琴忽有人面甚小須臾轉大單衣葛帶稽視之既熟吹其燈曰余取與鬼魅爭光

堅瓠集吳寧野從先小窗清紀王彥伯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

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楚明光也唯稽叔夜能焉彥伯請授女曰此非艷俗所宜唯可自娛爾鼓琴且歌止於東榻遲明辭去

鬼彈箜篌

續同書卷十六

六

太平廣記漢會稽句章人東野遺暮不及門見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有一小女彈箜篌歌曰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緹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有賣食母在肆因言所見母驚曰此我亡女葬於郭外耳

孔氏志怪錄長孫紹祖行陳蔡間日暮有人家呼宿房內聞彈箜篌聲窺之見一少女明燭獨處微調之女亦忻然因與會合將曙揮淚與別贈以金縷小合子出門百餘步顧視乃一小墳也

鬼吟詩

耳新祝永清游湖湘泊舟沙際夜聞哀吟明日見沙上大書一律云長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弔屈原千古不消魚腹恨一家誰識雁行冤紅妝少婦空臨鏡白髮慈親尚倚門最是五更淒絕

處一輪明月照雙魂

異聞記安吉碧蘭堂數多鬼怪紫芝嘗共客游眺於此近暮見水面一美女衣裳楚楚手捧蓮花足履蘋草而來晁此之女自若行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浮兩鬢蕭蕭玉釵直由東岸去不見

雷青別札正德未洞庭包山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自稱終南山道人俗稱爲風流神鬼與人飲後酬酢諸謔無所不至其詩云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落葉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踪跡太華峯頭第一家

筠廊偶筆李闖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寓一大

續同書卷十六

七

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云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拱聽徐云蜀鳥啼殘紅影散吳鷺食罷枯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

耳新湯久續守北邊出戰而沒一日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暝忽有官兵至驛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只索筆墨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寂然無人啟戶視之但見壁閒有詩墨跡淋漓詩云手提長劍斬渠魁一箭誰知中兩腮胡馬飛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垂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不

得幽寘徒築望鄉臺

鄭遠古博異志劉方元夜宿古館歷西有籬隔之又一廳常扇鎖二更後聞籬西有婦人言笑聲俄有訝者細若曳縷明且開院視之則秋草沒階啟其廳東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詞曰爺娘送我青楓根不知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鬼詩也

女鬼詞

天都載常彥溫少不羈落魄京師偶閒步一宅見樓上有女子倚欄而吟及踰垣而入寂無人遂登西樓但見積塵滿几有幅紙字墨尙新一詞云禁鼓初傳時下打虛過清風明月夜眼如魚目幾時乾心似酒旂終日挂銀漢低垂星斗斜院宇空寥燈燭卸瀟灑有誰知獨自上來獨自下彥溫問其鄰云此屋多祟無人敢居將百餘年

續同書卷十六

七

吳中舊事雅熙寺中月夜常有婦人往來廊廡閒歌浣溪紗詞且哭且嘆聞者就之輒不見好事者錄其詞云滿目江山憶舊游汀花汀草弄春柔長亭艤住木蘭舟好夢易隨流水去芳心空逐曉雲愁行人莫上望京樓士子慕容巖卿見之驚曰此余亡妻所作無知者安從得之告之故卿悲嘆曰此寺蓋其旅櫬所在也

西施幽會

窮怪錄劉導僑居京口與同志李士烟一日同宴共歎金陵皆傷

興廢俄見松間一青衣女曰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
冀少雨願垂雇盼語訖有二女至一衣紅絹者西施也一衣紫絹
者西施之妹夷光也衣紅絹者曰同宮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
蓋謂君子導語夷光曰夫人之外固爲導匹乃指土烟曰此夫人
之偶也言畢各就寢天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
君固知之爲越所遷妾浴他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居故園今吳王
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貢吳王者妾與夷光相愛
今者之行亦因緣會言訖惘然導與土烟各執手曰後會無期西
施以寶釧一隻雨與導夷光持裙珠一隻以贈土烟飄然而去時
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續同書卷十六

九

博物志梁肅思遇居虎邱東山一日雨中聞叩門聲開問之見一
美女二青衣奴并神仙之姿女云從浣溪來思遇曰得非西施乎
女曰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慮懷應就寢耳及天曉將別女
以金釧子一隻畱訣揮涕而去

妖由人興

劉敬叔異苑會稽石亭埭存大楓樹其中朽空每雨水輒滿有估
客攜生鮑至此輒放一頭於朽樹中邨民以爲魚鮑非樹中物乃
依樹起室宰牲祭祀日爲鮑父廟有靈驗後估客復至大笑乃求
鮑膳食之其神遂絕

抱樸子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麀而得者其主未覺有

行人見之因竊取麀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
罝中而去本主來得鮑魚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邨里共爲立廟
號爲鮑君後七八年鮑魚主至過廟下告人曰此是我鮑魚也何
神之有

妖畏正人

甘澤謠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一日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
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菽遂停盃設榻召之有頃
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人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
隙中間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
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同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

續同書卷十六

三

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
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
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
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加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
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滅燭寄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墮聞一女
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拯之詢姓名桂芳華也已受同里尹士聘
以尹家哀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尹乎欲爲副室乎
女曰歸尹非所願也亨納之一日兵部尙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
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出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

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實古桂竊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

宗三秀才

卓異記南郡邵某性廉潔有冰蘗聲至湖忽一赭面金神自稱宗三秀才登舟大怒簌布風浪邵屹立不動賦詩云來時此行李去時此行李葬我在江中不負此江水吟畢風恬浪盡神亦不見雙槐歲鈔高皇慶戰都陽湖時有棕毛巨纜分判為三歲久化為蛟龍宗一宗二飛騰而去獨其季淹留彭蠡湖舟人稱宗三秀才經其地者具牲醴禱祀稍不修敬輒見禍或化為人題詩休讖無

續同書卷十六

三

不立應

樹生嬰兒

隋王德祖家有樹生嬰大如斗經三年其嬰朽爛撤其皮遂見一嬰兒因收養之長名梵志

元畏元兒之地有和山二水出焉先時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間人即其所候之樹生嬰若姪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嬰裂得嬰兒五土人收而蓄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君長其地

北尸錄大食國西隣大海西岸有一方石石上有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笑動其手腳若着樹枝折取一枝小兒即死

廣輿記江寧府東陽鎮朱氏聞木巢中兒啼收育之遂以朱為姓名寶誌

竹中人

漢書西南夷傳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逐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養子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異苑建安有篋管竹節間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

幽怪錄鄜延人伐竹見二仙翁相謂平生勁節惜為主人所伐遂騰天而去

葫蘆中人

續同書卷十六

三

雜記胡廣以惡月生父母惡之納葫蘆中棄諸河岸側人收養之及長以為背其所生則善義背其所養則害恩因托葫蘆而生乃姓胡名廣漢時為相

耳新王疎菴以少司徒罷歸一日其媵剖葫蘆中有一仙人長寸許衣冠偉然其家爭問以休吉及疎菴出處曰公後當作大司徒遷冢宰勲名兩茂一代柱石言訖失所在公因祀之家繪葫蘆仙圖後登遷果然

卵生人

顧起元雜誌毗舍佉母生三十二卵卵破生三十二男古史徐偃王亦卵生又秦非子為馬卵所生

唐書陸鴻漸江流鳥卵所生有僧聞啼聲收之既長筮之得鴻漸於陸乃姓陸而名鴻漸

汪可孫雲宮法語宋楊文公之祖夢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母產一鶴卵形破之紫毛被體怪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至於江化爲嬰兒收養之後爲光祿丞

紫桃軒雜綴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踰斗云是部民陳鸞鳳之胞也

男生子

宋書徽宗時有賣藥男子懷孕生子

庚巳編齊門臨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病死其師建齋同衆茶毘

續同書卷十六

三

忽爆响腹開中有一胞胞內一小兒長數寸面目眉髮皆具衆所共見

人妖

醒心集成化丁酉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軍藉李大剛姪幼賣榆次縣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聞大同府山陰縣范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婦女針黹暗行姦宿一十八年未曾事發冲投拜爲師將眉臉絞刺裝作婦人就學工盡得其術隨有任義張端楊太王大喜任助孫成孫原七人復投冲學各散去訖丁酉七月十三日冲至晉州生員高宣家畱在南房宿宣增趙文舉強淫之冲不從文舉梓冲倒揣胸無乳摸有腎囊告官械

至京師察院具獄以聞上以情犯醜惡命磔於市並獲任義等誅之

碣石剩談嘉靖中瑞州府有藍道婆身具陰陽二體無髮因束足爲女形甚工女紅大族延爲女師教習刺繡卽與女子同寢初不覺至半夜陽道乃見因與淫亂後至一家女徒伴宿藍婆求奸女不從尋與父母言之試得鳴官訊伏以巨枷徧游市里

又奸人王某扮尼募飯宜淫巨室事發司理黃圖判曰王某三炭無賴奸兇異常倡白蓮以惑黔首祝青髮以溷朱顏教祖沙門本是出游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堂孰辨爲尼爲尙脫金蓮展衾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鵲人鳳巢誰禁關

續同書卷十六

四

睡之好蛇游龍窟豈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孀居而寡居不寡清風原有意入朱戶而孤女不孤廢其書火其居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剖其腹不足以蔽其辜

楮記室彭節齊爲江西經畧使有人報一尼教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詰問云尼所爲告官屢驗皆是女形有人教以猪脂塗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出男形再舐陽具頓出彭判爲妖物奏聞斬之

蚩菴瑣語郡廟道士沈求漢與孛素善其容貌舉止男子也順治癸巳年二十六歲被仇首是女子拘至縣庭令穩婆探其私具男女兩體乃鞠得素所通姦道士數人俱眞於法其師問配蓬萊驛

時人稱爲僞道士今回父家不嫁仍爲火居道士

續同書卷十六

三

續同書卷十七目錄

天文

漏天 以下天

見開天門

日中飛燕 以下日月

遊月宮

客星犯帝座 以下星

騎箕尾

雨穀 以下雨

雨金

續同書卷十七目錄

一

雨錢

雨魚

雨龜

雨肉

御史雨

白雪歌 以下雪

立雪

臥雪

雷書 以下雷

雷畫

雷生人

風雨移寺 以下雜

雲如樓閣

甘露頌

霜花

冰花

遠打五更

地理上

天關 以下地

天府

續同書卷一 二目錄

二

地肺

地聲

地出火

地隨水浮

天子氣

王氣

鑿斷王氣

畫地成圖

立銅柱

閒田

城門不開

水城退敵

飛來寺

市生肉塊

泥馬能行

續同書卷十七目錄

三

續同書卷十七

長白福申禹門軒



受業豐城萬

時宜雨香

校刊

天文

漏天

梁益州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

寰宇記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壅道有大漏天小漏天

又戎州宜賓縣四時霖霖俗謂大漏天小漏天

續同書卷十七

又雋州亦有漏天

洽聞記南廣水南二百里漏天窮年密雨不見日月

見開天門

五雜俎馮馮跋嘗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見晉書載記

又高洋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

又羊襲吉見天門開其內雲霞頌洞光明下照山岳祥葆光錄

又馬浩瀾曾見天門開有已姓名

王文公遺事且幼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

天中記四川制置劉雄飛亦見天門開

雜異書曰時有女子尚幼七夕見家人出廳候天門開獨在室中

不出曰若合當見者雖暗室中亦應見之至夜深忽見天門開雲氣赫奕因求富及長嫁而富家累鉅萬有賈客貨其絹百疋去而船覆溺貨皆沒其女子偶開後房見絹在其中但溼耳後賈客歸女子曰絹歸矣驗之而信

口中飛燕

晉書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

又永嘉五年日中有若飛燕者

唐史乾德三年日中有若飛燕者

遊月宮

李玖異聞實錄明皇與申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游月中過一

續同書卷十七

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天師因與明皇

躍身烟霧中下視王城嵯峨若萬頃琉璃曰

蔣帝逸史羅公遠取柱杖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如銀請元宗

同登游月宮

薛用弱集異記明皇與葉法善游月宮聽樂問曲曰紫雲曲也帝

默記其聲歸傳其名曰霓裳羽衣法善請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

寢殿中令人取之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

墨莊漫錄宣和二年子東夢至一處榜曰廣寒宮宮門夾兩池月

姊歌聲宛轉似樂府昆明池

客星犯帝座

後漢書嚴光傳光以足加光武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又桓帝與河南鄧萬對博太史奏客星犯帝座

騎箕尾

莊子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宋書趙鼎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雨穀

說苑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

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

論衡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穀形若桑而黑

續同書卷十七

三

博物志孝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雨穀小者如麥粟而青黑味苦

大者如麥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

述異記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民家則不雨

遼史食貨志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

蕤鄉贅筆十八年己未二月江南天長縣天雨穀

異苑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天麥

雨金

史記秦紀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

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金

又漢世翁仲儒家貧力作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家

天祿識餘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雨錢

漢書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

幽明錄海陵黃尋家先貧困忽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籬圍悞

落無數隨處皆拾得後富至數千萬

述異記漢世潁川民家雨金五銖錢

闕書唐昭宗時建陽熊哀性孝家貧遭親喪天雨錢三日哀叩天

以成葬

稽神錄汀州林氏為郡守罷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

氏仰天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為患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

續同書卷十七

四

止所收已巨萬矣

大有奇書明甌寧王氏事姑至孝貧無以養天雨錢以給之

澈石閒談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唯軍職官屋上為多

又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

王文恪公詩云蒼天似憫斯人困故向雲中洒與錢錢若了時民

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雨魚

漢書鴻嘉四年雨魚於信都長五寸

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書有雨隕魚於鄆州

述異記雍州雨魚長八寸

庚申外史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雨魚長尺許人皆取食之
明史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三日山東德州雨魚三日天都載萬厯
丁酉楚王府後有長春寺繞以澄湖湖與外河通寺前蓮臺忽龍
起蓮臺忽龍起蓮葉閉雨如傾魚皆乘水上升從雲中散落百里
家獲魚少陵詩驟雨落河魚此誠事理所有者

雨龜

漢書王莽時宮中雨五銖錢墜地悉為龜

宋書紹興中汴京雨水龜數十里大小皆具首足卦文

雨肉

後漢書建和三年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

續同書卷十七

五

晉書載紀劉聰時平陽雨肉廣二十七步

御史雨

唐語林唐顏魯公為河西隴右監察御史時五原大旱公為決冤
獄數事天乃大雨人謂御史雨

順治中秦世禎為江寧察御史時久不雨禎行部至太倉決冤獄
數事即雨人亦稱御史雨

白雪歌

文選宋玉作幽蘭白雪之曲

外史秦王與徵君飲觀雪於庭有姬臥貂帷賦白雪之歌起而覓
瑟不得倚帷而咏之聲繞殿閣積雪倒飛

楚詞宋玉對楚襄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

又文選謝惠連雪賦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又續而為白雪之
歌

立雪

舊唐書郭元振傳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
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於帳前與質勒言議雪深風
凍未嘗移足

唐書韋安石傳韋斌每朝會不敢離位笑言會大雪在庭者皆振
袂更立韋不徙足雪深幾至沒靴

續同書卷十七

六

宋史楊時傳見程於洛陽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
外雪深一尺矣

傳燈錄慧可侍達摩嘗夜大雪立侍不動遲明積雪至膝皆成紅
色

舊唐書蕭至忠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人皆奔避就
宇下至忠曰焉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立不去

後周書長孫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雪中待報自且至
暮竟無惰容

臥雪

後漢書袁安傳注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安門無

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見安偃臥問何以不出曰大雪人皆
餓不宜十人

魏志焦先傳注先自作一蝸牛廬後為野火所燒先因露寢冬雪
大主祖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

五色線宋元白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雪中去身丈餘周匝氣出
如蒸而雪不凝

胡元安見石室老人傭吹錄前集

雷書

國史補岳州華容縣廢玉真觀為大火所焚惟留一柱創書謝仙
火三字好事者摹於石

續同書卷十七

七

睽車志常熟縣破山寺僧堂李庚新建柱有雷神書凡三處內一
柱題云助溪作火田凡五字上一字从貝从力書所無字皆作隸
體倒書入木三分不類雕刻

說儲義興善權寺殿柱間有雷書余常見之

雷畫

異識資諸姑蘇韓某暑月坐堂中使櫛工理髮忽雷電繞柱奮擊
遲迴數刻某始驚甦見堂中石砌上繪梅花一枝紋理精妍久而
不滅

廣輿錄萬厯中吳郡西洞庭翠峯寺比丘維心新構一室初塗粉
聖夜聞霹靂繞室長觀四壁皆寫山川樹木人物室宇極工妙燦

然光明似梅道人筆法

雷生人

廣輿記雷州府城西南有雷公廟舊記云陳時州民陳氏獲一卵
圍及尺餘忽一日雷震而生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及長名文玉後
拜本州刺史多善政沒而立廟以祀

又瓊州府城西有黎母廟舊傳雷播一卵在山中生一女久之有
交趾蠻過海採香者因與成婚子孫甚眾是為黎母乃黎人之祖
也

風雨移寺

夷堅志大河之流截太行而東注峻灘數十水勢湍悍其一曰七

續同書卷十七

八

娘子灘山上有龍女廟山下民千家當夏潦積天歲有淪墊之苦
父老雜議將徙聚落於他所士人韓元翁者老成博雅為里黨所
信乃往謀焉元翁曰吾曹世代居此墳墓廬舍其傳已久一旦委
去於心終不安試歷懇於龍祠視其從違乃隨事為計亦未晚也
於是醵錢具牲牢酒醴擇日詣廟求遷其祠於河濱擲杯珎以請
得吉卜眾拜而歸是夜雷雨大作比曉一廟儼在平地自是漲漲
抵廟岸即止民無復憂

廣輿記廣東清遠縣有峽山舊傳有二神人化為方士往舒州延
祚寺夜叩真俊禪師曰峽山如建一道場足標勝概師許之乎真
俊諾之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啟戶佛殿寶像已運至此山矣因名

飛來寺

雲如樓閣

天中記唐高祖起天原次臨汾去絳郡二十餘里有紫雲如華蓋樓閣之形

册府元龜肅宗初為皇太子明皇幸蜀留肅宗在後夕次承壽有

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閣之狀

稽耶錄周太祖時李守貞於河中城人言見太祖軍上有紫雲如

樓閣車蓋之狀

甘露頌

梁書梁簡傳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

續同書卷十七

九

陳書顏晃傳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後甘露降晃獻頌

北史邢邵傳宣武辛酉陽路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

尙書符令邵為之序

霜花

春明退朝錄天聖中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

之

又政和丙戌歲儀真學中建大學庫屋積新瓦於地一夕霜後皆

成花紋極有奇巧者折枝桃梨牡丹海棠寒蘆水藻種種可玩如

善畫者所作

冰花

元史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河水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越三日方解

夢溪筆談慶曆中京中集禧觀渠中水皆成花果林木

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皆成花每瓦一枝正如畫家所為

折枝大花如牡丹芍藥者細花如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無毫髮

不具以紙印之無異石刻也

萬曆戊戌冬秦淮河數里皆冰冰上幻出奇形異樣花草如桃李

梅杏之屬宛與寫生折枝無異十餘日乃滅

快談集宋餘杭萬延之家瓦盆冰凝成花初若茶花之類久之跌

萼瓣蕊皆成真花或時為梅或時為菊以及桃李芍藥牡丹之屬

續同書卷十七

十

皆交出之一日忽作水邨竹屋斷鴻孤鷺之狀不可定其色目也

遇嚴寒必燕客觀水花人亦攜酒有就賞云

金國志金末河水凍成龜文又有花卉禽獸之狀巧過雕鏤時人

謂之天畫

後晉開運二年正月封邱門外壕內水上有文若華樹芬萼相連

千株宛如畫圖

宋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霸州渠水有紋如花葩狀

濟南呂彥能居秀州淳熙中知和州廳側真瓦數百雪消水漸皆

結成樓臺欄檻車馬人物並帶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

之類精巧殊甚彥能搨印十餘本以為傳玩

酉陽雜俎開成末德陽黃魚池池水作花如纈

晉五行志景福中滄州城墜中水有文如畫有竹木牡丹車馬人物樓臺殿閣之狀時人以爲地當有兵難近葉孽也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結水有紋如畫佳卉茂木華葉殷芳數日易以他水愈出愈奇

睽車志沈蒙老博士初爲太學率履齋生長起盥頰已盆水尙温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葉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

遮打五更

梁書武帝破東昏幸臣孫文明漏未盡遮打五更

續同書卷十七

宋書青州刺史檀祗破司馬國璠漏未盡遮打五更

天關

晉書王丞相導嘗指中頭山謂帝曰此天關也

唐書天文志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地所以設險限

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關

天府

淮南子注神農明堂曰天府謂可以建都之地

史記留侯世家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戰國策蘇秦世說燕文侯曰燕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南有碣石

雁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此所謂天府也

又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下之雄國也

三國志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地肺

五雜俎荊州江西岸有地肺洪潦常浮不沒其狀若肺故名

稽神錄金陵者句曲之地肺注水至則浮故曰地肺又見真誥

辛氏三秦紀終南一名地肺可避洪水

十道山川考商山一名地肺山

地聲

續同書卷十七

七修類稿青州府城外羅北門曰鎮青俗曰馬異左轉數丈抵門

座之角人或持石擊地自遠至磚中則若雜棲之聲

地考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履之拍手應聲如琵琶又絳州鼓堆

人馬踐之逢逢如鼓音

地出火

明一統志蜀伏龍山地窪若池以火引之有聲出地中少頃炎燧

夏月積雨停水則燄生水水上水爲之沸而寒如故

視北雜志火山軍地枯燥不可耕鋤犁入地不及尺烈火隨出

地隨水浮

郡國志漢北地郡靈州縣在河之中隨水高下號曰河奇

東坡作濠州浮山洞詩曰人言洞府是龜宮升降隨波與海通共坐舟中那得見乾坤淨水水浮空自注云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沈作喆萬簡今吳興南門外十里許大溪中有小洲廣一畝餘其上草木蔚然亦隨水高下名曰浮玉山見圖經予視之信然

天子氣

史記范增曰沛公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晉中興書秦始皇東游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之地有天子氣乃壅北山以絕其勢

續同書卷十七

十三

晉書咸寧元年洛陽大社內有吉氣占者以爲東方有天子氣應在江東

隋書天子氣內赤外黃天子欲有游往處其地先發此氣

洛書有氣象人青衣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

京口記龍目湖秦王東游觀地勢云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使斷因改各丹徒

程史崇寧開望氣者上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祖弗之信既而方士之幸者頗言之有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開之象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逆象既僭遂改元阜昌且祈於主者調丁繕治其故

嘗有鍾者力役彌年民不堪命亦不免於廢也二僭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

王氣

五代史吳世家豫章善術者望斗牛閒有王氣斗牛錢唐分也因游錢唐占之在臨安

鼓吹注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

東觀漢紀光武在春陵望氣者言城上有佳氣曰美哉王氣鬱鬱

南史宋文帝紀景平初有黑龍現西方五色雲隨之望氣者以爲帝王之符

續同書卷十七

十四

西湖俚語安吉縣東有四龍湖吳越王錢鏐以望氣言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鴿飛出化爲四龍

鑿斷王氣

廣輿記江寧府方山始皇時術者言金陵有王氣乃遣朱衣三千鑿方山疏淮水以斷地脈後亦無驗又郝天挺鼓吹注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故名金陵

又嘉興府之南有由拳城始皇東游術者云五百年江東有天子氣始皇令四十萬餘人掘汗其地表以惡名曰由拳

又紹興府鄞山始皇東游時鑿此以泄王氣

又福建福州府荻蘆山一名九龍山秦始皇以東南王氣鑿山至

此得蘆根一莖長數丈斷之有血因名荻蘆山

又雲南永昌軍民府九隆山相傳諸葛亮南征時鑿斷山脈以泄其氣

又江寧府直瀆乃孫皓所作俗云有王氣故皓惡而鑿之

又濟南府徂徠山羊續墓相者云有帝王氣其孫祐聞而鑿之相者云猶出折臂三公祐果至三公墮馬折臂

又福建建寧府白鶴山晉時術者言此山有王氣命工鑿之朝鑿暮台雙白鶴翔其上

又湖州府雉山在長興縣梁武帝時謠曰烏山出天子故凡江左山以烏名者皆鑿之惟雉山獨完後陳武帝霸先出於此豈謠亦

續同書卷十七

五

竟驗賦

又保寧府蟠龍山唐貞觀中術者言西南千里外有王氣太守令人入蜀見此山氣色葱蔚遂鑿破山之半水流如血

又龍安府城東有牛山梁李龍遷葬此武后時鑿斷山脈後元宗修築如故

書地成圖

漢書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並為中郎將擊烏桓歸光問千秋戰畧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晉張華傳武帝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

拾遺記始皇元年秦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以指畫地長百丈直以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之圖

立銅柱

漢書馬援傳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界

六帖唐馬總遷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故處鐫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

晉書武帝紀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

大唐新語長壽三年則天徵天下銅五百餘萬斤於定鼎門內鑄入稜銅柱題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

續同書卷十七

六

又衡州府衡山西北有銅柱三國時吳程普與蜀關某分界鑄此為誓

又辰州府城西北有銅柱五代晉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馬希範立柱為界

開田

家語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吾聞西伯仁者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虞芮之君曰噫吾儕小入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咸以所爭之田為開田矣

南史王志為宣城刺史時郡人張倪與慶爭田不決父老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如此爭乎倪慶因相攜詣縣所訟地成開田

北齊書元文遙字德遠初自洛遷鄴唯有十餘頃衣食所資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言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遂爲閒田

城門不開

七修類稿徐州不打春邳州無東門若使打春與開門蝎子咬殺人

文海披沙東昌有諺曰夏津不撞鐘高唐無北門撞鐘人頭痛開門生蝗蟲

水城退敵

續同書卷十七

七

魏志太祖與馬超相持渭南天寒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凍成

超大駭

魏書刊馬楚之伐蠕蠕聞賊將至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

東城立而賊至城固不可攻賊乃走散

宋史楊延昭知保州時契丹攻之急會天寒延昭夜集壯丁汲水

灌城上及旦水滑而堅不可破賊遂去

飛來寺

廣輿記廣東清遠縣有峽山昔有二神人化爲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後禪師曰峽山建一道場可乎俊諾之中夜風雨大作遲明視之佛殿已運至此山矣因名飛來寺

又思恩軍民府武緣縣起鳳山兩峯軒舉如雙鳳上有飛來寺

市生肉塊

搜神記新莽時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以問費長道道曰此物一名肅二名荻中有鐵券長一尺六寸云王家衰劉家當興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試之果然

魏志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塊長圍各數尺有頭口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無體無聲其國滅

載記劉聰時流星落平陽北十里視之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外肉旁常有哭聲

泥馬能行

續同書卷十七

六

宋史康王質于金闕道奔逃倦息廟砌金人追至驚覺有馬在前

南馳渡河而馬不前視之乃泥馬

耳談副將嚴某有齊力一日有人牽白馬一疋求售云兄須助西

關外桓侯廟梁柱以此馬相送弗索價也嚴異之購梁棟大木送

之廟中後乘馬過廟前馬不行視之乃泥馬也入廟告僧僧曰此

馬於某年月日忽失所在今始歸耳乃抬置原處

續同書卷十八目錄

地理中

山水金牛

山形如城 以下山

山有音樂

山穴潛通

山穴出馬

飛來山 浮來山

山浮

聖燈

續同書卷一八目錄

神燈

洞中佛像

神鈕

石立 以下石

石行

石言

石鼓

石鏡

石筍

石麪

石佛

石燕

石鷲鷲

石中月影

石中松影

石屏風畫

石響應聲

石移應識

石龜能移

石牛不起

石馬能行

石鼓鳴則兵

石上巨人跡

活石

廉石

澆石

醉石

醒酒石

陰陽石

飛來石

續同書卷十八目錄

一一

五色石

試劍石

曬經石

畫卦石

女化石

石有仙跡

石上佛跡

石壁佛影

石壁仙詩

石上馬跡

劍池石屏

續同書卷十八目錄

三

續同書卷十八

長白福中禹門輯

男瑞 景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時宜雨香

地理中

山水金牛

劉道真錢塘記明聖湖去縣三十里湖中有金牛嘗見神化莫測遂以明聖名湖

續同書卷十八

一

羅含湘中記長沙金牛巖有田父牽牛告漁人欲渡於是人牛俱上船及半江牛糞於船漁人惡其穢將棄糞於水方見其為金田父牽牛入嶺莫能及也

竺法真登廬山疏增城縣牛潭北巖有石周圍三丈漁人常見金牛出於此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及惟得數尺遂大富

李斯九域志奔牛堰在常州故老相傳有金牛奔此故名

東軒主人述異記洞庭山上有天地壇山上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石化為牛走上山其迹存焉

塞北小鈔順義牛欄山有金牛時常出現

一統志廣西容縣北有金牛嶺

廣輿記安徽廣德州東金牛嶺舊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遇夜每見神燈

又安南金牛山相傳高駢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而止

十三州記陝西寧羌縣東北有金牛峽

山形如城

輿述鐵城山在興業縣南石質黝黑如鐵險固若城

輿地志歸美山有石城高數丈有二石夾左右形如雙闕

輿述金榜山在隆安縣東南石壁四周如城姚居易榜曰第一洞天

廣輿記池州府石埭縣金城山山形如城

續同書卷十八

又銅陵縣城山峭拔如城

山有音樂

拾遺記洞庭山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

廣輿記廣西南寧隆安縣逍遙山常結雲霧過者或聞其中有鼓樂之音

又福建寧德縣霍童山每風清月白居人間空中有樂聲

又龍巖縣天宮山每陰雨則聞簫吹之聲

又貴州石阡府城南有山月夜每聞琵琶聲因名琵琶山

登華記其西巘為毛女峯有洞常聞鼓琴聲與古丈夫洞相應

太平寰宇記壇宴山中時聞籥笛之音

又福建永春州東樂山時有鼓樂聲因名

湘中記虞舜廟中每逢祀日聞絃歌之聲

述異記彈箏谷中人過每聞彈箏之聲

元和志天姥山每逢三春奏簫管茄吹之韻

一統志陝西真寧縣西撫琴山洞風來若彈琴聲

又巴仙巖天晴氣和若有棋琴之聲

異苑涼州西有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顧徵廣州記南海始昌縣西有夫盧山高入雲霄至甲戌日輒聞山上有鼓角笳簫鳴響

山穴潛通

續同書卷一八

水經注沔水條夏架山有洞穴潛通洞庭山

又沔水條太湖有包山在國西百餘里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

洞庭

又江水條夷陵縣北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人逐之入

穴潛行出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

又夷水條風井山穴口大如盆有過者置笠穴中經月還步楊溪

得其笠則知潛通矣

夷堅志淳熙中臺州天臺縣樵夫入山見山木堅直伐以為擔具

芬香異常買者識之曰此是白朮苗也安得如許大者殆必神物

可更往取之樵夫復尋原處茫不可得信步失脚墜一穴中遙望

竅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約一日久聞頭上有鳴摺聲又一
日許乃從黃巖縣委羽洞出焉

楚庭稗珠錄羅浮山銅佛像寺後有羅漢巖下有穴通金壇山
博物志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潛通

山穴出馬

水經注江水條夷陵縣北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

又沔水條廬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

飛來寺

廣輿記紹興府寶林山吳越春秋謂自瑯琊東武海中一夕飛至
又名飛來寺

續同書卷十八

四

廣輿記福建福州府飛來山相傳越王時自會稽飛來

廣輿記曲陽縣恆山舊傳一峯自渾源州恆山飛來遂亦名此

水經注淮水條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言是山自蒼梧徙此

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

程駘南山雨樓記葉邨之山最秀拔者為飛來峯

元和郡國志靈隱山在錢塘西本名西山梵僧慧理曰此中天竺

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時飛來

西陽雜俎上齊郡接歷山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

挽鎖斷故飛來於此

廣輿記錦阜山在府城西北舊經山自蜀飛來帶兒婦二十餘人

善織錦故名

浮來山

廣輿記廬州府浮槎山相傳自海上浮來有僧指曰此耆闍一峯
也

又青州府莒州浮來山一名浮邱

陳堯佐雜浮圖讚羅山一山也浮山即蓬萊之別島堯時浮至依

羅山而止故有羅浮之號焉

道藏經金山始名浮玉言自玉京諸峯浮而至也

山浮

廣輿記福建建寧府響山之前有浮石洞蓋溪中一小嶼遇水泛
則與之俱浮而未嘗沒

續同書卷十八

五

又福建福寧府羅浮山舊傳此山浮海而至

又廣東高州府浮山堯時洪水此山獨高出若浮

又廣州浮邱山在水中若浮四面篙眼宛然

水經注始興曲江縣有浮岳山人躡一處則百餘步動若在水也

周必大雜志浮玉山大江環繞每風濤四起勢欲浮動故南朝謂

之浮玉山唐有裴頭陀於此開山得金因名金山

聖燈

清涼山志張商英來游至真容院僧曰此處有聖燈商英乃稽首

默禱酉後見黃金寶塔成初北山有大火炬僧曰聖燈也

吳船錄上清宮夜有千數聖燈

廣輿記四川順慶府蓬州有山燈初不過三五點漸至數十在蓬山者尤異土人呼為聖燈

神燈

通志四川彭山縣西北天柱峯夜看五色神燈

廣輿記廣德州東北金牛嶺遇夜每見神燈

又吉安府中華山上有玉真觀時見神燈點點從空而下

又瓦屋山在榮經縣夜有神燈

又蘆山縣靈山夜有神燈

質直談耳老君山秋冬抵暮則有神燈

續同書卷十八

六

秋燈叢話江夏蛇山舊傳夏夜更闌時嘗有燈出現由少而多漸至不可紀極土人呼為燈籠神惟無意中或一見之余未之信也乾隆壬辰夏於役會城舍館於蛇山相望一夕納涼庭院漏已四轉見林際有燈大可合抱表裏瑩徹如世所然琉璃燈狀旋轉而出勢甚迅捷市數十武若有所觸倏分爲二復交相騰擊則化爲四俄轉擊轉增盈千累百往來熠耀有一燈前行一燈自後追逐者追及之忽合爲一有雙燈并舉或疾或徐兩兩相顧既而百什排列次序井然若違官出行鹵簿前導者有緩聯一線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者又或分布林谷隱約依稀如晨星之寥落頃復絡繹奔赴合而成圍如行陣而肅伍者又或忽兀忽墜如蹠踣之騰

躍或層疊而上如貫珠之累疊變態無窮目不暇給適借觀者失聲詫異條然而滅次夕復覘之不可得方知人言不繆而事之幻境之奇有不可以常理測者

洞中佛像

滇黔紀游普安縣郭外碧雲洞中有黃砲大如斗程壘大士羅漢各一

東還紀程鎮遠府有華巖洞中有天生大士羅漢獅象各形狀

粵述羅漢洞在陽朔縣南二十里一名廣福巖中有羅漢像

又七星巖下有壽佛洞內有古壽佛石像云

桂山錄異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水聲如雷有羅漢石

續同書卷十八

七

像大士石像皆天生自然莊嚴妙麗

夷堅志婺州金華民鑿山取石望其穴中空就之正黑微若有

光因以火照之則左右燦爛皆玉石也或大或小形狀不一如佛

菩薩像僧道士像人物鬼神禽獸魚果至巧天成非世工雕刻所

能及攜出門外審視鮮明潔白愈於良玉但差脆耳

又恭州報恩寺有羅漢洞塑爲巖壑五百數人物散處其長大與

生身等惟瑞應尊者一像乃天生石人狀狀衣服袈裟文縷悉具

了無斲削痕迹莫知起於何代

玉堂聞話麥稜山其青雲之半峭壁之間錫石成佛萬龕千室雖

其人力疑其鬼工古記云將及絕頂有萬菩薩室鑿石而成

神鉦

述異記洞庭山樓下有神鉦叩之其聲清越

赤雅水月洞爰有神鉦懸如日月擊其兩面作雌雄聲

山川記異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一名神鉦

石立

酉陽雜俎萊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始皇遣此石人追勞山不得遂立

水經注漢哀帝時無鹽山石轉立

漢書睦弘傳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旬旬有數千人聲民

續同書卷十八

八

視之有大石自立○五行志作畦孟

晉書五行志吳孫亮五鳳二年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

錄異記水星之精墜於張掖郡柳谷中化為黑石高三尺廣一丈

後漢之末漸有文彩魏青龍年忽如雷震其石自立又漢晉春秋

明帝青龍三年張掖郡氏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

曉有蒼石立水中白石畫為馬牛等形其文曰大討曹帝惡其討

也使鑿去以蒼石塞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

煥徹如玉焉

石行

樂資春秋後傳周赧王四年濟東有二石高三尺有餘相從而行

入海墩百步

三齊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赤陽城山石盡起立巖巖東傾狀如相隨行

庚巳編楓橋別業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長四五尺秋閒能自行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

天中記寶歷元年資州資陽縣山有大石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卻上坡可百步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執鋤趕至遂止其石高二丈

石言

續同書卷十八

九

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

耳新蘇州婁門北三十里沙湖北有碑廣四尺長四倍父老常言

有舟人利同伴之資殺之瘞碑側戲語碑曰勿言也碑言曰我不

語恐爾自語舟人驚去後與一少年甚狎復過其地共慰碑陰告

少年曰是碑能人言以前事語之後隙未少年首之鞠伏償死計

少年生之年即同伴死之日也

又明宏治庚戌三月慶陽雨石能作人言歷歷可辨見奏疏

鄭龍如偶記四川南江縣自建邑來無鄉舉者嘉靖末堪輿家以

前山巨石為崇令鑿去之鳩工殫日石屹不動其夜石號曰邑無

佳士遲二十年有可當賢書者我方自去人力其若我何至萬歷

壬午岳虞詢舉鄉薦前一夕石復語曰今有人我須去矣翌日石自隕捷音果至

石鼓

酉陽雜俎翼縣天鼓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則石鼓鳴

臨海記郡西白鶴山有石鼓元嘉中居人祀山神乃椎此鼓聲聞

數十里

後秦記姚泓永和元年天水石鼓鳴野雉皆雊

神異經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

羅浮山記山東石樓下有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也○述異記

作洞庭山

續同書卷十八

十

晉書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無聲張華言取蜀中桐刻作魚形

扣之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星縣南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

王岐籀之蹟也

石鏡

水經注廬山東有石鏡懸巖照見人形故名之

廣輿記雲南縣葉鏡湖有石如鏡

滇黔紀游鏡山有石如鏡相傳八月十五夜子時萬國九州之影

悉現石鏡中

幽明錄宮亭湖旁有石能照人謂之石鏡

吳興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有石如鏡明徑二尺四寸

拾遺記方丈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

片皆能照人

潯陽記石鏡山東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微細必察

山川紀異合州涪江有石立水中正圓如月水落時即出高可一

二丈俗名石鏡

天中記零陵中興崖有石鏡劉愿序云以水澤之其光燦然江山

之盤紆草木之榮悴皆莫遁也

拾遺記周靈王時異方貢石鏡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

石筍

續同書卷十八

十一

後漢書任文公傳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注其石今名爲石筍

酉陽雜俎蜀有石筍街

錄異記恩州山上多石筍

雲林石譜石筍所產凡有數處一出鎮江府黃山一產商州一產

益州

廣輿記保安州萬全都指揮司長安嶺上有石如筍

湖山勝概資巖山有石若筍故名石筍寺

華陽風俗記蜀有石筍天地植之以鎮海眼動則江濤大溢

石麪

唐會要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

閉石化爲麪人取食之

文苑英華唐元宗時武威郡天寶山石化爲麪邨人取食

宋史眞宗時慈州山生石脂如麪

明史崇禎中杭州山閉忽生異石體軟可作粉麪俗呼觀音粉

石佛

法苑珠林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

宋史王賓傳賓修古寺掘地得數石佛

筠廊偶筆子昭弟過伊闕見山上石佛數萬體皆不全詢之爲狄

梁公所毀

石燕

續同書卷十八

十三

顧凱之啟蒙記零陵郡有石燕得風雨則飛如眞飛

粵西偶記石燕山下所生全不類燕乃類蛤而實石也大者爲雄

小者爲雌可治眼疾

石鴛鴦

潛確類書鴛鴦石在陝西紫陽西漢江濱石作雌雄狀舊在洋縣

鴛鴦壩順流至此漁人識之

筠廊偶筆歸州香溪多五色石有人於溪中得大石如斗剖之得

石鴛鴦雌者一枚後又渡此溪取一石剖之則雄鴛鴦在焉因琢

雙杯寶用之

石中月影

太平寰宇記夔州東鄉西北岸壁閉懸二石石類日左類月月中

有婆娑樹一枝

香祖筆記張景山一石中有月形石紫而月白

石中松形

杜陽雜編武宗時夫餘國貢松風石中有古松形而涼殿生其閉

猶園見一扇墜不知何石中有古松形松根有水一池皆具飛動

之勢

石屏風畫

繪園李大司農有大石屏風上畫是王維雲裏帝城二句詩意

質直談耳大理郡中有武弁某得一石質白瑩然長尺五濶不滿

續同書卷十八

十三

尺而中挺墨牡丹一枝濃葉紛披饒有生致飾爲小屏以紫檀爲

座後於中丞購之酬以二千金

石響應聲

洽聞記南嶽响巒峯有響石呼喚則應

又南州南河縣丹溪有響石高三丈餘呼之卽應

石移應識

永福古有識語云天寶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西爲

蕭國梁東爲黃定相繼魁天下實應其識

吳中識曰穹隆石移狀元來歸明少師申公應之

石龜能移

述異記東北巖海畔有大石龜魯般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於山上

酉陽雜俎臨邑縣北有燕公墓碑尋失惟跌龜存石趙世此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蘋藻

石牛不起

挑燈集吳有咏石牛詩云一拳怪石老山嶺頭角崢嶸幾百年毛長紫苔連夜雨身眠青草夕陽天通霄望月何時喘鎮日看雲自在眠惱殺牧童鞭不起數聲長笛思悽然

醒心集至德中江西士人女郭能詩父送適夫家過湖阻風於安仁舖時王守仁巡撫江西亦阻風於開中作石牛絕句云安仁舖

續同書卷十八

十四

內倚欄杆遙望孤牛俯在山下句思不屬乃飭其處有人能續否女即續以應曰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園荒蕪至今閒時哀濠甚虐百姓逃亡田園多廢故詩及之守仁見詩大喜仍命作一律云怪石崔巍號石牛江邊獨立幾千秋風吹遍體無毛動雨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舖難下嘴長鞭任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繫天地為欄夜不收守仁大嗟賞與送成婚

又唐子畏祝希哲聯石牛詩云崢嶸怪石倚雲閒唐拋擲於今幾歲年祝昔辭作毛因雨長唐簾蘿穿鼻任風牽祝從來不食溪邊

草唐自古難耕隴上田祝怪煞牧童鞭不起唐笛聲斜倚夕陽烟

石馬能行

曾園蘇州盤門外不知何處有石馬夜夜走入城中一夕被盜門者斬其首至今有無首石馬存焉

又城西閭邱坊有娘娘墳墳前石馬一匹飲水於河為流如叱之遂止不得返

石鼓鳴則兵

又閩門普菴橋有壽山菴菴門踞一石馬相傳自古墓上移來漢書天水冀縣南山大石鳴曰石鼓鳴則有兵

夷堅志丹州境有兩山寨曰東池西池西寨懸巖百尺下有石鏡石鼓其旁勒銘曰石鼓響兵雲屯石鏡明面南尊

續同書卷十八

十五

水經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萬物鳴深則殃君王矣

述征記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並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

山川紀異武安縣南有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末此鼓常鳴而齊為周所併隋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聞數百里而唐興故一名神鉦

齊地記城東祠山有石鼓將有寇難則鳴所以豫警備也

晉志吳興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通考紹熙二年温州瑞安縣感應候鼓自鳴後邑有匡寇身鼓去
與晉志石鼓鳴孫恩亂同

石上巨人跡

張衡西京賦注中載太華本一山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擘
足蹋分而為二

廣輿記臺州府龍符山上有巨人跡相傳夸父所踐

又梧州府飛雲山上多巨人跡

又安南國佛跡山上有巨人跡

又雲南楚雄府鳴鳳山石上有巨人跡

活石

續同書卷十八

六

天都蔽海陵聖果院有石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有綆迹深寸許
今復生合疑為石活

知新集衡州府羊角山石在府治譙樓前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

尋羊角山石鄉人指示其人扣石云青城有書石忽開書人復合

人亦不知所往

酉陽雜俎于季友為利州刺史時臨江寺前有漁子下網舉之覺

重壞網視之有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

年重四十斤除司封員外人蜀時親睹其石

拾遺記太山下有連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自下及上皆合而

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及明帝

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石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徵

廉石

晉書陸績為鬱林太守歸舟輕不能航海取巨石鎮之至姑蘇置
其門號鬱林石向在臨穎路吳文定有廉石記

耳新虞愿為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惟清廉太

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見齊書余謂此真可名廉石

浣石

吳地記言偃宅有井邑志云在縣治北一百九十步號澗井井傍
有浣衣石故物也

王氏彙苑土城山有石曰西施浣紗石

續同書卷十八

七

醉石

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醉臥其上因名為醉石

廣輿記廉州府天涯亭有三石題曰釣石醉石吟石

廣虞初新志香泉溪側有石側弁而逸若不勝酒者昔李白繞石
醉呼故名醉石

醒酒石

廣輿記懷慶府天門山前有巨石乃劉伶醒酒處

五代史張全義傳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

陰陽石

水經注難畱城有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遇旱癉陰石則雨

久雨鞭陽石則晴

五雜俎夷陵龍角山有陰陽石鞭陰石雨鞭陽石晴

飛來石

粵述全州北三里有柳山中有飛來石

廣虞初新志海門飛來峯有石高十丈係飛來無疑

又穎林慙前小峯如柱石至頂兩石立如菱似合貫分復一石寄

一菱上相傳為飛來石

又翠微寺西峯堂側一小石云飛來石

天中記舜時十有一月巡狩北岳詣大茂山各值大雪不能進而

造祭之忽廟之右飛一石冉冉而墜帝前曰安王石又五藏巡狩

續同書卷一八

六

其石飛於曲陽建祠祀之

大業拾遺記大業七年二月初造釣臺之時運石者將船至江東

岸山下取石累構為釣臺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餘白山頂飛來

直入船內如人安置船無傷損

山川紀異黃州城北二十里有崎山上有飛來石下有石柱推之

者可轉而不可扑

五色石

拾遺記嶠潭左有五色石

水經注俱山北溪水中多五色石

廣輿記順德堯山出五色石

又萊州掖縣出五色石

地志黎州城南有二巨石一名袞袞石五色相間

四明舊志明州昌國東海中補陀落伽山有盤陀石平廣可立百

餘人下瞰大海正扶桑日出之地燭龍將駕天光煥發五色爛然

試劍石

桂海巖洞志伏波巖有懸石如柱俗名馬伏波試劍石

吳郡諸山錄虎邱有吳王試劍石

陳翁公太平清話武夷山六曲邊有控鶴仙人試劍石

又武昌縣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

又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續同書卷一八

九

楚庭稗珠粵中犀牛潭試劍石在夜樂洞中軒轅集於此試劍

曬經石

地志黎州城南有二巨石一名袞袞石五色相耀一名曬經石皆

唐三藏遺跡

泰山紀勝湖東有谷相傳為曬經石

畫卦石

通志陝西秦州北有畫卦石相傳伏羲畫八卦於此雪後臺上猶

見卦痕

寰宇記順慶府有畫卦石石如砥平上有八卦相傳周柱下史以

足畫之足跡尙存

又江西信豐縣南有聖山石碎廣數十畝文如九宮八卦奇三偶四具見造化之巧

女化石

廣輿記辰州府辛女巖高峻插天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辛氏女於此化為石

集仙錄雲華夫人名瑤姬王母二十三女嘗東海游還過江上有巫山焉畱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山下大風卒至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勅傳女授禹策召神鬼之書禹拜而謝焉禹嘗詣在崇巘之嶺顧盼之際化為而為石

淮南子禹娶塗山化為石在嵩山下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

續同書卷十八

三

啟

蜀主本紀秦王獻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並引蛇山崩五女皆上山化為石

始興記相傳秦世有女數人取螺遇風雨晝晦一女化為石

方輿勝覽望夫山在堂塗縣昔人往楚累年不返其妻登此山化為石

神異記昔有貞婦其夫遠征婦攜子餓夫於武昌山悵望久之化為石因名望夫石

程棨三柳軒雜識廣德祠山神姓張避食糲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興縣疏聖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為稀縱使陰兵為夫人李

氏所覘其工遂輟是以祀之避稀宋稗所載更詳謂其神姓張名勳烏程縣人役陰兵導河欲通廣德自長興縣疏鑿聖瀆先與夫人約每餉至鳴鼓三聲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見之後夫人遺餐於

鼓鴉啄鼓鳴王以為餉至至則無有矣而夫人在鳴鼓王反不至夫人遂親至河所見王為大豕驅陰兵開濬王見夫人自慚工遂輟而逃於縣西五里橫山之頂居人思之為立廟夫人亦至縣東二里而化為石人亦立廟歷漢唐以來廟祀不廢

猶園武林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有搗衣石一片夏日士子皆裸程其上同舍有張生為人頗蕩一夕見青衣女子來就之綢繆累日後語於同舍咸以為妖夜伺其至用劍斫之明日搗衣石上劍

續同書卷十八

三

痕在焉便擊碎之

秋坪新語浙江太平縣城八里外東南一山名五龍又曰消山山有石亭亭獨立作婦人狀曰消夫人為良人漁海上久不歸

石有仙跡

嶠南瑣記劉仙巖有足跡長二尺許如足印土上大肖似相傳是劉仲遠所履之跡

江西通志石仙潭并在金谿縣東石有仙人跡

又仙跡山在彭澤縣東上有巨人跡

又嶠嶺在信豐縣西巔有怪石其上有巨人跡

又玉石巖在龍南縣東北有玉迹寺以旁有巨人跡故名

又雲峯嶺在新昌縣西北上有張梅二仙壇及仙人石跡

又踏石水在峽江縣西南有大石宣江中石上跡深寸許傳為張果仙蹤

又雙秀山在南安府城東北山有巨人跡

濱行紀程平越府南門度石梁過南峯旁有高真觀為張三仙師

道場從此向西南行曰卓筆山稍西上高坡曰倒馬坡坡半見隔

山石壁上有仙師影其旁刻神箇字宙四大字云是仙師留記三

丰祠在平越府城內

石上佛跡

水經注小孤山頭有石室南向佛共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

續同書卷十八

三

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畫跡故在

又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

阿難坐禪處妖魔咬旬化作雕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

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悉存故曰雕鷲窟也

又于闐國有利刹寺中有石鞞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

洛陽伽藍記王城北有如來履石跡

外國事曰伽維羅越國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板生太子像今樹枝

如昔尚陰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猶存

康秦扶南傳摩竭提國塔前有佛跡

石壁佛影

水經注伽維城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趺

坐心念我若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見長三尺許今猶

明亮

高僧傳天竺菩提達摩折蘆渡江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

九年形入石中拭之益顯人謂其精誠貫金石也

附 水經注漾水條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像若婦人之容其

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

石壁仙詩

一統志湖南興寧縣東有山上有詩皆科斗字因各題詩嶺

赤雅華巖洞在靈川西南二十里壁上仙人詩云崖前流水無人

渡洞口碧桃花正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石上馬跡

水經注武陽山石上有馬跡

又淄水條廣固城北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故名山頂舊有

祠今毀廢磐石上尚有人馬之跡

又河水條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

胡馬感北風之恩遂頓羈絕絳纆首而馳晨發東城夕至敦煌北

塞外長鳴而去因各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蹏谷

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

又河水條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跡尚存

續同書卷十八

三

又泗水條地理志句陽縣北山上有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人不能上山下有石壇上有馬跡五名曰馬跡山

又若水條會無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跡存焉

又淮水條淮又北運山嶽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一城以防津

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仙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十餘所仍存焉

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尙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驥而來

續同書卷十八

西

廣輿記雲南江川縣蟠坤神廟廢址石上忽有馬跡以土平之明日愈多土人遂復修其廟

又鳳陽府壽州紫金山上有車馬跡謂淮南王宴客處

天中記朝鮮有麒麟窟在不壤府浮碧樓下東明王養麒麟馬處也世傳王乘麒麟馬入窟從地中出朝天石升天今石上有馬跡

黔西古跡考馬蹄石距州城西二十里黔興里地名揚家海路傍

有大方石石上馬蹄痕迹宛然

廣虞初新志芙蓉峯下石上馬跡二三十深者尺淺者二三寸相傳為黃帝馬行跡

赤雅天馬洞馬蹄石入寸許不計其數

劍池石扉

天都載虎邱劍池傳為吳王莽女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紹定戊子忽乾曠中有石扉人見上有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攜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闌千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

又正德辛未劍池又乾曠其下嶺空玲瓏深遠莫測好事乘炬入見內有疊板如門狀又衡山有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磚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我已見桑田金烏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世事滿山寒日散蒼烟越歲泉始復

續同書卷十八

三

續同書卷十九目錄

地理下

聖水 以下水

西流水

水影

水鬪

河水忽凍

水道潛通

水可礪劍

水色利染

續同書卷十九目錄

水熱爛物

水有音樂

水出良馬

水出龍駒

水底船

刺石出水

壽飲菊水

飲水多壽

神移水堰

邑陷為湖

一

廉泉 以下泉

貪泉

溫泉

冷暖泉

應潮泉

喜客泉

撫掌泉

虎跑泉

馬跑泉

溫泉治疾

續同書卷十九目錄

泉水愈疾

鼓助泉流

泉湧應樂

呼泉得水

卓錫出泉

卓鞭得泉

龍泉報恩

九井 以下井

金井

玉井

二

水井

丹井

橘井

井有龍

不穿成井

井穴潛通

井水二色

倒影塔以下塔

正塔

天生橋以下橋

續同書卷十九目錄

三

鎖橋

沒字碑以下碑

孔明碑

碑生金

毀碑

雷擊碑

續同書卷十九

長白福申禹門碑

男瑞麟復校

受業豐城萬時若虛谷校刊

地理下

聖水

唐書令狐楚言亳州聖水能愈疾

廣輿記錦州府飛瀑巖水懸巖下瀉土人稱聖水

又福建福寧州龍首山之西麓有泉曰聖水甘冽可愈疾

續同書卷十九

一

粵述聖水巖在城東三十里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畧不
愆期水經注所謂朝夕塘也

又覆釜山有巖曰聖水旱禱輒應

西流水

書禹貢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故曰
弱水既西者導之西流也

筠廊偶筆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以來篤生五

祖十三仙云

又王西樵云萊子水皆西流

漢書張騫言於闐水皆西流注西海

西陽雜俎唐僧一行嘗至天台國清寺門有流水閭院中僧於庭
布算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來求吾算法又謂曰門前水合却
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
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

水影

唐書秦苻堅時長安地有水影皆有樓臺花木士女往來之態
稗史唐神龍中大厯末地見水影皆有樓臺花木士女往來之態
猶唐中宗景龍年東京之西四百里官路之地皆如水影人馬
樹木行立其上上月餘乃滅

宋文帝時青州城南遠望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謂之地

續同書卷十九

二

鏡

耳新萬曆中皇城下忽見水影有泉鐵騎臨城上刁斗旌旗無不
備踰時乃滅

水關

國語周靈王二十年穀洛二水關將毀王宮王欲壅之
西樵野記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一曰關蛙池相近前
後吾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其響益大居人闔戶視
之噴面波濤竟不可逼坐以待旦見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爲水關
吾不知其何故也

河水忽凍

後漢光武帝紀光武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皆
陷

天中記周太祖北征至澶州驛河水已解浮橋難立其夜西北風
烈凝凍比旦津吏報冰堅可渡步騎踐冰而行衆謂之凌橋日夕
津吏報冰泮矣

水經注慕容玄明自鄴率衆南徙滑臺無舟楫將保黎陽既而流
澌水合於夜中濟絕旦而水泮燕民謂是處爲天橋津

唐書王方翼平西域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夕合時以爲祥

册府元龜後唐莊宗南伐周德威軍不利或號曰晉王渡河而北
矣日晚明宗與末帝相失軍無所止河水初解而無舟楫帝泣曰

續同書卷十九

三

吾兒安在吾主安歸身世盡於斯矣是夜大寒雪深盈尺冰有復
合處帝踐之以渡不旋踵而冰解帝宿先鋒皆翌日聞莊宗上山
之捷軍聲復振

水道潛通

水經注會稽城東郭外有靈汜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
粵述柳州府大堂內有一地窟伏行江底從對岸馬鞍山透穴而
出俗謂楊文廣爲賊所圍不能渡江乃穿此出兵反攻賊余詢太
守果有穴以石板覆之且云至江底則其下聞刺船聲今無故不
敢試行

吳地記太湖中有包山去吳縣一百三十里其山高七十丈周迴

四百里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

建安記將樂縣天階山有石井俗云南通沙縣溪

靈鷲山志有一泉與蜀通

水可礪劍

漢書武帝紀龍淵宮注在西平界其水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

廣輿記直隸順德礪水注內邱其水可礪劍

水色利染

湘潭記湘潭縣西南有碧泉唐天寶中石穴開湧出色如拖藍投物其中其色皆碧

續同書卷十九

四

楮談武平綠水湖定光大師建院時水色深綠可以影畫院宇

一統志南昌紫海色如爛樾可以染衣魚龍草木其色皆紫

宋景濂集貴州有紫泉去城百步其色深紫光漆可染

閩志福寧大姥山有藍溪每歲八月中溪水作藍色俗傳其姥染

衣居民候其時取水澀藍染帛最佳

水熱爛物

方輿勝覽岱輿山有貞淵千里水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即爛如土

西域志婆羅門有畔茶怯水有七種色能銷草木金錢手探入輒

爛

一統志丹陽湖禽魚之類入者輒爛草木濯之輒更鮮茂

又應山縣京山上有溫泉潔淨如鑑可以燂雞聞人聲則湯發

附 西域志沙海其熱如湯不可向近

通志彬州興寧縣熱水其沸如湯不可洗涉

拾遺記浮焮國有蘭金之泥出於湯泉盛夏之時沸若湯火

飛鳥不能過

水有音樂

廣輿記福建安化府城北有越王峯峯西南有鐘湖每風雨晦冥則湖中隱隱聞鐘聲舊傳越王金鐘飛墮於此

又建安縣響山之前有浮石洞風月之夕漁舟泊其濱者時聞水中笛聲

續同書卷十九

五

異苑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於川夜半聞水中有絃歌之

音宮商和鳴清弄諧密

又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陰雨時常聞鞞角聲甚亮

水出良馬

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內生驄駒

水經注溫水條濱池周三百里許相傳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

生駿駒

又若水條會無縣高山有天馬徑民間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

水出龍駒

開山圖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

楚庭稗珠駭馬水西烏蒙最長而柳阮則產龍駒

樂史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母飲茲泉生得龍駒

水底船

楚庭稗珠錄南粵馬人馬伏波遣兵家對銅柱而居有銅船五以其四征林邑留其一焉在今合浦天陰雨船出浮人常見之因名銅船湖

東軒主人述異記距分宜縣一二十里臨江山壁有一大石似碑上有三十二字筆畫模糊相傳碑下江中有仙人遺下金船七隻滿載金寶此碑仙筆也有能盡讀者七船浮露以贈曾有異人讀

續同書卷十九

六

至三十字七船帆檣盡露因二字不能讀復沉水底

劉欣期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湖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採樵見銅船出水上

陶潛搜神後記合肥口有一大船云曹公船船有漁人夜宿旁以船繫之但聞箏絃之音漁人又夢人驅遣去云勿近公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曹公載妓覆於此今尚存焉

東軒主人述異記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修公賦偉因郡中城河不通舟楫相俸開河居民相助二月十七日在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

刺石出水

漢書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被圍絕水廣拔刀刺山飛泉湧出水經注漢武帝時竹王興於豚水王嘗從人止於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刺地出水

神仙傳劉政能噓氣興雲奮手起霧聚土成山刺地成淵廣輿記江西袁州府謝仲初萬載人修道於閭皂山一日歸故里苦亢旱拔劍刺地湧泉甘美

天中記漢高祖入彭城嘗關於徐州為楚所困漢兵渴乏帝以劍插地拔之泉即湧出至今水不溢旱不枯土人呼為龍湫

壽飲菊水

續同書卷十九

七

十洲記荆州菊潭其源旁芳菊被漚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為天

抱樸子南陽鄆縣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墜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甘谷水飲者無不壽考

飲水多壽

抱樸子南陽鄆縣有甘谷水左右生甘菊花墜其中飲此水者皆壽廣輿記韶州府樂昌之靈溪水甚甘飲者多壽

又桂林府興安廖家井其水清濁中分抱樸子云廖扶家丹井一族飲之俱多壽

又柳州府融縣靈壽溪舊傳仙史投丹於中飲者多壽

神移水堰

錄異記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岷江漲將坏京口江灌堰上夜聞呼噪之聲若千百人列炬無數及明大堰移數百丈

又鄭君雄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見兵士數千在水東壩未曉偵之大軍已去只三五人在後偵者問之曰江神也數年川府不安移在峽內今遠近安矣卻歸川中復視之有下營及火幕跡迹一可驗焉

續同書卷十九

八

邑陷為湖

神異傳秦時長水縣董謠云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為湖有姬聞之日往窺焉門侍知其故以犬血塗門姬見亟走尋大水至令見幹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淪陷為湖

吳地記海鹽縣在郡東南二百二十里地名殷水水名 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置陷為柘湖又改武元縣湖為當湖隆安五年改東武洲移在故邑上咸康七年改禦越復號海鹽縣

水經注若水條邛都縣漢武帝開邛苻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

廣輿記雷州府湖光巖一名陷湖相傳隋時有白牛入邨居民殺

食之翌日風雨大作邨陷成湖

淮南子往歷陽縣有老嫗行仁義二諸生過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嫗如言往視門吏故以殓血塗門閭嫗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

說儲武強縣有行於途得一小蛇者養之名擔生長而噬人里人遂捕係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官民悉為魚矣

廣輿記大名府濬縣浮邱山峯列三層宋濬州故城在山之西天聖初忽陷為湖移城此山之半

廣輿記廬州府合肥縣巢湖世傳江水暴漲溝有巨魚萬斤三日而死合郡食之獨一姥不食忽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不食其肉

續同書卷十九

九

吾何忘報耶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視之有稚子戲以朱傳龜目姥見急登山而城陷為湖

廉泉

南史范喬年梓潼人出使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問喬年卿州復有此水乎否曰梁州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

通志廉泉在江西贛州府光孝寺西本張氏居一夕雷震泉忽涌出以太守廉故名

又陝西褒城縣西南有廉泉

又四川龍安府彭明縣亦有廉水

又廣東廉州府北有廉江

貪泉

晉書吳隱之傳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酌而飲之清操愈厲

滇黔紀游安平縣有珍珠泉又名貪泉平日無水焚楮帛則泉涌如沸

溫泉

水衡記靈池山上有八泉一曰溫泉其水常溫

荊州記彬縣溫泉下流有田資以灌溉又銀山縣陽縣並出溫泉

又新陽縣惠澤中有溫泉數里遙望白氣浮蒸如烟上下采映狀

續同書卷十九

十

若綺疏

丹陽記江乘縣有湯山出溫泉三所可以淪雞吳錄云六處

魏都賦溫泉苾湧而自浪

嶺南雜記電白縣西三十里有熱水山秦始皇置為溫水郡今廢

山下有泉湧出如沸鼎

粵述溫泉有五一在象州東土人云熱水江一在富川一在融縣

一在懷集之齊嶽山

水經注漁陽郡北有溫泉

臨川記臨川縣出溫泉

安成記宜陽南鄉出溫泉

海陽記雞籠山下出溫泉

幽明錄艾縣輔山出溫冷二泉

博物志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

吳郡錄始興有始興山出溫泉

零陵縣記縣有溫泉霜雪無以敗其氣

圖經黃山舊名黔山東峯有硃砂泉溫可點茗春時卽色微紅

梁州記漢水南溫腺圍數千步冬夏常沸涌若湯其熱可熟雞子

未至二十里許便望見白氣冲天

始興記靈水源有溫泉時有細赤魚出遊而莫有獲者

冷暖泉

續同書卷十九

十二

張敦頤六朝事蹟江乘縣南有半陽泉半冷半熱熱處可爛物冷

處如水

閩小紀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涌二泉東為湯泉西為雪泉東極熱

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

粵述將軍洞在博白縣南石門三重飛泉二道一溫一涼石壁刻

云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

零陵縣記縣有溫泉泉中有伏石分流其陰清水常寒其陽溫泉

沸涌霜雪無以敗其氣

幽明錄艾縣輔山有溫冷二泉發源相去徑尺熱可煮雞豚冷者

常若冰

應潮泉

潯陽記雞籠山下朝夕有泉溢出如潮水時刻號為潮泉
五雜俎閩雪峯有應潮泉

方輿勝覽鄧州北深谷中有泉出於石潮至則有聲如雷

又桂陽縣南有山泉自二月以後至初秋每日丑時水涌至申時
住八月以後至初春從申時涌流至丑時住

東還紀程雲南永寧州城外有曹溪寺殿左右各一泉西泉稍大
水從地底涌出東泉上濶七八尺長丈許深不及尺有小龍王祠
泉口鑿龍狀泉從龍口噴出潮至則泉涌過龍首

喜客泉

續同書卷十九

十一

輿地紀勝喜客泉在滁州側菱山客至撫掌則泉上出濺射

滇黔紀游安平縣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

茅山志喜客泉在大茅北垂方池數尺客至泉即踴躍津津或臨
以聲勢則凝然不動

撫掌泉

茅山志撫掌泉一名冬溫泉在昭州讀書臺下聞擊掌聲泉涌如
沸

圖經撫掌泉在餘杭洞霄宮撫掌而泉湧因以為名

輿地紀勝喜客泉在滁州側菱山客至撫掌則泉上濺射有若跳
珠

虎跑泉

明一統志虎跑泉在錢塘金華宋濂序云唐元和年性空大師棲
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告曰南岳有童子泉當遣二童
移來翌日乃見二虎爬山出泉甘冽異常僧因畱建寺客有欲觀
泉者僧為舉梵貝即出若聯珠

方輿勝覽虎跑泉在太邑縣之鳳凰山唐契覺道人事

法苑珠林虎跑泉在錫谷終南山周釋靜靄事

廣輿記江寧府幕府山絕頂有虎跑泉

馬跑泉

續同書卷十九

十三

隋書豆盧勣拜渭州刺史有惠政烏鼠山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勣

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

廣輿記廣西思明府馬跑泉注元鎮南討占城師還士卒病馬跑
地得泉飲之

滇黔紀游安順府龍泉寺有馬跑泉相傳為關壯繆少子索用槍
刺出

逐鹿記李文忠北征患渴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湧出

溫泉治疾

三秦記麗山西北有溫水俗云始皇與神女游而忤其旨神女唾
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為出溫水後人因以洗瘡

水經注渭水條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湧如

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

又灤水條沮陽城大關山有温湯療治百病

又泗水條漢水又東石會温泉水口水發山北邊洗浴者病即痊

又泚水條泚水逕小和川又東温泉水注之水炎熱相傳可以治

疾

又若水條越嶲有温水能治疾

又丙水條夷水又東與温泉合浴者病除

泉水愈疾

廣輿記邵武府城東南跨汀延邵三郡境上有七臺可登覽山半
百花洞洞側一石穴歲旱祈之有水出以洒田則雨疾者飲之亦

續同書卷十九

十四

愈

又汀州府寧化洞前一石上有窪樽乳泉飲之愈疾

又武定軍民府城南有泉春日則香土人和酒飲之謂可愈疾

鼓動泉流

水經注河東霍太山有嶽廟中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

絕則水竭

赤雅漱玉泉出白石洞天每鐘鼓動則踴躍而來聲歇隨縮

江西通志信豐縣南石井龍巖巖上有龍爪跡歲旱禱之鳴鼓則

泉涓涓鳴金則溢漏矣

泉湧應樂

宣城記臨城縣南四十里有蓋山百許步有舒姑泉昔有舒女與

其父析薪於此泉女因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女

母曰吾女好音樂乃作弦歌泉湧泗流有朱鯉一雙今人作樂嬉

戲泉故湧出

粵述潯州府白石山有泉曰漱玉聞鐘鼓聲則湧

呼泉得水

九域志夔峽左巖上題聖泉二字有大石名洞石初無泉也過者

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

寰宇記安豐峭泉在靜戒寺北人至泉旁大叫則大涌小叫則小

涌若啣之涌彌甚

續同書卷十九

十五

入蜀記過聖姥泉蓋石山上一罅人大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屢出

寰宇記漢泉在定遠縣漢軍至此渴因大呼泉遂出

粵述富川縣東北五十里有犀泉人至視之無有也拍手呼之則

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涸洞如舊

粵西偶記泗州城有馬泉常日無水游者與牧童錢數文求飲牧

童叫呼罵詈拍手頓足泉即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美飲畢即竭

卓錫出泉

一統志大庾嶺雲封寺東泉白石穴出蓋大鑿禪師卓錫於此因

名卓錫泉

唐庚卓錫泉記吾游羅浮至寶積寺飲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

也昔梁景泰禪師居此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不答已而菴成師卓錫於地泉遂涌出

陸游遊廬山東林記卓錫泉在遠公祠後

廣輿記安慶府潛山縣卓錫泉相傳誌公和尚卓錫而出者

又雲南通海縣有湖水不通有僧於石筍叢立處以錫杖卓之遂流注因名通海

方輿勝覽慈慈泉在吳郡寶華山寺之東為僧名慈慈者卓錫所出

楚庭稗珠錄湖陽之白牛巖靈山均有大顛禪師卓錫泉

卓鞭得泉

續同書卷十九

夫

廣輿記臨洮府漢霍去病討匈奴皇蘭山下苦渴以鞭卓地而五

泉涌出

元和郡國志蘭州狄道縣有梁泉有梁暉者後周之將為羣羌圍

於白石山無水暉以所執鞭卓地以青羊祈山神而飛泉涌出榆

木成林

龍泉報恩

幽怪錄開元中葉天師講經於明州奉化縣有一老父自云守藏

龍千歲方免炎沙之罰今為胡僧呪水欲取統天鎮海之寶天師

以符救之波停風息老父泣謝仙師令致清泉遂成石渠至今謂

之天師渠

山川紀異湯陰西有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眾禱於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安能蘇禾稼弗信請鯨之水果腥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病痊定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忽裂一井蓋龍穿此以報也

廣輿記邵武府龍湖禪師一日說法有老人在旁師問之對曰某

大乾山之龍因病行雨不職見罰願師垂救俄化為小蛇師引入淨瓶覆以袈裟忽雲雨晦明雷電繞空而散蛇自瓶出復為老人謝曰山中無水當以水報乃爪石成穴涌泉一泓

附 劉氏類山架天監中有僧曇隱寓蔣山乏水有雁脅叟曰余

山龍也知師渴措之無難俄一沼浮出後有西僧至曰本城

續同書卷十九

七

入沼已失其一即竭彼以注此也

九井

山海經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邳上有九井以玉為檻

荊州記隨郡北界有厲鄉邨邨南有重山山下有穴老相傳云

神農所在邨西有兩重壑內有周迴一頃二十畝地中有九井神

農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浚一井則泉井水皆動即以此為神農社

年常祠之

瀨鄉記老子廟中有九井汲一井餘井水皆動

金井

異物志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黃者若灰汁取

作糜粥皆作金色土人名灰汁爲金因名金井

荆州記衡陽益陽縣有平岡岡上有金井數百所深者不測相傳

有金人用杵撞地輒便成井因名金井

玉井

魏畧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水

水經注華林園中有古井悉以玳玉爲之鑽石爲口工作精密

遜史河開王琛置金幹玉井以五色纒爲繩

粵述會仙山在慶遠府城北上有玉井

冰井

水經注銅雀臺北有冰井臺高八尺上有冰室有數井深十五丈

續同書卷十九

六

藏冰焉

西征記凌雲臺有冰井延之以六月持去經日猶堅

粵述水井在府城東南大厯三年經畧使元結爲之銘

庾儵水井賦序余昔宅近南城有水井方夏之月乃攜友生登而

游彷徨徘徊淒其以寒乃作賦焉

丹井

抱樸子余亡祖鴻臚少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壽疑

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鴻臚名立

名勝記陸太傅丹井在城西太傅居魯墟故廬辟穀煉丹汲水此

井故名

江南志左慈井在廬江縣南相傳慈嘗置丹一粒於井中宋政和

閒每清夜嘗有紅光燭天

長沙府志有洗藥井孫思邈濯丹之所

橘井

神仙傳蘇仙公白母曰某受命當仙被召有期母曰汝去之後使

我如何存居先生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檐邊橘樹可以代

養井水一升橘葉一枚可療一人

粵述陸公井在縣東南吳鬱林太守陸續鑿也南漢刺史劉博古

種橘井旁因名橘井

井有龍

續同書卷十九

五

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黃龍登

晉書龍見武庫井中武帝親視有喜色

梁書高祖郗后姓妬忌及終化爲龍入後宮井中通變於帝或現

形光彩照灼

涼州記慕容氏咸寧二年夜見龍出東箱井中

廣輿記龍井在望江菩提寺北冬温夏涼可以愈疾相傳常有紫

沫浮井上累日始散識者曰此龍涎也

博物志天寶中陳仲躬于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井中有青龍即

夷則

夷堅志宜黃巨室涂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

一孫家法整整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元有大井在廚傍一日婢長與汲桶墜於內取它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迫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欄探首見一物頭角巖然乃龍也中有重霧出氣滂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栗幾無所容遽施錦被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閤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震動次夜乃潛踪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入桶具存悉已片裂而井之境無所增

不穿成井

續同書卷十九

三

梁書巴郡地自開成井

瑞應圖王者清淨則浪井出典畧浪井不穿自成

山海經帝園山有天井注曰穴地出水不可穿掘也

荊州紀神農既育九井自穿詳前九井條

井穴潛通

漢書益州嚴貞觀有通仙井相傳此井與廣漢綿竹君平宅井相

通

潯陽記龍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洗銅盃忽浪起水長失盃此人後見置於城裏井邊

又湓城灌嬰所築孫權經此城自標井地令人掘之井甚深大江

中風浪此井即動

楚庭稗珠錄九眼井即越江井也投盃於井從石門浮出故知泉脈所通矣

芝田錄李德裕在中書喜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毗陵至京置遞鋪號水遞有僧詣德裕曰所謂相公者為相公通常州水脈京師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李曰井在何坊僧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李乃以惠山一甕昊天一甕雜以入瓶暗記出處令僧辨析僧因啜嘗取惠山昊天二色德裕大奇之當時停其水遞人不敢告勞

登華記燕亭前為玉泉院玉泉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潛通

續同書卷十九

三

博異記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容家穿井深一千餘尺無水忽聞雞犬聲更掘數尺旁通一穴土工摸壁旁行見日月光乃別一天地至宮闕所署曰天柱仙宮行半日皆是金銀玳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曰梯仙園及出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間陰隱容已三四世矣

臨川記東與人家曾有木甌沈井中乃流出連樊溪甘渚得之此泉穴相通也

酉陽雜俎景公寺前街中有井名八角井唐元和初有公主夏中過見百姓方汲令婢以銀梳就井取水誤墮井中經月餘梳出於

渭河

揚州鼓吹詞序揚州城西有蜀岡延亘四十餘里有蜀井相傳地脈通蜀

廣州志瓊州文昌縣有魚爺井其水與海通有大魚白頭人呼魚爺卽出

廣州記鬱林郡有古井半甘半淡潛通江波冬夏常盈名司命井井水二色

異物志廬陵城中有一井中有二色水半青半黃

曠園雜誌貴州安順城有一井居人汲其左以炊則色紅汲其右以炊則色白

上黨記古神農縣西二十步有石泉二所一玄一白甘美異常俗

續同書卷十九



呼百穀泉

楚庭稗珠錄習安城東北隅雙井有石欄分左右汲其實一井也汲左以炊則色紅右則色白

附 周亮工閩小紀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

月池色黑

倒影塔

酉陽雜俎諸議朱景元見鮑容說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輟耕錄平江虎邱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明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下耳

又松江城中有四塔曰普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卻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焉是又不可曉也

純鄉耆輩吾郡西關外有曹姓者工醫術曉起開戶見大門有塔影倒挂其上蓋西塔影也由是日富積貲數千金後不見家遂衰猶園海虞城東塔落十五里外水中天晴倒影九層懸歷可數

天香樓偶得余嘗游真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開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卽大殿之牆北首臨檐際上截用木板蔽風雨下截用牆板之近牆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卽閣門視之天光影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蓋時方仲夏

續同書卷十九



日行北陸又值舖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卽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檐際木板束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畱隙必須極小旁人之門亦須盡閉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日出入時伺之蓋日之出與日之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曰然

正塔

刺菴瑣語余兒時郡庠明倫堂敬郡主謀竿直之時有金姓者金

華人罪配西水驛自陳能神筆不假人力費止三金如數給之金以銀市紙筆硃砂錫鏹米肉每把貼硃砂符一道設祭祀焚錫鏹鳴鑼數次其堂立正後濠股塔偏亦用前法率直之

堅瓠集吳江塔歌側已久康熙癸未奉縣令出示募人修整後有人投詞云能正塔所費不多止用壯夫一百二十人棺板一百二十塊各帶畚鋤豫備大土基若干定期六月十八至期於黃昏後起工忽風雨大作役眾工搜去塔脚一處泥土各以板從低處敲起而以土基塞之其人於四周遍視眾工但聞風濤聲如是者晝夜至暮風雨亦息人視塔已正矣

天生橋

續同書卷十九

三

滇黔紀游雪山風眼洞有天生木橋共木半月一換

又永昌鶴麓有天生木橋神力半月一換

紫鎖為橋

舊唐書鐵牛繩橋在蒲阪夏陽唐明皇詔鑄鐵牛八頭柱廿四條連鎖廿四條牧人入放於中流分立亭亭有虹霓之狀

廣輿記貴州平越府畢節衛七旱河在衛城西兩崖峭立置鐵柱鐵鎖繫浮梁以渡

楚庭神珠錄盤江入滇所必經也天啟間監司朱家民擬建橋而不可以石乃冶鐵為維三十有六長數百丈貫兩崖之石而懸覆以板類於蜀之棧而道始通然緬長力弱行者眩撼乃臥巨木於

兩崖之水次鎮以巨石柱以治幹層累而加參差以出鑄其本使固及兩末之不屬者僅三丈餘則交圍丈之木其上而後聯鑿方軌魚貫不驚也

按趙鳳北麓曝雜記謂此橋乃郭文端公簡制三省時改驛路所創建也

簷曝雜記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為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柵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為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逐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尚有碑記

沒字碑

續同書卷十九

三

七修類稿泰山有沒字碑始皇所建

尚書故實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而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倦遊錄唐諸陵無碑獨乾陵西南隅有沒字碑

孔明碑

隋書史萬歲征南寧見孔明紀功碑云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山川紀異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碑其右後為震雷所擊

蜀古蹟記曹彬伐蜀謁武侯祠云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不得為武欲折毀之俄報中梁摧塌有石

碑出云測我心腹事惟有宋曹彬遂令郡守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

碑生金

晉書永嘉初陳國項縣賈逵石碑中生金人鑿取賣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西陽雜俎穎陽碑魏曹受禪處後六字生金蓋司馬氏金行明六世遷魏也

毀碑

水經洛陽天淵池有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澠水燕談錄景祐中姜道守永興奉太后旨悉取長安漢唐碑石

續同書卷十九

美

以代碑錢為浮圖

元史楊璉真伽毀碑刻以為浮圖

醒心集聞父老言南京街中亦半是六朝舊碑予又親見長洲露臺階石是蕭景腆仗義英風之碑

雷擊碑

宋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於右青果立於其右後為震雷所擊

墨客揮犀范文正公守饒州有書生上謁自言饑寒時盛稱薦福碑值千錢公為打千本紙置已具一夕雷轟語曰有客打碑來薦

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續同書卷二十目錄

器物

書齋友

鏡殿

漁網得鏡

杖化龍

杖化林

火生戈戟

奇獲二劍

荷杯

續同書卷二十目錄

木輪春磨

木毬使者

船吼

釜鳴

記里鼓車

一角牛

珍寶

聚寶

七寶

寶器貯米

得金人致富

得銀人致富

取銀迷路

銀飛

雪中得玉馬

如意珠

珍珠傘

銅山鑄錢

得銅鼓

樂律

續同書卷二十目錄

二

樂音感物

歌聲繞梁

聲有寒暑

得廣陵散

得器補闕 以下樂器

得玉磬

琵琶躍鐵

鐘飛

鐵笛

彈琴喻學 以下琴

琴來元鶴

續同書卷二十目錄

三

續同書卷二十

長白福申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器物

書齋友

白樂天北窗三友詩今日北窗下自問何所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為誰琴罷輒舉酒罷輒吟詩三友遞相引循環無已時
澄懷錄江南李建勳榜竹軒曰四友琴為擘陽友磬為泗濱友南

續同書卷二十

華為心友竹榻為夢友

排悶集張芝階書齋七友各有絕句如意直友竹榻夢友塵尾談友劍為俠友磬為清友琴為音友酒鎗醉友

又顧元慶有山房十友皆有贊石屏端友玉塵談友鸞飄狎友紫簫節友玉磬清友陶器陶友湘竹榻夢友鏡如意直友銀潢硯默友

又予草堂四友書為益友筆為健友眼鏡為朋友草花為趣友

鏡殿

迷樓記煬帝設銅屏四周殿上白晝與宮人戲樂纖毫皆入屏中
藝林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楊

廉夫詩曰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
隊隊鴛鴦漾綠波

明野史袁濠內寵甚盛有翠妃者居綠英宮四壁皆列巨鑑每與
宴狎鑑中諸影妖媚百出

漁網古鏡

原化記蘇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貞元中有漁人載小網數船共十
餘人下網無魚而得鏡不甚大漁人忿棄之復網得之遂取其鏡
視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見其筋骨臟腑潰然可惡其人悶絕而倒
後醒而投其鏡於水明日又漁所得魚多於常時數倍

續同書卷二十

二

五六寸攜以歸家忽一僧及門謂漁人曰君獲鐵鏡可往所得之
處照之看又有何觀如其言見湖中無數甲兵漁人大駭復沉鏡
於水僧亦不見

夷堅志會稽鏡湖在唐時廣袤三百里後來貪民盜占為田今之
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習覺甚重強加挽拽
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而方升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
形模奇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兩皆洞見之置之舟內
欲明日賞詣越府貨於市忽鏗然有聲光彩晃晃湖水如晝俄頃
復躍於波心風激浪涌移時始定湖中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杖化龍

南唐記南野縣有術士陳麟夜常乘龍還家至家輒化成青竹杖
神仙傳壺中遺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至家以杖投葛陂顧
之乃青龍也

十六國春秋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於夏州見仲尼與七十子游
於海中漆雕氏投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備
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

杖化林

山海經夸父逐日渴飲渭河不足北飲大澤未至而死棄其杖化
為鄧林

法顯記昔有五百盲人佛為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

續同書卷二十

三

面作禮杖遂長為榛林

遊宦紀聞福州徐真人植牛杖其旁旋生枝葉今其樹尚存

火生戈戟

續文獻通考金太祖伐遼諸軍介而立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

矛上後克敵

又元順帝時石州有人持鎗戟忽生火燄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宋書晉惠帝時成都王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如懸燭

奇獲二劍

豫章記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屏人問曰牛斗之間有異氣
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縣遂以為豐城

令掘深二尺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孔章乃畱其一而進之
煥若電發

朝野僉載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
蛟蜃為患旌陽沒水拔劍斬之後不知所在頃漁人網得一石甚
鳴擊之聲聞數十里唐朝趙王為洪州刺史破之得劍一雙視其
銘一有許旌陽字一有乃仞字

荷杯

王謙唐語林李宗閔暑月以荷為杯

酉陽雜俎鄭公愨取大荷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吸之名曰
碧筒杯

續同書卷二十

四

蘭青日札解語杯者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

木輪春磨

魏志注馬鈞受詔以大木雕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

焉百官行署春磨闢雞變巧百端

石虎鄴中記解飛能造旃車左轂致雄右轂致雌行十里磨麥一

石春米一石

木毬使者

宦游紀聞雪峯寺僧義存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開山創寺乾符
二年賜號真覺禪師寺有木毬相傳受真覺役使呼僕延客毬自
往來嘉泰開寺灾毬滾入地中得不壞

帝京景物畧功德寺止存破屋數間供一木毬施以丹堊相傳寺初興時板庵禪師能役是毬毬大如斗不脛而走逢人躍擊如首稽叩入侯門戚里募金無不立應人曰爲木毬使者

船吼

癸辛雜志甲戌歲越中茶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乃止俗謂之船吟未幾有透渡之禍

又庚寅渡口之舟復吼德祐國將亡之際所乘大舟若牛鳴者三

釜鳴

癸辛雜志北方大鐵鍋可作數百人食一夕忽有聲如牛鳴曉視之鏡已破矣

續同書卷二一

五

碣石剩談羅田胡正衙鍋甗鏡中水機數尺後家漸衰

揮塵後錄淮水李元量家世業儒其母懷娠誕時日晨起庭下釜鳴可畏聲絕婉身名之曰釜長負才名建中靖國龍飛遂魁天下

記里鼓車

陳希公書焦記里鼓劉宋高祖平姚泓所得

二朝志記里鼓車唐元和開金忠義所作宋天聖閒內侍盧道隆又造之

一角牛

蜀志諸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法亮載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角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於大用

不可小使

又蒲元別傳元爲孔明西曹時當北伐患糧難致元牒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角牛牛仰雙環人行只尺牛行四步載一歲之糧日行二十里人不勞牛不飯

聚寶

宋吳淑秘閣閒談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搗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金銀亦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豈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

續同書卷二一

六

羊得一黃磁小扁瓶時豆莢初熟因用以盛之才投數莢隨手輒滿兒喜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行人見之投錢隨手亦滿遂奪去兒告其父父持鋤追及相爭競以鋤擊瓶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

餘多序錄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他人試之不驗後爲帝碎而埋於金陵南門下故門名聚寶

七寶

酉陽雜俎太和中鄒仁本與表弟王秀才游嵩山將暮忽聞林中鼯睡聲尋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襪物方眠呼之起問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

佛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作
真記元都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在大羅之上城上七寶宮宮
內七寶臺臺有上中下三宮

起世經大風吹沫擲置空中造作梵天宮殿七寶開成謂金銀琉璃
玻璃瓊赤珠碑磬瑪瑙

杜陽雜編同昌公主有鸕鶿枕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鸕鶿之狀

涅槃經收取舍利置七寶瓶於拘尸城四衢道中起七寶塔高十
二層

寶器貯米

廣輿記謝端遇天漢素女遺之螺殼貯米常不乏

續同書卷二十

七

東下巖院主僧於水際得一磁碗折花供佛前花滿其中更置少
米經宿亦滿錢及金銀皆然僧恐孫徒益罪反攜棄江干

得金人致富

河東記龔播者峽中雲安監鹽賈也其初甚窮結草廬於江干居
之一日天地陰黑見江南有炬火復聞人呼船求濟播即獨棹小
艇涉風而濟之至則執炬者仆地視之卽金人也長四尺餘卽載
之歸於是大富

稽神錄僞吳楊行密初定揚州遠坊居人稀少有康氏者儼一室
於太平坊空宅中康晨出未返其妻生一子方席蓐忽一異人赤
面朱衣冠據門而坐妻叱之乃走如舍西康適歸欲至家路左忽

有錢五千羊半邊尊酒在焉伺之久無行人因持歸妻亦告其所

見卽往舍西尋之乃一金人仆於草間亦曳之歸自是大富

又建安有人郗居者常使一小奴出入城市經舍南大塚塚旁桓
有一黃衣兒與之較力爲戲其主遲之奴以實告覘之信然一日
挾搨而往伏於草間黃衣兒至卽起擊之應手而倒乃金兒因持
以歸家自是大富

得銀人致富

玉堂閑話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一日晚際有一婦人與
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歡然近接至夜深而散有一小
子弟年少面俊見此婦人有姿色遂潛身入婦人室內不聞聲息

續同書卷二十

八

遂升榻就之其婦人身體如水生燭照之乃銀人兩頭重千百斤
由是巨富

稽神錄江南陳濬尙書言其諸父家嘗有二道士一黃衣一白衣
詣門求宿舍之廳事久之不聞聲息燭之見白衣臥於壁下乃銀
人也黃衣不見矣自是致富

聞見厄言秀水賈人黃豫松買舟至嘉興糴米值疾作癱矣而臥
艤舟於岸一童求附舟舟人堅拒之童竟突入艤中黃疾甚不知
也舟人疑爲黃所雷矣明日黃見之問而知其無所歸乃攜至家
入門仆地驚視之乃白銀鑄成人也秘藏別室香火奉祀家遂日
富

取銀迷路

楚庭稗珠錄東莞有寶山穴中銀磚數百取之即迷路

又電白東有紗帽山山有大小銀塊數萬取之輒昏迷不得出

銀飛

述異記康熙三十八年五六兩月廣東瓊州府有元寶從空中飛過往交趾安南一路而去

楚庭稗珠錄順治庚子廣州有銀數萬錠飛空中自南而北

錢飛

葛仙翁別傳取十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於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

續同書卷二十

九

杜陽雜編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盛開時每夜有黃白蝶蝶萬數飛集於花間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工巧之狀無以為比內人爭用絳縷絆其腳以為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寶廚視金錢玉犀之內有蠕蠕將欲化為蝶者宮中方覺焉

文獻通考宋寧宗慶歷二年吳縣金鵝鄉銅錢百萬自飛

夷堅志靖安張保義本邑邨朝山屠兒以建炎捍寇功得官財產

甚富平生享用自如閱三十年暮步忽聞庫內錢啣啣有聲自戶

外當廳持杖擊其門曰汝要云須是我死後始得如今大驚小怪作恁麼生印寂無影響又數年乃死鄰里咸見其庫錢長夜飛出如蝴蝶然

幽明錄海陵民王尋先居家單貧嘗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來

觸藩籬誤落餘處拾而得之尋後巨富遂擅名江表

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堅

立瓦上如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蓬窗夜話輓邨主人其先嘗藏穀十餘屋傳其子一日發之悉化

為錢又復禁閉迫其孫錢相飛出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為

字令儒者辨之一一都是好文

長安客話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九年塔崩內

有古錢皆飛空如蝶

雪中得玉馬

續同書卷二十

十

晉書新蔡武哀王騰傳騰發井州次於定真縣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

五色綫東瀛公營中見積雪不消數日怪而掘之得玉馬高三尺

開奇錄沈傳師為宣武節度堂前馬嘶掘地深丈餘得一穴洞有

玉馬高三寸長五寸嘶則若牡馬聲前有金槽中碎碌砂如菘豆

而金色

鑄銅馬

後漢書馬援傳援於交趾得賂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表曰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

般門外

水經注灤水條廣陽薊縣漢高帝以封盧縮為燕王更名燕國王
莽改曰廣有縣曰代戎城有萬載宮光明殿東掖門下舊慕容備
立銅馬像處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備光壽元年
齒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備奇之比鮑氏鑿命鑄銅以圖其像像
成而馬死矣

如意珠

雲笈七籤還丹或號如意珠元帝得之為絳宮珠天龍得之為頂
上珠

事物紺珠摩泥珠又名如意珠

雜寶藏經佛言如意珠是摩竭大魚腦中出各金剛堅常出一切

續同書卷二十

十一

寶物衣服飲食隨意皆得此珠者毒不能害火不能燒

珍珠傘

閩小紀汀西邱坑口撥上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
之珠尤少晦相傳為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為敵所破當即
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男女之得珠者誠如所傳

又南宋時汪革偕族歙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出入張珍珠傘一日
大風掣傘於雲表良久墮下珠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為

珍珠傘

銅山鑄錢

史記漢文帝賜鄧通蜀崖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西京雜記吳王濞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文字 與漢錢不異
得銅鼓

虞喜志林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有銘

後漢書馬援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

廣輿記廉州府欽州邨落中時有掘地得銅鼓者相傳諸葛亮所

遺

又柳州府融縣舊傳諸葛亮嘗埋銅鼓於此

嶺表錄異僖宗時林藹守高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聲欲進捕之

一蛤躍入雪中掘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鼈之狀豈鳴

蛤乃為鼓之精神耶

續同書卷二十

十一

桂海器志銅鼓古蠻人所用南人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為馬伏

波所遺

樂音感物

書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又百獸率舞

史記師曠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元鶴二入集于國門

孫卿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六馬仰秣

白帖趙女鼓琴而鳳舞

幽明錄桓谿家參軍善彈琵琶有鸚鵡每聽移時

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官阜擊磬鳥應節而舞

列仙傳簫史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秦穆公女弄玉亦好吹簫遂

妻之乃教弄玉作鳳凰鳴有鳳凰來止其屋

博異志呂君卿夜泊舟君山側命酒吹笛忽見老父犁舟而來袖出笛三管曰小者是老父與朋友所樂者未知可終曲否言畢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沉澹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暗舟人大恐

羯鼓錄杜鴻漸自蜀南始臨嘉陵江乘月色命取羯鼓酣奏數曲而猿鳥皆驚飛鳴噉又有別墅近華嚴閣時從登閣上奏忽見羣羊躑躅山下鼓止羣羊亦止復鼓猶然旋有二犬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俯仰若有所聽

歌聲繞梁

續同書卷二十

十五

洞冥記漢武帝使董詭乘雲霞之輦以升壇候西王母三更王母至駕元鸞歌春歸樂歌聲繞梁三匝草樹枝葉皆動

列子韓娥東之齊糧匱過澠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樞三日不絕

附

劉向別錄漢興以來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歌動梁塵受

學者莫能及也

聲有寒暑

拾遺記周靈王登昆昭之臺見二人乘雲而至一人先唱能為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又一人唱能即席為炎彈指席上則暄風入室

韓非子晉平公登虎祁之臺令師曠鼓清角不得已鼓之一奏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隨之裂幃幕破俎豆墮廊瓦坐上走散

魏文帝答繁欽書守宮王孫世有女曰瑣姑年九歲夢與神通寤而悲吟哀聲激切體若飛仙於今十五改曲變度激清角揚白雪接孤聲赴危節於是商風振條飛霧成霜

國史補李暮秋夜吹笛於瓜州舟楫甚隘初發調羣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颭然而至俄頃舟人賈客有怨嗟悲泣之聲

傳廣陵散

劉潛琴議杜夔妙於廣陵散嵇康就其子猛求得此聲異苑嵇康於夢中得之黃帝伶人之所傳非也

續同書卷二十

十四

幽明錄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在月下臨風鳴絃忽有人從中庭稱善云是嵇中散因授以廣陵散之曲

得器補闕

後周書長孫紹遠為太常創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偶聞浮屠三層上鐸鳴因取配奏始諧

晉書荀勗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世服其多才

唐書李嗣真傳太常缺黃鐘嗣真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之者掘之得鐘眾樂遂和

獨異志唐朝承周隋離亂樂縣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缺天后未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者在今營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由得之其後徐敬業反天后誅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振於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爲四具補樂懸之闕後享宗廟郊天挂篋篋者乃嗣真所得也

羯鼓錄宋沈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回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閒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叩以辨之可乎僧許之乃扣而辨焉寺僧卽言往往無風自搖卽此耶沈曰是其耳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之固求摘取而觀之曰此姑洗

續同書卷二十

十五

之編鍾耳詰且獨撥於僧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叩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

得玉磬

洽間記隋開皇時於翟泉獲玉磬十四枚懸之於庭有素衣神人二來擊之其音絕妙

漢書成帝時健爲水濱得古磬十六枚

正始中徐州薛城得玉磬十六枚

國史纂異總章中潤州得十二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

琵琶羅鐵

琵琶錄樂工廉郊師曹綱琵琶常臨池彈蕤賓調忽菱荷閒躍出方響一片乃蕤賓鐵也

西陽雜俎蜀將皇甫直好彈琵琶嘗造一調臨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覺近岸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車水竭池窮泥索之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

鐘飛

廣輿記廣西太平府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瓊州飛來又廣東廉州府鐘灣相傳宋時靈覺寺鐘一夕飛去旣明從空而下居人言灣中每夜有鐘聲意必與龍戰寺僧削去頂上龍角乃止

續同書卷二十

十六

又興化府越王峯西南有鐘湖每風雨晦明湖中隱隱有鐘聲舊傳越王金鐘飛墮於此

楚庭神珠南禺之嶺爲縹嶺嶺與北禺並高鐘飛入水與寺鼓相應有聲漁歌云山上鐘聲水底聞南禺飛落北禺雲謂此

鐵笛

劉伯壽爲耆英九老中人居玉華峯卽以名菴有二妾皆秀麗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在後以竹笛和之

陸放翁集朱希真居嘉禾嘗有朋僂請之間笛聲自烟波閒起問之曰此先生吹笛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空中懸琴阮之屬篋中任置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其詩云青羅包髻白行纏

不是凡人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鐵笛過伊川可想見其風致也

聞見近錄張元以俠自任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聲聞數里羣盜皆避

湖湘野錄蜀僧普首座好吹鐵笛

朱子鐵笛亭詩序侍郎胡明仲嘗與武夷山隱者劉君兼道游劉善吹鐵笛

楊維禎冷師行序綴氏子名長弓太湖中人與予鑄鐵笛者也

彈琴喻學

雜阿含經云急絃緩絃無有是處不緩不急然後發微妙雅音譬

續同書卷二十

七

之學者精進太急增其悼悔精進太緩令人懈怠當平等修息攝

受莫着急莫放逸莫取相此即深造自得之義也

楞嚴經譬如琴瑟笙篪非有妙指不發妙音不緩不急善調其適

所謂以妙指發妙音者乎

琴來元鶴

玉符瑞圖晉平公鼓琴有元鶴下銜明珠舞於庭

禽經注子野鼓琴元鶴來舞下露則鶴鳴

續同書卷二十一目錄

植物

草木柏梓 以下總 聞聲即縮 淚染痕

草木得四時氣

懷果迷路

種瓜自給

葉落鳥銜

女觸花開 以下花

應詔花開

花知閨

續同書卷二十一目錄

一

折梅為贈

梅梁

竹帚 以下竹

竹米

植竹成林

泣竹生筍

草喜歌舞 以下草

紅草

木變石 以下木

木中字

木中人士像

木理成佛

麴樹

肉樹

松作畫餅

以下松柏

摩頂松

柏封將軍

枯柏復生

續同書卷二十一目錄

二

續同書卷二十一

長白福申禹門輯

植物

草木怕痒

羣芳譜紫薇一名怕痒花人以手爪其膚徹頂動搖

猶園草食之物曰蒟蒻此物性畏痒以爪爬其枝則葉自舞

聞聲即縮

續同書卷二十一

一

嶺表錄異沙箸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

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反手急按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

中掘之終不可得

楚庭稗珠羅浮出沙筋竹采者輕步從之聞人聲則縮入沙中

閱微草堂筆記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其生

必雙雄大雌小不并生不同根相去一二丈默採則獲如指以相

告則縮雪中杳無跡

淚染痕

博物志舜之二妃以涕揮竹竹盡斑

採蘭雜志昔有婦人懷人不見恆洒淚於北牆下後洒處生草其

受業豐城萬時宜雨香

校刊



花甚嬌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名曰斷腸花即今秋海棠也

觚廣紅豆各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盛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結為子斯各所由昉也

草木得四時氣

易統通卦驗苦菜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四時之氣皆備

曲洧舊聞麥秋種經冬春至夏乃熟具四時之氣

近峯聞畧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實夏而熟得四時之氣他物無與比者

懷果迷路

續同書卷二十一

二

述異記南陽郡東望山有果林柑正熟時三人共食致飽訖懷三枚欲以示人聞雲中語云催放雙柑乃聽去

裴氏廣州記廬山頂有湖楊梅山桃繞之海人時登採拾只得於

上飽食不能持下

酉陽雜俎貝邱之南有葡萄谷谷中葡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

歸者即失道

福建通志衍仙山產橘可就食不可攜出犯者迷路

廣輿記郴州萬王城未詳萬王之意內多桃李實因採食之甚甘

但不可取去或摘而私藏必迷歸路

又潮州府南田石洞有異果多不知名懷歸則往往迷道

又廉州府五黃山產異果入山者如挾一果即迷歸路

種瓜自給

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吳志步騭傳與衛旌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吳錄姚俊種瓜灌園以供衣食

葉落鳥銜

廣輿記河間府獻縣房淵有葉落於淵輒有羣燕銜出

又雲南尋甸軍民府龍洞每遇木葉落水雀即銜出

又雲南武定軍民府惠湖傍多樹葉落鳥即銜去

劇談錄京城南靈府有三娘湫與炭谷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

續同書卷二十一

三

每秋風搖落常有草木之葉飄於其上雖片葉纖芥必飛禽銜而去

女觸花開

物類相感志阿叔迦樹生西域若女人摩觸花為之開不然則否

楊慎外集無憂樹女人觸之花始開

應詔花開

卓異志武后天授二年將遊上苑遣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

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各花瑞草布苑而開若

有神助

南卓錫鼓錄元宗嘗遇二月初宿雨初晴殿庭柳杏將吐暗而嘆

曰對此景物豈得不與之判斷乎高力士遣取羯鼓上命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反顧柳杏皆已發拆上指而笑謂嬪御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可乎

近峯聞畧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尙有旬餘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候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臣民駭睹

花知閏

東還紀程大理府和山有樹似柱高六七丈其花白每花十二瓣遇閏則多一瓣

又雲南府城內土主廟有優曇花高二丈每年四月花開如蓮

續同書卷二十一

四

十二瓣遇閏則多一瓣

折梅爲贈

劉向說苑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者顧左右曰烏有一枝梅乃遺列國之君

荆州記陸凱與范蔚宗相善凱自江南遣使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范蔚宗並詩一絕云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梅梁

花史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畫梅花於梁上表瑞因各梅梁殿

明一統志紹興府禹廟梁修廟時忽風雨送一梁至乃梅梁也

竹帚

載凱之竹譜拂雲帚竹出廬山密翠如帚彼採爲方物贈人

東陽記崑山上有圓池池邊有竹極大風至垂屈掃地恒潔淨如人掃然

荆州圖副記天門角上各生倒垂竹拂謂之天帚

湘州記邵陵高年縣有文竹山上有石牀四面綠竹扶疎常隨風委拂此牀

盛宏之荆州記臨賀東山中有大竹數十圍高亦數十丈有小竹生其傍皆四五圍下有磐石方正如彈碁局兩竹曲垂拂掃石上

續同書卷二十一

五

初無塵穢

竹米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四年六陽山竹結實其米可食

宋史真宗紀江南轉運使言宜歛竹生米民採食之

七修類稿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縣竹葉開苞絡成穢而實焉採而春之則黑色碎米和飴爲餅餌最佳

植竹成林

山海經載海西諸處其地有人插竹爲標忽蒙新箨數載竟成林

質直談耳嘉定集仙宮有瑞林軒或云元大德間道士孫應元植

竹逾年成林

宋史寇準死歸葬西京道出荆南人皆設祭於道折枯竹植地挂紙錢焚之後枯竹盡生荀人因立祠號竹林寇公祠

泣竹生荀

白帖孟宗性至孝母性嗜荀及母卒冬節將至宗乃入林哀泣荀為之生得以供祭

贊寧荀譜丁固仕吳性至孝母嘗思荀固遂泣竹生荀

又晉劉殷年九歲有孝性為曾祖母冬思荀殷泣而獲供饋焉

草喜歌舞

說備草有虞美人者舊傳以為聞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高郵人桑景舒人善音律試之果然及詳其曲聲皆皆有也

續同書卷二十一

六

酉陽雜俎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則欲抵掌謳曲則搖動如舞

紅草

文海披沙漢韓信斬於未央宮其草色獨紅

聞見厄言東鹿縣西有唐裨將張興墓興效忠殺身血濡染草皆紅今所生草色殷然如血漬人呼紅草坡

木變石

耳新馬湘嘗折永康縣東天室觀大松曰此松已後三十餘年即化為石自後松果化為石

白乳六帖回紇康于斷松投河三年化為石名康干石

方輿志貴州兵備道內署有山山中有樹不知其名由根而幹盤結成石其枝旁出者悉化為石窺其中猶然木也其葉四達青翠可愛嘉靖丁巳兵憲焦希程記其事

猶聞浙江布政使後樂亭前西偏有松化石龍鱗隱起如斂枝幹與枯松無異捫之乃知皆石

木中字

茅亭容詒偽蜀廣政末成都唐李明因破一木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欲進蜀王以為嘉瑞識者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果至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救民於水火又改太平與國之號識者之言驗矣

續同書卷二十一

七

稗史後梁開平二年將軍李思安營於潞州伐木為柵一大木中有文云天十四載石進忠思安具表上之朝臣皆謂十四年必有遠人貢珍寶至司天監徐鴻私語其所親云自古無以一天字為年號者以我度之丙申歲當有石姓者王此地蓋移四字中兩豎置天字左右丙字移四字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年石敬唐起并州一如鴻言國號晉石進者石晉也

酉陽雜俎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又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時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

浙川縣志金人伐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云栽松種柏興唐日解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閒零落歲寒枝

酉陽雜俎大厯中成都百姓因樵獲瑞木一莖木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

春渚紀聞晉江尤氏其隣朱氏園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之細枝亦有之尤氏乞得其木數百段遺好事者書體帶草勁健如右軍朱氏尋衰其園卒歸尤氏

述異記康熙甲子春海鹽張氏佃戶鋸一樹中心成王大宜三字

續同書卷二十一

八

邑中有武弁王大宜者遂購燬之

木中大士像

曠園雜志順治辛丑夏金陵造海舟下令諸郡縣伐木如臯鄉中有柏樹大十數圍以其堅重難舉鋸而析之中有觀音大士像極其端好巖石水竹童子鸚鵡之影備具儼若圖畫此面所有合之彼面亦無少別當事聞其異乃止勿解今以一面嵌真縣西門僧寺殿陛中餘一面不知所在游卜明親見之

筠廊偶筆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湖壩雜志天竺大士像晉天福閒僧道翊見瑞光發於前湖得奇

木命匠氏孔仁謙者雕塑孔破木有一天成大士在內孔即送之寺中

初菴偶筆休寧板橋有人伐竹遇一竹十三節每節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本菴菴中

又嘉善縣劉生者祖墓有古柏為風所摧命去之中空膏脂凝結成普門大士像因送招提供養

涉異志台州城外數里有白塔觀音院初上於水濱人獲沈檀破為薪中有觀音小影遂刻像率眾建院傳奉忽院僧夢觀音告曰盍移我於白塔頂諾且僧徒像薄晚取之屹不動將集僧眾往取西院已燬燼矣像得不燬

續同書卷二十一

九

夷堅志有邨漁孝養父母居於盤溝之上因入水獲一片木有五色霞光挾之以歸持示雙親父怒欲碎之俄而木裂為兩其間實有類佛像漁者就溝壘泥即成七十尊一起一倒如人交科有出市求售稱為盤溝大聖

木理成佛

酉陽雜俎唐都官員外陳修古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為薪有天尊形像存焉

又長安持國寺門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惋令膠之及別理解之每片一

天王塔戟成就焉

稗編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衣服履烏絨毫悉備知州劉宗言奏聞奉旨令建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民皆圖畫供養之

麪樹

蜀志沙木峯頭生葉出麪一樹可得石許

交趾志望縣橫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似麪可作餅餌

廣博物志麪樹卽江南桃榔也樹大者出麪百斛

肉樹

草木考肉樹出五台山其形如桃質如玉煮一滾壓去水食之味

如豬肉

續同書卷二十一

十

夷堅志端溪有玉樹肉樹

徐鉉稽神錄建康有木工破一木中有肉五斤許香如熟猪肉此

又不可以理窮者矣

松作畫屏

稗編僧冲邈有翠微山居入絕其八云豈是栽松待茯苓且圖山

色鎮長青他年行脚不將去甞與人閒作畫屏

又明穆陵在御園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隱下伐松

供屋材僧淮海作詩曰不爲栽松種茯苓只緣山色四時青老僧

不會移將去甞與西湖作畫屏

摩頂松

大唐新語玄奘法師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向若歸卽東向及去其枝果西一年忽東向法師果歸號摩頂松滇行紀程桃源縣萬壽觀前有摩頂松爲瞿童冲舉之樹

柏封將軍

五雜俎嵩山嵩陽觀有枯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合下一石

刻云漢帝封大將軍

河南志天封觀有古柏三株唐武后封五岳大夫俗云大小將軍

枯柏復生

儒林公議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

二國不生然亦不伐之至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枝再生時人異焉

續同書卷二十一

十一

述征記直源縣老子堂前有雙柏左階之柏久枯煬帝大業十三

年忽從根生一株聳幹三丈三尺唐武德二年更生一株直上五

尺橫枝二層枝葉相覆

春渚紀聞秦鳳路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畧無

存者標圖開裕陵披圖偶以御筆照其枝後郡奏秦柏一枝再榮

廣輿記順天府平谷縣延祥觀柏樹枯四百年矣元至正中邱真

人過此扶而摩之曰憐惜憐惜柏遂再生

三齊畧記堯山在廣回城西七里堯巡狩所登遂以爲各山頂立

祠祠邊有柏樹枯而復生不知幾代物也

續同書卷二十二目錄

動物上

物坐化 以下總

物立化

物有印

物貫銅環

物現佛身

無腸物

鳥翼棄兒 以下鳥

比翼鳥

續同書卷二十二目錄

一

一足鳥

三足鳥

兩頭鳥

鏡照鸞雞

鶴銜珠

人化鶴

人血愈鶴傷

得赤鳥

神鴉

鴿傳書

聽經雉化

鸚鵡誦經

鸚鵡夢惡

羣燕啣物

雞言

雞卵異

一角獸 以下獸

一足獸

兩頭獸

三足獸

續同書卷二十二目錄

二

風生獸

象不拜舞 以下象

救象獲報

虎精 以下虎

虎為侍者

虎以鹿報恩

騎虎

人化虎

婦人化虎

虎化人

虎送聘妻

德化感虎

禱神逐虎

續同書卷二十二目錄

三

續同書卷二十一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動物上

物坐化

唐雜志有鸚鵡坐化焚之有舍利

粵逆雉山為劉宋時僧棲雍居之日誦法華經有雉常來聽一夕化去因名之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一

耕餘博覽宋天台黃巖寺僧蓄一鸚鵡常隨僧念佛不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坐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花穿土而出

夷堅志青州大聖寺院有蝦蟆坐化

后山叢談廬山有坐化貓峽中有坐化猿李公擇家有坐化蛇

物立化

洞微志僧下驄游五台將歸有僧托以書寄東京勃賀至京不見其人一日郊游見小兒逐大猪曰勃賀賀賀問之曰此猪能令猪羣不亂逸愛食薄荷故各以書投之猪食之即人立而化
夷堅志宋時天柱寺有立化雞天慶寺有立化犬

物有印

拾遺記禹導川夷嶽而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之使元龜印其上

博物志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墮地化為圖石顛椎破之得一金印曰忠孝侯印上聞之藏於秘府

酉陽雜俎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先以印印之

赤鴉邕宜以西有野女焉緣巖走屋其行如風誤墮網罟以手護腰而死腹有玉印文類符璽一名印孃博物志云日南有埜女羣行不見夫其狀鼎且白裸袒無衣禡即此

物質銅銀

續同書卷二十二

二

羅浮山記山有魚淵淵有神龜龜鼻貫銅環若有人穢此淵龜便浮出即為澍雨

酉陽雜俎胡珙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蹄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

物現佛身

墨莊漫錄崇寧二年衛州獲嘉縣民職氏殺猪祭神劉氏療犬得其棄首骨銜之猜猜四日不食民使其子折之其左牡齒口中得肉如拇諦視之如來像也髻有珠如栗瞋目脚踏蓮子隱然莊嚴畢具觀者萬人

又禪師懷深謂先君曰近赴邨落富人齋見羣犬爭嚼一牛脛

骨甚狂噬邨人持挺驅逐亦竟不去眾頓異因奪而破之其中血髓已堅凝如金自成一菩薩形衣紋纓珞相好奇特其家乃取去藏之

夷堅丙志餘干譚曾家蠶繭中有小佛像狀似觀音

說儲唐詢家雞卵中有菩薩像坐蓮花中自是詢家誓不殺生

無腸物

抱樸子山中已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

無腸魚詳吐膾成魚戒菴漫錄條

拾遺記有鳥各鴻鵠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

又岱輿山北有玉梁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三

鳥翼棄兒

后稷見詩詳詩疏

異苑齊頃公之棄也狸乳而鷓覆之

東觀漢紀肅宗敬隱天后以王莽末年生遭時倉卒母棄之南山

下隆冬苦寒再宿不死外家出過道聞兒啼聲憐之因往就視有飛鳥舒翼覆兒以為神靈攜歸養之年十三乃以歸宋氏後為肅

宗后

比翼鳥

爾雅注山海經云崇吾山有鳥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鸞郭云比翼鳥也爾雅作鸞鸞

耶娘記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
總名長離

又名雙頭詳後兩頭鳥注

一足鳥

博物志崇邱有鳥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壹

山海經瑜次之山有鳥人面一足曰橐苞

南史陳後主時有鳥一足集殿庭以足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
盛草變成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河圖鳥一足名獨立見則
主勇強

尚書故實武帝時有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為怪異東方朔曰此山

續同書卷二十二

四

海經所謂畢方鳥也

張華禽經注一足鳥一名商羊天將雨則飛鳴

三足鳥

山海經禱過之山有鳥焉狀如鳩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

漢書注三足鳥三足青鳥也為西王母取食

又班固傳注永和二年有三足黑鳥集沛國

夏侯祥傳嘗有三足雀集其廬戶

淮南子曰中有踐鳥注三足鳥陽之精也

兩頭鳥

鄒環記南方有比翼鳥紂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為雙頭鳥不解

及文武興始知此為並興之瑞

釋氏書極樂國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注頻

伽此云妙音未出殼時已有音聲超眾鳥梵語者婆耆婆伽二首

一身報同識異

鏡照鸞雞

記事珠選屬賓國王得鸞鳥不鳴夫人曰聞鸞鳥得類則鳴何不
以鏡照之王從之果鳴

異苑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曹操時南方獻之欲其舞操于蒼舒
尚幼令以大鏡照之果舞

鶴銜珠

續同書卷二十二

五

搜神記噲參行遇黝鶴被傷收養之放去一夜雌雄各銜一明珠
來以報參

張氏家傳張禧除燬煌令有鶴負矢集庭以甘草湯洗之服藥十
餘日始飛去月餘銜赤珠二枚置前

人化鶴

瀟湘錄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忽一日探壺中選
一丸藥自吞之化為白鶴飛去

雲笈七籤耶那王遠知陳揚州刺史曇首之子年十五入華陽事
貞白先生投三洞法陳主常召入重陽殿特加禮敬送還茅山先
生乃於洞西北嶺上結淨室以居忽有神人至曰吾欲與卿並遊

天台子能去否先生便隨出忽思未別弟子背行三十步迴望神人化鶴飛去

廣輿記江寧溧水三鶴山注昔有潘氏弟兄三人於此得道化為三鶴冲天因名

吳地記女墳湖在吳縣西北六里越絕書曰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而死王痛之厚葬於閭門外其女化為白鶴舞於吳市千萬人隨觀之復陷成湖今號女墳湖

楮記室元張主簿邵武人有宿疾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臥室

續同書卷二十二

六

談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只畱造墨餘汁張吸之舊病頓脫洛中紀異錄絳州碧落觀有天尊名像光燄灼高丈餘上有文云神仙所篆莫之測也先君云唐龍翔中刺史李諶為母氏天妃追薦所造也有先黃冠云李使君即高宗大帝之子其文未刻之前忽有二道士謁李使君云聞君欲篆刻其文我二人即天下之名篆也請為使君成之乃於懷中出一軸末書陰符經殆非人工也使君尤異之復令殿內四而封閉不得令人窺視只我二人在中候三日即畢矣使君從之但見二道士挈一小囊入自其門餘無所覩至三日使君命開之只見白鶴一隻自門飛出及視文篆已畢餘有一及字但只有一畫不成而去使君與道士眾悲喜益神

之後李陽永於此學篆凡十二年終不得妙捨之而去至今為天下之絕矣

人血愈鶴傷

廣輿記李衛公游嵩山聞呻吟聲視之乃一病鶴見李作人言曰我被樵者傷脾得人血則愈但人血不易得遂拔眼睫毛曰持此照之即知矣李自照乃馬頭也至途中照所遇皆犬彘驢馬之類惟一老翁是人李以鶴故告翁翁針臂出血李受之往濡鶴傷處鶴謝曰公當為宰相後當鶴升語已冲天去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七

耳新回州司馬裴沉於鄭州道左見病鶴呻吟有老人曰得三世人血塗之則能飛矣惟洛中葫蘆生三世人也裴訪生投針針得血塗之遂飛去

得赤鳥

易通卦驗文王得赤鳥而演易

春秋演孔圖孔子曰邱作春秋天授孔圖時魯瑞有血書蜚為赤鳥化為帛書署曰演孔圖有作圖制法之狀

墨子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命伐殷也○史記武王渡孟津河有火自上復下止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吳志武昌赤鳥見因改年為志鳥

帝王世紀沛公祖父家於豐其妻嘗夢赤鳥如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

神鴉

筠廊偶筆楚江富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爲王舟過廟前必報祀有神鴉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恆投肉空中餞之百不一墮其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

又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爲柳毅使者

又阮亭云巫峽神女廟亦有神鴉送客予曾見之得食輒入峽半石洞中不棲林木

鴿傳書

開元天寶遺事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飛往投

之目爲飛奴

張萬鍾鴿經宗汝得一鴿性甚靈慧能致書千里之外

輟耕錄顏子四十八世孫清甫嘗臥病其幼子彈一鴿歸以供膳

於噓翎間得一小函題云家書付男郭禹禹乃曲阜尹也其父自

家寄至者時禹改授遠平鴿未及知盤桓尋覓蓋被彈云清甫深

責其子更取木匣函死鴿抵禹官所獻書且語其故禹戚然曰畜

此鴿已十七年矣凡有家音雖隔數千里亦能傳致命左右瘞之

畜德錄一友言家有老僕正統閒嘗以事往淮陽一日大風雨有

鴿墜主人屋上其足繫書一封裝以油紙視其封蓋此鴿自京師

來才三日耳主人憐之不敢啟封乾其羽毛縱使飛去

續同書卷二十二

八

聽經雉化

夷堅志舒州皖公山天柱寺廊下有巨碑云唐時崇惠禪師卓錫山中前有磐石每日對之誦法華經一野雉來傾聽畧不動足如是三年一旦不至試於草中求之已立化矣

粵述雉山在城南里劉宋時僧棲願居之日誦法華經有一雉常來聽一夕立化因名之

蓮社高僧傳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於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且雉殞卽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后其家設齋志方踵門兒曰我和尙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

續同書卷二十二

九

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掖有

毳因名以翼

鸚鵡誦經

見聞錄昔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誦經往往於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答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死焚之有舍利

又一士人養白鸚鵡能誦詩詞清晨必誦觀音寶號大士咒一日謂士人曰我從西方來還從西方去矣其夜死於溝

明皇雜錄開元中白鸚鵡一日忽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鸞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心經記誦頗精熟

日夜不息若懼禍難有所禳者

鸚鵡夢惡

異苑張華有白鸚鵡能言一日告華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疆之至庭為鴟所攫

譚賓錄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女一旦雪衣女語曰昨夜夢為鸞所搏將盡於此乎後為鷹攫之而去

羣燕銜物

廣宏明集宋元嘉時靈鷲寺有羣燕共銜繡像委於堂內後甬道成於此寺造白塔

齊雲志齊雲巖太素宮有羣燕共銜泥塑成真武像

續同書卷二十二

十

漢書新莽開景帝母丁姬之墓有數千燕銜土投窟中

北涼錄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齊寇至不克而還

漢書臨江王閔王榮被廢憂懼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銜土冢上百姓憐之

雞言

談載宋處宗羅合雞皆人言

宋史紹興時亳州魏翁雞能人言有人雞墓

耳新萬曆初史文學家母雞作人言

雞卵異

異聞錄唐詞家庖妾攜雞卵數枚一墮地中有大士像坐蓮花旁

列善才龍女淨瓶楊枝舉家驚異取以供奉並棄其餘不食

天都載唐文宗以長安緇徒日眾命有司詔中外罷之會尙食吏

修御膳烹雞卵方進火鼎中忽有聲乃羣卵念觀世音菩薩也吏

具以問文宗嘆曰不知淨屠氏之力如是耶因頒詔郡國各於精

舍塑觀音像詔尙食吏自後勿以雞卵為膳

耳剽集嘉靖五年十月長垣王憲家雞抱卵內成人形五官具備

又宏治甲子崇明顧氏雞卵育獼猴

又宋東平董瑛知澤州將嫁妹人餉雞卵三十枚食其七畱其餘

挂於梁上妹婿至將供晨餐瑛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下同詞乞

命中一女裙帔而跛足旦起頰面適妾以卵過憶夢止烹求牝雞

續同書卷二十二

十一

抱之皆成雞內一雌足病跛自是瑛不殺生

碣石剽譚琴川有老婦養子數歲就塾每午歸必與啖一日午雞

方下一卵令取充啖兒諦視呼云卵有楷字二行云曹夫起心一

生辛勤於爾生甚精楷若鐫刻然眾共傳玩未幾頓遭回祿或其

兆云

一角獸

史記孝武紀郊雍獲一角獸蓋瑞麟也

北史魏高宗紀庫莫奚國獻名馬一角即驪驎

孟康曰天鹿一角辟邪角

述異記解薦者一角神羊

郭璞猗猗贊章哉之山有獸似豹五尾一角

宋書角端獨角角在鼻上

陸綏海賦圖馬銜當蹊其狀馬骨一角而龍形

附 郭僕江賦龍鯉一角

一足獸

廣志北地有獸名曰歷不能行假足於印印距虛陳山毓七夕賦
宵免朔而一足

莊子夔謂蛇曰吾用一足踰踔而行

海錄碎事嶺南有一足獸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

兩頭獸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七

復曝餘談董道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干道書有五頭鹿其角

且干皆古之異鹿也

山海經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河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跂踠

又屏蓬出大荒山左右有首一曰并封

三足獸

神仙傳葛仙翁隱匡廬山三足桐案化為白鹿三足

搜神記漢建平三年定襄有牡馬生三足駒

附 論衡籠三足曰能龜三足曰黃

粵述梧州城南有火山產靈鹿三足有災則先鳴

楚庭碑珠錄粵東之德慶自青旗山初龍母乘白鹿人惡其害稼

乃去一足放之故多三足鹿鳴則貴官至

風生獸

嶺南異物志風狸如猿猴而小打殺以口向風復活破其腦則不
復生矣

南州異物志風母獸逢人便叩頭搥打之愜然死地無復氣息小
得風吹須臾能起一各平猴赤目無毛

十州記炎州有風生獸積薪燒之不然以鐵鎚斷其頭乃死張口
向風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

象不拜舞

六帖明皇所教象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出象紹眾曰此自南海

續同書卷二十二

十三

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因令左右命舞象怒目不肯祿

山怒盡殺之

開中古今記元順帝有一象宴羣臣時拜舞為儀本朝王師破元

都順帝北遊徙象至南京一日上設宴使象舞象伏不起殺之

救象獲報

紫桃軒雜綴撫州有魯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五色線

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小容一日為野象拔箭嗣後齋時象母銜蓮

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

廣異記開元中有獵人入山遇白象以鼻捲之上背復取其弓矢

藥筒等以授之行百餘里見巨獸高十餘丈毛色正黑象伏於前

獵人引弓發毒矢斃之象以鼻搗土得象牙無算

紀聞和州有獵者逐獸山中遇象馱之而去至松林深處見青獸大如屋止樹下各有所待獵人矢斃之象即叩頭若謝狀且呼羣象二百餘頭至各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獵夫乃取其牙獲錢數萬

虎精

雜記朱全忠為青鞞白額虎精

南部烟花記韓世忠亦虎精

虎為侍者

高僧傳程太虛時隱居南岷有二虎侍左右

續同書卷二十二

十四

天中記聽道人結廬於雲間奈山之東峯有二虎為之衛各大青

小青行則隨侍前後

陳翁公虎曾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

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少空時二虎自菴後出

虎以鹿報恩

靈應錄晉郭文舉與虎採去鱧虎送鹿以為恩

又長興縣有老姬被虎銜入山中置於地因呼為大聖而乞其不

食虎遂伸一腳於姬前看之有一竹箬在爪下姬乃為拔之虎即

將姬銜至舊所並無所損夜置一鹿於門首去

廣異記唐建中初北海縣北有秦王望海臺側有別澹泊

邊有取漁人張魚舟結草菴止其中一夕有一虎以足示魚舟舟視之見虎掌有刺長五六寸乃為拔之次日早有一野豕幾六百斤在菴前乃虎之藉以報恩者也自是常見虎送物來菴中閱有鬻鹿等物

太平廣記饒安縣有人野行見虎伸左足示之有大竹刺貫其背其人為拔之至家有虎送一鹿於庭如此歲餘

附 夷堅志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人畏其來暮輒出避陳老翁邨舍窗戶籬壁皆被觸倒陳語妻子曰虎食人自係定數我今出外自當之即開門見虎勝開帶一箭手為拔去虎騰身時吼為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

續同書卷二十二

十五

彘以報自此絕跡

騎虎

酉陽雜俎仙人鄭思遠嘗騎虎

洞冥記東方朔生三日鄰母養之忽失經年歸問之曰兒暫息都

崇堂王公貽之以丹霞漿既而歸路遇一蒼虎息於旁兒騎而歸

遼史聖宗大獵射虎以馬騎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

陳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

人化虎

述異記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為封使君

廣古今五行記梁衛山侯蕭泰鎮襄陽時虎甚暴邨門設檻機發民以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邨告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卽化虎而去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布衣調補濮州什邠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烟火甚溫澄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坐女年十四五舉止妍媚因風雪不止乞宿焉父嫗曰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解鞍施衾憐有頃嫗挈酒壺至於火前暖飲 自主人 卽巡行當焚尾澄欲探所能乃舉令以觀其意澄執盞曰請徵書語意屬目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俄巡至女女曰風雨如晦雞鳴澄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

續同書卷二十一

夫

請自媒如何父嫗許之澄遇修子壻之禮父嫗謂澄曰此孤遠無隣又復湫隘不足以久西既事君便可行矣又一日咨嗟百出澄乃以所乘馬載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竭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後秋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愛焉及澄署官罄室歸秦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爲甜思其妻忽悵然吟詩曰琴瑟雖情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孤負百年心後二十餘日方至則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女卽止其室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連埃積滿其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尙在也乃披之卽變爲虎突 而去澄攜其子女尋舊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嶠南瑣記龍編縣功曹左飛化爲虎還復爲吏

諧史涪陵里正范端充州縣任使久之忽化爲虎

又崔鞫游滁州方就寢見館門自開一虎自門而入鞫於暗處窺之見虎脫去獸皮乃一奇麗女子自云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夜將獸皮爲衣知君宿此托身以備酒掃鞫曰誠如所言願奉歡好取皮投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去後鞫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鞫妻及男同赴任過舊館視井中皮如故女令人取之下階將獸皮着之化爲虎上廳食子及鞫而去曠園雜志密溪黃某使三子耕田隣子謂黃田蕪不治奈何黃疑之明日三子出黃尾其後見三子入山林中均化爲虎

續同書卷二十一

七

述異記廣西有一邨民每日早出晚歸必攜死猪羊鹿犬等物至家以爲常後因其子擇日成壻須猪羊祀神妻囑其覓活者爲佳邨民有難色妻遂疑已前之物皆屬偷盜命子尾其後覘之至一山見其父入巖洞中少頃有虎出其子驚悸良久徐入洞求父所在但見一衣存焉因歸告其母邨民歸家見其妻色變遂大言曰吾爲汝等識破今出不復返矣疾走出門妻子牽衣留之 其足竟脫一襪而去

婦人化虎

夷堅志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烟火食不入口惟啖生肉衣服起居與平日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趙秩滿調桂陽監

妻疾益甚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何得經鼓角樓下過棄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比到官妻白晝化為虎騰呼而去

稗史申屠澄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大風雪見路旁草舍中有烟火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坐雷澄止宿澄見女子年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舉止妍媚向父嫗請婚焉父嫗許之遂攜之赴官澄罷官後與妻共過妻家草舍依然無一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大笑曰不知此物向在耶披之即化為虎突門而去澄望林大哭尋覓數日不知所之

續同書卷二十二

九

述異記康熙二十六年貴州定番州上馬司土官方名譽之母獨坐室中忽數虎往來門外母即以手擻地侍者扶掖輒怒搏之一日跳躍入虎羣就地數滾變虎而去

又康熙三十六年開州民家一婦忽入山變為虎尙未全其夫與子求而獲之飲藥醫治月餘復為人

又康熙四十年浙江東陽縣某鄉章姓有一老婦年已七十餘時無故他出輒數日不歸其子疑之一日尋至深山過土地祠聞祠中聲甚異入視之見其母踰躡變虎因驚呼從後握其髮持之不一釋母以爪傷子面負痛放手母跳躍而去

齊諧記太末吳道宗未娶與母居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卒

磕之聲窺之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

虎化人

瀟湘錄荊州有一商賈說趙各佃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佃妻云趙佃貨物俱沒於湖中佃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即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一人宛如趙佃儀貌未及門外大哭其妻遽引入家詢問其故安存過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佃妻曰我慣為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無聊勿以我不顧戀爾當容我卻出投交友俄而佃輩貨物自遠而至及入門其妻反驚疑走出以投隣家其趙佃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佃奔突南走趙佃與同伴十餘共逐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佃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輩遂躍身化為一赤色虎叫吼而去

續同書卷二十二

九

又周義者鄭人也好急人之患難忽一人年可弱冠詣義謂義曰我乃孟州使君之子也出獵郊外一流矢傷右足不知自何至從者數人與所乘馬無故而死是以不敢返歸特來投君幸且容我義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聞孟州無此事問其人曰請以實告我心無二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刺史發州兵搜我因變形投君言訖化虎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一金枕曰我昔日受恩人也須與復化一虎跳躍而去

虎送聘妻

集異記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尅迎日而鎬在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則速裝南邁以畢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斥在遠方抱憂楊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忽有猛虎擒德容去尋覓無踪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尙未知其妻之爲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憇焉俄見月下猛虎負一物至衆惶擾則共闕喝之虎至板屋側留下所負物而去共窺之乃十六七美人也肌膚無稍損鼻之登舟解纜而行既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三

登岸越客以其事列於鎬凌晨躍馬而至遂與同歸而婚媾果偕其期自是黔峽往立虎媒之祠焉

續彥怪錄汝州葉縣令盧造者有幼女許嫁同邑鄭楚之子元方俄而楚錄潭州軍事造亦辭而寓葉後楚卒元方護喪居江陵數年閉音問兩絕縣令韋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里餘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三虎雞目尙未開以其小不忍殺之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虎來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窗折陷頭於中爲左右所轄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磚擊殺之旣而門外有女人呻吟聲問之曰妾前盧令女今夕將適韋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

此今夕無損而又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出視乃眞衣纓也元方話舊語女曰妾父曾許妻君以君絕耗因緣韋氏君能送我歸定奉巾櫛元方如其言行之且具言其事於縣宰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

稗史義興山陳氏薄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陳視之乃一年小女子也扶入室久而定息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母上塚爲虎所搏不意得至此主人易衣飲以粥湯主婦諷之曰汝旣無歸肯爲吾子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援救敢不唯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母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姻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三

德化感虎

漢書董恢爲不其令民常爲虎所害乃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一虎卽伏首閉目遂殺之

漢書劉陵爲安成長邑多虎患陵修政月餘虎皆出境

唐書陸崇爲西河守屬縣多虎前守設罨檻崇至輒去之虎亦不爲暴

已瘧編于梓人者洪武乙丑進士懋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兩卒持牒入山示之曰焚牒虎自來兩卒如其言行之虎至聳耳帖尾隨行入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厲聲叱責

杖之百而舍之虎復遁故道去

禱神逐虎

唐書狄仁傑為昌平令有老嫗告虎害其子仁傑移文於神未幾虎伏階下

元史許維楨為淮安路判官有二虎為害維楨移文於神虎遂遠去

夫中記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穿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明史周郁知渾源州有虎噬人郁牒於神設籠山下榜曰傷人虎入此夜果有虎入籠

續同書卷二十二

三

二百日錄張昺成化中以進士治鈴山有寡婦子為虎所傷公以

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

三中其首殺之

明史謝肅為福建按察僉事時有虎患移文告神虎即遁去

續同書卷二十三目錄

動物下

七星鹿 以下鹿

鏡中鹿 鹿生女

鹿有銅牌

白鹿隨車

馬垂疆救主 以下馬

馬言

牛言 以下牛

五足牛

續同書卷二十三目錄

牛尾插地

火牛

不食牛肉獲報

羊珠 以下羊

羊生土中

羊化石

黃犬寄書 以下犬

犬言

掘地得犬

犬仙去

犬化龍

免死狗烹

鼠銜書 以下鼠

鼠怪

鼠怪衣冠

捕鼠

觀鼠免歷

得狐仙書

猴怪

豬精

昆蟲

蠶大如牛

蠶繭成被

人化蝶

斫脂化蝶

剪紙為蝶

置蠍觀浴

禁蛙鳴

救蟻獲報

螳螂捕蟬

續同書卷二十三目錄

二

蝗不為災

螢囊

鳥吐蚊

草木生蚊

無蚊

續同書卷二十三目錄

三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時宜雨香

校刊

動物下

七星鹿

崔豹古今注漢明時七星鹿出荊州江陵兩角之間有道家七星符

劉敬叔異苑鄱陽安樂彭曾射一鹿兩角間有道家七星符
其名字鄉居年月存焉遂斷射獵

續同書卷二十三

鏡中鹿

抱樸子昔張盂暉及孺霄成於蜀雲臺石室中忽有著黃練單衣
葛巾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深二人顧視於鏡鏡中見是
鹿也問曰汝何敢作為人形即走去

搜神後記淮南車氏值天雨舍中獨坐忽有二女來就之著紫襖
青裙天雨而衣不溼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刀砍之一
走獲一枚以為脯

鹿生女

雜寶藏經比丘白佛言此女有何因緣生鹿腹中常得為王夫人

法苑珠林上古有二金仙修道東西巖其間母鹿生鹿女極美金
仙養之後佛母生於鹿女因各鹿苑乃弗成道初轉輪之處也
述異記梁時韓文秀見一鹿佛一女在地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為
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

鹿有銅牌

明皇雜錄上狩於咸陽獲一鹿張果曰此漢武帝所放之鹿也有
銅牌誌於左角下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落耳

隴蜀餘聞明正德十五年洋縣椒溪獲白鹿一項有銅牌上有鐫
刻皆漫滅惟唐字可辨

續同書卷二十三

黔書龍里東犵狁某年十月有鹿突至內一黑者毛黝肉肥犵
狁以火氣斃之昇回邨中食之鹿頂上一銅牌鐫孔明放生四字
凡食者俱斃

附 尊鄉養筆金華武義山中有巨羊與虎鬪一日夜不分勝負
久之羊力不能支走避民舍虎亦他去地方以羊大於牛目
所罕見縛以送縣官以其力能抗虎且頸有銅牌雖字不可
辨想已逾千年矣特命釋之

白鹿隨車

謝承後漢書鄭弘遷淮海太守大旱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
轂而行

北史劉竺守廬陵每行縣則白鹿隨車

馬垂韉救主

異苑苻堅為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追兵幾及馬即踟躕澗垂韉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堅攀之登岸西走

夷堅志池州青陽賈人倪彥忠性好飲紹興五年六月與數客痛飲於所居三里閒酒壚遂大醉墜於深淵不能上所蓄一馬在廐中奔馳而至徑赴水濱垂韉而下倪挽之自抹馬盡力曳出之倪不至溺死

馬言

唐書路巖馬人言

醒心集盧傳素家馬忽人言

續同書卷二十三

牛言

晉書惠帝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作人言

夸堅志鄱陽汪三宰牛牛作人言

五足牛

庚巳編正德丙子有僧自京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勝下短不及地蹄類人手五指閒有皮連絡牽於市乞錢所目睹者

耳新正統中劉元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邑旁一牛五足其一生於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著土今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乎後二歲為己巳果有土木之變

牛尾插地

天都載高皇幼與羣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羣兒朝之儼然王者氣象殺小犢煮食之插其尾於地誑王者曰裂地陷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中以爲真陷也遂不疑

寄園寄所寄張越國公華九歲爲舅牧牛每出常路坐磐石氣使羣兒令羣兒又草營屋曰室成吾且椎牛以犒若等卒取牛分食之牛尾插地既歸舅問牛所在對以入地矣舅素異之不深詰

火牛

史記田單傳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東兵刃於角而灌脂束箠於尾燒其端牛怒而奔燕軍遂大克

通鑑綱目邵青犯江陰王德討之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

續同書卷二十三

法可一不可再陣始交命合軍萬矢齊發牛皆逐奔賊衆殲焉青

自縛請命

明史柳慶蠻韋萬黃等劫掠臨桂諸縣山雲夜束火牛以逐賊大

克

不食牛肉獲報

宣室志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有賈人朱峴女忽失所在

峴忽見其女於浮屠頂上登其上訊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人謂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其夜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叉見辟

易退遠百步不敢窺視及暮歸某問之何為懼白衣者乎夜又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又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為食三祝其夜又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為有異志而棄我乎從此別去詞畢即東向走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酉陽雜俎博士邱瀟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邨人失其女數歲忽歸言初被物於睡中牽去止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送還汝勿懼也一日女偷視其異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裸耳如驢至地乃復人焉或有白衣塵中者其物斂手側避其物歸女問之物笑曰世有不吃牛肉者吾不敢犯也

續同書卷二十三
五
否則當為天戮後竟送女歸

羊珠
幽寘錄洛下婦人推其夫人深洞中有人長三丈引過九處柏樹下一半令跪持羊鬚初得一珠長人取之又得一珠長人又取之後一珠令啖之甚瘵饑出問張華曰羊為癡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充饑而已
觚賡嘉興九里滙農人徐新橋有一牂殺已五六歲因為子娶婦劑以饗客羊肚中有珠盈掬圓大如碗有老人云羊食仙草或雷雨時與龍交則生珠

羊生土中

舊唐書拂林國有羔羊生土中其膾連地割之則死惟著甲走馬繫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膾絕因逐水草
樂郊私語大漢迤西俗能種羊几屠羊用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未日為吹茄咒語有子羊從土中得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蓋四生胎外之化也

羊化石
挑燈集異寧國府城外地各猪羊蕩野中有黑白二石各數畝餘黑白各聚一處絕不淆混土人云昔傳有人驅羊豕各一羣行至此地道旁一人見之疑而問曰爾莫不是神佛化生何故徒行管攝許多猪羊其人聞言忽不見猪羊悉為石至今尚存色不改

續同書卷二十三
六
湧幢小品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為牛鑿鑿為羊牛羊來斯驟同驥石皆奔逸見老姥曰見吾羊見吾牛否姥曰惟見奔石牛羊不見神曰惜為道破悉化為石

黃犬寄書
晉書陸機傳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羈旅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為書以竹筒盛係其頸大尋路南行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偃曝餘談博羅何字母死廬墓家無僕從一黃犬閒日輒候墓所有所需即書片紙係頸家人見之具備係使負還

犬言

金樓子西周之犬能言

晉書惠帝時張騁家犬忽作人言

雜編朱休之宗楚客余三乙張林家犬皆人言

醒心集嚴遂美家貓犬相對人言

掘地得犬

晉書元康中吳郡民家聞地中犬吠掘之得牝牡二犬占者曰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

集異志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濞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甚瘦

犬仙去

續同書卷二十三

七

論衡淮南王得道畜產皆仙犬吠天上雞鳴雲中

廣輿記廬州府四鼎山魏伯陽煉丹之所丹成以白犬試之即仙去

犬化龍

警聽錄嵩山道士韋老師者不知以何術得仙常養一犬每以自隨一日牽犬至岳寺求食與犬僧令奴盛殘食與乞食老道士食老師悉以與犬僧之壯勇者欲毆之犬視僧色怒老師撫其首久之眾僧稍引去老師乃出於殿前池上洗犬有五色雲滿溪谷僧駭視之雲皆飛集池上頃刻之間其犬長數丈成大龍老師亦自洗濯騎龍而去

仙傳拾遺韋善俊者遇神仙投三皇檄召之文得神化之道靜棲林野常攜一犬號曰烏龍一日過其兄嵩寺僧處齋食牽犬於側分食與之其兄召而責之遣出寺善俊曰更乞一浴然後乃去許之及浴移時牽犬而去犬忽化為龍善俊乘之昇天擊其殿角蹤跡猶存

仙女傳酒母闕下酒婦遇師呼於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束裝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於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於老酒母在此

免死狗烹

續同書卷二十三

八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吳王書其矢射范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

又句踐伐吳外傳范蠡遺種書曰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收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

史記淮陰侯傳侯曰果如人言狡兔免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淮南子狡兔得而獵狗烹高鳥盡而良弩滅

鼠銜書

獨醒雜記杜鎬在江南時待試於有司一日旅邸方晝寢忽有鼠銜書一卷自門竄而入鎬解而逐之鼠不驚走以書寘之牀前而去取書觀之乃孝經注疏也鎬心異其事遂取讀數過既入試問

題正出疏遂中選

徐冬序錄程鼎嘗詣佛寺夜聞察祭聲燭之乃鼠於佛牘中銜書欲出取視之乃丹書也如其法試之屋有火光後置不復鍊

鼠怪

湖海搜奇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為暴貓至為所啖一日有西商攜一貓至形亦如常索值五十金曰保為公殺此貓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喙鼠行其傍嗅之貓躍起嚙其喉鼠跳躍上下者數十度貓持之愈力喉遂斷貓亦力盡而斃明日驗鼠重三十餘斤公乃如約酬商

醒心集鹽城令張雲在任養一貓甚喜及行取御史帶之同行至

續同書卷二十三

九

一察院素有魅人戒入雲必進宿二鼓有白衣人向張求宿被貓一口咬斃化為白鼠怪遂絕

白醉璣言臨江李整性勇不畏鬼物嘉靖初游湖口人延訓子所居湫溢北有高樓扇鎖甚固整酒掃供張為久居計坐至更餘倦而持挺假寐頃樓梯有人行聲少選一神人樓中端坐金幘絳衣執笏而揖垂及腹若世所塑城隍神者見整忻笑冉冉至牀前以鼻向左耳一吹左耳忽聾整即舉挺盡力擊之中其腰有聲啣然而去起呼主人踪至樓下北垣有大穴如斗深之三尺許得死牡赤毛鼠焉尺餘重七斤

耳新萬歷中閩南平之漳湖廖氏有處子為物所馮之江右求龍

虎山真人待時真人幼母氏攝政懸照妖鏡懸之而鼠現曰此小妖乃天曹中脫鼠耳給三符命至關至城隍廟至家庭各焚一符其人如旨符甫焚白晝迅雷起柱中躍出一鼠大如斗已死怪遂絕

又成化二年長樂士人陳豐獨坐山齋見梁上二鼠墜地化二老翁長五六寸對坐劇飲音如小兒既而有二女子歌舞酬勸其歌曰天地小如喉紅輪自吞吐多少世間人都被紅輪候酒乃合為一大鼠向陳拱揖而去又歌曰此間不是畱儂處儂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為我養男女

鼠怪衣冠

續同書卷二十三

十

幽明錄魏齊王芳時中山有王周南者為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語曰周南某日死至期更冠幘皂衣而出曰爾以日中死周南不應鼠顛蹶而死

又清河郡守至前後輒死新太守如廁有人長三尺冠幘皂服云府君某日死太守不應如是者三其人乃仆地死乃鼠之大如豚者也郡內遂安

捕鼠

金樓子齊鬱林王夜中與宦者共刺鼠至曉每夜輒得十籃南史東昏侯在東宮常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

觀鼠免壓

大平廣記崔僕疑其宅有鼠數百頭行於庭中舉家出觀之其屋轟然而塌舉家無一傷者

宣室志竇應中有李氏累世不畜猫一日李氏大會親友於堂既坐見門外有數百鼠人立如甚喜狀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臨觀之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

得狐仙書

廣異記唐道士孫甌生因放鷹入一窟見數十狐讀書有一老狐當中坐迭以傳授甌生直入奪得其書而還

靈怪錄杭州王生者之上國收拾舊業行至圃田日夕見柏林中二狐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取彈弓滿

續同書卷二十三

十一

彈中執書者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後一兩紙遂緘於書袋中而去

河東記唐李自良嘗於鷹擒一狐狐入古塘中鷹即隨之自良即

下馬乘勢跳入見磚榻上有一道士執兩紙文書立於塚棺上自

良掣得文書臂鷹而出道士曰還我書當有厚報否則其禍不小

自良遂還之後官至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

猴怪

搜神後記晉太元中丁零王翟昭後宮養一獼猴在妓女房前後妓女同時懷妊各產子三頭出便跳躍昭方知是猴所爲乃殺猴及子妓女同時號哭昭問之云初見一年少著黃練單衣白紗哈

甚可愛笑語如人

續黠異編洪武閒鹽官會稽山中有一老道不事生業日惟醉歌

歌舉舞跳木緣枝飛燕莫能過也離山里許有大姓仇氏者每年

二月十九日夫妻齋戒虔誠躬往天竺禱子如是者三果姪育一

女孩名夜珠端慧多能工容兼妙一日夜珠方繡鞋忽見一雙巨

蝶撲之不得呼女奴徐逐直至後園牡丹花下二蝶漸大如鷹扶

夜珠踰垣飛去大姓莫可挽救夜珠一身無主至噴吼山窟中一

洞僅容頭洞邊老魅扶立伸把珠手不覺轟然有聲洞忽開而身

已進內回視則抱合不可啟矣洞中人面猴形者二十餘皆承應

老魅焉又有美婦圍鬢八九人皆老魅術致者女堅貞自守苟延

續同書卷二十三

十二

一息大姓失女日夕於慈悲大士前泣禱一日山上忽旛竿直豎

竿末挂一物好事者梯而至其所但見一洞甚大婦女十餘人如

醉迷之狀老猴數十身首異處竿上之物則一骷髏高綴耳好事

者急報令長官令長官即差兵捕勘方知是良家婦女爲妖所誤

出示召領閉而大姓喜躍奔探女果在內及視幡竿方識天竺大

士殿前物也年月猶存一旦徙置於此非神力詎可能乎因悟大

姓感神之誠於是協資建廟山頂香火不絕而道士不復見矣

豬精

千秋金鑑錄安華山爲豬精

夷堅志岳武穆徵時符翁者善相術見岳必烹茶設饌密謂曰君

乃精也精靈在人間必有異事但豬之爲物多不能善終君如得志宜早退

蠶大如牛

酉陽雜俎新羅國人旁龜求蠶種於弟弟蒸而與之龜不知也至蠶時有一生焉日長寸餘居旬大如牛意其王也

夷堅志宿州符離北徑農民王友聞與弟友諒同處娶邑人妻秦

氏天性狼戾日夜譖諛竟分析出外或經年不相面諒嘗乞蠶種於兄秦氏以火煽而遺之諒妻如常法煖浴以俟其出至期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重百斤秦氏伺諒夫婦外出直入其蠶房見蠶大如牛臥牖下喘息秦輒以巨挺每一擊吐絲數斤秦震怖魂魄

續同書卷二十三

十三

俱喪踰日而死及成繭幡然如繆線之得絲百斤

蠶繭成被

稗編宋太祖時邱封縣民家發蠶箔有繭聯屬自成被

事物紺珠酸棗縣民家蠶自成被

又宋眞宗時荊州人家蠶簇上繭自然成被

人化蝶

宋書高宗紹興中有班直官崔羽棄職游羅浮學道一日坐化衆焚香於紫霞亭烈烟中有蝴蝶徑尺騰空而去

癸辛雜誌楊吳妻江氏少艾連歲得子吳出外竟客死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江氏之旁竟日乃去李商隱弔之曰碧梧翠

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醒心集李鐸知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殞所以至於府宇蔽陰無下足處弔者揮之不去踐踏成泥大者如扇踰月方散

異苑楊大芳妻謝氏亡未斂有一大蝶色紫褐自帳出飛終日而去周公謹有詩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

山堂肆考俗傳大蝶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爲韓馮夫婦之魂皆不可曉

斫膾化蝶

搜神記左慈以膾爲曹操勞軍餘者皆化蝶飛去

續同書卷二十三

十四

酉陽雜俎南孝廉善斫膾如輕縷可飛因會客街技忽暴風雷雨鱗化蝶飛孝廉懼折刀不斫

剪紙爲蝶

耳目記唐翰林待詔王敬儼能於袖中剪紙蝶舉袂飛出無異活者以手招之卽入袖

桂苑叢談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能以紙剪蝶用氣噓之飛而成列

附 稗史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混迹市丐中燕王呼而賜之酒

因請以技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疊羅而碎剪之俄

成蜂蝶無數九哥復呼之一一來集復成一匹羅

置蝸觀浴

史姐已置簾盆令宮女裸浴而觀其楚毒以爲樂
齊書後主置蝸浴解令人裸浴觀其叫號則大歡

禁蛙鳴

輟耕錄新野城北有彈子池世傳光武嘗彈蛙於此至今有蛙不
鳴

又信州南池羣蛙聒耳居人寢食不安天師張廣微以朱書符象
於新瓦上投池中乃寂然○南史沈僧昭會稽亭同

類南善化縣嶽麓書院前有池夏無蛙聲相傳宋張斌讀書於此
厭蛙聲禁之乃息名靜蛙池

輟耕錄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羣蛙

續同書卷二十三

五

亂喧翼日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
自後其母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

一統志墨池在廬州府無爲縣治內米芾爲守時所鑿池中蛙聲
聒耳芾取瓦片書押字投池遂不鳴

楚庭神珠錄惠來城西有千秋鎮又西二十里有大石宋帝昺曾
跣蹕於此題曰永鎮千秋帝以蛙噪不寐勅止之至今蛙不復鳴

張進士經題云微蟲尙奉君王詔終夜無聲守碧池

救蟻獲報

厚德錄宋庠春試有胡僧相之曰公丰神頓異如曾活數百萬命
者庠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庠乃笑而言曰旬

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吾戲編竹爲橋以渡之僧曰
是也小宋今年必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
憲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以大宋爲第一

齊諧記吳富陽董昭之嘗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着一短蘆走甚
惶懼畏死因以繩繫蘆着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衣人謝曰
僕足蟻中王感君見濟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昭之被橫
錄爲劫主繫餘姚獄忽思前夢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
既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投餘杭旋遇赦免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

續同書卷二十三

六

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榆上有蟬蟬高居
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

韓詩外傳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
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

蝗不爲災

宋史趙方知隨州時旱蝗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

大熟

又米芾知無爲軍飛蝗入境不傷禾

又孫洙知海州早蝗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

明史顧仲禮事母至孝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食其

田苗仲禮泣曰吾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起蝗盡去苗仍不傷人共奇之

又汪溥官薊州時飛蝗自滅

廣輿記晉文相知漳浦縣苦蝗患文相引憲修備蝗赴海死

螢囊

晉書車允傳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北史隋煬帝紀上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盛以大囊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沈存中清夜錄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詢其家曰

續同書卷二十三

七

聚螢囊也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

鳥吐蚊

國史補江南有蚊母鳥夏日夜鳴吐蚊於叢葦間

天都載江都有蚊母鳥生池澤蘆中形類鷄而大黃白雜文鳴如

鴿一鳴輒吐蚊一二升

楊升菴集滇南有蚊母鳥即鷓鴣鳥吐蚊特多因作逐鷓文

草木生蚊

雜記塞北有蚊母草草茂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櫛熟則皮綻蚊出實空其樹長三尺餘枝幹扶疏葉如山茶而小其實成於葉上絕似梧桐青色能自破飛出蚊二三枚粵西徧有之

桐下聽然江南蚊樹類枇杷皮裂蚊從中出

無蚊

梁元帝金樓子荊州高齋無白鳥蓋謂荊州李姥浦無蚊也

異聞集雲南謂蚊爲白鳥環湖多蚊而寶珠寺獨無

又蘇州沙盆潭亦無蚊揚州廣陵驛對岸一店屋三間絕無蚊而

屋外天井不勝其多

又祝堽美言海昌洋宮前亦無蚊

續同書卷二十三

六

續同書卷二十四目錄

水族

水族吟詩 以下總

海人

龍王兵象

救龜

化鯉有角

吐蝦復活

蛤中佛

蚌中佛

獺化為人

蝦蟆精

錢龍 以下龍

龍牟

龍精

龍婦

龍負圖

龍聽講經

龍以珠報恩

娶龍女

續同書卷二十四目錄

一

器物化龍

景龍之瑞

燭龍

六月龜 以下龜

五色龜

千年龜

能言龜

龜識路

龜有文字

鑄印龜異

救龜 以下龜

鼈腹仙鬼

人魚 以下魚

飛魚

有足魚

有角魚

魚珠

魚求救

魚傳書

魚化石

續同書卷二十四目錄

二

魚念佛

魚化人

人化魚

丙穴嘉魚

石中得魚

器物化魚

吐鱸成魚

魚腹玉印

魚子歸母

白魚入舟

續同書卷二十四目錄

三

破魚得刀

巨魚有字成詩

石鱸以下鱸

鱸求救

產蛇以下蛇

斬蛇

蛇精

妻為蛇精

蛇出被中

蛇跡築城

柑橘中蛇

器物化蛇

蟒蛇吸去謬謂飛昇

續同書卷二十四目錄

四

續同書卷二十四

長白福申禹門輯

男瑞麟 復校

受業豐城萬 時若虛谷 校刊

水族

水族吟詩

青田志謝康樂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見二女浣紗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射雙鶴試問浣紗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顧又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溼新雨對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一

入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鮒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踪何處覓吟罷不見

快談集宏治中衢州鄉德明月夜泊舟太湖椒山下吟詩二絕俄聞溪上笑語聲見一美女德明趨岸揖而問女曰妾生長於斯今當良文偶爾游行德明曰舟中無客肯過訪否女即攜手同行對酌蓬窗下女以浪花為題請聯一律德明曰不欲天邊帶露裁只憑風信幾番催女曰一枝才見逶迤動萬朵俄驚頃刻開德明曰溢浦秋容和雨亂鏡湖春色逐人來女曰分明一幅西川錦安得良工仔細裁詩成鼓掌大笑已而就寢比明女忽披襟投水中視之一金鯉悠然而逝

海人

楮記室海商言南海時有海人出形如僧人頗小登舟跌坐戒舟人弗驚之少頃復沉於水否則大風覆舟

代醉編海人鬚眉皆具時手指相連畧如鳧爪西域曾捕得之進於國王不言不笑王以為不可狎而仍縱於海其人轉盼視人合掌低頭如叩謝狀繼又鼓掌大笑放步蹈波而去

元史有泛海者見一稚子白水中出坐於船頭舟人不敢驚良久入水而去

稗史金時龍見於燕京舊塘濼手托一嬰兒如少年中官狀紅袍玉帶畧無畏怖之容經三時始沒

續同書卷二十四

二

南通州邊海鎮台諾公邁有馬二百餘放青海口司牧者每見羣馬驚逸望內地而馳者不一羣牧疑為盜馬者遂早晚候之後方得一小黑孩從海中出則羣馬為之奔逸也牧人共擊得之以進諾公諾公令眾牧養養始則不食繼而知饑勉食粥飯嚴冬衣之亦衣漸識人言久遂能人語但肌膚甚黑眼珠絲而齒黃四年久防閑者偶疎因長夏無衣投入海不知所之

松漠紀聞噶爾地方有人於海中獲一女子口不能言與飲輒飲食亦然久乃為人役使其見神像亦知拜伏身上有皮下垂宛如衣服被於四肢但着體而生不可脫耳

聞主兵象

宋史鄧景山爲淮南節度使有龜集城門鄧班謂景山曰龜介物也失次金不從草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劉展反

又宣和己亥都城北小民家長起見物如龍伏牀下大驚都人爭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龜也杖殺之又數年有金人之禍

救龜

吉凶響應錄李丹未第時於洛陽橋見漁者得大龜繫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拯之意丹以乘驢贖之投於水中徑步而歸數日詣葫蘆主問命生與俱往元長史家有老人元濟之盡禮款待出文字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報活命之恩卽此龜也

夷堅志鄂州針工程一於慶元四年三月夢一丈夫肥而黑自通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爲元大郎程妻元氏也疑其姻戚近之則憑懇言云我一命只在朝夕君誠哀而救之及覺天已明方入市逢人扛一巨龜赴屠肆買之放於江而返

化鯉有角

廣古今五行記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尙存自後時時暫還狀如平生

述異記巴郡一人年可數百歲頂上生一角一旦入江中變爲鯉魚

吐蝦復活

中吳紀聞承平時有蝦子和尙好食活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

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吐出蝦皆游躍而去

又林酒仙東禪僧也好食蝦人規之輒吐出卽遊去至今東禪寺前河中有紅蝦

蛤中佛

酉陽雜俎隋煬帝嗜蛤蛤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蛤

又唐文宗好食蛤左右以方盤進有劈不破裂者上疑其異焚香祝之俄頃自開有二人形眉目端秀螺髻纓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金粟檀香盒以玉屑覆賜興善寺

續夷堅志史丞相蛤中有二佛像螺髻纓珞足踏蓮花史飾以金玉送入佛寺

續同書卷二十四

四

蚌中佛

異識資諧邵崇益剖蚌中有一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孝感寺

鄭龍如雋區載天啟丙寅烏程雙林鎮蚌忽出珍人剖一蚌內有珍珠八仙及珍珠壽星

藝苑雌黃張宗益剖蚌將食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以歸慈恩寺

夷堅志漂水人俞集宣和中赴秦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集見必買而放之江他日得一籃甚重家人欲烹食集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釜中忽大聲從釜起火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

一天蚌裂開現觀世音像於殼間旁有竹兩竿挺如生菩薩相好
端嚴衣冠纓絡及竹葉枝幹皆細珍珠綴成者集令舟中皆誦佛
悔罪而取其殼以歸

夷堅志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相近常睹龍挂土人
云最畏龍窩每出必有漲潦一旦忽見之乃平地竄出一窟旁穿
深窳蓋龍出人處也滿穴皆龜鼈螺蚌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
端嚴珠珎纓絡楊枝淨瓶無不備具

懶化為人

搜神記吳錫陂吏丁初一日出行塘側有青衣婦人呼初搵待我
初急走之回視婦人投陂中化為蒼獺

續同書卷二十四

五

甄異志河南楊醜奴詣章安湖拔蒲將販見一女子停舟借食器
以食盤中有乾魚生菜食畢醜奴歌嘲之俄滅火共寢醜奴疑其
魅此物知人意遂出戶化為獺徑走入水

幽明錄宋永興縣吏鍾道與白鶴墟中女子相得時欲雞舌香女
曰何難乃搵香滿手以授道遂出戶而去狗見之即大咋乃老獺
也口香即其糞頓覺臭穢

蝦蟆精

宋稗類鈔楊馘為蝦蟆精

聞見卮言嘉靖中內臣王升亦蝦蟆精

錢龍

南史梁元帝幸元洲苑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繞之皆黑色帝
惡之宮人曰此非怪恐是錢龍以錢千萬鎮其處

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邨百姓王清買田畔一枯栗樹薪之掘其
根下得大囊二散錢實之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資錢成
龍形號玉清本

張泌粧樓記長安有妓樂者三月三日結錢為龍作錢龍宴

龍羊

北夢瑣言洛中有洞穴有人誤墮穴中見一大羊羊鬣有珠取而
食之後出以問張華曰此癡龍也

白澤圖羊有一角當頂上者龍也殺之震死

續同書卷二十四

六

柳毅傳毅遇洞庭龍女牧羊問之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謂雨工
曰雷霆之屬

龍精

宋高僧傳李克用為黑龍精

孫公談圃鄭獬亦龍精

龍婦

耳新郭汾陽與馮道有女俱配龍王皆許之而死塑像於廟有人
題馮女廟曰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可供一笑

聞見錄萬曆中長庠杜大綬子紆有文各家集福里園中水亭花
木交錯次女年十四與母日繡其中辛卯四月子紆就職荆溪母

忽夢少年金冠緋袍僕甚都升堂請婦叙禮自通夫人前曰某霞江龍王子與夫人女有夙契當爲婦今來就婚母曰吾女已字金閻吳氏四載矣無再婚禮且夫在外又無媒氏郎君歸也龍作色怒曰若悔我婚終不使爾女歸吳氏怒去母寤而不宣五月朔女曉妝初罷倚亭側水中出少年挾女沒侍女呼母至急撈救已斃夜又夢少年來謝曰卿女得佳婿何哭之慟爲神人道隔母自珍重再拜辭去

龍負圖

宋書符瑞志宓義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瑞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七

河圖舜以太尉卽位與三公觀於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宋書符瑞志周公旦與成王觀於河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禮於洛亦如之

龍聽講經

廣輿記西安府太華山希夷硤注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僂令閉目御風而行頃之已至華山石上或云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龍所授也又雲南府昔有無言和尚姓李氏一日講經有老翁聽畢乘雲而去衆問之曰洱水龍也

又斜州上巖嘗有龍聽僧講經

埤雅廣要有僧講經一叟來聽曰某山下龍也幸歲旱得聞來此夷堅志金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效聞西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身老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叩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語望其入寺卽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於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穀不熟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建祠宇歲時奉禮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輦盛而嘆曰噫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善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

續同書卷二十四

八

獲罪上穹定降誅罰吾卽死尸墜於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証明使合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於是二三日外邑虞鄉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場延慈惠演法事畢龍見於空中作人言謝曰吾雖蒙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蒼龍谷

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曰來諦聽自言是龍照以天旱令降雨三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命擅行詎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爲講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獺匿於孫所居後照遣使者捕執孫使解而釋之

夷堅志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誠敬感誦度人經極著奇驗其側則龍潭所在每就彼持念一老人從潭出跪白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前今所以顯身者竊有請耳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不退殊不自安竊願止宴坐殿中不効日課庶幾自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許行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膳道士曰吾意豈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

龍以珠報恩

宣室志唐建中初有任頊者居山中一日有一翁來曰我龍也西去一里有大湫吾家之數百步今大禍將及非子不能脫我死頊

續同書卷二十四

九

曰以何術救之翁曰後二日願子爲我晨至湫上當亭午之際有一道士自西來者當謁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厲聲呼曰天有命殺黃龍者死言畢湫當滿道士必又爲術子可復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頊如其言行之後夢翁來謝曰今奉一珠可於湫岸訪之頊往求之果得一珠後頊至廣陵市有胡人見之曰此眞躡龍之寶也以數千萬爲價而市之

瀟湘錄汾水邊有老姥獲一頰鯉顏色異常攜歸開一小池養之月餘忽雷雨大作鯉躍入汾水空中遺一珠如彈丸老姥收之後老姥長子患風疾老姥命取此珠吞之其病即愈

娶龍女

異聞錄唐柳毅下第過涇陽見一婦牧羊曰妾洞庭君少女殊涇川次子爲讒毀黜家住洞庭願君寄書去繫楸樹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果一人取書視畢有赤龍擘天去迎女歸宴毅辭去後娶盧氏曰蒙君救涇上之辱茲奉閨房因同去不知所終

鶴林玉露士有謁京師進母廟者見塑像美姿容者悅之意謂他日居官安得良匹若是後獲美除至中道宿旅邸見舍後處女往來須臾主人出許以姻好遂諸伉儷之任所三載生二子有從婢擔水常棄後桶不食一日喚婢入室忽雷雨作化爲一龍而去

器物化龍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

洞冥記東方朔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裳挂樹裳化爲龍因

各其地爲布龍潭

豫章記雷煥爲豐城令掘地得干將莫耶二劍煥以一與張華雷一自佩華遇害其劍飛入襄城水中後煥死其子佩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中使人沒水求之見二龍相隨而游

杜陽雜編日林國貢龍角釵二帝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遂化龍去

柳宗元集明皇西幸馬至咸陽入渭水化爲龍

傳載崑山縣遺尺潭本大厯中邨女爲皇太子元妃遺玉尺化爲龍至今遂成潭

集異記元和中韋宥出牧温州道經江渚見有新絲箏絃周纏盧

心卽拔蘆伸絃其長倍尋試縱之應手復結奇之付爭伎施於器
收安之則蜿蜒蠕動雙眸瞭然投於江風波大作有白龍長百尺
升天而滅

景龍之瑞

宋書符瑞志伏羲之受龍圖書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
瑞

帝王世紀太昊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玉海景龍二年黃龍再見於牛山

燭龍

淮南子燭龍立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故以目照之其神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一

人面龍身而赤色

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卽燭龍也是龍身長千里天不足西
北無陰陽故有龍銜燭以照天門

六目龜

拾遺記負嶠山西有星池千里中有神龜入足六眼背負七星之
圖腹有五岳之象

嶺海雜記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文與真目排比正

正不偏

南齊書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唐書莊宗時
有進六目龜者敬新磨並獻口號

唐睿宗先天三年江州獻靈龜六眼腹下有元文

宋太始二年八月六眼龜見於東陽太守劉懿得之以獻

義興記君山下有池中有三足鼈六眼龜

說儲常熟水墩大土庵前曾出一六目龜余舅氏繆道山得而畜
之

廣閒錄嘉靖二十年興寧西河水漲有大龜長丈餘六目金光射
人近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

五色龜

柳隆龜經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宜春用之西坐東向赤
靈之龜宜夏用之北坐南向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二

酉陽雜俎史論作將軍時忽覺妻所居房中有光異之遍索無所
見一日開奩奩中有五色龜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盈一室後常
養之

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

陳書武帝章后母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文采五色曰三年有徵
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失龜所在

千年龜

述異記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壽萬年謂之靈龜
抱椽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解人語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菁之

下

六帖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爲一總千歲爲五總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

公羊傳龜青純注千歲龜青純明吉凶也

膠葛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則生翅能飛變不測

能言龜

孫氏瑞應圖龜者能言之甲蟲也黜采五色上穹象天下平象地洞冥記元豐二年鄴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尺二寸盛以青玉匣中豁一孔以通氣

拾遺記崑崙山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木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三

而居亦能言

三國志孫吳時永康龜忽作人言

醒心集明嘉靖閒相傳瘍醫龔家大龜作人言

龜識路

續搜神記黃精入山採荆楊路迷忽見大龜赭便咒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騎汝背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左轉赭從行十許里便得溪水即估客行舟者也

異苑益州刺史遣三人伐樵路迷見一大龜如車輪四足各備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不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隨逐即得出路

附 華陽國志張儀司馬錯伐蜀因築城終頽壞後有一大龜從礪井出周旋行走依龜所行築之乃成 龜有文字

述異記陶唐之世越裳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有文皆科斗書記開闢以來事帝錄之號爲龜歷

尚書中候堯沈璧於洛元龜負書出背有赤文朱字

書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背有數至於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即九疇

又拾遺記禹導川夷岳元龜負青泥於後額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鑿之處皆有青泥封記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四

尚書中候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沈璧禮畢王退

有元龜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朱字周公寫之

史記嘉林龜集於芳蓮之上左魯書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

爲人君有上正諸侯得我爲帝王

前燕錄符堅末高陵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文象八卦

南齊書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並有卦兆

又建城縣昌城內獲四目龜腹下有萬齊字

廣德神異記唐齊王元吉於晉陽宮獲青石若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淵 吉元吉遣使獻之

金樓子中文名曰千里其通首橫文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

於千里者龜王之文也

錄異記道州營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足各踏一龜

鑄印龜異

晉書孔愉放龜後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三顧

梁書王瑩拜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而卒

救龜

醒心集建寧末王承可侍郎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子女約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眾前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晨逍遙於門漁人

續同書卷二十四

五

負籠傾地上二大在前二十枚在後憶夕夢買投深溪中夜兩黑衣來謝吟二句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

又大理司直陳棣嗜鼈所居小邑艱於得得即克嗜紹興壬戌夢適通衢見鼈廿餘出水行甚速將齧已懼而疾還及門鼈亦踵至急升堂逐愈急寤甚登牀又皆緣牀足上大怖謂曰我無食汝意

何爲見逐迫叱之而寤明且有僕持劉中書元致一竹筴餉鼈廿八頭視之絕類窘之乃悉投溪中自是不復食

玉堂閒話尙書崔悅家宴客夜夢着青絲羅衣十九人拜告求生既寤見器中鼈正十九頭遂詣水次放之

傲戒錄李延福晝寢夢烏帽三十餘人跪乞命驚覺僕報邨人獻

鼈三十頭遂放之

夷堅志潘元寧者青田禾溪鄉人嗜食鼈紹熙三年春漁人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畱以待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纏其足牽曳爲戲抵暮墮溝中失

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饑賴娘子一言勸止但得苟延不幸落溝渠內爲蛆蟲啣啖一足將斷與死爲隣願賜惠終覺以語潘潘晨起正見前鼈曳於泥中取之出使僕放

諸河夫婦皆夢來謝

鼈腹仙鬼

湖塘雜記潞王有四面觀音一尊得之大鼈腹中

續同書卷二十四

六

王行甫耳談嚴州建德縣人獲一鼈夜半聞人聲明晨剖視腹有老人長六寸許毫髮逼真

又潁川王戶部某在通州庖人烹鼈中有官旁列鬼判各一康熙壬子顧小謝家烹一鼈剖之中有仙人長二寸許

人魚

賢奕編待制查道奉使高麗見沙中一婦人紅裳雙袖肘後微有紅鬣查命扶於水中拜手感謝而沒乃人魚也

劉斧撫遺張守信泊舟新開湖夜有漁者舉網得魚近百斤自腰而下魚腰上乃美婦人

異物記鮓之大者爲鮓實四足而有魚各頭尾類鯉岐岐而行云

是嬾婦怨勤自投於水所化一名人魚古今注水君狀如人乘馬
眾魚導從各魚伯大水則見

飛魚

三都賦文鱗夜飛而觸綸又兩航雜錄海鱗魚即文鱗有肉翅能
飛

飛至桂海見前魚化石注

南越志天牛魚方圓三丈兩肉角如臂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山堂肆考梧州大荒山上有婢妾魚兩翼

酉陽雜俎郎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息即歸潭

臨海異物志鳶魚似鳶鷲魚似鷲陰雨皆能飛高丈餘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七

有足魚

夢溪筆談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尾有兩短足在肩指爪
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父老云海蠻師也

事物紺珠鹿角魚頭有兩角如鹿腹下有腳如人足

廣輿記桂林府龍蟠山源中有龍盤魚四足有角

北史真臘國有浮湖魚八足

正字通海南有落斯馬長四丈許足短居海底額一角似鈎寤時
以角挂石盡日不醒

山海經帶山湖中多儻魚其狀如雞而赤色三尾六足四目

鰕魚四足詳人魚注

有角魚

郭璞江賦龍鯉一角

拾遺記瀛洲東有洞淵有魚焉其長千尺鼻有角時鼓舞羣戲

晉書劉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有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
乃去

乃去

落斯馬額有二角詳有足魚注

龍盤魚鹿角魚天牛魚詳有足魚注

魚珠

呂氏春秋澧水之魚名曰朱朱六足有珠

瀟湘錄汾水邊一老姥獲一頰鯉養魚池一日躍起雲從風至即
入汾水空中遺下一珠如彈丸老姥得之後其子患風疾不能治
意取是珠以召良醫其珠忽化為一丸丹老姥與其子服之其病
尋愈老姥曰此頰鯉遺我以救吾子答我之惠也

續同書卷二十四

十六

魚求救

洛宮舊事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
解既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悟而放之其父夢二人謝云當令
君延一算

宣室志唐柳宗元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荆門舍驛亭中
夕夢一婦人衣黃衣泣拜曰某家楚水者也今死在朝文非君不
能活幸明君子一圖焉如是者三明晨有吏來稱荆帥命將宴宗

元宗元即詣郡宴既而以夢話荆帥且召吏訊之吏曰昨獲一黃鱗巨魚將為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驗文之夢遂命投江中是夕又夢婦人來亡其首矣

耳日記唐會昌中有王瑤者任恆州都押衙嘗為奕邑宰瑤將赴任所夜夢一人身懷甲冑自云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充膳於宰君命在朝夕幸垂救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捕魚為饌急令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鯉鱸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是夕夢前人泣謝曰免其五鼎之烹獲返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

魚傳書

續同書卷二十四

九

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汝南先賢傳葛元兒遺大魚者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以丹書紙

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岸上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

漢書勝廣謀舉大計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食得書怪之

論衡太公釣得巨魚剝魚得書云呂尚封齊

列仙傳陵陽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

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魚化石

詞林海錯范文為奴時牧羊山湖得兩鯉魚化為石石有鐵文乃

入山冶鑄兩刀各體刀斫石如泥

續仙傳謝長裾住觀魚洞天每念瓊卿輒令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如片紙一日飛至桂海龍隱巖與龍鬪失其書立化於西山今名卓魚峯是也

雲仙雜記南康狂人周可大食魚有餘棄於几上人謂隨即臭腐可大以手摩之皆化為石魚隔年餘煨以啖客新香無異常魚

魚念佛

搜神記彭蠡湖側有李進勁者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偶步岸上聞舟中有十萬人念佛聲聲察之乃魚也

五雜俎唐天寶中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呼阿彌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

報應錄唐豫章民有熊慎者其父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於江滸

間船中千百念經佛聲視之乃魚也遂歎異而悉取放之不復以

漁為業後宿於江上忽見沙中光焰高尺餘掘之得黃金數千貨

之市人云此所謂此不磨金也酬數十萬由此鉅富

魚化人

搜神記孔子厄於陳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叱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俯之於地乃大鯢魚也

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明日

有遺生鯉二頭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謝恩曰當令

君延算

聞見雜錄張洞為淮南轉運使夢人通謁曰池州李長史後池州李長史後池中得大鯉即夢也

洽聞記隆安中丹徒民陳姓江邊作魚窟湖去窟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曰我江黃也昨失路落窟中三峽記明月峽中有二溪昇平二年徵生亮釣得一白魚置舟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女子在草中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

青田志謝康樂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紗以詩嘲之二女曰我是潭中鮒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神異經北方荒中有石湖中有橫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夜化為人

續艷異編江浦樊里長女為妖物憑藉陳法官燒鐵索纏之不知痛躍入水塘中三時自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女甦問其痛苦曰無苦也惟見巨神引我入一處見一黑男子臥曰魅汝者非此物耶吾曰是遂以索穿腮鎖之

續艷異編會稽王素女嫁一少年孕十二月而生狀如棉囊剖之白魚子也母使人候即解衣取之以巨石鎮之即尋仆地家人視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而鱗盡脫斫斷之投江中女別嫁

續艷異編彭城某娶妻而外宿妻問故夫曰汝已出房伴我我何不外宿妻曰無之此必妖也是夕夫捉之求火則漸漸縮小視之一鯉魚也長二尺

人化魚

拾遺記夏鯨治水無功沉於羽淵化為元魚大千尺後世以元字合於魚字為鯨字

陸機詩疏鮪魚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魚

述異記和州歷陽淪為湖湖中有明府魚奴魚婢魚又江南有嬾婦魚俗傳楊氏溺水所化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丙穴嘉魚

水經注襄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穴口向丙故曰丙穴

又陽元水出陽口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丙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

廣輿記雅州城南有丙穴出魚

輿述梧州火山下有丙穴產嘉魚

石中得魚

雲林石譜杜綰剖石鎮紙內得小魚

又郟縣河灘上有亂石隨手碎之中有魚長二三寸

稗史陶穀破李後主研上圓石內有小魚

器物化魚

海物異名記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螢化厥質為魚故名楓葉

魚

莊子外物篇朽瓜化為魚物之變也

資退錄寧國府涇縣有琴溪中有小魚俗謂琴高投藥滓所化號

琴高魚

酉陽雜俎烏魚舊名河伯從事昔秦王東幸棄算袋於海化為此

魚

續同書卷二二四

吐鱗成魚

博物志吳王江行食鱸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今吳中有名吳王

鱸殘者長數寸大如筋猶有鱗形

高僧傳寶誌對梁武帝食鱸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

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鱸殘魚是也

說儲高僧誌言能知前生有具齋薦鱸者言并食之臨流而吐化

為小鱗琴泳而去

會稽志越王食魚未盡以半棄之水中化為魚遂無一面各半面

魚

戒菴漫筆天台寺池中有無腸魚昔有僧治魚方食見者譏之放

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陶朱新錄河陰漢高皇廟有八角井有三魚一如常一邊鱗肉與

骨皆無相傳漢皇食鱸庖人治魚方半而楚人至棄井中而遁

魚腹玉印

夷堅志淳熙間明州士人往臨安赴省試舟過曹娥江魚叟持巨

魚重七八斤來售以錢五百買之使僕作鮓剖腹得小玉印溫潤

潔白有篆字不能識後德壽宮門於舉張去為以五千得之佩於

腰間他日光堯太上見之曰汝由何處得此具以奏聖情慄然曰

此吾故物京師玉冊官鵠德基字甚工建炎乙酉避狄海上謫墜

水中今四五十年矣不謂復落吾目

續同書卷二十四

挑燈集異太倉有漁人網得一大魚腹有白玉長寸許上有篆文

曰江山不換四字漁人以爲石也持以換酒酒主不納漁人持歸

道經傅年士之門傅老見之以粟一斗易之珍藏於家

魚子歸母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鰲之爲魚其子既育鰲必歸母還其腹小則

如之大則不復

潘州記云鰮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鰮則還

入母腹

白魚入舟

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白魚入於王舟

前涼錄金城太守胡玚叛張軌遣都護宗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最果請降

晉書夏統字仲卿詣洛市藥會上已日太尉賈充問之曰卿居海濱能水戲乎答曰可乃操棹正檣折旋中流於是風波振駭俄而白魚跳入舟中者八九觀者皆悚懼

破魚得刀

晉書孫恩傳杜子恭有秘術嘗借人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魚得瓜刀焉

搜神記宮亭湖孤石廟有估官下都經其下見一女子云可為買兩量絲屨自相厚報估官至都市好絲屨並箱盛之自市書刀亦

續同書卷二十四

五

納箱中既還以箱置廟中而去忘取書刀至河中流忽有鯉魚跳入船內剖魚腹得書刀焉

巨魚有字成詩

唐小說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胡子

夷堅志淳熙八年春建昌南城縣境久雨溪漲漁者於岸許設網罟民人楊壽子置網於章山支港及收得一大魚約百斤額上有紅字一士人釋之曰三度入潮門四度遭大水下稍卻逢楊壽子

石蟹

蟹譜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為石蟹

純鄉贅筆洞庭之陽一民家門枕巨石有望氣者謂曰是有物願以三十金易之民以為奇貨姑索三百金其人慨諾曰我歸取

金必甯以待我民恐為人所竊率妻子掘至密室中至期其人果至撫膺嘆息民問故曰此石中有玉蟹殆千年物乃日月之精雨

露之氣相結而成餌以水穀可活實稀世之寶今置室中久形聚而神已散無用矣民剖之得一石宛然蟹也但勿能動耳貨之猶獲數十緡

楚庭稗珠錄唐時有仙人乘蟹至新會之黃涌邨石壁上畫山水一幅下橫書寶安黃石來五大字深入寸許寫訖凌空而去蟹化為石兩目及螯爪皆具大六丈餘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蟹求救

春渚記聞曰餘杭尉范達夜夢甲冑而拜於庭者七人云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蟹七枚為獻因放於江

曠園雜誌桐城左園林有友方某過訪烹蟹十二觴之前一夕左友胡與立夢十二人向胡求救曰我本甲冑士馳名秋水鄉哀鳴求乞命急救十工堂且各道姓名內一人則胡舊相識亦與左交者也故驚寤次日過左言及左曰甲冑者蟹也十工者左也十二者數相合也中一人亦我知識也左由是戒蟹

產蛇

漢書竇武母產武時並產一蛇一鶴蛇鶴送之林中後母卒有大

蛇與鶴徑至喪所

異苑劉聰劉后產一蛇一虎

耳新萬歷丁巳廣寧一婦產一蛇一猴二角

斬蛇

漢書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

西陽雜俎晉許旌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乃與

旌至遼江遇巨蛇許禹步勅劍登其首斬之

廣州記晉興郡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之則往而不返

積年如此董奉過此見之大驚云此蛇也旌符勅經宿看蛇已死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

矣左右白骨積如山

豫章記永嘉末有大蛇斷道長十餘丈道士吳猛與弟子數人往

欲殺之蛇藏深穴猛符南昌社公驅蛇出穴頭高數尺猛緣尾登

背以足按頭著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

列仙傳有大樹人止其下者死鳥過之亦死壽光侯刻樹神有蛇

長七八丈懸樹而死

蛇精

雲溪友議唐相李紳初負之剡川天宮精舍憑窗書寢有老僧見

一大黑蛇剎前李樹食其子驟之蛇乃下入李公懷中不見公驚

覺僧曰秀才睡中有所見否公曰夢上樹食李似有人相偈僧知

其非常人也

晉書杜預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戶見一

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東齋記事周詢刺安州一日宴於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欄榻上就

視之乃詢醉而假寐也

快談集蔡君謨米元章陳升之皆蛇精至陳升之產時其母臥具

下得大蛇一條為尤異

妻為蛇精

夷堅志丹陽縣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性好梅枚每日浴

時必施重幃不令人見孫一日伺其入浴鑽隙窺之見大白蛇堆

續同書卷二十四

天

盤盆內至慶元三年年四十猶存

又衡州某司戶之妻每睡時常開口伸舌而舌表兩歧夫密言於

曹掾掾曰蛇也夫後因其晝寢引曹掾使視之妻知為人所窺泣

語夫曰當永訣矣明日而疾立即沉篤遺言我死後切勿開棺言

訖遂亡翌日就木其父母必欲觀其尸夫以所戒告母疑非善終

固啟之則一蛇盤屈於中衣裳冠履如蛻悲駭慟絕亟昇出焚之

蛇出被中

晉書賈謐家數有妖一日蛇出其臥被中及雷震室柱陷入地未

幾趙王倫擒斬之

宋史黨進傳進為忠武軍節度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



ZW 2118100822676

中進怒烹食之

蛇跡築城

唐楊朝晟傳朝晟為邠寧節度使請城方渠以遏吐蕃路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為停淵

廣輿記山西平陽府城西南晉永嘉中有韓媪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樞方四歲劉淵築平陽不就募能城者樞因變為蛇令媪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

柑桶中蛇

廣古今五行記連州見一柑樹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

續同書卷二十四

完

蛇

稽神錄偽吳兵部尚書賈潭為嶺南節度使時得一桶大如斗剖之有小赤蛇長數寸

器物化蛇

地鏡圖金寶化為青蛇

穆天子傳天子飲於雷所遺其靈鼓化為黃蛇

本草兩頭蛇一名越王蛇會稽人言係弦弩所化

隋書大業末翟讓見李密衣在格上腰帶化為赤蛇

蝮蛇吸去謬謂飛昇

博物志天門山其下行者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飛昇者如此之

人不可勝計時人號為仙谷一又有智能者曰此妖怪因章一犬

入谷犬亦飛去乃約鄉里少年者數百人執兵刃縱火燒其草遙見一蛇長數十丈各皆鼓躍擊射須臾蛇死其怪遂絕

玉堂閑話南中有選仙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為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中元日學道者築壇於下見五色雲升其推道高者躡雲而上呼為昇仙後有中表開一日此邱自武都山往與一道高者訣別比邱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慎勿失之道高者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有大蛇百餘丈死於崖山乃知雲實蛇之氣也

續同書卷二十四

三